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三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三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锁盗宝贼马彪施诡计　破达摩堂三侠显神通…… (1)

第二十六回

白马河众侠逢隐士　甘家堡童林喜收徒 …… (52)

第二十七回

麒麟山海川收吴霸　洗砚池刘俊得墨鱼 …… (90)

第二十八回

莽英雄打虎宿寺得急讯　懒龙沟工匠助破地雷阵

…… (128)

第二十九回

铁善寺巧设绝户计　莽甘虎蒙混立首功…… (196)

第 三 十 回

重阳会群雄比武铁善寺　月台上老侠掌击济源僧

…… (229)

第三十一回

亚然僧哀恸解鏖战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283)

第三十二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308)

第三十三回

老侠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334)

第三十四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359)
第三十五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383)
第三十六回
司徒朗经营玲珑岛　童海川身困镇海川…… (408)
第三十七回
贝勒率队平定山岛　于成江底巧擒二贼…… (450)
第三十八回
童海川善渡司徒朗　交巨案二寇双越狱…… (504)
第三十九回
铁三爸穷途遇良友　丁瑞龙行义济人危…… (535)
第四十回
铁木金卖肉遇耍戏　童海川一日会四杰…… (590)
第四十一回
深夜深沟救少妇　摊上酒楼跟奇人…… (617)
第四十二回
童海川天坛遭三戏　四侠客协力捉凶贼…… (638)
第四十三回
黑影飘忽屡次戏童林　狂妄自大吴霸自称雄…… (712)

第二十五回

锁盗宝贼马彪施诡计　破达摩堂三侠显神通

前集书表至三侠客，与贝勒爷大众商定，当晚由三侠客率领得力弟子数人，一同前往金银烂石岛，破那达摩堂，大家商议早用晚饭，这才叫店里伙计给大家预备饭菜，工夫不见甚大，外面预备齐毕，贝勒爷吩咐教大家用完晚饭，再作商议。于是众人用完了晚饭，镇东侠这才与徒弟们相商："谁愿意随同前往"？这句话未说完，旁边说道："弟子二人愿往"，镇东侠一看，原来是徐源、邵甫，侯振远一看是他们两个人，知道他们两个人最朴实，只得点头应允，刚要往下问，就听旁边有人说道："师伯，弟子二人愿往，"老侠客一看，原来是坏事包张旺，与孔秀孔春芳，镇东侠知道他二人武术不精，可有一样儿好处，他二人是主意极多，也就点头应允，又刚要往下问，就听旁边说道："师大爷，把我们两个人也带了去"，镇东侠一看，原来是司马良，夏九龄，遂向他二人说道："你们两个人小小的年纪，也敢去跟着破达摩堂么"？夏九龄接着说道："师伯，我们两个人跟随前往，不过是开开眼界，跟随各位老人家长长见识，赶到日后，可以说的讲的"，镇东侠听着点头说道："你二人既然如此，就把你们两个人带了去"。镇东侠这才向大家说道："你们就不必去啦，人倒是够用的啦"。回头向李英，孙亮，于秀三人说道："你们三人是一定得去的了，我也不必告诉啦"。又向二弟说道："我们大家走后，晚间你好好的保护贝勒爷，务必要小心"。二侠点头

答应。侯振远把话交代完毕，此时天际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了，镇东侠命跟随上达摩堂的一干人，叫他们收拾紧身利便，带好了兵刃，天不到定更之时，大家就与贝勒爷告辞起身，贝勒爷无非嘱咐三侠，叫他们在小弟兄们身上留神，不可大意。三位侠客点头应允，带同他们小弟兄一同起身，出离了兴隆店，履顺着短巷，出离了龙潭镇北镇口，来到沅江江沿，远远就望见在江沿上摆列着两对气死风的灯笼，临近观看，灯笼上写着红字，写着金银烂石岛。就见江中停着一只大船，在船头上站着约有四十多名喽罗兵，为首三位寨主，镇东侠细一看认识，原来是沅江的三鼠，金毛鼠，银毛鼠，越江波浪鼠，窦智、窦勇、窦明，俱都穿着长大的衣服，恭恭敬敬由打跳板上弃舟登岸，抱拳相迎，口中说道："我等弟兄三人，奉寨主之命，备船在此恭候，请三位侠客率众登舟进岛"。镇东侠遂说道："有劳三位寨主在此候等，又承寨主的美意，我等遵命就是了"，说着话，镇东侠等上了大船，沅江三鼠一声令下，喽罗兵大家一齐动手，将船只收拾齐毕，这才开船。越过了大江，穿过了芦苇塘，来到了岛口，船上的头目吩咐将船桅上的灯笼提起，向山头上打了暗号，这只船才渡进岛口，转过前面的芦苇，够奔船坞。这只船可不往船坞那边靠岸，这只船靠在船坞以西，山根江岸之上。镇东侠举目向岸上观看，就见江岸上也摆着两对气死风的灯笼，在气死风灯笼后面站立着四十多名喽罗兵，为首有位寨主，船只靠岸，临近细看认得，原来是六寨主金钱水豹陆点鳌，就听在江岸抱拳说道："三位侠客率众破达摩堂，我家寨主恐怕三位侠客道路不熟，命本寨在此率领从人，备灯笼引路"。此时大船已经把跳板搭好，镇东侠说了一句："有劳寨主"，遂率领众人弃舟登岸。前

面有灯笼引着路由西面寨墙转过去，可就到了大寨的北面啦，南面是大寨的后寨门，寨门外摆设气死风灯笼，有喽罗兵把守，往北是一片平坦之地，直通到达摩堂。这个时候，天约交二鼓，真是人声寂静之时，童海川举目观看，满天的星斗，明月东升，一片的黄沙，被西北风吹起，尘沙打面，气死风的灯笼，被山坡上的风刮的忽悠忽悠的摇晃，霎时间风定尘息，但觉得月影儿在天，人影儿在地，远远望见正北达摩堂之内灯光明亮，童林正然观不尽的月夜的秋景，猛听得六寨主陆占鳌说道："列位侠客恕本寨不能远送，前面就是达摩堂，本寨告辞回山交令去了"。镇东侠抱拳说道："寨主请"。说着话六寨主率众告辞去了。三位侠客率领众小弟兄老少英雄十二位，直奔达摩堂而来。工夫不大，来在达摩堂西面，举目向北面观看，就见达摩堂之内，灯光闪烁，照得达摩堂外台阶石下俱都是明亮，童海川在前，众人在后，围着达摩堂转了一个弯，俱都看了看，别的门俱都关着呢，惟有南方丙丁火这座门，是仍然开放。童林虽则性暴，到了此时，也不敢大意，看了这八方，八个门分明是五行，相生相克，这个南方丙丁火白昼之间门儿开放，到晚间门儿还是开放，明显着火宿当值，童林暗想事已至此，不可让二位老人家前去涉险，只可自己前往。扭项看了看，见金眼鹰孙亮怀中抱着花枪，遂叫道："孙班头，你把花枪交与我，待我亲自试探他的消息"。孙亮把枪交与童林，童林回手把包裹交与司马良，这才用花枪点着台阶石，一层一层上了台阶。原来台阶石上下一点儿埋伏也没有，童林上了台阶，遂将腊杆枪交与孙亮，借着里面的灯光，往门口之内观看，迎着面站着一个人，可是个假人，与白昼之间看的那个人不一样，这个假人身材与白昼之

间那个人一样的高矮，就是穿的衣服不一样，这一个身穿土黄布裤褂白骨钮子，左大襟，土黄布的抄布扎腰，足下洒鞋白袜，土黄布的绢帕罩头。童林一看这个假人，明知道是寨主奚落自己，回头向二位老侠客说道："二位老人家，可认识此家武术"？镇东侠闻听，看了看童林，心中想着：这倒好，不用与寨主打赌，暗含着我们三个人就较量上啦。虽然自己心中暗想，用目观着，就见这个假人比得是三环套月的架式，只得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来看，这一家武术，名叫劈挂掌"。童林闻听，点头向后面小弟兄说道："你们众人可曾看见了，此乃是一个假人，木头与藤子做成，脚底下是弦，通在木板之下，你没有看见吗？这地板上俱是二指宽的弦槽，合着这一套武术造成，你们若要愿意与这假人比试武术，也可以进去试试。你们可要小心留神，你们谁愿意进去"？这句话未说完，旁边有人答言，话道："老师，弟子吾愿进去，与他当场比试"。童林扭项观看，愿来是孔秀，遂说道："你可要小心在意"！孔秀接着说道："不劳恩师嘱咐"，说话间迈脚步，进头门的门口，与这个假人比试武术。书中暗表，别看孔秀聪明，到这个时候，可有点假聪明啦，他想着一个木头人算的了甚么，若要进去，无论怎么样，也把他打倒了。他看着很容易，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虽然看着不要紧，他那里知道，这个木头人出来的招数厉害，以至孔秀进了门口，这个木头人丝毫也不动，孔秀仍然向前迈步，这个木头人仍然还是不动。孔秀心中暗想：这个木头人一定是日子多了，弦不灵啦，吾过去一拳把他打躺下，就完啦。孔秀走至假人的面前，恶狠狠左手一晃，右手一拳，向木头人胸膛打去，他那知道这位制造消息的主儿是位高人，所最难者，八十一门

武术设摆达摩堂这个人，他全得会，有一门武术不会，他也不能制造达摩堂，最可叹他费尽心机，借着西洋转心的消息，他把武术编在其内，真是大不容易，最难得的事，他在这假人身上，按着致命的穴道，都有可破的地方，最稀奇的，就是假如破达摩堂的人若要打着木头人，木头人也可以打着真人，这内中的尺寸编置的太好，所以今天孔秀上当，就上在人家这个尺寸上啦。孔秀方才进门的时候，脚踏地板，他没登着有弦的地方，这个假人当然是不动，以至孔秀来到假人的面前，伸拳便打，拳也够着假人啦，脚底下可也踩着弦槽啦，孔秀的拳将要到木头人的华盖穴，就见这个木头人向左一上步，右手一压孔秀的拳，左手抡起来，向孔秀头顶便砸，孔秀情知不好，身形向后一撤，他那里知晓，这个木头人消息零便，右手抡起来，向孔秀小腹之下一撩，孔秀此时想躲万难，只听“嘭”的一声，木头人这一掌将孔秀由门口内打出门外，顺着台阶咕噜下来。孔秀爬起来，疼的捂着肚子直转弯，缓不过这口气来，好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口中说道：“哎呀！这一掌差一点把吾打死”！说着话，举目向门口观看，就见那个木头人早就归本还愿，仍然迎门站立。孔秀掸了掸身上的土，上了台阶，将要在旁边站立，就听童海川说道：“孔秀，方才是你一时未能留神，输于他这一招，你再进去试试”。孔秀闻听，摇头说道：“老师，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进去啦”。童林闻听，将脸往下一沉，口中说道：“可恶，若不叫你们进去，与假人比试，你们也不知假人的厉害”。回头看着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你们两个人武术也不错，何不进达摩堂与假人比试比试呢”？这两个机灵儿的孩子闻听，摇着头说道：“我们两个人由跟来的时候，就没说进去”，童林哼

了一声，回头向二位侠客说道："迎门这一家武术，名叫劈挂掌，总是小弟破头一道门的是，二位兄长与小弟观看"。长臂昆仑于爷带笑说道："海川，你就请我们弟兄与你看着"。童林说着话，在门外一矮身，向里面一纵，可就纵至在门内木头人的面前，脚底下可就踩着地板上的弦啦，就见这个假人身形一闪，抡起右臂向童林劈面砸来。一来童林认得这家武术，准知道自己要一躲，左掌跟着就到，这一招就叫三环套月，童林并不闪躲，将右掌顺着木头人右胳膊外面一穿，这个假人将右臂往回一挂，童林借着他的一挂的力量，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臂的底下穿过去，按住假人的右臂，往下一屡自己右掌，往下一落，对准假人的胸前一推，口中喊道："躺下"！将身一横，童林的右掌力大，木头人焉能站的住呢？假人的身形向后一仰，叭咚一声，躺在地板之上，耳轮中就听咯肢肢的声音，就见由假人的脚底下，带出两根弦来，躺在地下不动。其实，这个人要是再扶起来，他还是仍然挡住门口，皆因他脚底下的弦未能放满，童林可就不管假人躺在地板之上，回头点手说道："众位请进来，观看左右的门口"。此时二位老侠客率领众人进了头道门，举目向东西两旁门口观看，心中想道：白昼之间，东西两旁的门都关着，到了晚间，我们破达摩堂的时候，东西门口俱都敞开，这其中定有缘故。只见东边这个门口之内，站着一个假人，手中擎着一口明煌煌的利刃，也不是夜战八方的架式，也不是履背塌腰的架式，也不是金刀切叶的架式，就见这个假人他是前腿绷，后腿躬，作出来躬登步的架式，右手擎着刀，刀把冲上，刀尖朝下，左手扶着右手的手腕，作瞪目向前看的姿式。镇东侠一看，就知道这一家的刀法，转身向西边门口之内观看，就见里面也

站着一个假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枪，虽然是一个四平的架式，就是连人带枪不住的乱晃，镇东侠正然观看，猛听得童海川说道："二位老人家请看这一家的枪法，与别家枪法不同，谅二位老人家必然知道"。镇东侠听童林之言，心中暗含着想道：我们两个人若要说不出此枪法的名目，不用说输于本山的寨主，今天可就先输于童林童海川啦。想到这里，不容于老侠客开口，镇东侠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若提起此枪的名目，我倒是听老师傅讲究过，在大宋朝徽钦二帝之时，有一位成名的武圣，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幼时拜周同老先生为师，受周同的传授，其实乃达摩尊者的亲传，他的枪法纯粹是运用气工，若不然岂能够在牛头山战败金兀术？这个枪法，就是那位岳武穆所遗留，此枪名曰八卦绵丝枪，俗称又叫梨花枪，可不定是与不是？童贤弟，你要恕我妄谈"。童林听镇东侠之言，话里带着锋芒，明知道自己说话失口，不由得脸上一红，遂说道："老哥哥，你既然知道八卦绵丝枪，那一定是八卦绵丝枪了，但不知这一道门那位可破此枪"？于成在旁边答言，说道："这回可该着我啦"，童林带笑说道："老哥哥，您先别忙，咱们还带来许多位使枪的呢"，回头向后面众小弟兄们说道："方才候老侠客所说枪法的来历，大概你们也听见啦，你们何人能破这一家枪法"？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说道："童侠客，不才我要与这假人对枪"，童林回头观看，答言之人乃是李英李士钧。书中代言，皆因李英家传三十六把绝命枪，天下无敌，适方才听二位侠客谈枪，他的心中有些个不服，故而在旁边答言，童林回头看是李英，遂说道："阁下既然枪法高强，请阁下破此假人"。李英当下答应了一声，背转身由打金眼鹰孙亮手中将枪接过来，够奔西边

这个门口。论起来李英家传的三十六把绝命枪，可称得起天下绝艺，他可不晓得绵丝枪的厉害，自己打算要在三位侠客面前露脸，他万没想到过去就得现世。总是艺高胆大之过，自己进了门口，身形一矮，蹲裆骑马式，双手拧枪，脚尖点木板，身形向前一纵，对准使枪的假人一抖枪，就听叭咙一声，李英的枪尖够奔假人肋下就挑，枪也够着假人了，他那里知道这个木头人的枪也够着他啦，李英的前腿脚下觉着一软，正踩着木头人地板底下的弦，木头人可就动转了，假人的枪往下一摔杆，正砸在李英的枪上，李英就觉着重如泰山，想不撒开前手都不行，只得将前手一撒，将要撤身，怎奈假人的枪冲着李英也是一抖杆，直奔肋下而来。真要扎在身上，李英当时就得废命，李英却仗着身体灵便，撒手抛枪，身形向地下一伏，假人的枪尖顺着李英的头顶过去，李英一着急，用了一按平地蛇行纵法，顺着枪底下纵到门口外，扎煞着两支手，吓的面目焦黄，半天才说出话来，说道："好厉害"！童林看了看李士钧，遂说道："这够多么险哪，还请后站吧"，又问众小兄弟们说道："你们还有谁能过去破这条枪"？众小弟兄们你看我，我看你，连一个答言的也没有。童林哼了一声，将要与二位老侠客接谈，就听侯庭侯振远说道："童贤弟，若破八卦绵丝枪也不用贤弟前往，待为兄去破"。童爷闻听点头说道："请"。镇东侠将宝剑由腰间摘下来，手中擎着剑把，将剑匣冲着夏九龄面前一递，夏九龄双手拿住剑匣，侯振远一按崩簧，哧的一声，将宝剑撤将出来，这口剑真是寒光凛凛，冷气浸人，宝剑出匣，不亚如打了一道闪电相仿，右手擎剑，左手拢银髯，口中说道："请于老侠客与我观阵"，说着话，身形一矮，腰中叠劲，脚尖点木板，身形向西门口之内一纵，脚

刚着实地，正与假人身形相对，脚底下可就踩着木板底下的弦啦。脚尚未站稳，就见木头人冲着自己一抖大枪，枪缨子也是叭咙的一声，冷嗖嗖枪尖鸭子嘴，直奔自己胸膛便扎。侯振远知道这个消息，不过是脚底下踩着他的弦，他才能够动转挪移，若要是身形向起一纵，脚一离地板，这个人定当归本还原。侯振远趁着枪尖离自己胸膛不远，将身形向上一纵，用宝剑一搭枪杆，顺着枪杆向里一递招，这个宝剑正扎在木人哽嗓咽喉之上。前文已经表过，当初设摆达摩堂的这个人，最有情理，虽然是假人，可是按着真人致命的穴道，都有可破的地方。侯振远剑刺在咽喉穴，这个穴道里面有一盘弦，上面叩着一个铜帽的，为得是拢着这盘弦，宝剑尖将铜帽扎破，这盘弦可就放开啦，侯庭将然脚着实地，就听木头人身体之内，嘎吱吱一阵乱响，这个假人可就站不住啦，往后一仰，叭咚一声，躺在地板之上，由脚下面抽出两根弦来，枪可也撒手啦。老侠客将剑交与左手，右手撕髯，对着门口外头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来看，这就叫青龙剑巧破绵丝枪"。童林未及答言，就听于老侠客说道："好，原来侯大弟你身形向起一纵将身体悬起，一剑将假人刺倒，大概若要真人，决不能上你的这个当吧"？侯振远闻听，不由得大笑："还是老哥哥说的对，我若不纵起身形，青龙剑焉能胜的了绵丝枪呢？无非我这一招青龙剑，只可战败假人，老人家休得见笑"。说着话，一下腰，把孙亮的枪拾起来，这才出了西边的门口，把枪交与孙亮，回手由夏九龄手内接过剑匣，将宝剑入匣，仍然交与九龄。三位侠客这才一齐向东边这个门口里面一看，童林遂向二位老人家说道："这个门口之内，又该是谁破"？于老侠客不容童林将话说完，接着说道："这一回可是该着我

了”，童林听于爷之言，含笑说道：“老人家，要是那么一说，可就麻烦了，那就不用跟寨主打赌啦，咱们弟兄三人可就赌赛上了。依我说，不如这么办，谁认识是那一家的武术，谁可以破那东边门口里这个使刀的，这一家武术他的刀把冲上，刀尖朝下，与别家的刀法大不相同，这一家刀法，名叫八卦转盘刀，不才小弟我到认得，小弟可不常使刀，今天我要借李英的厚背雁翎刀，与这个假人对刀，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于爷接着答言，说道：“贤弟，你这是疼顾我，我上了几岁年纪，那么着我先休息休息，看兄弟你的”。老人家说着话，身形向后倒退，孔秀在旁边听着，心中暗道：这么老奸巨滑。此时童林命李英把刀送过来，李英将刀亮出来，交与童林。惟有旁边站着的众小弟兄，看着童侠客新鲜，众人由见面那一天，也没看见过他使刀，今见童林要对刀，未免众人都要留神注意，要看看他的刀法怎样？众小弟兄那里知晓，童林不但能使刀，那一样兵刃童林不会哪！惟有双铖乃是童林心爱之物，因这么着童林别的兵刃就不肯用啦。童林将刀接在手里，将刀一捋，身形向东边这个门口之内一纵，蹿到那个使刀的木头人面前，童林早看出来啦，这一纵正跳在木头人对面脚底下，可就踩木板下的弦啦，准知道这个假人必要动手，童林用右手提刀，左手一扶自己右手背，仍然也是刀把朝上，刀尖冲下，也是吊鱼刀的架式，将架式摆好，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地板底下咯吱吱弦响，这个木头人将刀一摆，冲着童林脖项便剁。童林见刀离脖项相近，自己一矮身，向左一上步，将刀一转，顺着假人胳膊底下便划，就见假人往后一撤步，随手将刀往下一撤，童林若要不往回撤刀，手腕子可就碰在假人的刀刃子上啦，自己向回一撤步，躲过假人的刀，童林的刀趁式用了一个退步反臂刀，

这刀尖子正剁在假人右肋雁翅穴之上。童林他这一刀，可巧就把里面的铜帽砍破，里面的弦可就开了闸啦，嘎吱吱的乱响，这个假人自行向后一仰身，叭咚一声，躺在地板之上，假人脚心之内由地板之下带出两根弦来，将刀也扔在旁边啦，丝毫不动。童林回身左手背刀，扭项观看镇东侠，遂说道："二位老哥哥，看小弟刀法如何"？于爷在外面答言，说道："好"！童林接着说道："老哥哥夸奖了"。说着话由打东边门口出来，大家这才观看二道门。

二道门是两扇蓝门，门口上面也有一块横匾，上面写的是甲乙二字，镇东侠明知道二道门与头道门的红门相生，分明是木能生火之象。用目往里面观看，迎着门口站着五个猴儿，这五个猴都有一人来高，虽然是木头作成的假猴儿，却与真猴儿作的一般不二。暗中交代，这五猴儿的手掌，是铁的，爪上的指甲是铁的，迎着面似蹲非蹲，这个猴儿向前竖着前爪，在这个猴儿左右相隔五尺远，一边一个猴儿，似站着不像站着，也是向前伸着前爪，在这个猴儿的前面一边站着一个猴儿，俱都面向里，也跟那两个猴是一样的架式。童林看完，心中想：这五个猴儿可是有点费手续。遂向后面众小弟兄们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二道门内，乃是五个猴儿，你们那个敢进去破他"？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旁边有人说道："弥陀佛，弟子愿意到里面与猴儿对拳"。童林闻听，扭项观看，答言的非是别人，正是泥腿僧，别号人称壤事包张旺。书中暗表，张旺他本是一个机灵人，他怎么与这个猴对拳呢？皆因他是二侠客侯杰的弟子，在山东一带，专讲究猴拳，所有练猴拳的，谁也没有他练的好，他在山东可称第一的猴拳。今天他看见这二道门门内，五个猴儿这个式子也是

猴拳式子，我若进去，一个一个挨着把猴打倒，总算我在人前露脸。他以为是这里的猴一个一个与人动手，他那里知道这五个猴是一齐动手，张旺今天可就算上了当啦。他看着容易，这才在后边答言，童林看着他，心中暗笑，又不好拦他，只得向张旺说道："你要打这五个猴，你可要小心留神"，张旺说道："不劳师叔嘱咐"。说着话，张旺迈步进了二道门，借着灯光看的真而且真，他自己慢慢的向前，却留神左右两个猴儿，就见这两个猴儿丝毫也不动，自己更放了心啦，准知道必然是一个一个的动手啦，慢慢的又走到前面左右的两个猴的面前，又见这两个猴也是不动，自己更放了心啦。自己打算向前先把当中这个猴打倒，脚底下蹑足潜踪来到当中的那个猴儿面前，自己也够着那个猴啦。张旺用左手向前一晃，右手一拳直奔当中的猴胸膛，张旺只顾着打猴儿啦，可就忘了脚踩着地板底下的弦啦，拳已然快到猴的胸前，这个猴脚底下却不动，他的上半截身子却往后一仰，张旺的拳可就落了空啦，身形随着向前一栽，不提防后面的四个猴一齐动手，俱都伸前爪向张旺背后便挠。说的迟，那时快，张旺那里躲的了四个猴呢？离着相近的两个猴前爪早就挂在他的头发之上，后面这两个猴儿，钢钩一般爪挠在张旺的脊背之上，往四下一撕，最厉害还是当中这个猴儿，上半截身子，虽然往后一仰，他的后爪可起来啦，冲着张旺小腹一登，张旺若真让他登在腹上，是准得开膛，张旺自知不好，借着后面四个猴往后一撕，他就随着往后一仰身，自己打算先躲当中这个猴，然后再设法躲避后面那四个猴。前面当中的那个猴他可是躲过去啦，怎奈脚底下站立不稳，又兼着后面四个猴撕的力大，只听"嗤"的一声，把僧衣撕为两半，短发掳去两绺，"叭咚"一声，张旺来了个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之上，

脊背也露出来，脊背上被猴挠了十几道血沟，鲜血淋漓。张旺躺在地板上不敢起来，看着这五个猴乱晃，只得喊叫："救人""门口外孔秀直乐，心中想道：也叫壤事包这东西尝尝这消息甚么滋味！又看着他怪可怜的，在外面喊道："你不敢站起来，你不会翻过身来往外爬吗"？此时张旺别看他平素那么伶俐，到了这个时候，也是遇事则迷，听孔秀说得有理，只得慢慢的转过身形，由门口内慢慢的往外爬，爬出了二道门门口，方敢站起身形。大家一看张旺这个样子，众人都不由得暗笑，短发也竖起来啦，衣服是让猴儿撕碎啦，赤着脊背，脊背上血沟之内直往外冒血，口内不住的念佛。还是孔秀，别看他嘴厉害，心眼最软，口中说道："张旺，你这混帐东西，素常你冒坏，今天也算你的报应！混帐东西，你过来，我与你上点止伤药吧"。张旺过来，此时，孔秀由腰中把包裹解下来，打开包裹，取出刀伤铁扇散，先把药与张旺敷在伤痕之处，止住了鲜血，然后由包裹里头取出一件蓝绸子大褂来，口中说道："混帐东西，你把这件穿上，省得叫别人看着难看"。张旺只得把大褂穿好，就听童林在那里问道："你们还有谁愿意进去会战五猴"？有张旺这么一手儿，众小弟兄谁也不敢答言，童林这才说道："二位老哥哥，小弟兄们既然不敢进二道们，论起来小弟不应屡次抢先，这么办，这道门仍然是小弟伸手去打五猴，进了第二门你们老哥俩再请受累"。于爷在旁边答言说道："童贤弟，看你的"。童林冲着二位老侠客一抱拳，说道："二位观阵"。

说着话，身形向二道门里面一纵，正好纵在迎着面当中这个猴的面前，童海川随着用两手抱肩，身形向后一转，面向门口外，脊背冲着当中的这个猴。这一手不要紧，可把门口外二位侠客吓坏了，说时迟，那时来的甚急，五个猴一齐

向前探爪，直奔童林。童林却也不慌不忙，身形向前一探，左腿站稳，右腿一拳，用右脚向后一蹬。这一招名叫倒踢紫金冠，正踹在背后当中的那个猴儿的裆内，童林的力量又大，那个猴焉能禁的住呢，随着童林的脚往后一仰，叭咚一声，倒于地板之上。旁边左右的那两个猴已然来到童林的面前，童林虽然是双手抱肩，以至自己向后一踢，两支手攥拳，跟着向左右一分，这一招名叫双绷拳，双拳正打在左右这两个猴胸膛之上，就听叭叹叭叹的两声，这两个猴随着拳仰面栽倒。前面的两个猴儿也到啦，伸猴爪够奔面门，童林先向右一蹉步，用双手一分猴爪，右腿上一弓，磕膝盖正撞在假猴的裆内，假猴焉能禁的住童林这一撞，随着向后一仰，倒于地板之上。童林将要转身，这个猴已然临近，童林遂即向左蹉步，身形一闪，这个猴儿可就落了空啦，童林用左手一掳猴的左臂，抡起右臂冲猴的脖项，就是一掌，只听叭叹的一声，童林这一掌正砍在猴的脖项之上，这个假猴身形向前一栽，叭咚一声，爬伏在地板之上。童林左手向右手底下一穿，左腿跟着一迈步，仍然是自己的转掌的架式，这一手不要紧，就听外面于爷大声说道："这一招是童海川反臂打五猴，辈辈封侯"。镇东侠闻听，心说："这倒好，带念喜歌的"。童林闻听，回身抱拳说道："请二位兄长进二道阵门"。

众群雄随着二位侠客进了二道门，举目观看，东西两边门口，俱都开着哪，被上面灯光照的洞澈光明，东边门口之内却是一个水虫儿，约有五尺多高，绿盈盈的颜色，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螳螂，俗呼就叫刀螂。书中暗表：因为甚么把螳螂编在武术之内？皆因螳螂两个前爪锋利异常，这种水虫虽然不要紧，可有一样儿，他专能降蛇，蛇俗呼长虫，无论

多大的蛇，只要遇见螳螂，不用打算有生命，就皆因螳螂两个前爪，甚是利害，只要遇见长虫，他非将长虫二目找瞎。所以武术之内，有三十六手螳螂步，三十六手螳螂式，他能够专破蛇形，这种拳也就很厉害啦。可有一件，若练螳螂手，必须有沙掌的工夫，练的双臂如铁，才能够与人动手，只要碰在他的两臂之上，必然有性命之忧。到如今山东青岛练此家的拳脚者甚多，这一家拳脚就是手黑意辣，专讲究挖人的眸子。

众人看罢，又看西边门口之内卧着一支斑斓的猛虎，迎着门口蹲坐，就见他好不威严，怎见得有赞为证：头圆，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织锦毛，爪似钢钩，牙似刀，二目如灯，光华耀，樵夫见，心惊跳，行人见，也发毛，常在深山抖雄彪，万兽之中招讨。众人看这只猛虎好不威严，这就是轩辕皇帝知道虎有三绝。何为三绝艺呢？猛虎头一样能耐是一扑，比喻遇上行人他若扑不着呢，人必然一躲他，他跟着掉过后胯，把人撞躺下他再吃，若要后胯打不着人，他必然用尾顺地下一扫，把人扫躺下他再吃。要按着武术上说，练行意拳老师傅们所练的虎扑子，就是老虎的头一招，第二招就是胯打、第三招就是扫堂腿。这就是轩辕皇帝拳经上所云，远取于物，近取于身，此之谓也。再者在远年之时，谁见过猛虎呢？俱都是照猫画虎，照蛇而点缀为龙。要说凡真正山上的猛虎，不是像画上画的那么好看，那虎身上黑黄道也不能分的那么清楚，凡是走过山场的人都知道，要到了夏令之时，若是人走在深山之内，白昼之间打算要看见老虎那是不用打算，再者白昼之间这个猛虎他也不敢出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只因白昼之间有那么一种小苍蝇，又名叫虎蝇子，专抱猛虎的二目，虽然猛虎那么厉害，要让虎蝇子抱住他的

眼睛，要想睁开势比登天还难。若不然，白昼之间山上怎么见不着他呢。每逢到了夏令的时节，一到白昼之间，猛虎他就找深山谷底，见不着太阳的地方一卧，用两只前爪一抱虎头，若不然练武术的有一手工夫，叫双拳虎抱头，那正说的是猛虎躲避虎蝇子之时。那么着猛虎得甚么时候才能出没呢？必须在太阳落时，那个时候虎蝇子也不飞啦，那时候虎他才敢睁开眼睛，前爪先站起来，张一张嘴，然后才立起身形，慢慢的顺着深山之内出来找食。到那个时候，要看猛虎实不像样子啦，就如同獭犬一般，他只要一行动，自来的威风，他只要走过去，两旁的草都向两边乱倒，自来的就有风，不怕离着半里之遥，就可以闻得见虎的味气，他这种味气是腥臭难闻，临近了一看，更难看啦，浑身上下要一出汗，那就分不出黑黄道来了，尾巴在地下搭拉着，真就如同獭犬的一般。由打天一黑，他就出来打食，那么等到多咱老虎他才发威呢？阅者诸公有所不知，大凡这个虎打不着食吃，他也不着急，等到天快亮啦，就在寅的那个时候，他要打不着食，他可就急啦。虎目一瞪，真像两盏灯相仿，尾巴一搅，把山上头拳头大的山石打的唧噜咕噜乱滚，蹿山跳涧，抖擞神威。等到天要一亮了，他若打不着食，他仍然躲避深山谷底，躲避虎蝇子去了。若不然三国土，曹操有云“，虎终不得饱食”，乃说虎一世不得一饱。

闲言少叙，三位侠客观看这只猛虎，虽然是假的，做出来倒也威严。于老侠客看完猛虎，遂向镇东侠说道：“侯大弟，海川连着破了两道门，也该叫他休息休息啦，这两道门口任贤弟你择选，你挑剩下是我的”。镇东侠听于洞海之言，心中暗想：这东边门口乃是螳螂，我自幼习学螳螂手，用功堪可六十年，未遇见过敌手。今在此得遇螳螂，我可以拿他试验

试验我练的螳螂手如何？倘若我的招数不如这个螳螂，我还得设法求学再练。想到这里，遂向于成说道："老人家，您既然是这么说，这是明明谦让与我。常言有句话，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打东边门口这个螳螂"。于洞海闻听带笑说道："那么着我就喂这只老虎，还是我先动手"。说着话，老英雄用手把自己的白剪子股小辫歪着挽了一个结，用双手一捋银髯，两只手一戳，将银髯向口中一含，哈着腰，拱着肩，迈步进了西边这个门口，右臂圈回来，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就彷佛是问问老虎吃不吃？镇东侠带着众人在外面观看，不由的暗笑。就在这个时候于洞海脚底下，可就踩着地板底下的消息，就听脚底下"咯吱"一响，就见这支猛虎爪底下也是一声响亮，这支猛兽往后一退，退出约有八尺有馀，这个架势又与方才不同啦。于爷一看，就见他身伏于地板之上，用了个狸猫捕鼠的架势，于洞海用目一看，就知道假虎要向前一蹿，他必然扑，施展猛虎三绝艺，这明明是以力相会，我真要是此时不敢进前，必定叫后面众人看着笑话，我何不前进？按着罗汉拳打虎式的招数，降伏猛兽。想到这里，仍然向前迈步，正要走在这假虎的对面，就见这只虎身形向前一扑，于洞海见假虎来的势猛，遂急用脚尖点木板，身形向后一跳，跳出约有五尺有零，将然脚踏地板，这只虎可巧扑空，正爬伏在于成的面前，于成趁式揪住虎的头顶上的皮毛，左手用力向下一拉，跟着右拳对准虎头上的王字猛力一击，老英雄又是沙掌的工夫，只听叭的一声，这拳正打在老虎头顶王字之上。原来这个王字底下扣着一个铜帽，铜帽的底下一盘弦，前文已然表达，这个消息虽然是假的，做的深有情理，是致命门之处都有盘弦，只要你打的是地方，就可以能破。老英雄想：常言有句

话，要吃虎肉搂头打。因此才用这罗汉拳打虎式最难防的招数，蹲裆骑马式的架式，左手揪住虎头上的毛皮，右拳猛力一击，正打在虎的致命处王字之上，里面的铜帽被老英雄一拳打翻，里面这一盘绞炸裂，就听虎的腹内嘎吱的一阵响，这只虎丝毫不动了。老英雄心中暗道：不问可知，这虎的弦必然被我打断。老英雄遂急撤手撤步转身，将银髯一抖，遂即大声说道："我于成一百零一岁尚且能打斑斓猛虎，可是假的"。说着话，故意假装累的模样，口中说道："累坏了我啦"，说着话，遂用手捶着自己的后腰，出离了西边的门口，冲着镇东侠说道："累着了我啦，该看你的啦"。镇东侠闻听于洞海之言，遂说道："老人家，您给我观阵"。自己将袖一挽，前后衣襟一掖，抢步进了东边这间门的门口，向前迈步，堪可离螳螂相近，自己就觉着脚底下踩着的地板往下一软，镇东侠就知道踩到消息上啦。想到此处，就见前面的螳螂左边前爪，向回一圈，右爪冲着镇东侠面门便掳，镇东侠用右手向螳螂的右爪的底下一穿，左手跟着顺自己的右臂底下掏过去，掳住螳螂的右爪，镇东侠将右手撤回来，顺着螳螂的右爪底下往上一托，只听咯吱一声，把螳螂这支前爪撅折，跟着右手一反掌，正打在螳螂的面门之上，跟着左腿向螳螂腹上一踢，镇东侠随着左手，攥住螳螂的右爪，向前一送，螳螂焉能站的住呢？随着左手一送他这个劲，向后一仰，叭咚一声，倒在地板之上。老英雄遂急撤身，双手抖银髯，面冲门口外说道："侯庭一时侥幸，我居然打倒了螳螂，真是徼幸呀！徼幸"。

说着话，出离东边的门口，众人这才够奔第三道门，大家举目观看，第三道门，乃是一个黑门，上面也有一块匾，刻着壬癸二字。镇东侠知道这个取意，方才二道门是个蓝门，三

道门故用黑色，分明是水能生木，就见迎着门站着一个狮子，双爪扬着，正迎着门口，那位说，这狮子也在武术之内吗？众位有所不知，狮子的绝艺就是滚球之力，抱球之能，诸位不信，可以到庙内或者府第前去观看，府门庙门前的狮子，俱是一样，上首这个狮子用爪按着一个绣球，他是个雄狮。下首一个狮也用爪按着一个小狮子，又名叫少狮，为甚么他按着这个少狮呢？皆因下首那个是一个雌狮，狮子乃是神兽，他若生养下小狮子，他没有乳头，他的奶由打指甲上生出，因此小狮子抱着他的前爪，含着他的指头食乳。狮子奶原是一种凉性，当年在高丽盛兴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出产狮子，每逢要到了过狮子的时候，本地土人知道，必要预先用五彩绒，作出一个极大绣球，狮子经过的地方把绣球放在沙滩之上，赶到狮子来的时候，他见着绣球他必要以爪舞弄，他抱绣球在沙滩打滚，工夫一大，他的奶可就由指甲里头流出来啦，粘在绣球之上，等他玩耍已毕，狮子走后，土人将绣球得着，如获至宝，拿到家中，将绣球上的狮子奶，用滚汤煮下来，作高丽清心丸，皆因狮子奶按药性乃是凉性，专治人的内热，由此知道狮子爱球。轩辕皇帝知道狮子有滚球之力，抱球之能，八卦拳之内，有一套狮子掌，头一手狮子捧球、狮子抱球、狮子滚球，因此也在武术之中，非是作者自己的杜撰，皆因，武术中应有尽有，不得不详细叙清。闲言少叙，此时童林也看见狮子迎门站立，自知这一家武术厉害，遂向二位老侠客说道："三道门之内，此名叫太狮迎门，童林情愿破这第三道门，请二位兄长与小弟观看"。说着话，将袖面高挽，紧了一紧绒绳，前后衣襟掖起，童林向二位侠客一抱拳，身形向三道门内一纵，正纵到狮子的面前，童林身形向下一蹲，用两手一扶狮子的掌，童

林的手将与狮子的掌合在一处，就见狮子向左一上步，童林也随着向左一上步，狮子上右步，童林也跟着上右步，狮子一扭身，童林也随着一扭身，童林双手不离狮子掌，就听狮子脚下走轮转弦的声音，咯吱吱一声响亮，童林扶着他的掌，身形随着狮子转，整整的转了八个圆圈，转到正面，狮子归本还原，童林用手推狮子掌，狮子虽然身形还动，他可就不换别的招数。书中交代：这八个圆圈转完，狮子脚底下弦已然放足啦，再也不能动转。方才童林若要以双手离开狮子掌，不说狮子捧球、狮子抱球，就说这狮子滚球这一招，挡住了门口，人要想进这个门口，势比登天还难，皆因童林八法神掌之内，有这一招狮子滚球，深知狮子掌的奥妙，因死不放狮子掌，随着他转弯，狮子的招数再要打算换别的招数，那是不用打算。童林见狮子不动，这才撤步转身，面向外冲着二位侠客点手，口中说道："请二位老哥哥进三道门。观看东西的门口"。

镇东侠与那长臂昆仑于洞海，率众进了三道门，向东西门口观看，西边门口乃是一个大长猴，可是长尾巴，这种物件就叫神猿，与人的高矮相同，洼面金睛，张着口，露着一嘴的白牙，遍体的猴毛，前后爪锋利犹如钢钩的一般，迎着门口站着，看着凶恶。又往东边门口之内观看，乃是一只仙鹤，前后爪作躬登步的架势，展翅舒翎。童林向二位老侠客说道："这道门口该着那位啦"？于成接着答言，说道："海川，你休息休息，这两道门交给我们弟兄两个吧"，回头又向镇东侠说道："侯大弟，这两个门你择剩下是我的"。镇东侠向于爷谦让，说道："老哥哥，这一回我可不能挑选，您择剩下是我的"。于爷闻听，心中暗想：西边门口之内这个神猿，明明是十八手通臂掌，自己生平一世，练四家的通臂：鹿弥、挂

弥、避马瘟、通臂掌，外有一宗铜臂，与通臂掌大不相同，我练了一世四家通臂，可不知他用的是那一家，莫若我进去试一试，天下通臂还有比我高的没有哪？想到这里，与侯振远说道："侯贤弟，这是你让我个年迈，这么办，我就与神猿对掌"。镇东侠接说道："那么我可要打这个仙鹤"，这句话尚未说完，童林在旁边说道："您若要打这只仙鹤，小弟情愿相替"。童林为甚么要相替侯振远呢？皆因童林恐怕镇东侠难胜仙鹤，虽然是一只仙鹤，分明是以鹤代鹊，童林因何认得这一家武术呢？这就是当年童林练艺的根本，只皆因童林的二位老师尚道明、何道源，当年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修行之时，在大殿之内打坐，正是入冬之时，夜间天降大雪，到了次日清晨，瑞雪铺满殿阶，二位仙长看见雪是不下了，弟兄相商到外面，借一点天地的中灵秀气。弟兄二人，这才由殿出来，踏着雪来到山门之外，用目观看，白雪遮满了山头，百树皆白，又见庙门前，有两个喜鹊，因争食互相争斗。尚道明向何道源说道："师弟，你来看，这两个喜鹊，因争食互相对垒，分明是天下的绝艺，也是你我二人有福，当从此喜鹊身上变通一家武术"。何道源闻言，点头称是，由此弟兄二人才编出八法神掌，这就叫见物生情，也兼着二位仙长道行深远，一见则识，明着是编一家武术，暗含着可也算悟道，弟兄二人看罢，回归大殿，参悟不到十日，就把这一家武术编辑已成。可巧这二位仙长游山玩景，在乱山之中，巧遇童林，这才将他收在门墙之下，传授他八法神掌。以先并无这家武术，若不然怎么叫童林独创一家呢！童林掌法的架式，与喜鹊相合，仙长用的是洼肚吸胸，空胸紧背，这就比如练掌法的人，两只胳膊恰似喜鹊的双翅，掌不离肋，肘不离胸，尤如喜鹊的两翅，上下翻腾，如虎生翼，两脚指踢膝并行，与喜

鹊迈步行走是一般不二。若按着卦爻上说，童林站的那个架子，两脚并齐，取自然之力，名为无极图，身形往下一矮，变成有极，两手一抱，向上一穿掌，变成太极，掌不离肋，肘不离胸，分明就是乾三连，腿往前一迈步，脚底下就是坤六断，洼肚吸胸，便是离中虚，坎中满，左右的掌架怀抱震仰盂，头顶一用力，就是艮覆碗，两手一上一下，就是兑上缺，一迈步脚分前后，就是异下断，以心为中，按合九宫，又以肝心脾肺肾合成内五行，入肚为先天的六卦，以先天六卦合后天的八卦，以后天合先天，按三才用法，头胸肚此为混元一气，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八气，人有八节，万物发源以首为主，此天地间第一绝艺，若要完全学成，练神还虚，虽然是武术，也是整篇的文章，整篇的道术，偌大的一套拳脚，只由一无字起，至虚字结，可惜盖世之绝艺，可惜后人不学，因而二位仙长道行深远，传授童林。

童林见此仙鹤，看出来鹤代鹊，恐镇东侠非是仙鹤的敌手，因此相代，镇东侠听童林之言，又看不出这准是那一家武术，这才向童林说道："贤弟既肯代劳，就请贤弟当场打鹤"。童林闻听，说道："二位老人家，替童林观看。"说着话，脚尖碾劲，后脚一跺，垫步拧腰，向东边门口之内一蹿，正跳在仙鹤的对面，身形一矮，用了一个白猿献果的架式，瞪睛观看仙鹤的动作。童林觉前脚蹬着地板往下一软，就听地板底下有走弦的声音咯吱吱的一响，但见这只仙鹤左翅向回一圈，左翅膀的尖子直奔童林的二目。童林见仙鹤来的急快，跟着向左一上步，用自己的右手向仙鹤的膀子底下一穿，焉想到仙鹤的膀子撤的甚快，右膀子撤回去，跟着左膀子奔童林的面门，童林认识这一招名叫攥掌，童林右手往回撤的时候，

顺着仙鹤的左膀子往下一捋，这一招名叫单刨手，仙鹤的这个膀子可就没有工夫往起抬啦。童林不容仙鹤换招，跟着右手冲着仙鹤胸就是一掌，仙鹤往回一撤，童林认识这一招名叫洼肚空胸，跟着斜身上左步，左手顺着自己右臂底下向前一穿，童林这两只胳膊犹如拧麻花的一般，右手向回一撤，左手掌正打在仙鹤的胸膛。童林这一招名曰“叫麒麟吐书”，只听叭叹的一声，掌打在仙鹤的胸上，他如何能站立的住？这只仙鹤往后一仰，叭咚一声，倒在地板之上。童林见自己将仙鹤打倒，急忙转身跳出东面的门口，遂说道：“老人家该看您的啦”。于洞海听童林之言，说道：“童贤弟既然替他，不替我，没有别的，我就卖卖老吧”。

说着话，跳进西面的门口，老侠客将手一穿，摆了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童林等在外面观看老人家用这一个架势，不由得暗笑：可惜一位成名的老侠客，作出花拳的式样。只顾大家暗笑，猛抬 头但见西边的门口，这个猴儿冲着老英雄左爪一晃，右爪直奔老侠客的面门便挠，于洞海并不慌忙，身形向左一闪，不料想这个猿猴将右爪一反，冲着老侠客右边太阳穴上一挠，于洞海见这个猿猴招数急快，自己并不闪躲，身形向下一矮，右手向上一穿，猴儿的胳膊正碰在于洞海右臂之上，于洞海右臂往下一落，正掳住猴儿的右臂，左手顺式往上一托猴的胳膊肘，右手往下用力，左手往上用力，这个猴原是假的，焉能禁的住于老英雄一托，只听咯吱一声，猴儿的右臂已折，老侠客跟着飞起左腿，对准猴的小腹喊了一声：“着”！只听得叭叹一声，踢了个正着，这个假猴儿往后一仰身，叭咚一声，栽倒尘埃。老英雄往后倒退，口中喊道：“哎呀，累坏了”。说着话，将右手背过去，捶着自己的后腰，说道：“闪了我的腰

啦”。自念自语，走出西面的门口。童林以为老侠客真累啦，其实不对，于洞海故作此态，为的是叫二位侠客，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真实的武术，这么大的一座达摩堂，真实的本领一招也没现，那么到甚么时候，他才能露自己的真实的学业呢？到后文书，说到九月重阳天下英雄会，在月台之上会战铁面伽蓝佛济元和尚，那时才把平生的绝艺献出来，童林方知于洞海不是无能之辈。

闲言少叙，话说童林举目观看第四道门。乃是两扇白门，可是开着哪，上面有一块横匾，上写着庚辛二字，分明是金能生水，与第三道门相生，迎着面站着一人，身穿蓝布裤褂，脚底下白袜洒鞋，头上蓝手巾罩头，虽然是个假人，迎着门一站，借灯光一看，与真人无异。就见他迎门站着这个架势，左腿向前迈着半步，脚后跟着地，仰着脚尖，后腿弯着，形同虎坐，两只手向前探着，俱都是手心冲下，是两个阴手，虽然看着这个架子不要紧，他是上护着其唇，下护着裆，肘护着胸，上中下这三个致命的所在，是一个也没露出来。童林一见，就知道这一家武术厉害，回头向二位老侠客说道：“二位老侠客观看，这一家武术就叫太极十三势，中心一点，两手如同扶着圆球一般，脚下如同踩着圆球一般，按天地如卵形，又名叫磨转、脐不转，按拳经上有云，‘任凭拳脚来打咱，全凭四两拨千钧’，此乃以逸待劳之法。可不知小弟说的对与不对”？童林将话说完，于成接着说道：“贤弟，你既说出来，没有个不对，可是这一道门应当谁打呢？”镇东侠接着说道：“老人家，论理应当是我啦”。童林跟着说道：“那可不行，方才小弟若不说明白了，定然是兄长，小弟既然说明，还是我打这第四道门，里面东西门口任凭二位兄长，小弟那时再为

休息，不知二位兄长意下如何？”童林把这句话说完，于爷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么着就看兄弟你的”。老哥儿三个虽然是这么一谦让不要紧，你打这道门，我打那道门，赶情是童林走运，怎么见得是走运呢？人家寨主制造这座达摩堂，原为得是操练自己的身体，他们大众进达摩堂之时，打进堂中第一道门，若要不打东西两旁的门口，这第二道门可是蓝门乃是东方甲乙木，东方其色青，其心惨淡，只要进了第二道门，他这个达摩堂地里头千斤坠走动，这达摩堂八十一间俱都轮转，非得把八十一门武术全都打完，方能到的了中央戊己土，他是一间挨着一间的转，都要转到第二道门的门口，若要打了头道门，再破了东西两旁的门口，再要进了二道门，破了东西两旁的门，这达摩堂地窨子里的千坠可就不动啦，可就一道门挨着一道门，打到中央戊己土为止。皆因他们弟兄三人你打这道门，他打那道门，一捣乱可就直接着进来啦，这不是童林走运吗？若要是不捣乱，打进头道门便要打二道门，要是那么一来呀，达摩堂底下地窨子千斤坠一动，里面的八十一间要是一转，少一道门也打不进去，就是打到天交正午，也破不了达摩堂，这不是走运是甚么！虽然是站在第四道门之外，就看见五道门内，可就看见中央戊己土当中那个铁笼啦，就见四寇倒绑着二背，如鸟窥笼，往外面观看。童林此时先不管这四个贼人往外面观看，先打第四道门要紧，童林一面看着，一面说道：“二位老哥哥替小弟观阵，待我双掌会太极”。镇东侠说道：“贤弟须要仔细”，这句话尚未说完，童林用了一个箭步，蹿进第四道门之内，正好与这个假人对面，童林脚将落实，就觉脚底下的木板下一矮。童林就知道这个消息要走动，童林不容消息走动，急忙伸右臂对准假人的面

就是一掌，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假人身形一斜，用双手一捋童林的右臂，童林右臂并不用力，随着向下一搭拉，假人两手落空，童林的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臂底下探过去，掳住假人的右臂，用力上前一带，右手由底下使了一个撩阴掌，正打在假人的裆内，童林这一招使的是反臂撩阴，虽然打上木头人，却未能打动。跟着向回一转身，这一招叫双手推出门外月，两手一分木头人的两臂，跟着双手一推假人的胸膛，喊了一声："着"！这双掌不偏不歪，正打在假人的胸口之上，这一招名叫双撞掌，木头人焉能禁的住呢！只听叭 叹 的一声，将木头人撞了个仰面朝天，叭咚一声，倒在地板之上，脚下咯吱吱的一响，由脚下撕出两根弦来。童林见木头人已倒，跟着转身，冲着外面点手说道："二位老人家请进第四道门，大家商量破五道门"。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率领众人进了第四道门。向东西两旁门口观看，就见东边门口站着一个人，可也是假的，与真人是一个样，身上穿着白布裤褂，白袜洒鞋，青绢帕罩头，对着门口蹲裆骑马式站立，两只胳膊向前圈着，舒着双掌。扭项看西边门口，里面也是一个假人，这个架势与东边门口的那个不一样啦，穿戴打份俱是一样，这个人斜着身子，斜签着步眼，左手向前竖着三指，右手攥着拳，瞪着眼睛，作出来向前观看的样式。镇东侠回头向于爷说道："老哥哥，你看见没有，西边门口之内这一家拳脚乃是少林派，名叫青手八翻，左掌右拳。东边这一家武术，咱们北方还没有，江浙地面甚多，此一家名叫作范家圈，当初有一位老英雄姓范名洪，外号人称神掌范洪，乃是他老人家所留。童贤弟他该休息休息了，应当看咱们哥儿俩的啦 ，这两个门口您挑剩下是小弟的"。于成闻听，说道："侯大弟，你比我小两

岁，还是你挑剩下是我的”。侯振远闻听，说道：“既然如是，那么着我就打西边这个门口，我先动手，你与我看着点儿”。

说着话，用手一推银髯，向西边这个门口之内一跳，正落在这个假人的面前，脚将着木板，就见假人冲着镇东侠左手一伸，右拳顺着左臂底下直奔镇东侠的胸口，就是一拳，右步跟着向前一上。镇东侠见假人拳来得势猛，并不着忙，身形向左一闪，将左臂探出去，扶着假人的左臂，用力向下一掳，这个木头人往前一栽身，镇东侠右掌向前一探，正打在假人的面门之上，只听叭哎的一声，镇东侠用的力猛一点儿，把个假人的人头打掉。细一看，原来这个假人头是盔头做出来的，是纸窠子的，这个假人的人头坠落在木板之上，里面的弦赶情是绷啦，就听咯吱吱一阵乱响，这个假人跟着向前一栽身，爬伏在地板之上。侯振远往后撤身形，出离西边这个门口，遂向于成说道：“老哥哥请看，西边这道门口被小弟打破，东边这个门那位去打”？于成闻听，不由得仰面大笑，说道：“侯大弟，这一回可是该着我啦”。老侠客说着话，脚步仓忙，直奔东边门口，进了东边门口，也不管前头有消息没有，直奔假人而来。童林在外面看着替老侠客悬虚，在外面高声喊道：“老哥哥留神”。这句话将然喊出来，早看见这个假人左手一晃，跟着身形向左一斜，右手掌冲着于成胸膛便打，看来也倒可笑，于成看见拳已至华盖穴，身形向右一闪，这一拳可就落了空啦，木头人的右胳膊正贴在老英雄的胸膛之上，于成并不还招，用两只手向自己胸前一抱，抱住木头人的胳膊，胸膛一叫劲，往前迈步，就彷佛一转弯似的，这一招名叫怀中抱杵，小鬼推磨，别说是假人，就是真人也禁不住这一招，猛听嘎叭一声，木头人的右胳膊，被老侠客胸膛顶折啦。这还不算，老头子左腿一抬，冲着木头人的

右腿使一个扁踩跺子脚，一用力只听得咯叹一声，木头人可就站不住啦，右腿已折，往后一仰身，于爷跟着将两手一松，木头人翻身倒于地板之上。于爷由打东边门内一溜歪斜走出了东边的门口，口中说道："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假人他会有这么大的劲，可真难为我这么大的年岁，真是不容易，我使个巧劲把他碰倒了，这个五道门可没有我的事啦，海川，该着你的啦"。

童林闻听，只得点头，举目向北面观看，第五道门乃是一个黄门，上面悬着一块横匾，黄匾白字，写的是中央戊己，又往门口里面观看，里面地势宽阔，在铁笼的前面当中站定是达摩，可与白昼之间看见又大不相同啦，白昼看见达摩是长大的僧衣，合掌问讯。此时观看达摩，短僧衣，抄布扎腰，兜裆浑裤，白袜洒鞋，脸上看着比白昼观看透着还凶，禅杖在身背后立着，回过右手，反提着禅杖，月牙子冲上，左手单掌打着问讯，翘着右腿，脚尖点地。童林陪着众人进了五道门，并不取双钺动手，先把自己袖面放下来，恭恭敬敬冲着达摩远远的跪倒行礼，此时于洞海、侯振远见童林如此恭敬达摩尊者，也就一齐放下袖面，跪倒行礼，后面众小弟兄也都随着行礼。那位说，为甚么不破达摩，反倒望上行礼，是怎么回事呢？阅者诸君有所不知，但凡练武术的都不敢欺师灭祖，自从梁武帝那个时候，达摩入中原，在熊耳山面壁十年，遂入少林寺，始兴武术，成为外家，故达摩老祖乃是练武术的鼻祖，所有练少林武术的，没有不以达摩为祖师的。惟有童林这一家武术，可与少林不同啦，在中古时代，鬼谷子画八卦一元复始，遂将武术传与孙膑，后来称为无极真人，历代相传，直传到大明，有一位洞玄真人，张三丰，还有他族

弟张景悦，他二人于洪武二十年，在武当山修道，不忍将武术埋没山谷，遂将武术传授了几位剑侠，到后来称为武当内家，由此方有内外家的分别。童林他乃是受过内家的传授，今见达摩神像虽然有内外家之分，但是童林恭敬达摩也是武术的圣人，又是少林派的鼻祖，因此才大礼恭敬，童林这一行礼，后面镇东侠与于老侠客，看着童林恭敬达摩，不由得心中佩服，皆因他们两家俱是少林的宗派。众人对达摩行礼已毕，童林命夏九龄把自己的包裹拿过来，接到手内，先把包裹解开，由里面取出自己一对子午鸡爪鸳鸯钺，然后把包裹往腰中一围，双手捧钺，口中说道："二位老哥哥观阵，待小弟双钺对铲，破这第五道门"。说着话，手合双钺，身形向达摩面前一纵，脚将着地板，就听地板底下弦一响，达摩右手抢禅杖，左手一接，双手擎着禅杖，向童林头顶便砸，童林见禅杖来的势猛，身形向左一闪，达摩左手往回撤禅杖，右手用禅杖的月牙子对准童林头顶便打，童林见月牙子来的甚快，赶紧用了一个伏地龙，身形一矮，向右边一闪，将才躲过，不提防禅杖，由童林的右边顺着地一扫，若要扫在童林的腿上，两条腿都得折。童林见禅杖临近，往上一提气，腰眼使劲，两条腿随着往上一飘，使了一个张飞骗马，顺着禅杖上面越过来，童林虽则认得这个铲的招数，也知道这个招数叫八法神铲，可就是不知道这个招数的奥妙，童林今天算是遇上啦。童林只得运用自己的工夫，施展闪展腾挪，缩小绵软巧，身形滴溜溜乱转，看观定式，得便往里进招。书中暗表，童林这双钺的招数原是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招，这条禅杖，也是八八六十四招，人家当初制造这个假人，要是将六十四招练完，仍然是归本还原，一丝也不动，要打算再用他挡着五道门，还得重新上弦。童林那里知道呢！童

林就见达摩举铲，向童林头顶便砸，童林将身形向右一闪，以为达摩还要变招，不料想达摩将铲往回一收，仍然用右手反臂禅杖，归于原位，再也不动，童海川又用单钺，推了推达摩，仍然还是不动。童海川这才知道地板底下的弦必然放满，这才转身向二位老侠客说道："二位兄长，请进来，随我捉拿盗宝的二寇"。

童海川说着话，就见众人一齐进了五道门，童海川这才转身，口中喊道："盗宝的二寇，云南的淫贼，你们四个人也有今日，你们还不跟我到案，等待何时"。说着话，直奔铁笼而来，离近铁笼，童海川不看则可，这一看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毫气飞空，回头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就是九寨将四寇献于你我弟兄面前，我也决不能与他善罢甘休"！镇东侠闻听童海川之言，举目向铁笼之内观看，一看，铁笼之内四寇踪迹皆无，再看地下的铁板已然翘起来了，侯振远看着童林说道："童贤弟，就是你与九寨甘休，为兄我也不能与他们善罢"。为甚么侯振远说这么一句话呢？皆因侯振远与童海川秉性原是不一样，侯庭是事都讲究和平，童海川的脾气凡遇事必要粗暴，弟兄二人是一刚一柔，惟有这一点秉性相合，童海川生平以来，作事不会与人说谎，无论作何事，必要言而有信，他生平不与人失信，他最忌讳的是别人与他失信，他论说的也有理，他说圣人有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人生天地间，要没有信行，生不如死。比喻有人与他失过信，他这一辈子能够不理他，天生的就是这一种脾气。镇东侠虽然是人性和平，就是这一点与童海川相合，做人没失过信，所以今天听童海川之言，也跟着说了这么一句，与九寨不能善罢。他二人只顾这么一说，猛听旁边有人说道："你们二位到是不约而同，秉

性却是一样，不管九寨他们多不好，不是还有我呢吗！无论他们怎么样的不对，我总算是当中间的了事人，无论如何，怎么着也得与我闪出一个面子来”。童海川、侯振远扭项观看，说话之人却是于洞海，镇东侠闻听，赶紧把话拉回来啦，说道：“依老哥之见，怎么样呢”？于成接着说道：“据我想这个事好事不如无，莫若你们弟兄二人把这个场面赏与我，我陪着你们弟兄二人直奔前寨，你们别看当时四寇脱逃，倘若是到了前面，面见马云龙，他若肯把四寇仍然献出来，这也就是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好事不如无。你们二位，也不必再说甚么啦，好歹咱们与他们是心里分，倘若是他们故意袒护四寇，不肯交出，到了那个时节，用不着你们弟兄哥儿俩，姓于的我必然跟他们有一本账算算。你们弟兄想我说的这个话如何”？童海川闻听此言，低头不语。还是镇东侠在旁边说道：“既是老哥哥这么说，又有老哥哥在前站着，您看着这个事儿怎么办怎么好，我们弟兄愿听您的指挥”。于成将镇东侠的话听完，跟着说道：“这是你们哥儿俩看的起我，赏我个脸，咱们还是就此前往”。

说着话，于爷在前，群雄相随在于背后，众人由达摩堂起身，直奔后寨的寨门，远远看见后寨门外摆设着气死风的灯笼，左右一边四对，照得甚亮，两旁站定喽罗兵，约有五十多名，站立两厢，怀抱着兵刃，威风凛凛。于爷带领众人来到后寨门前，口中说道：“众位弟兄们，辛苦了，我们弟兄如今破了达摩堂，直奔前面，面见寨主，弟兄们闪道让我们过去”。喽罗兵看见三位侠客，他们焉能惹得起呢！只得说道：“众位往里请吧”。于成点头率领众人进了后寨门，顺着西面绕着道走，工夫不大，来在前面聚议分脏厅西边的夹道，猛听得前面有鸣锣聚众的声音。

书中代言，这就是前次二寨主玉顶白鹤谷瑞，与大寨主马彪马云龙在江面舟船之上所定的计划。皆因二寨主谷瑞看见江沿上侯振远接应已到，呐喊声威，又有猛英雄咤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手擎降魔金杵，站立船头，勇猛异常，九寨已然沅江三鼠败北，看不出胜利，这才与大寨主相商，用缓敌之计，暂且命镇东侠率众归店，他们大家这才乘舟归山。临到里面船坞，弃舟登岸，率众来到聚议分脏厅，二寨主谷瑞请韩宝、吴智广、陆丰、陆寅，打算用他们四个人作钓鳌的香饵，回头请三侠进山，命大寨主与三侠打赌破达摩堂，叫他们四位暂且避屈就绑，当着三侠送到达摩堂中央戊己土，要三侠虽然成名天下，不能八十一门武术件件精通，如若有一道门打不开，从此三侠名誉扫尽，不敢藐视金银烂石岛。谷瑞把话与陆寅等四人说明，小粉蝶韩实在旁边答言，说道："二寨主，您这个事作的太荒唐，我们弟兄与童林为仇，原为是争口气，盗国家之宝鸳鸯镯，就为得是逍遥法外，但等童林限期已满，进京项上餐刀，因此我们才远走高飞。我们实指望投奔寨主，千里投朋，万里投主，投在贵寨，逃灾避祸，若要是寨主把我们捆绑放在达摩堂中央之内，三侠武术精奇，倘若破了达摩堂，我们岂不是束手待毙，我们反不如飘流江湖，若遇不上童林，还有个逍遥法外，若要在此就绑，我们是万万的不能从寨主之愿"。二塞主闻听，说道："韩寨主，你把这个事情又想错啦！就是你们愿意与童林两下相和，我们本寨也不能与童林善罢甘休，皆因我们与童林之仇是灭门户之仇，比你们的仇大，方才我说绑上你们四位，并非是真绑，虽然绑上，后面是个活扣，露着一个绳子头，若要解开的时候，两个人脊背靠脊背，用手一撕绳子头，彼此两个人的绑绳俱都开啦，不是如同跟没绑着一个样吗！如若韩寨主不

信，先把二位陆寨主绑好，叫他们试验一回”。谷瑞说着话，又向陆丰、陆寅说道：“你们二位避点儿屈，先拿你们二位试验试验”。陆寅闻听，暗含着害怕，遂说道：“可是这么着，寨主试验可行，千万可别真绑”。谷瑞带笑说道：“你也太小心啦”。说话间，叫喽罗兵拿过绳子来，陆寅陆丰这两个小子又不敢不让绑，二寨主自己伸手把陆丰、陆寅绑好，后面系了一个活扣，留了一个绳子头捆好，让他二人脊背靠脊背，用手一撕绳子头，从此两下绳子头都开啦，果然没绑着一个样。就这个样子，韩宝再再叮咛，及至二寨主对天起了誓，韩宝才放心，若不然，请三侠进岛打赌之时，韩宝、吴智广焉能够束手就擒呢？这是他们早定好了的计策。以至商议完了，二寨主谷瑞又告诉韩宝：“在达摩堂中央戊己土铁笼之内，东南犄角上，有一个铁拐子，要向外拧三扣，铁笼底下的钢板往下一矮，下面有倒下的台阶，顺着台阶下去，有一股地道，直通在我们聚议厅围屏的后面盖着地的那块木板，倘若三侠破了达摩堂，你们赶紧直奔前面，我把你们的兵刃顶备在手下，咱们与童林，老匹夫侯庭决一死战”！韩宝将话听明白，这才当面应允。以至三侠破达摩堂之第四道门，韩宝、吴智广他们早就把绳解开啦，韩宝一看达摩堂眼睁睁的要破，这才跟吴智广商量：“莫若你我脱逃”。韩宝这才将地板拧开，顺着地道直奔前面大寨聚议厅。等他们四个人来到前面聚议厅围屏后头地板之下，顺着台阶上来，韩宝把地板推开，四个人由打地道里钻出来，绕着围屏前面来报信。这个时候，九寨早就知道达摩堂已破，怎么会知道得呢？皆因是房檐底下自鸣钟连着响了五声，这个自鸣钟通到达摩堂五道门，第一道门破了，响一声，若要是钟响五声，那一定五道门俱都破啦。

大寨主正然商议达摩堂，现今已破，想如何抵抗之法。就在这么个工夫，韩宝、吴智广、陆丰、陆寅，由围屏转过来，冲着寨主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大事不好，达摩堂已破，请寨主山令定夺"。

大寨主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龙，向韩宝、吴智广说道："你们休要着慌，预备兵刃，随本寨与他们动手"。马彪将话说完，往下传令，吩咐鸣锣聚众，说着话，下面锣声响亮，哨啷啷的声音，工夫不大，一片的声音，约有三四百喽罗兵，聚集在聚议厅左右，一个个长枪短刀，列排两厢，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一个个擎兵刃，准备动手。大寨主将然预备齐毕，就听西面一乱，喽罗兵往两边一闪。此时三位侠客刚由西边转过来，于爷向例的脾气，见着喽罗兵最和气，若要遇见寨主，话不投机，说话就瞪眼睛，当时就要动手，此时于成率领众人，来到喽罗兵身背后，口中说道："众位弟兄们闪开条道路，让我们过去"。喽罗兵扭项一看，前面是三侠，后面众人各抱兵刃，喽罗兵焉敢拦阻，只得向两边一闪，于成率领众人，直奔南面一字摆开，此时镇东侠早将宝剑摘下来，背在背后，童林怀抱鸳鸯钺，于成含笑，用手推髯，口中说道："有劳众位弟兄代为通禀寨主，就说于成请寨主直接谈话"。此时九寨早就看见，大寨主只得向前，站立台阶下，向于成说道："老侠客，你不在旅店之中，来到本寨有何事故"？于成闻听，心说：这倒得，他把达摩堂的事情忘了。老侠客并不动怒，遂向大寨主说道："于成本不愿意登您贵山，只因昨天与寨主相订，我们三人破达摩堂，若要日出扶桑，我们弟兄破不了达摩堂，我们弟兄抱首滚回庄中，决不出世，如若破了达摩堂，伸手捉拿四寇，寨主请罪，在我们弟兄面前。到如

今，我们弟兄三人将达摩堂完全打破，并不见四寇，如今四寇现在寨主身背后站立，于成有所不解，当面与寨主请教”。大寨主马彪被老侠客于成这一问，只问得无言可答，扭转身躯，看着二寨主谷瑞说道：“二弟，于成发问罪之师，应当如何办法”？玉顶白鹤谷瑞被大寨主这么一问，也觉着脸上不好看，遂向大寨主说道：“兄长，不必与老儿接谈，等小弟与他答话。”说着话，向前抢步，高声向于成说道：“于老侠客你先住口，皆因我们弟兄久闻三侠大名，没见过你们的武艺，昨日打赌，不过就是游戏，无非用达摩堂里面的武术，试验试验你们三位的武艺如何，可以能与我们弟兄动手，当场比试雌雄。如若是你们三位武艺不精，破不了达摩堂，也就不必来到前寨，今既然三位破了达摩堂，总算是你们几位武艺都不错，倒可以与我们弟兄当场较量，胜的了我们九寨，这四位俱都在此，任凭你们捉拿，若胜不了我们，要想拿这四位，还恐怕费点儿事。还是别提达摩堂，你们就派人过来动手”。于成闻听，不由得气往上撞，口中说道：“你们这九个人都是甚么东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反覆无常，你家于老太爷了的是好朋友的事，只顾你这一说不要紧，我怎样回复二位侠客。呕，你们九个小子，倚仗着在本山之内，言语欺压老太爷，你家老太爷虽然年迈，我的手掌尚且不老，我是别的不问，我问问你们九个小子，那一个过来先死”？说着话，老英雄手掌向外一伸，就要过去动手。

这时候镇东侠早就亮剑啦，一看老侠客要与贼人交手，镇东侠赶紧捧剑蹿到聚议厅前，口中说道：“老侠客，何必与他们说些个长短？等侯庭先把这反覆的小人结果性命，再与他们理论”。说着话，将宝剑一举，冲着聚议厅高声喊喝，说道：“尔等言语不准，必然心术不端，真乃贼心，似尔等辈，留在

世界上中何用，不如将尔等结果性命！那一个不怕死，试我宝剑”。话言未了，就见对面大寨主马彪高声说道：“老儿候庭无礼，那一位贤弟把他结果性命”。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小辈侯庭，有多大能为，待小弟结果他性命”。大寨主回头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沅江窦氏三杰：金毛鼠窦智，大寨主说道：“小心留神”。窦智答言说道：“不劳仁兄嘱咐”。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手擎蜡杆枪，直奔老侠客而来。书中暗表，这小子记恨在江面之上，镇东侠削断他九节连环杖之仇，今天打算把镇东侠结果性命，这就叫自不量力，自寻其死。镇东侠一看是窦智，老侠客看着他，微然含笑，说道：“窦智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还敢言战，还不伸颈受死，等待何时”？金毛鼠窦智听镇东侠之言，只气得哇呀怪叫，说道：“老儿休要口出大言，看枪”！说着话，身形向前一蹿，冲着镇东侠一抖杆便扎。镇东侠那里把他放在心上，见枪离自己华盖穴不远，镇东侠不慌不忙，用自己宝剑向蜡杆枪上一搭，窦智打算把枪撤回去，势比登天还难，镇东侠随着身形向前一迈步，宝剑向里面一推，这一推却不要紧，宝剑的剑锋正推在窦智的脖子上，眼看着首级顺剑尖往下一滚，死尸腔往后一倒，鲜血崩流，当时丧命。

窦勇见兄长倾生，不由得两泪交流，口中喊道：“老匹夫，杀我兄长之仇，不共戴天，今日岂能叫老儿脱逃”。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手托蜡杆枪，向镇东侠胸前便挑，镇东侠见枪临甚近，身形向右一闪，窦勇的枪落了空啦，镇东侠手提宝剑，顺着蜡杆枪向里面一撩，宝剑剑尖正撩在窦勇肚腹之上，耳轮中就听叭哧的一声，将肚皮挑破，肠肚皆崩，当时丧命。镇东侠将要转身，不料想越江波浪鼠窦明，由后面抖枪便扎，镇东侠听

后面有声音，手中捧剑，遂急转身，镇东侠的宝剑正搭在蜡杆枪之上，镇东侠跟着上步，宝剑向里一扫，只听咯叹一声，窦明的前手已断，这小子一疼，打算要跑，侯振远焉能叫他跑呢！赶过去，咯叹的一声，将窦明劈为两半。

镇东侠转身掣剑，仍然要动手，就听于爷高声说道："侯大弟，你的三个完啦，该看我的啦，我也要战三个，剩下三个，给海川留着"。大寨主马彪闻听，概不由己心中恼怒，心说：老匹夫！他们三个人要把我们九个人分啦。遂高声向左右说道："老儿于成口出大言，藐视你我弟兄，那一位过去，把他结果性命？以消我胸中之恶气"，这句话未说完，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小弟愿去取于成之首，献于兄长面前"。大寨主扭项观看，正是六寨主金钱水豹陆占鳌，手捧短把牛头铛，直奔于洞海而去。皆因陆占鳌看见于洞海手无兵刃，又看着他年迈，这才抢步向前，说道："于成老匹夫，尔休想逃走，看铛。"说着话，右手牛头铛抡起来，直奔老侠客头顶便砸，于成见铛临近，反倒把身形向前一探，用头接铛，陆占鳌以为真拿头接铛呢，着实用力，焉想到上了于洞海的当了。于成见铛一到，身形向右一闪，向前一上步，左手一捋短把牛头铛，右手对准陆占鳌的面门就是一掌，只听叭叹一声，于洞海把五个手指戳在陆占鳌面门之内，当时丧命。那位说，人的手掌，有这么大劲吗？前文已经表过，于洞海双掌如钢，想当年，出世以来，在桃花会，单掌开碑，击石如粉，何况他皮包血肉的一个脑袋，焉能禁的住呢？这一掌陆占鳌当场毙命，老侠客跟着喊道："你们还有不怕死的没有？前来送命"，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前面蹿过一人，高声喊道："于成老匹夫，待我将你结果性命"。于成举目观看，正是探海雁程智远，

手擎五股鱼叉，来至面前，双手捧叉，向于爷胸前便递。于爷见叉到，身形向右一闪，双掌向前一撞，正撞在程智远胸膛，程智远焉能禁的住呢？身形向后一仰，翻身栽倒，老英雄跟着向前一纵身，手起掌落，对准头颅，只听叭叹的一声，把这小子脑门子砸了一道沟，程智远也不含糊，登了登腿，撇了撇嘴，当时毙命。于成一撒手，高声说道："我还短一个，那一个不怕死，来凑上了三个？就没有我的事啦"，话音未住，就听对面怪叫一声，说道："老匹夫，休要逞强，可知道紫面二郎鲁明通的厉害吗"？于成闻听，说道："无名小辈，何足挂齿，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鲁明通大喊一声，蹿过来，对准于成胸膛双手捧二郎夺便扎。于洞海不慌不忙，由打兜囊之中取出自己一对鸡爪练子抓，见二郎夺临自己身体相近，老侠客施展身法，斜身向左一上步，滴溜溜身形一转，可就转在鲁明通的身背后，鲁明通将要换招，于成那里肯饶，一撒手鸡爪练子抓，右手抓正在鲁明通的头顶之上，左手将鲁明通的大腿抓住，左手一用力，说了一声"走"，鲁明通这个乐儿可就大了，身形向前一栽，爬伏在地，鲁明通打算要逃，将要站起来，于成向前一展步，对准他的后腰就是一脚，只听叭叹一声，将鲁明通两肋肋骨踹折。于成随着取下鸡爪练子抓，仍然带在兜囊之中，又看了看鲁明通七窍流血，早死多时。于爷口中喊道："好糟人，真不禁踩，可把我累坏啦。海川，我的三个完啦，该着你的啦"。

童林一看，心说：这倒好，把三个能耐大的给我留下啦。只得捧双铖向前，口中喊道："老哥哥，请靠后面，等小弟捉拿三寇"。于爷答应一声，口中说道："累坏了我啦"。

童林走至当场，手合双铖，高声喊道："失信的贼人，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此时大寨主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龙

眼睁睁看见六寨毙命，死尸横躺竖卧，在聚议厅前，血溅厅阶、回头向左右说道："你们弟兄可曾看见，两个老匹夫杀害我本山的六寨，那一位过去与六寨报仇雪恨"?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旁边答言："兄长，休要着急，待小弟与六寨报仇雪恨"！说着话，当啷啷的一响，由喽罗兵手中接过三停分水狼牙铲，赶步向前跳在当中，正与童林对脸，童林观看此人，正是三寨主戏水驼龙殷奎殷天豹。童林捧铖说道："汝等六寇，俱已丧命，汝还不抛兵刃束手就绑，尔还敢前来抵抗，岂不是插标卖首"?三寨主闻听童林之言，气的哇呀怪叫，口中说道："无知小子，竟敢口出大言，看兵刃"。说话之间，狼牙铲的尖子直奔童林胸膛，童林向左一闪，用右手铖向贼人兵刃上一搭，往里就扫，打算伤他的前手，无奈殷奎手急眼快，将狼牙铲向回一撤，往前一探右臂，狼牙铲直奔童林太阳穴，童林见贼人势猛，急忙一矮身形，躲过狼牙铲，跟着换招，用秀女纫针的招数，向里面便递，殷天豹撤狼牙铲，急架相还，这两个人各施所能，胜败难分。

就在这个时候，单表的是长臂昆仑于洞海，老侠客力战三寨，并非是身体劳累，老头子这个脾气无论作甚么事，好比坐牛车拉石头，这句话怎么讲呢？又沉又稳，他说这个理，千里为官，自是为官，千里为财，自是为财，船家烧纸为河来，就是打赌达摩堂，不是为拿的是四寇吗？皆因老侠客看童林年幼，仗血气之勇，只知道贪战，不思捉拿四寇，老英雄皆因是看见四寇站立在大厅台阶石之上，有意要脱逃，老侠客岂肯让他们逃走，明着口中喊说，自己劳累，其实并非是真累，为得是借着这个口气，退在小弟兄身背后，暗中看上了四寇。其实四寇之内，就是韩宝精明强干，他看九寨倒

有六寨伤命，就知道这个金银烂石岛保不住了，他打算要逃，前山是不能走，怕的是童林他们有预备，只得由后山而逃，又不知道后山的道路，只得用目看了看陆丰，心想着他来此山已久，必知道此山的道路，遂身形向前凑了一凑，暗中用手一揪陆丰的衣襟，陆丰一回头见是韩宝，遂低声问道："韩寨主，甚么事"？韩宝身形向前一凑，低言耳语，口中说道："陆寨主你来看，达摩堂已破，六寨伤命，此山堪堪不保，倘若势败，难道说咱们大家束手就绑吗"?陆丰闻言，说道："要是那么着，依着阁下应当怎么办呢"？韩宝接着说道："依我的愚见，前山咱们还是走不了，必须由后山脱逃，无奈一件，后山我的道路不熟，咱们是从那一条道走好呢"?陆丰闻听，向韩宝说道："阁下别忙，我倒知道一条道路，本山西北角有一座鹅头峰，上面有一个铁橛子，上面有一个环子，环子上系着一根大绳，这个大绳用不着盘在山头之上，要用着他，把他放下去，可以顺绳而下，到下面就是江边，可以浮水脱逃，这就是本山上泄水的道路，我可是知道，没敢用过一回，你们二位打算怎么样"?韩宝说道："既然如是，咱们早早趁此逃走，咱们还是别明着走，咱们一个一个退至大厅，由大厅后窗户逃走，免得叫他们看见，反为不美"。这两个人计议已定，吴智广、陆寅已然在旁边听明白啦，四个人暗含着一个一个溜进聚议分脏厅，把后窗户开开，四个人由打后窗户出去，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施展蹿房越脊之术，由打西北寨墙犄角跳出去，向鹅头峰逃下去了。常言有句话，"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顾他们四个人脱逃，韩宝那么伶俐，也没想到后头有人跟下来了，后面跟下来非是别人，就是那长臂昆仑于洞海于爷。就皆因看着四个人进了聚议厅，明知道这四个小子要逃，自己将身形一撤，暗

含着出了第三道寨门，飞身越上西墙，老侠客蹿房越脊由西寨墙跳出去，用目往正北观看，就见四寇鱼贯而逃，于爷在后面暗中跟随。就见这四个人紧一阵，慢一阵，来到了西北角，这一座山头上面，有一个鹅头峰，冲着山外长着，就见这四个贼，顺着山上的小道，来到山头之上，于爷找了一块大石，遮住身体，在暗中仰面偷看。就见这四个贼站在鹅头峰之上，指手划脚，可听不见说些甚么。

书中暗表，韩宝等四个人顺着曲折小路，来在山头，以至到了鹅头峰。韩宝举目观看，果然这儿有一个大铁橛子，旁边盘着一根大绳，韩宝正然观看，就听陆丰说道："韩寨主您看见了没有?这山根之下便是大江"。韩宝顺着陆丰的手一看，这段大江之水由西北而来，绕着山直向东南，江面宽阔，对面看不见岸，江水滔滔，水流甚急，韩宝遂向陆丰、陆寅说道："二位陆寨主，若论起来，咱们四个人俱都是患难的朋友，可有一样儿，事有大小，案情儿又不相同，你们二位是云南十八条先奸后杀命案的，你们二位就算是栽了官司，总算是你们二位找过乐子的。我们弟兄可与你们二位不同啦，就因为一口气，与童林为仇，盗国家玉镯，为得是让童林项上餐刀。如今童林未能身受国法，我们这个仇，仍然是未报，并非是我们怕死贪生，等到童林限期已满，进京授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心气已平，到那个时节，我们弟兄还要捧玉镯进京请罪，甘受国法。今天到这个时候，咱们可是谁也顾不了谁，我们哥儿俩可要告辞先走啦"。说着话，冲着吴智广说道："兄长咱们先走哇"！陆丰听着倒不理会，惟有展翅弥猴陆寅陆晓村听着害怕，心中想道：他们三个人都会水，顺着大绳下去，可以浮水脱逃，这里面就是我不会水，要把我扔到这儿，

我是甘受其苦！自己想到这里，赶紧赶步向前，伸手把韩宝拦住，口中说道："韩寨主，话虽是那么说，你们哥儿俩也得拉扯着我点儿，你们三位俱都会水，就是我不会水，没有别的，你们三位想法子，把我渡过去"。韩宝闻言，用目上下瞧了瞧陆寅，听他说这个话，起心里不愿意。书中代表，韩宝与陆丰、陆寅在于一处，实出不得已而为之，韩宝的心思，不但不愿意与他们同行，连与他们在一处都怕染了自己的名誉，自己不过盗国家的玉镯，是自己罪名，要论起来，在江湖绿林道，敢称得起净胳膊净腿的朋友。韩宝所以不愿意近他们，就皆因他们是采花的淫贼，看起来作贼的也分三六九等。因此韩宝上下打量他，就是起心里不愿意，韩宝跟着说道："陆寨主，你别那么说，方才我不是把话说清了吗！皆因我们案情儿重大，童林一天不死，我们这个仇一天不能算报，还是这句话，到这个时候谁也顾不了谁"。戏水江猪陆丰陆松坡，在旁边听着韩宝所说的话锋利，透出来伶牙俐齿，遂抢步向前，说道："韩寨主，这个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可谁叫我兄弟他不会水呢？你们弟兄就得成全这步，其实我要不说出这股泄水的道来，你们哥儿俩也想不起这个地方来，韩寨主，您多成全吧"。韩宝还要向陆丰推托，吴智广他是个厚道人，看见他们二人苦苦的哀求，在旁边答言说道："韩贤弟，既是他们二人苦苦的哀求，我看着不忍，莫若咱们就帮他们个忙儿"？韩宝闻听，瞪了吴智广一眼，只得说道："您单在这个时候答言，那么着，既是您愿意，咱们就帮他个忙儿，可是谁先顺着大绳下去呢"？

陆寅一听韩宝所说的话，这才把心放下，口中说道："这么办，我先在下边等你们哥几个"。说着话，用手先把这一堆大绳推下去，跟着自己垂绳而下，跟着陆丰也就下去啦，韩

宝先叫吴智广下去，韩宝又往四外看了一看，并无人知觉，这才顺着绳子一下来。到底下一看，原来山根底下就是江沿，韩宝向陆丰说道："陆寨主，你背着你兄弟，我们哥儿俩先跳入江中，等你背着你兄弟跳下去，我们一人扶着你一把，可就踩着水把你们浮过去啦，只要一过江，咱们还是各奔西东，还是谁也别管谁"。陆丰说道："就是吧，你们二位多受累吧"。韩宝吴智广二人先把衣襟撕开，裤腿挑开，若要不把衣襟撕破，到了水里，衣裳就鼓起来啦。几个人收拾完毕，一齐跳入水中，由水内冒上来，仍然露着半截身，把口内的半口水吐出来，面向着江岸，看着陆丰，陆丰到此时，被陆寅缠挠的也是无可如何，只得叫道："贤弟，我背着你吧"。说着话，身形一矮，陆寅走到近前，扒伏在陆丰的脊背之上，陆丰向陆寅说道："贤弟，若到了江心之中，千万你可别抱我的胳膊"。陆寅闻听，只得点头，说道："就是吧"。陆丰又怕陆寅到江里，一害怕要掉在江里头，还得捞他，自己无奈，把腰间绒绳解下来，把陆寅由腰间用绒绳一兜，系了一个十字架，勒在自己的身上。书中代言，陆丰倒霉就倒霉在这一根绒绳上啦！这就是报应循环，陆寅当初不会采花，原是一个完全的好人，被陆丰引诱得身居下贱，甘心作了采花的淫贼，以至名誉丧尽，性命难保，都因陆丰身上所起，到如今，要不是这一根绒绳捆在一处，陆丰尚能挣命脱逃，今既二人用绒绳绑在一处，叶老归秋，陆丰还得死在陆寅的身上，这就是冤怨相报，看起来报应循环，一点儿也不错呀！闲言少叙，单说陆丰背着陆寅身形向江中一跳，左边有韩宝一伸手揪住陆丰腰间的抄包，右边是吴智广托住了陆丰的胳膊，脚底下踩着水，施展踩水法，就这个样式，陆寅下半身被水一浸，还倒吸了一口凉气，这

合着一个人背着，两个人架着，踩着水够奔正西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于洞海早就在山头上看够多时，其实于洞海方才在山下，看他们四个人顺着山头下去，于洞海这才施展陆地飞腾之法，上了山头的鹅头峰，爬伏着，低头向下面观看，就是他们在山下说的话，隐隐的还可以听的见。于爷看见他们三个人成全陆寅，浮水向西而去，于爷赶紧站起身形，回手把腰间绒绳解下来，把大褂脱下来，摺叠好了，放在山头之上，回手把云鞋脱下去，光着袜底，又把绒绳系在腰间，回手由腰中把手绢取出来，辫子盘上，用绢帕罩好了头，这才看看四外无人，赶够鹅头峰这根大绳，伸手揪住大绳，垂绳而下，到了山根之下，紧行几步，顺着江沿往下一溜，溜在大江之中，若要追赶四寇，还不能顺着江面上浮着水追，必须顺着江底浮水追赶，好叫四寇不知道。于洞海往下一沉气，这一招名叫坐水法，一口气不亚如千斤砣相仿，直到江底，然后浮着水向正西追赶下来。于洞海心中大约着离四寇不远，往上一提气，不知不觉的身形向上一飘，可巧正在四寇的脚底下。于洞海一看六只脚，在上面踩水，老侠客心中倒为了难啦，要是拿当中可是两个，拿两边的可是一个，于爷一想：莫若先拿当中的两个，然后再拿两边的，也不为晚。于爷在底下，不知道上边都是谁的脚，要是知道，自然先拿韩宝、吴智广，若要先拿他们俩，童林可以进京请罪，国宝还朝。拿住陆丰、陆寅，不过就是圆云南十八条命案，这也是该当二寇被擒，别看韩宝、吴智广他们两个人案情重大，究其真实，没作过伤天害理之事。陆寅、陆丰这两个人本是采花的淫贼，每逢作贼的一沾采花，将来一定得犯案，就是绿林道的英雄，也都恨这一种人，说句迷信的话吧，这就是神差鬼使，报应循

环，老英雄才把算盘打错。于成向上一探臂膀，右手攥住了陆丰的连脚骨，往下一扯，上面韩宝、吴智广这两个人，原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见陆丰往水内一沉，水花儿往上一翻，就知道水内有人，急忙撒手向上一蹿，两个人浮水脱逃。此时于成把两个贼人扯到水内，打算用水把两个人浸晕过去，陆寅他倒很鬼，他原不会水，被水一浸他一着急，紧紧的一抱陆丰，把陆丰的胳膊抱住，不由得一张嘴，咕噜咕噜的几声，已经灌的人事不知。惟有陆丰这小子，他是水性过人的人，还打算要逃，怎奈他两只胳膊被陆寅紧紧的抱住，他只可摇着头在水内换气，于成见陆丰不肯张嘴，那怎么能够用水把他灌满了呢？右手攥他连脚骨，左手伸过去，在陆丰的肋下一挠，想不张嘴，那焉能够！陆丰就觉肋下一痒痒，不由得一张嘴，水可就进去啦，咕噜咕噜的几声，工夫不大，被水浸的也就不省人事了。于成见二人不动，右手提着陆丰的连脚骨，由水中往外一冒，露出了半截身子来，再一看白茫茫的江面，那两个贼人踪迹不见，那里有一点踪迹儿呢？于成此时明白过来，后悔已晚，心中想道：我只顾贪着拿两个，把个韩宝、吴智广放跑，我可对不起童林童海川了，总算这两个贼人该当栽官司。自己想到这里，手提着陆丰的连脚骨，老侠客浮着水直奔正东山根之下。

工夫不大，来到东山根江沿，老侠客先上岸，连他两个人一同拉上岸来，此时这两个贼人真似水鸡子似的，人事不知，于洞海也会出主意，先把他们身上的绒绳解下来，把这两个贼拉至大绳的旁边，把这两个小子的腿拴在大绳之上，这两个贼人脑袋朝下。于成这才顺着大绳，援绳而上，来在山头之上，于爷用手往上扯这根大绳，把两个贼人提到山头上面，用手把绒绳儿解开，把两个贼人解下来，找一个偏坡的

所在，把两个人头朝下，脚朝上，爬伏在山坡上，往外控水，然后于爷由腰间掣出七首尖刀、又把铁镢上那根大绳割断，随手将大绳扔於山下江中，于爷这才转身回手先把自己的鞋拿起来穿上，看了看四外无人，把自己的衣裳拧了拧水，复又穿上，把大褂仍然罩在外面，将绒绳儿在腰间系好，然后这才走至在贼人的身边，用手把陆丰、陆寅两个贼人身上的绒绳儿全解下来。跟着老英雄迈腿把陆丰骑上，用两只手顺着贼人陆丰的肚子往上推水，就见贼人一张嘴，哇的一声，吐出不少清水来，跟着又把陆寅的水与他推出来。然后老英雄蹲在二寇的旁边观看，等候他两个人苏醒，还是会水的先缓过这口气来，老英雄于洞海就见陆丰哎呀呀的一声，缓过这口气来，于爷跟有拿起绒绳，趁着他还没明白过来，把他四马倒攒蹄捆好，将捆完了陆丰，就在这个工夫，陆寅也缓过这口气来啦，随手于爷又把陆寅捆好，复又用绒绳儿把两个人的腿捆在一处，就势往起一扛，扛在肩头，顺着山头小道儿走下这个山峰，直奔前面。就在这个工夫，猛听得前面大寨之中喊杀之声，震动山岳。

书中代言，就皆因于成于洞海暗地追赶四寇，走后那个时候，正是童林在大寨前与三寨主殷奎动手之际，三停分水狼牙铡，铡沉力猛，童海川的双铖神出鬼没，二人战在一处。不可开交之时，到了童林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见三寨主殷奎殷天豹猛勇异常，自知不能力敌，莫如用巧妙招数将他结果性命。想到这里，童林见三寨主狼牙铡离着自己肚腹不远，将双铖一抱，看准狼牙铡的尖子离着自己肚腹相近，用左手单铖鹅眉月牙枝的子尖一扰，正把狼牙铡的铡尖扰住，殷天豹见童林用单铖拿住自己的狼牙铡，自己打算用力往外一搬狼牙铡，把童林鸳鸯铖给搅撒了手，想的倒是挺

好，可没想到上了童林的当了，童林并不与他叫力，随着狼牙铡将钺往上一甩，殷奎的狼牙铡可就走高啦，童林趁式一上右步，右手钺跟着往里一递，月牙鹅眉枝的尖子，不偏不倚正扎在三寨主肚脐之上，耳轮之中就听叭哧一声，童林将单钺往上一提，殷天豹肠肚皆崩，童林给他来了个大开膛，当时三寨主撒手抛铡，死尸往后一躺，当时毙命。童林随手撤双钺，高声喊道："对面的贼人，那一个敢来"？童林这句话将才说完，对面大寨主听得真切，看得明白，今见三寨主一死，心中百般惨痛，自知后悔已迟，皆因听谷瑞一片言词，到如今七寨伤命，眼看着只剩下自己与谷瑞二寨主，就说是逃走，也无有意味，无奈回头，对二寨主谷瑞说道："二弟，你来看，若按我当初的主意，捆献四寇，两全其美，皆因听二弟你之言，方有今日之下，这都是贤弟自逞聪明，叫我如何办法"？谷瑞谷先知听大寨主埋怨之词，自己未免含羞带愧，遂高声说道："兄长不必为难，待小弟把童林结果性命，与七寨报仇雪恨，再作商议"。说着话亮金背鬼头刀，一个箭步，蹿到童林的面前，口中喊道："童林小辈休走，看刀"。说着话，摆手就是一刀，童林见刀临切近，用单钺往上一架，一上右步，用右手钺直奔谷瑞的胸膛，谷瑞自知不好，撤刀往后退步，焉想到童林双钺利害，童林见自己右手钺落空，遂急将左腿向上一迈，左手钺顺着谷瑞的小腹，只往上一推，谷瑞焉能躲的开呢？只听叭哧的一声，红光崩现，血迹迸流，谷瑞死尸往后一仰，童林趁势撤双钺将要唤大寨主答话。

就在这么个工夫，原来镇东侠侯庭手中提剑，已与大寨主马彪马云龙杀在一处，因为大寨主马彪看见谷瑞与童林动手，恐怕不是童林的敌手，顺手由喽兵手内接过虎尾三节棍，

打算协力相帮，将蹿至大厅之前，这边侯振远早就提剑迎上前去，口中喊道："汝等休要双战吾弟童林，待我来将你结果性命"。说着话，提剑向前，马彪见侯振远迎将上来，不由得气冲牛斗，口中说道："老儿休要逞强，看本寨的三节棍取你"。话到，人到，兵器到，三节棍直奔侯庭的顶门砸来，侯振远见棍来的甚急，身形向左一上步，用宝剑向大寨主的手腕便截，大寨主将三节棍往回一带，打算要把侯振远的宝剑带撒了手。焉想到侯振远宝剑往下一抵，趁势一转腕子，剑使转环，随着架式宝剑换手，这一招叫仙人摘豆，大寨主见侯振远身形向右一转，自己打算换招，未想到侯庭的宝剑来的甚快，自己打算要躲，未能闪开，宝剑的剑尖刺入咽喉，当时翻身栽倒，鲜血崩流。

镇东侠见九寨俱已丧命，分咐后面众人捉拿盗宝的二寇，云南的两个要犯，众人分头往四下里追赶，那里有一点踪迹，此时喽兵四散奔逃，镇东侠手中提着宝剑，向众小弟兄们说道："只可捉拿四寇，不准伤害喽罗兵的性命，任他们脱逃"。工夫不大，众小弟兄们俱都回来，站立大厅之下，口中说道："启禀老师得知，我们四下追赶，并未见着四寇的踪迹"。镇东侠闻听此言，不由得自己叹了口气，口中说道："为因捉拿四寇，又多杀铁善寺的门人，像这样事，本非侯庭情愿"。又吩咐众人检查检查，这里面还有谁未曾回来？大家一调查这里面，只短少长臂昆仑于老侠客，侯振远问道："你们众人可曾看见于老侠客没有"？这句话尚未说完，旁边孔秀答言说道："师伯若问，据徒儿我想，老人家上了年岁了，年老力衰或者也许死於喽罗兵的手中"。镇东侠闻听孔秀所说的话，不像人话，不由得动怒，口中说道："你这孩子还要说甚么！可恶，还不后站"。孔秀不

敢答言，只得向后倒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西边夹道有人哼咳着说道："哎呀，累死我了"。众人闻言，举目观看，并非别人，正是老侠客于成于洞海，肩头上扛着水淋淋的两个贼人。

书中暗表，于洞海扛着两个贼人，由后山而进来的，是后寨寨门，赶到进了后寨门，于爷就知道前边事情完啦，皆因看见喽罗兵往四外奔逃，于爷这才由打西夹道，转到前面聚议分脏厅之前，于爷早就看见死尸横躺竖卧，他顺着台阶来到大厅，将拿住的陆寅、陆丰就往地下一扔。此时镇东侠、童海川等众人俱都看的明白，惟有童林心中暗想着：还是老人家替我分神，如今拿住盗宝的二寇。想至此处，迈步向前，口中说道："老人家，帮着小弟捉拿盗宝之贼，叫小弟我"，刚说到我字这儿，举目细看，拿住并不是韩宝、吴智广，乃是陆寅、陆丰，童林看到此处，不由得一怔，就听于老侠客说道："童贤弟，这次我对不过你，皆因是我把算盘打错啦，拿住了两个淫贼，日后我必有对的过你的那一天，我拿不着盗宝的两个贼，我决不回家"！镇东侠在那边早就看明白了，遂向童林说道："既然是老人家跟你这旁说，你赶紧谢谢罢"。于爷接着说道："侯贤弟，不用拿话把我拴住，我还是说了就算，没有说了不算的事"。他们老哥儿几个虽然是在这里说话，金眼鹰孙亮与李英李士钧，早就看明了老英雄拿住了云南的二寇，不由得心中暗喜，一齐抢步向前，冲着于爷行礼，口中说道："老侠客，拿着云南的要犯，李英可以得回故里，乃是你老人家所赐"。孙亮接着说道："老侠客，拿住云南十八条命案两个贼人，孙亮可以销差一家团圆，俱都是老人家的成全"。于洞海接着说道："你二人不必致谢，这是你们两个人赶上啦，总是我一时把算盘打错，也是这两个贼人该遭官

司”。回头又向童林说道：“事情已然至此，你打算怎么办呢”？童林接着问道：“您说的是甚么事呢”？于爷看着童林笑嘻嘻的说道：“你这个人怎么不明白哪？如今山上这么些条人命，就能算完了吗？不是得在本地面报案吗！要依着我的主意，山上所有一草一木，咱们别动，叫李英、孙亮在本处沅陵县，报案请兵抄山，咱们大家回店，让他们办他们的公事，就此起差事，与咱们无干，你想这个主意怎么样”？童林闻听此言，连连点头，口中说道：“老侠客所见极是”。镇东侠在在旁边听着点头。于爷这才吩咐李英、孙亮，把云南的两个贼扛起来，一同大家起身。于爷一边由大寨内往外走着，一面背叙方才捉拿贼人前后的情由，众人说着话，来到船坞，一看船坞左右有的是船只，群雄一齐上船，命小弟兄们驾船，由船坞起身，出离金银烂石岛，穿着芦苇直奔沅江的南岸，少时到了江岸，把船只摆好，众人弃舟登岸，再一看沅江江岸上的人可是多啦。

书中暗表，皆因山内势败，喽罗兵四散奔逃，本处住户听说此事，各处一探询，方才知晓本镇店内住着三侠，率众破山，这个热闹谁不愿意看看哪！胆子大的差不多的，都要到江边上看看，因此看热闹的越聚越多，所以江岸上的人都满了。三侠客也不理会，带着众人回店，来到兴隆店门首，直奔里面上房。童林伸手启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贝勒爷与二侠侯杰正在谈话之际。书中代言，贝勒爷就皆因昨夜晚间，三侠带小弟兄们前往金银烂石岛，破达摩堂，至今日清晨未见回信，贝勒爷因此放心不下，所怕的是三侠势孤人单，受山内贼人的暗算，贝勒爷打算与二侠相商，命侯二爷带领众人前去接应。就在这么个工夫，贝勒爷见竹帘一起，三侠由外面率众人进来，贝勒爷这才放心，遂欠身向童林问道：“海

川，山内之事如何”？童林闻言，带笑走至贝勒爷面前，遂与贝勒爷把大破达摩堂战死九寨，于老侠客误拿二寇，前后的情由细细的回禀了一遍。贝勒爷这才明白前后一切的事，贝勒爷细一看果然李英孙亮不在面前，知道他们直奔沅陵县报案去了，贝勒爷这才叫伙计与众人打水，众人净面已毕，散坐吃茶。贝勒爷又细问山内的情由，三侠与贝勒爷彼此谈话。就在这般时候，店里伙计由外面启帘笼进来，向众人说道：“那位侠客姓侯？那位姓童”？童林接着问道：“甚么事”？伙计接着答言，说道：“外面有一位和尚，求见二位侠客”。童林不容侯庭答言，口中说道：“你把他请进来”。伙计出去工夫不大，童爷就见伙计启帘笼，后面跟着进来一个和尚，看这个和尚年纪约在四十多岁，身穿灰色僧衣，月色衬袍，足下胖袜僧鞋，往脸上观看，青虚虚的脸面，新剃的头，青头皮，有一点尖头顶，两道细眉，深眼窝子，小眼睛，大鹰鼻子，薄片子嘴，两耳无轮。进得门来，笑嘻嘻向众人合掌问讯说道：“那一位侠客姓侯？那一位姓童”？童林接着说道：“我姓童单字名林”。又用手一指镇东侠说道：“这位姓侯，单字名庭，和尚你有甚么事？当面讲对”。和尚闻言，不慌不忙，笑嘻嘻由打子孙袋内取出一封书信，双手递与童林。童林接过书信，随手将书信拆开，举目观看。这封书信，甚么叫作书信？分明就是一通战表，由这封书信引出一段铁善寺九月重阳天下英难会，双猛战四寇，小火神智烧五龙火祖，于洞海大闹重阳会，许多的热闹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白马河众侠逢隐士　甘家堡童林喜收徒

话说童林接过这封书信观看，原来这个和尚是云南狐耳山铁善寺里面的小和尚。这座铁善寺是多年的古刹，先有的铁善寺，后有的少林寺，这座铁善寺当初老方丈上亚下然，人称水晶长老，武术闻於寰宇，掌中鹿角棒，天下皆知，门户又大，徒弟们各省皆有，堪称武术的大家。本庙是一个大长住庙，再者十方长住，又不能收徒弟，他有两个练武的师侄，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在庙内充当监寺，这两个人深得亚然僧的欢心，因此亚然和尚把自己平生的武术，传授他们两个人，这两个人名望这一大，未免收的徒弟就多，因此各方练武术的俱都投奔铁善寺，拜济慈、济源为师，学习各样的武术。其实徒弟多倒不要紧，也就当选择选择，济慈还好一点，惟有济源所教的徒弟，作甚么事的都有，占山的山贼也有，偷盗窃取的也有，简直的乱教匪人。亚然和尚一看，多年清静的庙场，被他们两个人闹的太不像样子啦，此时要管，又恐怕闹出来笑话，若要不管，实在看着下不去，老方丈实在无法，想了一个主意，自己把庙让於两个师侄，自己带着一个练武术的徒弟，名字叫法正，外号人称叫金面韦驮，退避在下院极乐禅林。老和尚把庙交与他二人，打算图一个清静，不管庙内是是非非，任凭他们两个人在庙内去糟，爱糟到甚么样子，糟到甚么样子。这个主意不是好吗？其实错就错在这一步位。这个庙原来是十方的长住，本不应当收徒弟，

承继庙产，如今把庙给了两个师侄，那不就成了子孙院啦吗！虽然是两个徒侄不肖，究属是亚然和尚纵祸，紊乱清规，败毁佛经佛法，以致庙内结交匪人，设摆重阳会，暗藏十条绝户计，与童林、镇东侠为仇作对，多年的古刹，险些变作瓦砾之场，只皆因老方丈一念之差而起，这是书中代言。

这封书信童林接过来观看，书皮上面写得是：呈侯童二位侠客勋启，下首一个硃红戳记，是铁善寺拜　，后面的封口，童林把书信拆开，取出信笺，举目观看，上面写的是：久慕二公如仰瞻泰山北斗，太湖要镖孟恩等得回铁善寺，清水潭之役三寨得保馀生，实出二位侠客所赐，久闻童侠客兴一家武术，掌法特色，镇东侠剑术精奇，是小僧素所仰望，今特奉书，相请二公，於九月重阳日驾临敝刹，小僧得睹尊颜，畅叙一切，以慰终日渴想，若肯赏驾，早赐回函，盼望之至，专此奉上，草草不宣。主持济慈济源和南（出家僧人合掌问讯，名曰叫和南，不是和尚二字，千万不要误会）。童林将书信看毕，并不与和尚接谈，回头告拆店房的伙计，预备文房四宝伺候。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将纸笔墨砚预备停妥，放在桌案之上，童林援笔伏肩，一挥而就，将回信写完，装在信封之内，封好了封口，然后将原书合在一处，向和尚说道："未领教这位师傅上下"？和尚答言说道："小僧上法下本，铁善寺庙内出家"。童林闻听，点头说道："既然如是，有劳阁下，回去替我二人多多拜上方丈，你就说原书不敢领受，当面璧回，九月重阳必到，决不爽约，恕童林不送"。和尚伸手接过书信，含笑合掌告辞。在旁边镇东侠观看童林打发和尚去后，用目看着童林，老侠客是一语不发，皆因镇东侠知道童林的心意，只皆因铁善寺门人弟子与童林为仇作对，不过

受小人的蛊惑，与童林争立门户的起见，此次书信相约重阳相会，明知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此次书信来到，童林决不能稍作迟钝，若要书信答迟，就把一世英名赴於东流。明知道童林想开了，先赴重阳会，后至八卦山，八卦山相离铁善寺不过五六十里，若要是重阳会两位和尚以礼貌相待，万事皆休，倘若是恃强无礼，不得已以武力相见，童林亮双钺与铁善寺决一死战，胜的了铁善寺，即或不另兴一家武术，也可天下传扬童海川之名，倘若是胜不了铁善寺的门人弟子，童林宁死在铁善寺，不死在八卦山，童林的心意早就被镇东侠看破。侯振远不阻拦童林赴会，老侠客心内的思想，与童林稍有一点差迟，童林不过是奉旨带罪捕盗，童林若要命丧铁善寺，日后有国家与他报仇，镇东侠是交友的性质，为友则生，为友则死，老侠客未出巢父林，就知道这一场混水与童林趟在一处，不过是为友尽义，这是镇东侠的思想。贝勒爷也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情形来啦，只是从中不好答言，这里面心里难受。可就是于洞海于爷，为访童海川来到龙潭镇，赶上了破达摩堂，金银烂石岛九寨倾生，山中事毕，老侠客可以告辞回家，以度晚年，重阳会的请书又赶上啦，自己怎么能说告辞回家呢？一百零一岁的人心里头这一份的难过！真是酸辣苦甜咸甚么滋味全有。老人家坐在那儿低头不语，手揪银髯，侯振远明知道老人家心中难过，遂走至面前，口中说道："老侠客，此次金银烂石岛这一场事叫老人家跟着分心受累，天幸事情完毕，如今我们欲赴重阳会，老人家偌大的年岁，就不必跟着我们远路的奔驰，请老人家早些个回家静养的为是"。于洞海将镇东侠的言语听完，明知道侯振远是反激自己，仰面看着镇东侠点头说道："我曾应允童林拿不住二

寇，我决不回家，有甚么事我都得算着！你就不必往下多说啦，我是早就认了命啦”。贝勒爷闻听于老侠客之言，不由得要乐，又听于洞海向镇东侠说道：“重阳会我是一定前往，可有一件，赴会可都是咱们谁去呢”？侯庭闻听，遂向老侠客说道：“既要是前往赴会，也无非就是你我三人前往，别人岂敢劳动哪”？于成闻言，点头说道：“这倒好，除去你我与童林之外，可就没有别的人啦”。侯振远一听老侠客之言，话内有话，急忙接着说道：“小弟一时愚见不明，老人家若有相当的主意，侯庭愿闻高论”。于爷将话听完，看了看童林，瞧着镇东侠，说道：“侯贤弟，既是你这么说，我倒有个主意，说出来不定是与不是，如若是不合乎情理，咱们是再改方针”。侯振远接着说道：“老人家请讲，我等愿闻”。于爷未曾开言，先用手向西一指，说道：“据我想此次重阳会，他们庙中必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名目叫重阳会，这内中分明是与童林童贤弟争夺门户的起见。他既设摆重阳会，据我想他们决没安好心，他们既然是各处请人，可见得是以人多势众，到了九月重阳，就是咱们三位一同前往，里面没有意外的变动便罢，若有了意外的变动，明显着你我弟兄势孤人单，再者说，也让他们弟兄看着咱们弟兄不好看，咱们三个人，好歹外面也称呼咱们是个侠客，真个的赴会，就是你我他吗？让人家看着咱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在你我弟兄脸面上也不大甚么好看。我打算跟你们哥儿俩商议商议，先叫海川说，然后侯大弟你说，咱们也把得意的朋友，约上几十位。到了九月九那一天，没事便罢，无非请他们几位与咱们弟兄充充光棍，也叫铁善寺庙内的人看看，他们认得穿红的，咱们认得挂绿的，这些位朋友往那里一坐，也是你我弟兄的威风。真

要是话不投机，当场武力相见，咱们是多一个朋友，多一面威风，多一位良友，多一条膀背，那时亮军刃帮助你我弟兄动手，也叫他们铁善寺知道咱们三位侠客的朋友，那一位也不好惹。真要是就是咱们三位前往赴会，可见得咱们妄称侠客，素日连一个朋友也没交下，岂不是叫他们小看咱们吗”？于洞海将这篇话将才说完，贝勒爷在旁边答言，口中说道：“于老侠客，说的话深谋远虑，这个主意想得很是，我是极端赞成，这可就应了那句话啦，食酒千日，不可一日而不醉，用兵千日，不可一日而不备”，总是防备为是，据我想就按着老侠客这个主意很好”。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说道：“贝勒爷有所不知，只皆因我累次劳动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此次重阳会分明是杀人的战场，侯庭再不忍又劳动良友，赴汤蹈火”，这句话未能说完，于成在旁边接着说道：“侯大弟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行侠作义，讲的是，自己原无事，只为他人忙，何况是良友，这也没有甚么说的，这么办，叫伙计预备文房四宝，咱们开个单子，咱们先把群雄的名字誊写下来”，镇东侠闻听，只得应允，吩咐伙计预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于洞海将墨研浓，然后擎笔，把纸张铺好，看着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把你的朋友说说，都是哪一位？先从你这儿写”。童爷微然含笑说道：“老人家，我的朋友不算你老人家，就是侯氏昆仲”。于爷闻听，心说：这倒得，他就是认得我们。遂带笑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休要取笑，你自己再想想，有几位良友”？童林接着说道：“我自从出世以来，所有的朋友，都是由我振远兄长他老人家介绍，那里有甚么朋友呢？我可想起两位来，我有一位亲师兄，是一位和尚，现在扬州钞关街龙泉寺主持，名字叫普照，外号人称长眉长老，

铁臂禅师，还有一位也在钞关街玉顶九龙观，本观的观主，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外号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于爷接着说：“我就把他们二位全写上啦，还有谁”？镇东侠在旁边答言，说道：“我想起两位来，扬州清水潭望潭庄二老，陶润陶少仙，神手东方朔，陶荣陶少峰，狸猫草上飞。还有我两位盟弟，一位常州的苗润田，一位瓜州的张子美，并有各镖局子的老师傅，镇南镖局，镇远镖局，镇海镖局，远东镖局，永发镖局”。这三位在一处一开这个单子，把单子开出来，于爷出的主意拿到外面刻字铺，预备红白帖，按住址开的是九月初旬在狐耳山下黑熊镇，镇南客栈杯茗相侯，明天就要印好，馀外另开手摺子，南北分路，好让他们去请人，把事情交派下去，这才大家休息。顶到晚晌，大家用完了晚饭，李英、孙亮进来，与三位侠客禀辞，明天由县内押着 击寅、陆丰回云南府归案，贝勒爷无非问问他们的盘费，李英、孙亮只得回禀贝勒爷，盘费充足，不敢再为劳动，二人将话说完，这才告辞起身。暂且不表李英孙亮，单表的是长臂昆仑于爷，与群雄晚间计议如何赴会的宗旨，也就是大概谈了一谈，顶到晚间，各自安歇，一夜晚景无事。到第二天，外面伙计把红白套帖拿进来，交与于洞海，于老侠客这才吩咐把蝎虎子白亮，与王三虎叫进来，把两个单子与他们分开，拿着套帖，赶紧分头请人，告诉千万别误九月九日重阳大会，二人领命，镇东侠与他二人多带路费，分头请人去了，暂且不表。

单表贝勒爷与三位侠客带领众人，又住在店内休息一天，把店饭账算清，这才由店内大家起身。这一走在大道上，人可就多啦，贝勒爷与三位侠客，镇东侠的四位徒弟，侯二爷带着五个徒弟，连同司马良、夏九龄、孔秀春芳、牛儿小子

一同由店内起身，顺着大路一走，行路人不差甚么都要看一看。真是胖的真胖，瘦的真瘦，高高矮矮，丑丑俊俊，等等不一，说话那一省的口音都有。可是一样儿好，走在道路之上，可把个牛儿小子管住啦，要没有童林跟贝勒爷，就是牛儿小子大家谁也惹不起，这么一来，牛儿小子饿啦，也不敢嚷，渴了也不敢说，在路途之上，只好跟着走路。皆因童林捕盗的日限甚紧，大家不敢耽搁，只得在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往下赶路，非只一日。这日正往前行走，皆因大家贪赶路程，错过了住店，天气可就不早啦，已然掌灯时候，牛儿小子在后头跟着腹中饥饿，又不敢高声说话，贝勒爷肚中也觉着饿了，一看月亮还没有上来哪，此时贝勒爷可就与童林说道："海川，看着天可是不早了，但不知此处可有村庄镇店？咱们寻个宿头才好"。童林闻听贝勒爷之言，只得用手打着凉棚，向正西观看，就见正西的上面离着不远，黑暗暗，雾森森，看着好像庄村，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老人家观看前面好像村庄，莫若你我紧走几步，到镇店上找着店房，大家投宿"。贝勒爷听童林之言，只得迈步向前紧走。不大的工夫，贝勒爷带着众人来到东镇口，举目向镇店里观看，就见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街道上，虽然是有人，倒是不多。皆因是乡村的景况，与大商埠又不同啦，一到了天晚，街面上人可就少啦，贝勒爷在头前走，往西寻找店房，直走到西村口，也没看见一家店房，只得又走到东村口，仍然还是没看见。其实这个村庄里有店，都在后街呢，贝勒爷他们那里知道呢？这是书中的代言。

贝勒爷此时站在东村口内，遂与于老侠客商议，口中说道："老侠客，您看此处没有店房，咱们在何处投宿呢"？于

爷闻听贝勒爷之言，用目观看在坐北向南有一家人家，看着房间不少，遂向贝勒爷说道："此处虽没有店房，咱们可以在本地财主人家，借宿一宵，明天再行也不要紧，贝勒爷您想怎么样"？贝勒爷闻听，说道："那么看，咱们到那里投宿去呢"？于爷向北面一指，说道："此处大户人家必有闲着的房屋，咱们不如在此借宿，明天再行"。贝勒爷顺着于爷的手向北细看，原来坐北向南头一家，一片砖瓦房，正当中清水脊的门楼带门洞，两扇黑门红门心，上面写的字，看不真切，门口两块上马石，西边是四棵小槐树，俱都用砖圈出来的圈子，围着这个房儿还是盖的挺齐整，底下是虎皮石的下截儿，上面是整砖到顶，灰砌灰勾，灰灌浆，靠着东边的栅栏门，大概是马号，靠着大门门洞西边，有一个后窗户，由里面射出来的灯光亮儿，大概许是门房儿，若要是在乡村里，有这么一所房，也就算是很讲究啦。贝勒爷向于老侠客说道："咱们若要打算在这里投宿，可是那位前去叫门哪"？于爷带笑，向贝勒爷说道："谁叫门那倒无有关系，就是咱们的人太多，他一看见这些个人，他就许不敢留宿"。贝勒爷闻听皱着眉说道："那么怎么办呢"？于爷说道："不要紧，我倒有个主意，叫侯二弟带着他们大家都在这槐树圈后面躲着，叫门投宿就是咱们四位，只要本家一留咱们在此投宿，那时众人跟着进去，也就没有甚么说的啦"。贝勒爷一听这个主意，也倒很好，回头跟二侠客把话说明，侯二爷带着众人够奔槐树圈后面躲避。这里于爷出主意，叫镇东侠上前叫门，镇东侠点头带领童林、于洞海、贝勒爷够奔大门的台阶，镇东侠上了台阶，用手叩门，口中说道："里面有人没有"？连叫两三声，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那一位"？侯振远在外面接着说道："我们是行路之人，

欲在贵宅讨一个方便”，又听里面说道：“您稍候一候”。镇东侠只好在外面等候。工夫不大，隔着门缝就见灯光亮儿一闪，里面有振关之声，“呼隆”一响，门分左右，镇东侠举目观看，就见门洞内放着一盏手提的纱灯，迎着门站着一人，看那样儿是家人的模样，年约四十馀岁，身穿蓝布褂，脚底下白袜青皂鞋，脸上带着忠厚的样子，向镇东侠说道：“方才那位叫门”？镇东侠接着答言：“方才是我惊动阁下，皆因我们是行路之人，错过了镇店，打算在贵府上借宿一宵，明天早行，望本宅主人方便方便”！对面之人带笑说道：“这个您可多要避屈，我是本宅的下人，我可不敢作主，您暂时在此避屈，容我禀明我家员外，再往里迎接”，侯振远闻听：“说道，那么着有劳贵管家通知一声，千万要美言”，管家道：“那么您在此等候一会”。说着话，人家把门关好，够奔里面去了，工夫不大，就听门内脚步声音，灯光亮仍然一闪，里面有人说道：“投宿的现在那里”？又听有人接着说道：“现在外面”。说话间就听门插棍一响，呼咙一声，门分左右，镇东侠举目向里面观看，就见由打里面方才那个人手提纱灯，后面还跟着两个从人，在后面的那一位，大概是本宅的员外，镇东侠举目观看，不由得暗中喝彩，此人好像貌，身量中等身材，高着一拳，生就得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臂蜂腰，外罩一件米色绸子长衫，内衬白绸子裤褂，足下白绫子袜子，青缎子云鞋，往脸上观看，年岁约有六旬开外，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神光饱满，准头丰隆，唇似涂硃，大耳有轮，白剪子股小辫，前面卸顶，颌下银髯飘洒胸前，不疏不密，根根见肉。看此人堂堂仪表，气度非凡，镇东侠暗含着喝彩：“好像貌”！镇东侠只顾观看本宅的员外。其实人家员外也看见他

们四位啦，看见他们四位，也是不由得心中羡慕。本来镇东侠站在对面，英雄之中含着一番的儒雅，于洞海百岁有零的英雄，站在那里含笑可掬，贝勒爷何等的威仪，童海川精神百倍，怀抱英风，人家员外看着他们四位也是各有特色。镇东侠就听员外向外面说道："方才是那位要投宿呢"？镇东侠含笑答言，说道："员外，皆因我们贪赶了路程，越过了宿头，走到贵宝镇，意欲在贵府借宿一宵，明天早行，房资量价不敢缺少"/员外闻听哑然而笑，口中说道："足下说那里话来？行路之人谁无一时不便，区区这一点小事，何必这样客气，请众位到里面吃茶"。说着话往后倒退，抱拳说道："请众位都到里面休息"。这位员外只打算就是他们四位哪，没想到就这一声，请众位不要之紧，树圈后头一齐答言："那么着咱到里面去休息去！"此时员外观看这一帮人，甚么样式的都有，也不好不让他们进去，只得叫家人在头前引路，把群雄引进垂花门，来到大厅。贝勒爷看着倒不稀奇，惟有镇东侠往院内留神细看，一进垂花门左右两旁抄手的游廊，正当中的大厅，大厅头前的抱柱，上面挂着对联，皆因天黑，看不真切，门口挂着虾米须竹帘，屋中银烛辉煌。众人看见，家人起帘笼，众人来到大厅，原来这座大厅，是一座过厅，明三暗九，前出廊，后出厦，迎着面六扇围屏，上面俱都是名人画的花卉，当中一张圆桌，四周围的圈椅，西面摆列着书阁子，飞着各种的书柬，靠着东面的醉翁床，前槽窗棂下摆列着茶几杌凳，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

众人来到屋中，往两旁一闪，就见这位员外冲镇东侠抱拳说道："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来在敝处，有何公干"？侯振远抱拳说道："不才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单字名庭"。这

位员外闻听往后倒退，上下打量打量，口中说道："阁下莫非是山东的镇东侠么"？侯庭答言说道："正是不才侯庭的草号"。员外闻听，说道："久仰大名，今幸得见"，又向于爷问道："请问阁下贵姓"？于爷答言说道："小可山西太原府的人氏，姓于名成，草字洞海"。员外闻听，接着说道："阁下莫非就是西方长臂昆仑飘然叟么"？于爷接着说道："正是老朽的贱号"。那员外又向童爷说道"，我还未领教这位"，童爷接着说道："小可乃京南霸州的人氏，名字叫作童林"，员外跟着说道："阁下莫非杭州立擂掌打法禅，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么"？童爷接着说道："不敢，正是小可的草号"，员外看着贝勒爷说道："这位我尚未领教"，贝勒爷带笑说道："小可胤祯，北京的人氏"，，贝勒爷话未说完，就见这位员外向前抢步，撩衣拜倒，口中说道："我打量是那一位，原来贝勒爷大驾光临，恕民人未能远迎，当面请罪"，贝勒爷赶紧抢步，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这位员外休要折我的草料"，伸手把这位员外搀起来，请问员外贵姓高名，就听这位员外说道："不才乃南京如意桥的人氏，姓甘名雨，草字凤池"。于爷在旁边答言："阁下莫非是江湖人称化地无形隐逸侠就是阁下"？甘雨答言："不敢，正是贱称，是我实不知侠客大驾光临，恕我款待不周，当面请罪"，于爷在旁边答言说道："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于爷话可是这么说，贝勒爷可不知道这位甘雨甘凤池的来历。要论起来，这位凤池甘雨他乃是大明朝功勋世胄，甘国公之后，这就是当初施朗施侯爷献台湾之时，甘国公甘英甘辉父子殉国，那时嗣王朱克爽捧玺绶归降大清，那时节甘雨凤池正在年幼，跟随老家人甘禄逃出台湾省，投奔娘舅家中，他娘舅

名叫谢秋山，在他娘舅家中扶养，后来得遇二位剑客，这二位剑客是嵩山的周浔，外号人称云龙九现，还有那陆民赡，外号人称英雄得路，把甘雨带至在申江龙华寺，学艺二十年，这才奉师命回镇江省亲。以至到了镇江，他娘舅已然故去，这才巧遇白太官为媒，把飞山虎陈圣之女许与他为妻，自己迁移在南京如意桥居住。后来生了一子名叫甘虎，还教了些个徒弟，内中有一个徒弟名叫秦亮，外号人称粉翅蝴蝶，皆因他年青秉性不稳，在本地南京采花，此事被甘雨甘凤池知晓，欲要将他捉住，整理门户，焉想到秦亮早就得信远逃，甘雨自己想身为侠客，自己的徒弟在本地采花，脸上太不好看，非得将徒弟捉回，当众发落，这才自己带好兵刃与沿途路费，各处寻访，并未访着徒弟的踪迹。可巧走至在此处，这个地名儿原叫白马河，原先是云南的驿站，本处没有几户人家，此处土地肥沃，自己无面目回南京，打算在此处落户，随后把家眷接了来，拿出了不少的银两，在本地修盖房屋，招募四方的游民，安设街道开设大小的买卖，整理本处的庄院，整整三十余年。这个庄子名儿叫甘家堡，开垦种地，与本处完纳租税，这个庄子里头买卖有他老人家多一半，现在庄中足有两千多户人家，所有本庄子里住户没有不会武术的，都是甘凤池的亲传，还教了许多的徒弟，所以就为保护村庄的起见。这个庄子丰富之极，远近都知道白马河甘家堡，老人家在外创荡这么些年，江湖人送外号化地无形隐逸侠，这个名誉天下皆知，如今年近七旬，在乡中称为富家翁，若不然，所住的房间并非是小家子的气象，仍然不失大家风度。贝勒爷如何能知道他的来历呢？所有是在江湖的侠客，差不多都知道甘凤池的来历，乃是两位剑客的高徒，如今是避居在此，若

不然于爷怎么会说出这么两句话来呢，皆因都是绿林的侠客。这是书中的代言，若按别家小说，净提甘凤池，不提他的名字，还倒不要紧，惟有提甘凤池到康熙五十四年，还说他廿馀岁，於理想上太不相符，不但是甘雨甘凤池的名字不对，到后套有一位剑客，也未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那一位呢？就是烘动全国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一位剑侠，吕晚村是也，其实此人也不叫吕晚村，皆因著者为这一个人的名字，实地去调查，此人乃是浙江绍兴府的人氏，姓吕名叫景山，字表留良，别号人称晚村先生，所以别家小说都叫人家吕晚村，其实人家别有真名、就是如今在浙江绍兴府，一打听人人皆知。这虽是闲话，不得不表白表白，说到书的后文，这位老剑客还有二次出世，故把此事略言大概。

书表前文，甘凤池皆因耳内早就灌满列位侠客的英名，又有人报告哆罗贝勒与众位侠客聚会一处，若不然今天怎么敢冒昧认贝勒爷呢？彼此大家相见已毕，甘雨请贝勒爷上坐，众位侠客按次序落坐。自己末坐相陪，命家人献茶，自己陪着谈话，长臂昆仑于爷抱拳向甘雨说道："是我等久闻老侠客之名，不知何时迁移在此？是我等敢问"，甘凤池长叹了一声，遂把自己在南京如意桥居住，所遭所遇，如何迁移在白马河甘家堡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问："于老侠客因何偌大的年岁，不在家中静养，因何来到敝处？甘雨也要请问请问"，于爷也对着甘雨把二次出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甘凤池又问了问镇东侠，彼此大家谈话。只顾大家谈话不甚要紧，旁边的牛儿小子可把肚子气鼓啦，皆因牛儿小子早就饿啦，实指望投宿，来到人家进门就吃，方才可心，没想来到大厅净说不吃，牛儿小子可真饿急了，肚子里头咕噜吐噜直

响，在旁边着急说道："你们大家净顾说话不要紧，牛儿小子我饿的实在受不了啦"！于恒这一嚷，闹得童爷好不得劲，将要嗔怪于恒，就见甘凤池站起身形，口中说道："我们大家只顾谈话，却忘了众位未曾打尖，实在是有罪"，说着话，告诉手下家人，调摆桌椅，预备酒饭，家人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又唤进四名从人，跟着调摆桌椅，擦抹桌案，放好杯箸，就在过厅之内，摆好了三桌，禀明员外。甘雨这才站起来让坐，头一桌是贝勒爷与三侠侯二爷，甘雨相陪，执壶把盏，西边这两桌，小弟兄随便入坐，屋中灯烛辉煌，可称一时之盛。大家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甘凤池停杯不饮，向童林问道："是我久闻童侠客之名，今幸得见，但不知童侠客由敝处经过，意欲何往？甘雨敢问"，童林闻听，遂即说道："甘老侠客若问，童林与众位兄长由此经过，欲往狐耳山铁善寺，赴九月重阳大会，不想与阁下在此邂逅相逢，真是三生有幸"。甘凤池将童林的话听完，点头说道："童侠客，铁善寺的重阳会去也可，不去也可"。童林听甘雨的话内有音，遂即问道："老侠客莫非重阳会之内，有甚么差错"？甘凤池被童林一问，自知失言，说道："童侠客，话我暂且不必多说，您稍为等一等，"说着话，站起身形，够奔正西的书阁子，来在书阁子近前，伸手将抽屉拉开，由打里面取出来请帖一封，拿到桌前，双手递与童林，说道："请阁下观看便知"。童林接过来观瞧，众位侠客也探头观看，原来是铁善寺重阳会的一封请帖，童林拿着这封请帖，心中暗想：甘凤池被请，他必是铁善寺的人啦！遂即问道："老侠客，既受铁善寺相请，童林也不敢再说别的话了"，甘凤池摇着头说道："童侠客，这话说的不对，大凡你我行侠作义之人，护庇的是理由，可不

能以私人之意见作事，内里的情由我许多的不知，我还要与童侠客问一问，铁善寺因何设立重阳会，请二公前往”？童林闻听，用手一指镇东侠，说道：“所有之事也不用童林我仔细言讲，教我老哥振远替我说一说结怨的理由”。甘凤池未及开言，镇东侠在旁边，遂就把太湖要镖，清水潭义放三寨，前后的理由，细说了一遍。甘凤池将话听完，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您也不必往下说啦，这个理由我早就听明白啦。这个铁善寺的和尚，不过是受徒弟们的蛊惑，小人的愚弄，不加详察，设摆重阳会，也是我方才一时失口，皆因什么我失口呢？所以看阁下乃是刚强正直的君子，铁善寺重阳会的细情，我可不知，我就知道给我下请帖的那个人，也是本庙的和尚，他的娘家姓杨，他的名字叫法本，他把请帖交与我的时候，言语之中透着含糊，我与法本论私交，他是我一个盟侄，我这才暗地盘问於他，他始终也未与我说了直情。到如今，我心中仍然是犹疑不解，我恐怕重阳会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我又不知你们两造的情由。今在此得见阁下，我才知道你们两下前后的始末，既然他们庙内不怀好意，我倒有个主意，童侠客既应允他们赴会，焉能不往呢？我在您未起身之前，先行几日，我先到铁善寺，明着是协助铁善寺，暗中我在里面卧底，我把庙中的事情打听明白了，童侠客在何处驻足，我前去与侠客报信，咱们好作事前的防备，童侠客您想这个主意怎么样”？贝勒爷在旁边一听心说：海川真走运，到处都有贵人。贝勒爷想到这里，遂向甘雨说道：“老侠客，这份意思也就很难得的啦，海川你先谢谢，就势告拆老侠客，我们是滇南客栈的约会，还有几位朋友”。甘凤池接着说道：“那么着，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啦，童侠客你就放心吧”。说着

话，天可就不早啦，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二更了，甘凤池也知道众人一路劳乏，莫若早些个吃完饭，好安歇，遂吩咐家人预备饭菜，工夫不大，饭菜齐上，大家用完了饭，把残席撤去，净桌面献茶。甘凤池一面吩咐把东西厢房腾出来，叫众小兄弟们安歇，又告诉家人明日早晨给众位侠客预备打早尖，家人答应外面预备，然后甘凤池请贝勒爷在东边醉翁床上安歇，所有的一干侠客俱都是打坐安眠，迎着门儿放好了兀凳，先把贝勒爷安置睡觉已毕，然后叫家人们都出去，这才请于爷上坐，于爷这才在迎着门儿的兀凳盘膝打坐，这边上首是镇东侠与侯二爷，下首甘凤池童海川，家人看主人打坐已毕，把桌案上灯烛熄灭，临出去的时候，把隔扇倒着带好。此时童林在兀凳上把两条腿盘好，脚心朝天，闭目合睛，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运用自己的内工，将才要睡着时，天也只在二更，猛听得在屋门口外有蹿纵的声音，来到门口。童林此时可就不敢睡啦，斜着目向门口外观看，猛见得隔扇向内一开，迎着面站着个人，两只手扶着隔扇的花牙子，向里面观看，童林看得挺真，看那份样儿，好像出家的和尚，头上蓝手巾罩头，身穿短僧衣，灰色裆棍裤，抄布扎腰，脚下胖袜僧靴，前后用绑绳勒就的十字绊，在肩背后勒着个刀鞘，右手握着刀，用两只手扣住隔扇牙子，童林看着明知道他是用手扶隔扇，隔扇随着一开，他是又怕隔扇响，他才用手一扶，童林虽然看明白了和尚，惟有甘凤池看着这个和尚，心里难过。

书中代言，原来老侠客认得这个和尚，不但这个和尚，外面还有一个，一共两个和尚，这俩和尚非是别人，正是铁善寺的两个知客僧，又是监寺的铁面伽蓝佛济源的徒弟，一个

外号叫烂头虎法铎，一个叫铁掌猴法广，这两个人干甚么来呢？这个事情发起，都皆因是太湖中山狮子寨，金头狮子孟恩元身上所起。只因镇东侠太湖要镖，剑斩并肋大蛇韩大寿，镜里兰花崔美，井底金蟾郝乐天，孟恩等收拾细软逃回铁善寺，恳请恩师下山，与他们报仇雪恨，若要依着铁面伽蓝佛济源可就要下山寻找童林镇东侠，与弟子报仇雪恨，还是方才紫面伽蓝佛济慈，再三的解劝，言说此事谁是谁非，调查明白，再报仇不晚，这算是把事情给押住啦。不料想清水潭的三寨，由罗烈带着同逃铁善寺，见着济源，放声痛哭，言说童林灭铁善寺山门，还有镇东侠助纣为虐，杀害他的全家，铁面伽蓝佛济源一闻此言，气冲牛斗，恨不能当时将童林镇东侠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济慈百般劝解，怎样相劝，也是不行，也就是万般无法，任凭师弟所为。济源这才与法铎法广商议，怎样报仇雪恨，法铎法广出的主意，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各路的侠客，剑客，与本庙的门人弟子，设摆重阳大会，暗藏十条绝户计，命人下书相约童林、镇东侠，定九月重阳前来赴会，就势将他等结果性命，为的是剪草除根。济源就依着法铎法广的主意，各处下请帖前去请人，无奈一件，庙内的人多不认得童林与镇东侠，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再者上何处与他们投递这封请书呢？这也是由法铎出的主意，打发杨法本下这封书信，知道童林够奔云南，迎着头下去，还不放心，法铎法广两个人商量好了，打算要下山认准了童林、镇东侠，到了重阳会那一天，好没有舛错，这就是他们商量的主意。法铎法广各自主意已定，各人收拾包裹，带兵刃，一路上迎着头走下来了，行路非只一日，这一日正往前走，迎着了杨法本，一问书信，杨法本这才将走至

在龙潭镇，打探得三侠带众人扫灭金银烂石岛，九寨丧命，他们住至在兴隆店，并自己当面投递书信，前后情由，说了一遍。法铎法广不听则可，一听这个信息，只气得钢牙乱错，口中说道："他们灭铁善寺山门，以先我还不信，如今九寨倾生，一定是他们与你我为仇作对，现下他们既然在店中居住，他们若要起身的时候，必由大道经过，你把那一个是童林，那一个是镇东侠，告拆我二人，我二人自有办法"。杨法本只得点头，他们三个人就在大道上小店之内居住。第二天迎着镇东侠他们走下来了，可巧正迎上童海川，一干群雄，杨法本一一指点明白，法铎法广打发杨法本回庙。他二人在后面跟下来了，若依着法广的主意，打算回庙，到九月重阳会再说，法铎是看不起童林这一干的英雄，打算是半路下手，把镇东侠、童海川的首级带回铁善寺，法广劝之再四，怎奈法铎不从，这两个人只得在后头缀下来啦，打算在店房下手，无奈到了夜间，童林他们人多，防范的甚严，无法下手。可巧童林这一日他们错过了宿头，这二人在后面跟随着童林他们，在白马河甘家堡甘凤池的宅投宿，这两个人在暗地看着甘凤池把群雄让至宅内。法铎与法广打了一个手势，.二人出了甘家堡的村口，找了一片树林，师兄弟两个人进了树林，看了看四外无人，法铎低声说道："师弟你看见了没有？小辈童林投宿在甘凤池的宅内，甘老员外可是都把他们让进去啦，甘老员外可是咱们庙内邀请过的人，莫若你我弟兄二人收拾紧衬利便，夜探甘雨的住宅，姓甘的他若是向着我们庙中，甚么话咱们也就不必说啦，如若向着童林他们众人，今夜晚间得便咱弟兄二人把他们的脑袋带走几个，回归铁善寺。师弟，你想一想怎么样"？法广闻言，点头说道："师兄，您说的也对，

莫若咱们就此前往”。二人商议妥当，这才把长大的衣服脱去，收拾紧衬利便，背后背刀，将长大衣服包在包袱之内，放在大树的树杈上。这师兄弟二人由树林出来，够奔甘家堡，进了东村口，来到甘凤池的东院墙，二人飞身上墙，往里面观看，原来是东配房的后院，法铎法广由这个东跨院蹿房越脊，直奔天井院。二人上了东厢房，扶着房脊往上房大厅观看，正赶上甘凤池款待群雄，桌案上杯盘零落，残席满案，正在谈话之际，二人在东厢房后坡正听，正值甘凤池打算要在铁善寺前去卧底，俱都被两个凶僧完全听去。法铎暗含着一打手式，二人跳在厢房夹道之内，法铎低声向法广说道：“师弟，你听见了没有”？法广点头说道：“我已然听明白了，幸亏你我二人前来，不然甘雨在庙内卧底，究属是大患，师兄您打算怎么办”？法铎说道：“不忙，等他们睡熟之际，你我弟兄再为下手，你甚么也不用管，就给我寻风”。他两个商议好了，就在夹道内等候，工夫不大，听村中更鼓双敲，天交二鼓，法铎在前，法广在后，由夹道南边转过来，往北面观看，此时人声寂静，上房屋业已安歇，把灯光早就熄灭，又听东西配房隐隐的呼声，惟有东配房北里间呼声如雷。书中代言，是牛儿小子沉睡不醒。法铎向法广一使眼色，就是叫他寻风，法铎回手亮刀，由院中向上房小厅台阶上一蹿，打算进屋中下手杀人。这就是自不量力，你不想一想，屋中这一干人都是什么样的艺业？他一蹿至在台阶之上，里面的众群雄早就都醒啦。法铎扭项回头看了看后面无人，这才伸手把帘笼卷起来，里面的隔扇是浮对着哪，他不知道，他算计着里面必上着闩哪，右手握刀，用左手一扶隔扇，不料想隔扇向里一开，他又怕隔扇响，这才用双手一托隔扇牙子，拿自己身子迎住

风口，举目向屋中观看，就见群雄打座安歇，就见童林在下手末座。和尚看见童林，暗中切齿恨不能将他一刀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一回手，自己搓步压力，打算把童林一刀扎死，其实童林早就看准了和尚，恐怕把和尚惊走了，打算稳住了再拿，就在这个工夫，惟有当中坐着的于成，于洞海，年老慎重，恐怕和尚伤着童海川，于爷故意冲着和尚一和气，可就把和尚给和气跑啦，于爷只说了一句："和尚才来呀"？和尚知道众人已醒，转身形向后面一蹿，童林跟着也纵出来了，后面众位侠客也都蹿在院中，童林插手不让众人向前捉拿凶僧，这是因为甚么呢？皆因童林早就看见甘凤池在前面，挡住了和尚啦，甘凤池甚么时候出来的呢？甘老侠客皆因看见和尚前来行刺，心中大大的不乐，你这一来行刺，不大要紧，岂不叫众位侠客看着我甘雨不趁侠客二字，因此甘凤池看准了和尚，就在法铎一转身的时候，甘凤池跟着一矮腰，脚下碾劲，顺着法铎的身旁，纵到院内，反倒把和尚挡住了去路，口中说道："好！凶僧大胆，竟敢搅闹我的宅第，还不扔刀就绑"？法铎举目观看，却是甘凤池，不由得气冲两肋，又看见甘凤池手没拿兵刃，口中说道："我把你吃里扒外，反复无常的小辈，看刀"！说着话，摆手一刀向甘凤池的脖项就剁，他那里知道甘凤池的武术精奇，点穴的厉害！甘凤池见刀临近，并不闪躲，身形向左一斜，抡起右掌，冲着和尚的胳膊便砸，这一招名叫断掌，这掌正砸在和尚的右臂之上，随着用手向和尚肋下一点，法铎再想动转，势比登天还难，这一招点的是轻穴。甘凤池将才一转身，忽听后面有金刃劈风的声音，就知道后面有人暗算，遂即扭身，向右一闪，用目观看，原来是法广，皆因他在外面寻风，见师兄与甘凤池动手，他用刀

由后面暗算甘凤池，他的刀已然落空，甘凤池遂用手把他肋下一点，也点了一手轻穴法，法铎法广两个人，被点穴法点住，站在院子当中。这个乐儿可就大啦，俱都是前腿躬着，后腿绷着，腰儿拱着，眼睛瞪着，嘴儿张着，就是气喘不上来，这一份儿的难受，令人难学。甘凤池不管两个和尚，只得转身向各位侠客抱拳拱手，说道："适方才两个小辈打搅列位侠客的清睡，今甘雨将两个小辈当场拿获，请诸位侠客发落"。

甘凤池与众位侠客正在谈话之际，东西厢房众小弟兄们早就出来，先把和尚的刀给他夺下来，然后按倒，解和尚身上的绒绳，把和尚二臂捆好，推在台阶之下。此时家人也就全都赶到了，贝勒爷也都起来啦，家人先把屋中的灯光掌上，贝勒爷向众人问道："拿住的那是甚么人"？此时众位侠客来在大厅，向贝勒爷说道："现拿住两个不利众位英雄的两个贼人，现在绑在廊沿下"。说着话，众人陪着贝勒爷入座，将要与贝勒爷道受惊，就在这个工夫，贝勒爷向外面说道："把那个贼人推进来，与我看看"，话未说完，外面阮和、阮 壁两个人架着一个贼人进来，后面徐源、邵甫两个人，也推着一个贼人进来。到了大厅，贝勒爷一看，原来是两个僧人，一个个面带凶恶，横眉立目，贝勒爷对着贼人说道："你们既是出家的僧人，更应当奉公守法，尔等竟敢仗血气之勇，杀害好人，你是那庙的僧人？说了真情实话我便饶恕你等，若要不肯吐露真情，你二人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两个和尚闻听，厉声说道："我们弟兄被获遭擒，或杀或剐，你给我们一个快当，倘若用言语戏耍我们，可别说我们要出口不逊"！镇东侠在旁边答言，说道："我家爷问你们是那庙的僧人，难道说你们这个和尚就没有庙吗"？法铎看了看镇东侠，顺口说道：

“你要问你家和尚，我们乃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你便把我们怎么样”？侯振远听他说出铁善寺三个字，跟着站起身形，含笑说道：“你们不言说铁善寺，想饶恕你们势比登天还难，既是铁善寺的门人，你们何不早说！教二位少师傅在此避屈”，说着话，过去亲自把绑绳解开，又向左右说道：“把二位少师傅兵刃还回，回到庙内，见着你那二位禅师济慈、济源，多多替我们拜上，就提侯庭童林，九月重阳日必到，决不失约”。两个和尚法铎法广被老侠客当面释放，又把兵刃当面还回，倒觉得脸上无光，脸上发现出一种惭愧难过的样子，只得向镇东侠说道：“既蒙老侠客大义释放，可是我们太无礼了”。说着话，转身形出离大厅，拧身上房，逃走去了。

镇东侠把两个僧人放走，童林在旁边看着有些个不平，遂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两个和尚不利你我弟兄，拿住了不杀，也就算罢了，还将他们当场释放，小弟有所不解”。镇东侠听童林之言，但笑而不答，贝勒爷早看出镇东侠这个用意，两个和尚不提出铁善寺，镇东侠是决不能放，即提出铁善寺，侯振远是故意释放，就为得是叫他们带信，头一件既接着铁善寺的请帖，要斗的是铁善寺的两位方丈，不斗的是徒弟。第二件人人都说童海川灭铁善寺，独兴一家武术，若果真灭铁善寺，拿住铁善寺两个徒弟，岂能轻情的饶恕，焉能够放他们回归呢？既放他们回去，童海川没有灭铁善寺的心肠，方丈若要省悟过来，从此取消重阳会，言合语好，就是方丈仍然执迷不悟，侯振远一干众人也是不惧，镇东侠的用意，童林焉能看得出来呢？甘凤池在旁边也明白这个意思，虽然将两个凶僧放走，此时天气尚早，听了听外面还不到三鼓，甘凤池仍然请贝勒爷休息，这才又打发众小弟兄们到外面安歇，

家人伺候众侠客打坐安歇已毕，将灯熄灭，家人退出去，众人安歇，一夜晚景无事。

天光大亮，众位侠客俱都醒啦，外面家人听屋内痰嗽，早就伺候多时，家人由外面进来服侍众位侠客与贝勒爷梳洗已毕，然后听员外的分派。此时红日业已东升，依着童林打算要与甘凤池告辞起身，就在这么个工夫，甘老员外告诉家人外面预备，工夫不大，就见家人进来，调摆桌椅。贝勒爷赶紧向甘凤池说道："员外，不必与我们预备早尖，我们还要往下赶路哪"。甘凤池向贝勒爷说道："您就是在路上也得打早尖，不如在寒舍用完早饭再走不迟"。正在说话之际，家人早就放好了杯箸，请众位爷台入座，贝勒爷到了此时，也不好推辞，只得应允，大家入座，仍然是三桌，贝勒爷在当中，两旁众位侠客相陪，饮酒谈心，贝勒爷向例的毛病，只要谈上话就没完，只顾大家一谈话，不要之紧，天可就不早啦。这个时候已然天交巳牌了，贝勒爷正在吃酒谈心之际，猛见得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走到甘凤池的身边，低言耳语，说了几句，甘凤池对家人一摆手，家人转身形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家人复又进来，面带惊慌之色，来到甘凤池的身边，说道："跟员外爷回禀，穆顺的腿折啦"！甘凤池仍然还是很镇静的言道："些须小事，何必这样大惊小怪，还不与我退出去"！家人只得往后倒退，贝勒爷看见家人连着回禀了两次，又听家人说腿折啦，明知道人家宅中有事，为款待我们大家，别耽误人家宅中的事。遂向甘雨说道："贵宅中有事，只管请办，咱们都不是外人，何必这样的客气呢"？甘凤池闻言，向贝勒爷含笑说道："倒没有别的要紧事，皆因前十数日，我们这个白马河甘家堡在街道的西边五圣祠前，来了一个练把式

的，就在那里落了场子啦。我们这个村庄，大小买卖，与本地的住户，没有一个不会练武术的，我教的徒弟又多，大家看见他在此卖艺，俱都看着有点儿眼生，皆因他没拜会本庄练武术的老师傅，分明是小看人。众徒弟们前来与我报信，叫我把这个场子给他踢了，我一想也许这个人是外行，没在外面卖过艺，不懂得江湖的规矩，也许他被穷所挤，我若把他场子踢了，他岂不是挨了饿啦。我可就告诉众徒弟们，你们谁要去搅他的把式场子，可别说我在水牌上把你们的名字擦了去，我就不要你们这样的徒弟！我又怕他们蛊惑我那个傻孩子，我把他锁在空房子里头，不让他出来。没想到这个练把式的不为挣钱，赶情为的是前来访我，我一想我偌大的年岁，岂能欺负外乡人呢。我是始终不叫徒弟们搅闹他的场子。近日以来，这个练把式的简直说明啦，他仍然还是访我，还告诉乡亲们给我带信，我莫若作一个老实人，始终我也没出去，今天在他场子之内，又说了好些个不顺情理的话。我有个小徒弟，叫穆顺，外号人称金钢腿，他在场子外头听他所说的实在不像话，他才下场子与这个卖艺的当场比试，这个卖艺的武术还不错，也是我徒弟自不量力，到场子里被卖艺的把他左腿踢折。这个我倒不能怨卖艺的不好，究属我徒弟不遵师训，我偌大年岁，岂能与他报仇呢？方才家人禀报我就为的是这个事”。贝勒爷听甘凤池所说的话，也明白甘雨的这个意思，真要是把众人扔在家中，前去与徒弟报仇，岂不失了侠客的身分吗？又一想这个卖艺的也实在真正可恶，遂向甘凤池说道：“既然阁下这么说，这个卖艺的也就太不通情理啦，莫若咱们大家前去看看，倒要噍瞧这个卖艺的怎么个厉害”。说着话，贝勒爷站起身形向外便走，甘凤池一看贝勒

爷向外走，自己没有法子拦阻，也只好随在后头跟着往外走，贝勒爷与甘凤池这一向外走，侯童于三位侠客及小弟兄们也都跟随着出了大门口。看热闹的也跟在后面，一直够奔正西而去。离着西村口不远，就见靠着北面有个大院，这个大院当中围着一圈子人，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大家拥挤着向里面观看，甘凤池陪着众人来在场子的里面，甘凤池痰咳了一声，众乡亲扭项一看，原来是甘老员外，有人要与谈话，甘凤池对众一摆手，众乡亲往两边一闪，贝勒爷等挤进去，也站在人群之中。贝勒爷以为这个练把式的是高一头，札一背，以至到里面观看，原来不甚雄壮，靠着北面地下放着一个稍马子，地下放着一条腊杆枪，还有一口单刀，还有一对亮银练子双鞅，在当中站着一个练把式的，身量比中等身形还矮一点，年纪约在二十来往的岁数，长得俊品的人物，身上穿白绸子裤褂，并不扣钮扣，大小衣衿拢在一处，在胸前系着一个麻花扣，露着雪白的胸膛，脚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漆黑的一条辫子，在脖子上一绕。往脸上观看，生就的方面重颐，宝剑眉，豹子眼，准头丰满，唇似丹霞，一攒拳头，就彷佛绵花围的一般，在场子当中向四外抱拳说道："众位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老师傅们，在下来到贵宝地，已经十数天啦，我可并不是为练把式挣钱吃饭，我是因为在各处投明师，访高友，久闻贵宝地有一位成了名的英雄。这位姓甘，名雨，字凤池，成名天下，故此我到贵宝地，明着是卖艺，暗中为访这位成名的侠客。我也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我也求众老乡亲给甘老侠客带过信啦，论起来这位甘老侠客早就应当前来访我，既练把式，就有练把式的规矩，应当我来到贵宝地，我不拜会他，分明是访他来了，他就应当前来，他不但不来，连

他手下的人一个也没见着，这真奇怪。莫非他有名无实，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侠客？要这么看起来，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今天早晨，我可算不对，我说了几句不情理的话，由打外面跳进一个人来，言说是甘凤池的徒弟，名叫穆顺，外号人称金钢腿。我以为这个人既是甘老侠客的徒弟，武术必然错不了。没想到，两下一过招，真正不行，跟没练过的一个样，与我一递手，我用了一个抟腿，把这位金钢腿的左腿踢折，原来不是金钢腿，是两条面腿，那焉能是我的敌手呢！可并非是我练艺的手黑，诚心把他腿踢折了，皆因是打了孩子，妈妈就出来啦。众位一站一立的乡亲，也有与姓甘的沾亲的，相厚的，我这里作揖啦，劳驾众位，那一位与他有交情，我恳求您与姓甘的带个信儿，今天他要再不来到场子，众位给他带个信儿，就提我说的，我给他三天限，三天之内他来到把式场子，还来见我便罢，倘若不来，可别说我不对，到他家里头堵着窝掏去，那一位可以能给他带个信儿”？

这个练把式的站在场子里这么一说，老侠客于洞海站在南面紧挨着甘凤池站着，扬着脸看着甘凤池，就见甘凤池低着头，拈着银髯，听人家数名道姓的叫他，他的面上连一点儿带气的样全都没有。于洞海暗含着佩服，真是成了名的老侠客，焉能与黄口孺子一般见识，真要甘凤池跳在场子里面一动怒，那可就把侠客的身分失啦。于洞海天然的好诙谐，站在甘凤池的身旁口中说道：“哎呀，大概这是人家往里面叫我啦吧”？这话明明是向甘凤池取笑，甘风池可也听见啦，甘雨瞧了于洞海一眼，并未答言。就在这么个工夫，听东面有人喊嚷，嚷道：“唔呀，你这一个卖艺的休要口出大言，待吾与你领教领教”！众人举目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孔秀春芳。书

中代言，孔秀与张旺两个人转到东面去看热闹去啦，孔秀原本是个好诙谐的人，打算把坏事包张旺用言语把他挤进场子，把卖艺的打倒，他是成心冒坏，遂向坏事包张旺说道："唔呀，和尚，你听见没有？这个卖艺的口出大言，吾没有你的能耐大，吾要是有你那么大的能耐，我就跳进场子，把这个混账东西战败了！不然，我听他说的话我是真有气，我就是没有你那么大的能耐，你有能耐，你就不敢进这个场子"？孔秀这个话，原本打算用言语把张旺激到场子之内，张旺的外号叫坏事包，比他还坏，张旺将孔秀的话听完，一阵的狂笑，口念弥陀佛，说道："你不用拿话激我，你要是敢进场子，我就敢进去，怕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孔秀原本是好逞能的人，听张旺之言，硬着头皮说道："那么着，我进去，你要不进去，我是决不能答应你"！说着话，孔秀一声喊嚷，蹿到场子之内。练把式的这个人举目观看，就见由东面蹿进一人，细条身材，年纪约在三十多岁，身穿宝蓝绸子大褂，白绸子裤褂，白袜青缎子皂鞋，往脸上观看，黄脸面，剪子股小辫，两道细眉，似有如无，小圆眼睛，黄眼珠，滴溜溜乱转，小鹰鼻子，三角口，微有几根胡须，两个小元宝耳朵，倒是精神百倍。卖艺的跟着说道："朋友打算进场子帮我个场子，请道出名姓"？孔秀听卖艺的语言，心中一想，我若说出自己的名姓，恐怕镇唬不住他，莫若我替甘老侠客道白道白。口中说道："卖艺的你要问吾名姓，你请出几个看热闹的推着你的后腰，不然说出吾的名姓，把你吓躺下"！卖艺的闻听微然含笑，口中说道："朋友，你只管说你的名姓，我已然脚底下用着力啦，不致於躺下"。孔秀闻听，冲着卖艺的一撇嘴，口中说道："你要问我的名姓，我就是你方才站在场子里面喊叫的那位甘雨

甘凤池，外号人称化地无形隐逸侠的便是”。卖艺的闻听，就知道他是冒名假充字号，卖艺的说道：“朋友，你撒谎都撒的不对，那甘老侠客乃是南京如意桥的人氏，你说话乃是扬州的口音，分明你是撒谎”，孔秀闻听，搭讪着脸，说道：“唔呀，你有所不知，皆因吾在南京住着不惯，我搬到扬州去的，因此我才把口音改变了”，卖艺的说道：“你说的不对！那甘老侠客我可是没见过，听人言讲，年过花甲，银髯散满胸前，你胡须不过几根，你岂不是冒充甘老侠客”？孔秀闻听，晃着脑袋说道：“唔呀，你不用费话，原先我的胡须太多，我是嫌他碍事，吾是一赌气子，全把他刮了去了”，卖艺的闻听说道：“你不用费话，报你的真名实姓”！孔秀一听自知遮掩不过去啦，说道：“你当真问吾的真名实姓，吾告诉你，你打听打听”，孔秀说着话，指手画脚，其实他没安着好心，他打算说着话，给卖艺的来一个冷不防，说着话，给人家一拳，打不着人家，他好跑，故此他才指手画脚，说道：“你要问吾，吾在甘老员外的宅中，可称得起在甘老员外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吾就是孔秀春芳”，话刚说到孔秀二字，他对准了卖艺的胸膛就是一拳。他本打算打不着人家，他好跑，焉想到卖艺之人手急眼快，见拳打到切近，将身形一闪，双手扶住孔秀的胳膊，孔秀打算往回撤拳转身逃跑，焉想到人家是借力用力，双手向前一推，孔秀这一个乐儿可大啦！整着身子来了个翻筋斗，孔秀也只好爬起来，向东就跑，蹿入人群之中。卖艺的把架式收回来，站在场子当中，冷笑说道：“就像这样的能耐，也敢进场子，当场比式，这个样的人只可在甘凤池家中混一碗剩饭吃，这不是诚心出来现世吗？”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东面的人丛之中，一声喊嚷，口中说道：“你这

个卖艺的休要口狂，弥陀佛，我跟你比试比试”！话言未了，由打东边人群之中，跑出一个和尚来，站在场子当中，卖艺的看不起他，就是看热闹的看见了这个和尚都是好笑。书中代言，这个和尚非是别人，正是坏事包张旺。其实张旺倒不愿意进场子，怎奈他要不进来，孔秀要与他拚命，张旺又见卖艺的口狂，这才跳进来，与卖艺的答话。卖艺之人观看张旺形同乞丐，却是一个化小缘的和尚，口中说道：“出家人，可并非是我说话刻薄，你有这个工夫，外头多走几家，多弄几个钱，比在场子动手好不好”？张旺笑嘻嘻的说道：“皆因这些日子化缘不赚钱，我打算把你踢个筋斗，把你挣的钱都给我，岂不是比化小缘强吗？皆因我会几手小缘拳，我觉着还很不错，你要不信，你就试一试”。说着话，往前一抢步，左手冲着卖艺的一恍，右手就是一拳，张旺乃是久经大敌的人，他岂能把卖艺的放在心上，他以为务在必胜，他还打算戏弄卖艺的，他那里知道这个卖艺的是真不好惹。他的拳将递进来，人家卖艺的并不慌不忙，用手一接他的拳，张旺往回一撤，就在这么个工夫，人家左手顺着右臂底下，向前一穿，双手一分，此一招名叫双撞掌，坏事包张旺的这个乐儿可就大啦，往后一仰身，来了个倒翻筋斗还不算栽，过去还把脖子窝啦，张旺由打出世以来，也没挨过这么一下打，张旺是爬起来就跑，站到东边人群之内。就听卖艺的高声说道：“似乎这样的能为，何必当场现世，化小缘你就化小缘去吧，何必又想露脸，看起来这种人真不知羞耻，也不用我细问，这个也是甘凤池的徒弟，还有比他能为高点的没有？今天鄙人是都要领教。难道说，甘凤池的徒弟连一个有能为的都没有吗”？

他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正南有人说道："你一个卖艺的还有多大的能为！我领教领教你"，话言未了由打正南人群之中蹿出一位小英雄，大约着也就在十八九岁，身穿白绸子裤褂，足下白袜青缎子皂鞋，脸上看，圆脸膛，下颏微尖一点，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滴溜溜乱转，准头丰满，唇似涂朱，头上梳冲天杵小辫，系着红头绳儿，跳在场子当中，口中说道："卖艺的，你太小看人，干什么的没有英雄！竟敢口出大话，来，来，来，咱们二位比试比试"。卖艺的闻听，身形向后倒退，上下把来人打量了一番。书中代言，这个人就是夏九龄，本来长得好看，又兼着年轻，精神百倍，卖艺的分外注目，遂向看热闹的说道："众位大家，看见了没有？别看这位年轻，倒是英雄的体态，看着很有几年的工夫，似乎这位，我还可以给他接接招"。遂说道："朋友，道及道及你的名姓"，夏九龄闻听，微然含笑说道："朋友，你不必问我的名姓，你若输在我的手内，我自然把名姓告拆於你"，说着话，往前一抢身，劈面就是一掌，卖艺之人，看见掌到，将身形向左一闪，双手一扶夏九龄右臂，夏九龄将右手往下一垂，左手横着单风贯耳，够奔卖艺之人太阳穴便打，卖艺之人手急眼快，跟着将右臂往回一圈，夏九龄的左手正打在人家右臂之上，夏九龄打算撤手换招，焉想到卖艺之人招数迅速，右手随着向前一推，这一招名叫单抗掌，说声"着"，将身形一斜，一发掌力，夏九龄顺着人家手翻身栽倒，夏九龄虽然被打不重，爬起来向正南人群之中败走。卖艺的人将架式收回，站在场子里头一阵狂笑，口中说道："方才的这位长的倒像一条英雄，赶情是看着不错，也是个无能之辈，不问可知，这位也是甘雨甘凤池的弟子，这么一来，可就看出来

啦，常言有句话，‘师傅不明弟子拙’，似乎这样的能为，决不是跟师傅学出来的，要说底下那句话，可就不好听啦”。

这句话他尚未说出来，就听正南有人道：“朋友，休要出口伤人，待我来请教请教”。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那位说童林因为甚么答言呢？童林听卖艺之人的说的话太不好听啦，到此时不能不答言了，再要不答言，练武术不是跟师傅学的，底下那句话，必是说跟师娘学出来的，童林还能等他说那一句话吗？因此童林不等他说出那句不好听的话来，这才接着声，跳在场子当中。卖艺的一看，跳到场子之中这个人，以为必然是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一看童林这个穿装打份，好像乡庄的老赶，身穿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桶白袜子，两只大洒鞋，外罩一件蓝粗布褂，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剪子股的小辫，在脖子上一扛，怎么看，怎么像老赶。心里说似这样的人还敢进把式场子，想到这里，仔细看一看，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就见对面站着的这个人，紫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惟独两只眼睛，二眸子神光灼灼，黑白分明，暗含着吃了一惊。心里说：这个人别看他的外表，要看他眼神，此人有几十年的工夫，我倒要小心留神。想到这里，冲着童爷一抱拳，口中说道：“呕，别看您穿戴打份，要看您的眼神，准得有几十年的工夫，这位老师傅，道过名姓吧”？童林闻听心中暗想，自己乃是带罪奉旨捕盗，我的名姓岂能在外面宣扬呢？童爷冲着卖艺之人含笑说道：“你不必问我名姓，你要赢得了我，我可就是无名氏，你若要赢不了我，我自然告诉你名姓。朋友，我先问问你姓字名谁？家住那里”？卖艺之人闻听心中一想：我若说出我的名姓，人微

名小，无人知晓，何不冒充他人的姓名。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这位老师傅你要问我的名姓，你可休要害怕，将脚步站稳，不然说出我的名姓，把你吓躺下，反倒不美"。童林闻听，心说：这孩子好大的口气！遂带笑说道："朋友，你只管说，我把脚步用力站稳，决不能被你哧倒，朋友你就当面请讲"。卖艺之人把精神一抖，用手向前一指，说道："你要站稳，你要问我的名姓，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号海川，北高峰灵隐寺现艺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便是在下"。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暗笑，心说：我往那里去了？正然思想，就听卖艺之人说道："无名氏你可知晓我的名姓"？童林看着卖艺的点头。心中暗想：此人冒充我的名姓，他要是好人，还则罢了，他若是匪人，在外面假冒我的名姓，在外面招摇，坏我的名誉，我岂能与他善罢干休！莫若我先与他比试比试，看他武艺如何，再作计较。想到这里，接着说道："不才久仰阁下大名，未得见阁下尊颜，今幸得见，我是正要请教"。卖艺之人闻听，遂说道："老师傅，咱二人比试，但不知你是要比试兵刃？你是要比试拳脚"？童林随着说道："任凭阁下，拳脚兵刃皆可，可有一样儿，我就是手中未有兵刃"，童林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看热闹的大家说道："你要与他比试兵刃，我们庄中大小买卖的住户家家都有兵刃，您略等一会儿，我们说话就取来"，童林闻听，只得点头，等了不大的工夫，就见看热闹之人，由打外面扛进一捆花枪，约有十几杆，后面还跟着一个扛刀的，扛着四五把单刀，往场子之内旁边一放，说道："爷台，您看那件兵刃顺手，您就使那件"。童林闻听一哈腰，拿起一条花枪，说道："就是他呢"。说着话，将花枪一拧，说道："朋友，你使甚么兵

刃”？练把式的由打北面把自己的花枪拿起来说道：“咱们二人拈拈枪吧，咱们二位彼此穿穿，可有一样儿，咱们是点到而已”。童林说道：“使得，那么着，你就进进招吧”。

童林将才说完，就见假童林手底下是真快，冲着童林一抖杆，这条枪怪蟒翻身一般，冷踊嗖的枪尖子，冲着童林胸膛便挑，童林见枪临近，并不慌不忙，前手枪一磕卖艺的枪杆，后把一坐劲，只听得叭的一声，卖艺的这条枪，可就横过来啦，童林跟着一合枪，后把一抖劲，叭咙的一声，枪尖离着卖艺的肚腹相近，这个假童林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只得瞑目等死。童林这一招枪法，名曰外代环，卖艺的焉能认得哪？童林枪尖堪可占着卖艺的肚皮，随手把枪从从容容撤回来，向假童林说道：“咱们二位谁算输了呢”？假童林脸一红，跟着说道：“我枪法没有工夫，咱们二位比比单刀吧”？童林说道：“也可”。说着话，顺手把花枪放在旁边，捡了一口单刀，擎在手内，假童林也把花枪放下，拿起自己的单刀，说道：“这位师傅，我倒要领教领教”，说着话，用了个缠头裹脑，履背塌腰，夜战八方藏刀式，冲着童林说道：“老师傅进招吧”！童林原就是丁字步站立，右手提刀，原没有架式，听假童林之言，含笑说道：“朋友，我要进招，你可就赢不了啦，还是你进招的为是”，假童林闻听，心说：这个人好大的口气，莫若先下手的为强。想到这里，随着说道：“那么着，老师傅我要得罪你了”，说着话，左手向童林一恍，右手摆刀，冲着童林斜肩带背就是一刀，童林并不闪躲，见刀离脖项相近，往前一上步，右手提刀，顺着假童林的肘下用刀便划，假童林将要撤刀，童林焉能容他，随手刀一转，这一招名叫迎门劈柳，光闪闪利刃，向假童林的面门便劈，假童林想逃也

难。童林的刀，眼看着快到面门，童林把刀往回一撤交於左手，背刀伸右手，向前点指；口中说道："童侠客这算谁输"？童林这一句话说的假童林面红耳赤，将刀向场子旁边一扔，说道："这位老师傅，手下留情，皆因我兵刃不佳，我打算与阁下请教拳脚"，童林闻听，带笑摇头，口中说道："朋友，你我二人已然比试过刀枪，何必再比较拳脚？如若阁下再打算与我比试拳脚亦行，我们二位得挂上点儿彩头"。假童林闻听，说道："老师傅挂甚么彩头？当面请讲"，童林说道："咱们二位比试，并非是挂彩头赌钱，当着看热闹的亲友在此，阁下你若胜我，当着众人我情愿拜你为师"，假童林说道："要论比拳脚一定你不行，我就算收你这个徒弟啦"。

他只顾这么说，孔秀在东边人群里骂街，这是因为甚么呢？师傅若要是人家的徒弟，我不成了人家的徒孙吗？再说童林听这个卖艺的口出大言，不由得暗笑，遂向卖艺的假童林说道："童老师傅，你胜了我，我拜你为师，那么着我胜了你呢"？假童林闻听，只得言道："老师傅你若胜了我，我当着看热闹的众人在此，我情愿拜你为师"。童林听他之言，跟着说道："我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哪，当着看热闹的众乡亲，咱们可不须说了不算"。假童林接着说道："话已出唇，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童林说道："这很好"。童侠客冲着假童林一抱拳，道了一个"请"字，假童林也跟着一抱拳，说道："请"！卖艺的打算要看看童林的架式，他打算先认认童爷的拳，是那家门户，何等的姿式，怎奈童林每逢与人动手，永不用自己的掌架，皆因行家动手，是招打两不知，假童林看童爷没亮架式，口中说道："老师傅您把架式赏下来吧"。童林闻听，只得将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胳膊底下一穿，打算要变

青龙转身的掌法，将把两只手穿到胸前，十字架一搭，假童林手急眼快，怕童林变换别的招数，遂即赶向前一抢步，用自己右手一按童林的手背，这一招名叫锁手掌，真要是把童林两只手按住，童林两只手一扶自己的胸前，变不出招去，童林可就算输到家啦。就这么一手，连于爷看着都是一怔，心说：海川要输。焉想到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童林是故意卖这么一手，虽然是自己的两只手手心合在一处，按住自己的胸膛，手背被卖艺的按住，想动转万难，别人看着是真悬虚，卖艺的以为这一招是准赢，焉想到童林这是诓招，自己往回一吸气，用的是紧背空胸的招数，这胸膛往回一收，相隔差了半尺，左手不动，右手一滚掌，手心翻过来，按着自己的寸关尺，一用内气，口中喊道："咳"！这一招好不厉害，这一招名叫按掌，要按练武术的大家说，叫挤按力，卖艺的假童林手要稍为的撤回去慢一点，手腕就非折不可。假童林也真不含糊，见童林招数厉害，遂即向回撤手，跟着向童林面门就是一掌，童林见掌来的很快，向右一闪身，用双手一捋卖艺的左臂，卖艺的跟着右手向前一递，用了个穿掌，直奔童林的胸膛。童林将身形向左一闪，用了个云手，一捋他的右臂，卖艺之人撤右臂，左手用了个单风贯耳，童林一矮身，将手一穿，用了个伏地龙，转在卖艺的身背后，卖艺之人急忙用鹞子翻身，向后一砸，童爷见假童林招数利便，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倒把自己高兴给提起来啦，心里想：我倒给他引引招，看他有多大的能为？童林跟着用手一分卖艺的拳，用了一个饿虎掏心，假童林遂即撤招，两个人各施所能。童林一看，别看此子年轻，步法活泼，手底下极快，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转，可称得起手眼身

法步，心神意念足，童林是越看越爱。假童林与童爷动手之际，他看童林不过是乡下的笨拳，以至动上了手，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别看此人外表，若看外表，好像村中的笨汉，以至交上了手，真是刚柔相济，两条膀背如同双头蛇的一般，招数变换无穷，随意的运用，看起来，世上不可小看人，我倒要严加防范，谨慎小心。

单表童林动着手，见假童林不敢进招，看住了架式，童林心想莫若这么办，我把他打躺下，也就完啦。想到这里，双手向左右一分，把胸膛亮出来，这是成心来了个破绽，为的是叫假童林进招。假童林一看童林上不护唇，中不护胸，下不护裆，心说这你可要输给我，想到这里，跟着左手护着自己的胸膛，右臂向前一伸，这一招名叫单打凤凰展翅。童林并不急忙还招，看他掌离胸膛不远，童林一吸气，用左胳膊一押假童林的右臂，右掌一伸，直奔假童林的华盖穴就打，这一招，名叫恶虎扒心，假童林见童爷掌法来的厉害，身形向右一闪，打算用左手接童林的右臂，焉想到童林招数里头套招数，将右手向回一撤，左步向前一跟，左手遂急向前一递，喊了一声，“着”！这一手叫作抽梁换柱，童林可没敢发真力，若要一发真力，非把卖艺的打坏了不可，童侠客微在假童林胸膛上一按，假童林焉能站立得稳呢？随着童林的掌，往后倒退两三退，叭咚一声，坐在地下。童林赶紧抢步向前，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这算是你输哇？是我输哇”？假童林含羞带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这是我甘败下风，输於老师傅你老人家的手下”。童林接着说道：“这算是你输啦”？假童林接着说道：“不错，是我输啦”，童爷接着问道：“方才的言语尚未去耳，应当怎么办吧”？假童林闻听此言，赶紧双膝跪

倒，口中说道："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师"。童林一生一世，最赞成的是不失信的英雄，闻听此言，不由得欢喜，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朋友，方才我不过是游戏之词，何必认真，请起谈话"，假童林跪在那儿不起来，口中说道："方才我与你老人家说的如白染皂，板上定钉，我岂能再有异词，您若收我作门人弟子，我倒不算脸上无光，总算我败在我业师的手下，若您不收我作徒弟，我的脸上倒更不好看啦！并且我还要请教老人家贵姓高名，仙乡何处"？童林闻听，微然含笑，说道："朋友，你若问我的真名实姓，方才你报的姓名就是我"。卖艺的一听童林之言，心中说：我冒充人家的名姓，没想到碰在本家手里头啦，不由得自己脸一红，又一想我既拜侠客为师，也不算减我的锐气，遂向童林说道："虽然我冒充您的名姓，我可没作过坏事。皆因我爱惜您的名誉起见，您千万不要多想，望侠客把我收作弟子，您就不必推辞"。童林还不肯说出收他，就在这么个工夫，甘凤池，镇东侠，于洞海，一干英雄，也就来至近前。甘雨向前抢步，伸手相搀卖艺之人，说道："阁下既要拜师，此处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阁下到寒舍待茶，再为商议"。卖艺之人跪在地下抬头瞧了瞧甘凤池，说道："阁下是何人"？甘凤池含笑，说道："我就是白马河甘家堡胆小名微，懦弱无能，不敢惹事的甘雨，甘凤池"。这句话不要之紧，就羞的卖艺之人面红过耳，低头不语，等了半天，说道："老侠客，海量宽洪，腹能容物，岂能将无知的小子，挂在心头，望老侠客宽恕是幸"，甘凤池伸手相搀，说道："那里话来"。卖艺之人跟着站起身形，甘凤池又告诉家人："将这位卖艺贵客的物件拿到咱们家中去"。说话间，众位英雄陪着卖艺之人，够奔凤池甘老员外的住宅。工夫不大，

来到甘老员外门首，进了门，来到大厅，家人启帘笼，众人彼此相让，进了大厅，卖艺之人这才求甘凤池与他介绍，众人各报名姓，连贝勒爷都与他引见完毕，卖艺的这位小英雄看了看这位，又看了看那位，心说有名的英雄，俱都在此，赶紧向甘凤池说："我就求甘老侠客介绍，愿拜童老侠客他老人家为师"。甘凤池闻听，含笑说道："拜师之事那倒容易，你也得把你的名姓说说，我们听听，到了儿你姓字名谁？因何到此"？这位小英雄闻听答道："不但我说出我的名姓家乡住处，我这里还有一封书信，恳求老侠客转与童侠客拆看"。说着话，向家人把褥套子要过来，先由里面拿出一件蓝绸子大褂，自己穿在身上，然后由褥套子之内取出一封书信，甘凤池接过一看，上写的是呈童侠客勋启，下首是缄叩二字，赶紧双手递与童林，童林接过书信把封口拆开，掏出信笺，双手捧读，心中这才明白，怨不得他掌法精奇，能与我走了三趟两趟，赶情他也是一位名人的弟子。童林这才手擎书信，问道："你因何奉师命前来下书？你师傅因何不传授你绝艺？从实要讲"。这位小英雄闻听，这才站至在对面，不慌不忙，就把自己以往之事，对着童林细说了一遍，众位侠客将话听完，才明白其中之事。众位侠客可明白啦，阅者诸公可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诸君勿燥，听著者在下一回中慢慢的道来。

第二十七回

麒麟山海川收吴霸　洗砚池刘俊得墨鱼

原来这位小英雄他的业师，在江湖绿林之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侠客，是谁哪？就是前次表过洪丙南至广东龙门县，访过外号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的那一位王十古先生。洪利访而未遇，就在那个时候，皆因这位老侠客自出世以来，在江湖绿林之上，三次入少林寺，巧得人骨鞭，并有三十六路天罡鞭的鞭图，回到家中，专心练鞭，只因看破江湖保镖之道，不过是代人作嫁，自己这才行医济世，以赎前愆。自己在家中教了个徒弟，姓应名字叫太和，南京的人氏，外号人称金睛红龙，他的武术，原未练成，自己打算要回家祭扫坟墓，王十古不让他走，他是非去不可，因此应太和才别师归家。自己以为武术练成啦，他在家中立了把式场子，这场子在狮子山下，倒是很兴旺，又教了许多徒弟，虽然场子里事情不错，可巧来了个串场子的，是一位回回，姓铁，叫铁金龙，陕西人氏，到场子里头一过招，应太和叫铁金龙给踢了个筋斗，自己场子不能立啦，一赌气跑回广东龙门县。场子可叫铁金龙接过去啦，自己打算回到龙门县青龙街八卦堂，请恩师出世，与自己找这个场面，见了恩师，把话说明了，以为老师必给他报仇，王十古不但不出世与他报仇，反倒申斥他一顿，让他在后面用工夫，多咱工夫练成再为出世。王十古虽然口内是这么说，心中也惦记着往南京去一趟，这个事情相隔了一个多月，王十古择好了日子，在门前写了一个帖儿，写的是

停诊扪脉，自己打份做一个游方道士的模样，他带好了路费，收拾好随身的兵刃，由家中起身，赶奔南京狮子山，寻访铁金龙，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了南京江东门外红罗江，就在那镇江龙王庙内休息，次日够奔狮子山，到了铁金龙把式场子，一打听原来铁金龙的把式场子，已经散啦，他已经回陕西去了。王十古无奈，只得逛了逛南京的四大名山，又看了看红罗江的江景，这一日仍然是道士的打扮，闲游在红罗江的江岸，看见一件奇异事，甚么奇异事呢？

就是在江沿靠着一只渔船，在渔船上有一个六十多岁的渔翁，摔倒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用拳狠打，最可怜的是，就是这个小孩，虽然被打的如此可怜，他是忍气吞声，并不哭泣哀求。王十古本是行侠作义之人，看着心软，自己打算与两个排解，这才顺着江沿登着跳板，上了渔船，高声说道："这位船长家，暂且住手，看在贫道的面上，饶恕这个婴儿。"老者闻言，仰面翻眸，看了看王十古，说道："仙长，您不要管，这个孩子我恨之入骨，我非得把他打死不可，就是我与他抵偿了命，我也是愿意的"。王十古闻听老者之言，摆手说道："船长家，这就是你错了，你偌大的年岁，他是一个未成丁的婴孩，你要是把他打死，常言有句话，'杀人偿命'你就是与他对了命，岂不是白死两条命吗？再者说，世界上的人管世界上的事，贫道既然行至此处，难道说就眼睁睁看着你把他打死吗？出家人焉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这位船长家你暂息雷霆之怒，你把这孩子所作的过恶，也可以说一说，贫道我听一听，我若能管，我管，不能管，有你们的事在，老丈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这个打渔的渔人闻听此言，咳了一声，把这个孩子才放下，冲着王十古抱拳，说道："这位仙长，您

是修道明白的人”，他说着话，狠狠的用手一指那个孩儿，说道：“这孩子他们家姓刘，乃是本处如意桥的人氏，他父亲原先也是使船捕渔为生，我们都是很有交情，皆因前年本处闹瘟疫之时，他的父母双双丧命，只留下这么个孩儿，无人收养，皆因我与他父亲当初都有交情，我看着此子甚为可怜，我把这个孩儿收留在我船上，我教他帮着我看看船，刷刷船，我与他更换了衣服，管他的吃喝，他就应当安心守分，好好的帮助我捕鱼。没想到这小子他把良心环啦，我天天捕鱼，放在渔篓内，赶到晚间我收拾鱼的时候，一看鱼少的很多，并且净是死鱼，活鱼全没有，我心中可就是纳闷，可是架不住日子多了，我仔细一调查，赶情是我捕来的鱼，放在篓内，这孩子不但不好好的看守，他反倒把我打来的鱼放在大江之中。仙长，您请想，我费了多少的辛苦，好容易把鱼捕到网内，他反把鱼给我放啦，您请想，我好心救他，没想到变成了冤家，反来害我，仙长，您还是别管，我非把他打死不可”！说着话，气忿忿的又要过来打这个婴儿。王十古只得向前伸手相拦，口中说道：“这位船长家，你先消一消气，等我替你问问他”，这个渔人仍然是气忿忿的说道：“我要不看着仙长的面子，我先把这孩子一脚踹到江里去！那么着您问他吧”。王十古转身看了看那个孩儿，看那个样儿，长的很聪明伶俐，看他脸上并没有泪痕，只是坐在船板上，低头不语。王十古看着这个孩儿也真奇怪，遂迈步走向前来，对着这个孩儿说道：“你这个孩儿小小的年纪，太不懂事，人家这位船长家，皆因与你先父是旧交，看着你无倚无靠，挨饿受冻，人家好意把你收养在船上，你才能得其温饱。人家偌大的年岁，受多少辛苦，把鱼打捞上来，你怎么会不知道保守？你反倒把鱼给放到江内？

你小小的年纪，我也猜不出来你是何居心？你可也说说呀”。这个孩儿翻着二目，仰面瞧了瞧仙长，口中说道：“你这个人虽然是出家人，说出话来好没有道德，你不必与我接谈，我听你说的话有气”，王十古一听此子说话，很大的气，心说：我倒要问问这个孩儿，因为甚么把鱼放了，。王十古听此子说话，抢白自己几句，并不着急，反倒和颜悦色的问道：“这位少爷，你倒别生气，出家人上了几岁年岁，又有想不到的地方，我倒要问问你放鱼的这个情理，怎么讲”？这个小孩又看了看仙长，叹口气，说道：“道爷，我不用说别的，我且问问你，你们出家人讲的是什么”？王十古闻听，接着说道：“你要问我们出家人所讲究的，是‘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举足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纱罩灯’”，这个孩儿闻听王十古这几句话，点头说道：“是呀，你既知道‘慈悲’二字，皆因我看着鱼在那大江之中，随意的游泳，何等的潇洒，既被鱼网打捞上来，他是失去自由，若要拿在市上去卖，岂不是性命难保，皆因我看着实在情景可悯，我把鱼放到在大江之中，让众生逃了性命，我情愿以一身皮肉替众生赎罪。仙长，你是出家人，难道说你连‘慈悲’二字都不懂么？皆因我听我们邻居的书房内教书的先生讲究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仙长你怎么反来怪我”？王十古以为问倒这个孩儿，没想到这个孩儿，竟把自己问的张口结舌，无话可说，自己叹了口气，心中暗道：昔仲尼师项橐，信不诬也，我看此子说话很有道理，不如收他作个弟子，看此子有恻隐之心，日后必不能走错道路。莫若我问问他，随接着说道：“这位少爷，我有件事与你商议，你可能愿意”？就听这个孩儿说道：“仙长甚么话？只管讲”，王十古接着说道：“我看你正大光明，我意欲收你作

门人弟子，你可曾愿意”？这个孩儿闻听，摇头说道：“不行，我若与你习学募化十方，还不如我习学捕鱼为业呢，若要出家为道士，何时方能发达”？王十古一听此子心志甚大，日后不可限量，想到这里，遂慢迈步向前，在这个孩儿的耳边，低言耳语，把自己的真名实姓，所做的事业，来此何干，从头至尾，告诉这个孩儿一遍。这个孩儿闻听此言，脸上现出一种喜悦的形色，遂说道：“既要是这个样儿，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师，您可休要哄我”，王十古含笑说道：“我岂能冤你哪”!这个小孩儿方才点头应允。王十古与这个孩儿计议明白，这才向渔人说道：“船长家，这个孩儿在你的船上你二人性情不投，我愿将此子带了走，你肯么”？船家一听这个仙长要把这个孩儿领了走，自己又舍不得，遂托词说道：“仙长，您要把此子领了走，也行，这孩子到我船上连吃带穿，您可得赔偿我五两 银子，不然我是不能叫你带着走的”，王十古闻听此言，带笑说道：“我本当不与你这五两银子，阁下既然说出口来，我怎好驳回呢？咱们可是这么着，人银两交，不准反悔”！渔人一听见给五两银子，喜形於色，连连的说道：“不悔不悔，您就当时带着走”，王十古闻言，随手由腰间取出多半锭纹银，约有五两多重，说道：“这是五两有零，我也就不必往回再找钱啦，你可是把银子看好，我就要当时告辞”，渔人欢欢喜喜，把银子接到手内，王十古这才带着这个孩儿由船上起身，回归镇江龙王庙。

来到庙内，细一问这个孩儿，这才知道这个孩儿名字叫俊哥，王十古就与这个孩儿起了名儿叫刘俊，一问这个孩儿今年才九岁。爷儿两个用完了晚饭，就在镇江龙王庙住宿一宵，次日起身，回广东龙门县，以至来到青龙街八镇堂，把

刘俊收留在家，王十古无非是叫他伺候个茶水，服伺服伺自己，不料想这个孩儿能够眉听目语，何为叫眉听目语呢？就是王先生要吃茶，将一看茶碗，刘俊就把茶给斟过来啦，要打算换双旧鞋，只要一看鞋，他就给拿过来啦，不用说话，这个刘俊就天然的这么聪明伶俐，日子一长了，王十古反倒离不开他了。王十古看此子聪明伶俐，打算传习他点儿武术，没有事的时候，教他站个架子，不料想一教给他，他就会，王十古的高兴倒提起来啦，这一天高兴教给他打一趟大红掌，不料想这个孩儿是天然的体格，打出这趟拳就好看，行门过步没有一处不好，王十古爱传，这个孩儿也爱学，王先生看这个孩儿实在有出息，这才教他三五更用工夫，传给他小巧之艺，蹿高纵矮，代传各种的兵刃。架不住日子长了，一转眼，十看有零，孩儿到了二十二岁，工夫可就成啦。怎奈十古王老先生日夜操劳，也就显着累啦，清晨施诊，二百号门脉，过午出马行医，晚间还要传授他的武术，未免昼夜不得休息。皆因王十古耳内贯满江湖道上，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高人的门徒，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掌法的名目，叫作绵丝柳叶磨身掌，听说此人现随镇东侠在杭州镇擂，自己打算写一封信，叫刘俊给童林递帖，拜童林为师。自己拿定主意，写了一封书信，预备散碎纹银五十两，给刘俊打了一封兵刃，就是亮银练子双，这才把刘俊叫至面前，再再的嘱咐，让他赶奔杭州，并且告诉他让他回家祭扫坟墓，刘俊原不忍与恩师相离，怎奈架不住王十古再四的催促，万般无奈，这才别师起身，先赶奔南京而来。

在路上并非一日，这一日来到南京，先打了点儿冥银冥锞，到自己的坟墓前祭扫了一番，器泣了一场，然后到如意

桥拜访拜访邻右，赶到见着旧日的老街坊，大家许多的不认识他啦，以至说了自己名姓，大家这才想起他来，一问他在外面近日作甚么事情，刘俊并不说实话，言说自己在外面跟打把式卖艺的在一处，跟他们习学些个武术。就有那好事的人说："早知道你要是练武术，咱们本地当初有一位高人，此人姓甘，名雨，字凤池，外号人称化地无形隐逸侠，你要拜那位为师，你可就露了脸啦，可惜此人不在咱们本地住啦，听说此人移居在云南的大道上，白马河甘家堡"。人家是没心说，他是有心听，刘俊就在如意桥店内住了两天，这才起身够奔杭州。刘俊到了杭州，与镖局子一打听童林的名姓，擂台早就完啦，一听童林，掌打法禅，太湖要镖，二次杭州擂，双钺分双剑，清水潭义放三寨，北高峰现艺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现在跟镇东侠到云南访案去了，并未在省。小爷刘俊一打听出童林的履历，心里更高兴起来啦，心内想着：要有这么一位恩师，何愁不能露脸。自己拿定了主意，这才由杭州起身，赶奔云南，沿路打听着走，并没得着童林的消息，这一日他是误走白马河，在店内打尖，他一问店内伙计："此处叫作何名"？店内的伙计告诉他，此处地名叫白马河，甘家堡"。他一听此处叫甘家堡，他就想起甘凤池来啦，又一打听甘凤池，伙计可就告诉他啦，这位是本庄的庄主，并且是成名的一位侠客，刘俊将话听明白了，有心要登门拜访，一来又不认识人家，再者年岁又相差太远，猛然自己想起一个主意，打算在本庄的地面打把式卖艺，我若不拜会甘凤池，那甘凤池必到场子访我，那时间我与他当场比式武艺，此人若要胜得了我，我也可以拜甘老侠客为师，与他递帖儿，此人若要不是我的敌手，那也就算是虚有其名啦。我再往下赶站，

访童老侠客不晚，因为这个他就住在店内。到了第二天，在本庄子上买了一条花枪，买了一口单刀，自己一看五圣祠前地势宽阔，回到店内，吃完了早饭，拿着兵刃，就在五圣祠的头里摆了一个场子，本庄子上住户的人一看这个练把式的，并没拜会本处的练武的老师傅们，他就落了地啦，大家看着透着新鲜，可就把场子给围严啦。刘俊见把式场子围的个风雨不透，真是人山人海，自己一高兴说了几句江湖的生意口，先踢趟腿，然后一打拳，天天在此练把式，一连就是三天。自己算计着甘凤池必然前来踢他的场子，刘俊焉能想的到甘老侠客宽仁大度，虽然得着这个信，反倒不教徒弟搅他的场子，自己岂肯前来呢？刘俊以为是甘老侠客不敢到把式场子，因此刘俊在场子里说闲话。今天一早晨，刘俊正在场子之内用言语讥讽甘凤池，可巧外面站着的有凤池甘老先生的徒弟，人送他外号叫金钢腿，名叫穆顺，跳到场子之内，与刘俊言语不合，当场递手，刘俊一看穆顺的拳脚还是真不错，自己用了一个蹉腿，把金钢腿的腿踢折啦，以为是打了孩子，大人必当寻至把式场子比试，刘俊才故意在把式场子卖弄拳腿。自己正在场子之内遛达自己的腿，就见南面人往两旁一闪，挤进好几位上年岁的英雄，刘俊算计内中必有甘老侠客，刘俊是成心说了几句散言碎语，不堪入耳的话，这才有孔秀、张旺、夏九龄跳在场子之内动手，刘俊虽然赢了他们三个人，以为这三个人是甘凤池的徒弟，他这才信口开河，童爷这才下场子，童爷一问他名姓，他想着冒充童林，可巧就撞到本家手啦，如今被甘凤池约在宅中，大厅之内，先与他介绍一干群雄，然后童爷这才问他的来历，他这才把王老先生这封书信，拿出来交与童林，童爷看不明白，这才细一问他，刘俊

这才当众备叙前情，将自己已往之事，细说了一遍，并且是奉师命拜童爷为师，学习绵丝柳叶磨身掌。

童爷将刘俊的话俱已听得明白，遂含笑向刘俊说道："你师傅王老先生天下的英雄，那一位不知，武术比我高的多呀，就是你奉师命前来拜我，可有一样儿，我没有甚么可传与你的武术，是我所会的武术之法，没有你师傅不会的，我是实在的不敢收，皆因没有甚么可传授你的"。刘俊闻听，遂向童爷说道："您虽然是这么说，我是已然奉老师傅书信到此，您若不收我作弟子，我回去见我的老师，我怎样的回话呢"？回头又向甘老侠客说道："没有别的，还求甘老侠客从中维持"，甘凤池听刘俊言语恳切，遂向童林说道："童侠客，若依我的愚见，还是收他的是"，贝勒爷在旁边也与童林说道："海川，你收了吧，别辜负王老先生这份美意，"大家都是这么说，童林只是不肯。大家正纷纷议论，就在这么个工夫，有一位不爱说话的在旁边答音啦，说道："海川，既然是这个样儿，你就收，我情愿作为代师，叫甘老侠客作他的保师，你想怎么样"？童林闻言，扭项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老侠客长臂昆仑于成于洞海，童爷接着问道："老人家，我收的吗"？于爷含笑说道："户大丁多，枝繁叶盛，你若不收徒弟，难道说你一人兴一家武术吗？徒弟越多，门户越兴旺，这个事情早就应当办，徒弟不多，门户焉能扩充，这个事情还要怎么思索呢"？童林本不愿意收徒弟，无奈大家一口同音，童爷知道驳不过众意去，遂向甘老侠客说道："这可是众位叫我收的"，大家一齐说道："这是我们众人的主意"。童林又向甘老侠客说道："既然如是，可要在您府上打搅，请您老人家预备供桌，应用的物件，还要预备三个牌位，我要祭祖师，当众收徒"。

甘凤池点头应允，告诉家人预备敬神的供品，家人答应一声，又命手下人先把屋中残席撤去，正当中放好了供桌，设摆好了供品，香炉蜡扦，黄钱等类，然后童林叫预备笔墨，亲自写好了三个牌位，供在当中。众人举目观看，当中写着三位祖师的名目，头一位写的是鬼谷老祖，第二位写的是无极真人，第三位写的是洞玄真人，左右的是，童林的两位老师，上首写的是谈笑清居无极子，下首写的是爱莲居士太极真人。家人打净面水，净手拈香，众位洗完了手，童林又与众位谦让谦让，仍然是童林首先拈香，参拜祖师已毕，然后命刘俊拈香，刘俊焚香已毕，按着童林的规矩，朝上磕完头。此时甘凤池早就把帖写完啦，放在铜茶盘之内，于成是代师，甘凤池是保师，二位把椅子摆好，请童林上坐，然后保代二师把刘俊搀过来，刘俊双手捧着铜茶盘子，里面自己的门生帖，双手呈递，由保师甘凤池把帖交与童林，童林接过帖来，此时刘俊不能站起来，仍然还在那里跪着，听师傅的教训，童林当初下山之时，受师傅的教训，就是门户的五戒，此时童林也将五戒当众宣布，命刘俊谨记在心，门户五戒若犯其一，定斩首级。门户之中的五戒，都是那五戒呢？前文已经表过一次啦，头一戒就是色戒，色戒便是淫戒，第二是盗戒，第三不准打把式卖艺，第四不准轻传匪人，第五就是遵守侠义道，这就是童林当初下山，师傅所教训童林那五戒，童林此时是当初怎么买来的，怎么卖。童林把自己五戒交代明白，这才站起身形，童林此时要与各位长者行礼，俱都是老哥哥，应该的，于是于爷在旁边说道："海川哪，不必套礼，一客气就麻烦啦，趁着香在炉内，彼此让他小弟兄们都见见，这是要紧的事"童林听于老侠客之言，仍然是不肯，大家彼此谦让

了再三，童林只好行了个半礼。童林这才叫司马良，夏九龄，于恒于宝元，孔秀春芳四个人过来，先让刘俊儿见过他的师叔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口中说道："刘俊，这是咱们本门户之中你的亲师叔，过来给他行礼"。牛儿小子自出世为人以来，也没有人给他磕过头"，今见刘俊在他面前，跪倒行礼，也不知道上前搀扶人家说几句客气话，怔痴痴的说道："别磕头啦，起来吧，小子，你认准了我点儿，我就是牛儿小子"，这句话刚才说完，闹的众人哄堂大笑，贝勒爷说道："于恒真是天真澜漫，真有个意思"。此时童爷叫过司马良，夏九龄，与刘俊磕头，口中说道："这是你们的师兄"，夏九龄闻言，心里头有些个不痛快，遂说道："师傅，论起来先进门的为师兄，后进门的为师弟，我们先进门，怎么倒是师弟呢，弟子我倒要请示"，童林闻言，脸往下一沉，口中说道："胡说，当初收你们的时候，是寄名的徒弟，刘俊他有保代二师，乃是整炉的香，两烛蜡，这才叫正式拜师"，夏九龄一闻此言，这才明白，心说：我们要不趁此时正式拜师，还算是寄名的徒弟。夏九龄急忙转身向于老侠客，甘凤池说道："你们二位老爷子，多受点儿累吧，就算我与司马良的保代二师，我们就着这一炉香，也就正式拜师吧"，说着话，跪倒向上与祖师行礼已毕，然后与老师叩头，这才从新与牛儿小子叩头，拜见师叔，然后拜见刘俊为师兄。孔秀在旁边一看，就是我岁数大，我倒成了师弟了。想到这里，赶紧向于老侠客甘老侠客说道："你们二位老爷子，也当我的保代二师吧，我也就着这一个香炉里出来吧"，说着话也跪倒与祖师叩头，大家看着孔秀倒是可笑，孔秀挨次行礼已毕，童林率着众徒弟谢过保代二师，众人与童林道喜，然后请祖师焚化钱帛，送祖师已毕撤去香案，

甘凤池吩咐家人，调椅摆桌，预备美酒佳肴，与童林贺喜，家人答应预备伺候。

就在这个时候，单有一位秉性各别，谁呢？就是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向例有这种毛病，甚么毛病呢？只要是一吃饭的时候，他必须先的先出恭，把屎拉净了，他为的是吃的多，牛儿小子一听大众说要吃饭，遂高声说道："你们先别忙，我先拉屎，等一等我，回头咱们一同吃"，童林瞧见师弟这种行为，脸上就有点不挂，无奈，还是拦不了他，童林将要答言，就听甘凤池说道："你们谁与宝元同到厕所去"？家人闻听，赶紧向牛儿小子说道："您要拉屎，跟着我来"。牛儿小子只得跟着家人出来，出离了大厅，下台阶往西走，靠西面有一段花瓦子墙，当中有个月亮门儿，来到月亮门，家人还要跟着，牛儿小子回头向家人说道："小子，我不要你跟着我，你要是看着我，我拉不出屎来"。家人闻言，只得站住说道："您要是拉屎，出这个月亮门，就是小花园了，您无论在那儿出恭都可，那么着回来，我就不跟着您啦"，牛儿小子闻言，只得点头，家人转身旁边。牛儿小子出离西边这个月亮门，当中间的甬路，两边的花池子，在甬路的当中西面，有一个小亭子，牛儿小子顺着甬路往前走，打算奔这个亭子，就见靠着北面有明三暗九彷佛是花厅的模样，在这房子前面两旁是绿竹子，编出来的花栅栏，正当中用绿竹子编出一个月亮门来。牛儿小子将行在月亮门的前面，就听北边，咕噜咕噜的声音乱响，牛儿小子闻听，以为这房子是茅房啦，其实不对，这是人家的花厅儿，牛儿小子听里面咕噜咕噜的响，以为里面是打扫茅房的声音，自己口中念念叨叨的，说道："怕甚么有甚么，怎么那么巧，赶上打扫茅房"？说着话，进了北

面的月亮门，来到花厅的屋门首，一看一概是整堂的隔扇，正当中挂着斑竹帘儿，牛儿小子心说这个茅房很讲究，还挂着竹帘子呢。说着话，上了台阶，走至近前，伸手把斑竹帘儿掀起，用目观看，原来是两扇隔扇，用锁练子铃铛锁锁着呢。就听见里面响，有窗棱纸挡着，可看不见，牛儿小子伸出二指，在口内沾了一点儿唾沫，对准了纸窗户，叭哧的一声，就捅破了钱大的一个窟窿，闭着一目睁着一目往里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里面赶情不是茅房，里面是一通连，并没有隔段，迎着面摆着一张圆桌，靠着北墙摆着八把圈椅，一看里面满都是石头铺的地，靠着西面在地下放着一张铁椅子，在地下埋着一个其形像铁药碾子一般样的一个大铁槽子，在里面放着一个斗大的铁球。就见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用脚踢那个铁球，在铁槽子之内咕噜咕噜的乱响，看这人长的猛楞，他要是站起来，比牛儿小子还高着半尺，身上穿口袋布的裤褂，腰中系着一条皮扣带，白袜打着裹腿，脚下穿定大掖搬尖鱼鳞洒鞋。往脸上看，四方的黄脸额角丰隆，双颧高耸，两道棱角眉，三角倒吊，一双圆睛睁得真赛两盏灯相仿，大鼻子头，方阔海口，通红的嘴唇，龇着虎牙，大耳朝怀，黄蓬蓬的发际，在后面挽了个发髻儿，隔窗观看透出来肩宽，背厚，胳膊粗，坐在那里，雄纠纠，用脚踹那个铁球得意扬扬。牛儿小子一捅窟窿，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呦了一声，可巧被里面这个大个儿听见啦。书中代言，这个大个并非是别人，乃是凤池甘老侠客之子，名叫甘虎，乃是陈氏安人所生，其实甘凤池夫妻俱都长的不丑，惟有这个孩儿长的太已猛楞，老夫妻跟前就这么一个儿，虽然此子长的甚猛，陈氏安人还是真疼，别看他长的太猛，武术倒是很好，自幼甘老侠客与他

折腰曲腿，教给他小巧之艺，别看他长的那么粗鲁，高来高去，小巧之能，身体还灵便，并传与他韦驮八法神杵，达摩老祖的八式拳，还传与他一身横练，骨硬如钢。就是他的秉性太猛，时常在外面惹祸，本村与他起了个外号，叫作霹雳狂风，生平以来，谁也不怕，胆量过人，他是就怕甘老侠客，甘老侠客也知道管不了他，故意的吓唬他，跟他说，你要在外面惹祸，我也不打你，你在那屋里睡觉，我豁出那房子不要啦，我在四外堆上柴草，活活的把你烧死在内，再不然，你睡着了，把你捆上，刨坑活埋。甘虎也说的好，父亲你老人家不要先埋我，您要是先把我埋了，到后来谁埋您老人家呢？您老千万可别埋孩儿，我也不在外面惹事。虽然甘虎性情猛，他这个猛楞与牛儿小子可就不同啦，他猛楞的样儿长在外面，心里头还是很秀气，他要出个主意，连聪明的主儿都惹不起他。那么因为甚么又把他锁在这屋中呢？皆因是本镇上来了个练把式的，甘凤池怕他出去踢人家的把式场子，故此叫他在屋中练工夫。今天他是正练工夫哪，听外面有人呦了一声，他不知道是谁，他才接着问道："外面是谁呀"？牛儿小子在外面答言，说道："是我"，甘虎在里面复又问道："你是谁"？于恒在外面答言说道："我是牛儿小子"，甘虎向里面叫牛儿小子，说道："牛儿小子你进来"，于恒在外面答言，说道："门锁着哪，我进不去"，甘虎接着说道："你不会把锁拧了，你不就进来了吗"？牛儿小子闻言，心说：这个倒有理。一面想着，一面伸手攥住了铃铛锁，一用力，顺口说道："对呀"，话未说完，咯崩一声，将铃铛拧坏，把铁锁往下一撤，用手一推隔扇，分为左右，牛儿小子迈步进来。甘虎举目观看，看见牛儿小子就从心里头爱，一看进来的这个牛儿小子身体的

高矮与自己相仿，身穿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足下白袜大洒鞋，往脸上一看，顶平项圆，黑漆漆的脸面，两道浓眉，一双环睛，直鼻阔口，大耳朝怀，剪子股小辫，真是项短脖粗，虎背熊腰。甘虎看着分外的爱惜，急忙站起身形，说道："黑脸儿的小子，姓甚么？叫甚么？你在那里住？告诉我听听"。牛儿小子未曾说话，先把两脚站齐，两手向小腹上一搭，口中说道："小子你是头里问"？后头问？当中间问"？甘虎接着说道："还是由头里问呀，小子"，于恒口中说道："小子，你要问我，家住在怀安府溧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字宝元，外号人称叱海金牛，乳名叫牛儿小子，我可不告诉你"，甘虎闻听，说道："小子，你叫牛儿小子呀"？于恒接口说道："我叫牛儿小子，你怎么会知道的呢"？甘虎说道："不是你方才告诉我的吗"？于恒闻听，冲着甘虎摆手说道："小子，你既然知晓，千万别告诉别人，黄脸儿小子，你叫甚么东西呀？你也告诉告诉我"，甘虎闻听，说道："牛儿小子，你要问，前面那个姓甘的老头儿，他是我父亲，我也姓甘，单字名虎，外号人称霹雳狂风，乳名儿叫虎儿小子，你可也别告诉别人，小子，你可要记住了，"于恒闻听，说道："小子，赶情你叫虎儿小子，你别在这里坐着啦，你跟着牛儿小子到前面去，前面大厅之内，酒饭全都预备好啦，跟着我去吃饭去吧？"虎儿小子闻听，摇头说道："牛儿小子，不行，前面有咱们的父亲，他要是看见我，那个老头儿厉害着哪，他不是把我活埋了，就是要用火把我烧死"，牛儿小子闻听，将双睛一瞪，说道："虎儿小子，你只管放心，前面的事情，都有牛儿小子哪，他要是打你，我定不能答应他，我帮助你，他要是打你，我就帮着你先打甘凤池老小子一顿，给你出出

气”。甘虎闻听，摇着头说道：“牛儿小子，你可千成别打，他是我的父亲，那焉能打得呢”？牛儿小子接着说道：“虎儿小子，若要不看你的面子，非打老小子不可！走吧，咱上头里去”！这两个猛汉说话别人听着倒有个意思，真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此时虎儿小子不肯够奔前面大厅，还是牛儿小子拉着他的手，出离了花厅，这个时候牛儿小子屎也忘了拉啦，拉着甘虎顺着小甬路，够奔东边月亮门。

进了月亮门，来到大厅，牛儿小子伸手启帘笼，回手将甘虎往屋中一推，此时甘凤池正陪着大家谈话，猛见得帘板一起，甘虎由外面进来，后面跟着于宝元，甘凤池冲着甘虎脸往下一沉，说道：“虎儿，你怎么这般大胆，谁叫你来到前面大厅”？虎儿小子看见自己父亲动怒，他还是真害怕，急忙说道：“你可千万别打我，你要是一打我，牛儿小子憋可着打你呢！我给你说了多少好话啦”，甘凤池一听自己儿子所说的话，真是气不的，恼不的，心说：这两个浑小子怎么会凑合到一处的？甘凤池那里同甘虎说话，童爷早就看见啦，进来的这个黄脸猛汉，与自己的师弟高矮差不多，还是一样的猛楞，童爷还是起心里爱，童爷在旁边不容甘雨甘虎爷俩的话说完，接着在旁边插言，口中说道：“甘老侠客，这位猛英雄是您甚么人”？甘凤池闻言，看着童林，用手指着甘虎，说道：“贤弟若问，这就是拙兄的小犬，名叫甘虎，草号霹雳狂风，就是他生平猛楞，童贤弟，你看着爱惜不爱惜”？童林闻听接着说道：“兄长，有子如此英雄，小弟我怎么会不爱呢”？甘凤池听童林之言，不由得暗想道：“甘虎在家中除去招灾惹祸，并没有别的事业可做，莫若我叫吾儿拜童海川为师，也可以免家中多少操心，若要跟着海川在一处，日后还可以有点出

息。想到这里，含笑向童林说道："吾这个孩儿，你是真爱？假爱？"童林闻听，说道："甘老侠客，我怎么会假爱哪，我是真爱他这个猛劲儿，"甘凤池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贤弟，你既是真爱，我令此子拜你为师，贤弟，你可愿意"？童林闻言，接着说道："你老人家舍的吗"？甘凤池见童林愿意，转过身来向甘虎说道："虎儿，你过来"，说着话，用手指着童林，向甘虎说道："这位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乃是一位侠客，我命你拜这位侠客，向他老人家学习武术"。甘凤池说话时，算计着甘虎必然过来磕头，不料想甘虎看不起童林，看童林身量没有他高，遂向甘老侠客问道："您命我拜他为师，他有能耐吗"？甘雨闻听，不由得脸一红，说道："可恶，你满嘴的胡说，还不过去行礼？等待何时"？虎儿小子拗不过他父亲去，心中暗想：有啦，我过去给他磕头，他必然伸手搀我，我趁势揪住他的胳膊，往前一拉他，他要没有我的能为大，我把他揪躺下，我就是他的师傅。虎儿小子想到这里，只得往前抢步，攥着拳，瞪着眼，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甘虎给你磕头啦，"两条腿往前一曲，似跪不跪，童林一看，就知道这小子没安着好心，童林往前一欠身，双手一搀说道："徒儿请起"。童林话尚未说完，两只胳膊早被甘虎掳住，甘虎此时用力要往前拉，他焉能揪得住童林呢？童林往回一缩胳膊，双臂如铁，甘虎焉能攥的住呢？早就松了手啦，童林趁势用手一推甘虎的胸膛，叭咚的一声，甘虎早就坐於地上，甘虎吓的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我看他身量比我矮，他的臂力比我大的多，真是我的老师。想到这里，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磕头"。童林也倒不计较他，跟着说道："徒儿，免礼"，童林站起身形，带着他先见贝勒

爷，然后又见过众位侠客。命他与于恒相见，牛儿小子在旁边说道："不用见，我认得他，他是虎儿小子"，虎儿小子接着说道："对啦，不用见，他是牛儿小子"，童林一想，不见就不见吧，这两个人都是浑人，无法引见。这才叫过甘虎，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众人见过，都是他的师兄，虎儿小子看见这几个人年轻，他还是有些个不服，无奈又不敢不行礼，彼此大家相见已毕，大家与童林贺喜。甘凤池吩咐单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摆一桌，知道他们两个人都能吃，省得别人与他们坐在一处捣乱，没想到这两个人坐在一处，倒是很和气，彼此还都有个谦让。首座这一桌仍然是贝勒爷在当中，众位侠客相陪，彼此擎杯劝酒，今天又是童林开门收徒弟的日子，真是一堂喜气，洒过三巡，菜过五味，甘雨推杯向童林说："贤弟，劣兄所定的是在重阳会内卧底，探听事实，然后与贤弟报信，只因昨夜晚间机谋不密，被法铎法广将此事听去，为兄可就不能前往铁善寺，前去卧底，无非是到贤弟赴会那一天，我必至滇南客栈。我还敢问一句，除去铁善寺赴会，还有别的公干吗？"童林闻听，遂叹了口气，向甘凤池说道："兄长既问，咱们在坐的也没有外人，我把我的事情对您说一说"。童林一面吃着酒，一面就将自己生平以来，所遭所遇所经过的事，从头至尾，对甘凤池说了一遍。甘凤池闻听，遂向童林说道："贤弟，重阳会事毕，接连着就得办八卦山的事情，再者说，八卦山相离铁善寺不过六十里之遥，头一样八卦山山势险恶，原借磁江的江水环绕，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又兼着八位庄主爷有奇艺，山内人多势众，若要由旱路进山，很不容易，必须由水路前往，无非指望众位兄长协力相帮，拔刀相助，除此之外，别无成见，再者，熟识水

性的英雄叫小弟那里去请”？甘凤池闻听，遂说道：“贤弟，若要不弃，我倒有一位良友，与我是莫逆之交，我情愿与贤弟介绍介绍，不知贤弟意下如何”？童林接着说道：“但不知兄长介绍的是那路的英雄？小弟可曾认识”？甘凤池接着说道：“贤弟若问，此人与我八拜结交，他住家在贵州贵筑县城北，离城十里，展家林的人氏，此人姓展，名叫展大旺，外号人称过海乌龙，此去乃是必由之路，我写好了一封书信，贤弟到贵筑县展家林，面见此人，此人必相随前往，一来在重阳会与你我弟兄助威。重阳会事毕，此从水性过人，可以接续求他帮办八卦山之事，我这位朋友决没有推辞，贤弟，你想此事如何”？贝勒爷在当中坐着，看着甘雨这一份热心，贝勒爷暗说道：海川真是走运，又多出一位帮助。遂接着说道：“海川，既是甘老侠客如此的成全，你应当当面谢过”，甘凤池闻言，微然含笑，口中说道：“知己之交，不过客套”。贝勒爷也就只得陪着一笑。

惟有镇东侠侯振远在旁边坐着，见童林今日收徒弟，也是另有一番的欢迎，无奈童林又收了个甘虎，于恒一个浑小子，走在道路之上，就够麻烦了，再添上一个虎儿小子，走在路上，更不方便。自己想到这里，遂向众人说道：“我们众人由此起身，不单是为赴重阳会，行在沿路之上，还要访查盗宝二寇的踪迹，若要是就这个样儿众人一齐起身，未免人多嘈杂，招人注目，就是探着二寇踪迹，也是打草惊蛇”，贝勒爷闻听镇东侠说的有理，遂说道：“依老侠客的主意，打算怎么办呢”？镇东侠说道：“依着我的愚见，还是大众分着班前往，俱都在滇南客栈相会，只要别误了九月重阳会便可”。贝勒爷一听镇东侠所说的话倒是有理，又一看这么些个人，真

要是在一处走，实在是不像样，只得在旁边说道："老侠客所虑的甚是，那么着吃完了饭，给他们分开拨，都单走"。大家说着话，把酒饭用毕，大家散坐吃茶，贝勒爷这才催着镇东侠与他们分拨，镇东侠只得应允，举目观看惟有这两个浑小子难办，谁能跟他们走到一块呢？猛然间想起来张旺孔秀这两个人倒可以，叫他们多带路费，我出个主意，叫两个坏小子带着两个浑小子，倒可以能行，自己想到这里，遂叫道："张旺，孔秀"，这两个人听老侠客呼唤，赶走走至面前，孔秀说道："师伯，呼唤吾们两个人，有甚么事"？镇东侠用手一指于恒，甘虎，说道："你们两个人精明强干，带着他们两个浑小子，一块走，你们算头一拨，这就叫笨鸟先行"，孔秀闻听，连连的摇头说道："师伯，我们可不能跟他们两个人一块儿走，头一样，这两个人不听说，我们两个人管不了他们两个人，倘若道路之上，有了差错，这个沉重我们担不了"。镇东侠听孔秀之言，说道："你们两个人好没有主意，你们两个人过来，我告诉你们一个主意，道路上，准没有差错"，孔秀张旺无奈只得走至面前，镇东侠在他二人耳边底言细语说了几句，张旺将话听完，带笑说道："行的了"，孔秀笑着，也说道："行，准能行"。於是两个人与于恒、甘虎商议起身。那么镇东侠告诉他们两个人甚么主意呢？皆因老侠客告诉张旺孔秀，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这两个人注重就在吃喝，我与你们两个人多带路费，这两个人好好的跟着你们走便罢，倘若不好好的跟着走，你二人变着法子别给他们好的吃，这两个人手内无钱，自然就好好的跟着你们一同走啦。镇东侠虽然想得挺好，那里知道走在半路上，事中生变呢。镇东侠叫他们四个人单走，这才派第二拨，阮和，阮璧，徐源，邵甫，用

完了饭起身。叫二弟侯杰，带着闫宝，侯俊，侯玉，鲍信，他们为第三拨起身，贝勒爷，镇东侠，童林，长臂昆仑于爷，他们爷儿几个最后起身，甘凤池甘老侠客得把家中安置安置，自己单独起身，甘凤池先写了一封书信，交与童海川，大家用完饭，这才收拾各人的包裹，贝勒爷看着他们一拨一拨的走，容大家俱都走后，这才与三侠带着刘俊，与甘老侠客告辞，甘雨又把名片拿了一张，交与童林，若到了贵筑县，见着展大旺，替我致意问候，童林连连的答应，说着话，当面告辞，甘凤池直送至在村口外，彼此拱手告别。

贝勒爷等辞别了甘雨，顺着大道向前行走，在路途之上，老爷儿几个一路游玩各处的山景，倒不觉着劳苦，并且留神暗访盗宝的二寇，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只一日。这一日，已至贵州贵筑县，镇东侠见着行人，一询问果然本县城北，离城十里，有一座展家林，众人这才够奔展家林而来。顺着大道离着展家林，还有二三里地之遥，远远就看见啦，看着黑暗暗，雾蒙蒙，一片茂林，来至在南村口外，一看这座庄村，四外俱是树木，庄子外面一段壕沟，当中一段小桥，众人渡过了小桥，进了村庄。南北的街道，东西对面的买卖铺户，众人来到十字街，镇东侠往前行走，见前面有一位老者，年纪约在六旬开外，庄家人的打扮，镇东侠向前抢步问道："这位老人家，暂且留步，小可跟您打听本庄子上的一家住户，望阁下指引"，这位老者看了看镇东侠，口中说道："但不知阁下打听哪一位"？镇东侠带笑说道："请问老丈，咱们庄子上可有一位展老员外，双名大旺，老人家您可知晓"？这位老者闻听连连点头说道："晓得晓得，您要问他住在那里"？说着话，用手向西一指，"您顺着十字街，往

西走，到西头，坐北的门便是，在家不在家，我可不晓得”，镇东侠闻言，冲着老者一抱拳，说道：“领教了”。众人由打十字街直往西，来到西村口，往北观看，坐北向南的大门，是黄油的大栅栏门，上面横梁上拿铜瓦起出清水脊的样式来，门里面有一座砖影壁，当中挂着一个四方木头的福字，外面四周围是鹰不落的砖墙，里面房子倒是很新鲜，就地在栅栏门抱柱的上垂首，钉着一个长方的木头牌子，写的是展寓二字。镇东侠走至门前，高声问道：“宅内有人么”？连叫了两三声，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那一位叫门”？镇东侠往里面一看，随着声音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年纪约在二十多岁，身穿蓝布褂，足下白袜皂鞋，镇东侠抱拳说道：“请问阁下，贵宅上姓展么”？就见这个年轻的人说道：“不错，我家主人姓展，您有甚么事情”？镇东侠回头由童林手内把名片要过来，把名片向前一递，说道：“有劳贵驾，到里面通禀一声，我们是替朋友来问候，并求见他老人家还有别的事”，这个家人把名片接过来，说道：“众位屈尊少候，待我前去通禀”，说着话，转身进去，众人只得在门前恭候。等了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说道：“客人没让进来吗”？就听家人接着说道：“都在门前等候着您呢”，又听有人说话：“怎么不把众位都让在书房呢？这不是慢待远来的朋友吗”？镇东侠顺着声音往里面观看，就见头前走着一人，后面跟着四名家人，见这位身量是中等身材，细腰札臂，身穿蓝绸子大褂，青绸子裤褂，白袜青缎皂鞋，往脸上观看，黑脸面，黑中透亮，花白剪子股小辫，两道浓眉，一双碧眼，鼻直口阔，大耳朝怀，掩口花白胡须，一脸的水锈。正在观看，就见这位员外带着家人，迎上前来，说道：“众位英雄，恕我展大旺未能远迎，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请到里面待茶”，镇东侠拱手说道：“我等必到贵府打搅”，说着话，往里面相让，众人在背后跟随。

进了大门，转过影壁，迎面是一段花瓦子墙，当中四扇屏风，进了屏风门，当中的院落，东西的配房，当中的大厅。家人早就把门厅帘笼挑起来啦，展大庄将众人让进大厅，贝勒爷举目观看，大厅之内，几榻光明，粉壁如镜，墙上挂的也是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贝勒爷正自观看，就听展大旺说道：“方才家人擎着我盟兄的名片，言说群雄到此，恕过展大旺接待不周，未领教众位贵姓高名，仙乡何处”？镇东侠先与贝勒爷介绍，展大旺跪倒要行大礼，贝勒爷伸手相搀，镇东侠，于洞海，说了自己的名姓，然后方与童林介绍。介绍已毕，童林这才把甘凤池的手书，双手捧着递与展大旺，口中说道：“小可童林，奉甘老侠客之命，现有书信上呈”，展大旺双手接过来，说道：“有劳贵驾”，举目观看，原来是盟兄甘雨的手书，拆开一看，原来是甘盟兄介绍自己，协助童林办理重阳会八卦山的一切，展大旺把书信看完，命家人将书信递与家人，然后向童林说道：“既蒙我兄不弃，把我介绍在阁下的面前，敢不勤劳？惟小弟尚有下情，请众位落坐慢谈”，语毕，这才让坐。众人分宾主落坐，家人献茶，茶罢撤盏，展大旺说道：“众位来得正巧，实不相瞒，我这里也接着铁善寺的请帖，皆因有小事缠身．不然，我早就前往重阳会”，镇东侠接着说道：“那么着，阁下还有别的公干吗”？展大旺含笑说道：“侠客爷有所不知，我虽然接着铁善寺的请帖，如今既有我盟兄书信到此，把我介绍在童侠客的面前，当然是我听候童侠客的指挥啊，那也就没有异义了，所以我迟滞未走者，就是我方才说的那点儿小事，甚么事呢？就是在敝

庄的正西有一座山，名唤麒麟山，他那山前有一个水池子，深不可测，里面有一个海眼，这个水如同墨汁一般，因此命名为洗砚池。里面有一尾墨鱼，若要是江湖绿林会水的英雄，把这条墨鱼拿上来，鱼皮可以制成宝甲，若要遇见寒泉，只要把宝甲穿在身上，可以能避寒，若要遇见温泉，穿上宝甲，可以不热，并且善避刀枪，鱼目乃是两粒明珠，此鱼一千年有馀，可称稀世之珍，无价之宝。我有意把此鱼得到手内，怎奈我水性尚微，又兼着麒麟山有位寨主，他也知道这尾墨鱼的来历，他也惦记着把这尾墨鱼得到手内，怎奈他无法可施，此人姓泥名叫泥滚，外号人称红毛太岁。不料前三年又来了一位英雄，名字叫吴霸，外号人称病肋犀牛，也不知道因为甚么，把这个红毛太岁泥滚赶走，如今他在此占山，皆因我欲得这一尾墨鱼，与这个寨主交过两三次手，未分胜负。我打算把这墨鱼得到手内，才到铁善寺，因此耽误这些日子，未能起身，可巧贝勒爷与众位侠客大驾光临，不然早走多日”。贝勒爷本来秉性好奇，听说这尾墨鱼甚有来历，在旁边答言说道：“贵宝地既然有此佳景，并有此无价之宝，这尾墨鱼咱们可看不可看呢”？展大旺闻听，说道：“贝勒爷，我拦您的清谈，我去就有本山寨主拦挡，贝勒爷若要前去观看墨鱼，倘若被寨主知晓，贝勒爷您若受了惊，我担得了吗”？贝勒爷未及答言。童林在旁边答言说道：“请问展老英雄，这个寨主长几条胳膊？几条腿”？展大旺闻听童林之言，知道他是正在血气方刚，遂说道：“童侠客，何必动怒？此人无非也就是两只胳膊，两条腿”，童林闻听，冷笑说道：“他既然并非是四头八臂，咱们怕他作甚么？既是贝勒爷愿意前往，童林我情愿相随，但不知这墨鱼甚么时候，才能看得见”？童林把话说完，

展大旺不敢拦阻，遂说道："贝勒爷这时要去看鱼，天际尚早，皆因这鱼日久年深，受过日精月华，日夜之间，除子午二时，他由里面出来，为的是夺天地的正气，别的时候他在海眼之内一爬，他连动也不动，故此欲得他很不容易呢！众位别忙，在寒舍用完了早饭，咱们就起身，到了那儿无非也就是正午，正得看。贝勒爷与众位侠客们，听我说这话怎么样"？贝勒爷闻听说道："很好，既然如是，又在贵府打搅了"，展大旺说道："那里话来"，说着话，吩咐家人预备早饭，家人答应一声，这才调摆桌椅，放好了杯箸，外面家人添酒上菜，无非是鸭鱼肉。展大旺让坐，大家落坐，自己在末坐陪着，大家饮酒谈心，展大旺又与童林问了问赴会的情由，童林秉性直爽，并不藏私，就把自己生平以来，所遭所遇，并赴重阳会的情由，一气说出，展大旺倒尊敬童林说话诚实，彼此饮酒谈心。贝勒爷是贪着看洗砚池的墨鱼，草草把饭用毕，大家吃完了饭，天也就不早啦，堪可到巳牌时分，贝勒爷首先提倡，说道："天也不早啦，大概由这个时候起身，到了那儿，也就是时候啦"。展大旺说道："爷，您别忙，此山离此不过二十馀里，咱们这个时候前往正好"。

说着话，大家起身，众位侠客带同刘俊等由大厅起身，出离了外面大门，由村口出来，一直往正西，远远就望见这座山啦，又走三四里地，离此山相近，就看见这座山青山叠翠，怪石横生，山上树木森森，远远望着其形好似两个麒麟对面卧着一般，是天生的真宝山，山岚彰气，绕满山谷。又走了二里之遥，展大旺回头看了看后面跟着家人一名，脸上带着一番害怕的样子，就见这个家人来到面前，低声说道："员外爷，可快到了洗砚池了，往那里再走，可就险要啦"，展大旺

用目一看家人，家人不敢再说，又往前走了不远，贝勒爷可就看见洗砚池啦。这个洗砚池就在麒麟山山口外，不到半里之遥，这座洗砚池并不甚大，是一个鸭蛋圆的那么个池子，方圆约在一里多地，里面的水势还平稳，在池子的四周围，俱是垂杨柳树，围绕着这个池子。贝勒爷站在东面向西观看，众人垂手伺立，站立两旁，贝勒爷观看这一池子水，连一点裂纹都没有，平稳之极，回头向展大旺说道："展老员外，这墨鱼何时方能出现哪"？展大旺含笑说道："您别忙，这就到了正午啦"。正说着话，猛然间就听洗砚池池水翻花的声音，展大旺用手向池内一指，说道："众位请看，墨鱼出来了"！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洗砚池当中，就彷佛开锅翻花的一般，水可是黑的，翻出白花来，分外好看，工夫不大，就见当中白花之内，就彷佛出来两条蛇似的，约有五尺多长，来回的盘旋，贝勒爷细一看，并非是蛇，原来是墨鱼鼻孔上的两个须，出於水面，就见墨鱼已由翻花之中上来啦，露着脊翅，由当中往外转，带的水似翻花。贝勒爷细一看，暗含着喝彩，赶情并非是别的鱼，原来是一条龙睛的金鱼，周身上下满都是金鳞，真可称得起巨口细鳞，这鱼倒是不大，约有五六尺大小。众位阅者，有所不知，大凡这个金鱼与草鱼大不相同，就是经过二三百年的金鱼，也不过是一二尺长，若要千年之久，长成也就不过五六尺长。诸君不信，到过妙峰山大觉寺，看过金鱼的，就知道啦，因此说洗砚池这鱼在五六尺长，他从当中出来，露着脊翅，仰着面，张着嘴，围着洗砚池来回的乱转，他把洗砚池的水带得水浪四溅，这一池子水如同开锅滚沸的一般，水势声音振动山岳。贝勒爷看着真是稀奇，工夫不大，天已过午，这墨鱼仍然转在当中，沉于池底，再看

洗砚池这里面的水，仍然似墨汁的一般，连个水纹也没有，贝勒爷看着真透着奇怪。

就在这个工夫，猛听身背后有人喊嚷，说道："呔！你们这些个人，真不要命啦，拿着脑袋闹着玩，你们不禀明我家寨主，私自观看洗砚池，你们胆子真不小，快快与我滚开吧"！众人闻听，俱都扭项观看，就见二十多名喽罗兵，当中一个头目，方才说话的，就是这个头目，一看当中这个人，身穿蓝布裤褂，外罩一个号褂子，是个青坎肩，当中间白月光，上面写着小字，"麒麟山洗砚池，"当中还有喽罗兵三个字，蓝布手巾包头，脚底下打着裹腿，白袜大洒鞋，往脸上看，这小子长了个偏脸膛，可是大奔勒头，两只豆角眉，一双酸枣眼，小鼻子头，薄片嘴儿，说着话撇着嘴，手里头提拉着一个大马棒，冲着众人指手画脚的。别人还可稍耐，惟有童爷焉能听得惯这个呢？童海川向众人说道："众位别生气，我把他打发走了就完啦"，说着话迈步向前，来到喽罗兵对面，童爷口中说道："你们这群小子，是作什么的？搅闹我们看鱼的清兴"。喽罗兵头目闻听，由鼻孔之中一笑，说道："你这个小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麒麟山洗砚池寨主治下的地面，你竟敢偷看墨鱼，就冲着这个你们这些人就应当该死，你这小子也不翻开眼皮看看，今天你家头目大爷带领伙计查山，你就是不懂得跪倒磕头哀求，你也应当说两句好话，你反倒说搅了你们看鱼，这不是该死吗"！说着话，向喽罗兵说道："你们过去几个，先把这小子绑起来"，喽罗兵听头目之言，那敢慢怠，往前一拥，跑过四五个喽罗兵来。有一个过来，伸手就揪童林，童爷看手到了胸膛，用右手一扒拉喽罗兵的胳膊，跟着一顺手，一托喽罗兵的下

巴，这个喽啰兵的乐儿大啦，来了个仰面朝天，地下一块三棱尖的石头，把腰还给硌了。左边又过来一个，往前一伸手，奔童林的脸就是一掌，童林用心戏耍他，左手一恍喽罗兵的面门，左腿往前一伸，用脚挂住喽罗兵的脚后跟，往回一拉，这个喽罗兵来了个屁股蹲，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躺下的。就在这工夫，右边又过来一个，伸手要揪童林的发辫，童林右手往回一圈，跟着向前一掌，只听叭的一声，把这个喽罗兵的脑袋打的转过去了，也回不过脖子来，后面这个喽罗兵，对准了童林就是一脚，童林并不闪躲，腰上一使劲，就听嘎叉一声，把这个喽罗兵的脚脖子给错折啦。童站在那里，并未动转，过来这几个喽罗兵，来的麻利躺的快，这个喽罗兵看着伙计们，打倒的打倒，受伤的受伤，故意的一声怪叫，说道："小子们，素日我也没给你们豆腐吃呀！怎么今天连一点儿劲都没有呢？连这么个老赶你们都打不了，你们都闪开，我过去。"书中代言，这个喽罗兵还真有两下子，姓孙名楚，这小子还练过两趟大红拳，他并看不起童林，提拉着马棒，来在童林的面前，说道："你们的胆量真不小，竟敢打伤我的伙计，小子别走，接我这一马棒"。这一手叫举火烧天，童林看着不由得暗笑，心说：这小子也不知从那里学来的？童林并不慌不忙，看马棒已到，童林顺着棒一伸手，攥着孙楚的手腕子，一用力，孙楚这个乐儿大啦，口中不住的"哎呀"！马棒也撒了手啦，口中不住哀求，说道："没想老爷是英豪，今日小子我错啦，万望爷爷饶命"！童林心说：这小子嘴倒很乖，要看他刚才那么横，就应当将他结果性命，今见他眼泪直流，若若的哀求，岂忍伤他呢？遂说道："今天我本当将你结果了性命，怎奈你是无知小辈，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的回去，也得与

你留个记号”，说着话，用左手揪住他的耳朵，往下一撕，只听哧的一声，把耳朵给他撕下一块来，跟着鲜血直流，童林一撒手，这小子就彷佛遇了大赦啦，手腕子跟折了一样，耳朵也不要了，爬起来就跑，跑出约有三十几步，立住了脚，回头向童林说道：“小子，你要是真厉害，你可别跑，你在这里等着，我禀知我家寨主，叫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好朋友可别跑”，童林含笑说道：“小子，去你的，我就为等你家寨主”，童林将话说完，就见这个喽罗兵的头目，带着众喽罗兵抱头向西鼠蹿，够奔麒麟山山口去了。童林仍然气昂昂的观看，贝勒爷站在那里口中说道：“这小子，也得叫海川这么治他”，就在这么个工夫，展大旺在旁边说道：“既然放这个喽罗兵逃走，本山的寨主必然前来，恐怕惊哧着贝勒爷”，贝勒爷带笑说道：“有众位侠客俱都在此，我还怕他们吗”？

大家正然说话，猛听得正西一片锣声响亮，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由正西上约有五十余名喽罗兵，各擎刀枪，正当中有一家寨主，后面有人抬着他的兵刃，临至近前，喽罗兵往左右一分，雁排翅摆开。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这位寨主好大的身材，真是前胸宽，臂膀粗，背厚腰圆，身穿青绸子裤褂，青绸子抄布札腰，脚底下白袜大叶搬尖洒鞋，打着花裹腿，青绢帕罩头，斜勒麻花扣。往脸上观看，青中透煞的脸面，两道抹子眉，一双金睛，大鼻子头，四字海口，大耳有轮，连鬓落腮胡子碴儿，后面喽罗兵扛着他的兵刃，是一对短把牛头铛，站立对面，就见这位寨主高声喊喝：“方才何人胆大伤我喽罗兵的头目？真乃浑身是胆，汝等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童林闻听，抢步向前，说道：“草寇住口，尔竟敢在我的面前无礼，尔速报名受死”！就见这位寨主冲着童

林一阵冷笑，遂说道："你要问你家寨主，姓吴单字名霸，外号人称病肋犀牛"，童林说道："好！你亮兵刃，前来动手"，吴霸一看童林并未擎着兵刃，又见童林不甚威武，遂说道："你家寨主与你动手何必用兵刃，伸手把你活捉"！童林闻听，微然舍笑，说道："山寇你敢出口大言，你不用将我活捉，你就能将我战败，当着众人在此，我立刻拜你为师"，吴霸闻听，说道："此话当真"？童林说道："我还能失信与你？可有一样儿，你要赢不了我，你应当怎么样呢"？吴霸被童林拿话一挤兑，只得说道："我若是胜不了你，当着众人与我手下的喽啰兵在此，我情愿拜你为师"。童林闻听，含笑说道："咱们的话说了不可不算"，吴霸说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向例我是这个脾气，我最恨说了不算之辈"。童林闻听说道："咱们二人是比兵刃？是比拳脚呢"？吴霸说道："你这个样儿，不必比试兵刃，一拳就可以能把你打死"，童林闻听，心说：这小子好大话，那么着你就进一招吧。童林丁字步一站，并没亮架式，吴霸一看童林穿着打份，他焉能看在心上呢？早就有些个看不起，又见童林连个架式都没有，他也就不大在意，用左手一恍童林的面门，跟着向童林就是一拳，直奔童林的胸膛打来。童林见吴霸来的甚猛，身形向左一迈步，右手的手掌往吴霸的腕子上一搭，吴霸自然是用胳膊往上一挑，童林原是诓招，左手胳膊趁着吴霸这一挑，跟着向上一穿，右步向前一迈，童林正与吴霸对面，右手一扶吴霸的脖项之下，左手按住华盖穴，童林瞪眼看着吴霸的面部，说道："躺下"！童林用的这一招，名叫对面上扶字，吴霸真听话，随着童林这一发力，往后一仰身，倒在地下。童林看他躺下，遂急往回一撤架式，仍然是青龙转身的掌架，看着吴霸，吴霸此时

一咕噜身，由地下爬起来，站在那里发怔，童林问道："方才你我二人所说的言语，如何"？吴霸说道："说了不能不算，请问阁下贵姓高名"？童林说道："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吴霸一听，哎呀了一声，身形乱恍，上下打量童林，说道："我是久仰大名，原来是侠客爷，小子岂能是您的敌手，侠客请上，吴霸遵其前言，情愿拜您为师"。说话间，双膝跪倒，冲上磕头，童林见吴霸的这个意思，不由得心中欢喜，童林向例的脾气，最恨的是说了不算，童林见吴霸言语诚实，遂往前抢步，伸手相搀，说道："朋友，方才不过一句戏言我焉能收你作门人弟子呢？咱们彼此都是朋友相交"，吴霸说道："不行！您要不收我作弟子，我是决不能起来，并且在众目之下，你老人家再不收我，我岂不是更不好看吗？无论如何，您老人家也得收我"。童林仍然还是不收。就在这个工夫，贝勒爷在旁边答言，说道："海川，你大开贤门，我看这个人很实诚，你收了他吧？有甚么错处，都在我身上啦"，童林听贝勒爷之言，一看大家众位侠客俱都说道："海川，收了吧"。童林只得应允，对吴霸说道："既然你是诚意，我就收你作为弟子"，吴霸闻听，朝上磕头，然后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恩师您与我介绍介绍，这些位英雄"，童林闻听，只得带着吴霸与众介绍，吴霸挨次行礼。行礼已毕，吴霸一看这些位都是成名的侠客，有贝勒爷在此，如今拜侠客为师，不由得高起兴来，说道："众位师伯，来到弟子的敝山，此处也不是讲话的所在，请在敝寨之内，稍坐盘桓，不知贝勒爷可肯前往？"贝勒爷见吴霸一番豪爽，如今又是童林的徒弟，只得说道："那么着，你我就到他寨内去看看"。众

人见贝勒爷愿意前去，众人只得应允。

童林命吴霸带领喽啰兵头前带路，众人后面相随，由东面转过洗砚池，来到麒麟山的山口，贝勒爷用目观看，就见当中的出口，山口外两旁的木板房，一边儿十五门，乃是喽啰兵守护山口的所在。吴霸头前引路，进了山口，往前去不远，就看见前面的寨门，寨门的两旁，俱有喽啰兵把守，一直进了二道寨门，原来是坐西的聚义厅，大厅的两旁，一边二十五名喽啰兵，垂手伺侯，大厅之内正当中放着一张桌案，后面放着一把金交椅，金交椅后面是六扇围屏。此时吴霸将众位让在大厅之内，急忙吩咐喽啰兵摆坐，仍然是贝勒爷上坐，众人按次序落坐，吴霸从新见礼已毕，命喽啰兵献茶，茶罢搁盏，贝勒爷向吴霸说道："你既拜童海川为师，我们大家看着你也是一条英雄好汉，因此我们才从中维持，从今日以后，你就是侠客的高徒，这个占山的勾当，依我想也就不必了。如今你师傅皆因赴九月重阳大会，够奔铁善寺，你若肯弃虎威，归王化，可以散山，跟随你师傅前去赴会，日后也可以在人前显贵，强过占山，这是我的良言相劝，可不知你的意下怎样"？吴霸闻听赶紧站起身形，抱拳说道："贝勒爷，您是金石良言，小子的微衷，您老不知，容小子通禀。我本是陕西西安的人氏，我是家传的水旱两路的武艺，皆因我的臂力大，从送我外号并肋犀牛，原因我听人说麒麟山洗砚池有一尾墨鱼，乃是无价之宝，我熟识水性，我打算得着这尾墨鱼，可作宝甲，我这才不辞数千里，由家中来到此处，观看墨鱼。最可恨此山上有一位寨主，名叫泥滚，外号人称红毛太岁，他不容我观看，我二人当场动手，泥滚被我战败逃走，我遂占据此山。我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怎奈无法，难得

这尾墨鱼，就是展老员外来到这里，观看墨鱼，我也曾与他老人家无礼过两三次，今在坐的列位老少英雄，那一位若要能够将墨鱼得上来，我情愿散山，跟随我老师前赴重阳会。那一位得着墨鱼，我情愿将墨鱼相送那位英雄，皆因小子悬这尾墨鱼才不肯散山”。众位一听吴霸之言，俱都无法得这尾墨鱼，就在这工夫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小子不才，我倒有个主意，伸手可能将墨鱼得出”，众人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刘俊。童林见众位老侠客俱不肯答言，刘俊从旁说话，遂将脸往下一沉，说道：“众位侠客俱不肯答言，你竟敢如此多言，还不后退”！刘俊闻听，只得唯唯后退，此时贝勒爷在旁边说道：“海川，你倒不必拦他的高兴，常言有句话，‘臭其有妙策’，我们倒要听听他有甚么主意得这尾墨鱼”？童林闻听贝勒爷之言，遂向刘俊说道：“你当面讲来，说的有理便罢，无理你要小心受责”，刘俊闻听，只得说道：“众位老师千万莫怪，小子我本没有什么主意得这尾墨鱼，因先前听我师傅讲论过，麒麟山洗砚池这尾墨鱼，要凭人力水性得这尾墨鱼，势比登天还难，若要打算得这尾墨鱼，只可智取，用什么法子呢？这尾墨鱼最喜腥膻，若要得这尾墨鱼，必须用鸡鸭，先把难鸭开膛，取出五脏，里面暗藏红矾。容这尾鱼出来的时候，把这些个鸡鸭扔在池内，此鱼见着必吞，他若将毒药吞到腹内，必然将他生生的毒死，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伸手可得，这是我师傅当初对我言讲过的”。贝勒爷闻听刘俊之言，遂说道：“好主意，你若能把这尾墨鱼得出来，这尾墨鱼就给你，决没有人与你争夺，用甚么你告诉吴霸，叫吴霸给你预备”。刘俊闻听，先谢过贝勒爷，然后谢师伯，与恩师，然后这才与吴霸相商，刘俊开了一个单子，叫他们下面预备，今

夜晚子时预备停妥，在池旁伺候，得这尾墨鱼。吴霸与刘俊把事情交派完毕，来到了大厅，先禀贝勒爷，然后吩咐喽卒预备酒饭，款待众位英雄。喽卒下面预备，工夫不大，跑上来擦抹桌案，调摆桌椅，摆上杯箸，请贝勒爷上坐，贝勒爷到此时也是很喜欢，就在当中落坐，众群雄按次序落坐，吴霸末坐相陪。无非在酒席筵前又劝解吴霸一番，吴霸情愿散山，随恩师前往重阳会，贝勒爷又把海川的事情，草草对吴霸说了一说，大家愈谈愈高兴，直吃到点灯时分，大家用毕酒饭，散坐闲谈。到顶外面天交二鼓，刘俊禀明贝勒爷，请贝勒爷与众位英雄一同前往，贝勒爷问刘俊何时起身？此时天有二鼓，刘俊在旁边答言说道："此时就得起身，别误了子时，子时要是一过去，这尾墨鱼可就得明天才能出来了"，贝勒爷一听，遂说道："那么着很好，就让他们预备灯笼火把"。此时吴霸早就命喽卒预备齐毕，往下面一声传唤，下面早有挑选的五十名喽卒，各自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后面用筐抬着鸡鸭，这个鸡鸭都是新宰的，俱都把毛退的干干净净，由屁股那里开膛，把五脏全都掏出，里面满装红矾，拿麻绳照旧缝好，一共四十只，喽卒用筐在后面抬着。

这个时候贝勒爷率领众侠客英雄代领着喽卒，由山内起身，出离山口，够奔洗砚池而来，前面有灯笼引着路，工夫不大，来到洗砚池南面。刘俊分派在四面每一面十名喽卒，十只鸡鸭，若要是墨鱼上来的时候，随时他要转到边上来，迎着头抛这些鸡鸭，为的是好叫他吞下去，喽兵答应了一声，只得遵命。刘俊又叫喽兵把灯笼火把，满都熄灭，怕的是有灯光亮了，这尾墨鱼不肯上来，然后众人席地而坐，净等三更时分。等了工夫不大，书中代表，已到了子时，这个时候

月色也上来啦，贝勒爷借着月色的光辉，观看山景，但见得月明如画，照得青山叠翠，树木森森，细草如茵，遍满山谷，池旁的柳树，被风儿吹的乱摆，满池中形若墨汁，这洗砚池的池水，被月色所照，真就彷佛镜儿面相似，池水被微风吹动，如同万道银蛇上下翻腾。贝勒爷正观不尽青山明月之际，洗砚池的池水，就在这凉夜月明之下，猛听得洗砚池的当中兴波作浪，声若鼎沸，众位侠客在一旁也看的明白，皆因白昼看见墨鱼的动作，知道这是墨鱼出来啦。众侠客与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池子当中仍然水似翻花，工夫不大，就见这墨鱼的两条须出现在那水皮之上，跟着这个墨鱼身形现露，仍然浮於水皮之上，来回的旋转，刹时之间，一尾墨鱼，他竟能够把洗砚池这一池子水，搅得成开锅的一般，又兼着夜静更深，借着山应水势，真不亚如牛吼一般。这尾墨鱼转来转去，可就离着池边相近，刘俊亲自吩咐喽兵迎着头扔这些个鸡鸭，也有墨鱼浮过去没看见的，也有扔在墨鱼的迎面的，墨鱼看见一张嘴，把这个鸡鸭吞在腹内，一连吞了三四只。此时子时已经过去啦，就见这尾墨鱼转来转去，仍然转在当中，沉於池底，洗砚池水势仍然是风平浪静，贝勒爷回头对刘俊说道："我叫你这孩子得这尾墨鱼，我没让你喂鱼，鱼吃饱啦，仍然归於洗砚池内，怎么能够把他得到手里呢"？刘俊含笑说道："您别忙，这是毒药性没发散开，等矾的劲儿散开，他就受不了啦"，贝勒爷此时还是不信。就在这工夫，猛然听见洗砚池池水当中哗啦的一声，水似翻花，可没见鱼上来。书中代言，这尾墨鱼虽然吃了四五只鸡鸭，他就彷佛吃了几个鱼虫子的一个样儿，他也是并不介意，以至沉在池子底下，海眼当中，他在里面一爬，肚子里的小鸡与鸭子可就全都烧化

了，红矾的这个力量也就发现了，这尾墨鱼觉着腹内热的难受，他为的是在池子底下爬着凉快，没想到越爬越热，烧的他心中难过，他一抖搜尾巴，上面的水就是一翻花，他是越动药力越发散的快，这墨鱼可就在池子底下爬不住啦。一抬头，一晃尾巴，顺着底下冒上来啦，贝勒爷就见正当中墨鱼往外一冒，跟着浮水围着池子乱转，拚着命的相似，皆因这个鱼的肚子跟火烧的一般，他焉能好受的了呢？别说是鱼，就说是人吃一点红矾，都能要的了命，何况好几斤红矾，鱼吃在肚子里头，那怎么受哇！贝勒爷大众观看，就见这墨鱼转了约有两个多时辰，后来力量也小啦，水的声音也小啦，这墨鱼也就横着身子，漂在水面，仍然还是头尾乱动。书中代言，这墨鱼生叫红矾药死。此时天也就顶五鼓啦，刘俊此时教喽兵掌起灯笼火把，预备小船，预备竹杆子，把鱼搭上来，抬回大寨之中，此时刘俊与吴霸请贝勒爷山中休息。书中代言，这里面惟有于老侠客暗自生叹，可叹这墨鱼千年的道行，为贪口福，一旦倾生，这也是他的结果应当如此，其实各位老侠客各有捕墨鱼的方法，谁也不肯出口，俱都恐怕伤生，可巧单遇见刘俊，也是这墨鱼该当遭劫。

单提贝勒爷随同吴霸众位侠客，一同顺着洗砚池来到山口，赶到了山口，天已经亮啦，众人由山口进了寨门，来到大厅，此时早有蝼兵在此伺候，众位梳洗已毕，大家散坐吃茶。就在这个工夫，蝼兵将墨鱼搭到，贝勒爷吩咐叫把墨鱼搭到大厅之前，喽兵答应一声下去，工夫不大，就见十数名喽兵将这尾墨鱼搭到厅前，贝勒爷看见墨鱼搭到，这才率众下厅，众人细看这尾墨鱼。一身的金鳞，巨口，细腮，实在是与别的鱼不同，两只眼睛宝光灼灼，贝勒爷看着叹息，回

头向刘俊说道："这尾墨鱼吴霸说过，谁要能得着这墨鱼，这墨鱼鱼皮就给他，你既然能够得着这尾墨鱼，当然这个鱼就是你的啦，你自己想法子把鱼皮剥下来，可是不与别人相干"。刘俊说道："跟贝勒爷回禀，要剥这尾墨鱼钢刀决不能用，非用竹刀不可，皆因这尾墨鱼在鱼腹上有一道白线，用竹子刀把他这条白线与他挑开，然后把鱼目取出，乃是两粒明珠，先把鱼头剥将下来，顺后面往下一撕，把皮剥下来，原是一张整个的鱼皮，一点也不能损坏，再经高人制造，可作宝甲，这是我老师王十古告诉我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贝勒爷闻听说道："也难为你记得清楚"。刘俊此时告诉喽兵，预备一块竹片刘俊用自己的匕首刀，把竹片削成尖刀的形式，自己先用竹刀把鱼的二目挖出，然后用竹刀把鱼腹的白线挑开，这才慢慢的把鱼头剥下来，站在鱼的脊背后揪住鱼皮，用力往下一撕，由底下一脚踹在鱼的脊背之上，只听哧的一声，整个的把鱼皮撕将下来。刘俊把鱼皮反叠好，把两个鱼目放在当中，然后用油绸子包上，包在自己的包裹之内。这个鱼肉可吃不得，是因为中了毒啦，叫喽卒扔在山涧之内，然后上大厅，谢过众位英雄与贝勒爷，在旁边垂手一站。此时贝勒爷正然劝吴霸洗手散山，吴霸情愿遵贝勒爷之谕，此时吩咐喽卒把后山所存蓄的银两，满都抬到前厅，查点喽卒数目，合每人多少银两，与喽卒分散，告诉他们此次散山，让他们各安生业，作小本的经营，"倘若不遵我的相劝，日后仍然作不法之事，被官军捕获，定有斩首之祸，我今跟随我老师前去赴九月重阳会，你们各投你们的生路"。喽卒也有愿意散的，也有不愿意散的，寨主既然当众散山，众人也只得散山各投生路。此时贝勒爷观看吴霸散山，这才与展大旺商议，同回

展家林，展大旺与贝勒爷回禀："这个山寨万不可留，如若留此山寨，恐日后再有贼人占山，不如用火焚了"，贝勒爷一想说道："也好，那么着咱们大家就此起身"。众人商议明白，吴霸收拾自己的军刃包裹，随同贝勒爷一同由山内下山，展大旺在山内放火焚烧山寨，贝勒爷他们将走过洗砚池，就见展大旺由后面赶来，冲着贝勒爷说道："请爷观看山上的火着起来啦"！贝勒爷举目观看，果然就见山中金蛇乱串，烈焰飞腾，火光四起，着了一个满天红。贝勒爷与众位侠客看见山内火起来啦，众人这才够奔展家林而来。工夫不大，来到展家林西村口，已至展老员外的住宅，展大旺往里面相让，众人来到大厅，家人起帘笼，众人进到屋中，贝勒爷这才与展大旺相商："展老员外何时方能起身"？展大旺跟贝勒爷告假："打算跟并肋犀牛一同起身，稍微把家中之事安置安置"。贝勒爷一想，这个事情这么办也好，这才与镇东侠于老侠客商议起身，展大旺也不敢多留，贝勒爷只得把吴霸留下叫他与展老员外同行，自己陪着三侠带同刘俊告辞起身，展大旺把这爷几个送在村口之外，贝勒爷这才拱手告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莽英雄打虎宿寺得急讯　懒龙沟工匠助破地雷阵

不提展大旺带着吴霸回庄，单提贝勒爷一行人由展家林起身，赶奔云南，沿路之上，带着访察二寇的踪迹，这么一来可就耽误点日限，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饿渴饮。这一日来到狐耳山相近，打听着滇南客栈，原来这个滇南客栈就在田家堡西村口，众人来到滇南客栈，举目观看，好大的一座店房，坐北向南，大门带门洞，白墙上面写着黑字：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大门洞有一块匾，黑匾金字，上面写的是滇南客栈，门口搁着两条板凳，上面坐着几个伙计，这爷儿几个来到店门首，就见伙计往里让："众位客人住店吗？或是找人哇"？镇东侠闻听，向伙计说："我们也找人也等人，"伙计闻听，说道："您们几位若要是找人哪，我们这上房有人包赁下了，听说是等一位姓侯的，一位姓童的，如若来的时候，叫我们陪进去"。侯振远闻听，说道："里面等人的这几位姓甚么"？伙计答言说道："里面有十几位呢，告诉我们的那位姓阮，还有一位姓侯的，是秃子"，镇东侠一听，是自己人，说道："既是那么着，你把我们陪进去吧，我就姓侯"，伙计闻听，点头说道："众位请吧"。陪着众人来到上房，伙计起帘笼向屋中说道："外面有姓侯的客人到啦，众位看看，是这位不是"？侯振远举目向屋中观看，就见屋中全是自己的人，原来是侯二爷，阮和，阮璧，徐源，邵甫，侯俊，侯玉，闫宝，鲍信，他们众人赶情是早到啦。侯

二爷见兄长陪着贝勒爷一干众人来到，赶紧向伙计说道："是我们一块儿的，伙计往里让吧"。此时贝勒爷众人进来，彼此见礼，童林不见于恒，甘虎，张旺，孔秀，回头向侯二爷说道："我师弟他们还没来吗"？侯二爷接着说道："我们已然来了三四天了，在道上也没看见他们，他们至今还未来"。童林点头。这里有店里伙计伺候着大家掸尘净面，落坐吃茶，镇东侠遂跟伙计说道："你贵姓"？伙计说道："不才我姓王，您呢？"镇东侠又说道："我问问你，你们这柜上的掌柜是领别人的东，还是本东本伙呢"？王二闻听，笑嘻嘻的说道："我们这个掌柜的也姓王，是本东本伙，掌柜的就是年岁大点儿"。镇东侠又问道："此时你们掌柜的在柜上没有"？伙计说道："客人要问，现在柜房呢"，镇东侠说道："既在柜房，你去就提我姓侯，我请你们掌柜的说话，我在上房候着他"，伙计闻听，说道："客人，您稍微等一等"。说着话，伙计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复又进来，向镇东侠说道："侯老客人，我们掌柜的来啦，在门口那儿听候您呼唤"，镇东侠说道："请"。伙计转身起帘笼，向外面说道："掌柜的，客人请您进来说话"。众人举目观看，由外面进来一位老者，倒是买卖人的打份，就是年纪过迈，看那个样儿，年过古稀，身穿蓝布大褂，里面白布裤褂，白袜青布皂鞋，往脸上观看，形容枯瘦，头上卸顶，不大的剪子股小辫，黄脸膛，两道残眉，两只眼睛的皮往下垂着，看不见眼珠，准头丰满，方阔海口，连鬓落腮半部白髯。店里伙计对着镇东侠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掌柜的，姓王"，回头又向掌柜的说道："这位就是侯老客人，他老人家请您有话"。侯振远站起来抱拳说道："王掌柜的，请坐吧"。王掌柜的抱拳说道："客人，请坐谈话吧"，这王掌柜

的又对众人抱了抱拳，遂在旁边落坐。镇东侠说道："王掌柜的，小可我姓侯，名庭，草字振远，我们是杭州双龙镖局的，皆因本处铁善寺设摆重阳会，约请天下的英雄，为的是以武会友，我们是在约之内，我们还转请许多的朋友，都是保镖护院的。今请掌柜的到此，没有别的事，皆因是我们请的人多，俱都约定的在您的店内相见，怕的是人到齐了的时候，没有地方住，我今天把您请过来，与贵东家商量商量，不敢说包您这座店，只要是从店里走的客人，那屋就别让外人住啦，只要有一间屋子，我们给你一间屋子的房钱，倘若再有客人来住咱们这个店，请您老就别留他住啦，一共该多少店钱，我们是如数的开发。顶到九月初旬，我们的人要是来的多，所有菜饭都是本店里预备，有一桌算一桌的钱"。说着话，回头向童林说道："海川，你把那个银子拿过来"，童林打开包裹，拿出两封白银，交与镇东侠，镇东侠交与王掌柜的，说道："这是两封，一百有零，暂时存在柜上，过了九月重阳会算帐之时，不够我们再添补"。王掌柜的笑嘻嘻的，双手把银子接过来，向镇东侠说道："客人何必这么早就把银子交在柜上呢？这不是您这么说吗，我就照着您的话那么办"。镇东侠说道："好吧，咱们就是一言为定"。说着话，王掌柜站起来告辞，退将出去，回归柜房。最可怪镇东侠这一干众人，都没看出这个王掌柜的是甚么人，连于爷今天都算输了眼，因为甚么没看出来呢？就皆因王掌柜的垂着眼皮，没看出他 的眼神来。书中暗表，这就是前文书在清水潭翻板搭救于恒牛儿小子那位王凤，外号人称天灵侠，如今开着座店房，就算忍啦，赚几个钱，无非给他侄女添补作脂粉钱，这是书中的代言。单表镇东侠与众位侠客在店中居住，等候天下的英雄，此时已经

到了九月，镇东侠有一件事很不放心，就是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始终也没来，怕他们在道路之上有什么舛错。

其实镇东侠还是猜着啦，就皆因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跟着张旺、孔秀，由白马河甘家堡起身，路费张旺、孔秀带着，他们由打起身的这一天，镇东侠告诉张旺、孔秀，如若两个浑小子不好好走路，你们想着法子，不给他饱吃，要依着镇东侠这个主意，可就没什么舛错啦。张旺、孔秀这两个坏小子有点坏的过火，由打离开甘家堡，这两个人暗含着商量好了，要把这两个浑小子饿三天，然后有什么事，再说。这两个人太狠一点，他两个走在道上，只要看见卖馒首的，不让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知道，他们两个人每人买几个馒首，一边走着道，暗地就吃饱了，成心饿着这两个浑小子，到打尖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绕着村庄镇店走，老说赶不上镇店。这么一来，这两个浑小子这个乐儿大啦，这两个人每人背着一条降魔金杵，与自己的包裹，分量又很重，一天可以能行，两天多水米未沾唇，可把牛儿小子，饿榻了腰儿，说话的声音也透着微小。这一 天正往前走，牛儿小子实 在饿不起啦，等着张旺孔秀由后头赶到了，牛儿小子可就跟他们两个人说道："坏事包，臭豆腐，咱们四个人走了两三天，老赶不上村庄镇店，这不要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饿坏了吗！无论怎么样你们两个人想主意，咱们也得吃点儿什么，若不然牛儿小子我可要走不动了"。张旺暗中看着两个浑小子笑，口中说道："弥陀佛，你这是告诉我们两个人哪"？孔秀接着说道："唔呀 ，唔呀 ，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你们两个人饿，难道说我们两个人不饿吗？谁 让赶不上村庄镇店，那有什么法子呢？牛儿小子你要实在忍不住饿，我给你想个主意"。于恒说道："孔秀，你有

什么主意？告诉我”。孔秀说道：“我倒没有别的主意，你们饿急了，你把裤腰带用力紧一紧。”牛儿小子闻听，说道：“不用你告诉，我的裤腰带再要紧，就把肚子勒两截啦，咱们还是想主意吃饭”！孔秀闻听，说道：“那么着，咱们就紧着走”，牛儿小子万般无奈，只得跟随着张旺孔秀往前紧走。张旺一想：今天要不给他们两个人吃，恐怕不行吧。暗中与孔秀商量好了，今天找小店住下，别让他们吃饱了，他们两个人计议已定，故意躲着大镇店寻找小村庄走。

走到天黑，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张旺一看这个村庄也就是几十户人家，一进东村口，路南里有一 家小店，伙计站在门口正往里面让客人的时候，看见他们四个人由东村口来，店里伙计站在门前就让客，说道：“客人别往下走啦，再走没有镇店啦，打尖住店 我们这里全方便”。此时牛儿小子本来就饿不起啦，说道：“咱 们就住在这里打尖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里”，孔秀闻听，只得点头，说道：“既然如是，咱们就住在这里吧”。说道：“伙计你们这个店 里头可有单间的屋子没有”？伙计说道：“有，东跨院两间上房，你们四位住正好，起火打干房，都行”，孔秀说道：“就是这么办吧”。伙计在前面走，他们四个人后面跟着进了这座店，伙计带着够奔东跨院，原来是两间上房，破烂不堪，原本是小店，二位猛英雄进到屋中，把包裹与降魔金杵放在炕上，张旺在暗中冲着伙计一使眼色，店里伙计只得跟着张旺出来。来到外院，张旺向伙计说道：“你看见我们这两个浑小子没有？这两个人都有点疯病”，伙计一听，就是一怔，遂说道：“既有疯病，住在我们店里头，倘若犯了疯病那可怎么办呢”？张旺说道：“不要紧，你听我说，虽然是疯病，有个主意，可能够不犯

病”，伙计说道：“那么有什么主意呢”？张旺说道：“不要紧，他们两个人只要不吃饱了，不要紧，只要一吃饱了，疯病就来，回头你进去的时候，他们要问你有什么吃的没有，你就说饼也没有啦，饭也没有啦，馒首也没有啦，就剩下二斤切面，你们众位若要是不要，别的客人可就要留下吃啦。他们两个人必然要留下这二斤切面，千万可别多给他吃，一吃饱了，他可要犯疯病，见人就打，碰巧就许放火烧房”。伙计一听，心说：这到得，遂说道：“你只管望安，有吃的我们也不敢多卖，就按着您这个主意”。张旺冒完了坏，仍然够奔东跨院，来到屋中，就见牛儿小子站在屋中正嚷哪，店里伙计也不来，怎么还不吃饭！张旺来到屋中向牛儿小子，说道：“我刚把伙计找来，你问问他有什么吃的？好给咱们预备饭”。牛儿小子一看见店里伙计嚷着说道：“我们饿啦，你们店里有什么饭？你赶紧给我们预备”。伙计接着说道：“ 客人，您别嚷，我们这儿饭可是没有多少啦，皆因饼面饭全都卖完了，就剩下二斤切面，您要是不要，我们可要卖给别人啦”，牛儿小子赶紧说道：“给我们留着吧，千万别卖给旁人，我们全饿啦”，孔秀在旁边说道：“赶紧把面给我们拿过来，就势把柴火带了来，我们就在这屋里起火煮面”。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伙计由打外面进来，手内托着四个白磁草帽大碗，内放着二斤切面，这手拿着火种筷子，铁灼，随手放在炕头锅台上，又出去抱进一捆柴草来，又取了一个大盆来，里面满满的一盆凉水。牛儿小子看着面少，说道：“伙计，还有面没有”？伙计说道：“就剩这二斤啦，您要不要，别人还等着要哪”，牛儿小子接着说道：“要！要，怎么会不要呢？我们还不够吃的呢，回头又向张旺孔秀说道：“这二斤面我们两个

人不够吃的，你们两个人吃什么呢”？张旺说道：“我们两个人不忙，先紧着你们吃”。牛儿小子跟着把柴草打开，抓了一把，放在灶内，也不刷锅，就把大盆的水倒在锅内，盖好了锅盖，打着了火种，把柴草燃着，牛儿小子那里作过饭，这是真饿急啦，万般无奈，工夫不大，就将锅水烧开啦，跟着把面下到里面，用筷子在锅内一搅，锅将然要开，牛儿小子也不管面熟不熟，由锅内挑出两碗面来，把筷子递与虎儿小子一双，说道：“这是二斤切面，你一碗，我一碗”。虎儿小子这两天也饿塌了腰啦，看见了面，伸手端过碗来，就着锅台，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人张开了嘴一吃，二斤面别说两个人吃，一个人也不够，不大的工夫，两个人把二斤面吃啦。虎儿小子说道：“咱们两个人这二斤面不饱，怎么办呢”？孔秀在旁边答言说道：“面少不要紧，常言有句话，面少多喝汤，不是就饱了吗”？牛儿小子一听这话说的也对，向虎儿小子说道：“喝汤吧，多喝点儿汤，也就饱啦”。虎儿小子，牛儿小子蹲在锅台的旁边，希里呼噜俩个人把一锅汤全都喝啦。虽然两个人是饱啦，可是水饱，两个人虽然是吃 的不足，总是一路上的劳乏，头朝里躺在炕上睡起来了。容这两个猛英雄睡了，孔秀、张旺暗含着商量：由今日起，少给他们吃，只要是到了滇南客栈，就算完了咱们的事啦。这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五更天叫起两个浑小子就走，他们每天住店，都是头天开发店饭帐，第二天往下走，省得麻烦，就这个样，走了够二十几天的光景。你们就带着两个浑小子，走不就完了吗，不行，张旺偏要冒坏。这一天由小店里出来，走了没有多远，张旺叫虎儿小子，甘虎问道：“坏事包，你叫我作什么”？张旺说道：“这两天我走的腿很疼，我走不动啦，你

扛着我走几步，咱们好找镇店打尖吃饭”。虎儿小子闻听，自己一想：若要不扛着他吧，又怕他们不给饭吃，万般无奈，只得说道：“那么着我扛着你”，虎儿小子蹲在地下，张旺走至近前，迈腿骑上虎儿小子的脖子，虎儿小子扛起张旺往前行走。孔秀看见张旺骑上虎儿小子啦，心里说：有的，你会骑虎，难说道 我就不会骑牛吗？一边走着，一边说道：“牛儿小子，我也走不动了”，牛儿小子闻听，遂说道：“你也走不动啦，怎么样呢”？孔秀说道：“你也得扛着我走两步儿”，牛儿小子有心不扛，看见虎儿小子扛着张旺，没有法子，说道：“臭豆腐小子你过来哇，我扛着你”，牛儿小子蹲在就地下，孔秀迈腿骑好了牛儿小子，顺着大道上往下一走，是大路上走道的，没有不看这两个大个的，一个扛着陀头和尚，一个扛着南蛮子。就是扛着走，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惟孔秀的这个嘴不好，一边走着，一边儿嚷道：“和尚，你看你骑着老虎，没有我骑牛稳。”和尚在虎儿小子身上扛着说道：“臭豆腐，你骑着牛，就是一个放牛的牧童，和尚要骑着老虎，远远的一看，就仿佛是伏虎的罗汉”，两个人说完了，彼此鼓掌一乐。可是这么个样儿，到了晚上，多给这两个人点饭吃，只要是第二天一清早起身，走不出一二里地，这两个人，就得让两个浑小了扛着，这两个人是说说笑笑，张旺孔秀这两个人暗地吃饱了，变着法子不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饱吃，就这么着，非只一天，一连五六天的情形如此。

这天由小店里出来，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走的快，自然是把张旺孔秀落了个挺远，牛儿小子到了儿是傻，为人忠厚，虎儿小子可伶俐，前文表过，他并非是真傻，他要是冒出坏来，比坏的主儿还坏，这些日子，皆因有牛儿小子，甘虎没有法

子，只得忍受。如今天天老得扛着张旺、孔秀，虎儿小子有些个心气不平。这一天往前走着，回头看了看张旺、孔秀，离着很远，虎儿小子遂向牛儿小子“牛儿小子，这些个日子，你看出来了没有”？牛儿小子说道：“我没看出什么来”，甘虎说道：“你虽然没看出什么来，坏事包、臭豆腐这些个日子拿咱们当了驴啦！老人家给的路费很多，这两个小子成心不走镇店，他们是故意饿着咱们两个人，净饿着咱们还不算，天天他们两个人拿咱们当驴骑，咱们还得驼着他们走，牛儿小子你想想，我说的对不对”？于恒本来不明白，他是个天真烂缦的人，本来他想不到这个地方，被甘虎这么一说，牛儿小子一想，甘虎说的很对，遂向甘虎说道：“那么着，依着虎儿小子你，应当怎么办呢”？甘虎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咱们两个人慢着点走，等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必然还叫咱们两个人扛着他们，咱们两个人可不要露出马脚，咱们还照旧在地下，等他们两个人临到咱们身子近了，要迈腿的时候，我可把孔秀交给你，你把张旺交给我，你不用管，咱们两只手揪住他们的脖子，转着弯一抡，他们两个人就受不了啦，多咱他们两个人哀求咱们，给咱们饱吃，咱们再饶恕这两个小子，若不哀求，把这两个小子抡成两丈多长，牛儿小子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牛儿小子闻听说道：“咱们就是那么办”。这两个浑小子把主意商议好了，这两个坏小子作梦也想不到，甘虎故意的慢走，等着这两个坏小子。工夫不大，这两个人赶上啦，蛮子一边走道，一边嚷，嚷道：“唔呀，牛儿小子，我是走不动了，还是你扛着我吧”？张旺在后头念佛，说道：“弥陀佛，虎儿小子，我也走不动了，你也得扛着我”，甘虎瞪着眼睛，说道：“来呀，小子我这里不是等着扛你吗”？说着话，

往地下一蹲，孔秀看见虎儿小子蹲下去，遂高声叫道："牛儿小子，扛着我吧"牛儿小子说道："我这不是也等着扛你吗？"说话间，也蹲在地下。张旺孔秀怎么着也没想到这两个浑小子没安好心，临至身边，将要迈腿，这两个浑小子就势把张旺、孔秀脖子一捏，提拉起来就抡，虎儿小子一边抡着，一边说道："好小子，你们两个人商量好了，饿着咱们两人，故意不给我们饱吃，还拿我们当驴骑，今天你们两个人若要是应允，找大镇店给我们饱吃，我便绕恕你们，如若不然，非把两个小子脖子拉长了不可！"好在孔秀、张旺都是快家子，一捏脖子的时候，两个人就把浑小子的手腕攥往啦，若不然，不用说话，连气也喘不上来，孔秀张旺一齐说道："你们只要饶了我们两人，咱们就找大镇店吃饭，你们说怎么样，咱们就怎样"。甘虎一听这两个小子可以认罪服输啦，这才撒手，一撒手把坏事包摔的哼的一声，打算要跑，甘虎用手指着张旺说道："小子，你跑，只要叫我捉住，照旧是抡你"！吓的张旺也不敢跑啦，此时牛儿小子也把孔秀撒了手啦。这两个人站在对面，用手直揉脖子，甘虎一回手，由打身上把自己的包裹降魔宝杵摘下来，交与张旺，口中说道："小子，给我扛着"！张旺一看，就一咧嘴，这条宝杵要在虎儿小子身上背着，跟没有背着一样，要是张旺背着，可就显着沉重多啦！自己有心不扛，又惹不起甘虎，其实甘虎也看出来啦，对张旺说道："小子若不愿意扛着我的物件，没有别的，我们两个人扛着你们两个人好几天啦，你们也得扛着我们啦"，张旺一听，就是一咧嘴，心说：要一扛他们两个人，非把我们压死不可。跟着说道："我们愿扛物件"。牛儿小子看见甘虎这么办，自己也把包裹宝杵摘下来，交与孔秀，说道："小子，你给我扛

着”，孔秀也没法，只得接过来，牛儿小子又说道：“这两小子只要一跑，咱们捉住就抡”，甘虎说道：“叫这两小子头里走，咱们两人看着他们两个人”！实指望坏小子管着浑小子，没想到两坏小子，反被两个浑小子管住啦。这两个人在头前引着路，这么一来，张旺、孔秀可不绕着大镇店了，老早的就找着大镇店，先张罗着住店，到了店里头，不是炖牛肉，烙饼，就是炖牛肉，馒首啦，两个浑小子，吃完就睡。这两个还是不敢跑，皆因是老侠客的托付，怕他们两个人在道上惹祸，出了别的情由，这么一来不要紧，这两个浑小子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这两个人还得给他们扛宝杵替他俩背包裹，这两个人简直的罚了苦力啦。那位说，康熙年间有苦力吗？提这苦力的年头可就远啦，由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用懒汉作工，拉赴苦力，都是那个年头有的，这个时候说不算新鲜。

闲言少叙，单提是双浑二坏，往下行走，在路上非只一日，这一日正往前走，天不到已牌，牛儿小子就饿啦，回头叫道：“坏事包，臭豆腐”，张旺说：“甚么事”？牛儿小子说道：“你们两个人净顾了往前走，牛儿小子饿啦，怎么办呢”？张旺用手往西一指，口中说道：“前面就是大镇店，到那里就吃，咱们快着走吧”。牛儿小子闻听，举目观看，就见正西的上面黑暗暗，雾沉沉，一片茂林，牛儿小子看见是个镇店，在后面催着众人紧走，工夫不大，来到东镇口，一看这个村庄好不威严，村庄外四周围的垂杨柳，正当中的庄门，在庄门上横着一块木牌，牛儿小子不认得字，书中暗表，写的是“密林镇”三个字。进了东镇口一看，是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也有几家店，店里伙计，往里面让他们四个人，牛儿小子看着都不如意，嫌店里头地方太小，怕没有可

口的饭食，直走到西村口，紧靠着村口路南里有一座店房，走车的大门带门洞，门洞的西面随墙的避风门，大概是柜房，院子里头宽阔，看着里面南为上的上房，两旁东西夹道，东西的配房，门洞里头搁着两条板凳，有几个店里伙计都在门洞里凳上坐着，高谈阔论。这个时候已然快到打早尖的时候，也该往里面让客人啦，店里伙计看见他们四个人往里面看，有一个伙计站起来，往里面让，说道："客人打尖吧？吃甚么都现成，就是不打尖，歇歇腿再走，也不晚，擦擦脸喝点水，我们也不要钱"。牛儿小子一看，再往西就没有饭店，便出村子啦，只得向伙计问道："伙计，我说你们这店里有炖肉吗"？伙计闻听说道："我们这儿炖牛肉最出名，大锅里头烙饼，不信您打一回尖，尝一尝就知道好啦"！牛儿小子闻听，叫道："虎儿小子，咱们就尝尝他们这儿的炖牛肉"。说着话，二人迈步往里走，张旺孔秀后面相随。一进大门洞，张旺用目往西面避风门里边观看，牛儿小子大家也看见啦，西面原来是柜房，靠着南面的八仙桌，两旁摆着两把椅子，一桌上放着茶壶，茶碗，茶盘子，北面是一铺炕，炕上放着小饭桌，西面迎着门口是一个银柜，上面放着天平，在银柜头里地下搁着一个皮达子，在皮达子里头，露着一个黄橙橙的一个八棱疙瘩，好像降魔杵一般。在北面炕上对着脸，坐着两个人，上首坐着这个人，大身量身穿蓝绸子裤褂足下白袜青缎子踢死牛的豆包鞋，往脸上看，细眉圆睛，小鼻子头，大嘴，两个扇风的耳朵，剪子股的小辫，说话声音很高。下首坐着这个人，五十多岁，黄白镜子脸膛，两道半截的眉毛，两双酸枣眼，尖鼻子头，薄片嘴，掩口胡须不多，两个小元宝耳朵，剪子股的小辫，身穿半截蓝布褂，里面白布裤褂，白袜青布皂

鞋，在屋中还有三四个伙计陪着说话，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张旺他们不认得。书中暗表，这个五十多岁的是本店里掌柜的，原是江湖绿林道的贼，此人姓许，单字名蒙，外号人称摇头猫，皆因在江湖绿林道很偷了几个钱，在这个密林镇开设了一座店，买卖还是真作起来啦，店房的字号叫四路通，如今还是个大店，买卖是真兴旺。这个黄脸膛乃是铁善寺的门人，此人姓燕，单字名凯，外号人称黄风鬼，他现在塞北蒙古沙颜岭充当二寨的寨主，胯下一匹白毛骆驼，掌中使一条降魔金杵，这白毛骆驼日行千里，他给这个骆驼起了个名儿，叫金睛雪花驼。皆因他在铁善寺习学气功，铁善寺设摆重阳会，见他有一匹金睛雪花驼的好脚力，庙内这才命他骑骆驼，各处请人，请帖全然撒完，就剩了四路通，摇头猫许蒙的这份帖。一来到这个地方下这封请帖，二来在这儿休息休息，也就回铁善寺啦。交代自己的公事，掌柜的留他在这儿吃完了早饭，店里的伙计也把他的骆驼喂完了，拴在店后头院，沙土上扒沙，许蒙陪着他在柜房带着伙计们正在高谈阔论，这四个人由门洞柜房门前一过，往柜房里无非一过目，里面的人也看见他们四个人啦。有伙计把他们让至在南为上的上房，这四位进屋中观看，三间是一通连，对面的炕，迎着面八仙桌，四周的兀凳，屋子倒是很干净，此时孔秀、张旺扛着宝杵，早就累的了不得啦，二人够奔东边炕上，把包袱宝杵放在炕上。这时伙计把脸水打进来啦，出去到外面给他们拿手巾去啦，把手巾拿来，再一看洗脸水没有啦，店里伙计向众人问道："方才打的脸水哪里去了呢"？牛儿小子接着说道："盆里头的水我喝啦"。伙计闻听，说道："那是洗脸水脏，喝不的"。牛儿小子说道："一点也不脏，喝着正可口"。孔秀冲

着伙计说道："不要管他，喝了就喝了吧。先张罗着我们吃要紧"。伙计闻听，要乐又不敢乐，只得问道："众位爷台，要是渴了，我给你们众位再泡壶茶去"。话还未说完，牛儿小子瞪着眼向伙计说："冲着你说泡茶，就应当给你一个嘴巴！我们都饿着啦，谁还愿意喝茶呢？我问问你，你们这里有大碗没有"？伙计说道："大碗倒是有，你作甚么用"？牛儿小子说道："拿大碗给我们两个人来十碗炖牛肉，再给我们每人烙一筷子饼"。伙计没听明白，赶紧问道："客人这一筷子饼怎么烙呢"？牛儿小子说道："你好糊涂，把饼烙得了，一张一张的都罗在一块，拿着一根筷子，往当中一按，这个饼要与筷子一边平，那叫一筷子饼"。伙计闻听，心说：这两个人饭量可真不小！店里伙计回头又向孔秀、张旺问道："你们二位也都是每人十碗肉一筷子饼啊"？孔秀说道："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饭量，你给我们配四碟菜，两壶酒，两张家常饼，再来一碗酸辣汤，我们就够了，他们吃甚么？我们不管"。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将要走，就听牛儿小子说道："伙计，你先等一等再走，我问问你，你们这店里有茅房没有？向例我的毛病，是拉完了再吃，要将屎拉净了，回头分外的多吃"。伙计闻听心说，这两个人真是饭桶。伙计说道："您要是上茅房，我告诉您吧，您出了这间屋子，顺着东西夹道都行，越过两层房，就是我们店后门的马号，西北角就是茅房，你有净手的纸吗"？牛儿小子说道："手纸我倒有，你去吧"。说话间，牛儿小子站起身形，与虎儿小子说道："你不拉屎吗"？甘虎闻听说道："我没有屎呢"。牛儿小子接着说道："你这个人太糊涂，要是吃饭不拉屎，分外吃的少，你要是拉惯了屎，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要拉，走吧，你试试就知道啦 "。甘虎原没有屎，不愿

意去，被牛儿小子劝的心活，遂说道："那么着咱们两个人就拉去"。

说着话，二人站起身形，出了南为上的上房，下了台阶，走西边的夹道，往南走，过了两层房，再往后走，一看果然是后门门外，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南边栅栏门关着哪，东西对面的马棚，在里面拴着十几匹骡马，院子里搭着天棚，正当中有一片沙土，在天棚柱子上拴着一个物件，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看见都不认识，看着像毛姜似的，那么一大块，什么物件呢？书中代言，这就是燕凯骑的那个白毛骆驼。那位说，怎么于恒、甘虎就不认得骆驼呢？这个书说的是康熙年间，南北未通风气的时候，后来到乾隆年间，纪筱兰作南京主考的时候，方才南北通达，牛儿小子是淮安府的人，他那里见过骆驼，甘虎原籍是南京如意桥的人，他那里也没有骆驼。再者说，这个骆驼样儿也长的太奇怪，素常街上不有句诙谐么，乡下人不认得骆驼，呼为大块毛姜马，这个金睛雪花驼，就是前面黄风鬼燕凯的坐骑，皆因刚喂完了，拴在天棚底下，扒在沙土上，自来的肉鞍子，前面有一巴掌宽的皮绊胸，后面一巴掌宽的皮坐鞦，肉鞍子勒着软屉，一边一个皮革镫，前头香牛皮的嚼子，蓝绒绳丝僵，在骆驼鼻子上穿着一根竹子棍，竹子棍上拴着一根细绒绳。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看着这个玩艺，透着新鲜，牛儿小子不认这个骆驼，还要假充认得，回头向甘虎说道："虎儿小子，你认得这个东西吗"？虎儿小子本不认识，他也要假充认得，遂与于恒说道："你怎么会不认得他"？于恒闻听说道："你认得他叫什么"？虎儿小子一听，说道："这个东西叫长脖子马"。牛儿小子一听，就知道虎儿小子不认识，遂说道："你不认得，他不叫长脖子

马，我告诉你吧，这个坐骑叫小耳朵驴”，虎儿小子一听，牛儿小子说的也不像人话，遂说道：“不管长脖子马，小耳朵驴，我先骑上试试他”。说着话虎儿小子来至近前，认镫一骗腿，骑在骆驼的身上，口中说道：“搭喝”（搭喝就是叫这个牲口站起来往前走），怎奈这个骆驼动也不动。此时牛儿小子，早就把柱子上的细绒绳解下来啦，交与虎儿小子，甘虎仍然是说“搭喝”，这个骆驼仍然还是不动。甘虎焉能知晓，大凡江湖绿林道的坐骑，口号都与素常相反，就说平常人骑马吧，只要是手一拢丝缰，口中说道，“吁”，这个马就打住，只要是一说“搭喝”，就走的快，这就是素日排练出来的，惟有绿林人，他要是有坐骑，他的口号反着，这是怎么个用意呢？这是怕的是后头有官人追赶，若要后面有人一喊吁，坐骑要是一站住了，岂不就被获遭擒吗？后面越喊吁，他的坐骑越快，方能够不被获遭擒。可是一搭喝就站住，甘虎焉能知道呢？牛儿小子在旁边，看着这个小耳朵驴不站起来，起心里头有气，口中说道：“虎儿小子你骑住了，我在后头给他一脚，把他踢起来”！口中说着话站在骆驼后面，对准骆驼的屁股，就是一脚，这个骆驼一被踢遂大叫了一声，一挺身站将起来，虎儿小子在骆驼身上觉乎是个乐子，遂说道：“牛儿小子，你把后面门开了，咱们两个人倒换着骑他”。牛儿小子闻听，够奔后门，伸手将后门的插管撤开，把两扇门开开，反身走过来，到了骆驼的近前，把骆驼的细绒绳儿一揪，虎儿小子骑着，牛儿小子拉着，出了后门头冲西。这个骆驼往前一走，虎儿小子有点受不了啦，就皆因虎儿小子生平以来，没骑过马，何况是骆驼呢！他在上面一晃摇，虎儿小子打算叫他站住，口中说道：“吁，”他这一叫吁不要紧，这个骆驼可就开了腿啦，

方才说过这口号原是反的。这个骆驼往西一跑，虎儿小子在上面更难受，越难受他嘴里越叫吁，越叫吁越快，越快越揪不住僵绳，虎儿小子骑骆驼向西跑下去了。

牛儿小子一看虎儿小子把人家的长脖子马骑走啦，他又是怕人家店里头叫他赔小耳朵马，自己屎也没有拉啦，赶紧跑进来，把门关上，够奔西边的夹道，将走过一层房来，就见由里面来了六七个人挡住了于恒，内中有一人说道："你动我们的骆驼吗"？于恒闻听这才明白，后头的那个毛姜敢情叫骆驼，口中说道："甚么叫骆驼？我不知道"。又有一个人说："他连骆驼的名字都不知道，不用问他，咱们到后头看看去，我这个骆驼没有人动他不叫唤"。暗中交待，这些个人是干甚么的？方才问于恒的那个主儿，就是本店里掌柜名叫摇头猫许蒙，接着说话的，就是黄风鬼燕凯，皆因他们两个人带着伙计们，正在柜房高谈阔论之际，燕凯猛听得他的骆驼大叫了一声，赶紧把话止住了，遂向伙计们说道："后面谁动我的骆驼呢"？旁边有一伙计答言，说道："没有人上后头院去"。燕凯接着说道："不能，我这个骆驼有个特性：若是没有人动他，他决不能叫唤"。旁边又有一个伙计答道："别人没上后头去，就是才来的那四个客人，两个大个儿，上后头拉屎去了，也许是他们动啦"。燕凯闻听说道："怎么样？咱们到后头看看去吧，别让他们把我这个骆驼弄出毛病来"。说话之间站起身形，够奔外面，开开避风门众人由柜房出来，可就没关门，也没留人看守柜房，一面走着一面说道："别说是两个大个儿，勿论是谁动我的骆驼也不行"。可巧将走过头一层房，就碰见牛儿小子，掌柜的许蒙一问于恒，于恒心里头明白，知道事情不好，跟人家装傻，众人一同够奔后面去了。于恒一

面往前走着，一面自己想，心说：敢情这个玩艺叫骆驼，虎儿小子把人家骆驼骑着跑啦，回头人家跟我要骆驼，我可怎么办？莫若我从前门快跑，省得回头人家跟我麻烦，有什么事叫坏事包臭豆腐他们两个人办去。自己想到这里不回上房，一直够奔大门洞，一看柜房的门开着哪，银柜的里头放着一个皮鞑子，在里面露着好像宝杵，靶上的八棱的疙疸，看着可爱，牛儿小子趁着柜房没有人，迈步进到里边，用手攥住了靶，往外一撤，一看原来是黄橙橙降魔金杵，牛儿小子复又把金杵放在皮鞑子之内，伸手把皮鞑子扛起来，看了看外面无人，自己出离了大门，向正西追赶虎儿小子去了。牛儿小子够奔前面柜房的时候，坏事包臭豆腐早就看见啦，就皆因方才院内掌柜的带着伙计往后面看骆驼的时候，人声嘈杂，他们两个人在屋中早就听的真而且真，就怕的是这两个浑小子在后面闯祸，今又见牛儿小子由柜房，把人家的皮鞑子，给人家扛了走啦。坏事包张旺向孔秀说道："虎儿小子没到前面来，必然是在后面惹祸，牛儿小子由柜房把人家的皮鞑子给扛走了，回头店家跟咱们两个人要，咱们可怎么办"？孔秀说道："师兄，依着你要怎么办呢"？张旺说道："没有别的主意，咱们把他们两个人的兵刃扛起来，咱们就跳墙逃跑"，在这么个工夫孔秀要拉屎，张旺说道："你不会在炕上拉吗"？孔秀闻听，赶紧上了炕，脱下中衣，哧噗一声，拉了一泡稀屎，两个人扛着包袱宝杵，出离上房，由东墙跳出去逃走。

不表孔秀他们逃走，单提的是许蒙燕凯，来至后面一看，后门开啦，金睛雪花驼，踪迹不见。燕凯回头向许蒙说道："了不得啦！大概这两个大个儿，为偷我这个骆驼来的"，大家一同够奔后门外面一看，那里有一点儿影呢？复又说道：

“大概这两个大个为盗我这个坐骑，可别让前面那个大个跑了”。伙计在旁边说道：“请您放心，不要紧，上房屋还有他们两个人哪”，许蒙闻听说道：“燕寨主咱们赶紧到上房屋中，千万别让那两个人走了”。说着话众人进来，伙计把后门关好，大家够奔前面，许蒙来到了上房屋里，伸手起帘笼，向屋中探身形观看，将一探身就觉着屋中臭气难闻，一看屋中那有人！人走了还不算，炕上拉了一泡稀屎，此时燕凯也进来啦，到屋中也闻了一鼻子，许蒙向燕凯说道：“了不得啦，这两个人也跑啦”。燕凯闻听愣了半天，说道：“得啦，甚么话也不用说啦，有甚么事回头再说吧”。燕凯垂头丧气，许蒙在后面跟随，众人来到柜房，燕凯到了屋中，举目观看，一看皮鞑子没有了！回头向伙计们说道：“你们谁看着柜房来的？我的皮鞑子跟宝杵那里去了”？众伙计一个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俱都默默无言，内中有一个伙计说道：“你跟我们掌柜的够奔后面，我们众人俱都相随，谁也没在柜房，皮鞑子我们那里知道呢”？燕凯闻听，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许蒙在旁边实在是脸上挂不住啦，一来自己是绿林道的出身，再者青天白日，把个骆驼跟皮鞑子丢了，自己脸上不好看，无奈只得答言说道：“寨主您也别着急，所丢的东西，值多少钱我许蒙情愿赔偿”。燕凯闻听，摇着头说道：“掌柜的我也不是看不起你，我那一条宝杵，乃是生金打造，这个宝杵还不用提，就说我这个金眼雪花驼，日行千里，乃是我的两条腿，我失去金眼雪花驼，没有脚力。甚么话我也不能怨掌柜的你，不问可知这四个人，就惦记着我这两样物件了，不定跟了我多少日子哪？搭着我一时疏神，受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掌柜的你也不必赔我，我自己的银两路费，都在皮鞑子里头呢，这回我算是全丢啦，这

就叫成天的打雁，今天我是让雁给啄了眼啦，你给我预备二十两银子，一口朴刀，明天清晨我就回庙”。掌柜的只得点头应允。

不表他们在店中捣乱，单表是牛儿小子往西追出有七八里地，远远的就望见虎儿小子在树林子里头溜骆驼啦。书中暗表，虎儿小子骑着金眼雪花驼，他是越揪嚼子越叫吁，这个骆驼是越跑的快，甘虎在骆砣上，揪不住骆驼，心中一气，说道：“我倒看看你能跑多远”。他在骆驼上口中喊道搭喝，虎儿小子打算叫这个骆驼再跑的快点，他那里知道这个骆驼口号是反着的呢？这个骆驼跑得正快，虎儿小子一喊搭喝，这个骆驼猛然间一站住，虎儿小子那里防备的这么到呢？一个没留神，整个的顺着骆驼脖子头朝下，拿着大顶掉下来了。好在虎儿小子是一身横练，不然这一下子真可以把他摔坏了，虎儿小子来了个烧鸡倭脖儿，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拉着骆驼，够奔前面树林，可就是觉乎着两条腿与裆里头都不好受，皆因虎儿小子没骑过坐骑。自己来在树林外面，正遛骆驼，那么个工夫，一听正东有人喊嚷，甘虎举目观看，就见牛儿小子扛着皮鞑子，由正东喘吁吁的跑来，就听他喊道：“虎儿小子，你骑的也不是长脖子马，也不叫小耳朵驴，这个玩艺敢情叫骆驼，你虽然把人家骆驼偷跑啦，我在他的柜房里面偷了一条宝杵，这条兵刃比咱们两个人的都强，大概这个皮鞑子还是在骆驼身上搭着的，不信你看看”，说着话，喘吁吁把皮鞑子，向骆驼鞍子前面一搭，用软屉上头的皮绳儿一紧，正好搭在前面。牛儿小子向虎儿小子问道：“虎儿小子，你怎么会让这个骆驼站住的”？甘虎说道：“你别忙，我比出这个架式你看看”。说着话把骆驼拉过来，仍然是头冲西南，甘虎拢

丝缰即蹬上了骆驼，口中大声说道："牛儿小子，皆因我骑上他我就说了一声吁"，虎儿小子打算把话说完了，他只顾一说吁不要紧，这骆驼一听又开了腿啦，骆驼一伏腰四蹄登开，如飞似的，那么着甘虎不会说搭喝呀，这个骆驼不就站住了吗？可有一样儿，他也得想的起来呀！甘虎着急他打算把骆驼勒住，越叫吁，越勒不住。牛儿小子在后头，这个乐可就大啦，于恒刚跑出十数里地，这口气还未歇过来呢，他在后面紧追，甘虎口内不住的喝喊，你可站住啦，虎儿小子想站住，也得站的住哇！

牛儿小子追出有个五六里地，再看甘虎骑着骆驼踪影不见，牛儿小子也跑的够了劲儿啦，气喘吁吁慢慢的向前行走，又走了约在半里来路，这个劲也缓过来啦，再看天气已然不早了，红日已坠，天色看着要黑啦。就见道旁，秋草迷离，树木森森，兼着道旁的酸枣棵子，荆棘遍地，并非是大道，一看前面远山在目，山风障气，云雾迷漫，羊肠鸟道崎岖而行，道旁柳树枝头上，野鸟一阵阵乱叫，兼那西北的秋风，把自己的衣衿刮起，这一阵的寒凉，于恒不由的得打了一个寒战，猛抬头向四外观看，此处并无有行人，不由得自己吃惊，心中暗想：坏事包臭豆腐，也不知向那里去了？虎儿小子骑骆驼，踪景全无，只抛下了牛儿小子，孤孤单单一个人，冷冷清清，腰中又没有路费，他们也不知道那里去了？今天牛儿小子，在那里居住？何人管饭？要看起这个来，牛儿小子今天是真苦呀！我比拉石头的还苦，苦的真像黄连啦，这可怎么好哇？牛儿小子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受这样的凄凉，自己一边想一边往正西走。猛然间见前面一段矮岭，牛儿小子看见这个山岭，打算要过岭，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由岭的

西面，起了一阵怪风，吹的牛儿小子毫发倒竖，这阵风里面微有腥臭之味。牛儿小子不明白，常言有句话，自古留下好文章，云从龙来，风从虎，皆因牛儿小子又不认得字，这个地方就是不认识字的吃亏。书中暗表，一过这座矮岭，这个地方叫作青草坡，本处出了一双斑斓白额猛虎，拦路伤了许多的过往行人。此处属昆明县管，昆明县知县乃是一位清廉直正的清官，姓曹名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闻听地面报告，青草坡出了猛虎，传本处官猎户，限期捕虎，赏限十日，十日之内，将猛虎捕获，赏钱两千吊，由本县领赏，这笔钱可不出在本县，也是由各村镇所提，逾限捕不着这只虎，官猎户到县受责。因此官猎户，努力向前捕虎，不想这只虎恶烈，将官猎户伤损四五名，至今此虎未获，如今就在山的四外粘贴本县的告示，牛儿小子皆因是不认识字，其实就在矮岭的树上，粘着一张告示。写的是甚么呢？上面写的是：昆明县正堂曹，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悉，今本处青草坡，出了一只猛虎，拦路伤人，已午未申可过此岭，逾时不得过岭，恐遇猛虎危险万状，倘若冒险前行，性命难保，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切莫视为儿戏，致果虎腹，此布，实贴青草坡，下面写着康熙五十四年八月日时。这张告示遇见牛儿小子，算白贴啦，这张告示贴出之后，惊动本处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就是原先铁善寺的主持方丈，他的法号上亚下然，江湖人称水晶长老，皆因这位方丈把庙让与两个师侄，济慈、济源，自己退避在下院，这座下院名曰极乐禅林，这座庙就在青草坡西往北，山坡上坐北向南的庙，庙并不大，一层殿，东西的配殿，东西的跨院，就带着自己的一个学武术的徒弟，也是个和尚，名叫法正，外号叫金面韦驮，只因本处出了这只虎，

和尚打算除了猛虎，以救人民。这才与法正相商，法正每日晚间手拿打虎的兵刃，名叫虎歹，这种兵刃乃纯钢打造，鸭卵粗细，前面是锋芒的两个尖子，此兵刃专为捕虎所用，每日晚间法正手提着兵刃，顺着后山各处寻找。可巧今天行在正西，见一片青草里没人，只见青草摇动，鼻孔中又闻出腥臭这味，知道有虎，这个时候，又是老虎出没之时。那么老虎出来还有一定的时刻吗？闻者诸君有所不知，大凡走山场的，都知道这个，白昼之间梦想看见老虎，那是不用打算。莫非老虎不敢白昼之间出来？也不是他不敢出来，皆因到了秋夏之间，山里头有一种小苍蝇，名叫虎苍蝇，专叮老虎的两只眼睛，咬的他不敢睁眼，他才不敢出来，只要天一亮，虎苍蝇一出来，虎就得找深山僻静之处一爬，两只前爪一抱脑袋。若不然拳术里有这一招，叫双拳虎抱头。他在僻静的所在，丝毫他也不敢动，就是这个情形，那个虎苍蝇还是围着他乱转，皆因他身上腥臭味太大，不能像画上的那么好看，他顶到晚上太阳一落，虎苍蝇也就飞啦，老虎他才敢欠身抬头，以至站起来行走，也就如同獭犬一般，离着半里地就闻见他的腥臭之味，猛虎瘦的难看，一身的油，也分不出来黑黄道来，一身的皱皮，瘦的令人难看，皆因虎平生不得饱食，画虎的时候，没有画胖的，俱都书瘦的，可有一样儿，虎行而有威，行动之时有风，风是虎的威，若不然威风二字从何说起呢？闲言少叙，单表的是这只猛兽将才由深山出来，行至在乱草丛中，可巧正赶上和尚金面韦驮法正，行至在青草之外，猛然间腥风一过，随着乱草刷啦的一声，随着风向东一倒，法正就知道有虎，双手拿着虎歹，往乱草里面观看。就如同两盏灯相仿，光芒由草内射出，瞪睛细看，原来是老虎

的二目，看着这只老虎好不凶恶，如狸猫捕鼠的姿势，半身微露，半身为乱草所遮，老虎见草外有人，这只虎已经擒过好几次，未能擒着，他也知道有人拿他，就仿佛拿贼拿过好几次未拿着，再要拿可就费了事啦。这个虎就如同惊弓之鸟，他见着有人手擎着兵刃，欲要害他，他也是拚着死命的争斗，他前腿一绷，后腿一躬，冲着人一扑，这是虎的能力，虎之三绝艺，一扑、一掀、一剪，此时见前面有人横路，虎用力向前一扑，法正早有预防，见虎来的势猛，身形向后一跃，跃出约有一丈来远，老虎这一扑也有一丈多远，法正趁老虎未能扭身，手擎虎歼对准虎的后胯尽力一刺，虎歼入肉约在五寸多，法正打算用虎歼把他挑翻，不料想老虎力大，又兼着胯疼，尽力向前一蹿，只听咯吱一声，原来被法正用力过猛，将虎的大胯环挑落，这个虎可就剩了三条腿啦！虽然是三条腿的老虎，人还是追不上，老虎大吼一声，山谷响应，真能够百兽皆惊，老虎疼的向正东而逃，法正手持虎歼随后追赶。

这个老虎正跑至在这段矮岭，他是连蹿带蹦，打算越岭而过，可巧牛儿小子将走至岭下，于恒他骆驼都不认得，他焉能认识老虎呢？到远年间，谁看见过生龙活虎，不过是照猫画虎，画蛇添足者为龙。牛儿小子拿着这只老虎当了大猫啦，口中嚷道："这是谁家养活这么大的猫？他可要咬人哪"！牛儿小子只顾这么嚷不要紧，俗语有句话，万物皆通灵性，这只带伤的老虎，见前面有人，老虎越岭冲着牛儿小子猛力一扑，牛儿小子一看不好，心说：这个大猫要咬人！牛儿小子一转身，向后倒退三步，这只老虎一扑正扑在牛儿小子面前，这只老虎皆因左边后腿用不上力啦，没有多大纵蹦之法，因此扑在牛儿小子面前，于恒恐怕这只大猫站起来再扑，趁着

老虎扑在就地，赶步向前，左手揪住老虎头顶上的毛，往下一按，这只老虎本来要起来，正在用不上力的时候，又被牛儿小子这一按，来了个嘴啃地，跟着牛儿小子用尽平生之力，对准老虎的头顶，猛力一拳，只听叭一声，正打在老虎头顶之上，跟着双手用尽平生之力，往下一按不肯松手。书中代言，这只猛虎要打算起来，可就不行啦，牛儿小子是无心中，这一拳正打在老虎的致命处。这个老虎致命的所在有三处，头一处就是老虎的虎爪，十虎九漏，虎爪要一长了漏疮，想活势比登天还难，非生生烂死不可。第二就是老虎颔下有两个恶贯，他要是吃的人多了，人骨在老虎肚子都能化的了，惟有人的毫发，可化不了，他能够用气由肚子内再从口中泼出来，惟有人手脚的指甲，他可发不出来，就存至在他的恶贯之内，他要是一喝水，里面的手脚指甲一涨，把他的恶贯涨破，就叫恶贯满盈，猛虎必死。第三就是老虎头上的王字，王字底下原是一块软骨，软骨里头就是老虎脑髓，就比如人的两太阳穴命门，老虎可在当中，人是在两旁。这只老虎是该当命尽，方才被牛儿小子用拳猛力一击，打碎虎头上的软骨，振了他的脑髓，此时猛虎并无有扎挣之力，只有挣命，两只前爪是用不上力啦，皆因虎项挨地，后腿又剩了一条腿，那条腿又用不上力，真要是老虎不带伤，虎若一抬头，牛儿小子就有性命之忧，此刻牛儿小子用尽平生之力，双手按住虎头，就见虎的两只前爪挠得地嘎哧嘎哧，把两旁的地挠了两道沟，工夫不大牛儿小子累的力尽神疲，见猛虎不动，方才放心。牛儿小子将大猫撒手，拾地下的石头块，仍然要打，浑身那里还有一点力气哪！虽然将老虎打死，牛儿小子可也累的够了劲啦，口中还不住乱嚷："这是谁家的大猫，拦路咬

人”？

正在这个时候，于恒就听得矮岭之上呛啷一响，于恒用目观看，山岭上站立一人，细一看原来是个和尚，光着秃头未戴僧帽，好大的身材，生长的肩宽背厚，身穿短僧衣，抄布扎腰，蓝布的中道，足下白洒鞋，往脸上观看，新剃的头，青头皮儿，黄脸面两道细眉，直插入鬓，双睛暴露，两颧高耸，准头兴隆，大底额，方阔海口，双手托定青铜虎签子。于恒一看，心说：不好，养活猫的主儿来啦，我把他的猫打死，他要让我赔，如何是好？想到这里，赶紧冲着法正摆手，口中喊道：“这是你养的猫啊？他可是咬人来啦，我可没把他打死，他一蹿撞到山石上，他自己就碰死啦，我可不能赔”。法正站在山坡上，早就看得清楚，就见猛虎死在道旁，迎面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问可知，此虎必被大汉生生打死，真会又出了打虎的英雄。正在思想之际，一听下面大汉所说的言词，这才知道，大汉拿我当作养豢猫的主儿啦，法正接着答言说道：“朋友，这个并不是我养活的猫，此乃山中的猛虎，拦路伤人，我还惦记着把他打死呢！你没看见虎后胯上受了伤了吗？你把他打死，正是与本处除了害啦，没人叫你赔偿”。一面说着话，法正顺着山坡下来，走到于恒的面前，说道：“小僧特领教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因何至此将猛虎打死？当面请教”。于恒闻听两脚并齐，规规矩矩的站好，口中说道：“和尚你由头里问？由当中间问？由后面问哪”？法正那里知道牛儿小子，说话有这么个毛病呢？只可说道：“施主您还是由打头里说的是呀”。于恒本来就口急，恨不能一句话把这一片事，全要说完了，牛儿小子接着说道：“和尚你要问，我家住淮安府，漂母河，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师父给

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皆因跟随坏事包，臭豆腐，虎儿小子，他骑着长脖子马，也没了影儿啦，那两人也不知道那里去了，就剩下牛儿小子也没人管我了，晚间也没地方儿住，也没人管饭吃，走到这里遇见这个虎，他恶狠狠的扑来要吃我，我才把他打死哪”。说着话，又比式方才打虎的那个架式，把架式比完，遂说道：“我说的这些个话，大概你全听明白了吧”？法正不听还好，一听更糊涂啦，好在一样儿，把他名姓住址都听明白啦，法正不由得暗含着佩服于恒的膂力，遂说道：“阁下力量过人，自古打虎的英雄罕见，听人谈论过，在大唐之时，有一个李存孝，他曾跳涧打虎，获宝扬威。又在大宋朝固县出了一位打虎的英雄，姓武单字名松，在景阳岗上，三拳两脚打死斑斓的猛虎，看起来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施主你方才说的话，我有听明白的，我有没听明白的，大概是你同着朋友在一处走，你自己落单啦，皆因你晚间没有住处，没有地方吃喝，我说的对不对呢”？牛儿小子虽然是浑拙猛楞，他到了失群的时候，他说话也是很乖，遂向法正说道：“和尚你看如今牛儿小子够多苦哇，他们都不管我，我又没有盘川路费钱，谁管我的吃喝呢？如今我比黄连还苦哪”。法正闻听带笑说道：“于施主既是打虎的英雄，与本地除害，吃喝还难的住吗？不才小僧庙内有的是斋饭，只是您不嫌清苦，足够您吃的”。于恒一听法正之言，有了吃喝住处，心中暗喜，遂说道：“不是这个样儿么，我可是饭量大，吃的可多，你们能够管我饱吗”？法正闻听带笑说道：“于施主您只管万安，庙内有的是馒首，足可以管您吃饱了就是”。于是闻听遂说道：“我还是真累啦，咱们先到你庙里歇一歇儿，你想怎么样”？法正闻言说道：“很好”。但是法正，他要当着

于恒的面前，卖弄卖弄自己的力量，一面说着话，走至在死虎近前，右手一伸抓住老虎头上的虎毛，用力向上一提，左手拿着虎签子，在虎的额下用力一穿，把虎皮穿了两个窟窿，就用虎签挑着猛虎，一转身向身后一背，这只猛虎有好几百斤重，虽然一半用虎签挑着背在身上，一半仍拉在地下，法正的力量，由此看来可见不小，遂向于恒说道："于施主您随我来"。

说着话法正在前，于恒在后，越过了矮山岭，于恒一面走着，一面问法正的名姓，法正就把师父与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于恒。他们往前走着，向北一拐，原来是一座小小的山口，山石长得俊秀，道旁细草青青，远远看见树林，往北走了不远，北边有一座矮山坡，在山坡上面有一座庙宇。此庙并不宽大，以至于恒跟着法正上了山坡，到了庙前用目观看，就见山门开着，两旁并没有角门，里面一层大殿，东西的配殿，东西的跨院。法正在前进了山门，于恒在后面跟着，就是法正一回身，噗咚一声，把这只死虎，扔在门的东边，将虎签戳在就地，遂向于恒说道："您在东配殿之下，等候我一会儿，容我禀明我之老师，再请您相见"。于恒闻听只得点头，就在东配殿廊檐之下站立，就见法正撩起东配殿的斑竹帘儿，一进配殿，就听有人问道："法正我来问你，外面捕虎之事若何"？法正说道："师傅若问容弟子细禀"。于恒再听，就听不见说话的声音啦，就见屋中掌上灯光，就听有人说道："你把他叫进来"。于恒就见廉板一起，法正由里面出来，向于恒说道："我师父请您到里面说话"。于恒只得跟随法正掀廉笼进了东配殿。举目观看，原来里面有隔扇，断出来一个里间屋，在门口挂着一个茶青的单帘，外面是两间通着，迎面摆着条

案，前面一张八仙桌儿，左右两把太师椅子，正面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南面设摆着一张禅床，正当中放着蒲团，在蒲团上，端坐一位老和尚。借着桌子上的灯光看的很真，就见这位老和尚，在中等身材，身穿灰色僧衣盘膝打坐，往脸上看，头上发际全都脱落，只剩了两个白鬓角，脸上若童子的颜色，两道残眉，二目微睁，鼻如悬胆，唇似涂朱，大耳垂肩。于恒正自观看，就听法正在旁边说道："于施主，这是我之恩师，他老人家的号是上亚下然"，又说道："师傅，这就是于施主，打虎的壮士"。老和尚微睁二目，看了看于恒，此时于恒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乖着的呢。准知道若是得罪这个和尚，没人管饭，只得抢步上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和尚在上，牛儿小子给您磕头，我看着你老人家是很慈善的"，亚然和尚将手一伸，向于恒说道："于施主免礼，一旁请坐"。此时法正给他搬来一个杌凳，放在老和尚的上首，于恒只得落坐，方丈向于恒温语问道："你不要忙，我来问你家住那里？出世所遇？我听你说话口齿不清，你慢慢的讲不要忙"。于恒说话就怕忙，你若慢慢的说，旁人听着也很清楚，于恒这才不忙不慌，就把自己由出世以来，前后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和尚闻听点头说道："于施主你的事我全都听明白啦，跟着你在一处的甘虎，骑着骆驼跑啦，你没追上，张旺、孔秀又不知往那里去了，只剩下你一个人，行在青草坡，遇见猛虎，天幸未能命丧虎口，这岂不是便宜吗？既来在老僧的庙内，你只管万安，有你的吃喝住处，可不知道你吃荤哪？还是愿意吃素"？于恒本来不愿吃素，遂向方丈说道："老和尚我还是吃荤好，我是生来的不愿意吃素，老和尚听于恒之言说道："我这庙里向来是吃素，你要吃荤，就是方才捕

来的猛虎，只好是吃虎肉，若是别的肉食，我这庙内一概无有”，于恒赶紧接着说道：“老和尚，虎肉是最好吃，我最爱吃的就是虎肉”。亚然闻听遂向法正说道：“既是于施主愿意吃虎肉，你把于施主陪到配殿，你与他预备饭食，也应当让他早早歇一歇”，又向于恒说道：“于施主你跟着他去吧，恕老僧失陪”。于恒闻言只得点头，站起身形，跟随金面韦驮法正出离东配殿，法正向于恒说道：“于施主，您帮着我把这只虎搭到西院厨房，做熟了再吃”。于恒只得点头。

说话二人搭着这只死虎，来到西院，这座香积厨，原来北上房三间，于恒将老虎搭到屋中，用目观看，对面锅台，靠着北面是面案，西面是家伙阁子，东面放着三口水缸，俱都是满满的清水，在缸板上，扣着一个大水瓢。于恒正自观看，就听法正说道：“于施主您在西配殿等着，我把虎肉剥出来，切好之后，用冷水泡好了，然后再炖，若要熟了总得二更天，您可得多等一会儿”。于恒本来一天的劳累，还是真饿啦，他如何能等的了呢？遂向法正说道：“若要是那么着，那得等多大工夫，不如你把虎肉切下一块来，用刀切成了片，放在锅里一烹，搁点儿咸的，不是就熟了吗”？法正闻听说道：“要是那么着可容易，可有一样，怕的是您吃到肚子里头，不好消化，您自己酌量”。牛儿小子闻听说道：“行的了，我是最爱吃烹肉，你放心吧，`容易消化”。法正看了看于恒说道：“既然这么着，你站在这儿等一等就得”。说着话够奔家伙阁子，伸手把阁子门开开，取出一把牛耳尖刀，走至死虎的跟前，用手将死虎一推，就在死虎后腿的里面，用尖刀把虎皮剥开，用手把虎皮一撕，尖刀往里一转，挖一块虎肉来，约在五斤多重。把这块虎肉放在面案之上，又换了一把片刀，把

这块肉全都片成肉片儿，然后够奔院内取了一些柴禾，先把锅刷干净，锅内倒上点豆油，取出来了火种，把锅灶点着，容油热了，把肉放在锅内，用铲子一烹，搁上些个盐，铲出锅来，满满的一大盘子，由香积厨里取出一个盘子来，又由碗厨内拿出三个馒首来，每个馒首都有一斤来重，取了一双筷箸，叫于恒拿着馒首与这一盘子虎肉，法正拿着火种筷箸，一同够奔前面，来到西配殿，掀起斑竹帘走到屋中，法正晃着火种，把墙上的壁灯燃着。于恒进屋子一看，南面是一条顺山的大炕，北面是一个单间的房屋，门口也挂着一个茶青色单帘，青走水，青飘带，迎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四围放着杌凳，于恒随手把盘子放在桌案之上，此时法正站在一旁，看着于恒说道："于施主，您用饭吧"。于恒随手将筷箸拿起来，也搭着他是真饿啦，伸手拿起馒首来，于恒向例是不爱吃馒首，用手将馒首一拍，可就成了馒首饼啦，也搭着两天没吃饭，真也饿急啦，法正在旁边看着真是狼吞虎咽，工夫不大，一盘子虎肉全都吃啦。法正就听于恒说道："哎哟，忘了吃馒首饼啦"。法正在一旁答言说道："您这一盘子肉，大概吃饱了吧"？于恒闻听连连摆手说道："还得一盘子"。法正一听实在无法，只得出去，工夫不大，又做了一盘子虎肉来，交与于恒，于恒端过来，就见他唏哩呼噜，工夫不大，把这一盘子肉又全都吃完。法正跟着问："于施主，这一盘吃完八成饱了吧"？于恒闻听带笑说道："和尚你就再费一回事吧，我还得吃一盘子"。法正闻听，赶紧说道："于施主，头一样儿这是没出血的肉，何况又是虎肉，就是吃牛肉，都不能吃十成饱，何况是虎肉火大，您要是再吃，肚子里要受了病，那可怎么好"？于恒带笑说道："你这个和尚，胆子怎么那么小呢？

我实不瞒你说，我吃过一锅半牛肉，这三盘子虎肉，我还觉着不够吃的哪！再者常言有句话，管饭不饱，不如活埋，你只管再与我烹上一盘子，不要紧，我决吃不坏”。法正万般无奈，只得又与他烹了一盘子虎肉，三个馒首，就见于恒吃的是真香，工夫不大，全都吃完啦。法正准知道于恒吃这些个虎肉，回头他必要燥渴，遂向牛儿小子说道：“于施主你可是吃饱了别忙着睡，你要渴了的时候，厨房那里有水，院子里有柴禾，您把水搁在锅内，烧开了水你再喝，我可要打扫佛殿去了，还有我的公事”。牛儿小子闻听，向法正摆手说道：“你去你的，你不用管我了”。法正见于恒虽然吃了这么些个东西，并不要紧，这才转身告辞打扫佛殿去了。

于恒见法正去后，自己一来是追赶骆驼一路劳乏，二来是青草坡打虎累的力尽神疲，焉能够不困呢？坐在那里打了两个哈欠，身形乱晃，自己站起身形，一溜歪斜，够奔南面这个顺山炕，一歪身头朝里，连动也没动，沉沉的睡去，呼声如雷。于恒这一睡着了不要紧，他那知晓这个虎肉，与牛羊肉大不相同，这个虎肉吃到胃里头，一发展可就胀起来了，这虎肉一胀，呼吸之气可就不匀了，牛儿小子睡的着着的，就觉着嗓里头，要冒烟似的，连点吐沫都没有啦，渴的牛儿小子一轱辘身爬起来，睁开二目，嘴里叨叨念念的说道：“可了不得啦，要把我渴死”。说着话站起身形，想起来厨房里有水，自己由西配殿出来，够奔西跨院儿，进了厨房，借着屋中的壁灯观看，就见东西三口水缸里头的水，全都满着哪。你倒是把他烧开了再喝呀，他焉能等得了呢？急忙走至水缸的近前，拿起大水瓢来，由水缸里盛出一瓢凉水，双手抱着，送在唇边，咕嘟咕嘟一口气全喝下去啦，牛儿小子肚子里头，跟

着了火的一般，喝下这一瓢凉水，分外觉着凉爽痛快，喝完了牛儿小子哎哟了一声，口中说道："这才舒服"。说着话又盛了一瓢凉水，喝在腹内，把水瓢仍然扣在缸板上，自己这才由厨房中出来，仍然够奔西配殿，起帘笼来到屋中。你倒是坐一坐再睡呀，也好消化消化肚子里的水气，他怎能等的了呢？仍然够奔南边儿的炕上，可到好，头朝里躺下就睡着啦。这样儿的人真可称的起，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牛儿小子可虽然睡着啦，他的肚子里头，可就又着了火啦，这个虎肉吃到肚子里头，一个不消化，在肚子里头一发胀满，所有肚子里头的食物，都要躲他，他是任意横行，在肚子里正然发威，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凉水迎头痛击，虎肉一个未能防范，被凉水打了几个斛斗，虎肉既被凉水暗算，他岂能容得，只击得，还只顾他们两下里动手，不想把馒首饼撞了一个筋头，馒首饼原是一种无能力的物件，他焉敢与两造抗衡，他也有一定的主意，我虽然惹不起你们两个，又守不住自己的中立，站不住自己的地盘，那可没有别的，我从中跟着搅和搅和，这一搅和不要紧，牛儿小子肚子里头，真可称得起肠子肚子大交兵。这一来牛儿小子可就受不了啦，于恒正在沉睡之际，就觉腹中的肠肚疼的难受，生生把牛儿小子疼醒。一轱辘身就爬起来，双手捂着肚子，一阵凝结疼的难受，打算要拉稀，急忙下地站起身形，口中说道："那里有手纸？茅厕在那里"？嘴里虽那么说着，可是肚子里忍不住的要拉，一抬头看见北里间挂着那个茶青色的单帘，自己赶紧走过去，由底下用力一撕，撕下一块茶青布来，自己赶紧由西配殿出来。打算要找茅厕，焉等的了，将能走在大殿的头里，他可就走不动啦，只得将中衣解开，身形向下一蹲，只听噗哧一声，拉

了大殿的一台阶，黄花绿沫的稀屎，牛儿小子不由的自己哎哟了一声说道："我这才觉着痛快一点儿"。自己拉了半天，拿着这块茶青帘擦完了屁股，手提着中衣，够奔西配殿，掀起帘笼进来，够奔南面的炕上，将然坐下工夫不大，又觉着腹中下坠，还是要拉，大况闹肚子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其实将拉完，到屋中坐不了不大的工夫，还是要拉。牛儿小子自己赶紧站起身形，走至西里间的门口，又把茶青色的帘子扯了一块，赶紧由西配殿跑出来，也不找茅厕啦，蹲在院内就拉，就是这样儿，整整闹了一夜。天也亮啦，牛儿小子拉的也够了劲啦，这一夜拉了二十多次，牛儿小子也动弹不了啦，躺在南面炕上，头朝里瞪着眼睛，净剩了哎哟啦。这么好的一座极乐禅林，大殿以前变成大屎厂子，牛儿小子这还是万幸，不过是吃虎肉拉稀，这还是凉水的好处，若是饽食着凉，牛儿小子这场病还是轻不了，这总算是全都拉出去啦，还总算是便宜。

不表于恒在西配殿躺着，单说金面韦驮法正，天光一亮应当打扫佛殿，前去焚香，然后再伺候恩师，自己由打东跨院将一出角门，这一下险些把他薰了个倒仰。一闻这院内是臭气薰人，再一看在大殿以前，一片一片黄花绿沫的稀屎，法正将要说这是谁拉的，话还未曾出口，就听东配殿师傅那里呼唤，法正只得应声。书中暗表，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也是一夜未睡，就皆因于恒整整闹了一宵，知道于恒这一宵拉的不轻，自己又不好出去，好容易盼到天亮，一听见外面有动静，知道是法正起来啦，这才在屋中呼唤法正。法正听见师傅叫他，这才够奔东配殿，掀帘笼来到屋中，见师傅行礼已毕，旁边一站，就听师傅说道："法正，昨天于施主吃了多少虎肉呢？

整整的冒了一宵的肚，我怕把他拉坏了，我皆因看在他师傅的面上，我这才款待于他，没想到他整整的拉了一夜，这要是闹出点舛错来，我不是对不起他的恩师吗？你先到西配殿看他，然后再打扫院落，快去”。法正闻听由东配殿出来，用手堵着鼻子，来到西配殿，掀起帘笼走进西配殿，用目观看，就见于恒躺在南面的炕上，瞪着两只眼睛呻吟不止。法正赶紧来到牛儿小子近前，说道：“于施主，我就知道虎肉不是好东西，怕你吃坏了，你不听我相劝，如今你看怎么样”？牛儿小子闻听法正之言，说道：“和尚，我昨天还是好人哪，就皆因在你们这里住了一夜，我才落得这个样儿”。法正一听心说这到好，赖上我们啦。遂说道：“于施主，我师傅请您到东配殿跟您有话说，您若走不动，我扶着您走”。牛儿小子虽然是浑身酸软，只得挣扎着站起来，用手扶着法正，由西配殿出来，够奔东配殿。以至来到屋中，就见老和尚在迎面儿椅子上坐着呢，牛儿小子见着老和尚，口中说道：“老和尚，昨天我来的时候，可是没病，就因为住在你们的庙中，你们用虎肉把我吃坏啦”。牛儿小子虽然是浑拙猛楞，他的心里也是灵着呢！他为甚么这么说话呢？他是怕老和尚看他病啦，不让他在庙里住着，那可就没人管饭啦。老和尚闻听于恒的言语，遂说道：“于施主，你只管万安，就是住在我这庙内，有病我能给你医治，早晚好了病，你若愿意走，再走不迟，你先在我这儿坐下，我给你诊诊脉，看看你的病症如何”？牛儿小子只得在老和尚下首落坐，亚然叫他把手伸出来，放在脉枕之上，和尚一诊他的脉，于恒素来身体强健，原没有多大的病，不过就是脉气微弱，皆因昨天闹肚子闹的，遂向于恒说道：“病到是没有多大的病，从今日为始，你可就得少吃东西，你

也不必在西配殿住着啦，你就在我这里间屋安歇，我叫法正伺候着你就是了”。于恒闻听只得点头，由当日为始，就在东配殿安歇，每日早晚就是一碗粥一个馒首，一连就是六七日，于恒原本就没病，已然就复元，可是老和尚问他，他总说病还没好。

这一日牛儿小子正在北里间躺着，忽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于恒遂站起身形，用手把茶青的单帘掀起一个缝儿来，往外边观看，原来是法正由外面进来，向老和尚说道：“启禀恩师得知，外面有王家庄巧手陆地仙王恒王施主，来给您老人家请安，求见你老人家还有要紧的事”。就见和尚说道：“那么着你把他请进来吧”。法正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帘笼一起，由外面随着法正进来一人，牛儿小子看的真切，就看此人中等的身材，年纪也就在五十以外，身穿白绵绸的裤褂，白袜云鞋，剪子股的小辫，凹面金须，眉清目朗，准头端正，唇似丹霞，大耳朝怀。见着和尚双膝跪倒，口中说：“老师在上，受弟子王恒参拜”。方丈赶紧站起身形，将身一闪，口念阿弥陀佛，说道：“王施主，请坐谈话”。王恒谢坐，在下首坐下，此时法正已经将茶献上，就听方丈说道：“王施主今日如何闲暇？来此何干”？王恒闻听说道：“师傅，若问弟子，特来吊唁铁善寺”。方丈闻言遂问道：“有何吊唁的事呢？我例要领教”。王恒叹了一口气，不慌不忙遂将吊唁铁善寺的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牛儿小子在里间屋中不听则可，一听此言，唬了个胆裂魂飞。

书中暗表，此时并非是于恒胆小，皆因是事情太大。这位王恒因为甚么叫巧手陆地仙呢？皆因他家中是家传的炮手，到了清朝的时代，若要放大炮，单有炮手，外行是不能办的，

这个王恒他会制造地雷大炮，各种的药线，各样的火箭，这么着人称他巧手，他的武术又好，受过亚然的传授，那个时候，亚然还在铁善寺当方丈，尚未把庙让与他两个师侄的时候，王恒就是这庙里的施主，打算要拜亚然和尚为师，学习武术，亚然和尚说的也好，你打算习学甚么武术全行，我都愿意传与你，我可就是不能收你做徒弟。这话因为什么这样说呢？皆因我本庙里头徒弟都收了徒弟啦，我若再收你做徒弟，我就怕徒孙质问我的时候，我没有话回答，倒不如咱们半师半友，你拿我当师傅那么恭敬，我对于你当朋友那么款待，又何必在乎师生，这岂不是一样吗？王恒只得点头应允，就皆因这么商量好了，王恒不断与老和尚请教。至于和尚将铁善寺让与他两个师侄，移到极乐禅林来住的时候，那王恒也不断时常前往。新近王恒在家中接到铁善寺一封请帖，想恐到庙中有要事相商，王恒见请帖乃是济慈济源一位是方丈，一位是监寺的，又不好意思不去，自己这才梳洗已毕，亲自前往。以至到了铁善寺，有门头僧往里通禀，法铎法广，亲自出来迎接，可就把王恒迎至在东跨院，里面是三间上房，把王恒让到屋中，这屋中王恒是常来，所有的摆设他全都知道，惟有今天在迎面儿单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放三十封白银，在八仙桌的后面，单有一把椅子，法铎法广先把王恒让至在当中，王恒不知道什么事，只得落坐。就听外面有人嘈杂，隐隐的有刀剑的声音，王恒情知事情不好，遂向法铎法广问道："王恒蒙方丈监寺折柬相招，但不知有何教谕"？法铎闻听，带笑说道："王师兄有所不知，皆因我们铁善寺的门徒遍满天下，独创一家武术。如今江湖上又出来一人，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他是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下山，

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又有镇东侠侯振远协力相帮，助纣为虐。他兴一家武术，原与你我铁善寺无干，他不应当以武力欺人，欺压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欲灭铁善寺的山门，太湖，清水潭两处被剿，皆由童林身上所起，最可叹金银烂石岛，九寨倾生丧命，俱都死于侯庭童林之手，此时若遇有铁善寺的门人弟子，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因此方丈万般无奈，这才在本庙撒帖，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约请天下的侠剑客，聚会本庙的门人弟子，设摆九月九日重阳大会，内藏十条绝户计。诸事俱已齐备，惟有最后第十条绝户计，于本庙月台之下，安设一座地雷，药线由后面拉出，离本庙二里半地有一座土山，土山之上有一座八角凉亭，那里是个总药捻，此事关系重大。别人我们断不敢请，惟有阁下也是我们铁善寺的门人，今将阁下约到，现有纹银五百两，不敢说是谢资，您把他拿到家中，以作信义，你若将银两收下，当面允可，此事作为有效，您若不肯收五百两银子，此事关乎重大，实不相瞒，我们可也不能让您走，恐怕事情泄漏，您自己酌量”。其实王恒早就看出来啦，又听法铎所说的这些个话，不由的心中暗想：要看今天这个架式，若不应允，必有性命之忧，为何我不做个整人情呢？想到这里，随着一阵冷笑，向法铎说道：“童林既与铁善寺为仇，我好歹也算是铁善寺庙里的人，他如同跟我有仇一般，五百两银子，我既是铁善寺的人，我怎能拿的起来？银两我不要，皆因事关重大，我由今天还是就不走啦，你们预备材料，我明天就要动工”。法铎闻听王恒之言，知道他心诚意实，遂说道：“银两您若不要，我们打发人把银两给你送到家中，您想好不好”？王恒闻听只得点头，两造把事情商妥，王恒整整在庙中住了半个月，方

把这座地雷安设停妥，这才由庙中回家。自己到了家中坐定了一想，越想越不对，想亚然老师待我如此恩义，倘若地雷一响，那数百年的清静禅林，变做瓦砾之场，我的良心何在？又一想，不如我到极乐禅林，前去报告老恩师，请老方丈出面调停，倒可化凶为吉，也未可知。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由次日打家中起身，来到青草坡极乐禅林，面见方丈诉说已往的情由，以为方丈必动容，不想老师反倒不慌不忙，含笑说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方丈所说的这些个话，连王恒也听不明白，这话是方丈自知己过，铁善寺原是十方的常住庙，自己不应当让与两个师侄，这一让与两个师侄，岂不就成了子孙院了吗？只因自己紊乱清规，破坏佛法，皆因自己一时不慎，到如今自知难以挽回，方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这就是自己拿定了主意，铁善寺有福有德，保全丛林庙场，铁善寺无福无德，自己打算到了重阳会那一天，自己身体与庙俱碎，化为飞尘，以赎自身之罪。这是老和尚自己的主意，他不对人说明，别人焉能知道呢？和尚把话说完，王恒见老师和颜悦色，并不带着急的样子，以为老和尚必有相当的主意，也不敢往下再问，只得站身形与老师告辞，老和尚也不挽留，遂命法正相送。

王恒去后，可把里间牛儿小子吓个胆裂魂飞，于恒虽然嘴笨，心里却是明白，将王恒报告地雷之事，听了个满耳，心中暗想：这还了得，倘若是九月初九我师兄与众位侠客到了铁善寺，真要是燃着了地雷，大家岂不有性命之忧吗？我何不与老和尚告辞，赶奔铁善寺前去报信，那时也好让他们留神躲避。自己想好了主意，于恒由屋中出来，老和尚一看见牛儿小子由屋里出来，遂带笑问道："于施主，今天的病体如

何”？牛儿小子接着说道：“老和尚我的病早就好啦，我还要打算够奔铁善寺，寻找我那师兄，我还要跟你要几个钱，作为路费，我告诉我师兄，日后见着你老人家再还您”。老和尚闻听于恒之言，明知道方才自己与王恒所说的话，全被他听了去啦，他这是一定要走，赶奔铁善寺报告他的师兄。老和尚不由的叹了一口气，心说：傻小子，你岂不知到了铁善寺，倘若地雷一响，连你的性命也难以保全。老和尚想到这里，遂说道：“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又向于恒说道：“我这庙里来僧不拒，去僧不留，你若愿意走，我就给你路费就是了”。说着话遂叫道：“法正，给于恒预备纹银二两，并指示他奔铁善寺的道路，好叫他起身”。法正闻听怎敢怠慢，这才到里间屋中，拿钥匙开开了银柜，取出银两，拿戥子给牛儿小子秤了二两散碎银子，先递与亚然长老，方丈接过银子包儿来，一面递给于恒一面说道：“于施主，我这是二两银子，你把他带起来，足够你奔铁善寺的路费了，见着你那师兄，替我多多的问候就是了，恕老僧不能远送了”。这才回头叫法正送于施主，于恒只得跟随金面韦驮法正，与老和尚告辞起身，和尚送至山门以外，看着他们走远，方才回庙。单表法正带着于恒出了山口，绕着山环找着了大道，这才止住了脚步，遂向牛儿小子说道：“于施主，这条大道一直够奔西南孤儿山，若到了孤儿山，可就到了铁善寺啦，于施主你沿路保重，咱们是后会有期”。于恒只得点头应允，抱拳告辞，顺着大道就走下来了。

于恒若是饭量小这二两银子可就够啦，皆因于恒饭量大，行在大道之上，下店吃饭，整走了四五天，于恒的路费可就没啦，皆因自己手中无钱，也不敢住店吃饭。由头一天牛儿

小子就没有吃饭，到了第二天，天交巳牌的时分，于恒可就走入荒山的道路，走过了几道矮岭，于恒又兼着病体方好，腹内又无食，就显着身上劳累。正往前走，举目一看南北俱都是高山峻岭，当中却是平坦一片沟塘，（若是山水下来，这地方就是一片水，水一过去就是一片白沙，俗呼为沟塘），一看在北山坡之下，用芦席搭着一片席棚，棚的里面将石板支起来，好像方桌，四围是石块砌出来的坐位，看那个样子好像是六个人一桌，在席棚子外面，是用青石板支起来长条的桌子形式，上面摆着一罗一罗的饭碗，上面还放着好几捆筷子，就在桌子旁边放着十几套笼屉，由屉内冒出来热气腾腾，看那个样儿，里边大概是馒首。就在席棚门口儿有一座大锅台，俱都是拿石块砌出来的，这口锅可太大啦，要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能煮个三个四个的，因为这个锅大，锅盖没法揭开，人家也会想法子，用三根木头杆子支起一个架子来，上面有一根锁练，底下有一个钩子，钩在锅盖的当中，锁练子上面有滑车子，这个锁练子由滑车里面穿过去，系在席棚屋里的柱子上，若要揭开锅盖的时候，这边一拉这个锁练子，锅盖自然而然就吊起来啦。于恒此时将走在这里，正赶上人家打开锅盖，由里面冒出热气来，此时正有点儿西北风，往这边这么一刮，于恒是正闻着，原来是一大锅清炖牛肉，这股子气味牛儿小子一闻，真是香沁心脾，顺着嘴角直流哈拉子，牛儿小子就皆因这些日子，在极乐禅林净吃素，今天闻见炖牛肉这个香味，焉能够不馋呢？又见席棚的外面站着十好几个人，牛儿小子心中暗想：这必是买牛肉的，有心自己过去要吃，一来手中无钱，再说人家还不定卖不卖，万一人家要是为什么舍得牛肉呢？也未可知，莫若我先别过去，我先站在

这里看看，若要别人吃不要钱，那一定是施舍，可不知道为什么病许的愿，那时我也就跟着过去就吃，倘若是要钱的话，我可别过去，人家是卖的。牛儿小子站在这里犹疑不定，他那里知道呢？

此地名叫懒龙沟，人家这是凿山开石的山场，内中有两个头目，三百多名伙计，每逢到初二，十六必要吃一顿好饭食，只因伙计们俱都辛辛苦苦的。这顿饭食的钱，可并不是头目往外拿钱，乃是三百多名伙计，大家往外凑钱，牛肉每人一碗，馒首足用，棚外面站着的这十几个人，都是小头目，内中有一位厨师傅，专管炖牛肉，皆因他的牛肉炖的最好，又香又烂，此时也到了吃饭的时候啦，内有一个小头目，跟厨师傅说道："天也到了时候啦，也该叫他们吃饭啦"。厨师傅看了看天的时候，遂说道："那么着你就打锣吧"。敢情到山里边，开山场的到吃饭的时候打锣为号，一打锣就是吃饭啦，皆因山场做工的太多，不怕在石塘里头开石正做着工呢，只要听见锣声一响，当时就止工作吃饭。因此厨师傅叫小头目鸣锣，小头目随手由锅台旁边，把锣拿起来，锵锵锵的打一阵锣，锣声将止，牛儿小子就见由打四外山坡之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俱都够奔席棚而来。来到席棚子的前面，就见这群人们开言说道："头儿们多辛苦，饭可熟啦？我们可要吃啦"？说着话，众人把笼屉揭开，伸手拿了几个馒首，又由打石头桌子上，拿了一双筷子，拿了一个黄沙碗，把碗递与厨师傅，这位厨师傅姓靳名字叫靳国，这位靳师傅手内擎着汤勺，接过黄沙碗来，盛了一碗牛肉，递与这个做工的伙计，这个伙计端着牛肉拿着馒首，够奔席棚子里头，各人找各人的地位，入座吃饭。于恒在这边儿上看着不大的工夫，席棚

子里头已然坐了五六十位啦，所有端牛肉拿馒首的主儿，俱都不要钱，于恒一想，这一定是为病许的，为还这个心愿，无论是谁也不能够要钱，我何不过去吃呢？自己想到这里，遂迈步向前来到席棚的门口，先由笼里头拿出来四个馒首，由石头桌面之上，取了一份筷箸，拿下一个黄沙碗，交与靳国靳师傅，心中说道给我来一碗。靳师傅举目看了于恒一眼，看着眼生，怎么着也想不到他是行路的，以为是新上来的伙计，不定是那位头儿找来的，应当也给我见见哪，我今天要不给他盛菜，显着我不对，一面想着伸手把黄沙碗接过来，盛了一碗牛肉，牛儿小子看着肉少，顺口说："你再多给我盛几块"。靳师傅本来就不愿意，一听他说出嫌给他盛的肉少，遂向牛儿小子说道："拿着快走，这个牛肉是每人一碗，都是这个样儿，你别费话"。于恒万般无奈，端着牛肉拿着馒首，一进席棚子迎面的这一个石桌，先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着头在那里吃饭，牛儿小子遂也坐在这张石头桌子的旁边座位上啦，把馒首放在石头桌面上，拿着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口内一吃，牛儿小子心说：牛肉真香啊！可巧这块牛肉里边有一块脆骨，这块脆骨还是越嚼越香，不大的工夫，把这一碗牛肉全都吃完啦。回头一看，忘了吃馒首啦，自己打算过去再要一碗牛肉去，又怕人家不给，就在这个工夫，可巧有一个伙计端了一碗牛肉来，将牛肉放在石桌之上，自己自言自语的说道："咳，竟顾了端牛肉儿遂忘了拿馒首啦"。说着话转身出去取馒首去了。牛儿小子看他走后，又把肉放在自己面前，心中说道：这可是活该，省了我去盛去啦。顺手把人家这碗牛肉端起来，倒在自己的碗内，仍然把人家的碗放在原处，自己随拿起馒首来，低着头大吃而特吃。就在这么个

工夫，那个伙计把馒首拿了来啦，放在石头桌面之上，嘴里还直说："这一拿馒首，我的牛肉就许凉了"，说着话回头一看，碗还在那里，牛肉怎么没了呢？不由的啊了一声，遂大声喊道："我这碗里的牛肉谁给吃啦，不怕吃我的肉，给我说一声也不要紧哪。别不言语呀。"他这里这么嚷着，牛儿小子作为没听见，仍然还是吃他的。方才对面坐着的那个人，净顾吃牛肉，在牛儿小子端人家牛肉的时候，他也没看见，他正吃着饭，听旁边这个伙计，直喊谁吃了他的牛肉啦，自然他是听着不愿意，抬起头来把筷子放在石桌之上，冲着丢牛肉这个伙计说道："你这个人可真是没有的事，这张桌儿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吃，他吃他那一碗，我吃这一碗，谁又看见你的牛肉啦？你大概是没睡醒吧？你方才端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空碗，你这打算讹我们两个人是不成？快盛你的牛肉去吧，你在这里嚷甚么"？这个伙计一听，心中也是犹疑，想着方才是端了一碗牛肉来的，怎么变成空碗呢？又一想也许是我方才一忙，把空碗端了来啦，自己遂怔怔的说道："我记得我可是端了一碗牛肉来，可也不是怎么一忙，就把空碗拿来啦"，说着话拿了空碗出离棚口，来到靳师傅的面前，口中说道："我刚才一忙我端了一个空碗走，没有别的，靳师傅您给我盛一碗吧"？这位靳师傅记得给他盛了牛肉啦，遂说道："方才给你盛了一碗，你怎么说我没给你盛呢"？这个伙计闻听，急的满脸通红，口中说道："我真没吃，你要不信看看我的嘴有一点儿油吗？我是真端了一个空碗去"。靳国靳师傅看着他是真着急，心中又一想，也许我忘了给盛啦，想到这里伸手把黄沙碗接过来，叨叨念念的说道："我记的我可是给你盛啦"。一面说着一面又给他盛一碗，这个伙计伸手把这碗牛

肉接过来说道："这要说您没给我盛行吗"？说着话端着牛肉进了席棚，将肉碗放在石头桌面上，坐在那里这才吃饭。就在这个工夫，牛儿小子那一碗又吃完了，遂即站起身形，端着空碗出离席棚，来到锅台的旁边，用手将碗向靳师傅的面前一递，遂说道："再给我来一碗"。靳国靳师傅一看，又是方才那个大个儿，遂说道："方才我没告诉你说吗？馒首足用，牛肉是每人一碗，你打听打听，没有吃两碗的，全都是一碗"。牛儿小子闻听将身一斜，用手向棚里头方才那个伙计一指说道："你不给我盛两碗，为什么你给他盛两碗"？靳国一听就知道方才是错啦，是给那个伙计盛了两碗，有心要不给这个大个儿盛，若让别的伙计知道，更显着不对啦，虽然心里不愿意，只得把碗接过来，随便盛了两块牛肉，又盛了点儿汤，遂说道："下回可都是一碗、这就是出规矩啦"。于恒看着肉少，心里有些个不愿意，遂说道："这不够一碗，你把这个碗全盛满了才行呢"。靳师傅闻听，心里头大大的不愿意，回头遂向两旁站着的小头目说道："这是谁找来的伙计"？大家彼此说道："我们大家全都不认识他，不是我们找的，也许是别人找的吧"？正说着话，旁边有一个伙计答言说道："靳师傅你就不用往下问啦，我这个人向来不爱多说话，你还问他做什么"？靳国回头一看认得是一个小头目，名叫刘德，靳国问道："刘头儿，我怎么不用问啦？你倒要说说"。刘德闻听用手指着于恒说道："方才你与他盛了一碗牛肉，他拿到席棚子里边去吃，不大的工夫，他就吃完啦，我这个人本来不爱多说话，方才那个伙计，盛了一碗牛肉，忘了拿馒首啦，赶到那个伙计去拿馒首这么个工夫，这位大个儿，顺手把人家那碗牛肉，倒在他的碗里啦，您再给他盛这一碗，这合着他

一个人就吃了三碗，我看的是真而切真，我要早说出来，怕的是又闹是非，您既问到我这儿，我不能不说啦”。靳师傅闻听赶紧说道：“那么你早不说，我与众位伙计们盛肉，要都像这个样儿，我算是干什么的呢”？回头又向于恒说道：“你吃了两碗牛肉，这你算是干什么的呢”？于恒向来不会撒谎，遂说道：“你若问我呀？我是个行路的”。靳师傅一听：“这倒好，行路的也跟着吃上啦”！不由和气儿往上一撞，拿着汤勺冲着于恒的胸膛一戳说道：“去你的吧，别上这里白吃来啦”。于恒一看他动手，牛儿小子是虎瘦雄心在，他还不让人家与他先动手，回手把肉碗往旁边石头桌面上一放，看见靳国的汤勺离自己的胸前不远，于恒就势一转身，左右手揪靳国的胳膊，往怀中一带，说道：“你过来”！虽然隔着一个锅台，靳国没有牛儿小子力量大，就叫于恒这一拉，整个儿的把靳国给拉到锅里头去了，靳国这是真犯了地名儿了，这一回可真进了锅啦！烫的靳师傅大喊救命，众小头目一看这个大个儿，把靳国揪到锅里去了，大家赶紧往外营救，以至救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也就全都烫伤啦。

这时候就听有人喊道：“这是那里来的野小子，在咱们这里白吃白喝白打人。众位还不打他，等待何时”？众人一看是头目叫大家动手打他，众人蜂拥似的往上一围，牛儿小子一看众人要跟他打架，遂向后一撤身，找了一个宽阔的所在，高声喊道：“小子们，打架可是打架，可千万别动我那锅牛肉，那都是我的”！众人闻听说道：“这倒好，牛肉也归了他啦”。内中有一个伙计名叫王二楞，他早就看着有气，听说是要打他，王二楞往前赶步，来到于恒的面前，口中说道：“这是我们初二、十六众人吃一顿好的，你一个行路的，竟敢打搅，你

就别走啦”！王二楞嘴里说着话，抡起右掌来，就奔于恒的面部打去。于恒见掌来的甚猛，将身形一闪，他的这一招叫降龙罗汉力千斤，左手一穿王二楞的右手，右手一拳正打在王二楞的胸前，这一拳把王二楞打起五尺多高来，险些儿打在牛肉锅里头。众人见王二楞被打，大家一声呐喊，三十多人往上一围，于恒一看来的人多，他就不用单招，自己一转身用了个“虎抱龙拿猛又狠，斑斓群扣似车轮”，这一招可厉害，转着弯打四面儿，双臂往外一伸就如同双轮转一样，砸上就得躺下，双手往回一圈用的是棒挤的力量，这些个粗笨的汉子，焉能够禁的住呢？打的众人一个个东倒西歪，一群一群的躺在了地下。可有一样儿，常言有一句说的好，强将难压地土熟。人家是越打人越多，吃饭的也就不吃啦，全都出来帮着打架来了，没吃饭的赶到这个地方也加入了战团，就这么一说，由三十多人与牛儿小子动手，直加到三百多人，把牛儿小子团团围住。于恒也搭着这些日子没动手与人打仗，今天与这些个笨汉一动手，他倒高起兴来啦，走开了自己的步法，运用自己的招术，真是虎入羊群，惊牛烈马的一般，打的这些个伙计们叫苦哀哉。这里面可又有了高人啦，出主意对众人喊道：“别跟他那么打，咱们大家拿石头砍他”。众人一听这个主意真好，俱都往四外一散，就地拣起石块，冲着牛儿小子乱砍，真亚似下雹子一样。牛儿小子一看这一手可就没有能为啦，石块打在身上，如同擂鼓的一般，牛儿小子照顾不及，只得双手一抱脑袋，往地下一蹲，就听嘭嘭的声音，石块打到牛儿小子的身上，倒不觉着疼痛，皆因当初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可就是不能还招，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地下装死。工夫一大了，四外的石块要把牛儿小子给堆起来，这

里面出主意的这个人，见牛儿小子蹲在那里不动，以为于恒是被大众拿石块砸死啦，遂高声喊道："你们大家别打啦，大概是没了气儿啦，等我过去看看去"。众人只得停住了手，这位出主意的人，姓吴单名叫正字，素日此人就阴险，他打算过去瞧瞧牛儿小子，要是没把他打坏了，过去把他捆上再打。说话间吴正走到牛儿小子的跟前，先摸摸他口中还有气没气，用手往牛儿小子脸上一搁，为的是摸摸他的呼吸气，吴正这小子也是倒霉，正赶上于恒被石块打的浑身倒很舒服，就如同当初操练的时候操练一样，闭着眼睛思想方才吃头一块牛肉的时候，肉中那块脆骨，越嚼越香的滋味，偏巧这个时候吴正的手正搁在于恒的嘴上，牛儿小子以为还是那块脆骨没吃完哪，使着劲的一咬，只听呵喳一声，整整的把吴老二的手指咬掉，吴正哎呀了一声说道："可疼死我了！他没死"。一面扎撒着手指鲜血直流，再看牛儿小子早就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这块脆骨真香啊"。吴正一看口中说道："这倒好把我手指头他给吃啦，咱们大家还是打他"。说话间众人拣石块，仍然冲着于恒乱砍，于恒也好，随着由地下拣起石块，对准了众人还击，石头砍在众人的脑袋上，真是头破血出。一齐呐喊，仍然团团围住，不许放他逃走，以死力抵抗，正在这紧急的时候，就听正西有人喊道："众位别打啦，二位头来啦"。

书中代言，他们这三百六十人凿山开石，全都是伙计，并且烧石灰全在山上烧灰，这也是个大买卖，单有两头儿，是亲弟兄两个，一个叫杜勇，一个叫杜猛，一个外号叫过山熊，一个名号叫穿山甲，他们单有一个锅伙，就在这个懒龙沟的西面，坐北有一座矮山，这个山的半腰里头，有一个山洞，约

在两间屋子大小，这两个人叫伙计把这山洞里头，凿平了，跟屋子一样，然后剥树上的树皮，把里面四周围全都钉上树皮，树皮的上面钉着一层毡子，毡子上面糊着纸，里面用石块盘出锅炕来，也做出烟筒来，前槽安好窗户墙壁，炕上箱架好了炕毡子炕单子等物，地下摆设着桌椅，炕上铺子上码好了箱子，跟平常的房屋一个样，还是冬暖夏凉，下多大的雨也漏不了，要往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有许多住这种房屋的，这个名儿，就叫窑洞儿，素常都说住寒窑，住寒窑就是这个房子。这二位头带着四五个伙计，今天是九月初二，正是款待伙计们的日子，完全是大家伙计们拿钱，吃这顿好饭食，每逢初二、十六牛肉炖好了，二位头儿先尝尝，如若炖的不好，立刻就换厨师傅，别看是山场，手艺不好的厨子还是不用。今天杜勇、杜猛在窑洞里边叫伙计泡了一壶茶，在炕上放了一个炕桌儿，把茶壶茶碗摆在铜茶盘子里头，放在炕桌上，弟兄二人坐在炕上一边一个，吃茶谈话。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外面打架的前来报信啦，一掀斑竹帘儿进来说道："二位头儿您先别喝茶啦，您到懒龙沟咱们那个饭所里看看去吧？那里打起架来了"。杜勇一听将眉一皱说道："每逢到了初二、十六，只要是一吃炖肉，伙计就想着要打架，这真是好饭不得好吃，这又是谁跟谁打起来啦"？这个报信的伙计说道："并非是咱们伙计们打起来了"。遂就把牛儿小子抢牛肉打架的前后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杜勇闻听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慌，我们到那里看看"。说着话对着杜猛说道："兄弟你听见没有？想当初咱们这个山场，是要胳膊来的，不问可知这是有人前来故意搅闹咱们的山场，常言有句话说的好，'汤里来水里去'，你我弟兄可不能不留点儿神"。回头又告诉这个报信儿

的伙计说道："你对他们大家去说，不要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事情都有我们弟兄担着哪！叫他们等一等，我弟兄就到了"。哥儿俩说着话由墙上摘下鬼头刀来，先把身上收拾紧趁利便，然后弟兄二人各自亮刀，带着伙计们出离了窑洞儿，顺着山坡往东面去。就这样儿，报信的伙计们左一拨右一拨，沿路上接着好几拨报告，这哥儿两带着众人正往前走，老远的就看见啦，围着一大圈子人，约在三四百号，就听一齐呐喊"打他！别让他跑了"！杜勇、杜猛赶紧对伙计们说道："告诉他们先别动手，把道路闪开点，就提我们哥儿俩来啦"。众人这才喊道："把道路闪开点儿！二位头儿来啦"。打架的众人一听二位头儿来啦，遂往两旁一散，闪出 条胡同来。杜氏弟兄提鬼头刀来在人群之中，举目观看，就见当中站着一位彪形大汉，浑身上下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被石块砍的全都碎了，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口中喊道："小子们你们倒是打呀"！杜勇手持钢刀，来在于恒的面前，叫道："朋友，你姓字名谁？因何大胆搅闹我的山场？或是受人的主使，你要从实招来，如若不然，你可要知道穿山甲杜勇的厉害"！牛儿小子看了看他，口中"哎哟"了一声说道："小子你不是小五吗？那个小子不是小六吗？你们这两个小子连我都不认得啦"？杜勇一听心中纳闷，心说："他怎么知道我们两人的乳名呢"？遂问道："朋友，你是什么人"？于恒笑嘻嘻的说道："你们这两个孩子真不认的我啦？我不是牛儿小子吗"？杜勇定睛细看，随着也"哎哟"了一声，遂把鬼头刀向地下一抛，回头向杜猛说道："赶情是牛儿哥哥"。说话之间弟兄两一齐跪倒，给牛儿小子磕头，于恒向来不会搀人，遂说道："起来吧，小子"。打架的众人一看二位头儿，不但不打，反倒跪在地下给

人家磕头，一个个口中说道："得啦，这个仇算报不了啦"。大家看着全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书中代言，牛儿小子不但认识杜氏弟兄，他们还是亲表兄弟，杜氏弟兄可不认识牛儿小子啦，牛儿小子一身的工夫，站在那里身上一身的腱子肉，不亚如庙中的金钢一般，与当年弟兄在一处的时候，差的太多了，他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呢！牛儿小子若不叫他们的小名儿，杜勇若不细看，还是不能认的，如今表兄弟巧遇，牛儿还是表兄，这两个人，全比于恒岁数小，牛儿小子可就问道："你们两个人由打惹祸的那天，到如今怎么会在这里呢"？杜勇闻听叹了口气说道："牛儿哥哥，你有所不知，就皆因我们弟兄由家里出来，是不得已而为之"。遂把自己与兄弟所遭所遇前后的事，细说了一遍。牛儿小子不听则可，一听此言，傻英雄概不由己，二目之中落下泪来，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皆因当初杜氏兄弟在家里的时候，与牛儿小子同庄居住，又是至亲，他们两个人家道也很富裕，这弟兄哥儿俩自幼就好练武术，专打路见不平，天生来是侠肝义胆，皆因他们庄中有一刻薄成家的暴发户的财主，姓张名叫张有义，皆因他跟前有一个儿子，名叫张正，自幼读书，后来在淮安府充当红笔师爷，这个张有义就倚仗着他儿子的势力，在府内当案头的师爷，他就在庄中包拦词讼，欺压百姓，霸占人家房产地土，无所不为，横行于各庄村。可巧本庄里头有一个姓王的，这个人最老实不过，人送外号叫老实王，家中也有几十亩地，可巧有五亩地与张有义的地连阡接陇，赶到春秋埋地碣子的时候，张有义往外一发展，霸占了老实王二亩地，老实王明知道地让他占了二亩去，自己又知道惹不起他，是敢

怒而不敢言，自己就认了肚子疼啦。这个事情各村庄的人都知道，惟有杜氏弟兄，听说这个事情有些个气忿不平，这才在把式房里头一约会，约会了十几位人都是同学练武术的，大家一商量，打算叫老实王在本县里告他，依着老实王不打算要这二亩地，认了肚子疼就完事，有大家这么一怂恿，他可就在本府递了一张呈子，状告张有义霸占他的田地。焉想到张有义他的儿子，在本府里当红笔师爷，人家的手眼是大的小小的用了个手彩，反倒说老实王霸占张有义的二亩地，反倒把个老实王给押起来啦，勿论早晚老实王再交出二亩地来，才能定案。各村庄一得了这个信，都有气忿不平之意，惟有杜氏弟兄，一听见这个信，尤其是难受，我们若不叫人家去告状，老实王怎么被押呢？这哥儿俩一商量，这才跟武学里年轻的同学一计议，这个事应当怎么办？这里头可就有出主意的，咱们要打算告他，动官面没有他的势力大，只可跟他私打斗殴，咱们外边打听去，何时张有义上府里去的时候，咱们半道上树林之中等他，预备好了霸道棍，容他到了把他请到树林子里去，将他捆在树上，叫他让出老实王的地来，把老实王放出来，让他给咱们立一张字据，再让他亲笔写一张两千银子的借约，让他按上他手押，是这么着，咱们饶他，他若不应允，咱们拿霸道棍先揍他一顿，别管有你多大的人情势力，先打了你啦，有什么事情然后再说。就说打死了他，咱们请出人来跟他打官司。大家一听彼此赞成，大家把主意商量好了，真就分头去办啦。这就是办事出主意这一干人，俱都年幼无知，你那么想一想，这事真要这么办出来，就这么完的了吗？众人打听明白张有义到府里办事，他们就在大道之上树林子里这一等，等了约有巳牌时候，果然见张有义骑

着一匹大菊花青的骡子，由打西边来啦。众人一见张有义是分外的有气，皆因这小子这个长像个别，跳下骡子来，身量不高，身上穿米色绸子的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云鞋，这小子长了个尖头顶，面黄肌瘦，两腮无肉，两道斗鸡眉，一双母狗眼，蒜头鼻子，小嘴岔，嘴上有几根狗蝇的胡子，两耳削薄，手拿着打骡子的藤条。杜勇、杜猛他们哥儿俩个，也看见张有义啦，等他到树林子外边，杜勇率领众人闯出树林将骡子挡住，杜勇过去一伸手将骡子的嚼环拉住说道："没别的，张先生，今天我请您到树林子里面，跟您有几句话谈谈"。张有义原是精细人，一看这个景况，就知道事情不好，赶紧说道："众位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谈，咱们在此有许多的不便，勿论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那个意思打算要走，众人岂肯让他脱逃呢，大家一齐说道："有什么事请张先生树林子里边去说吧"。说着话连拉带扯，由骡子上面把他拉下来，大众把张有义架到树林里面，杜勇在旁边答言说道："有什么事请张先生上树去再说吧"。张有义一看树林子里头这个举动不好，在旁边堆着一堆霸道棍儿，旁边又搁着一个小桌，上面有文房四宝，正自观看之际，早就有人过来，把张有义绳缚二臂，捆在小树之上，张有义口中说道："众位有话好说，何必这个样儿呢？有什么事都好办"。就听旁边有人说道："请他吃顿霸道棍儿，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先出出咱们大众胸中的恶气"。杜勇在旁边答言说道："那倒不必，等我过去问他几句话"，众人这才止住怒气，杜勇来到张有义的面前，口中说道："张先生，阁下原是本庄之人，俗语说 好，'土居三十载，没有不亲人'，如若本村有事，阁下应当还要袒护才是，你侵占老实王的地亩，你反倒说人家霸占

了你的地亩，以势力相压，将老实王看押在狱，看起来，你所做的事情手段太辣！今天跟你说明了吧，你肯把老实王放出来，再交还他的地亩，是最和平的解决，你还得立给我们一张字据，写上两千银子的借帖，按上你的手印脚印，从此亲善乡邻，咱们是万事皆休，如若不改前非，再犯在我们的手里，绝不宽容"！张有义闻听，赶紧说道："这点儿事情，原来我也不愿意办，乃被事所挤，受别人的蛊惑，我也是出于不得已，既是你们几位出头，怎么说怎么好"。众人从旁边答言说道："既是那么着先把他解下来"。拿过文房四宝，先让他立下一张字据，回庄叫他交纹银二千两，将字据写完，交与大家观看，杜勇把字据看完收起来，口中说道："本应当今天得罪得罪你，念其同村之情面，暂免其责，往后做事你可要小心，你就请吧，事情办不办，全在你了"。张有义一听这句话，就仿佛遇了赦旨一般，由树上把骡子解下来，出离了树林儿，拉着骡子向正东而去，走出老远，这才上了骡子，直奔府衙而来。

进了淮安府来到府衙，先把骡马交马号，然后够奔里边科房，来到科房的门口，掀帘笼进来，正赶上他的儿子张正在那里办公，张有义一见他儿子，什么话也不说，放声大哭，张正见父亲这般模样，赶紧说道："父亲你老人家，受了什么委屈只管说，净哭也没有什么用啊"。张正劝了半天，张有义才止住悲声，遂就把受杜氏弟兄等十余人在中途欺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张正说道："这点儿事情不要紧，您也不必难过，我倒有个主意，这些个人容易治他们，我必给您出气，回头我写一个失单，就提他们拦路行劫您的财物，禀明本府下一张批票，把他们全都拿到衙中，这场官司足够他们打的，

您想这个主意好不好？您还是别回家，就在衙门里头一住，容我把事情都办平定了，您再回去也不为晚”。他们父子在屋中说话，不提防隔窗有耳，他们科房里头有一个小书童，名叫方车儿，他就是伺候科房的，正赶上他上科房前来送茶，他把这话满全都给听了去啦。书中暗表，这个方车儿他是漂母河于家庄的人，若与杜氏兄弟论亲戚，他是杜氏兄弟的外甥，他听见这个信，焉有不害怕之理，他把茶并没送到科房，把茶壶碗搁到茶房之内，暗地出了衙门，出离了淮安府，一直奔于家庄而来。来到了于家庄到杜家门首，够奔里面上房，来到上房门首，正赶上杜勇、杜猛在上房屋中正谈论此事，就见帘笼一起，方车儿由打外面进来，杜勇一见方车儿，遂问道：“你来到此处做什么”？方车儿看了看没外人，遂说道：“你们几位还说话呢！眼看着祸到临头啦”。杜勇一听这句话，不由的就是一楞，遂问道：“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方车儿遂就把在衙门之中，所听之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事情可紧急，你们快着想法子躲避躲避，我还得赶紧绕着道回去，我可不能在这儿等着，你们是越快越好”。说着话转身形告辞，杜氏兄弟看着方车儿去后，遂向众人说道：“这个事当应怎么办”？这句话未能说完，从旁边有人说道：“杜大哥，这事还用商议甚么？无非是各人赶紧回家，多带几个盘费往外一躲，若要再慢一会儿，可就走不了啦！我们可不能在这里等着官人来到，将我等拿住，我要走啦”。大家一听说道：“王大哥说的有理·，莫若咱们大家就此告辞”。杜氏弟兄一看这个样式，知道事在紧急，哥儿俩商议好了，把家中事情安置停妥，带好了路费，出离了自己的门首，向西村口而去。依着杜勇算计着官人来不了这么快，跟兄弟商议打算要绕着

村庄到东村口，树林子里倒要看看怎么个动作，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西村口内跑出一人，冲着杜氏兄弟摆手，杜勇一看原来是方才在大厅里边说话的那个王德，杜勇问道："兄弟怎么样"？王德喘吁吁的说道："快走，我刚由打我家中出来，官人就把我的宅院给围啦，我要走慢了一步，非落到网里边不可，咱们还不快跑等什么？咱们这一阵儿，是谁也顾不了谁啦"。说着话向西北顺着庄稼地逃下去了，杜氏兄弟一看这个风声不好，哥儿俩这才向西逃下去了，哥儿俩又没有个投奔，在路上无非是信马由缰，走到晚晌就住店，清晨起来仍然往下赶路，弟兄们带的路费原就不多，并无十数日把盘费钱就用完啦。所幸弟兄二人身上有点武术，一路上只可是打把式卖艺，赶上镇店赚几个钱吃饭，就这个样儿在路途之上，无非是受了些饥寒而已，他们也不惦记着回家啦，这就是由家里出来逃灾避难，海角天涯，行无定所，整整在外边一年多的光景。

可巧到在懒龙沟，弟兄二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身上无衣，肚内无食，正赶上懒龙沟开山场的杨豹，外号人称活阎王，招募凿山开石的伙计，他们两个人投到山场里面去做工，每日是二百四十钱的工钱，一天三顿饭，论起来这个事由可以做。赶到日子一长了，杜勇一看这开山场的杨豹是重利盘剥，滚利折算，所有盘山的这三百多名伙计，都受他那一样的病，怎么叫重利盘剥，滚利折算呢？比喻这么说，新来了一个伙计，由上工的那一天连做五天的工，杨豹就问这个伙计你用钱不用钱？当伙计的焉有不用钱的呢？必然说用钱，杨豹支给他五吊钱，又隔五天，再借给他五吊钱，前后使了杨豹十吊钱，只要是使到十吊钱，他可就作利啦。每天

赚的二百四十钱除去一百二十钱的饭钱，再除去使杨豹那十吊钱的利息钱六十文，剃头打辫子得用二十文，再赶上阴天下雨不做工，这内中可就亏了钱啦，只要是做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工，不但不能剩钱，反倒跟杨豹得支钱用，若要是日子一长了，在杨豹柜上借个三十吊五十吊的钱，所赚的钱，不够给杨豹拿利息的，永远给他白做工，这就是这三百多名伙计都受这一样的病。杜氏弟兄就在这懒龙沟杨豹的柜上，每人借了铜钱四十吊，无非就是用这个钱换换衣裳，每日所赚的钱不够利息。可巧赶到了年底下啦，杜氏弟兄一看做工的这些个伙计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吃完了饭都坐到山坡上掉眼泪，杜勇情知道，众人到年底下回不去家，彼此对坐伤心，杜勇故意的问道："大年下的，为什么坐在这里掉眼泪呢"？有一个伙计抬起头来，看了看杜勇说道："你还问我哪？我在这里做工，整整的三年没有回家，我父母常来信，皆因我短杨头目的钱他不让我走，也是没法子，前次有一个伙计不是偷着跑了吗？被杨头儿捉回来，一顿乱棍生生的打死，要不然我也早就跑啦，我的娘亲在家里，不定怎样的想念我呢"！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旁边又有一个人说道："你是你老娘想你，我是在家里头新娶的媳妇，不到十天的工夫，我由打家中出来，到这里来做工，到如今在这里做了一年多的工，我的女人在家里，不定怎么样的想我呢"！方才说他老娘的主儿，把眼睛一翻，冲着这个说话 伙计说道："我要打啦，我说我老娘想我，你怎么说你的女人想你呢，你这个人这是怎么说话呀"。他们两个人将要口角，就听旁边又有一个人啼哭，杜勇侧耳一听，就听左右的伙计们都是异口同音，全是因为这回事。杜勇看这个景况，心中就是一动，眉头一皱计

上心头，站在大家面前不住的冷笑，大家俱都垂泪，见他冷笑不止，俱都向前问道："我们大家都心中难过的很，全为的是父母倚闾盼望，妻子泪染枕席，一家不能团圆，有家不能投奔，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你们两个人为何拿我们大家取笑"？杜勇先看了看四外并无有外人，俱都是做工的伙计，遂口中说道："是你们大家愿意受他的"。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有一个答言说道："我们不受又有什么主意呢"？杜勇接着说道："若要让我出主意，不受他的限制也行，可有一样儿，你们得把咱们伙计们都聚齐了，我出个主意，只要你们大家都跟我一心，不但你们父母聚会，妻子团圆，从此还可以往家里寄钱养家，可就怕你们大家不能齐心"。众人闻听说道："那有什么难处，我们大家去聚会去，你们二位在此等候着我们"。说着话大家分头聚会众人，工夫不大，三百多工人都聚会在一处，大家俱都向杜勇、杜猛问话，杜勇说道："你们要向这么问，我说你们也是听不明白，莫若你我到青石堂里去，那里又清净，又宽阔，又好说话，你们大家可愿意跟我去吗"？众人闻听一齐说道："那有甚么不愿意的呢"？杜勇一看众人愿意，这才说道："众人一齐跟着我来"！说完了话，杜勇在前面走，后面众人跟随，够奔青石塘。这个石塘就是工人凿山开石的所在，众人顺着山坡下，来到石塘之内，杜勇站在当中，叫这些个做工的伙计，将他弟兄二人团团围住，俱都坐在地下不准大家高声说话。杜勇一看众人没有一个说话的，这才对众人大声说道："列位弟兄们，俱都是撇父母远家乡，在外边赚几个钱，拿到家中一家团圆，过那份苦日子。如今咱们大家在这个懒龙沟，受这个活阎王杨豹压迫，逃跑了的拿回来生生的打死，不跑的受了他的重利盘剥，滚利折算，

永远老得与他白做工，早晚也得病死，要想逃出他的圈套，这一辈子是不容易啦！惟有一个主意，可能解除大家的痛苦，我若说出来就恐怕你们大家不肯去，你们若愿意去，我就说，你们若不愿意去，作为无效，你们若愿意就请答言”。众人一听异口同音的说道：“我们大家反正是不能活啦，你只要说出这个主意来，有不愿意的，我们先把他打死，拿着他先作个榜样再说”。杜勇随又叫众人止住声音，口中说道：“若打算除去大家的束缚，非咱们大家一齐动手将杨豹生生打死不成！你们若敢把他打死，我弟兄二人情愿意到案打官司，与他抵偿对命。请你们众位各自归家，一家团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旁边有一个伙计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这山里向来打死人没有偿命的，不过是搁在山坡上喂狼，您出的这个主意就很好，倘事成之后，我们大家情愿举你们弟兄二位为首领，那一个不遵，咱们就把他先结果了性命”！遂回头又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这个法子怎么样”？众人闻听，一个个异口同音的说道：“我等全都赞成”！杜勇遂又接着说道：“先不要忙，你们大家把凿山的锤凿全预备好了，咱们是五十人一排，一齐杀上前去，那一个要是后退，咱们就往死里打他，打他个临阵退缩，破坏咱们的义气”。众人一齐说道：“言之有理”，此后杜氏兄弟把人全调对齐了，各拿锤凿一直够奔北山坡窑洞而来。

杜勇杜猛二人前面引路，出离青石塘，不多时来到窑洞的门首，活阎王杨豹，自己高高兴兴正在窑洞的屋中，泡了一壶酽茶正在吃茶之际，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大祸临头，猛听外面一阵大乱，活阎王杨豹一听，不知外边是什么事，自己打算到外边去看看，遂站起身形离了窑洞儿，来到山坡下

一看，有好几百号伙计，各拿锤凿，直奔自己而来。杨豹将要问话，他那里想的到锤凿交加，也是该当活阎王杨豹的恶贯满盈，没容说话就将他砸了个肉泥烂酱，众人这才心中大快，内中有一个叫王二楞的工人，对大家说道："咱们大家今天可脱离了杨豹的那份苦恼啦！这可全是杜氏弟兄二位的力量，不如咱们大家趁此公举他们二位为头目，执掌着这个山场，不知大家以为如何"？杜勇闻听赶紧摆手说道："这位兄弟休要提这个主意，我们弟兄二人原为联络大众的义气，解救大家得脱离杨豹的手段，我弟兄二人并非为的是当这个头目才将杨豹打死，咱们这三百多名伙计，勿论那位都可以为头目，我们弟兄二人万万不敢担此重任"。众人闻听一齐说："我们大家俱是粗鲁人，谁也没有你们二位主意多，你们二位不当这个头目，我们众人谁也不称这个头目的资格，那没有别的说的，只好是大伙一散"。这内中就有人说："不行的，他们二位不当这个头目，也不能叫他们二位走"。众人一乱说话，真是人声嘈杂，彼此一挤兑，杜勇被挤的无奈，遂向众人说道："你们大众若让我们哥俩当这个工头也行，我有几个条件要当众宣布"。内中就有一人说道："杜头儿您就请讲吧"。杜勇说道："头一个条件，咱们这三百多名伙计，仍然照旧做工，所赚的钱财，咱们每人一份，按份均分，咱掉换着回家，省视亲丁骨肉。第二个条件，咱们大家三百多名伙计聚会在一处，冲北磕头，俱都结为金兰之好，咱们众人要一个心，日后不受旁人的欺负，这是第二个条件。咱们患难的弟兄之中，若要有一个有错处的，咱们大家公共的议他一个罪过，让他自己责罚自己，不准越此规矩，这是第三条。若要是短一件，我们哥俩也不当这个头儿"。众人一听，从中又一议论，若要

是当头儿的分一份工钱，显着少点儿，咱们给当头儿的分两份，头儿不愿意，也得这么办，杜氏弟兄再三的推辞，无奈驳不过众议，只得答应。当时叫伙计们把杨豹的死尸搭在后面，找个地方掩埋，打扫血迹，这才来到屋中收拾账目。自此杜勇、杜猛就在这山场里边充当头目，大众拜了把兄弟，所有的事，都是一秉大公，因此人人尊敬，个个赞成，日子一长，杜勇出主意，每逢初二、十六，大家摊钱吃一顿牛肉，转瞬这么些个年，俱都是平安无事。

可巧今天到初二，因为吃牛肉打起架来啦，杜勇想道当年这个山场，来的不善，恐怕有人来夺这个山场，因此弟兄二人擎着单刀到此来看，没想到与牛儿小子相遇，既然是表兄弟相认啦，于恒才问他们哥俩因何至此？这弟兄二人才备叙前情。杜猛说道："表兄你老人家因何到此"？于恒说道："要问我这个话可就长啦"。杜勇知道于恒说话麻烦，遂说道："牛儿哥哥，这么办吧，您先跟着我们到西边窑洞儿里边，有什么话再说吧"？牛儿小子说道："走可是走，这锅牛肉可别动我的"，众伙计说："得啦，这锅牛肉也归了他啦"，遂有一个人向杜勇说道："头儿，我们打了半天，可是都带了伤啦，他倒是谁呀？难道说我们这顿打，就算白挨了吗"？杜勇闻听说道："众位兄弟们有所不知，我原先不是给大家提过吗，我有一个表兄名叫于恒，如今这位就是我 表兄，虽然众位都受了点微伤，可是我对不过众位，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怎么让众位顺了这口气呢？只好今天这顿炖牛肉蒸馒首，众位别往外拿钱，算我们哥俩请啦！就算给众位顺一顺气，日后再让我表兄给众位陪礼，众位吃多大的亏，全看在我们哥儿俩的身上啦"。众伙计闻听一齐说道："得咧，既然是头儿的表

兄，咱们让他打一顿，也并没打的怎么样，好歹头儿还请咱们吃了炖牛肉了，倒是赚了一口吃呀”。大家彼此也就没有别的说的啦。这个时候杜勇杜猛陪着于恒，一直够奔正西，绕着道来到了北山坡的锅伙，此时单有伙计早把窑洞的门开开啦，杜氏弟兄，往里让于恒。于恒抬头一看，就仿佛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一样，顺着北面有一铺炕，炕边上摆着四只大皮箱，炕的正当中放着一个饭桌儿，桌子上搁着茶壶茶碗，铜茶盘子，一进门西边摆着一个银柜，东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两旁边放着太师椅子，墙上也挂着几张字画，屋子倒是很干净。牛儿小子迈步来到屋中，杜氏弟兄看着表兄这个样子，身上褴褛不堪，衣裳全都破啦，哥儿两个一商量，杜勇说：“我上次做的那身蓝绸子裤褂，青绸子大褂，全都做的肥啦，大概表兄穿着正可体，先让他换下来”，又告诉伙计：“把咱们的剃头的叫了来，给我表兄剃剃头，梳梳辫子，也让他老人家干净干净”。说着话取匙开箱子，把衣服拿出来，先让牛儿小子换上，于恒坐炕边上，面向里把衣服换好。可就是鞋袜子是旧的，旁边有一个伙计出主意，他这个作工的里头有个姓王的，叫王大脚，新近由家中作来的鞋袜，大概于恒穿得，取出来让他老人家试试。杜勇一听这个伙计的主意，倒也不错，赶紧找大脚王伙计，把鞋袜取来，过两天再给钱让他自己去买，这个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把鞋袜取来，又叫伙计们打了一盆水来，叫于恒洗了洗脚，把鞋袜换上，是正合式。此时剃头的大师傅也来啦，牛儿小子又剃了剃头，梳了梳辫子，刮了刮脸，这哥儿两个再一看表兄，真是另有一番英雄的气概。牛儿小子遂向杜氏弟兄说道：“二位表弟，你们把我打扮的一朵花儿似的也是不行，我肚子里头饿，应当

怎么替我想个主意”？杜勇说道：“我还把这个事给忘啦”。赶紧叫伙计去把牛肉与馒首多拿些个来，伙计答应了一声，出去给他预备酒饭。此时杜勇、杜猛把牛儿小子，让到炕里边，盘膝而坐，弟兄二人相陪，跟着伙计放好了杯箸，肉也就端了来啦，整盘子的馒首，杜勇、杜猛知道牛儿小子的脾气，先让他吃，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今天牛儿小子这个乐可大啦，坐在当中连吃带喝，真称的起生平未遇的乐境，工夫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杜勇这才陪着牛儿小子说话，说道：“表兄你老人家因何到此？如何会落到这个样子呢”？牛儿小子未曾说话先咳了一声，就把从前家中的事情与如今的景况，滔滔不断，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惟有杜勇、杜猛听于恒说话听的明白，皆因他们是从小的弟兄，所以全都听明白啦，知道于恒如今身入了镖行，武术的工夫也很好，如今要到铁善寺与他师兄童林报信，设法躲避这个地雷。

杜勇听完了于恒的话，心中一想计上心来，遂口中说道：“表兄，我们这个懒龙沟离铁善寺庙后头，相隔不到二十里地，我们这里有的是凿山的伙计，我打算出个主意，他们既然把药捻子的总捻安在庙后，我跟您商议，咱们带着伙计到那里看看，能够把这个地雷给他挖出来，先把他们这个地雷给他破了，免得临时大家涉险，表兄您想这个主意怎么样”？牛儿小子一听心里非常的痛快，遂口中说：“这个主意怎么会不好呢？我是很愿意”，杜猛在旁边答言说道：“既然是这么办，莫若吃完了饭，咱们带着伙计先看看去，能以早办，咱们是越快越好”，杜勇听兄弟说的有理，只可点头，于是挑了二十名小头目，叫他们跟随前往，主意已定，弟兄二人这才陪着于恒，带着二十名小头目，由懒龙沟起身。杜氏弟兄久在此处，

自然是道路很熟，由打北山坡起身，一直奔正南，然后绕着山中的小道儿，三十来里地，不算甚远，走了不大的工夫，离着铁善寺的后墙可就近啦，相隔还有三里多地，远远的早就看见迎面有一座土山，上面有一座八角的凉亭。赶到走至在土山之下，顺着土山的小道上去，来到亭子之内，观看地下是方砖铺地，惟有正当中的四块方砖，就仿佛是新近稳上的一样，杜勇用手一指说道："表兄您看了没有？大概这就是地雷的总捻子"。说着话往四外一看无人，回头叫小头目过来几个人把这个方砖掀开，看看底下有什么，小头目用手由腰中掏出小刀来，把当中的砖缝用小刀划了划，慢慢的把砖撬起来，一看底下俱都是浮土，叫伙计把浮土刨开，正当中露出一个竹筒子来，约有饭碗口粗细，在竹筒子的头儿上扣着一个铜盆，把铜盆揭开，只见竹筒里面盘着一根药捻子。小头目看着杜勇说道："您看见了没有？大概这就是总捻"。杜勇用手指着说道："你先照旧把他安置好了，先别动他的，咱们先回去晚晌再来"。小头目答应一声，照旧把铜盆扣好，浮土照旧掩好，方砖铺平，杜勇看着打扫齐备，遂向于恒说道："表兄你我暂且回去，晚晌再来，在这个地方工夫一大了，叫庙内的人看见，多有不便"。于恒只得点头，众人这才由打亭子出来，下了土山，仍归懒龙沟，来到锅伙儿，众人稍为休息，杜勇叫杜猛挑选雄壮的伙计一百五十名，预备铁锹大绳，手使的家伙，早早的用完了饭，顶到掌灯的时候要齐。交派完毕，众人这才休息，众人以至用完了晚饭，知会伙计们，杜氏弟兄带领于恒，叫小头目率领着伙计们陆续而行，在土山之下聚齐。交待完了，他们弟兄三人带领小头目先走，一直到了铁善寺后的土山之下，此时天已经快到初鼓，弟兄坐至

在土山之下，杜勇遂向牛儿小子说道："牛儿哥哥您看见了没有？我们弟兄虽然在山里头开这座山场，虽然是赚几个钱，终日与草木为伍，无非是看些个荒山野岭，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您老人家如今都比我们哥俩强，您在镖行里面，终日得会许多老少英雄好汉，我们把您这事办完了，您见着您那位师兄，在他老人家面前，您保举保举我们哥儿俩，就是在镖局子里头当份小伙计，都比我们在山里头做这份苦工强的多，大概表兄您许办的到吧"？牛儿小子闻听说道："二位表弟，只要把地雷的事情办完了，镖局里边别说荐你们两个人，就是多荐几位，他们也不能够不用。这是因为什么这么说呢？皆因是真有交情，你们哥儿俩就放心吧，这一点儿事情都在我身上哪"。他们哥儿三个正然说话，这一百五十名伙计，接连着全都到齐啦，小头目过来请示，说道："人是全来到啦，应当怎么办？您就分派吧"。杜勇说道："倒是没有别的难办的事情，就是叫伙计们顺着当中这个药捻，把浮土刨开把竹筒子刨出来，药捻子撤出来，叫伙计把这个东西都搭在有水的地方，给他泡了，亭子上这个药捻子，倒不必给他动，刨出竹筒子来，把浮土给他掩上，叫他看不出来，然后再把地雷给他拉出来，就算完啦，叫他临到时候没有用处，这不是暗含着就把地雷给他破了吗！大家最好是仔细点儿，可别叫人家看见"。众人答应一声，立刻动手，大家先找拉药捻子的地方，一看南面儿地土发暄，青草不齐，顺着这个地方往下一刨，果然看见筒子啦，一个小头目带着二十多名伙计，大家一同动手，虽然离铁善寺后墙二里半地，土地全是浮土，架不住人多，一百五六十名小伙计，大家一齐用力，不到三更天，随挖随掩，随着把竹筒子药捻子，运到山沟之内，如此奋力，众

人均不觉着劳累，皆因人多，不到半夜的工夫所以就把这点儿事情办完啦。可就是由后墙到月台底下，这点儿难办，若要是用楞刨，铁器一响，可就有了声音啦，若被庙里头的人知道，事情是满砸，不然这个地雷是挖不出来。小头目这才跟杜勇、杜猛哥儿俩一商量，这弟兄二人也是束手无策，急的在铁善寺的后墙外边擦拳摩掌。

就在着急的这个工夫，旁边有两个小伙计说道："二位头儿，您先别着急，我们哥儿俩倒有个主意，可是不敢跟您说，怕日后你们二位在我们哥俩身上多着一份心"。杜勇这个时候正在用人之际，急忙说道："你们哥儿俩有什么主意？自管说出，我们哥儿俩向来不小看人，你我都是一样儿的兄弟，请讲何妨"？这哥儿俩闻听遂说道："我们是亲弟兄两个，我叫卞龙，他是我兄弟叫卞虎，我们生平发财的能耐，就是独门无二的偷棺掘墓，不怕是大户人家的坟茔，他建筑的多么坚固，不论离着多远，我们只要看好了路线，我们哥儿俩，在自己的家中屋子里边，就可作活，由屋中刨下二个窟窿去，由地里头打量着路线走，若到坟地，准准的就是棺材后边那块横板，临去的时候，带着木钻，把棺材的横木钻了一个窟窿，拿钢丝作成的搜锯，顺着凿好了的眼穿过去，把后头这块木头给他弄下来，然后由棺材后边爬进去，爬在死尸的身上，把死鬼身上殉葬的宝物，全都得到自己的腰间，然后照旧退出来，仍然把横木给他挡上，照旧翻着土出来，人不知，鬼不觉，可就发了财啦。没想到作这个事情，虽然是这样严密，无人知晓，不料想得罪同行的伙计，把我们给卖啦，官人黑夜之间把我们的住宅给围啦，我们哥儿俩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好在一样，我们弟兄有这种能耐，顺着我们那作活的

那个窟窿，逃到村子外边翻出来，这才逃了性命，行至在懒龙沟，我们弟兄皆因盘费短少，这才在此作工，如若要打算把这个地雷拉出来，非得给他个翻土入地，才能把地雷拉出来。不然，是非有声音不可，二位头儿请想这个主意怎么样”？杜勇将话听完，看着他们两个人，心中暗道：这可真称的起盐车困良骥，田野埋麒麟，想不到我这懒龙沟里边，还藏着这么两个小贼。遂说道：“你们二位果有这种能耐，帮助我们弟兄一臂之力，但不知你们二位用什么铁器翻土呢”？卞龙说道：“家伙我们随身带着哪”。说着话，每人由腰中取出一个包袱来，放在地下，将包袱打开，杜勇看不明白，遂即说道：“这个家伙是怎么个用法”？卞龙带笑说：“把他穿戴起来，你一看就明白怎么个用法啦”。杜勇说道：“这么着你就快穿戴吧”。卞龙伸手先由包袱里头拿出一条一巴掌宽的皮带，上面有三个铁尖儿，就仿佛象帽子似的，勒在头顶之上，然后又拿起两个家伙好似铁铲相仿，绑在自己的腿上，那个样儿就仿佛是螳螂的后腿一般，俱都是铮光明亮，像锯齿一样，两只胳膊也是那么两只铁器，就向螳螂的前爪一般，后头有皮套，套在自己的胳膊前头有两个木把，若要用的时候，把身子向地下一蹲，两只手拿住了木头把，就如同螳螂扒土的一般，无论多硬的地，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入地。这真是天生有这么一行人，这就应了常言这句话啦，“短一行不能成世界”，杜勇看着卞龙他比试完了这个架式，此时卞虎也就收拾停妥。杜勇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就多辛苦吧，这个地雷都仗着你们二位啦，破了地雷之后，我们弟兄在你们二位身上，必有我们的人心”，卞龙说：“头儿说的那里话来，你待我弟兄有许多的好处，这个事情不是一桩小事吗”？说着话杜

勇、杜猛命卞氏弟兄，赶紧动手。这两个人收拾好了，眼瞧着他弟兄二人钻入地内，赶情事先把药捻子，竹筒子运出来，然后带进大绳去，把地雷拴好，外面有人往外拉大绳，里面是两个往外翻土，不到四更天，可就把这个地雷运出来啦！照旧把浮土掩好，杜勇出主意，慢慢的把地雷运到山沟之内，然后带着伙计们，把外头浮土的痕迹全都收拾平了。这个时候已经快五更天啦，杜勇先打发伙计仍回懒龙沟，自己这才同着牛儿小子一干众人起身。以至来到懒龙沟窑洞儿门首，此时太阳可就出来啦，大家这才净面梳洗，休息已毕，杜勇这才与于恒商议，等到初九日送他够奔铁善寺的前山，弟兄们商议妥当，于桓就在懒龙沟暂住。天天杜氏昆仲，陪着于恒游玩山场，累了就在窑洞儿里睡，一转瞬之间这天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头天与牛儿小子设酒饯行，并托牛儿小子在镖行里头，替他们弟兄二人找事，于恒一一允诺。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一清早晨，弟兄们起来梳洗已毕，杜勇并不带伙计，就是弟兄哥儿两个，同着于恒起身，顺着山路绕着小道，三十来里地，工夫不大，已然走到前山的东面。杜勇这才向于恒说道："表兄我们托咐你老人家的事，可要牢牢谨记，此去若见着您的师兄，替我们要多多的问候，我们可不往前送啦，你老人家往前走，走到转弯的那儿，往西一拐，就是山口了，咱们是过几天再见吧"。牛儿小子听杜勇这一片话，又兼着是至亲，脸上透出一种舍不得分离的样子，事已至此，只得洒泪而别。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二十九回

铁善寺巧设绝户计　莽甘虎蒙混立首功

不表杜氏弟兄回归懒龙沟，单表叱海金牛于恒于宝无，顺着山坡往南行走，走了不远往西一拐，就是山口，刚拐过山口来，抬头向山口一看，就见山口的西面，高搭起脊的席棚，一概都是蒜辫儿席，搭就的这个席棚，起脊也起得好看，四个角上有四个大云头儿，正当中用席做出来的五福捧寿，底下是木头杉杆拿绸子裹好，不让他露着木头，底下是用绸子做好的咕噜钱的围子，在席棚两旁做出来的慢八字儿的短墙。再往棚口内一看，里边迎面八扇围屏，在围屏的前面设摆着三张八仙桌儿，上面铺着红毡子，桌子上面摆着的物件，离着甚远看不很真。每一张八仙桌的后面，放着一把金交椅，在下首椅子上坐定一人，若要站起来身量高大，真是肩宽背厚胳膊粗，身上穿着青绸子大褂，脚底下看不见，有圆桌挡着呢。往脸上观看，青虚虚的脸面，头顶上黄发蓬蓬，剪子股儿的小辫，奔勒头，两道粗眉，一双怪目，秤铊鼻子，火盆口，唇边龇着板牙，在旁边有一个木头架子，上面架着一条三停分水狼牙钏，上首里坐着一人，也是身躯高大，身穿蓝绸子大褂，往脸上看，长的更透着凶恶，也是面发黄青，前面有个大奔勒头，在脑袋后头又长出一个大肉瘤子来，由远处一看，这个脑袋好象蚕豆，黄头发剪子股的小辫，两道狮子眉，一双怪目，大鼻子头，火盆口，额下鬓须连腮半部黄髯，在旁边也有一个木头架子，上面也架着一条三停分水狼

牙钏，在木头架子两旁，一边站着二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俱都是蓝手巾勒头，身穿蓝布裤褂，白袜洒鞋，抄包扎腰，两旁站立，威风凛凛。惟有矮墙的两旁，用席圈着一个席圈，里面还有不少席棚子，就在矮墙北面栽着一个椿橛，在椿橛上吊着一个簸罗，在椿橛的环子上，拴定正是金睛雪花驼，上面皮搭子内，明露着降魔宝杵。牛儿小子定睛细看，在席棚内正当中，端然正坐，非是别人，正是霹历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啊！于恒看着发愣，他那里知道虎儿小子，单有虎儿小子的事情。

只因甘虎与牛儿小子分手，骑定金睛雪花驼，向正西跑下去了，他越叫吁，越站不住，赶到骆驼跑乏啦，虎儿小子也想起叫搭喝搭喝，骆驼也就站住，虎儿小子也累的够了劲啦，由骆驼上下来，自觉着两腿酸痛，骆驼累的是遍体是汗，满嘴的白沫。虎儿小子拉着骆驼向前行走，找着了一座镇店，先找大店，到了店里头，叫伙计先把骆驼刷洗喂养，皮搭子里头有的是银子，虎儿小子在店里头足吃足喝，次日由店内起身，打听明白道路，再往下赶路。虎儿小子并非是真傻，他是把傻长到外头啦，就是这样儿，虎儿小子一路之上，稳稳当当的来到狐儿山，头天他就到啦，住至在村中的店内。今天是九月初九，一清早先把骆驼喂饱了，自己打完了早尖，把店账开付完了，问明白了道路，他才由店内起身，天气仍然尚早，一直来到了铁善寺的头道山口，看见西面席棚之内，悬灯结彩，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可骑着骆驼站在山口往西面观看。就在这个工夫，就见由西边席棚之内，出来四十余人，为首的老少二位英雄，带领四十名大汉，迎接上来，虎儿小子虽然长的傻，他的心眼更多，他反倒不慌不忙，倒要

看个水落石出，就见一干众人，离他不远，就听那年老的这个人，向他高声叫："前面莫非是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吗？你老人家可把我们等急啦，你老若是再不来，我就要到庙里头去回话去啦"。甘虎闻听心中想道：不问可知，他们是认错了人啦，其实虎儿小子真猜对了。书中代言，如今铁善寺请来的老少英雄，来了不少位，以至到了初八，庙内监寺僧铁面伽蓝佛济源，设摆的十条绝户计，最要紧的就是头道山口。这就是以先预定聘请来本庙的弟子，乃是洞庭湖的老少二位寨主，他们二位是亲父子，老寨主名叫赵远峰，外号人称多头太岁，少寨主斑头太岁赵小桥，皆因他们洞庭湖有二百名长箭手，真可称得起弓硬箭长射的准，父子以此长箭手成名，庙内老方丈去的信，叫他们父子先派二百名长箭手，改扮客商陆续而来，不必带弓箭，所有应用本庙里头全有，为什么单调这二百名长箭手呢？恐怕的是童林童海川，侯庭侯振远，暗地派人探听铁善寺的机密，如若有奸细来到，就命二百名长箭手将奸细围住，一阵乱箭齐发，攒成刺猬一般，不能让他探了消息去。第二条绝户计，就是预备的麻药茶，童林等一干众人到此，命小和尚献茶，里面暗藏麻药，把童林等众人麻倒，把宝刀宝剑留下，后山早就刨好了坑啦，预备着活埋侠客。第三条绝户计在三道山口，是用蒙汗药酒，蒙汗药菜，只要是童林手下人中了计策，也是一样的活埋。第四条绝户计，就是在头道山口密藏二百名刀斧手，只要是本山的人进来，冲着门头僧一摆手，方准放行，若要不冲着门头僧打手势，必是童海川手下的奸细，暗传密号，刀斧手一齐冲出来，乱刃分尸。倘若是机关不密，这前面四条绝户计被童海川知道了，闯进了铁善寺，再用第五条绝户计。是按着本庙的规

矩，所有铁善寺请来的人，俱都在西廊下列坐，所有童海川镇东侠，他们约会来的，俱都在丹墀的东廊下列摆群雄的坐位，不怕童林与镇东侠他们来到，先把他们稳住了，然后方丈请童海川镇东侠，大殿谈话，所谈的无非是，童海川果然有意灭铁善寺的山门，那就得当面立决雌雄，童海川若不敢承认灭铁善寺，方丈明着只得与童林言归和好，可并非是真好，乃是假意，对神圣与童林焚香盟誓，以明各人之心，然后请童林东廊下入坐谈话，然后再把香根请出来，应当搁在大雄宝殿铁香炉内，这个香根不搁在铁香炉内在铁香炉的前面，用砖砌出一个香池子来。池面上铺上一层香灰，底下俱都是薰香，这个薰香乃是本庙的徒弟，五毒真人张玄教，与他徒弟瘟黄童子何敬春，在本庙里头配成的薰香，这个香根若往香池子一搁，薰香一定沾火就着，薰香烟往外一冒，只要童林等众人闻见，当时薰倒，还是将宝刀宝剑留下，后面的坑中活埋。那么他们本庙的人就不怕薰香了吗？所以就为的是这个事，先预备配好的解药，本庙里有多少人，连外请的全都算上，是每人一小包解药，一并装在大捧盒之内。这个责任可全都在头道山口上，方丈与监寺僧紫面伽蓝佛济慈，铁善伽蓝佛济源，二人命法铎把赵远峰父子二人，唤至在大殿之内，又叫法本把这盒子解药拿出来，还有一本大账，这本大账里面是所有铁善寺聘请的英雄豪杰，各人的名字全在上面，铁面伽蓝佛济源叫道："赵远峰，我把你们父子约到庙内，头一样儿，用你的长箭手，如今你在头道山口不是已然安置好了吗"？赵远峰说道："已然设备停妥，只要有奸细到此，决不能让他逃走，请老师只管放心"。铁面伽蓝佛闻听将头一点，遂说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这里有一本大账，所有

本庙请的各路英雄的名字，都在上面写着，如若那位来到的时候，在他的名字上边，圈上一个圈，他就算来到啦，没来的在他名字上边，点上一个点儿，赶到把事情过去，谁来谁没来，咱们庙里头好有个分派。还有一件事情，也得你们爷儿俩分神”。济源遂就把前山的四条绝户计，与大雄宝殿焚香前后的用意，从头至尾细对赵远峰父子说了一遍：“没有别的，你们爷儿俩个替我多多的分神吧”。赵远峰闻听此言，不住摇头说道：“老师，这个事情我们爷儿俩个，可不敢负责任，可并非是我们爷儿俩偷闲躲懒，皆因这里面有几个情由，头一件，本庙所请的各路英雄豪杰，我们父子是一概不认识，第二件我们爷儿两个连一个认识字的也没有，你替我们想一想，您的事关重大，我们爷儿两个，若把你老人家这个事给办糟了，岂不是亏负了您的美意？有这两件事情当头，我们爷儿两个不敢承认此项责任”。济源听赵远峰说的有理，有心要不用赵远峰父子把守前山的山口，怎奈二百名长箭手无人担负此责，有心要用赵远峰他们爷儿俩，这个条件有点不好办，头一样他们爷儿俩不认识字，第二样儿他们不认识天下的英雄，真要是有点儿舛错，那时怎么办呢？济源左思右想，回头看着杨法本说道：“这个事情你看应当怎么办”？杨法本早就看出老师的这个心思，遂即说道：“老师，弟子倒有个主意，仍然命赵氏父子带领长箭手为头条绝户计，今天正是九月初七，据弟子我想，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大概今天不来，他明天准到，头一样儿请天下的英雄是他撒的请帖，凡所有请来的人他全都认识，再者说，他又认识字，他若是来到的时候，就叫赵远峰父子把他留在前山帮忙，也好助他父子一臂之力，据弟我想，大概绝无差错”。回头又向赵氏父子说道：“赵寨主，

您听我这个主意怎么样”？赵远峰闻言说道：“这个主意好倒是好，无奈我们爷儿俩，与燕凯燕二寨主没见过面儿，我们不认识他呀”！法本闻听含笑说道：“这个人最容易认识，黄脸膛，大身才就是他”，赵远峰带笑说道：“黄脸膛大身材的人有的是，倘若认错了人，可有莫大的关系呀”，法本说道：“此人绝不能够认错了，皆因他坐下骑的是白毛儿金眼睛的骆驼，使一条降魔宝杵，天下的绿林道就是这么一个，骑白毛儿金眼睛大骆驼的，这个骆驼的名字叫金睛雪花驼，若是骑着骆驼，使降魔点金杵的大个儿，一定无有舛错”。赵远峰闻听沉吟好久，心中想了一想，这才说道：“那么这位顶到初九来不到怎么办呢”？法本闻听低头一想，遂即说道：“不要紧，如到初九此人不来，赵寨主赶紧往庙里面来报信，我再派别位，决不能够误了事，你快去照着这个办法去办，不要紧，勿论什么事都有我哪”。赵远峰万般无奈，只得点头应允，带着自己的儿子赵小桥，够奔前山预备。书中代表，这位赵远峰并非是不慎重，这么大的重阳会，就皆因前面山口这个事情一含乎，才引出双猛搅重阳，就是这么一点错处，叫两个浑小子把重阳会搅了个乱七八糟，这是书中的代言。

单表赵远峰父子由庙内出来，来到这山的山口，这席棚里面，单有人伺候，后面是二百名长箭手，就住在这席圈里边席棚子之内，也是单有人照管，赵氏父子在前边有小头目伺候着，第一天初七没把燕凯等了来，到了第二天初八，整整的又等了一天，并未见这位燕二寨主回来，若要依着赵小桥，可就打发人到庙里头去送信，赵远峰想着明天初九燕凯必得回来，到了明天再说吧，就这么耽误了一夜。次日可就是初九，并未见黄风鬼燕凯到来，赵远峰心里可就沉不住气

啦，心说如若是天下英雄到此，我们父子一不认识人，二不认得字，这不是临时给庙中误事吗？因此这才与他儿子赵小桥商议，派人给庙中送信，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的头目用手往山口外边指着说道："老寨主您看那不是来了一个骑骆驼的大个儿吗"？赵远峰顺着这个小头目的手，往正南山口外边一看，果然是一个黄脸膛的大个儿，骑着金睛雪花驼，皮搭子里头明露着降魔点金杵，不问可知，这位一定是燕凯燕二寨主无疑了，回头向赵小桥说道："我儿你来看，那燕凯燕二寨主他来了，咱们父子求着人家的时候，必须要带着伙计们迎接他老人家才是"。赵小桥一听他父亲说得有理，急忙站起身形，带领着手下的头目喽兵，随着他父亲直迎到山口，赵远峰这才高声叫道："前面来的莫非是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吗"？书中暗表，对面来的这位，就是霹雳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坐在金睛雪花驼之上一听，就知道他们是认错了人啦，遂口说道："你们冲着我叫燕凯，但不知你们可认识那燕二寨主吗"？虎儿小子说这句话，为的是试探试探他们是真不认识燕凯，是假不认识燕凯，若是真不认识燕凯，他就是认错了人啦，我就蒙上前去，虎儿小子是粗中有细的人，他虽然知道他们是认差了人啦，他还要慎重慎重。那赵氏父子闻听说道："我们本不认识你老人家，我们是听法本师兄告诉我们的"。甘虎说道："二位在此等我，但不知有何事故？在下还不认识你们二位哪"？赵远峰闻听，遂即说道："我们是亲父子，在下姓赵名叫远峰，外号人称多头太岁，这是犬子赵小桥外号人称斑头太岁，我们父子奉方丈之命，在此管理前山，皆因我们父子二人全不认识字，方丈叫我们父子在此等候你老人家，其实我们父子也不认识你老人家，皆因庙内的少师傅法本告

诉我的，说你老人家骑金睛雪花驼，黄脸膛儿，大身量，就是你老人家，本庙所请的天下英雄，都是你老人家去请的，一定您全都认的，因此我父子奉方丈之命在此整整等了您两天，方才把你老人家等来，没有别的，你老人家请下骆驼来，帮我们爷儿俩一个忙儿吧”？虎儿小子这才听明白了，心说：这可是活该，既是你们认错了我啦，没有别的，我就跟你们鬼混一场。想到这里，遂含笑说道：“我的事情一时实在办不完，这是刚办完了，又接上你们爷儿俩个在这里等我”，说着话下了金睛雪花驼，遂即说道：“你们爷儿俩怎么就会知道我骑骆驼呢”？赵小桥站在旁边答言说道：“里面少师傅杨法本他老人家，说您是骑金睛雪花驼，天下绿林道，就是您这么一位”，虎儿小子一听，心里头明白，知道他们拿自己当了黄风鬼燕凯啦，大概这个骆驼的主人，就叫燕凯，遂口中说道：“怨不得呢，你们爷儿俩多受累吧，我的骆驼还没喂呢，您把这个骆驼拴在棚口，给我喂上，我得看着他，这是我心头之爱物，要拴在别处我不放心”。（其实虎儿小子他倒不是为看着骆驼，他是怕人家看出他的破绽来，到那时候他好预备着逃走，）遂又向赵远峰说道：“我还未曾打早尖，你们这里给我预备点儿酒饭吧”，赵远峰说道：“您先请到席棚里面，回头吃完饭，您再看公事”。虎儿小子闻听说道：“那么着也好”。说着话跟随赵氏父子进了席棚，转过六扇围屏，后面是一间虎座儿的席棚，迎面设摆八仙桌，四周围的椅子，先请甘虎入座，随后命手下人预备酒饭，说着话有喽兵擦抹桌案，放好了杯箸，甘虎在上首落座，赵氏父子两旁相陪，工刻不大，把酒菜上齐，虎儿小子，左一杯，右一盏，喝着酒虎儿小子细问庙内前后的情由，虎儿小子将话听完，暗含着倒吸

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道：好厉害的十条绝户计呀！多亏撞在我的网兜里面，若不让我遇见，我师傅他们若要来到的时候，焉能知道这些个事！必然得受了他人的暗算。虽说虎儿小子心中这么想，在表面上还要让赵氏父子看不出来。工夫不大，用完了酒饭，赵氏父子请虎儿小子到前面，等候天下的英雄，甘虎只得跟随，来在外面。

甘虎吩咐将三张八仙桌儿并在一处，为的是办公宽阔，赵远峰立刻吩咐喽罗兵，把桌案并在一处，把椅子都搬过来，虎儿小子举目观看，骆驼也喂在上首棚口，虎儿小子这才落坐，赵氏父子陪着他落坐之后，赵远峰用手指着桌案上放着的捧盒说道："这盒子内乃是解药，是咱们庙内请的人，是每人一包"，又一指案子上那本大账，遂口中说道，"所有本庙请的各路英雄的名姓，都在上面，您打开看看吧"？虎儿小子举目一看，桌案上放着文房四宝，一看这本大账上面写着一个红签儿。书中代表，虎儿小子可不认识字。甘虎顺手把这本大账打开观看，刚要看的时候，就听赵远峰说道："燕寨主您看我们爷儿俩够多难，只因幼而失学，连一个字也不认识，这多亏是你老人家赶到了，不然够多么糟啊！请人也是您请的，您又认识字，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好，方才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是来到的人，在他的姓名之上画一个圈儿，没来的点个点儿，您看看这本大账，与您所请的人相符不相符"？虎儿小子把大账揭开，左一篇儿，右一篇儿，越看越生气，因为什么生气呢？连他也是不认的一个字，这就叫不认识字的，冤不认识字的，赵远峰在旁边说道："您看着对不对"？虎儿小子带着气说道："这账内都是我请来的，怎么会不对呢"？说着，虎儿小子假装斯文，往砚池里头倒了点水，故意的磨墨。就在

这个工夫，猛听得山口内，有马蹄的声音，就见由打山口外冲进无数的马匹，为首的是一个大和尚，骑着一匹黑马，这个和尚跳下马来，身躯高大，身穿青僧衣，大领阔袖，外罩棋子布的毗芦褂，青中衣儿，白袜僧鞋，往脸上观看，面如镔铁，黑中透亮，两道花儿绞的眉毛，一双环眼，大鼻子头儿，四字方海口，新刮的胡子楂，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头陀的和尚，黑发搭甩二肩头顶额角上勒着二指宽的皮条，还有个金月牙，大耳垂肩，面目长的凶恶异常。在马上，挂着一条禅杖，后面跟着几十名小和尚，催马直奔二道山口去了。多头太岁赵远峰用手指着方才过去的这一干人，向虎儿小子说道："燕寨主，这可是咱们庙中请来的人吗"？虎儿小子摇着头说道："是我请来的我都认识，这个不是"书中代言，方才过去的这一帮和尚，乃是广东五指山，昆仑寺的和尚，名字叫法雷，外号人称铁面如来，带着自己的弟子，进了二道山。所幸的事，燕凯请人的时候，把前山的机密，什么蒙汗药茶、药酒，药菜等等，俱都告诉了他们，不然进了庙碰上绝户计，必然有性命之忧，这是书中的暗表。这一拨刚过去，又来了一拨，前面八匹骏马，后面跟着二十余人，也都骑着马，前面这八个人，俱都是五短的身材，每人穿着一身白绸子的裤褂，蓝绸子大褂，往脸上看，俱都是形容枯瘦，在鞍桥后面，俱都勒着一个小包袱。书中代言，这就是红桃山的八猴，袁氏哥儿八个，袁天江、袁天海、袁天志、袁天荡、袁天有、袁天亮、袁天鸿、袁天声，外号都以猴为名，哥儿八个的外号叫蓝面猴，金睛猴，登山猴，越岭猴，蹿山猴，跳涧猴，多爪猴，鹿耳弥猴，眼看着这一干众人也撞进了二道山口。这一拨刚过去，由山口外面来了一人，虎儿小子举目

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一看见牛儿小子，暗含着吓了一跳。细一看牛儿小子抖起来啦，穿着一身绸绵儿，直目瞪眼直奔自己而来，虎儿小子恐怕牛儿小子叫出他的名来，赶紧高声向牛儿小子喊道："牛寨主你可认得我黄风鬼燕凯吗"？说完了话，用手指着自己的鼻梁儿，此时牛儿小子将才转过山口来，看见甘虎坐在棚子的当中，心中正自纳闷，忽听虎儿小子叫他牛寨主，问他认识黄风鬼燕凯吗？牛儿小子这可占了嘴笨的好处啦，他本打算把话全说出来，他一着急，可就把末了那一句说出来啦："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甘虎闻听，赶紧向于恒点手说道："你往这里来，你不要跟我说话，我知道你的来意"，牛儿小子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走至在桌案之前，一语不发，赵远峰向甘虎问道："这是那座高山的寨主"？甘虎听赵远峰这么一问，不由得心中着急，口中遂说道："这位是牛头山的寨主"，甘虎这句话，是被赵远峰挤兑的没了法子，他想起于恒叫牛儿小子，他才想起牛头山来，所以说他是牛头山的寨主。赵远峰又问道："这位牛寨主的名字在那一篇上哪？把账上面给他圈上一个圈儿吧"？甘虎遂即翻开账本，只因他也不认得字，他也不敢说那个名字是，赵远峰问的甚紧，甘虎是真着急，用手一指账本说道："这不是牛头山的寨主吗"？赵远峰瞪着两只眼睛还往账上看哪，其实他连一个字也不认的，遂说道："那么着您就在这个名字上，画上一个圈吧"。甘虎拿起笔来，就在这个人名字上，大大的画了一个圈儿。书中暗表，这个人名字，正是塞北娑彦岭老寨主，孤独野窄，还有他三个徒弟，大弟子叫金咕都，二弟叫银咕都，三弟子叫铁咕都，今天被虎儿小子用笔一圈不要紧，到后文书才有双猛

打死四寇的目录，就是这儿倒霉笔给勾的。赵寨主看着他在名字上圈完了圈，遂即说道："这位牛寨主即是咱们庙里边管请来的，您就把前山的事，告诉告诉他，再把解药给他"。虎儿小子遂向于恒说道："你进二道山口的时候，若有小和尚献茶，你可别喝，那里边有麻药，你要一喝可活不了啦！你进了二道山口冲着小和尚一摆手，他就知道你是庙里边的人啦，你要进了三道山口，如果有小和尚献酒敬菜，你可别吃也别喝，若要吃下去，那里面有蒙汗药，你还是活不了，进了三道山口到山门，还是一摆手，你就进去，是咱们庙里请来的人，俱在大雄宝殿的西廊下，是童海川，镇东侠请来的人，都在东廊下入座，若要到大雄宝殿焚香的时候，你可留神砖池子里的薰香，我这里有解药，给你闻在鼻子上，就不要紧啦"。说着话伸手把捧盒打开，里面都是小白纸包的解药，伸手抓了一把说道："你接着"，牛儿小子伸手把大襟的衣裳撩起来说道："你多抓两把"，赵寨主在旁边答言说道："燕寨主您别给他那么些个，那是每人一包，若要再来了人，可就不够咧"。甘虎说"不要紧，他们牛头山的人多着哪，让他们大家去分去"。说着话向着牛儿小子一摆手说道："赶快进去吧，旁边咱们的人多着的哪"，牛儿小子闻听，看了看甘虎，转身形大踏步，够奔山口里边去了。

虎儿小子回头又向赵远峰说道："我看见牛头山牛寨主，我想起一件事来，皆因牛寨主身体高大，我才想起童海川手下有一个徒弟，专能探事，此人姓甘名虎，外号人称霹雳狂风，他乃是童林的左膀右臂，专能与童林到各处探事，此人我倒认识，咱们这个头道山口，方丈派咱们把守，就为的是防范奸细，此人不来便罢，倘若来了的时候，咱们先把弓箭

手预备齐了，我用话把他稳住了，你们看我的宝杵为记，只要我的杵一晃，赵寨主你就命长箭手，把他乱箭射死，以绝后患，免得他与童林报信，泄露咱们铁善寺的机密”。甘虎因为什么对赵远峰说出这片话来呢？皆因甘虎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只因他看见牛儿小子，他才想起黄风鬼燕凯来啦，他恐怕燕凯回来，与他本身是大大的无益，预先安设好了牢笼，给燕凯预备着，他自己冒充燕凯，说人家燕凯是甘虎，为的是好叫人家不多疑他，这就是虎儿小子粗中有细的地方。又遇见赵氏父子是两个浑人，又不认识字，又不认识人，这不就是对了劲了吗？这就叫浑小子冤浑小子。闲言少叙，再说赵远峰，听甘虎说的有理，即忙告诉喽兵头目，把后面长箭手预备好了，听候调用，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山口外边又来了一拨人，前面是两个人骑着马，后面跟随二十多个随从，各乘坐骡，俱都是三十多岁，远看是俊品人物，各穿宝蓝绸子大褂儿，白袜皂鞋，鞍桥后斜跨着利刃，乱抖嘟环，闯进二道山口。暗中代言，这是广西红水江二位寨主，惜花学士徐文，爱花学士徐武。这一拨刚进，又来了一拨，为首也是二位，后面跟着三四名从人，各跨坐骡，前面这两个人，都是中等身材，长的细腰扎臂，貌类猴形，这二位乃是甘肃猩猩山的二位寨主，飞天猩猩仉仁杰，陆地猩猩仉仁义，这一拨将进了二道山口，赵远峰向虎儿小子问道：“燕寨主难道说这几位，也不是咱们庙里的请来的吗”？虎儿小子闻听，瞠目说道：“你们爷儿两个怎么这么唠叨呢？是我请来的，我焉有不认识之理，这都是童林镇东侠所约，咱们理他作什么呢”？正说着话，就听有马蹄的声音，赵远峰举目观看，由山口外撞进二十多匹坐骡，为首的五个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一

个个乱抖嚼环，乘坐骥闯入二道山口，后面众人相随，来者乃是云南大别山的五鬼，前面走的是花面鬼姚横，后面是金睛鬼姚宝，长项大头鬼姚安，白面狠毒鬼姚顺，伶俐鬼姚亮，他们哥儿五个，早就来啦，住在别的店里，今天初九日才来在铁善寺，遂一同进了山口。赵寨主将要与甘虎说话，虎儿小子这里早就留着神哪，就见由山口外进来一人，胁下悬刀，黄脸面大身量，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黄风鬼燕凯，书中代言，燕凯自己由打秘林镇，失去金睛雪花驼与降魔宝杵，自己垂头丧气，与摇头猫许蒙，要了二十两银子一口刀，无精打彩够奔铁善寺而来，其实他要按着路程走，早就到啦，他又怕回到庙中，有人问他骆驼与宝杵那里去了？若要说出来，有多么难看，在江湖绿林道混了多半辈子，反倒叫人家把自己偷啦！想起来真正羞死，因此在路上蹉跎，走到镇店里头，住在店内心中烦闷，无非是以酒解忧，喝醉了就睡，到了次日不定什么时候才起，他打算赶早赶晚到了九月初九那天回到庙中，趁着人多事乱，也就没人问他啦。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初八晚晌，就来到山口外面啦，自己在山前村子里找好店房住下，次日一早起来，在店内梳洗已毕，打了早尖，自己这才起身，来到铁善寺头道山口，举目向里面观看，就见西面高搭着席棚，内外悬灯结彩，自己知道这是头条绝户计，就见棚口以外北面上喂着自己金睛雪花驼，棚里面坐着三个人，正当中那个大个儿，正是偷骆驼的那个小子，自己未免看着有气，回手亮刀，站在山口，不住的向棚内观看，他这一亮刀不要紧，虎儿小子一见可就有说的啦，赶紧低声对赵氏父子说道："你们爷儿两个快看，这个人就是甘虎，外号人称霹雳狂风，他是童林手下大大的帮手，若是把他放跑了，

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啦，你们爷儿两个，赶紧快调长箭手，可千万别让他跑了，你没看见吗？他在那里早把刀都亮出来啦，他那是防备着咱们哪”？赵远峰此时也就看出来啦，就见这个人贼眉贼眼，不住的向棚内观看，又听甘虎这么一说，自然更是疑心，赶紧吩咐喽啰兵：“迅速调咱们后面的长箭手，听候燕寨主的吩派”。往下一传话，喽啰兵去了工夫不大，将后面二百名长箭手调齐，排列在席棚之外，此时甘虎站起身形，来至在席棚之外，由骆驼上取下降摩宝杵，带领着赵氏父子迎将上来，甘虎冲着燕凯用降魔宝杵一指，遂即说道：“甘虎你可认识你家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吗”？燕凯一听，概不由己的心中有气，心说：我是燕凯，他怎么也叫燕凯呢？将要答话，又听对面大汉说道：“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呢，你就是童林手下的爪牙，霹雳狂风甘虎，今天你遇到我的手下，你还想着逃走吗”？燕凯应当分辩报出自己的名姓，那就算对啦，他不但不分辩，自己反倒气得哇哇呀的怪叫，虎儿小子遂向赵氏父子说道：“你看这小子够多横，还不拿乱箭射他等待何时”？这些个喽罗兵俱都观看头目，说着话将宝杵一晃，喽罗兵一个个俱都前腿弓，后腿绷，个个手中擎着一张弓，背后带着半斛狼牙钉，听见头目梆子一响，目标对准敌人，头目见寨主令下，一阵梆子响亮，长箭手早就预备好啦，围了一个簸箕圈儿，围上三面儿，留下一面，三梆子一箭，头声梆子擎箭填弦，第二声梆子弓开月满，第三声梆子箭似流星，黄风鬼燕凯此时打算分辩，都不行啦！箭如骤雨，燕凯虽然是用刀拨打刁翎，别说是人，就是大罗的金仙，也难以脱逃，这一阵乱箭，生生将黄风鬼燕凯当场射成刺猬一般，一命呜乎。看着就仿佛是可怜似的，其实一点也不可怜，皆因他们占据

塞北娑燕岭，北口外断路劫财，他们与内地，可就大不相同啦，若是内地的路劫，只要把银钱物件给他，他绝不肯伤损了被劫人的性命，惟有他们蒙古北口外，断路劫财的，把银钱衣物留下，还是非得把被劫人的性命结果了不成，所以他在北口外，杀的人也太多啦，这就应了俗语那句话咧，“要报不报，时辰未到”，所以今天才命丧在乱箭之下，这也是他的报应循环，黄风鬼燕凯当时损命。虎儿小子说道：“他今天一死，我这才放心，若是今天不把他弄死，他若把咱们的事情探了去，报告与童林、候振远，那可真是咱们心腹中的一块病啊！还有一件事，要与赵寨主商议”。赵远峰问道：“您有什么事”？虎儿小子说道：“这个甘虎乃是童林心腹的弟子，若要让童林知道，他的徒弟命丧你我的手中，那童海川必然与你我为仇作对，不如将他身上箭拔下来，搭至在后山，抛在山涧里头喂了狼，给他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童林不知道，焉能与你我为仇，你想我这个主意好不好”？赵远峰闻听虎儿小子说的有理，遂说道：“燕二寨主，您这个主意出的很好，今将甘虎射死，免去了咱们庙中一患，就把他扔在后山去吧”。说着话吩咐喽啰兵把燕凯身上的箭拔下来，死尸搭在后山的山涧里边喂狼，然后打扫血迹，赵远峰这才陪着虎儿小子仍然回归席棚之内。将然入座，就听山口外面有马蹄声音。

赵远峰举目观看，由山口外面撞进十数匹马来，为首的两个人，骑的是两匹大黑马，长的身躯高大，项短脖粗，肩宽背厚，头上青绢帕罩头，黑脸膛，扫帚眉，大环眼，大鼻子头儿，翻鼻孔，方阔海口，额下无须，身穿青绸子大褂，青绸子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洒靴，在马鞍桥的后面，挂着一条

四楞方头铲，这两个人长的一样，后面跟着十数名从人。这二人乃是云南滥沧江乾鱼洞的寨主，亲弟兄二人，一个叫车立山，一个叫车立达，大寨主外号人称协山都督，二寨主外号人称野山熊，他二人也是本庙的弟子，臂力过人，哥儿俩都是一身的横练，今被庙中所约，才带领众人到此，闯入二道山口。这一拨将过去，又来了一拨，也是十几位，各跨坐骡，为首的二人在前边，看那模样儿，年已高迈，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穿米色绸子长衫，腰系绒绳，里面白绸子裤褂，足下白袜云鞋，往脸上观看，粉润的脸面，两道残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额下银髯飘洒，剪子股的小辫，马鞍桥上挂着一口二刃双锋的宝剑。后面这匹马上坐定一人，身穿绸子裤褂，翠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白袜洒鞋，往头上看，原来是个花斑秃，不大的一个小辫，黄脸面，窄脑门，两道细眉，直插入鬓，大鹰鼻子三角口，微有髭须，两耳如锥，在马鞍桥的前面，蛤蟆口上咬着一对人面枯骨锤。书中暗表，这二位乃是混河套的寨主，大寨主水龙神韩萧，二寨主破头毫韩成，带领喽罗兵进了二道山口。说话之间，左一拨儿，右一拨儿，都是往山口内去的，赵远峰看着心中实在疑惑，遂向虎儿小子问道："燕寨主，难道所来的这些个人，莫非都是童林他们请的吗？难道说就没有咱们庙里请来的人吗？您连一个也不认识吗"？虎儿小子知道他起了疑心啦，遂含笑说道："赵寨主您这个人是真糊涂，要是我请来的，我还会不认得吗"。

正说着话，往山口外边一看，由打山口外边走进了两个人，并未乘跨坐骡，乃是徒步而来。在前面走的这位老人家，银髯皓首，慈眉善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身穿米色绸子

长衫，腰盘绒绳，胁下悬剑，足下白袜云 鞋，后面跟着一个人，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穿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桶儿的袜子，穿着两只大洒鞋，外罩蓝粗布的大褂儿，又肥又大，腰中盘着一根绒绳儿，往面目上看，紫巍巍的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剪子股的小辫，在脖子后头一扛。虎儿小子一看，非是别人，前面走的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后面跟随的正是那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这二位是由何处至此呢？

前文已经表过，只皆因贝勒爷与老侠客于成，镇东侠候庭，童林等，俱都在滇南客栈，众徒弟也俱然到齐，内中不见坏事包张旺，孔秀孔春芳，牛儿小子与虎儿小子他们四个人，未曾到来，镇东侠自然是放心不下，恐怕他们沿路惹事，虽然是他老人家心里这么想，也是无可如何，只得在店中预备酒席，等候天下的英雄，真是日日盼望。转瞬之间，已到了九月初七，并不见天下的英雄至此，镇东侠未免暗暗着急，头一天未来人，次日初八一早，贝勒爷与众位侠客，俱都梳洗已毕，在大厅吃茶，正谈论此事，忽然帘笼一起，店中的伙计由外面进来，镇东侠问道："有什么事"？伙计跟着说道："外面有几位打听侯童二位侠客，特此前来回禀"。镇东侠与童林闻听，赶紧站起身形，侯庭向贝勒爷说道："外面有人相访，待我等出去看看是谁"？说着话二位侠客出离了南为上的上房，跟随着伙计来在店房门首，举目观看，就见对面站着几位，都不是外人，头一位正是北侠秋田秋佩雨，后面跟着蓝氏三矮，双手托天逍遥鬼蓝田宝，低头看山自在鬼蓝田玉，迈步过岭无形鬼蓝田璧，后面跟着寻海夜叉石伦，镇海镖局

子的镖主，大家相见已毕，彼此往里面让。来到大厅，重新见礼，北侠秋田与贝勒爷见礼已毕，随后入座，童林开言对北侠说道："老人家就是您道路远，因何就数您来的快呢"？北侠含笑说道："只因前次灵隐寺与贤弟有言在先，只要是到云南有不可解决的事，只要贤弟赏给我二指宽的纸条，愚兄必到，如今我是在镇海镖局传授石伦宝剑呢，皆因镇海镖局接着贤弟的请帖，我们这是由打苏州到此，所以到的早点儿"。说话之间，伙计进来说道："外面有人找侯童二位侠客"，镇东侠与童林二人站起身来，往外相迎，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扬州南关街玉顶九龙观，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后面是长眉长老铁背禅师普照，乃是童林的亲师兄，还有望滩二老，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大家相见，彼此见礼，将要往里面让，就听后面有人说道："童贤弟慢走"。镇东侠回头观看，由正东来了二位，细看非是别人，前面走的是常州北关外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后面跟随风流铁扇仙张鼎张子美，童林急忙迎向前去见礼，相见已毕，彼此往大厅里让。来到大厅，众侠客相会彼此见礼入坐，就见帘板一起，伙计进来说道："启禀侯童二位侠客得知，外面有人相访"。童林侯庭只得出门迎接，到了店门外一看，原来是湖南桃源县三义庄的老哥儿几个，前面是左臂神力洪利洪炳南，后面是铁戟将高林高元甫，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后面还有杨家庄的展翅大鹏杨万春，火神庙里的当家的，神行赛罗宣普妙普师傅，后面跟着三个小孩儿，插翅鹤杨小香，铁腿鹿杨小翠，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大家彼此见礼。将要往里让，就听后面有人喊道："童侠客慢走"，童林回头观看，原来是远东镖局子的关东三老，边老桥，金老寿，侯老配，后

面跟随远东白沙岭的梁氏三杰，琉璃手梁光，电光手梁准，闪电手梁勇，大家相见已毕，让至大厅，大家彼此落坐。镇东侠命伙计把隔扇打开，不然再等一会儿，就坐不下啦，伙计们一齐动手，把隔断打开，调摆桌椅，请大家入座，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伙计进来回话："二位侠客爷，外面有人找"。以至镇东侠与童林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湖广孝感县上官屯的上官二氏，陆地仙狐上官伦，白面小灵狐上官瑞，彼此见礼，就在这么个工夫，后边又来了一拨，乃是镇江丹涂县莲花山荷叶岭，九朵莲花宝武宝文志，铁爪鱼莺左雄，分水鹭鹭陈海，大家将然见过了礼。又来了一拨儿，江西峡江的王氏三杰，金须铁背苍龙王增，叱海鸟龙王甲，翻江小白龙王凯，大家彼此重新见礼。只见后面又来了一拨儿，乃是苏州镇南镖局子的长臂仙猿陆永杰，带着徒弟大力将周青，一同见礼毕，让至大厅。镇东侠吩咐在外面调摆桌椅，请大家落座，外面桌椅刚摆好了，伙计进来回话："外面有人找侯童二位侠客"。童林侯庭迎至外面，举目一看，原来是清河油房镇，展翅金鹏铁掌李源，带着二子，金毛吼李勇，银毛吼李宽，童林与老哥哥行礼。正在这么个工夫，后面又来了一拨儿，乃是振远镖局子的神镖手黄先州，镇东侠与童林弟兄二人，把众人接待进去，左一拨儿，右一拨儿，还是接连不断，过海乌龙展大旺，并胁犀牛吴霸，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英雄俱已到齐。以至镇东侠一问，众位为什么都是今天来呢？赶情人家是不约而同的，都是早来到啦，在别的附近村庄里住着呢，为的是九月初八到了滇南客栈不误事就是啦。镇东侠与童林挨着桌子献茶，就有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的，镇东侠与众位略说大概，镇东侠然后入座。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外面进来

两个人，就是那张旺坏事包，孔秀孔春芳，镇东侠见他二人回来，不见双猛，暗含着就是一惊，就见他二人，每人抱着一个大包袱，扛着一条降魔宝杵，看那个模样儿，真是狼狈不堪，就见他二人来至在面前，冲着镇东侠行礼已毕，口中叫道："师大爷，我们二人如今可受了罪啦"。镇东侠并不着急，遂温语问道："你们二人既然到此，于恒甘虎往那里去了"？张旺遂就把沿路之事，草草的说了个大概，镇东侠因为此时人多，也无暇细问，只得命他二人下去休息去吧。其实这两个小子早就来啦，这都是张旺出的主意，对孔秀说道："咱们先别往滇南客栈去，先在别处找个小店住下，等到初八，咱们再去，咱们所约的人，也就全都到啦，省得咱们两个人挨说"。故此今天这两个人才来，镇东侠果然当着天下的英雄，不好说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这才退下休息。镇东侠暗中吩咐伙计，给天下的英雄预备酒饭，工夫不大，伙计们来到屋中擦抹桌案，设摆椅凳，连院中都摆满了坐儿，众人手忙脚乱，工夫不大，摆上杯箸菜碟儿，众人按着秩序让坐，正当中当然是贝勒爷与众位老侠客，其余的众人按着秩序落坐，童林与镇东侠挨次把盏，大家无非是谈论会子当初杭州擂的事情，彼此欢呼畅饮。众人把早饭用毕，大家散座，伙计们献茶，镇东侠容大家吃茶已毕，这才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对大家说道："侯庭在江湖绿林道，自出世以来，多蒙各方面的照看，方有小小的名誉，以至年过六旬，无意于江湖之上，带领舍弟侯杰退避巢父林，散众归田，实指望粗饭淡茶；以度晚年，不想童贤弟去到巢父林拜访，要求在下帮助捉拿盗宝的二寇，我念义气二字，焉敢推托，又赶上杭州擂之事，陡然而起，有劳各位英雄，至今未能道劳。今铁善寺设摆重阳

会，本不应当再为劳动天下的英雄，只因各方面的成全，这才二次邀请，今恭请众位英雄到此，非为别故，皆因重阳会铁善寺庙中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难道说就是在下侯庭与海川前往吗？彼时有于老侠客与在下商议，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给我们兄弟助威，若要到明日前往赴会，没有变动便罢，倘有意外的动作，我等弟兄万望各位侠客英雄拔刀相助，众位侠客英雄们有愿意前往者，侯庭奉请，不愿意前往者，侯庭绝不敢十分强求，众位有何意见？侯庭愿闻”。大众闻听，一齐站起身来，伸臂高声说道：“我等既是肯来，焉有不往之理，明日咱们大家是分拔前往”。侯庭与童林挨着桌位道谢，二次大家入坐，真是高谈阔论，惟有贝勒爷在当中举目观看，瞧见众位侠客与各镖局的好汉，真是一位比一位威风，一位比一位有豪气，贝勒爷不由心中非常羡慕，心中暗道：我在北京城内，只知道我是个贝勒，就知道养尊处优，真是以管窥天，岂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到而今才知道，英雄出于四野，豪杰长在八方，天下各省，那一处都有英雄好汉，如今与天下的英雄为伍，也不枉生在天地之间。贝勒爷正自思念，就听镇东侠说道：“贝勒爷明日这一场事，可比不得杭州擂，话不投机，明明是与铁善寺有势不两立之势，自古有云，宴无有好宴，会无有好会，危险万状，请你老人家可得留步。您带着司马良、夏九令、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他们五个人，在店中等候，顶到晚间我们也就回来啦”。贝勒爷闻听镇东侠之言，心中暗想：“这么大的热闹所在，不让我去观看”，虽然心里这么想，口中可不能这么说，遂说道：“这个事情本来危险，我们是当然不去的。”镇东侠这才放心，他那里知道贝勒爷早把主意拿好啦，他老人

家口中虽然这么说，心说：只要你们前脚走了，我带着五小随后就去。这是贝勒爷的心意。镇东侠吩咐店中的伙计，预备晚饭，明天一早还要预备早饭，就势叫柜上把账算清，不然明天一早起身，就来不及啦。一面又与二侠侯杰暗议："今夜晚间，恐怕铁善寺派人前来店里搅闹，叫徒弟们分拔守夜，严加防范"。诸事交待完毕，顶到晚间用完了晚饭，柜上把清单开了来，镇东侠开付完了店饭账，这才照应各位英雄侠客早些安歇，一夜晚景无事。次日清晨，众人起来，有伙计伺候梳洗净面，喝茶已毕，各人将里面短衣服，收拾紧趁利便，外罩长大衣服，各人包裹之内，将自己随手的兵刃带好。就在这么个工夫，伙计进来将桌案摆好，放好了杯箸，伙计回明镇东侠与童林，侯童二位侠客，这才请各位英雄入座用饭，大家挨次落座，工夫不大，伙计们将菜上齐，真是酒肴满桌，杯盘零落，镇东侠与童林亲自执壶把盏，口中遂说道："今天屈尊众位英雄，咱们酒是每位三杯，饭菜足用，大家均表同意，酒饭用毕，咱们分拔前往，可是我与海川两个人先走，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大家闻听，遂一齐说道："老侠客言之有理，我们大家是恭敬不如从命"，镇东侠遂又请求贝勒爷，带同五小在店中等候，嘱咐已毕，这才带着童林与贝勒爷告完了假，辞别 众人出离店房，顺着大道直奔铁善寺的山口。

弟兄二人一面谈着话，一面往前行走，工夫不大，远远望见山口，只见山石岩，当中是沙石的道路，二人向前行走，转过了矮岭，进了山口，举目观看，就见西面高搭席棚，里面悬灯结彩，在棚口外面，两旁排列四十多名彪形大汉，在棚口内那六扇屏的前面，摆着三张八仙桌儿，正当中坐着一人，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霹雳狂风甘虎。镇东侠与童林弟

兄二人看着纳闷，不知道甘虎因何至此，看着真是发怔。其实虎儿小子早就看见他们二位，虎儿小子恐怕镇东侠叫出他的名字来，赶紧站起身形，向赵远峰说道："这才是咱们庙中请来的呢"！遂向侯庭、童林高声喊道："你们二位老人家才来呀？可认得黄风鬼燕凯吗"？童林是个直性子人，心说怎么甘虎又改作黄风鬼燕凯呢？刚要开言问他，镇东侠为人精细，就知道其中有事，先冲着童林一递眼色，接着向虎儿小子说道："我怎么会不认得燕寨主您呢"？虎儿小子闻听这才放心，遂点手叫道："你们二位这边来，我还有要紧的事对你老人家说呢"！镇东侠与童林只得够奔棚口，来到席棚的桌案以前，遂口中说道："燕寨主呼唤我们有什么事情"？虎儿小子说道："你们都是本庙里请来的，只皆因咱们庙中与童海川、侯振远两个小子为仇作对"，童林在一边听着心中暗含着有气，又不好言语，就听虎儿小子说道："前山的绝户计，我都没告诉你们，你们进去的时候可要留神"。遂就把头二三道山口与山门内的刀斧手，及庙内的四条绝户计的预备，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遍，又把老和尚假意焚香暗藏薰香计，以及庙内预备的解药，前后的事情也都说明，"你们二位进去的时候，多加点小心，我这里还有解药"，说着话把捧盒的盖打开，伸手由打捧盒里头就要抓解药，赵远峰在旁边遂答言道："这二位寨主，是那座山寨的英雄？咱们先入完了账，把名字上圈完了圈儿，然后再给他们二位解药不迟"。虎儿小子闻听，心中虽然是不愿意，又不好不看账，遂将账本打开，一篇儿一篇的往下观看，以先镇东侠听虎儿小子说铁善寺庙内摆设的绝户计，只吓得暗地打了一个冷战，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庙中这样的机密事，怎么会让虎儿小子知晓了呢？幸亏

他在此处捣乱，不然我等焉能够知道呢？又见赵远峰叫他看账，镇东侠原本就知道虎儿小子不认识字，看着他们心中暗笑，心说：这倒好，不认识字的冤不认识字的。又听赵远峰说道："怎么您还没找着他们二位寨主的名字呢"？虎儿小子闻听心中非常着急，看见翻过来的这一篇儿上，写着不少的人名字，遂用手往账本上一指这字多的这一行说："这不是他们山上的人，都在这里吗"？赵寨主紧接着问："这是什么山"？虎儿小子当时焉能琢磨的上来呢？一着急遂顺口说道："这不是上边写着塞北刺儿山吗"？赵寨主接着问道："他们二位姓字名谁呢"？虎儿小子此时急的直出汗，遂用手指着镇东侠说道："这是大寨主叫大刺儿陈青"，又一指童林说道："这是二寨主小刺儿刘名，他们刺儿山威名远震，不差什么的都知道，他们山中的英雄，所有的外号，都是一个刺儿字"。说着话拿起笔来，就在这个字多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镇东侠这个气大啦，心说这个傻东西，乱给我们两个人改名字，等办完了事情，咱们老爷儿两个再算帐！镇东侠一看虎儿小子圈的这个人名字，乃是仙霞岭的五龙火祖阎成，与他的徒弟小火龙陈元，今天被甘虎这一笔圈了，到后文书才有火烧五龙火祖阎成的一段目录，阎成倒霉就倒霉在这管笔上啦。就见虎儿小子把捧盒打开，冲着镇东侠说道："你张衣兜吧"。镇东侠只得把衣襟往上一提，虎儿小子狠狠的抓了一大把，赵远峰在旁边赶紧答言说道："别给那么些个呀！那个是有数的，每人一包"。虎儿小子说道："不要紧，他们大刺儿山来的人太多，让他们分吧"。镇东侠与童林将解药得到手内，转身够奔二道山口。

来到二道山外止住了脚步，开言向童林说道："童贤弟，

你看这铁善寺用尽了三毛七孔的心计，欲害你我弟兄与天下的英雄，这就是心狠意毒，上天不佑，也是他用人不当，头道山口这么重 责任，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叫虎儿小子给撞上啦，虎儿小子虽然不认识字，他还要蒙不认识字的，这不就是神差鬼使，天意该当吗？真要是不叫甘虎遇上，你我弟兄岂能知晓这里面这些个鬼鬼祟祟呢?叫你我弟兄如何防范?今被虎儿小子说破，你我弟兄不得不加以小心，咱们所请的天下英雄，甘虎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倘若他不认识，若要到了里面没有解药，岂不误事”？童林闻听说道：“那么依着兄长应当怎么办呢”？镇东侠说道：“依劣兄的愚见，咱们在这等候，计算好了咱们约来的人有多少位，若是没有解药，咱们给他，告诉明白了他们，再让他们进去，不知贤弟以为如何”？童林听镇东侠说的有理，只可点头。弟兄二人就在这二道山口以外，等候各位英雄，工夫不大，就见各位侠客及众位英雄，陆续来齐，侯庭挨次问过，也有有解药的，也有没解药的，侯振远俱都嘱咐明白了众人，让他们各自小心。镇东侠一计算，众人全都到齐啦，将要进二道山口，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南面来了几个人，侯振远举目一看，吓了一跳，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贝勒爷带着五小，赶到二道山口，侯振远只得往上相迎，遂向贝勒爷问道：“你老人家怎么也跟来啦？我不是求您老别来吗？在店中等候。因何你老人家也到此处”？贝勒爷含笑说道：“哎呀老侠客，这么大的重阳会，焉能够剩的下我呢？方才我在头道山口遇见了虎儿小子，山内的事，他已经都告诉明白了我啦，解药我们是有了，咱们一同进庙吧”。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也就无可如何，只得转身陪着贝勒爷进了二道山口。一进山口，就见西面高搭着席

棚，也是悬灯结彩，里首有五个小和尚，前面有一个小和尚，托着一个黑漆盘儿，盘内放着几盏香茶，笑嘻嘻的将要向前面递茶，镇东侠冲着小和尚一摆手，和尚早就明白啦，知道这是本山里请来的，赶紧说道："既不吃茶，请众位往里请吧"，镇东侠也不答言，童林陪着贝勒爷带着五小，直奔三道山口而来。来到三道山口，举目观看，就见西面也是高搭着席棚，里面悬灯结彩，棚里面有二三十名小和尚，和尚见众人进了山口，单有两个小和尚，每人托着一个黑漆盘儿，前面走的这一个和尚，盘内放着几杯美酒，后面这个和尚托盘里头是四碟素菜，里面放着筷箸，单有一个小和尚在旁边高声说道："众位英雄爷台，清晨至此，我们方丈恐怕众位没打早尖，在此预备酒馔，请众位英雄吃杯酒，休息休息再走吧"。镇东侠明知道是蒙汗药酒，蒙汗药菜，遂对小和尚一摆手，小和尚一看，知道是本庙请来的人，不敢往下多说，身形往后倒退，让众人过去。贝勒爷带领众人向前走了不远，抬头一看，迎面一个大红的迎壁，转过迎壁再一看，前面是平坦地，满地的浮沙，北面是山门，这个庙与别的庙不同，要是别的庙，都是三座山门，惟有这座庙就是当中一个大山门，上面有一块横匾，写着五个大字，写的是敕建铁善寺，四周围是莺不落的红墙，隔着墙往里观看，里面全是一行一行的苍松翠柏。书中代言，这座庙方圆占八里地的地方，诸人来到山门，在山门下有两个门头僧，镇东侠对着他们两个人一摆手，小和尚就知道这是本庙请来的咧，就不传密号，刀斧手可就不出来啦。众人进了山门，往里面观看，当中的通路，两旁边一边一根桅杆，底下是夹杆石，打着三道铁箍，下面是汉白玉的底坐，桅杆是硃红油披麻挂漆，一概硃红色，上

面风磨铜的旗杆顶，上面挂着一面大旗，鹅黄绸子作地儿，红火沿，红蜈蚣走穗，上坠金铃，被风一吹哗啷啷的乱响，一边儿一面大旗，被风吹的行舒就卷，明显着黑字，写的是古刹铁善寺。众人往里走，里面方才是穿堂殿的头道山口，迎面供着欢天喜地的弥勒佛，众人进了穿堂殿儿，弥勒佛身后供奉着护法韦驮，手捧着降魔宝杵，众人走过穿堂殿儿，当中还是甬路，两旁一边儿一个月亮门儿，月亮门儿上面有一块横匾，东面写的是东来院，西边儿写的是西来院。书中代言，所有庙内挂单的和尚，俱都住在这两处，这里面有禅房，里面应当住五百挂单的僧人，迎着面儿的穿堂殿儿。贝勒爷众人进了穿堂儿殿，举目观看，供的是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就是魔家四将，脚底上踩着八怪，塑画得庄严，走过二道山门，当中也是甬路，院落宽阔，东西各有穿堂儿大殿一座。暗中交代，这两边供奉的是诸天众圣，迎着面的正殿，可就是罗汉堂，贝勒爷与众人到里边一看，里面是五百尊金身罗汉，穿过罗汉堂，再往里边观看，地势非常的宽阔，当中的通路，两旁的丹墀下栽种着苍松古柏，直冲霄汉，左右一边儿一座碑亭，里边是汉白玉的石碑，左右的配廊，一边是七十二间。书中暗表，这配廊里头并非供的神佛，东边配廊里边一概是粉壁。在粉壁墙上绘画的完全是拳脚谱，由古至今所有遗留下的拳脚武术，一套一套全都绘画在墙皮子上面，为的是按谱习学，这是东配廊的里面，外面看俱都是整槽硃红隔扇，西面儿配廊的里面，也是粉壁墙，墙上划着各种的兵刃谱，也是一套挨着一套，及各种的招数，这是书中代言。

贝勒爷带着众人顺着甬路往前行走，在甬路的当中，摆着一个风磨铜的大香炉，转过香炉，再往里走，正当中是玉

皇殿，贝勒爷进了玉皇殿，迎面放着神橱，古铜的五供蜡扦儿，俱都有半人多高，地之当中放着拜垫，神龛上面悬着黄幡宝盖，金铃吊挂，当中黄云缎子的幔帐，幔帐之内两旁塑的是配像，正当中供奉着玉皇大帝，在玉皇大帝的后面，有八扇围屏，转过围屏，贝勒爷与众人由玉皇大殿穿过去，这才看见大雄宝殿，原来由玉皇殿穿过去的时候，玉皇殿的左右还有两个穿堂门儿，贝勒爷到了里面，这才看见，就见当中甬路宽阔，在甬路之下的丹墀，俱都是倒下的台阶九层，两旁边的配殿，在配殿之前丹墀之下，调摆着桌椅，一概都是金漆的桌椅，在椅凳之上，坐满了各路的英雄，天下的豪杰，贝勒爷一看东廊下，俱都是镇东侠童林所约，西廊下乃是本庙所请，单有伺侯的人，来回乱走，忙个不了，举目一看，可着院子大的罩棚。书中暗表，这个罩棚是两层席，四层纸，里面暗藏硫磺焰硝，这个八角的天井子，正在月台的正当中，在月台的前面安放着一个大铁香炉，在香炉的前面，用新砖砌出来的一个香池子。贝勒爷这才往大雄宝殿之上一看，大殿的隔扇满都撤去啦，大殿之内迎着面的神橱，神橱上面摆着五供蜡扦儿，在神橱上首放着一个古铜磬，神橱的前面，铺着黄云缎子的拜垫，神橱上面挂着黄云缎子的幔帐，正当中供的是释迦牟尼，在大殿之内，设摆着经箱，在经箱的前面，上首摆着两把交椅，上首坐着的这个和尚，在中等的身材，年纪太大啦，头顶上的头发满脱下去了，只剩了两个白鬓角儿，红润的脸面，两道蚕眉，寿毫遮目，二眸子神光饱满，准头丰隆，唇似丹硃，新刮的胡须楂儿，大耳垂肩，身穿灰色僧衣，大领阔袖，外罩灰色毗卢褂，灰色中衣，胖袜僧鞋，腰中盘着一根黄绒绳，灯笼穗儿飘摆。在身背后站着四个人，镇

东侠细一看，乃是太湖山中的四寨，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二寨主坐上彭鹏飞彭万里，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得亮，四寨主病獬豸何豹何耀山，在神橱下手坐着的这位和尚，站起来身量高大，相貌魁梧，肩宽背厚，身穿青僧衣，大领阔袖，外罩灰毗卢褂，腰中盘黄绒绳，灯笼穗飘摆，灰色中衣，足下胖袜僧鞋，手拿着拂尘，往脸上看，漆黑脸膛儿，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寿毫多长，一双圆睛，滴溜溜乱转，大鼻子头儿，阔口大板牙，大耳朝怀。书中代言，上首坐着的是紫面伽蓝佛济慈，是本庙方丈，下首坐的是铁面伽蓝佛济源，他是本庙的监寺僧，在他身背后站着三个人，童林一看也认得，乃是清水潭的三寨，大寨主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二寨主双头蛇嗄杜豹杜登山，三寨主分水狍忽律彭冲彭伯言，在和尚的两旁，一边儿站着二十个小和尚，在大雄宝殿门口，一边站着两个小和尚，乃是济源的四个徒弟，上首站着的是铜头虎法铎法广，下首站着的是狠毒虫法本，金眼猫法通，在大殿两旁，一边儿还有四十个本庙的和尚，俱都是相貌狰狞，身边暗藏利刃，又兼着两廊下，两造聘请的天下英雄，侠客，豪杰等坐满了座位，一个个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贝勒爷看着真是十分的热闹。大雄宝殿之内是香烟缭绕，瑞气腾腾，两旁的配殿，都是悬灯结彩，好热闹的一个九月初九的重阳大会！贝勒爷观看已毕，顺着台阶儿下来，来在东配殿的北面，就见北头首坐，坐着一人，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在那里坐着正闻解药之际。众位侠客见贝勒爷来到，将要让坐，镇东侠向众人一摆手，众人这才坐稳，镇东侠陪着贝勒爷来到北面正中一坐，于恒看见师兄童林与镇东侠、贝勒爷等到此，赶紧站起身形，童林向前

低声问道："师弟你如何来到此处"？于恒遂就把密林镇失散，青草坡打虎，巧遇水晶长老，亚然老和尚，怎么吃虎肉得了病，巧手王恒与亚然老和尚报告铁善寺的机密，方才知道地雷的消息，后与老和尚告辞，要与您送信，误走懒龙沟，因抢牛肉吃打架，表兄弟相认，协助他暗破庙中的地雷，杜勇、杜猛求他荐举，要到镖行里边做事，今天如何把他送到铁善寺的山口，巧遇霹雳狂风甘虎，给他的解药。"并且告诉我庙内绝户计，叫我小心留神，这不是我正在这里闻解药吗？师兄您也赶到啦"。牛儿小子把所遇的话说完，把童林吓了一楞，此时不但童林听着担惊，连贝勒爷与镇东侠，俱都吓的惊疑不止，心说：这还得了，地雷若不被牛儿小子破了，倘若地雷一响，天下的英雄性命安在？又一想：铁善寺如此可恶，设下这样狠毒之计，所万幸者，苍天不助凶恶人，这么大的事情，单遇见于恒于宝元与霹坜狂风甘虎，这么两个浑小子在从中给破坏了，这不是天意该然吗？贝勒爷心中正在思想之际，就听旁边有人说道："爷您请坐吧"。贝勒爷回头观看，原来是镇东侠侯庭率众让坐，贝勒爷只得当中落坐，挨着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北侠秋田秋佩雨，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苗泽、张鼎、侯庭、童林及各镖局子的英雄，大家团团围坐。牛儿小子一看没有他的坐位啦，自己来到南面找坐，一看人全都坐齐啦，挨着这边儿这一张桌子，在正当中坐的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上首是夏九龄，下首是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皆因这哥儿四个，爱惜老兄弟，所以让洪玉耳坐在当中。牛儿小子将要往南面走，就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坏事包张旺，与臭豆腐孔芳，内中有一个彪形大汉，他不认得，就听坏事包张旺向于恒说道："牛

儿小子我给你引见一个朋友”。牛儿小子闻听，止住了脚步，又听坏事包说道：“这是你师兄给你收的徒弟，姓吴名霸，外号人称并胁犀牛”。遂又向吴霸说道：“这是你师叔于恒于宝元，外号人称叱海金牛，爷兄两个见见吧”。蛮子孔秀在一旁答言说道：“你也是牛儿小子，他也是牛儿小子，你们两个人坐在一处是两头牛儿，倒要说说”。并胁犀牛吴霸与于恒见礼已毕，大家一同落坐。

只顾东廊下的众人一嘈杂不要紧，大雄宝殿之内的紫面伽蓝佛济慈，正与师弟说话之际，猛听得东廊下人声喧哗，举目观看，内中有一种差事，什么差事呢？所有东廊下镇东侠与童林所请的众位英雄，各人都有解药，惟有西廊下本庙所请的英雄，解药是一包也没有，不由得心中纳闷，暗暗想道：这其中定有缘故。自己想到这里，回头向铁面伽蓝佛济源叫道：“师弟”，济源合掌当胸说道：“师兄什么事”？济慈说道：“师弟你来看，东西两廊下解药颠倒，这赵氏父子他们是怎么办的事？莫非其中有了奸细”？济源闻听用目一看，果然如是，遂回头叫道：“法本，你到外边头道山口去看看，这解药是怎么弄得这么乱七八糟”？杨法本在旁边也就听明白啦，只得点头由大雄宝殿起身，出离铁善寺的山门，够奔头道山口，来到头道山口以外，离西面席棚不远，望棚内观看，赵氏父子陪着一人，黄脸膛大身材，法本并不认识，走至席棚近前将才要问，就见赵氏峰站起身形，抱拳说道：“少师傅，您看燕二寨主他老人家来啦”。说着话用手一指甘虎：“他老人家若要不来，一点事我们爷儿两个也办不了，多亏他老人家跟着受累，这才把事情开付完了”。法本闻听，知道是已经办坏啦，这个人决定是冒充燕凯的奸细，自己心中正自思想，虎儿小

子早就看出来啦，回头往左右看着赵氏父子，正在这么个工夫，法本在那里高声喊道："这位并不是燕寨主，我并不认识他"。赵远峰一听不是燕凯，情知是错啦，将要问虎儿小子，提防虎儿小子早就预备好啦，他坐在当中，将双拳攒好，对准赵氏父子的面部，尽力一砸，这两拳头正打赵氏父子的脸上，赵氏父子这个乐可大啦，连椅子带人往后一仰父子二人摔了一个仰面朝天，虎儿小子趁势将前面的桌子一推，把桌子推了个大翻个，口中说道："我本不是燕凯，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之弟子，霹雳狂风甘虎，特来搅乱你们的重阳会"！说着话跑至骆驼的近前，伸手把骆驼解开，一骗腿骑上金睛雪花驼，大喊道："吁"！这一嗓子不要紧，这骆驼就开了腿啦，一直向山口里跑。此时多头太岁赵远峰，斑头太岁赵小桥，父子二人爬将起来，由木头架子上拿起三停分水狼牙铡，高声喊道："小辈甘虎休要脱逃"，那个意思要追，法本赶紧向前拦住说道："赵寨主别追，他既然往山口里面逃走，那就不要紧啦，你们爷儿两想想，他一进山口，到了里面，焉有他的命在？你们追进去一动手，岂不是把重阳会的秩序搅乱了吗"？赵远峰一听法本说的有理，只得拦阻自己的孩儿，重新整理衣服，预备到里面拿住甘虎报仇雪恨。

第三十回

重阳会群雄比武铁善寺　月台上老侠掌击济源僧

杨法本容赵远峰把气消一消，这才问如何错认了甘虎？赵远峰遂就把虎儿小子冒充黄风鬼燕凯的情由，说了一遍，法本情知事情不能挽回，只得与赵远峰告辞，赶紧够奔庙中送信，仍然顺着原路而归。进了铁善寺来到大雄宝殿，见着二位禅师，遂把庙外童林的徒弟甘虎，冒充燕凯，颠倒解药，前后的事情，回禀了一遍。济慈、济源闻听暗暗吃了一惊，回头告诉小和尚说道："少时我们与镇东侠童林焚香之时，烧过的残香，千万不可往香池里头放，放在铁香炉里面"，回头又叫法铎、法广，法铎、法广二人听师傅呼唤，赶紧来到面前，口中说道："师傅呼唤弟子有何分派"？济源说道："你们二人认识镇东侠与童林，方才的事你们业已听明白啦，大概不问可知，镇东侠与童林早混进我们的铁善寺了，皆因我们师兄弟二人不认识他，你们两个人到外边看看去，倘若他们来到的时候，赶紧回来报告"。法铎等答应一声，出离大雄宝殿，来到外面观看，就见东廊下首座的头一桌，就是众位侠客，皆因法铎前次在道路之上见过一次，又在白马河甘家堡，甘凤池的宅内动过一次手，因此他全都认识，心中暗想道：怎么他来这么些个人，我们庙外的人未来报告？自己一面想着，一面进了大雄宝殿，来在济源的面前，遂就把童林镇东侠与他们所约的众位侠客，全都来到在东廊下入殿多时，弟子等听师父的示下，和尚闻听只得点头说道："既然如是，你拿着我

们师兄弟的名片，前去请镇东侠童林，就提我们兄弟请镇东侠与童侠客，在大雄宝殿谈话”。法铎闻听，答应了一声，赶紧由旁边桌案之上，拿过护书，由里面取出名片两张，乃是方丈济慈与监寺僧济源的两张名片，由大雄宝殿出来，顺着月台的前面台阶上下来，正是东廊下第一座。就见众位侠客正在谈话之际，法铎走至桌案之前，手举名片口中念道：“阿弥陀佛”。镇东侠举目观看，认得是法铎，遂说道：“少师傅有什么事，当面请讲”。法铎含笑说道：“小僧奉了方丈之命，特来请侯老侠客与童老侠客，在大雄宝殿有话面谈”。镇东侠闻听点头说道：“既然如是，请少师傅头前带路”。法铎闻听，只好点头转身，头前引路。此时镇东侠与童林站起身形，向贝勒爷说道：“您老人家在此少候，我二人到大雄宝殿，去去就来”，贝勒爷闻听向童林说道：“凡事都是老侠客在前，你休要鲁莽”。童林将头一点，跟随镇东侠顺着月台的台阶儿，上了月台。就见济慈济源率领着众僧人迎接出来，遂向镇东侠童林合掌问心口念：“阿弥陀佛，小僧实不知道二位侠客驾临，又兼着门头僧未来通报，以至有失迎之罪，方才小徒法铎报告，方知二位侠客大驾光临，故尔我师兄弟二人特请二位侠客，在大雄宝殿请坐谈话，接待不周之处，万望二位侠客原谅”。镇东侠含笑抱拳说道：“二位方丈说话太谦了，皆因我弟兄二人接着方丈的华翰，岂敢临期爽约，今日我弟兄二人未能通过，来得鲁莽，望二位方丈海涵”。说着话，方丈指手向大雄宝殿内相让，众人进了大雄宝殿，此时小和尚已然把坐位摆好，济慈请二位侠客上坐，二位和尚在下首相陪，单有小沙弥献茶，此时应当方丈开口说话，童林不容方丈说话，遂高声说道：“荷蒙二位方丈的见召，今来至大雄宝殿，

但不知二位方丈有何教言，我弟兄愿闻，请方丈明白赐教”。济慈是久闻童林的大名，未能见面，今见童林首先发言，不容镇东侠接谈，就知道他性情直爽，济慈合掌当胸答言说道：“童侠客静心安坐，小僧有言语上陈”。童林说道：“愿闻高论”，济慈带笑说道：“小僧避居铁善寺多年，实未曾出庙，近闻江湖上的传言，阁下由江西卧虎山，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小僧耳内灌满阁下的威名，此后风传阁下与铁善寺的弟子，为仇作对，欲灭铁善寺的山门，小僧不能以耳闻为凭，曾遣人下山调查，未能得着真相，小僧这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撒请帖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以本庙的门人弟子，设立九月九日重阳大会，特约阁下并奉请侯老侠客二位到此，小僧与二位侠客直接谈谈，童侠客若无灭铁善寺之心，请阁下当面说明，小僧师兄弟请二位侠客在神前焚香盟誓，以明侠客之心，小僧对大众宣布，以释群疑，免得日后互相猜忌，因而为仇，那时倒反为不美，小僧今日请二位侠客到此，实为两家合好。但不知二位侠客心下如何”？童林乃是直爽之人，生平不会说谎，要没有这么一回事，楞说他有这么一回事，他是至死不能认的，童林今听方丈之言，遂站起身形，向方丈说道：“童林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从师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实，并无有灭铁善寺之心，不过是江湖绿林道上捏造出来的言语，为得是与童林搬动是非，故此童林不敢承认灭铁善寺，皆因是无其事，如不信方丈可派人调查，童林平生不会说谎话”。济慈闻听带笑说道：“童侠客说话心口如一，小僧不敢多疑，小僧但愿天下的武术都成一家，万朵桃花归一树，童侠客既无灭铁善寺之心，可肯与小僧对神前盟誓，以释群疑吗”？童林闻听说道：“此事有

何不可”？济慈闻听，站起身形，遂向小和尚吩咐，预备焚香，此时小沙弥早就预备好了信香等物，随着又打过一盆水来，和尚净手已毕，此时小和尚把香请过来，老和尚接香在手，打着了火种，将香燃着，济慈、济源将香高高一举，插在香炉之内，对神像拜倒行礼，然后跪在拜垫之上一齐高声朗诵，口中念道：“过往神灵听真，弟子济慈、济源于今九月九日，摆设天下英雄会，将侯庭、童林二位侠客请至庙中，将已往之事说明，并无相侵相害之意，重阳会以酒筵待人，并无歹意，其中若有相害之心，天必诛之”。和尚济慈、济源果然真要按着与童林跪在神前盟誓，心口如一，自此永结盟好，岂不是吴越一家，怎奈济慈、济源受众徒弟的蛊惑，明为结好，暗中设摆十条绝户计，口是心非，才引出数百年的清静禅林，变作杀人流血的战场，皆因两个和尚妄开杀戒所起，这是书中的代言。和尚行礼已毕，请童林、镇东侠焚香，此时小和尚把香递过来，童林、侯庭伸手接香，将香燃着，安放在香炉之内，来至在拜垫之前，拜倒叩头，行礼已毕，然后跪在拜垫之上，高声朗诵，口中念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侯庭、童林，童林兴一家武术，乃是奉师之命，并无伤害铁善寺之心，侯振远并无有助纣为虐等情，如若是心口不一，童林、侯庭死无葬身之地”。弟兄二人盟誓已毕，站起身形，济慈在旁边手打问心说道：“二位侠客言重了，请二位侠客入座谈话”。童林侯庭仍在上垂首落座，济慈济源仍然在下垂首相陪，童林心内明知道和尚口是心非，不怀好意，遂向两个老和尚说道：“既然童林、侯庭与二位方丈在神前盟誓已毕，不知二位方丈还有甚么高论”？济慈含笑说道：“小僧与二位老侠客在大殿内盟誓，恐怕天下的英雄与本庙的弟子，未能周

知，我命徒弟在月台之上当众宣布，以好表明两造自此亲善和睦，为的是叫人人知道天下武术是一家，不二法门”。说着话，遂叫法铎至月台上，当众宣布，法铎答应一声，遵方丈之法谕，遂站在月台之上，合掌当胸，口中说道：“天下侠客，各路的英雄，保镖的达官，占山的寨主，与本庙的门人弟子听真，如今敝庙方丈设摆重阳会的宗旨，就皆因童侠客兴一家武术，外面声言欲灭铁善寺的山门，方丈命人下山调查，亦未明真相，故而设摆重阳大会，今请童侠客到此，方丈当面质问，并无其事，不过是外面的风传，因此方丈命小僧当众宣布，以释众疑，童侠客与方丈在神圣之前焚香盟誓，自此合为一家，天下英雄休要猜忌，特此宣布。方丈法谕下，请众位英雄落坐，一同畅饮开怀，痛饮三斛”。法铎将此事宣布已毕，回归大雄宝殿，禀明方丈，在旁边一站。童林闻听宣布之辞，心中大大的不悦，这什么叫作当众宣布？分明是声明我童林在大雄宝殿请罪，童林遂向老和尚说道：“方丈既然当众宣布已毕，还有何事？童林愿闻”。济慈含笑说道：“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只有重阳会难得的天下英雄都聚集在一处，最难得的事，众位英雄入座欢呼畅饮，缺有下酒的音乐，所有在座的，皆都是武术大家，不过是在酒席前说拳论棒，以畅胸怀，小僧的拙见，为请二位侠客东廊入座，我命弟子在月台宣布，如有绝艺者，可以在月台上献自己的绝艺，为的是提大众的酒兴，如要有愿意插拳比武者，可是点到而已，指到就算，不许下其毒手伤损各人的性命，无非是以武会友的性质，不知童侠客意下如何？这是小僧的愚见，为的是品评天下英雄的绝艺”。童林闻听，心中早就明白和尚的用意，为的是以铁善寺武术的势力，相压自己，遂含笑说道：“方太所

说甚是有理，童林惟命是听”。说着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向方丈告辞，镇东侠跟着也站起来抱拳告辞，两个和尚俱都起身说道：“请”。二位方丈遂将童林与东侠送出大雄宝殿。童林与侯庭顺着月台下来，来到东廊下桌案以前，贝勒爷赶紧开言问道：“海川，二位方丈相约，但不知所议之事如何”？童林一面说着话，一面入座，遂就把方才在大雄宝殿与老和尚所说的一切事情，对着贝勒爷学说了一遍。

将话说完，刚才落坐吃茶，就见由大雄宝殿里面蹿出一人，来至在月台之上，扎撒臂膀，向众人抱拳说话，众人举目观看此人，身量高大，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白绸子裤褂儿，前后用绒绳勒就十字绊，绒绳盘腰，脚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蓝绸子手帕罩头，斜拉麻花扣，面白如玉，两道浓眉直插入鬓，眉毛里面长有几根寿毫，一双圆眼，鼻直口阔，大耳有轮，颔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在顶面上长着一巴掌大的一块黄癣。童林一看认得，乃是当初太湖中山狮子寨的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他来到月台之上，耀武扬威。阅者不知其中的缘故，书中代言，只皆原童林、镇东侠与老和尚说完了话，回归东廊下，济慈早就与济源商议妥当，先以武术抵抗童林，及童林聘请来的天下英雄，先把童林所请的人，全都战败，然后再战败童林、镇东侠，童林既然败在铁善寺手下，看他日后怎能兴一家的武术，这就是第六条绝户计，武术的压迫。可有一件，先得令自己的弟子，把月台的场子垫一垫，然后将请来的英雄请上月台，互相比武，一面让法本知会西廊下所约的英雄，预备登月台等候与童林所请的英雄，互决雌雄，一面叫孟恩在月台之上，垫垫场面，孟恩说道：“谨遵恩师之命”。站在月台

之上，抱拳说道："今天的重阳会，就是天下英雄会，英雄聚会之秋，豪杰相见之日，我们武术家难逢的机会，今日我老师请众位开怀畅饮，打算用武术，以助众位英雄的酒兴，既来者，都是武术大家，吾之老师先命我把月台的场子铺铺，勿论那位饮酒高兴之际，有绝艺者，请登月台施展绝艺，与大家消酒，若愿意插拳比武，请登月台，两造比武可是点到而已，可不能下毒手，我先打趟拳，然后再请众位登台献艺，我可练不好，无非是个引线"。说完了话，向四外抱拳，打了一套大红拳，怎见得有赞为证：托钵式，站中央，倒退步，最难防，上打乌龙探爪，下用撩阴掏裆，张生反身跳粉墙，探马掌令人难防，天师雷，独一掌，老君八卦献阴阳，令人难挡。将拳脚走开，真是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行有行门，过有过步，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腿似钻，真是形若猿猴，洽似狸猫，身形滴溜溜的乱转。打完了这套拳，站在月台之上，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恭恭敬敬抱拳向月台下众人说道："在下孟恩当众献丑了，那位高兴，请上月台献您的绝艺"。

说着话将才要转身，猛听得西廊下有人高声喊道："我与天下的英雄助一助酒兴，提一提精神"。这个人随着声音蹿上了月台，在东面儿的各位英雄侠客举目观看，此时孟恩可就退至在大殿之内，就见月台上站着的这个人，在中等的身材，身穿白绸子裤褂儿，足下白袜洒鞋，绒绳系腰，往脸上观看，素绢帕绷头，斜拉麻花扣，白生生的一张脸面，可是白中透青，两道细眉，一双吊角的眼，小鼻子头，薄片嘴，一嘴的芝麻粒的牙，两耳无轮，站在月台显耀他的精神。但见他站在月台之上，向四外抱拳说道："众位天下的英雄，各路

的豪杰，在下乃是广西红水江的人氏，姓徐名叫徐文，草号人称惜花学士，自幼爱习枪棒，学会几手笨拳，今被铁善寺相约，虽然我有一手绝艺，若要当众献丑，也显不出精彩来，倒不如我在月台请上一位来，我给您接接拳，叫老师傅们给引引招，我倒可以长长见识，那位老师付愿意请上月台，在下奉陪”。其实这小子也是铁善寺的徒弟，他们在广西红水江打家劫舍，断路劫财，水面上使漂儿（漂儿就是船），并且他与他兄弟爱花学士徐武，天生最好采花，不差什么的都知道他们哥儿俩采花，铁善寺的徒弟，本来就不准采花，他们哥儿俩个明着还要称为英雄，其实是两个采花的淫贼，他还要避免这个采花的名誉，今日首先登月台，他为的是让众人看看，那个意思是我们弟兄真要是采花，我们绝不敢登月台，会战童海川这一干人物，他是为避免自己的嫌疑起见。只顾他站在月台道过他自己的名姓，就听东廊下有一人喊道：“阿弥陀佛，朋友我陪着你走几趟吧”！话言未了，此人蹿上了月台。此时镇东侠早就看见啦，登月台者非是别人，正是泥腿僧张旺，别号人称坏事包，镇东侠的本意，早看出来啦，西廊下所有上月台的，分明是要与自己所请的英雄赌赛，镇东侠打算知会自己所请的英雄豪杰，俱都不让登月台，免却多少的是非，将然要知会众人，不想张旺首先登月台要与徐文比试，镇东侠看着心中暗暗不悦，既然他上了月台啦，也就无可如何。张旺他上月台会战徐文，他有他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张旺他这个坏，勿论什么事，他全看前步，他准知道今天这个重阳会，人家庙内花了这么些个钱，绝不能够善罢甘休，今日之事，我不先下制人之手，必有先制我者，这是自己头一个思想。第二件既是先登月台的，必没有多大的能为，我

先上了月台，战胜了一个两个的，当着天下的英雄，岂不是人前显耀，如若有能为的上来，我再跳下月台，也不算我栽筋头，到了日后，坐在大众人群之中，可以说得出来。张旺想到这里，才蹿上了月台，冲着徐文合掌手打问心，口中说道："朋友，方才你在月台上说了半天，别人不好意思的上来与你接拳，这么办，咱们两个人走几趟，给大家提提高兴"。徐文举目观看，一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和尚，他焉能看的起呢？一看张旺四方脸，一脸的油泥，两道细眉，深眼窝子，一双小圆眼，神光足满，大鼻子头，可是瘪的，薄片嘴一嘴的白牙，上面短发蓬蓬，在头顶上勒着一个月牙，短发搭在二肩头，还是个头陀的和尚，身上穿半截儿的僧衣，短袖缺领，上面补着多少块补丁，油泥多厚，腰中系着一根旧绒绳，接了好几接儿，蓝中衣儿，白袜子黑的跟地皮一个颜色，和尚可穿着两只云履鞋，伸出来手指与炭条相似。可有一样儿，别看黑干净，腰中掖着一条三棱鹅眉刺，真称得起雪亮如银，张旺这个穿戴打扮，就是有能耐，也看不出怎么样来。徐文遂向张旺说道："这位朋友既要打算跟我合拳，我要说阁下没能为，我是看不起你，既来到铁善寺无能之辈，也到不了，朋友你是比试拳脚啊？还是比试兵刃呢"？张旺含笑说道："咱们先过过拳脚，然后我再领教阁下的兵刃"，说着话，由打腰中把三棱鹅眉刺拔下来，呛啷一声放在月台的东面儿，转身合掌口念："阿弥陀佛，这位徐施主您慈悲慈悲我吧"。惜花学士徐文把他那放在心上，冲着张旺一抱拳，说道："请"！张旺仍然是童子拜佛的架式，徐文一面说着话，左手一晃，迎面对着张旺就是一掌，张旺并不还招，为什么张旺不还招呢？张旺看出他是个酒色之徒，怎么看出来的呢？皆因他眼光发

散，面无正色，又看他急于速战，张旺打算拿工夫把徐文累的自己躺下，为的是让他当场献丑，因为这个他才不还招。徐文见张旺身形一闪，跟着用了一个鬼扯钻，左手拳向张旺胸膛打来，张旺仍不还招，照旧向右闪躲，徐文左一拳右一拳，恨不能一拳把张旺打倒，怎奈张旺身体灵便，反倒施展开自己小巧之能，闪展腾挪，挨帮挤靠，蹿纵跳耀之法，这么一来不要紧，闹的徐文手忙脚乱，稳不住自己的架式，工夫一大了，徐文只累的虚汗由鼻洼鬓角直往下流，口中吁吁直喘，眼前发花，脚底下步眼错乱，有心自己算输啦。怎奈张旺他并不进招，真要是自己躺下，又恐怕被人耻笑。此时坏事包张旺，可就用上工夫啦，施展自己的身形步法，如同把徐文困在核心一样，徐文眼也花啦，一看四面俱是张旺，就这么一捣乱，不大要紧，可就给东西两廊下的英雄，取了笑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一阵的喧哗。坏事包听大众一齐取笑，心中一想：莫若叫他去他的就完啦。说时迟那时快，张旺见徐文的拳离自己的胸膛不远，张旺用了个分云手，双手向外一分，徐文那里禁得住呢？徐文的胳膊向旁边一闪，张旺向前一上步，用了个推窗望月，两手正推在徐文的胸膛之上，张旺跟着一发力说道："你躺下"！徐文是真听话，身形往后一仰，咕咚一声倒在月台之上，张旺往后一撤身，双掌一合，口中念道："阿弥陀佛，这位是累躺下啦。还有那位上来？再慈悲慈悲和尚吧"。此时徐文挺身站起，跳下月台，真是羞愧难堪。

张旺在月台之上正在呼唤，就听西面有人答言，口中说道："你赢了我的哥哥，胜败乃是常事，你不该诚心戏耍，待我来与你比试"。话言未了，随着声音蹿上一人，穿着打扮，

五官相貌与徐文差不了许多，看那个样儿是哥儿俩，张旺遂问道："这位英雄通上您的名姓，然后再与和尚动手"，就听对面之人，高声说道："你要是问我姓徐名武，外号人称爱花学士"。说着话向前一进身，对准张旺就是一掌。坏事包一看这小子也不是好人，莫若让他快快的回去就完啦，张旺见他的手到，并不闪躲，拳离胸膛切近，向左一上步，用右手一搭徐武的手腕子，往下一按，徐武的身形向前一栽，张旺顺着徐武的胳臂往里一推，这一招叫顺水推舟，这一掌正打在徐武的面前之上，只听叭哎一声，徐武这个乐可就大喽，如同开了杂货铺儿似的，满脸上又酸又辣又甜又碱又苦，这份不好受，就不用提啦，双手握着脸，被张旺打的直转磨，口中喊道："哪位把我搀下去"？鼻涕眼泪，脸上都满啦，连道路也看不见啦，好在有两旁的小和尚，由月台上，把他搀下去。此时张旺站在月台之上，非常的高兴，冲着西廊下的诸人合掌当胸，口中说道："在下名叫张旺，外号人称泥腿僧，别号叫作坏事包，今日我来到这重阳会，登月台会战的是天下的英雄豪杰，方才徐氏二位，艺不惊人，岂是我的对手？有比他们二位能耐大点的，胆量再大点儿的，请上月台，在下情愿奉陪，没有能为的可别上来，如若是上得月台，也是枉自丢丑"。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西廊下一声喊道："朋友，既然战胜何必自夸？你既口出大言，在下倒要领教"。顺着说话的声，就纵上了月台。

张旺一看此人，就知道不是好惹的，见此人身体矮小，横了下倒宽，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青绢帕罩头，往脸上看，面部发黑，两道棒垂眉，一双圆睛，大鼻子头儿，火盆口，两耳无轮，这个五短的身材，长的倒

也四衬，就是脖子有点儿细长，张旺看着这个主儿，就不好惹，遂问道："朋友既登月台，通上您的名姓，再与和尚比试"。这个话将才说完，就听对面之人高声说道："在下乃是云南大别山的五鬼，三寨主长项大头鬼姚安"。张旺闻听，倒吸了一口凉气，耳内早就灌满人家的威名，谁不知姚氏弟兄的武艺出众，真要动上手，我岂是他人的敌手，莫若我找个台阶下去，把浑小子架弄上一个来，叫他来打鬼。张旺想到这里，冲着姚安一阵的狂笑，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大别山的五鬼，阁下是三鬼姚安，我有心跟你动手，无奈我替你害怕"，姚安闻听说道："你替我害什么怕"？张旺笑着说道："我替你不怕别的，怕的是你的脖子细长，脑袋太大，脑袋掉下来砸了脚面，出家人焉能与鬼动手，赢了你也算不了英雄"。说着话转身形跳下月台，来到自己的这张桌儿，入了座位，往桌子上一爬，就仿佛没有他的事咧。张旺只顾这么一来不要紧，可把个姚安给气坏啦，姚安此次上月台，就为的是张旺口出大言，实指望与他比试一个胜负，不想反被张旺奚落了一场，叫天下的英雄看着，就仿佛是我不配与他动手似的，想到此处大不满意张旺，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遂对着东廊下张旺座的这张桌儿，高声叫道："朋友，你要是英雄，趁早给我上来，咱们两个人当场比试，你如若不敢上来，你可别说三爷下月台把你揪上来，当着天下的英雄打你，看你这个样儿，也不是那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我问问你因为甚么见我就跑？是我不配与你动手啊？还是你怕我呢？你也得上来对我说说呀"！张旺此时遣人把他的鹅眉刺给拿回来，又听得姚安高声呼唤他，他用目先看了看姚安，又看了看自己这张桌案上坐着的这几位。前

文已竟表过，有并胁犀牛吴霸，孔秀张旺，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四个人坐在一处，此时可就是五个人啦，多着一位霹雳狂风甘虎，皆因前次虎儿小子由山口骑着骆驼跑到山门，自己由骆驼上下来，把骆驼交给门头僧，他才由外面来在大雄宝殿，一看东廊下，俱都是自己的人，一眼看见坏事包、臭豆腐与牛儿小子，还有一个大个，他们坐在了一处，自己这才手擎宝杵，来到桌案之前，高声说道："牛儿小子，你们倒自在啦，我在外面你们知道我受了多么大的罪呀"！于恒闻听，遂向虎儿小子说道："你先别嚷，我给你引见个朋友"。用手一指并胁犀牛吴霸说道："这是我师兄的徒弟，跟你都是一样，他叫小牛儿小子吴霸"，又一指甘虎说道："这是虎儿小子，我可是大牛儿小子"。孔秀在旁边一听，这一个浑小子说的是乱七八糟，就见他们三个人，彼此一谦逊入了坐位，还是牛儿小子在当中落坐，上首是甘虎吴霸，下首是孔秀张旺，这么着这五个人凑了一桌。以至月台上张旺动手，这几个人看着，作为取笑，如今张旺虽然是入了坐啦，只见姚安口口声声呼唤张旺上月台，张旺一眼可就看中了牛儿小子啦，自己对着孔秀向牛儿小子一努嘴儿，孔秀他够多么坏呀！一看就明白啦，遂向牛儿小子说道："牛儿小子，你不要在我们这张桌子上坐着啦"。于恒闻听说道："你因为什么不让我在你们这张桌子上坐着了呢"？孔秀说道："要依着我说，你快快找个地方躲一躲，不然可有人找你打架"。于恒闻听不解其意，遂说道："我没有得罪谁呀，谁跟我打架呢"？孔秀向于恒说道："你看月台上那个人，向你直瞪眼，我看着替你害怕，若不然你快跑吧"！于恒闻听孔秀之言，举目向月台上观看，果然月台上那个人冲着自己指手划脚，嘴里头还说了些

个不三不四的话，牛儿小子一见这样景况，不由得气冲两胁。其实姚安是冲着这张桌子叫的是坏事包张旺，牛儿小子又在八仙桌儿的中间坐着，孔秀受张旺的主使，就给牛儿小子拉拢上啦。

于恒虽然是生气，以先还不理会，此后一听月台上那人说道："你要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可就别上来，你若容到我下月台把你揪上来，当着天下的英雄打你，你可有点不好看"！说着话点手呼唤，于恒概不由己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遂说道："这小子太不讲情理啦！我坐在这里，没招他，没惹他，他苦苦的跟牛儿小子我叫阵，好小子你不要闹，你敢惹牛儿小子，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惹牛儿小子，我今天非把你这个小子剥了皮，挖了眼，抽了筋，喝了血，不能算完事，你胆子真不小哇，真敢叫我上去"！说着话一哈腰，由桌子底下拿起自己的降魔金杵，转过桌案，顺着月台台阶上去，冲着姚安一声喊嚷，犹如霹雷，遂即说道："小子你不用浑，咱们两个人比试比试"！此时姚安正点手呼唤张旺，猛听得这一声怪叫，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回头观看，却是一个彪形大汉，身穿蓝绸子裤褂儿，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外罩青绸子大褂，腰中系着一条绒绳，往脸上观看，黑脸膛，顶平项圆，浓眉阔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剪子股的小辫子手擎降魔宝杵，威风凛凛，姚安冲着于恒说道："朋友，你既上得月台，是比试兵刃哪？还是比试拳脚呢"？牛儿小子闻听说道："咱们两个人先比试拳脚，然后再比试兵刃"。说着话铛的一声，将宝杵掷在月台之上，两只脚并齐，双手向胸前一荅，遂说道："小子你打吧"。姚安一看，原来是个莽汉子，遂说道："朋友，要与我动手，必须当场报名"，牛儿小子说道：

“小子你是由头里问由后头问还是由当中间问呢”？姚安那里知道牛儿小子的毛病呢？遂接着说道：“由前边问你”。于恒闻听说道：“小子你要问我，世居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的人氏，姓于名恒字宝元，师傅给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子你叫什么东西”？姚安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说道：“你要问，我乃是云南大别山的三寨主，长项大头鬼姚安的便是”。于恒闻听说道：“你这小子赶情是大头鬼呀，牛儿小子我就爱大头鬼，小子你打吧，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个闹鬼”！说着话，他的身形仍然还是不动，姚安一看牛儿小子站在那里，如同大迎壁一样，心中说道：这样的苯人，也要上月台比武。遂向牛儿小子口中说道：“你站稳了我可要打啦”！话虽是这么说，姚安打牛儿小子，可有点儿费事，姚安身体太矮，牛儿小子身体高大，姚安非纵起身来，他打不着牛儿小子的前胸。说话之间，姚安纵起身形，向牛儿小子胸膛就是一拳，牛儿小子连躲也不躲，口内止不住叨叨念念的说道：“小子使点劲儿再往前点”，姚安一看，不知道于恒藏着招数，赶紧又把拳撤回来啦，遂即说道：“牛儿小子你因为什么不动手”？牛儿小子说道：“你这小子真是糊涂鬼，不是师傅说过吗？早动手不给火烧吃”。牛儿小子说的话是当初学艺的时候，是拿火烧练出来的，姚安那里知道呢？遂问道：“什么火烧不火烧的，我听不明白”。牛儿小子说道：“你不用问，一顿二十五个大火烧”。姚安一看这个人真是天真漫烂，莫若一拳把他打倒，我再叫张旺。想到这里，二次身形向上一纵，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直奔牛儿小子的胸膛，牛儿小子见拳临切近，他并不慌忙，这就是当初他学艺的时候，剑客对他说，“拳不到地方，不准他还手”，以至姚安的拳到了胸前啦，牛儿小子左手

掌向上一穿，可就把姚安的拳穿到外边去啦，于恒的右手跟着就打了出去，此时姚安想躲，势比登天还难，于恒这一拳正打在姚安华盖穴上，把姚安打下了月台。于恒把手往回一撤，口中说道："这一招叫，'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敌万人'。小子我叫你闹鬼！小子们还有那一个来，牛儿小子在这等着哪"，于恒话言未了，由打西廊下纵上一人，口中说道："浑小子你休要逞强，待我来与你动手"。于恒举目观看，就见此人中等的细条身材，身穿白绸子裤褂，脚底下白袜洒鞋，绒绳系腰，素绢帕罩头，煞白的一张脸面，白中透暗，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吊角儿眼，小鼻子头儿，大嘴岔，丁字步站在牛儿小子的面前。口中说道："浑小子，咱们两个人比试比试拳脚"，牛儿小子闻听说道："小子你叫错啦，我不叫浑小子，我叫牛儿小子，你小子叫什么东西"？就听对面的那个人说道："在下乃是大别山的四寨主白面狠毒鬼姚顺"。牛儿小子闻听说道："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狠哪？今天牛儿小子我打你一个狠"。姚顺他登月台，一来是给三哥报仇，再者他看牛儿小子就用这么一招，他以为变变招数，就把牛儿小子给打倒啦，今见牛儿小子问过他的名姓，这才往前抢步，用左手一晃，右手劈面就是一掌。牛儿小子这个招数并非是一招，他原来是一招挨着一招，牛儿小子见他的掌临面门切近，应当用第二招打人家，他自己一着急，用了个第三招，他的第二招是"伏虎罗汉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牛儿小子把第二招给急忘了，这第三招可更厉害啦，第三招是"立掌斜劈开山斧，撩阴夺肚摸不真"，皆因牛儿小子看白面狠毒鬼姚顺的掌临身切近，将身子向左一闪，跟着一上步，右手反搭姚顺的右臂，往下一按，左手抡起来，这一掌正砍在姚顺的脖

项之上，姚顺站立不稳，往前一栽，闹了一个狗吃屎，爬伏在地，险些把门牙磕掉。于恒跟着说道："小子我叫你狠"。姚顺爬起来，用手握着脖子，向牛儿小子说道："你怎么不用方才的那一招呢"？于恒接着说道："狠毒鬼儿小子你不知道，咱们这个拳，是一招一招的挨着走"，姚顺闻听心中说道：我赶上啦，自己转身跳下了月台。于恒站在月台之上，高声说道："方才这小子一捣乱，把我的招数用错，还有那一个小子上来？好把我的招数补上"，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西廊下有一人抖丹田一声呐喊，口中说道："牛儿小子慢走，咱们两个人比试兵刃"，随着声音有一人蹿上了月台。于恒举目观看，此人身穿青绸子裤褂，白袜洒鞋，青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往脸上看，黑脸膛长了一脸的白癣，俱都是铜钱大小，两条浓眉，一双斜眼，咧着火盆口，呲着虎牙，颔下无须，两耳无轮，手中擎着一口明亮亮冷飕飕厚背鬼头刀。牛儿小子别看他傻，他更伶俐，见人家拿着刀上来，赶紧一伸手，由地下拾起降魔宝杵，口中说道："看你小子这个样子，是要比试兵刃，赶紧报名，当场动手"。说着话就见来人将刀一擎口中说道："你要问，我乃是大别山的五鬼，大寨主花面鬼姚恒的便是"。于恒闻听口中说道："敢情你是花面鬼，你就过来动手吧"。说着话将宝杵向胸前一抱，花面鬼姚恒见于恒并没有别的招数，遂左手一晃，右手摆刀冲着于恒脖项就是一刀。于恒见刀临近，遂向右一上步，抡宝杵往姚恒腕子便砸，姚恒见事不好，往回一撤刀，不料想于恒将宝杵跟着往里一推，冲着姚恒面门便戳，姚恒只得一闪脸，虽然躲过去啦，被宝杵的尖，正撞着门牙上，只听嗄吧一声，把门牙打掉四个，顺着口中鲜血不住直流，姚恒撤身跳下月台。牛儿小子将宝杵向回一撤，

往怀中一抱，高声喊道："有不怕死的只管上来！与牛儿小子当场比试"。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月台之下有人答言说道："牛儿小子休要逞强，咱们两个人当场比试"。

牛儿小子举目观看，就见由月台的台阶儿上来一人，好大的身材，还不是中国人，蒙古人的形像，身穿汗答汗的夹裤夹袄，脚底下香牛皮的靴子，青绸子系腰，青绸子绷头，往脸上观看，黑中透紫的一张脸面，粗眉毛，大眼睛，秤砣的鼻子，薄片儿耳朵，大嘴岔，双手抱定反臂独角铜人。牛儿小子一看这个人特别。书中代言，这个人就在月台之下坐着啦，他乃是塞北娑燕岭，孤独野罕的大弟金咕都，老寨主共有三个徒弟，月台底下还有老寨主与他二徒弟银咕都，三徒弟铁咕都，他这三个徒弟全是臂力过人，每人使一条童子镢，金咕都使的这个童子镢，又叫反臂独角铜人，银咕都使的是单臂独角铜人，铁咕都使的是抱手独角铜人，就是他膂力过人，两膀一叫劲，真有千斤之力，威镇塞北幽燕各地，一条童子镢可称力敌万人，他们这种兵刃造出来跟童子一样，金鸡独立的架式，反着臂就如同掌法的姿式一样，这种兵刃分两加重，力气薄弱可使不了。皆因金咕都他看牛儿小子臂力大，他才上月台要与牛儿小子较力比武。他是蒙古人，自幼生在北国，皮肉甚粗，来到中国，中国话他又说不好，只好说他那半口的中国话，方才他在月台低下，听见于恒通报名姓，他就听明白了四个字，就是牛儿小子，因此他双手一擎童子镢，上了月台，高声喊道："牛儿小子咱们两个人比试兵刃"。于恒一看不认识他这种兵刃，听人家要与自己比试兵刃，牛儿小子遂带笑说道："你这个小子，不好好的看孩子，为什么抱着孩子上来与我动手呢？我问问你小子叫什么东西？你

告诉完了我，然后我再把你弄死”。金咕都闻听说道：“你不认得我，我就是塞北娑燕岭的少寨主金咕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说着话举起童子镢对着牛儿小子头顶便砸。牛儿小子一看金咕都以膂力相欺，牛儿小子心中暗想：我若不接他这一下，也让他小看我，想到这里双手捧杵往上一架，要按着行家说，这一手叫架梁，宝杵正迎在童子镢上，只听当的一声金磕金的声音，震的金咕都童子镢往回一崩，蹬蹬蹬倒退了两三步，身形站立不稳，叭咚的一声，坐在了月台之上。牛儿小子可也吃不住劲啦，被金咕都的反臂独角铜人震的他倒退了两三步，坐在地下，两个人一齐爬起来，牛儿小子说道：“这一回该着我砸你啦”。金咕都也好，双手一捧童子镢，也用了个架梁的架式，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就照着我的兵刃上砸吧”。于恒双手举杵，恶狠狠的就在反臂独角铜人上一击，只听得铛的一声，金咕都被牛儿小子宝杵砸的，如同攒着一条烧红的火通条一样，指甲里见血，虎口也被震烈，往后倒退数步，仍然坐在地下。牛儿小子也是站不住脚步，两手疼痛，仍然坐在月台之上，二人又爬起来。金咕都说道：“牛儿小子，该我砸你啦”！牛儿小子说：“使得”。暗中两个人，走了一个心气啦，别的招数一概不用，单独的较力，倒要看看谁的力气大，谁先把谁震死，两个人在月台之上如同打铁的一般，一对一下子的砸，你砸完了我，我再砸。他们两个人这一来不要紧，招惹的东西两廊下的英雄，也有鼓掌喝彩的，也有纷纷议论的，就有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的，咱们倒要看看他们两个人谁的膂力大，这一来不要紧，工夫可就大啦。这两个人谁也不肯让谁，就在这么个工夫，月台的东廊下出了高人啦，这个人是谁呢？非是别人，正是孔

秀臭豆腐，他在东面儿喊话，他又是南方的口音，金咕都原是半口儿中国话，孔秀说的这些个话，他是一点儿也没听明白，牛儿小子可听明白啦。孔秀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唔呀，牛儿小子你不要打他的头顶，你不会照他的双腿砸吗？牛儿小子听孔秀之言说的有理，口中嘟囔着说道："这小子说的对，叫我打他的腿"，牛儿小子这个话，本不应当往外说，但凡伶俐的主儿，也不能说出来，虽然牛儿小子说出来了，无奈金咕都是半口中国话，他也听不懂，别人听着明白，又不能上来告诉他。此时就见金咕都两只手托着童子镢，向牛儿小子说道："牛儿小子，你往这里砸"。于恒皆因听了孔秀主意，叫他打腿，遂口中说道："小子你站稳了吧"。说着话举起宝杵，金咕都以为牛儿小子必砸他的童子镢，他焉能想得到宝杵拐了弯儿了呢？这一杵正砸在金咕都的双腿之上，只听得嗄叹一声，金咕都的双腿皆折，疼的个金咕都一抖手，将反臂独角铜人掷在月台之下，口中喊道："可疼死我了"。翻身栽倒，牛儿小子是恨他的膂力太大，是自己的硬敌对手，赶过去举起宝杵，对着金咕都的头顶便砸，只听得嗄叭一声，金咕都的脑髓皆崩，万朵桃荼，血溅月台。牛儿小子口中说道："我叫你小子横"。将然撤身形站稳，就听西面月台底下，有人哭着喊道："牛儿小子，你打死我们金咕都，撞死我们银咕都，铁咕都我岂肯与你善罢干休"！书中暗表，牛儿小子打折金咕都双腿之时，金咕都疼的将童子镢掷在月台之下，这月台下，有一张金漆八仙桌儿，四周围摆的是椅凳，这张桌儿当中，坐的就是娑燕岭的老寨主，孤独野罕，南面坐的是银咕都，北面坐的是铁咕都，牛儿小子一打折金咕都的双腿，银咕都是扭项观看，金咕都疼的一抛反臂独角铜人，这条兵刃

往下一落，正落在银咕都的头顶之上，只听叭哎一声，当时把银咕都撞了个脑浆崩裂，连椅子带死尸，全都倒在地下。铁咕都一见牛儿小子打死了金咕都，撞死了银咕都，气的他双目皆赤，又痛两位师兄死的可惨，打算把牛儿小子结果性命，与两个师兄报仇雪恨，一哈腰由桌子底下，取出抱手铁娃娃，不由得眼泪汪汪，哭着喊道："牛儿小子，你打死我们金咕都，撞死我们银咕都，铁咕都岂肯与你干休"！牛儿小子闻听，举目观看，此人已然上了月台，看此人的身量，比自己还高着一头，宽着一膀，身穿紫绸子夹裤夹袄，青绸子系腰，足下香牛皮的快靴，往脸上看，青绸子勒头，黑脸膛，半截儿的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头儿，厚咀唇，两耳无轮，正在年幼，双手棒着抱手的铁娃娃。牛儿小子就知道此人来的不善，遂向铁咕都开言说道："打死你们金咕都，撞死你们银咕都，还要打死你这个铁骨头，小子还不过来当场受死"！牛儿小子刚要过去动手，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由东面月台之下，蹿上一人，口中说道："牛儿小子，把这两个给我留着，你别都把他打死，让给我这两个吧"。牛儿小子回头一看，原来是霹雳狂风甘虎虎儿小子。

书中代言，皆因坏事包张旺看牛儿小子打死金咕都，撞死银咕都，恐怕牛儿小子劳乏，回头向甘虎说道："虎儿小子，你看见了没有"？甘虎说道："我看什么"？张旺说道："你看人家牛儿小子在重阳会上，打死金咕都，撞死银咕都，够多么露脸，日后可以说得讲得，虎儿小子你就不成，你就不敢登月台前去与人家动手，你要真有胆量，趁着西面儿还有两个大个儿，你上去把他打死，你若再不上去，这两个再让牛儿小子打死，可就没有你的份啦"。虎儿小子闻听说道："你

告诉牛儿小子，把这两个给我留着”。说着话一哈腰，由桌子底下取出降魔宝杵，跟着垫步拧腰，纵上了月台，这才向牛儿小子说道：“你别都打死，给我留着这两个”。牛儿小子一看是虎儿小子，遂即说道：“错非是你，别人我还是不让给他，真便宜你，让给你这两个吧”。说着话转身形，向后倒退，跳下了月台。铁咕都一看又换了一个大个儿，遂即说道：“我跟牛儿小子动手，不能跟你动手，你快快把他换回来，我要与我那两个师兄报仇”！虎儿小子说道：“牛儿小子把你打死也是一样，我把你打死也是一样，我们勿论谁都成”。铁咕都闻听，不由得气冲两胁，口中说道：“我先把你打死，然后再把牛儿小子打死，方解我心头之恨”。说着话举起抱手铁娃娃，冲着甘虎迎头便打。虎儿小子可不能像牛儿小子，见铁娃娃临近，身形向左一闪，打算用宝杵在铁娃娃上近招，铁咕都手急眼快，赶紧将铁娃娃往回一撤，甘虎的宝杵虽然落空，跟着双手捧杵，用了一个懒牛耕地，对准 铁咕都胸前便扎，铁咕都用抱手铁娃往外相迎，虎儿小子撤杵变招，二人杀在一处，这两个人在一处一战，真是棋逢对手，胜负难分。虎儿小子心中暗含着有气，一面动着手，一面口中说道：“那两个小子够多么省事，叫牛儿小子打死一个，撞死一个，你快快的让我打死，不就完了吗？何必叫虎儿小子费事呢”？铁咕都闻听，不住的咬牙说道：“我今天非先把你打死不可”！遂双手举起铁娃娃，对着虎儿小子的头顶用足了力量往下便砸，虎儿小子见铁娃娃来的势猛，身形向右一上步，铁娃娃可就落空啦，铁咕都将要往回撤铁娃娃，虎儿小子岂肯相容，右手举起宝杵，冲着铁咕都尽力打去，铁咕都刚要转身的工夫，杵就着在身上啦，只听嘎喳一声，这一杵将铁咕都打的骨断筋

折，身形往前一栽，当时身亡。虎儿小子余气未息，赶奔上前，对准铁咕都，一连就是几杵，口中说道："我叫你让虎儿小子费事"。然后将杵撤回，将要对着西廊下说话，就听月台之下有人说道："好大胆的匹夫，竟敢打死我的金咕都，撞死我的银咕都，如今又将我的铁咕都结果性命，我岂肯与汝等善罢干休"！随着说话的声音，纵上来一人。甘虎用目观看，就见此人比自己还高着一头，真称得起肩宽，背厚，胳膊粗，身穿鹿皮夹裤夹袄，腰系皮挺带，香牛皮翻头战靴，头上蓝绸子绷头，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膛，黑中透紫，两道菱角眉，一以吊角眼，大蒜头儿鼻子，火盆口，虎牙露于唇外，颔下黄扎扎的一部短髯，连鬓络腮，两耳无轮，掌中擎着长把紫金瓜，瓜头真不亚如枕头一般，黄生生的六个辫儿，紫金瓜的瓜柄，约有鸭卵粗细，右手提着长把紫金瓜，走至切近向虎儿小子说道："小辈别走，你家老寨主特来与我那三个徒儿报仇，今天叫你们知道知道孤毒野罕的厉害"！说着话，双手把长把紫金瓜往上一举，冲着虎儿小子头顶便砸，真是瓜重力猛，虎儿小子应当向左闪身，自己一忙反倒向左一上步，用右手杵向长杷紫金瓜上一搭，用力向下一砸，左手顺着宝杵的底下往前一抓，正攒着人家紫金瓜的瓜柄上。甘虎再要用杵打人家，可不容易啦，他把脊背冲着孤毒野罕，自己恐怕被人家还招，心中一着急，猛然间想起一招来，那一招呢？这一招名叫反身夺镞，遂即向右一翻身，反臂举起宝杵，向孤毒野罕的头顶便砸，孤毒野罕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还难，耳轮中就听见噗哧一声，把孤毒野罕打的脑浆崩裂，万朵桃花，骨髓四溅，死尸反身栽倒。虎儿小子左手擎着长杷紫金瓜，右手擎着宝杵，站在月台上发威。最可叹娑燕岭的四寨，死尸

横躺竖卧，血溅月台，可惜数百年的清静禅林，变作了杀人的战场，这就是娑燕岭的四寇报应到头，皆因他们在北口外娑燕岭，断路劫财，杀人无算，今日死於大雄宝殿神佛之前，虎儿小子正在月台之上发威叫阵，猛听得大雄宝殿台阶之上，一听喊道，虎儿小子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和尚，站在台阶之上，口中说道："所有西廊下本庙聘请的侠客英雄，及本庙的门人弟子，休要登月台动手，方丈请候、童二位侠客谈话"。虎儿小子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书中代表，就皆因这第六条绝户计，在月台上当场比试，济慈原说的是点到而已，全凭自己的武术工夫，不想事出意外，二猛打死四寨，血溅大殿，济慈看着，心中难过，这才向济源说道："师弟，你可曾看见？这数百年的清静禅林，月台之上，死尸遍地，此事如何办理"？济源说道："依师兄之意，应当如何呢"？济慈叹息说道："悔不该听师弟之言，设摆重阳大会，竟演成月台之上，杀人流血的惨剧，无奈事已至此，惟有请侯庭、童林二位侠客到大雄宝殿谈议此事，童林若命双猛与娑燕岭的四寨抵偿对命，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必定有相当手段对待於他，师弟你想如何"?济源接着说道："师兄之言甚善，遂传话命小和尚，在月台之上宣布，暂时休要交战，听候方丈请侯童二位老侠客如何解决，再为定夺。一面叫法铎在东廊下请侯童二位侠客，在大雄宝殿直接交涉此事，法铎说道："谨遵老方丈法谕"。遂出离大雄宝殿，下了月台，来到童林的面前，口念："阿弥陀佛，敝庙方丈请侯童二位侠客，至大雄宝殿，有要事相商，不知二位老侠客可肯屈驾前往"？童林方才听小和尚站在月台宣布，自己早就明白其中的意思了，就是到了大雄宝殿，也就是武力解决为最后

之计，遂向法铎说道："即是你家方丈相约我弟兄二人，你就头前带路吧"。说着话，与侯庭二人站起身形，离了坐位，前面有法铎引路，上了月台。前面二位方丈，早就迎出了大殿，济慈合掌当胸，问心说道："二位侠客既肯屈驾前来，请到大雄宝殿之内谈话"。童林随着抱拳说道："请"。遂一同进了大雄宝殿，和尚让侯庭、童林仍然在上首落坐，和尚在下首相陪，此时童林不容和尚开口，遂即问道："二位禅师二次将我等唤至大雄宝殿，不知有何法教？童林愿闻"。济慈听童林之言，遂答言说道："小僧之初心本意，实指望咱们两家自此相合，免去大众们的互相猜疑，大家入坐饮酒之时，无可消遣，以武术聊为助兴，焉想到事出意外，双猛打死四寨，我与阁下原定是点到而已，指到就算，不准下其毒手，今四寨丧命，倘若本庙的弟子质问小僧，叫小僧用何言答对"？童林闻听说道："依方丈之见，应当如何呢"？济慈接着说道："二位侠客若想此事和平，却也不难，除非是叫您师弟于恒与你徒弟甘虎，给四寨当场抵偿对命，以安本庙徒弟们之心，尚可以和平实现。如其不然，倘若两造动手，本庙请来的英雄，若要伤损阁下请来的英雄，小僧可不负责任，惟望童侠客详察"。童林闻听，冷笑说道："老方丈言之差矣，若论比拳脚，尚有可原，若要比试兵刃，刀枪无眼，就得各自留神，倘若自不小心，如若失手伤了性命，乃是祸由自取，焉有抵偿其命的道理"？济慈闻听说道："即是童侠客说出此种言语，小僧可不敢自专，只好任凭他们动手，请童侠客您暂时归坐，容小僧宣布，命他们免登月台，减去多少是非"。童林闻听，只得站起身形，抱拳告辞。於是童林与侯庭，退出了大殿，下了月台，来到自己的座位，将然入座，贝勒爷遂向童林问道：

“大雄宝殿与和尚所说都是什么话”?童林在贝勒爷的面前,就把与和尚所交涉的结果，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月台之上，有人高声宣布。童林举目观看，原来是法广，他站在月台之上，口中说道：“方丈有谕，只皆因与童侠客两造和平起见，设摆重阳大会，因比试武术，于恒、甘虎打死娑燕岭的四寨，事难和平，方丈要求童侠客，以双猛与娑燕岭的四寨低偿，尚可和平实现，童侠客说的明白，刀枪无眼，总要各自留神，倘若失手各凭天命，方丈无法，只得当着大家宣布，有能为者，量自己的能为，方可登月台动手，若是能为浅薄，上月台动手，当场丧命，可是祸由自取，本庙的方丈，可不负全责，所有本庙约请的英雄侠客，及本庙的弟子，各宜遵守”。法广说虽然是这么说，内中可含有情由。书中暗表，皆因方丈与童林在大雄宝殿，言语激烈，童林与侯庭告辞去后，济慈一面传话，命法广当众宣布，暗含着命人知会西廊下的众位英雄，如若有人上月台与东廊下的英雄，动手之时，当下毒手，不得令其生还，又派人将娑燕岭四寨的死尸，搭在后面，塔院之内，暂为停放，随后命人打扫月台上的血迹。

此时虎儿小子还没下月台，将左手的长把紫金瓜，掷在月台之上，右手擎着宝杵，高声喊道：“还有那一个小子不怕死?上来一个尝尝虎儿小子宝杵的滋味儿,”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月台之下，一声喊道：“猛汉休要逞能，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虎儿一看顺着说话的声音，蹿上一人，穿章打扮，分外的各别，此人身量在中等的身材，年纪约在五十余岁，身上穿大红绸子的绑身窄袖小夹袄，梅花辫的托领，对襟寸排骨头钮，红绸子系腰，白绸子水裙，大红绸子兜裆滚裤，足

下大红缎子实纳帮的抓地虎的快靴，上面绣着三蓝的皮球儿，往头顶上观看，大红绸子勒头，正当中斜拉麻花扣，白绒绳在胸前勒成十字绊，在右肩头的脊背后，带着一个大红油漆的葫芦，往脸上看，红扑扑的一张脸面，两道细眉，一双圆眼，大耳有轮，三山得配，颔下半部黄胡须，左肩头带着剑匣，右手擎着宝剑。月台下的众人有许多位认识他的，此人乃是洞庭湖仙霞岭的人氏，此人姓严名成，外号人称五龙火祖，他身背后带的那个葫芦，名叫五鬼火葫芦，他这个火葫芦，原是大瓢做成的，里面有铜里子，外面用朱红漆油好了，由葫芦咀的当中，有一个铜桶，通到葫芦的底下，在铜桶的底下，有两个圆窟窿，在铜桶的四周围，满都是鸽子蛋大的丸，满都是硫磺焰硝火酒作得的，由葫芦蔓儿上，按着一个盘簧，是铁丝儿做成的，如若与旁人动手之时，不是来人的敌手，他往圈外一跳，左手背剑，右手 按住崩簧，用力一转，盘簧把里面的硫磺珠兜上一个来，若要打出去，见风就着，贴在人身上，只要用手一抓，跟着火就着起来啦，能够把敌人生生烧死。这么着外人给他这个葫芦起了个名字，五鬼火葫芦，今日他上得月台，打算在人前显耀，鳌里夺尊。虎儿小子焉能知道他的厉害呢？再者说五龙火祖严成，他素常可不穿这身衣裳，非得到与他人动手的时候，他才把这身衣掌换上，虎儿小子一看他这身衣裳说道："酒铺掌柜的，还也要上月台动手吗？小子你背着这个酒幌子就上来啦"？五龙火祖严成向虎儿小子说道："小辈报名当场受死"。虎儿小子闻听说道："小子你不认识我，我叫霹雳狂风甘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当场报名，杵下纳命"，严成通报了自己的名姓，虎儿小子往前抢步说道："小辈别走看杵"。说着话双手举起金杵，冲

着严成搂头盖顶就是一杵，五龙火祖严成并不还手，身形向左一闪，将剑交与左手，回右手拢住了葫芦蔓儿，用手向虎儿小子一抖，说声“着”！这个硫磺弹儿一流烟似的，直奔虎儿小子打来，正打在虎儿小子胸膛之上，虎儿小子还不知觉，一杵未能打着严成，他还要动手，此时虎儿小子就觉着胸膛发热，自己低头一看，衣裳冒了烟儿啦，虎儿小子平生就怕火烧活埋，今天一看胸前燃着了火啦，大声喊道：“可了不的啦，要烧活人”！说着话手提金杵跳下了月台。孔秀跑过来说道：“虎儿小子你不要害怕。”赶过来就把虎儿小子的衣裳，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下，虎儿小子低头一看，还燃着呢，再一看自己的胸前，立刻烧起一片燎泡。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转过一位和尚，向虎儿小子说道：“甘虎你随我来，我与你医治医治”。虎儿小子回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神行赛罗宣，普妙普师傅，虎儿小子跟随着普师傅，来到普师傅坐的这张桌案之前。普妙伸手把自己的包袱拿过来，随着将包袱打开、拿出两个药包，先打开头一个药包，里头是白药面子，就着桌子上茶碗里的残茶，把白药面儿放在里面，让虎儿小子喝下去，为的是清清内热，恐怕火毒攻了心，然后把第二包打开，里面是红药面儿，用残茶调好，敷在虎儿小子的胸前，只要等一会儿，燎泡一消下去，就算好啦。此时老侠客甘凤池，给虎儿小子拿过一件汗褂儿来，叫他穿上。虎儿小子这才入坐，有人把降魔金杵给他放在桌子底下，虎儿小子坐稳，往月台上一看，只见严成正在发威，站在月台之上，高声说道：“在下姓严名成，名号人称五龙火祖，适才那个猛汉，我以为他有多大的能为，闹了半天他不成，被我略施小术，将他当场战败，真真的便宜了他，若有比他武艺高一点儿的，请上

月台，在下奉陪”。说完话自己一阵冷笑，真是狂的了不得。

就在这么个工夫，由东面月台底下蹿上一人，口中说道：“朋友，休要猖狂，待我来请教请教”。严成一看上来的这位，身穿青绸子大褂，白袜洒鞋，青绢绷头，斜拉麻花扣，往脸上看，四方的脸面，两道浓眉直插入鬓，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就是眼睛有点斜，手中擎着一口大宝剑，光华夺目，冷气森森，五龙火祖严成说道：“朋友，报上名姓当场比试”。此人说道：“在下姓阎名宝，外号人称斜睛太岁”。说着话扬手就是一剑，严成见宝剑来的甚急，遂向左一上步，右手擎剑，横着往上一截，阎宝往回撤剑，严成趁势将剑交於左手，右手一按葫芦蔓儿，冲着阎宝面部一抖，阎宝早就看见他一摸葫芦，赶紧身形往下一矮，躲过面部，这个硫磺弹儿，正打在头上的青绢帕之上，阎宝就觉着头上一热，赶紧回手把绢帕抓下来，往地下一掷，虽然这么快呀，还把手烧了一下子，绢帕掷在地下，被火烧成灰尽，阎宝的头发还烧了一点，自己知道他的厉害，即忙转身形跳下了月台，败回本坐。严成站在月台之上，一阵的冷笑，口中说道：“方才那位使宝剑的，看着倒像一位英雄，要跟我动手，他还不行，未及一合，既当场败走，如有比他能为高一点儿的，请上月台”。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月台东面儿有人喊道：“唔呀，混帐东西，休要口出大言，待我来跟你动手”！顺着说话的声音，纵上一人，上月台者，非是别人，正是孔秀孔春芳，他在月台底下，听严成说话太狂，他看着心中有点气，他此次上来也没安着好心眼儿，他打算上来先与严成说话，冷不防给人家一刀，他好解恨，所以他想到这里，才由下面答言，纵上月台。五龙火祖严成一看，就知道这个主儿，没有多大的能为，看他长

的身体薄弱，体质平常，这还不算，他手中擎的这口刀，是挖窟窿的小刀，名叫摇山动，一看他就知道他是黑道的朋友。严成开言说道："这位通报名姓，再为动手"。孔秀冲着严成一撇嘴，摇着脑袋，一面往里走，一面口中说道："唔呀，你这个东西，连我都不认的，可见你在这江湖绿林道的年限浅，你只要打听打听我的名儿姓儿，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姓孔名秀，字表春芳，外号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我想偷谁偷谁，我今天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孔秀一看严成，一个不留神，他身形往前一纵，对准严成胸前，就是一刀，他打算一刀把人家扎死。焉想到人家早留着神哪，严成见刀离身切近，随向左一闪，回手一按葫芦蔓的崩簧，孔秀就知道不好，心说：这小子又要放火烧人，孔秀急忙转身就跑，五龙火祖严成岂肯相容，用手按住葫芦蔓，冲着孔秀脊背一抖，盘簧内的硫磺弹儿，应手而出，正打在孔秀脊背之上。这要是别人哪，是非烧死不可，孔秀没上月台的时候，他跟神行赛罗宣普妙就问啦，普妙跟他说道："严成打的这种火弹子，就怕用手抓，用手一抓就着一大片，如果打在身上，你用手一拍，只要是按住了他不动，他自然就灭啦"。怎奈孔秀挨的这一硫磺弹儿正打在他脊背之上，用手摸他自己摸不着，他自己也会给自己出主意，跳下月台，将刀一掷，双手一抱自己的大腿，身形向上一纵，来了一个元宝头儿，用脊背找地，一听咕咚一声，摔在尘埃，果然将火压灭，躺在地里还是不敢动，口中说道："谁过来把我的衣裳给脱下来"？此时坏事包张旺，就来到孔秀的近前，把他的衣裳钮子解开，把汗褂儿脱下来，孔秀这才起来，把衣裳拿起来一看，在脊背上贴着一个硫磺饼儿，把硫磺饼揭下来，一看衣裳烧了一个小窟窿，

身上一点儿也没受伤，仍然将自己衣服抖了抖，随着又穿好了，自己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混帐东西，白烧了我一回，也没把我烧着"。说着话自己归入原坐。五龙火祖严成一看，不由的心中动怒，心说：这小子上来猛然给我一刀，转身就跑，我实指望打在他脊背之上，活活的把他烧死，没想到这小子把我的暗器给破啦，这小子可真正可恶，遂站在月台之上说道："方才来的那个人，上得月台，并不跟我动手，他是故意暗算於我，要是真正的英雄，上来跟我走个三趟五趟的，立决胜负、要是怕死贪生，你就不必上来"。

这句话尚未说完，由东面儿月台的台阶儿上来一人，口中说道："这位老师傅，这个葫芦的能耐，实在是真好，我得跟您学学"。严成举目一看，就见上来一个小孩儿，身量不算甚高，也就在十七八岁，身穿白绸子裤褂儿，脚底下白袜云履，往脸上看，圆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朝怀，黑鬒鬒的头发，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儿，扎着红头绳儿，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长的又伶俐，说话又和蔼，上了月台，冲着严成深深的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严老师傅，我打算跟您学学这个葫芦放火的招术，望求您多多指教，咱们一会儿下边再谈"，说完话转身就走。严成很爱惜这个孩子，他那里知道这个孩子的厉害呢？这个孩子就是左臂神刀，洪立洪炳南之子，名叫洪玉耳，外号人称左臂花刀小火神。前文已经表过，五小在东廊下，坐在一个桌案之上，正当中是洪玉耳，上首坐的是司马良夏九龄，下首坐的是杨小香杨小翠，皆因五龙火祖严成，在月台上动手，不以武术当先，就仗着那个火葫芦取胜，他还口出大言，夏九龄看着非常有气，自己心中一动，坏主意可就上来啦，回头向洪玉耳说道："老兄弟你

别在迎面儿坐着啦，你快在桌子底下蹲着去吧”。洪玉耳带笑说道：“二哥您么拿我取笑 ？为什么叫我往桌子底下蹲着去呢”？夏九龄带笑说道：“兄弟你没看见吗？月台上那个人，姓严名成，名号叫五龙火祖，他既是火祖，一定管着火神，你叫小火神，你要叫他看见那可怎么好？只好叫你往桌子底下蹲着去”。洪玉耳闻听夏九龄之言，明知道夏九龄用言语激刺自己，遂含笑说道：“二哥你说的这个话，真是诮谤的我难堪，你别看他叫五龙火祖，我要出个主意，准能将他治於死地，叫你们哥儿几个看看火烧五龙火祖。可有一样儿，大哥二哥你们二位，可得助我一臂之力，没有你们哥儿两个可不行”。夏九龄说道：“只要你有法子治严成，我们哥儿两个是绝不含乎”。洪玉耳闻听，用手暗地一指严成背后背的那个大葫芦，遂低声向司马良夏九龄二人说道：“你们哥儿两个看见了没有，他那个葫芦里面，满都是硫磺弹儿，葫芦里边是铜叶子挂的里子，外边是瓢做成的，上的是红油漆，这个东西我师父也会做，并没有特别的，就是用盘簧兜住了硫磺弹儿，往外打的时候用手按葫芦蔓，火弹儿应手而出，打在人的身上，见风而燃，实在不足为奇。小弟有一种药饼儿，指甲盖大小，勿论多高的高楼大厦，只要把他贴在木头上，转眼之工，大火即起，回头我把这个药饼儿取出去，捏在手内，寸铁不带，上月台与他作揖谈话，我又是一个小孩子，他必然不拿我放在心上，他若是不留神，我把我这个药饼儿弹出去，只要贴在他的衣裳襟上，我可就不管啦，一会儿见风就着起来啦，到那个时候，就该看你们哥儿俩的啦”，夏九龄说道：“我们哥儿两个有什么用处”？洪玉耳说道：“大哥您把镖登出来把毒药取下来，二哥您把袖箭上好了，也把毒药取下来，容五龙

火祖严成胸前的火一着起来，大哥您拿镖打他底下的大葫芦肚儿，二哥您用袖箭打他上边的小葫芦肚儿，里面的铜叶子一中上镖，只要是一发热，里面那个硫磺弹儿就着啦，葫芦一着呢？不就把他自己烧了吗？这一手叫前后夹攻，火烧五龙火祖，叫大家看看这个热闹。你们哥儿两个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司马良与夏九龄闻听说道：“这个主意真好，你就上月台吧，我们哥儿两个这就预备”。说着话，司马良由镖囊之内，把镖取出来，把毒药取下来，夏九龄把袖箭取出来，也把毒药取下来，然后上好。他们两个人全预备好了，洪玉耳这才上月台，与五能火祖严成答话，口中说道：“严老师傅，这个葫芦真好，我得跟你学学葫芦，上头说着话，然后给严成作揖，趁着严成不留神，就把药饼儿弹在严成胸前的火裙儿之上，自己一看事情成啦，这才下月台，归了自己的坐位，用目观看严成。单表那位五龙火祖严成，他一看洪玉耳这个孩子，言语恭敬，说话和蔼，还是真爱惜他，心说：也不知道这是那家的徒弟？只要他肯跟我学，我还是真教给他，无奈自己心中纳闷，怎么这个孩子见了我，作了一个揖就走了呢？心中正然纳闷，猛然闻见一股子烧布味，心中又一想，这必是方才我拿火烧了他们的衣服，味气未散，自己正然思想，猛然间就觉着自己胸前一热，随着用手往下一履，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啦，正挂在药饼儿之上，火儿就燃起来啦！五龙火祖严成，这才明白，受了小孩子的暗算咧！将要解胸前的绒绳，用手拍胸前的火，此时是须眉皆燃，就觉脊背之上叭嚓叭嚓响了两声，这就是马马良与夏九龄那一镖一袖箭，正打在他的葫芦之上，葫芦裹的铜叶子被镖尖与袖箭一撞，金见铜的热度一发，里面的硫磺弹儿可就全着啦！耳轮中就听哄

的一声，背后的火葫芦当时火起，严成可真成了五龙火祖咧，混身上下烈焰飞腾，幸而还有一样儿好，他把胸前的绒绳儿解开啦，火葫芦往月台上一掷，转身形跳下月台，赶紧往地下一躺，来回的打滚儿，多亏他徒弟小火蛇陈元，赶过来连拍带撕衣裳，这才把身上的火救灭。五龙火祖严成这份儿难看，就不用提啦，赤身露体，须发鬓角完全烧秃，烧的就剩两只靴子，这也是他终目放火烧人的报应，这就应了那句俗语儿啦，“终日买酒不知酸甜苦辣，其中意味不得不请君试尝。严成身上的疔泡可就满了，有人将他搀到后面医治，此时月台上可就没有人啦。

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月台的西面儿，起上了一人，众人举目观看，就见众人年迈苍苍，皓首银髯，身穿白绸子裤褂儿，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脚底下白袜云鞋，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颔下银髯飘摆。来到月台之上，高声说道：“适才五龙火祖严成，他虽然施展五鬼火葫芦烧人，那是他练就了的暗器。有能为的，可以躲的过去，没有能为的，可就得甘拜下风，方才那小孩子，岁数虽然不大，可是他行事太狠，把个五龙火祖严成，烧了个赤身露体，当众献丑，这岂不是羞辱练武的英雄吗？就说方才那个小孩子吧，我可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若要讲能为，那小娃娃可不准行，你要真有本领，上月台当场与我比试宝剑，若赢的了我这口宝剑，就算你是英雄，小娃娃要怕死贪生，你就不必再出头露面啦”。书中代表，严成被火烧破的火葫芦，已然被法广用蒲团压灭，将月台打归洁净。月台上这位老叟，一面说着话，银髯顺风而飘，远远的一看，直是仪表非俗，在月台上面，口出大言，呼唤小孩儿，他以为小孩子决不敢二次再上月台。他那里知

道，洪玉耳也是一个斗虫儿，狠虎子的小子，老叟的话尚未说完，就听在月台之下，高声叫道："老儿休要逞狂，你家小太爷倒要与你比试比试"！随着说话的声音，纵上一人，老者一看，正是方才放火的那个小孩儿，遂口中说道："小娃娃你人没有多大，做事真有个狠劲儿，今竟敢擎刀上来与某动手，快快报名受死"！这位小爷方才在月台底下闲坐，正与司马良小哥几个，谈论方才的事情呢，就听见这老者，口口声声的叫他，所以他才纵上了月台，今听老者问他的名姓，洪玉耳丁字步一站，左手提刀大言不惭的说道："老儿你要问小太爷，行不更姓，坐不改名，姓洪双名玉耳，外号人称左臂花刀小火神，老儿快快报过你的名姓"！老者闻听此言，左手撕髯，右手用剑一指，遂说道："小冤家，你要问我的名姓，家住混河套姓韩名萧，外号人称水龙神，小娃娃休走看剑"！说着话抢步向前，就是一剑，洪玉耳乃是左手使刀，韩萧是右手使剑，洪玉耳看宝剑临身切近，并不着忙，身形向右一闪，手腕往上一翻，左手刀奔韩萧的手腕便截，韩萧将宝剑往回一撤，随着往上一擦，这一招叫带肘擦阴，洪玉耳掩膝护裆，左手腕往下一翻，由刀尖打算截断韩萧的手腕子，韩萧急忙撤回宝剑，洪玉耳趁势双手捧刀直奔韩萧咽喉便刺，这一刀名叫索喉刀，韩萧急忙矮身卧腰，用剑横劫洪玉耳的左手刀，洪玉耳撤刀变招，二人杀在一处。洪玉耳的左臂刀是他父亲学习的招数，并没有多少日子，所以他的工夫欠点，自己还有些个自狂，岂不知但凡练术的，惟有工夫二字，不亏负人，不怕你会一招，日日永远总练这一招，日子一长了有了工夫啦，能够用的上，这就叫拳打一招熟，你要是一天一百招，没有工夫，算是不成，洪玉耳他是新学的招数，打算要赢人家，焉

得能够呢？再说水龙神韩萧，威镇混河套，老成干练，掌中的宝剑，水旱两路皆熟，今天一看洪玉耳刀法幼稚，他把剑法可就施展开啦，剑是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玉耳刀法已乱，只得且战且退，退来退去，退到月台的东边，再退一步，可就得掉在月台底下去，水龙神韩肃的宝剑，迎头劈来，玉耳想要闪躲，势比登天还难，只可将双眼一闭，瞑目等死。就在这万急的时候，就听月台的东面有一人喊道："唔呀，你掉下来摔一下子不要紧"！玉耳看宝剑快到头上啦，正在无法之际，猛一听见这句话，心说：这个主意很好。跟着向后一撤步，整个儿的由打月台之上掉下来咧，虽然撒手扔刀，用腰眼一找平川地，一咕噜身爬起来，吓的他面目更色，遂即说道："这是谁告诉我的主意"？孔秀在旁边说道："唔呀是我"。只顾他们两个人说话不要紧，可把个水龙神韩萧气坏啦，心说：眼看着这一剑下去，就把娃娃结果了性命，我的宝剑也落下来啦，那小娃娃也掉下了月台啦，自己又不能下月台去追，只气得韩萧须眉皆乍，高声说道："方才是谁在月台下面答言，要不是你说这么一句话，我就将娃娃劈死啦，你既说这句话，你的武术定然很好，你可上月台与我比试三合吗"？孔秀是没羞没臊，遂在月台底下答言说道："我是没有你的能为大，我要是比你的能为高，我早就上去把你这老王八羔子结果性命啦！你也不用往上叫我，要了我的命，我也不上月台动手"。水龙神韩萧闻听此言，带气说道："原来你是个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小辈呀"！孔秀在月台下面答言说道："你不要费话，我本来就怕死"。这个时候月台上倒不打啦，韩萧与孔秀两个人斗上口啦。

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月台的东面有人说道："老朋友，

你既然取胜，何必卖狂？不才我陪着阁下走几趟”。水龙神韩萧一看，顺着声音，此人已纵上了月台，就见此人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穿白绸子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白袜青缎子皂鞋，腰中系着一条绒绳，往脸上看，红润润的一张脸膛，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颔下半部花白的胡须，上得月台，含笑抱拳。水龙神韩萧一看认得，原来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皆因李源闯荡绿林的时候，与韩萧时常相见，韩萧抱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老师傅，你我许久未见，难道说今天在月台之上，还要动手不成吗”？李源闻听，遂即说道：“方才我在下面吃茶，听阁下口出大言，我想必有绝艺，故尔登月台，前来请示，想阁下必有绝艺教我”。此时水龙神韩萧听李源之言，这是非动手不可，遂含笑说道：“我久仰李老师傅鹿筋藤蛇棍，乃天下绝艺，不才我正要请教，请阁下亮棍，当场动手，不才韩萧奉陪”，李源说道：“使得”。说着话，遂将腰间的鹿筋藤蛇棍向外一抖，李源这条棍，前文已经表过，里面是藤子，外面是鹿筋藤蛇套，这条家伙是软中硬，能在腰中围着，李源的绝艺，就是三十六手白猿棒，李源将棍一横，阴阳手拿住当中，左步向前一上，棍在前面一横，这一招叫将军横下铁门闩，李源冲着韩萧说道：“阁下上招吧”。韩萧明知道李源的能为高强，棍法出奇，但是事到其间，当着天下的英雄，又不得不过去动手，只得说了个“请”字，说着话身形向前一凑，右手出剑，向李源说道：“看剑”！对准李源头顶就劈，李源看宝剑临近，右手往回一圈，左手的棍头冲着韩萧的手腕便打，韩萧往回一撤剑，李源身形一矮，左手棍头向自己的背后一扔，右手擎棍向肩头

上一扛，一岔步做出二郎担山的架式，遂用右手用力一抡藤蛇棍，直奔韩萧的腿部便打，这一招名叫顺风扫叶打一片”。韩萧见势不好，左腿往起一抬，跟着右腿也就起来啦，顺着藤蛇棍上跳过来，这一招名叫张飞骗马，双足将占实地，他那里知道李源棍法的厉害，这一招叫“最怕猛虎把巢还”，李源的棍跟着又回来啦，此时韩萧再打算躲，可就来不及啦！只听叭的一声，鹿筋藤蛇棍正打在韩萧的腿上，韩萧站立不稳，身形向后一仰，叭咚呛啷一声响亮，抛剑栽倒，李源赶紧把藤蛇棍围在腰中，向前伸手相搀，口中说道：“李源一时失手，误伤阁下，望乞恕过”。水龙神韩萧含羞带愧，口中说道：“多蒙阁下手下留情，惭愧了”。说着话转身形，拾起宝剑跳下月台，归回西郎下，入坐去了。李源站在月台之上，抱拳说道：“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在下姓李单字名源，外号人称展翅金雕铁掌便是，方才与那位韩寨主动手，人家是承认我年迈了，非是我的艺精，还有那一位？愿登月台者，李源奉陪”。话言未了，就听月台的西面，有人答言说道：“李老师傅，方才我兄长一时失神，被阁下鹿筋藤蛇棍所败，待我来与阁下比试”，说着话身形就纵上了月台。李源看此人比中等的身材还矮着一点儿，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蓝抄包扎腰，足下白袜洒鞋，光头未罩着绢帕，原来是花斑儿秃子，面部发青，两道细眉，直插入须，一双圆眼，大鹰鼻子，三角口，微有几根胡须，手中擎着人面枯骨锤，这个锤头就仿佛是小孩子的脑袋一样，锤柄好象人的棒子骨一样，看着这对锤实在是难看。书中代言，这对锤乃是纯钢打造的，外头是一层颜色，与人的骨头一样，在这个脑瓜骨里头，有自来火，里面有薰香，他要是动手之时，不是人家的对手，他用鼻子

一找上风头儿，他强着风一跑，敌人若是一追，他这个簧就在他的锤把上，他用手一按崩簧，脑瓜骨里的自来火儿可就着啦，薰香顺着脑瓜骨的七窍往外一冒黄烟，来人一闻，当时就得反身栽倒，昏迷不醒，他就以这个锤取胜，因此旁人给他这对锤，起了个名儿，叫枯骨瘟疫锤。李源认得他乃是韩萧的兄弟，名叫韩成。外号人称破头毫，也知道他瘟疫锤的厉害，李源先不与他说话，随着一转身，暗中由自己的兜囊之中，拿出一点纸儿来，团了两个纸团儿，随手先把鼻子堵上，然后转过身来，这才与韩成答话，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韩二弟，方才阁下的令兄与我当场比试，也是我一时失手，误伤了令兄，显着我怪不对的，莫非兄弟你也要与李源比试吗"？破头毫韩成高声说道："李老师傅何必太谦，我既登月台，就请阁下速速亮棍，也好比试"。李源闻听说道："既是二弟非要动手不可，李源只好奉陪"。说着话由腰间取出藤蛇棍，仍然还是将军横下铁门闩的架式，破头毫韩成见李源亮出架式，遂将双锤往怀中一抱，两膀用力，将双锤举起，盖顶砸来，常言讲的却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李源见锤来到，身形向左一闪，锤头落空，李源撤左手，劈头向韩成的太阳穴打来，韩成用双锤往外一挂，李源一撤棍，回身就是一招扫趟棍，韩成捧双锤身形往起一纵，跟着双锤使了一个"流星赶月"，李源持棍退步抽身，这两个人战了十余合。韩成见李源的棍法果然出奇，自己打算用瘟疫取胜，动着手身形一转，伴输诈败，李源明知道他要用瘟疫，自己故意的追赶，口中说道："韩二弟慢走，韩成一见李源追下来啦，心说：老儿你这一追，你可是自取其败。遂用目斜看，见李源追的身临切近，瘟疫也够的上啦，遂将身一转，闭着气一

捏崩簧，黄烟儿顺着枯髓骨的窟窿就冒出来啦，这股子烟儿直奔李源而来，李源还是故意往前追赶，韩成心中纳闷，心中想道：怎么他闻见瘟疫，他不躺下呢？遂止住脚步扭项说道："李老师傅，难道你不怕瘟疫吗"？李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我就知道你用这一手，所以我用纸团儿，早就把鼻子堵上啦"！破头鼍韩成闻听此言，心中说道：我的瘟疫锤的来历，他全都知道，我这不是白费事吗！遂即说道："阁下既不怕我的瘟疫锤，咱们是改日再见，说着话跳下月台，够奔西廊下回归原坐去了。此时李源把鼻子里的低团儿捏出来，站在月台之上说道："列位天下的英雄，适才韩氏贤昆仲，我们原有旧交，在月台之上动手，不过做为游戏，谁胜谁败都没有什么关系，此次在下上月台，为的是请教天下的英雄，那一位愿登月台，李源情愿奉陪"！说着话把鹿筋藤蛇棍，围在腰中。就在这个工夫，就听西面月台之下，有人答言说道："老朋友，休要卖弄精神，待我来陪着阁下走几趟"！顺着说话的声音，纵上一人，李源举目观看，就见此人身量不高，身穿蓝绸子裤褂儿，足下穿白袜鱼麟大洒鞋，脸上形若猿猴，兰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黄脸膛，凸脑门儿，半截短眉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菱角口，元宝耳朵，微有几根髭须，手若雕爪。李源观看此人长像各别，遂抱拳说道："朋友既登月台，报通您的名姓，然后你我再为动手"。就见来人高声说道："阁下要问我的名姓，在下乃是甘肃猩猩山的人氏，姓仉双名仁义，外号人称陆地猩猩，我久闻李老师傅拳脚精熟，不才特来请教"，李源闻听，口中说道："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如今阁下既登月台，李源正要请教，请阁下进招吧，话言未了，仉仁义身形向前一凑，左手一晃右

手探掌，直奔李源面门打来，李源见掌近临，身形向左一闪，左手一捋仉仁义的右掌，仉仁义急忙往回夺掌，李源趁着他这个夺劲儿，一反身右掌由底下向仉仁义的小腹上一撩，这一招名叫进步反身撩阴掌，仉仁义焉能躲的开呢？只听叭嚓一声，正打在仉仁义的小肚子上。李源这一掌，并未发多大力，仉仁义一反身爬在月台之上，李源转身形抱拳说道："李源一时失手，多有得罪了。"此时仉仁义爬起来，双手握着小腹，跳下了月台去了。李源站在月台之上，复又高声说道："天下的英雄大概都看见啦？方才那位英雄，他的拳脚实在是不弱，可是他有点儿不耐战，如有耐战的英雄，请上月台，李源奉陪"。这句话没等说完，就见月台儿的西面，有人高声说道："李老师傅休要口狂，小可要领教领教"。话未说完，此人已跳上了月台，观看此人身量高矮，五官相貌，穿着打扮，与方才上来的那人一样，只是他的年岁比方才那位仉仁义稍为大点，手中擎着一对镔铁怀杖，遂向李源说道："在下姓仉双名仁杰，外号人称飞天猩猩，方才舍弟年轻无知，多有冒犯李老师傅"，老源闻听抱拳说道："仉老师傅说话太谦了，方才令弟乃是让着小可，阁下既登月台，莫非要与李源比试吗"？仉仁杰说道："不才久闻李老师傅鹿筋藤蛇棍，棍法出奇，特来领教，不知李老师傅可肯赐教否"？李源闻听，口中说道："阁下既要比试兵刃，在下好歹比你大几岁，我若用藤蛇棍赢了你，岂不令人耻笑，今天我打算徒手战怀杖，不知阁下以为如何"？仉仁杰明知道李源这是卖狂。阅者请想，他外号儿叫猩猩，可见他的心眼伶俐了。遂跟着说道："李老师傅既肯相让，那么小可就大胆了"，说着话双手将怀杖往左右一分，左手怀杖向李源面门一晃，右手怀杖抡起来反臂就砸，

李源看怀杖临头切近，将身形向右一斜，往前一上步，舒左臂向怀杖上一穿，仉仁杰打算用左手再打，李源那里再肯容他还手，跟着一上右步，左手往下一捋怀杖，右手随在仉仁杰胸前一按，遂着发力，喊了一声“着”！仉仁杰身形往后倒退，脚底下站立不稳，反身摔下了月台。李源撤步，含笑说道“这一招我发力猛了一点儿，实在对不起。还有那一位来？在下在此恭候”，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西廊下有人口念“阿弥陀佛”，声若巨雷一般，跟着说道：“李老师傅休要猖狂，不才小僧铁面如来法雷，要当面领教”。顺着说话的声音，纵上一个头陀的和尚，身穿灰色短僧衣，大领窄袖，蓝布的中衣，胖袜僧鞋。就见这个和尚，真是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往脸上看，面如镔铁，两道粗眉，一双阔目，大个子头儿、双额高耸，阔口獠牙，小耳无轮，二指宽的皮子条儿，勒着一个黄橙橙的月牙子，脑后黑发搭甩肩头，手中擎一条九耳八环杖，铲头儿约有鸭卵粗细，真是杖沉力猛，好雄壮的一个和尚！来到月台之上，怀抱禅杖，手打问心，口中说道：“久闻李老师傅棍法高强，小僧大胆上月台，前来领教阁下的鹿筋藤蛇棍”，李源带笑说道：“禅师既肯赐教，小可奉陪”。说着话将藤蛇棍往外一抖，反手在自己顶梁门儿上一遮，作出猴子望月的姿式。铁面如来法雷，见李源亮出了架式。遂将禅杖双手擎起，往前一抢步，左手铲头在前，右手月牙子在后，铲头真奔李源面门而来，李源见铲来的甚猛，右臂单手擎棍，身形向左一闪，形若猴子横跳之法，棍由底下横截法雷的左右手腕，法雷急忙撤回铲头，用月牙子戳李源的面门，李源就势撤步，双手擎棍，斜架法雷的月牙子，法雷右手向回一搬，左手的铲头由底下往上一撩，若要碰在李源的身上，就

得肠肚皆崩。李源并不着忙，左手将棍撤手，右手一反臂，腾蛇棍正打在法雷的手腕子上，法雷疼痛难忍，虽一吸气，李源的棍由底下往上一撩，正撩在法雷的颌下。这一棍，法雷这个乐儿可大啦，话也说不出来啦，因为什么呢？李源这一棍，把他的下巴打掉啦，遂摇着脑袋跳下月台，医治下巴去了。李源将棍往腰中一围高声说道："方才那位铁面如来法雷，与我动手，能为倒是不小，就是他的下巴太大，有些个误事，以致落败，还有那一位？请上月台，当场比试"！李源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月台的西南角，一声怪叫如雷，口中说道："老头儿休要逞强，咱们两个人比试比试拳脚"。说着话，由月台的台阶上，上来一人，李源举目一看，此人好大的身材，真比牛儿小子还高着一头，但见他肩宽肩厚，胳膊上暴露青筋，身穿青绸子裤褂，脚 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黑中透亮的一张脸膛，青绢帕绷着头，头面大耳，两道花纹儿的眉毛直插入鬓，一双金睛，叠抱放光，双颧高耸，可称起三山得配，四字方海口，微露着板牙，此人长的天然憨厚。书中代表，此人乃是云南澜沧江干鱼洞的寨主，姓车双名立达，外号人称协山督都，他有一个哥哥，名叫车立山，外号人称野人熊，弟兄二人臂力无敌，浑身上下一身的横练，善避刀枪，哥俩儿个每人使一条四棱方锐，他二人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威镇云南澜沧江一带，今天被约到此，车立达看李源是个年迈老者，众人都不是他的敌手，他的心里头实在是看不起李源，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何必费这么大事呢？我要是上了月台，一只手把他抓起来，早就把他扔到月台底下啦。他正思想之际，见法雷当场落败，自己心中这个气更大啦，他这才一声呐喊，上了月台，冲着李源说道："老头儿，

你有何德何能，敢在我的面前发威？我今天上了月台，你还不快跑等待何时”？李源一看这个人，真是天真烂漫，遂口中说道：“你这一上来，我倒是想下去，可有一节，你可得将我战败，你的武术要是赢不了我，我可不能下去”。车立达闻听李源之言，瞪着两只眼睛说道：“我准赢的了你”！李源含笑说道：“既是如此，你就报你的名姓吧，然后咱们二人也好动手”。车立达对李源报过自己的名姓，然后他又问李源，李源也把名姓告诉了他，二人彼此一抱拳，道了一个“请”字。但见车立达身形往前一凑，伸出右掌，直奔李源天灵盖打来，李源认的他这一招，名叫乌龙探爪，李源见掌临头顶切近，将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一招双手分云，跟着往前一上步，这一招叫双撞掌，李源没敢不用力，皆因这小子长的太壮实，李源这一用力不要紧，车立达这个乐儿可大啦，身形往后一仰，摔了个仰面朝天，倒在月台之上。李源虽然将他打倒，自己心中倒很后悔，怕得是用力过猛，把他打坏了，没想到这小子一轱辘身爬起来啦，冲着李源说道：“老头儿，这一招不能算你赢，皆因我没看出你用的是什么招术打的我，咱们两个人还得另战”！李源尚未答言，车立达身形向前一凑，话到人到掌也到，对准李源胸前便劈，李源一看好不厉害，这一招名叫恶虎扒心，李源看他的掌到，并不换招，仍然是双分云，双撞掌的招数，双手将车立达右掌分开，上步推掌，双掌正推在车立达的胸膛之上，车立达复又仰面摔倒，李源见这小子一反身又爬起来啦，李源看着他想道：原来这小子是铁铸的料货，若是别人，他还真禁不住我这一撞。想到这里遂向车立达说道：“朋友，这一回算不算呢”？车立达看着李源，怔柯柯的说道：“不算，这一回我还是没看清楚，咱们两个人，

再比一招吧”。李源闻听，心中想到：登月台动手，沾襟捋袖，俱都算输，我连打了他两个筋斗，他不承认输，这小子怎么这么没羞没臊呢？莫若我就重重的摔他一下子，他不怕摔后头，这一回我叫他摔前面。想到这里，就见车立达猛力向前一跑，口中说道“看拳”，李源一看这一拳直奔咽喉而来，这一招名叫蹿拳，李源见拳来到，身形向右一闪，用左手一捋车立达的腕子，用力往前一带，跟着扬起右掌，对准车立达的脖项就砍，这一掌正砍在他的脖项上，车立达来了个面门着地，把脸险一点儿没撞平了。李源见车立达双手握脸，站起身形，遂口中说道：“朋友，这一回还不算，咱个从新再来比试”。车立达闻听，摇着脑袋说道：“比式倒容易，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啦”。在这个工夫有小和尚过来说道：“你别跟着捣乱啦，我把你搀下去吧”？小和尚引着车立达下了月台，李源这才当众抱拳说道：“诸位多多见笑，方才那位猛汉他不晓得比试的规矩，真还有打躺下不算的，众位英雄若有真实本领的，请上月台，李源奉陪接招”。李源的话将说完，就听大雄宝殿上的小和尚，高声喊道：“天下的英雄，休要登月台，今有监寺的要与李老师傅当场比试”。李源闻听，就知道铁面伽蓝佛济源离了坐啦。书中代言，皆因紫面伽佛慈，观看李源连赢了西廊下好几阵，遂向济源说道：“师弟你看西廊下，你我弟兄所请来的英雄豪杰，有能为的侠客英雄，不肯上月台，与你我弟兄出力，无能为的，一阵一阵输与李源之手，你我弟兄脸上实在无光，此事应当如何”？济源闻听师兄之言，遂口中说道：“李源不足为论，待小弟亲自到月台，先战胜李源，然后再打童林的爪牙”，说着话站起身形，告诉小和尚向外面传话，不叫西廊下的人登月台，自己这才迈步出了大殿，

口念“阿弥陀佛”，遂即说道：“李老师傅武艺出众，别人焉能是阁下的对手，只可是小僧奉陪”。李源闻听，扭项观看，就见铁面伽蓝佛济源，长的相貌雄猛，真是胸宽背厚，肚大腰粗，身穿青僧衣，大领阔袖，外罩棋子布的毗卢褂，腰中扎着绒绳，真有核桃粗细，穗头儿飘摆，蓝布中衣，胖袜僧鞋。往脸上看，顶平项圆，新剃的头，漆青的头皮儿，若论他的年岁，已经七十有零，头皮儿尚如此漆青，可见得此人健壮异常，他又是一世的童男，这是书中的代言。但见他两道浓眉，一双圆眼，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真亚似西方的罗汉，皆因他口是心非，方有重阳会之祸。李源看罢多时，口中说道：“济源长老难道你老人家也要与我动手么”？济源含笑合掌说道：“皆因小僧在大雄宝殿之内，观看众位英雄动手，也是我技养难过，故转来到月台之上，要与阁下走个三合两趟”。李源闻听，含笑说道：“禅师还打算与弟子动手，弟子乃初学乍练，焉能与您接招呢？”和尚闻听此言，含笑说道：李老师傅说的那里话来？阁下的业师，乃是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侠客，你们师徒有十八手通臂掌，二十四式形拳，天下皆知，阁下的白猿棍，也是人所尽知，你又有铁沙掌的工夫，我耳内早就灌满啦，今日正好与阁下比试，望阁下当场赐教，你我动手，无非是点到而已，指到就算，似乎小僧与你动手，还能下毒手吗？请阁下当场进招，小僧奉陪就是”。李源带笑说道：“既是禅师肯其赐教，李源只好奉陪”。说着话李源往后撤步抽身，将身形站稳，铁面伽蓝佛济源，合掌当胸，作出童子拜佛的架式，口中说道：“李老师傅请”。李源只得往前抢步，左手一晃，右手掌直奔和尚面门打来，这一招叫迎面掌，和尚见掌到，并不躲闪，用右手一搭李源的右臂，李

源这只胳膊上，如同压住泰山一般，打算往回撤掌，撤不回来，往前递罢，又递不进去，和尚并不还招，瞪着两只眼睛说道："李源你倒是换招啊"！这个地方就叫工夫欺人哪，凡练武术的，都讲究进招数打人为能，要按着真正武术大家，不讲究动手就打，专讲究工夫欺人，若要一攥拳，将手放在别人的身上，能令此人，周身上下，四肢八节，不能使劲，动转挪移都艰难，那才能够说得起工夫二字哪。李源此时被和尚工夫所欺，自知不能与和尚动手，顺口说道："禅师，李源当场落败了"。铁面伽蓝佛济源将手往回一撤，合掌打问心向李源说道："李老师傅你请，小僧再请教别位"，李源羞羞惭惭，跳下月台，回归本座。

李源去后，铁面伽蓝佛站在月台之上，高声向东西两廊说道："小僧名叫济源，外号人称铁面伽蓝佛，方才与那位李老师傅动手，无非是玩耍而已，此次小僧登月台，为的是会战英雄侠客剑客，成名的隐逸高人，我可以与他接接拳，递递招，若是保镖的，护院的，占山的，据岭的，平素教场子的老师傅们，可不是小僧口狂，千万不必上月台，若是上来，也不是小僧说句大话，你也是甘败下风，勿论请那位侠客上来，小僧情愿奉陪"。和尚所说的这些个话，满都是冲着东郎下坐着的这一干侠客发表出来的，济源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儿强硬。他的话尚未说完，就听东廊下有一人说道："我试试吧，可不定行不行"？顺着这说话的声音，此人已纵到月台之上，济源回头观看，原来是一位年迈老者，此人身量，不算很高，身穿白绸子裤褂儿，外罩米色绸子长衫，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足下高筒的白袜子，青缎子厚底云履，往脸上看，红润润的一张脸膛，有点儿坠子脸，头上满都卸了顶啦，脑后

有钱大的一条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两道残眉寿毫遮目，一双虎目，神光饱满，准头丰隆，大鼻子头儿，方阔的海口，唇似涂硃，大耳朝怀，颔下银髯，飘摆胸前，根根见肉，别看这位年纪大，可称得起猿臂蜂腰。和尚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济源以为是战败他的弟子，师傅上来给他徒弟找个场面，真要是于成为徒弟，上月台与济源动手，那就把他老人家那西方昆仑侠的人格说没啦！那么此次于成上月台为什么呢？只皆因他老人家一百零一岁的人啦，成名天下，隐逸归田，不想为访童林，来到虎潭镇，赶上金银烂石岛之事，为拿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智广，在江心之中，自己一时把算盘打错，虽拿住云南的要犯，展翅弥猴陆寅，戏水江猪陆丰。李英孙亮他二人，回云南交差，无奈事中对不起童林，皆因在金银烂石岛曾与童林说过这么一句话："童贤弟，我今天对不起你，总得要有对得起你的那一天，我若拿不住盗宝的二寇，我决不回家"。实指望跟着童林，到八卦山捉拿盗宝的二寇，不料想重阳会的事情随着哄然又起。今见铁面伽蓝佛济源离座，会战自己的弟子李源，自知李源必败，再者铁善寺的铁蝠拳，天下绝传，就是自己成名一世，也没见过人家这种拳，于成思索至此，向左右一看，但见这两旁的侠客，若要登月台，也未必准赢的了济源，自己又一想，若到了八卦山，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我准能够赢的了李昆，拿的住盗宝的二寇吗？难倒说今天我还等众侠客上月台，不是济源的对手，我再上去吗？自己想到这里，把心一横，莫若此时我上月台，会战济源，我若能够仰仗平生所学，胜的了济慈济源，我还不算老，若要胜不了济慈济源，难道说我还能活一百岁零一岁吗？这就应了俗语那句话啦，"为

朋友则生，为朋友则死”，总算我为童海川命丧铁善寺，死得其所，铁善寺的大殿，即我之佳城。想到此处，又听和尚月台上卖狂，虽然没说明，暗含着就是叫众位侠客登台，于成这才没通知众侠客，由座上垫步拧腰，纵上了月台。童林一看老英雄往月台上纵，伸手一把没抓住，于成已身临月台，童林怕的是老人家年迈，不是和尚的敌手，别说是叫和尚打倒，倘若是沾襟捋袖，岂不是把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众位侠客也都是这么想，一位位替老侠客提心吊胆，双目往月台之上观看。

单表的是老侠客于成，来到月台上，抱拳向和尚说道：“我试试吧，可不定行不行”？铁面伽蓝佛济源见于成上来，心中暗自欢喜，心说：我若把老儿于成战败，东廊下这一干侠客，都不足为论。想到这里，遂向于成合掌问心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侠客，阁下自出世以来，在京西妙峰山三闯过桃花会，大闹过桃花寺，单掌开碑，击石如粉，摔死过金头牛，撞死过银头豹，单臂力举千斤鼎，戴过守正戒淫花，你老人家就凭十八手通臂拳，二十四式形拳，纵横天下，到如今年逾百龄，还想在此月台之上，决斗雌雄，未免太过耳，依小僧良言相劝，老侠客早作退步的思想，保全自己一世的威名，倘若阁下非动手不可，小僧只好奉陪，倘阁下偶然失神，如有差错，岂不是悔之已晚，望阁下三思而后行”。于成一听老和尚之言，仰面狂笑，遂口中说道：“和尚住口，不才于成，少年学艺，今百岁之余，乃一世的童男，正是工夫得意之秋，你岂不闻武术有老辣二子，工夫越老手越辣，即此老辣纯熟四字耳，今日正好与你领教一二，何言我老，岂不闻昔有廉颇，年将百岁，尚食斗米只

羊，汉朝黄汉升，年过八十，尚不言老，何况我于成？虽然于成年迈，手掌尚且不老，望和尚以身试尝，方知言之不谬也”。和尚闻听于成口出狂言，遂说道：“老侠客不听小僧之良言，勒令动手，小僧只可奉陪”。说着话往后撤步，说了一个“请”字，双手合掌问心，做出童子拜佛的架式，于成见和尚亮出架式，自知方才的言语，激怒铁面伽蓝佛济源，自己乃是故意将济源激怒，好跟他动手，随用左手在和尚面门上一晃，又往后一撤，拉了一个跨虎儿，这一招叫跨虎登山不用忙的姿式，反把上首让与济源，和尚一看，暗地耻笑于成。心说：可惜你是成名的一位侠客，一出架式就是花拳的架式，这是由大红拳里摘下来的一招，似乎这样的拳脚，焉能够赢的了我？不由得心中暗笑于成无能。和尚思想至此，只好进招，遂向前一蹿，只手冲着于成胸前一扑，这一招叫飞蝠落地，于成并不还招，身形向左一闪，和尚跟着一变招，这一招叫飞蝠展翅，这一掌横着直奔于成的命门太阳穴打来，于成将身形往下一躬，用了一个白蛇串地，和尚这一招落了空啦，于成反倒站在和尚的左面，和尚赶紧转身形，用了一个飞蝠反身，于成身形向右一躲，仍不还招，和尚遂着又用了个铁蝠穿胸，双掌直奔于成的胸前，于成只是闪躲，常言有句话说的好，“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原先于成上月台的时候，东廊下的众位侠客，都替于老侠客提心吊胆，及至与济源动上手，众位侠客定神一看，一位位俱都安坐吃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方才众位侠客是替于成担心，恐怕老侠客不是济源的敌手，一到动上手啦，众人一看老侠客毫不费力，竟用自己的软工夫，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连招都不还，惟有济源和尚，用力过猛，恨不能够一掌将于成打下了

月台，方趁自己的心意。无奈于成的身体灵便，动上手真可称得起，形似猿猴，恰似狸猫、身形滴溜溜的乱转，躲避的甚速，和尚也别说打着于成，就是于成的衣襟，也沾不上。和尚是真用力，于成是不用力，这明明是以逸待劳，以柔克刚之法，不想于爷还有他的用意，皆因自己平生耳内贯满，铁善寺的铁蝠拳、乃是天下罕有的武术，人家铁善寺就凭铁蝠拳，打遍天下，于爷可没见过这套拳，今天是故意的滑战，才引出铁蝠拳的招数来。不是竟与和尚接招换式，老侠客还要把他这套铁蝠拳给记下来，看起来于成虽然是一百零一岁的人，脑力之强，可想而知，可有一件，于成所仗着的，就是生平一世的童男。若错非于成是一世的童男，可没有那么大的脑力，所以于洞海不与他还招儿，就为的是默记他铁蝠拳的拳脚招数，这套铁蝠拳的招数，共合是一百单八招。书中代言，这套拳别说是外人，就是本铁善寺的徒弟，全都练不了，要是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把这套拳打下来，就得力尽津出，累的反身栽倒，这套拳与别的花拳，大不相同，每一个拳架儿，都讲究站多大的工夫，若不然怎么那么累呢？一日一夜，都练不完这套拳，如此看来，这位于老侠客偷看暗学他这套拳，实在是不容易。紫面伽蓝佛济慈，在大殿内一看，也就看出来自已的师弟，拳打的太猛啦，自己又不能出大殿告诉济源，再者说也没有这礼呀，只好就是旁观。这位铁面伽蓝佛济源，自己也知道用力过猛啦，可有一样儿要想打算往回撤力可就难啦！要稍为一撤力，于成跟着一进招，自己是非输不可，只好是运用自己的工夫，跟于洞海拚这个时辰了，于成要是工夫不如自己，将于成拚得力尽声嘶，我再伸手打他，倘若自己的工夫拚不过于成，然后我再变别的招

数，和尚心里想的这个主意，暗中可就对了于成的劲儿啦。于成未上月台时候，他早就拿定了主意啦，他用的是曹刿败齐之法，一鼓作气三鼓俱发，和尚是用力，于洞海是不用力，这一来可就差的太多啦。于成动着手观看济源：虽然他长的胖大魁梧，走开形式，真是手眼身法步，发出拳脚的姿式来，真称得起看那儿有那儿，实在是工夫好，并且还受过高人的传授，称得起伸掌似瓦陇，攥拳如卷饼，脚底下虎行步，两膀似猿臂，打出拳来是一招一式，真是招招有式，式式有法。于洞海看着不禁暗暗赞美，最真可惜的，就是济源这身好工夫，最可恨的，就是他心术不端，他若要正大光明，真可称得起世外的高人。于爷此时还是不进招，仍然是抖擞精神，施展身法，遮拦挡架，铁面伽蓝佛济源动着手，暗地偷看于成的拳术，不由的自己心中纳闷：看于爷是那家的拳脚都行，要是外行看着于成这种拳，简直的成了大杂拌儿拳啦，岂不知于爷熟通各门的拳术，变通活泼，得便要用那门的招术，就用那门儿的招术，也不用思想，可称得起随意自如，这才叫深通武术呢！济源焉能知晓。再说于老侠客平生以来，由学艺的那天，直到如今，工夫一天也没耽误过，采取天下武术之精华，深得其中奥妙，平常在外面，一点儿武学问也不露，真可谓善于藏艺，就是三侠斗智破达摩堂之时，于成都没有现出他生平的绝艺，今天在月台上跟济源动上手，老人家可就将自己生平绝艺动用开啦，不但是铁面伽蓝佛济源看着特别，就是东廊下坐着的那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看着老人家动手，不由得暗自赞叹，心说：当初破达摩堂之时，我并没有看出老人家有何绝艺来，没想到他老人家是善于藏艺，从今以后，我童林必要蹈着老人家的足迹而行，方不愧

称为侠客二字。童林正在思想之际，猛抬头一看月台之上，可见了输赢啦，只因于成与济源动手之法，本是智战，铁面伽蓝佛济源，此时也知道上了于成的当啦，自己打算看住了架式，不容于成进招，他自己想的倒是真好，那焉得能够呢？此时老侠客见济源已透出怯敌的形相，老侠客跟着将精神一振，施展自己的绝艺，将和尚围住，行前就后，行左就右，于成见和尚始终不弱，封闭的太严，老英雄甚是佩服，说着不理会，二人战的工夫大啦，于爷见和尚左手一圈，右手直奔于爷胸膛打来，老侠客见和尚身形一斜，于成一看和尚可露空啦，于成向左一闪，只手一扶和尚的右臂，和尚跟着左手掌换式，直奔于爷的胸膛而来，于爷身形又向右一闪，用只手又一扶和尚的胳膊，和尚用右手巴掌，直奔于成的面门打来，和尚这一掌，可就输了招啦！他那里知道，于成用的是云手三现，老英雄见掌已到，左手往下一穿，右手由下面用了一手叶里藏花，于爷的手正按在和尚的胸前，将左手往回一撤，身形往下一矮，由丹田运力入于肾眼，由肾部发于脊骨，由脊骨发于两臂，由两臂再发于掌心，喊了一声“哈！”掌心正托和尚的护心骨上，这一喊哈不要紧，和尚可就受不了啦！那位说打和尚还费那么些个事吗？阅者请想，那铁面伽蓝佛济源，周身上下都是横练，骨硬如钢，又兼着他有内丹的气功，若是平平常常的打他一下，别说是手掌，就是用铁器打在他的身上，就如同给他挠痒痒一般，于成此次按住和尚的华盖穴，自己用的是生平内气的挤按力，发力时完全是肝肺里发出来的真力，又兼着老英雄一世的掌法绝伦，老人家练就的是铁沙掌，红沙掌，千斤童子掌，用全身的真力，才打伤济源。于成这一掌，把和尚打的哼了一声，要是行家一听，就

知道和尚伤太重啦，于成是哈他是哼，这哼哈就是吸呼的元气，如今和尚被打，就觉着心口窝儿发热，嗓子眼儿里发甜，眼前一发黑，将嘴一张，这口热血可就流出来啦，心中一发迷，反身就要栽倒，要知道济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亚然僧哀恸解鏖战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上回书说到，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老人家在月台之上，展开闭户精研数十年的行拳，掌打铁面伽蓝佛济源。济慈跟着上了月台，老侠一笑："大和尚，既然登了月台，您不怕死吗？"济慈一笑："贫僧登台，岂能惧死怯战？"于老侠说得可不是废话，他太累啦，多延误点时间好缓口气，这才是老谋深算哪，济慈虽没想到这一点，但事实上他是采取进攻式的，对于老侠说："您的能为上乘，实令贫僧钦佩，久仰您掌中链子抓，打遍天下无敌，请您不吝金玉而下教，不胜荣幸。"济慈明白，想凭借拳术胜他太难，干脆用军刃吧。就一撩僧袍把军刃亮出来，其实是一对一尺二寸长的钢针，把手有小指粗细，前边是针尖，这是和尚打坐参禅用的，在济慈手中就是军刃。于爷心里想，我打济源也真不容易，他济慈一口气都不让我喘，跟着就上来了，是打算一下子把我弄死，给济源报仇哇。可我虎老雄心在，你也未必能办到。"和尚，既然如此，于成奉陪。"转过身，于老侠一撩长衫，肚子一吸气就把鸡爪链子抓从腰里亮出来，二尺四长的钢链，头上有个圆盖，像龟背似的，底下是钩，像个鸡爪，有皮挽手。于老侠之所以叫"长臂昆仑"就是因为有这对"抓"。只见于成"哗啦啦"一抖链子抓，左手一悠，哗啦一声响，链子抓就在和尚的眼前一晃，右手抓悠起来，对准和尚的肩井穴抓来。和尚坠肘沉肩，微然一斜身，自己的身子就顺在正中，左

手针往前一赶步，来了个“金鸡抖翎”直奔于成的小腹。于成明白，这和尚好狠哪，一针就惦记着把我扎死。于老侠往回一退右步，右手抓抽回来“点手唤罗成”，往下对准济慈拿针的手腕，左手抓一回来，对准和尚的面门就抓。济慈往后一撤身，双针一搭闭住门户，两人彼此道“请”，就又打在一处。西廊下的这些人都吓晕了，二当家济源多大的本事，人家上来一个老头儿就把他打成那样，幸亏是二当家的，要是换了别人，刚才那一下子还不把命要了哇。现在，济慈又和老头交上手了，台上的老二位都在各展平生所学，都不敢轻易进招，而是看关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转眼间三十多个回合过去了。于老侠心想，兄弟们，别看我的哈哈笑，谁先上来替换我，等我活动活动喘过这口气来，哪怕呆会儿我再上来也好。这时哥儿几个在台下看着也都在想，于老侠打了济源，贝勒高兴得不得了，拍着巴掌喊“好！”这会儿贝勒爷可说了：“诸位老侠客，我看于老爷子是不是有点累了？你们大伙儿哪位去替替？”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笑着说：“您也成了行家了。于老侠打了济源这口气还没缓上来，咱们应当替替。这么着，我先来吧。”老侠张鼎稳了稳自己的大铁扇子，一拔 腰上了月台：“于老侠客能为高强，武术绝伦；济慈高僧针法玄妙，你们二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战到何时是了哇？于老侠请来撤招，在下不才，要向高僧讨教三合。”说出话来不卑不亢，两不伤。于老侠纵身形把自己双抓收回，挽好了。和尚捧双针也 往回一撤步。张子美伸手抽出铁扇子来道：“高僧，看您的功夫，实在使我技痒难熬，我张鼎要讨教讨教！”老和尚济慈也点了点头：“张老侠也是名满寰宇的人物，遇高人不能交臂而过，请吧，看看你的点穴之术。”老侠张鼎点点

头，上右步一斜身，左手并食、中二指，金钢指一晃面门，右手的铁扇子一刷，来个唤虎出洞，对准济慈的奇门穴上便是一点。济慈一转身，拿着右手针一点张鼎的外手腕子，左手针往下一顶，对着张老侠腿上的三里穴上便点。张鼎“张飞骗马”起来，一转身“横风扫月”，对准和尚的太阳穴就打。济慈和尚缩颈藏头躲，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两个人招术一加快，彼此身法展动，犹如打雷掣电一般。三十个回合开出去，老侠张鼎就不成了，进不去招了，济慈的针法展开，身形又快，张老侠只能封闭躲闪。

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子美贤弟，你的铁扇子招术十分惊奇，大和尚的针法出众，二位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讲。”张鼎趁此往后一撤扇子，封住门户，济慈也一撤步，抱着双针抬头看，来了一家仙长，高大身材，长四方脸，面如三秋古月，颔下一部白胡须。张鼎把铁扇子别好，冲和尚一抱拳：“高僧，这是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巡针昆仑道长司马空，他来与你继续会战，在下告退。”南侠司马空过来了：“无量佛，高僧，看您的招数实有独到之处，贫道愿讨教三合，愿高僧不吝金玉。”“鼎鼎大名的南侠客司马仙长，贫僧早想去扬州拜会阁下，实在因庙内繁忙多事，不能如愿，今日幸会，实在是千载难逢。请！”南侠按剑把，“嚓楞楞”一声响，宝剑出鞘，这可是价值连城，斩金断玉的宝刃。南侠一控宝剑，一捋银髯，和尚不敢疏忽大意，双针一分：“仙长，请啊！”“无量佛，恕贫道无礼。”剑诀一搭腕子，灯笼穗一晃，举火烧天往下一落，对准和尚的脑门子就击过来了。和尚十字架避而一搭双针，左腿一虚，右脚实着，左腿绷直，右腿弓着。体重在后，往下一弓身，双针十字架

往上顶，拿双针接宝剑。南侠一瞧，心说，济慈呀，不是贫道大开杀戒，是你这人太没经验阅历了，看不出我这把宝刃的光芒？我这是斩金断玉的宝剑，你那针纯钢打制，小拇指般粗细，你十字架搭上封我的剑，你不是找死吗？宝剑碰上你的针，你的针就得折，宝剑一落 就是你的顶梁，你想跑都跑不了。南侠想到这，剑就过来了，眼看宝剑 离针也就一寸多高。南侠心说，实啦，你跑不了了。猛然间往下一落，老仙长上了一个大当。济慈多大的份儿，能不知道南侠的剑是巨阙宝剑？即便纯钢的剑一接这针也得折，济慈左腿弓，右腿绷，等南侠的剑近了，招用实了，济慈猛一低头 ，变成右腿绷，左腿弓，照着南侠的小肚子就扎过来了。“无量佛，好厉害的凶僧！”南侠就势脚尖一点地“噌”的一下，横着就出去了，来个鲤鱼跳龙门。南侠往外一纵，济慈把双针就收回来了：“弥陀佛，仙长请吧。”这一下可把南侠给气晕了。北侠在台下看着，想当年和南侠在杭州擂上交过手，知道南侠秉性急躁，太自信啦。北侠心说，你把你那招当实招，是把济慈看成什么都不会的了，所以你上当，人家可没上当，但从济慈的脸上看不出来，依然笑容可掬：“仙长，请吧。”“无量佛。”南侠二次纵身，健步如飞，和尚摆双针，急架相还，僧道二人打做一团，僧袍，道袍一齐兜起风来，犹如穿花蝴蝶，围绕在一处，转眼间打出四十个回合。南侠也不往里进招。月台底下，大家议论纷纷：“贝勒爷，瞧见没有，南侠不进招了，看来人家济慈的能为实在不错呀。”旁边有人答言：“贝勒爷、众位哥哥、兄弟，给我看着点儿，我跟高僧讨教讨教。”正是常州北门里清风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老侠苗润雨一按刀把儿，飞身形跳上月台：“道兄啊，你和高僧可打了不少

时候啦，彼此都是一样的本领，无法分出胜负，道兄，您撤下来，小弟不才，愿跟高僧讨教。”南侠虚点一剑，纵身形出去道：“无量佛，高僧，咱们今天就到这里，贫道告退。现有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前来讨教。”说完南侠下了月台。

济慈一看，心想，童林、侯振远约来的朋友怎么都是这些知名人物？论真的，哪位单独较量也不含糊，苗润雨也是堂堂有名的侠客。“弥陀佛，苗施主，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阁下的红毛宝刀价值连城，天罡刀法三十六路，南北十三省诸武林公认，今天在这里见面，真是幸会幸会。老侠客，请你亮军刃吧。”“高僧啊，微末之技，何劳挂齿，徒增汗颜，您也是武林的前辈，有这么句话，叫知足不辱啊。您想过没有，你我都是这么大的年纪，在江湖上略有微名，要是一定凭自己的能为把对方战败，我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高僧不是提过嘛，红花白藕青 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咱们都是武林的弟子，也都在上三门门户之中，何必为了一己私见，争个长短输赢呢？”济慈很佩服苗老侠的见解，只是他骑虎难下呀。“苗老侠，我谢谢您，您这话应该在不动手以前提出来，你也是老前辈，金石良言，我济慈也能听信。现在不成啦，师弟被打，有了人命。我下帖子请来的宾朋已经死去不少，这时我要听您的良言相劝激流勇退，悬崖勒马，人家绿林道的宾朋，说我济慈 算什么人物啊？老侠客，亮出军刃，咱们一战吧。”“噢，既然如此，苗泽奉陪。”苗老侠摘刀鞘，两道崩簧一顶，“嚓楞楞楞”金磕金的声音，龙吟虎啸，把刀鞘一放，红毛宝刀掌中一擎。只见这刀有四尺开外，一巴掌半宽的刀身，背够一指，刃够一丝，吹毛可过，锐锋霜快，犹如电闪

一样。两个人都往后一撤步，夜战八方藏刀式。苗侠客左手一晃面门，宝刀在济慈的面前一扇，反背撩阴刀，上右步，右手从左边过来，宝刀往前一推，倒提宝刀，顺着济慈的下档就上来了。济慈和尚点点头，向左一滑步，收过右腿，右手针往斜推，直奔苗老侠拿刀的手腕。苗老侠往后坠肘沉肩一撤刀，济慈上左步跟身进去，半个圈似的，“刷”，左手针冲着苗老侠的太阳穴就点，苗老侠就势一拿宝刀，左手搭在右手的手腕上往前一推，拿刀刃一迎，和尚往后退，苗老侠进步扫堂，和尚济慈脚尖点地，长腰起来。两人动手三十几个回合，战了个平手。这时有人旁边搭茬了：“苗老侠，好俊的刀法，高僧的针法也实在令人钦佩，你们二位暂罢进招，晚生有两句话说。”济慈虚点一针出去，苗老侠往后一撤步抬头观看，见是湖南三老 庄老英雄左臂神刀洪利洪丙南，就转身形跳下台去了。

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肋下佩着八宝电光宝刀上来道：“小左臂神刀洪利前来讨教。”济慈口诵佛号：“弥陀佛。”和尚心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看洪利六十岁上下，穿着打扮也不惊人，济慈想，左臂刀就是左架了，看他也没什么出奇的。便问：“弥陀佛，这位是……”洪利过来一躬到地：“高僧，您的招法太出奇了，实令晚生钦佩，一时技痒，来到月台以上，有意抛砖引玉，打算跟您讨教三合五式。明知不敌，还望高僧高抬贵手。”“弥陀佛，太客气了，请亮军刃吧。”说着话，洪利把刀摘下来，按刀把，一碰崩簧，一声响，宝刀稍然一离鞘，一道寒光，光芒四射，照人二目。济慈一瞧，心里纳闷，他们也不知哪找来的军刃？怎么都这么好的钢口，这又是一口宝刀。刀亮出来，刀鞘往地下一放：“高僧啊，我洪

利初学乍练，高僧您可要高抬贵手。”“噢，老施主，您太客气了，请先进招。”洪利递刀，和尚摆双针急架相还，左臂神刀微然施展刀法，六、七个回合，刀光闪闪，这时济慈就手忙脚乱了。洪利赢济慈很有富裕，东廊下的成名侠客们都看愣了，这左臂刀真是出奇，这是道门门长三清教教长欧阳爷的真传，天下无双啊，又搭着一口宝刀，济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洪利虚晃一招，纵身形出去了：“高僧，承让，承让，我跟您告假了。”捡刀鞘，转身下月台。贝勒爷走了过来：“老英雄，好能为。”可没一个人敢问洪爷为什么不赢济慈。台上济慈捧着双针道：“弥陀佛，这位施主的刀法独出一门，胜过贫僧万倍，按理说我就应知难而退不再动手，无奈贫僧是铁善寺的主人，今天的事没有完，厚颜无耻，我还要陪诸位施主走上几趟，哪位上来，贫僧奉陪。”正在这时，月台底下上来一位：“高僧，好功夫，真令愚下钦佩。”济慈一抬头，心说，吃里爬外，我给你下了请帖，你倒跑那头去了。正是白马河甘家堡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左肋下挎着一个长条包袱。济慈一笑：“老侠客，您要跟贫僧动手吗？”“高僧，我不是跟您动手来的。甘某在白马河破土动工盖房的时候，我挖出一对军刃来，在下查遍兵刃谱，没有这样的军刃，访了多少高人也没有知道这对军刃的，当然，我访的这些高人，比您可是差多了。高僧您博学多识，身为铁善寺一门之长，您一定知道这对军刃叫什么名字，我拿出来，请您告诉告诉我。”济慈听罢心想，你不动手打我，反倒拿这个来撅我。刚才洪丙南用刀撅我，你现在又用这对兵刃来撅我，可我又不能不说啊。再说，武林当中，像甘雨甘凤池这样的举动也是有的呀，你考考我，我考考你。光靠打不成啊，儒将

要懂文学，要能讲出军刃的名字，年代来才行，所以济慈虽然心里有气，嘴里还是说："您拿出来，贫僧不见得认识，只要开开眼界就可以。""好吧。"甘老侠一伸手把包袱拽下来，麻花蝴蝶扣解开，打开包袱皮往腰里一围，把军刃往手中一托，不但济慈目瞪口呆，月台下所有的侠客，包括西方侠在内，都没看见过这样的军刃。二尺四寸长，好像一只小宝剑，但在把儿上有个扩手的峨嵋枝子，像个月牙，两根立柱，剑把缠着带，手拿着兵刃，月牙刚好扩着四个手指，月牙冲上。再往前是宝剑，宝剑有尖也有刃，但在尖下三寸的地方有个如意钩，往里弯着，非常锋利，两个一样，把儿上镶珠嵌宝，光华灿烂。"高僧，您给我看看，这对兵刃叫什么名字？""弥陀佛"济慈张嘴结舌："弥陀佛……""高僧，您说叫什么名？"济慈灵机一动，看见宝剑上有个钩儿："老侠客，这军刃它叫钩。"甘大侠大笑："哈哈哈，高僧，罢了，我这军刃叫钩，但不知出自哪年，叫什么名字？"甘老侠这么一讲反倒让济慈有的说了："甘大侠，您这对军刃可能出在吴越春秋。当年吴越交战，结果越王战败，行成于吴国，由范蠡大夫保驾前往，在吴国尝了吴王的粪便，才被放回越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一定要报灭国之仇，选天下钩师，来到越都，希望他们做出好的军刃，将来去打吴国。这样便打造了整整一大库钩，里面什么样的钩都有。这时来了一位老钩师跪在勾践面前：'大王，臣前来领赏。'勾践问：'你领什么赏？''为臣我献给大王一对钩。这两只钩是采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锻造而成。但锻练时经久不化，最后我把我的两个儿子，一名吴鸿，一名扈稽，给杀了，用他们的血才把五金的铁精给化了，铸成这对钩，我已经把钩进献给大王，所

以今天来领赏。’勾践一听：‘老先生，你杀子以铸钩成，足见你忠心耿耿，无奈我这钩库里的钩太多了，你进献的钩到底在哪呢?’老钩师一摇头：‘大王，您只要把您的钩库打开，我与我两个儿子的心灵相通，我一叫他们俩的名字，两支钩就能自动飞到我的胸前。’大王勾践亲自带着老人来到库前，叫人把门打开，满满的一库钩。老人站在库门高喊：‘吴鸿、扈稽何在?’话言未尽，‘嚓楞楞’，龙吟虎啸两声响，两支钩就贴到老人的胸前，老人的眼泪流下来了。‘大王，您看我这钩可是好钩?’大王勾践看看这两支钩的确很出奇，命人把吴鸿、扈稽钩放在 库内，赏了老人纹银二百两，老人欢喜而去。您说这事可就得两说着，如果为了国家造钩打败侵略自己祖国的吴国，别说杀两个儿子，就是十个八个儿子也得杀。如果为了二百两纹银把两个儿子杀了，那这老头的心也够残忍的。”济慈把这段来历从头至尾一说，别说甘老侠，就连月台下的英雄侠客，没有一个不赞成济慈和尚博才多学。老侠甘凤池点了点头，其实他早就知道这对钩的名字，但是自己还没有招数，还没研究出来呢。“老侠客，不知贫僧说得对是不对?”老侠甘凤池点点头：“在下才疏学浅，不知这对钩的来历，今天您一讲，使甘某顿开茅塞，您说是吴鸿、扈稽钩，一定是吴鸿、扈稽钩。今天我要拿这对军刃讨教讨教您的双针，不知可否?”“自然可以，弥陀佛。”“既然如此，甘某无礼了。”老侠 甘凤池双手一合双钩，左右一分，一看就知道没招，因此济慈看老侠手拿宝刃，也都丝毫不胆怯。济慈双针左右一分，老侠左手吴鸿钩，右手扈稽钩也分开了。“甘老侠，请吧!”左手吴鸿钩“刷”的一晃面门，右手扈稽钩照济慈胸前便点。和尚一转身，摆双针急架相还，两人打在一处。别看和尚和

几个高手打了几个回合，身手依然很快。甘凤池虽说没有钩招，但毕竟是铜钟叟郝长风的亲传，功夫很深。只见他双钩上下翻飞，舞成一片银山，光华万道，瑞彩千条，跟济慈打了个棋逢对手。也就在这时候，猛然间旁边有人插话："甘老侠，您和高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老朽不才，一时的高兴，也打算斗胆讨教高僧几招，请您住手。"甘凤池见好就收，虚点双钩，转身纵出去，把双钩包好了，往肋下一挎，下去了。济慈捧着双针抬头看，一眼就瞧出来了，来人是东廊下数一数二的人物，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秋田秋佩雨走过来道："高僧，看了半天了，您的武艺真是出人头地，小老儿不才，也要讨教三合。""秋老侠客，您是大名鼎鼎的北侠，武林的前辈，何必客气。贫僧也要免为其难，奉陪您三招两式，请吧。"老侠秋田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拉出宝剑，把剑鞘放在月台边上。这可是当年秦始皇断荆轲的辘轳宝剑。秋老侠一举宝剑，左腿伸出去，右腿微蜷，来个老子坐洞把门封。和尚一分双针，两人彼此道"请"。秋老侠往前一赶步，紫燕抄水，宝剑就抹了过来。济慈和尚往旁边闪身形，举双针急架相还，跟秋老侠展开一场大战。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了，两个人打做一团，不分上下。

正在这时，又有人搭言："哥哥，您先下来，冤有头，债有主，高僧啊，老朽不才，也愿当面讨教。"秋田秋佩雨纵身形出去一看，很不愿意他上来，心想，你侯振远别看我们上来，我们是被朋友请来的，彼此有个担待。你是对头儿，你要上来，弄不好你们两方要出人命啊。可侯振远又怎么能不上来呢？几次三番劳师动众，请来这些朋友为自己帮忙，到

现在济慈把自己的朋友都会了，我侯振远不能指着打手哇。于老侠、贝勒爷也知道振远这个心思，也就不拦他了。侯振远上了月台，秋老侠纵身形封住门户，看看侯振远没言语，把宝剑插在鞘里下去了。心说，你上来，就是仇人见面了。这不是寒拘着火，更厉害了。济慈一瞧侯振远，眉毛就立起来了，心说，别人动手都可以，你姓侯的、姓童的上来咱们得死一个。老侠侯振远一抱拳："高僧啊，费尽这么大的心机，设摆九月九重阳会，不就为的是我弟兄吗？今天侯振远上台了，有能为你尽管施展。"说着，按剑把，伸手把龙渊古剑亮将出来。剑鞘往后一别，一控宝剑，一推颌下的银髯。济慈和尚连连念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对针一摆，双准侯振远的两只眼睛，"刷！"就到了。老侠侯振远白猿献果，宝剑往上一翻腕 子，横着一撩，等济慈往后一撤步的时候，剑走青龙出水，进步中挑；你使绝的，我也使绝的，对准济慈的小肚子就来了。济慈一个虎坐坡，倒出去将近四尺。老侠侯振远一控宝剑："和尚请吧！"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起来了。哎呀！这跟刚才的打法可不一样了，刚才的打法确实是有点以武会友，而到侯振远这儿，就是凶杀恶斗，老侠侯振远真是大名鼎鼎，一百零八 招青龙剑法施展开来，舞成一座剑山相仿，他并不怕济慈。济慈双针的解术全部拿出来，招如涌泉，"呜！呜！"一招挨着一招，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 个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童海川一拧腰就上来了。"哥哥，闪过一旁，待我童林来会斗和尚！"老侠侯振远虚晃一剑纵身形出去，紫面伽蓝佛济慈，怀抱双针往后一撤步，微睁慧目抬头看，海川捧着子母鸡爪鸳鸯钺，虎视眈眈。海川有海川的想法呀，老哥哥于洞海展绝艺掌震济源僧这叫杀鸡给

猴看，震一震铁善寺，杀一杀 铁善寺的威风。现在，侯振远老哥哥上阵会战济慈，他士为知己者死，他上去真跟和尚要拼命了。说真的，济慈不用说把哥哥侯振远扎死，就把我哥哥的衣裳挑个口，我童林的后半生怎么往下混呀！得了，谁的事呀，童海川的事儿，祸到临头须放胆，我得豁出一份儿去。海川想到 这儿，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这才长腰上来。

老侠侯振远很为难，说兄弟下去吧，知道兄弟为人的秉性脾气，上来了，除了死了下去，要不战败了济慈下去。济慈跟我都这么玩命，跟你能不玩命吗？我做哥哥的怎么保证你在江湖路有一席之地，把武术兴出去，自立一门把式。这个时候，他就不能拦了，宝剑还鞘道："高僧呀，我与阁下未能尽兴，现在我弟弟童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前来讨教。""弥陀佛，老侠客不要紧，日后还有机会。"老侠侯振远看了童林一眼，飞身形下来，大家伙儿过来跟老侠侯振远说了几句话。海川捧双钺 过来："和尚，我童海川很年轻，初入江湖，需要朋友的帮忙，今天我就冲着阁下您说了。""弥陀佛，童侠客的事情是你我的，大家不过前来帮忙赴会。""没有别的，今日你我到底要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济慈也不含糊，"刷"地一下分开了双针，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楞"左右分开，大鹏展翅，往前一站跟一只猛虎一样，左手钺"刷啦啦"一响，往前一赶步晃面门，右手钺一坐腕子，麒麟吐书，"刷"的一下，就奔和尚胸前横着扎去。这大月牙子多宽呀，真扎上，就能把这济慈拦腰给截下来。济慈上右步一斜身，左手针一点海川的腕子，右手针"刷"的一 下子，一点寒星，对着海川 的太阳穴就扎。海川上右步也一斜身，左

手钺往起一提，叫“巧摘天边月”，又叫“猴戏月”。济慈往后一撤步，海川上右步肩膀头一斜，右手钺立着，这大牛犄角一样的大钺尖子，兜着济慈的小肚子“噌”一下子就来了。济慈心说，童林哪，好狠呀！横身排步出去，摆双针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在一处。海川八法神钺八八六十四式施展开喽，上中下走三盘，“刷啦啦”亚赛雨打梨花，遍体纷纷，犹如雪盖山川，瑞片扬扬。人家紫面伽蓝佛济慈也把双针夹紧，两个人的僧袍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儿相仿，扭作了一团，绕在了一处。常言说得好，行家看门道，离把儿看热闹。东西两廊下几百位武林的同道，也有高的傲的，也有不成的，也有一般的，都给吸引到月台上来啦，每个人都聚精会神的瞧着，连干杂活的小和尚，都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发愣了。天棚下这么大的地方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全都往月台上头瞧。

济慈跟海川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济慈点了点头自语道：“这个人年轻轻的，奉师命兴一家武术还可以，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两个人动手将近三十个回合，济慈和尚躲过海川的钺尖，往前这么一赶步，双针左右手一端，放在自己的胸前，弓左步一斜身，照着海川的小肚子，“刷”！双针就扎来了。这个时候，海川想，如果我跨步闪身，拿钺一支，左手钺照云龙往前扎他，他再躲过去，我们两个还得打。南北十三省的英雄赴会前来，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呢？看来我跟济慈不是武林的朋友，分明是今世的冤家，生来的对头。得了！我跟他拼了吧。想到这儿，海川把自己的双钺左右手合住了，瞪着眼睛，照着济慈的胸口上，拿这大钺尖子“刷”的就奔和尚扎来，那意思呀，咱们俩人同归于尽。你底下拿针把我扎死

了，我上头的钺也把你扎死了，反正咱们两个的兵器尺寸差不离。这可就寒拘了火，骑虎难下了。济慈和尚一想，嗯？你不接我的招儿，反倒扎我的前胸，看来他是要跟我拼命啊！当着天下英雄侠义在这里，如果这时候，我往外一纵身，那算老僧济慈我怕死贪生。唉！也是我济慈的轮回已到，大限来临。得了！我跟你童林豁了吧！老和尚鼻孔之中一省力，“刷”，奔海川小腹扎来，真是千钧一发。西方侠于成以及众位侠义全看出来了，干着急，因为他们在这月台当中，等到你蹦过来，两人的军刃也就互相刺上了，这两个人也就全死了，危险万分。

就在这个时候，“突”的一声响，原来这月台的当中往上有一个天井儿，周围有铁丝拧的网子，里头镶着玻璃。没想到这铁丝网子，叫人撕开了，玻璃也让人给拿下来了。那地方蹲着一个人。他们两个刚要拼命的时候，这人正下来，这可叫无巧不成书了。也不知道他手里边拿着白花花的东西是什么，“刷”的一下下来了，两手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左手的砸下边的双针，右手的砸上边的双钺。微然一声响，“嚓”！济慈跟海川这手腕子上的腕力足，不然就让人家给砸出了手。风驰电掣，济慈跟海川两人纵身形，各自出去，抬头看，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真看不出来他是个出家人，还是个俗家。这人头上戴着一个孝帽的白布帽子，太阳穴这儿还钉着一个大铜钱，有点儿白麻穗，身上穿白布没边儿的孝袍子，腰里系着一根麻辫子，中衣也是白布的，套着两只白鞋。前额这儿，钉着一块透明冷布，遮住二目。左右手各拿一根哭丧棒，用白纸白穗缠着，两个人的军刃就是被这哭丧棒打下去的。

砸开了两人的军刃之后，大伙儿都一愣神，连贝勒爷都

愣住了。只见这人胸前一部白胡子，左手一提哭丧棒，一低头顺着月台往北走。别人不说，唯有济慈和尚一瞧，脸色一变，撩僧袍，把双针放在香袋里边，也低着头跟着走。下了月台，绕过香池子，对着大雄宝殿的台阶，这人往这里一跪，放声痛哭，真是声泪俱下，“哗哗”的眼泪往下流，哭得厉害。济慈在后头也跪下了，一声没言语。人们都愣住了。海川木在那儿，不是这个人下来打开了我们两个人的军刃，现在我童海川就尸横月台之上啦。

再说老侠于成上了月台，要过来给海川一个大嘴巴，事有事在，你拼命算什么英雄？我好几千里地来捧你，我不是跑到这里来瞧你跟人家抹脖子来的。不但西方侠于爷跟海川争讲，连北侠带南侠这些人全过来争讲。唯有侯振远不过来，老侠明白童林之所以如此，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一死就一了百了，皇上国宝也别要了，二寇任其逍遥法外。贝勒爷回北京，哥哥一点儿事没有，八十多岁回家忍着去。只要我童林没了气了，什么事全完了。有这口气，我给哥哥招来很多麻烦。识性者可以通心，侯振远确实明白童林心缝里的想法。便说：“哥哥们，这是兄弟的脾气，我看算了吧。”二爷侯杰拉着海川直掉泪：“你这是干什么呀？”海川用手给侯二爷擦泪，嘴里直说：“二哥得了。”

那么刚才那个人是谁呀？这么着大家才来到台阶前。西方侠于爷劝这戴孝人道：“这位朋友别哭哇，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们大家伙儿听听，画出个道来，我们大家伙儿看看。这场事情，人命就好几条，您哭管什么事呀？看着我的面啦，止痛吧！悲伤无益啊。”这人不理，接茬还哭。南侠过来劝，北侠过来劝，大家伙儿过来劝，西廊下有头有脸的人也过来劝，

但是谁劝也照样哭。最后贝勒爷说："你瞧你这个人，有话你说，有事你办嘛，你尽哭管什么事？"贝勒爷答言，这人立刻不哭了，擦了擦眼泪，微微地抬起一点头来，上下打量贝勒，然后对贝勒说："您劝我，您要给管这件事，贫僧我就不哭了。"这时大家伙儿才瞧出来，这是个老和尚。"您要不管，我还得哭，哭死为止。"贝勒爷也说得好："你要不哭了，我就管。""请问，您是千岁爷吧？您看西廊下这些人，要帮着铁善寺跟东廊下干，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千岁爷。"就这么一句"千岁爷"，西廊下吓跑了好几个。"哎哟，这是千岁老爷子，愿不得人家那么横呀！咱们还跟人家打呢？"贝勒爷忙问："哟，和尚你怎么知道我呀？"这时候西方侠于成搭茬了："爷这一次来到西南，微服私行不能跟大家伙儿倡明。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第四皇子，分府固山多罗贝勒府胤祯贝勒爷。""弥陀佛，贝勒爷，您给说和说和管管这件事儿，如果您给管，老僧就给您磕头道谢啦。"大家伙儿都用一种尊敬的眼光看着贝勒爷。贝勒爷说："你先起来，你是谁我还不知道。"傻小子于恒在后边搭上话了："我认得他，他，他就是那个'水晶和尚'。"噢，这时大家伙儿才明白，他就是极乐禅林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

原来巧手路地仙王恒走后，打发于恒也走了，老和尚也不想在这儿呆了。金面韦陀法正可劝："恩师啊！您看济慈、济源这二位当家的，这是要干什么呀！""徒儿啊，铁善寺数百年清静禅林，武林一代一代往下传，眼看着就要断送在济源、济慈之手。说真的，济慈尤可，但是这个济源，秉性暴烈，认人不真。唉，师父我没法劝啦。你给我到山下做身孝服去吧！""师父，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离开铁善寺啦，

我把铁善寺交给了他们俩，他们俩没管好，难道说为师没有责任吗？他不就是地雷一响，尸骨全 飞吗？为师要跟铁善寺同归于尽哪。”法正再劝，怎么也劝不了，没有办法，只好给老师做了这么一身衣裳。然后把这鹿角棒用白纸白 穗粘好了，又做一个孝帽子，拿包袱包好。正日子这天，老和尚来得早，功夫好，来至在硬架天棚顶儿上，到了这天井的旁边，施展鹰爪力，把铁丝网子给拆了，然后，把这玻璃窗摘下两扇来，把孝袍子穿好了，在这儿瞧着，什么时候你们点地雷，什么时候我跟着一块死。但是没想到童林跟济慈要拼命，这可不成，老和尚下来，用鹿角棒把两个的军刃给打开了。今天这场事要打算能和好了，要把事情办平和了，我铁善寺 不吃大亏，只有那位贝勒爷从中说和才有希望。所以，老和尚哭，哭 的是几百年的清静禅林完了，也希望贝勒爷趁这机会过来，贝勒爷果然来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这才站起身来，重新给贝勒爷见礼。贝勒爷问：“老和尚，你既是出家人，穿着一身孝服，这是什么意思呀？”“贝勒爷，老僧是铁善寺前任住持，济慈、济源是我的师侄。我真没想到把这几百年的禅林交给他们两人，竟获罪于天。老僧只是请贝勒 说和此事，不管铁善寺吃多大亏，只要天下英雄侠 义不再跟铁善寺计较了，也就既往不咎，借着贝勒爷的金面，这件事情就算完了，请贝勒爷说句话吧！”“噢，你叫什么名字呀？”“您要问，老僧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噢，你是水晶长老，看起来你是罪魁祸首呀！”“哎，贫僧承认。”“那么好吧，你先把孝服脱 了。”老和尚这才把那身孝服脱掉，里头还是他那身僧装。大家伙儿一看，确实是有个份儿！贝勒爷说：“既然让我了结此事，本爵就跟你聊一聊。得了，大雄宝殿也坐不下，咱们就在月

台左右吧。”

小僧众一通忙，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调摆好了，二三百位武林道的英雄完全都坐下。济慈也坐在老和尚的背后，一句话也不说。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坐好揖手打问说：“贝勒爷千岁，刚才杀人流血这一场恶杀恶斗，眨眼之间烟消雾散了。千岁爷，您给我们两造了一了吧。”“亚然和尚，你要让本爵管这件事，本爵说话得算数。如果本爵说出话来，你们不服，你们不干，那我就不管了，事有事在。”“千岁呀！您一句话重如泰山，俗民凡夫哪个敢不 尊呢？请贝勒爷把事情给我们了结的平平服服、四水相和，老僧纵然圆寂，也承恩地下呀！小小的铁善寺得罪武林，贫僧也担不起呀！”“亚然和尚，这也确实是你的心里话，好吧！我提出几条来，你可以听听，你如果认为这么办可以，我就给 你们了结这件事。如果你们认为不可以，大家再从长计议。于老侠，你们老几位也都听着点。”“贝勒爷，您老人家说吧，我们都在这儿洗耳恭听。”

“好，第一条把所有地雷的地道口尽皆填平，别认为你们埋了地雷，准备把所有赴会的英雄尽皆致死在此。你们为了一己私念私愤，做害理伤天之事，老天不容，不想这件事已经被我们傻小子于恒把地雷给破了。按佛家的‘不二法门’，按侠义道‘天下武林是一家’的宗旨，你们两下弥兵罢战，取消有截滞，今后无论哪一方，无故挑衅，按侠义道的规矩惩治，按朝廷的法令也不宽容他。这头一条就这样，你们要是同意了，取来纸笔，本爵我给你们写上一块匾，四个大字‘武术化一’，红花白藕 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悬挂在大雄宝殿内以志今日之事。你看这头一条怎么样呀？”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点头说：“爷想得太宽了，贫僧感激不尽，请问您这

第二条？”“第二条大家听着，所有的死者，有家属的灵柩，给人家运回原籍，没有亲属的就地深葬，丰丰盛盛办理。你们这里即有和尚也有老 道，超度亡魂念经放焰口，全都可以。受伤的给人家医治，这笔钱由你铁善寺负责。”于爷心说，您当然向着海川，不能让童川拿一个子呀！再说，他家就有四十多亩地，他也拿不起呀！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点头：“可以。”“于老侠，您看这第二条怎么样？”“贝勒爷高明！哈哈哈，好，我赞成。”海川也不言语。“第三条，根据本爵所知，你铁善寺鞭长莫及，有很多弟子背着你铁善寺的方丈，在外边做些不法之事。就拿太湖中山狮子寨孟恩这些人来说，他们是无故劫镖，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双方争斗起来，引起杀人流血的事端。清云寨罗烈也是这样，不分是非一口咬定跟海川有仇，隐藏钦犯，这样，他的山寨被火焚毁了。可金银乱石岛就更厉害了，因为侯振远抓住罗烈等人，罗烈也在这儿，真要灭你铁扇寺的大门，他们三个人焉有生理，怎么济慈和尚就不多想一想呢？山寨被焚了，清云寨也完了，你们兄弟被释放了。金银岛就不是这样啦，马彪等人不但隐藏了钦犯，还敢隐藏云南府十八条命案的主犯陆寅、陆丰这些绿林的败类。水晶长老，你是高僧呀，上三门的弟子，干这个事你说该杀不该杀呀？”“应该跟采花贼一律同罪。”“水晶长老有你这句话，本爵我就不生气了。可是他们呢，拒捕钦差，要利用达摩堂致三侠于死地呀！可是怎么样呢？九家寨主身遭惨死，话虽如此，这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虽然是他们不好，可是你铁善寺不择人而授，技艺传与匪类，你们的 方丈纵弟子行凶作恶，才招出这些事来，怎么能怨童林呢？不错，海川是我的人，可我这人向理不向人哪。海川跟你铁善寺风马 牛不

相及，谁也惹不着谁呀？但是你们无缘无故的就把罪名加在了海川的身上，我希望你们在铁善寺严加管束，这些弟子如果屡教不改，怙恶不悛，将来一定按清规治罪。我希望你们铁善寺选择一些正大光明、心地善良的后生收录门下，以使香烟继续、发扬光大门户。”“弥陀佛，贝勒爷您嘱咐得太对了，您说太好了。铁善寺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呀。”贝勒爷回过头来又问于老侠：“老侠客爷，你看怎么样？”于老侠说：“贝勒爷，您这是给铁善寺的门人弟子留下一条光明正路呀！贝勒爷，您修好呀！”“哈哈哈……老侠客爷过奖了。”贝勒爷继续对亚然和尚说：“第四，今后你要派妥当弟子到金银烂石岛去，跟人家官府合作与放进来的黎明百姓，一同开垦山荒，治理金银烂石岛，修理达摩堂，真的要把达摩堂修理好了，还让你的后代作为习武之地，保存古迹。”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点头：“贫僧谢谢贝 勒爷。”“第五条，等到济源伤好了以后，就把他兄弟二人送到嵩山少林寺学礼三年，如果有了成效，再让他们重回狐儿山重掌铁善寺。”“是！贫僧尊命。”“第六条，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的极乐禅林，由你的弟子法正掌管，你本人再到狐儿山重任铁善寺的住持。第七条，在场请来的百位朋友暂时住在你的庙里，但是我要恭请大家伙儿帮助我们童林办理八卦山，所有的这几百号人，人吃马喂一切费用都由你铁善寺负责。”于爷差点乐出来，没好意思。嘿！，这贝勒爷怎么想出来的，有这么句话“和尚吃十方啊！”可是这贝勒爷要吃和尚，贝勒爷比和尚都厉害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再者说了，这些 人吃童林，打杭州起身形，这一路之上，在哪儿住着，海川都没少给路费，就是一个九月九重阳会包人家滇南客栈，这点钱就没了。这二三百口子再吃海川，那哪

儿行呢？不行就吃铁善寺，铁善寺有钱呀！

人家贝 勒爷把这所有的道儿，这么一提，大家伙儿没有不服气的。“噢！爷，您还有吗？”“我就这么七条，应了，咱就办，不应呢？你们大家伙儿说出来咱们再商量商量。”亚然念佛：“别的都好说，只是我是出了庙的和尚子，我怎么还能回来呢？再住持铁善寺不太好吧？”“这个由本爵我来做主，你只管到铁善寺身为住持，将来本爵回京以后，叫京都的僧绿司给你下一纸牒书，到了藩台衙门的僧刚寺，再由僧刚寺转发到府里的僧政寺及县里僧会司证明此事，你看如何啊？”老侠于成一躬到地：“贝勒爷的明鉴，看起来这件事要化干戈为玉帛，化吴越为一家，化险为夷，我们绿林道彼此又成了一家人了，咱们把前嫌捐弃。贝 勒爷，我给您道喜。”亚然和尚也过来道：“弥陀佛，老僧给您磕响头了。”又 问济慈道：“你还不给贝勒爷磕头 吗？”济慈也傻眼了，过来跪倒磕头：“弥陀佛。”老侠于成接过来一伸手，把济慈搀起来道：“当着贝勒爷，咱们还得多亲近，有道是不打不成交，所差的是我百零 一岁的老人对不起令师弟呀！”“您替我济慈、替我的前辈管教了我的师弟，感激有恐不及，您这一巴掌啊！直教育他了。”“嘿！夸奖，我净这么教育人，我可担不起！”

侯振远跟童林赶紧过来了，跟济慈和尚拉住了手：“得了，大师傅，贝 勒爷今天说理说得很透彻，所有钟山寨、狮子寨、清云寨、金银烂石岛的事情与我兄弟无关呀，你的弟男子侄都在呢。”“二位侠 客，不要再提了，这都是我师弟一人之过，依着老僧就不让他干这个。尤其地雷这事情，这是得罪天下英雄的事情。贫僧一一道谢，请罪了。”亚然和尚跟大伙儿见面，这就又算言归于好啦。于爷可问：“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是

前辈，贝勒爷说得这几条，如果您全答应下来，那么就请您准备回汉两教的饭食，太阳都过午了，大家伙儿可有些饿了。”亚然和尚应允，然后让僧众们预备床铺，给大家准备铺盖。好在铁善寺是十方常住的庙，经常有几百和尚吃喝，这不算什么。马上把东西配殿收拾出来，还是分开了住，各找自己好的厚的，到时候分开了吃饭。

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又去看了看受了伤的门人弟子，并申斥了济源一顿，还有孟恩这些人，然后把尸体埋了，把山外头的席棚也都拆了，把所有没有用的人也打发走了。武林道的宾朋都在这儿，这多好啊，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高谈阔论，大家吃完了饭，稍微休息，可就掌上灯了。穿云白玉虎刘俊这才查点东西，这一查点，把他吓坏了：“哎哟！怎么我那包袱没了？”

原来东配殿的门开着，里头有的是地方，大家伙儿休息便坐，把东西都放在东配殿。每个人的包袱全有，就是刘俊的包袱丢了。他脸也吓白了，汗也吓出来了。这张鱼皮、鱼眼珠子值多少钱都不要紧，这里头有海川的海捕公文慎刑司发下来的龙批大票啊！也就是官凭文书啊。

刘俊流着大汗找着师父说：“师父，坏了！”“怎么啦？”“咱们那龙批大票跟那墨鱼皮的包袱丢了！”“那怎么能啊？怎么丢的？”“不知道呢，好像白天我看着还有呢，晚上我要找身衣裳，一检查 没有了。”这下海川可抓瞎了，贝 勒爷侯老侠走过来问：“海川，怎么啦？”“唉！”海川事情一提，侯老侠忙说：“别嚷嚷，双方已言归于好。但是铁善寺那边请 来的好多人，不见得里头都是好人，良莠不齐，他们盗这个包袱也没多大的用处，等咱们消停一天半天的，跟水晶长老亚然

和尚提出来，让济慈和尚查一查。千万千万别嚷嚷，一嚷嚷出去坏了。”贝勒爷也说：“不要紧，沉住气，都不成了还有我呢。实在不成咱们骑快马赶奔北京城叫何吉到慎行司再办一份来，不要紧，别着急了。”大有伙儿到时候都休息了。

第二天起来，吃完了早饭，一部分人在大雄宝殿，一部分人在东配殿。贝勒爷 这部分人全在东配殿，连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带济慈这些人全都在这儿陪贝勒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门头僧进来了：“哪位是童侠客呀？”海川一抱拳：“我是。”“还有一位千岁爷？”“是呀！不错，本爵就是。”“噢，外头来了一个人，一定要跟您见个面，说有要紧的事跟您商量，定要面禀。”“噢，谁呀？让他进来吧。”门头僧转身出去，时间不大领进一个人来，大家一看这人四十多岁，宽宽的肩膀，一身蓝，绢帕缠头，青胡子茬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长得挺端正，系着绒绳，肋下佩着一把刀。走过来就给贝 勒爷磕头：“千岁爷，恩人，童侠 客爷，我给您磕头了。”海川赶紧伸手相拦：“快起来，与阁下素不相识，你怎么……，有事吗？”贝勒爷瞧出来了，还是贝勒爷好记性，说：“海川，你怎么把他忘了，这不是爬山虎赵胜吗？”“噢！”海川这才想起来。当初贝勒爷和海川背着海捕公文，送单刀拐奔山东，走到清河油坊镇有个卖艺的，贝勒爷赠他钱让他走，海川跟贝勒爷才住在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李老侠的英雄把式店，打了李老侠的二儿子的就是这爬山虎赵胜。“想起来了，你是赵壮士。”“不敢当，正是我赵胜。”“你怎么上这儿 来了？”“唉，贝勒爷，童侠客爷，您赏给我钱以后啊，我就十分不落忍啊，我暗含着跟了您一程，一直跟到巢父林才知道您是贝 勒爷，童侠客是王府的教师爷。后来我跟您到杭州才知道童侠客献艺 贺

号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有个师弟是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的，他在后山看菜园子。我从杭州来到八卦山，渡过南盘江进了山，跟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见着以后，提出我的师弟来，八庄主赏饭吃，让我跟我师弟在后山菜园子一块儿种菜。但是，我对贝勒爷的恩德永远不能忘啊，我知道贝勒爷，侠客爷由杭州往这边来，到八卦山要请国宝，提拿两位少庄主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鳖吴智广，为这个我这次才来。贝勒爷，侠客爷，现在由二庄主胡庭胡元霸下山，把韩宝、吴智广、国宝完全都找回来了，这两个人已然回到八卦山。我特意告个病假坐船出山，来铁善寺给贝勒爷侠客爷报个信，请您赶紧深入八卦山，可能请出国宝，拿住二小。我还不能在您这儿呆着，唯恐走漏风声。”说完了以后磕头：“如果贝勒爷，侠客爷没有什么吩咐，我就走了。”贝勒爷：“好吧，不就是这事吗？我可得谢谢你呀。”看起来得罪一个朋友多堵墙，交一个朋友多一条道，爬山虎赵胜泄机八卦山，这不是大好良机吗？赵胜走了，童海川把他送 出山门外。

打发赵胜走后，大家伙儿研究这事。海川可说：“爷，赵胜知恩报恩，这个人可不错，既然群雄都在这儿，人多力量大，二小回来了，咱们就应当去八卦山哪。”，贝勒爷点头：“对！”唯有北侠一摆手：“海川，你先等等吧，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贝勒爷跟你在清河油坊镇给他俩钱，他很感激。那么这次赵胜来，是真的是假的你能断定吗？”大家伙儿一想，可也对呀，万一赵胜是李昆打发来的呢？咱们到那儿不是羊入虎口吗？”秋老侠说：“这不是贝勒爷在这儿，大家也在这儿吗，一会儿愚兄收拾东西，去趟八卦山。我跟李昆又是很好的朋友，我师弟法禅又是那儿的四庄主，再

说以往我也经常去，我去了八卦山以后，打听到的真实 事情，然后我设法给你们送出信来，你们再去。贝 勒爷跟大伙儿商量商量怎么样。”贝 勒爷一听，忙说：“还是集思广益好呀。秋老侠说的太对了，就该这样儿，那我们就拜托了。”侯振远也一抱拳：“哥哥，那您可就多受累了。”“哎，自己弟兄何必客气呢？”老侠秋佩雨准备好了东西，直接赶奔八卦山。

第三十二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上回书说到，群雄聚会铁善寺，爬山虎赵胜报恩雍贝勒。泄机八卦山，韩宝、吴志广两名钦犯都已回山。赵胜走后，大家有些举棋不定，秋佩雨要去八卦山探听虚实，贝勒爷他们也都乐意。秋佩雨带好大宝剑，离开狐儿山铁善寺。

海川送到山门外："哥哥，您可多保重。""这你放心，我跟他们都有交情，什么危险也没有，你们千万千万可别着急，听哥哥我的好信儿吧！"说罢，秋老侠客顺着山道往下去，越过蜜蜂岭，出山口往北边方向，直奔八卦山去了。

半月已经过去，仍然查无音信。海川早就等急了，干脆请示贝勒爷："大伙儿一起去吧。"贝勒爷说："这可不行，你知道秋老侠在里头怎么个事?万一秋老侠在里头都准备好了，没法通出信去，咱们冒然间一去，就把事情破坏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想了半天道："弥陀佛，贝勒爷，众位老侠客，贫僧我倒有个办法，说出来大家伙儿听听，看看成不成。大家伙儿来到铁善寺，八卦山不可能不知道，说秋老侠在八卦山出了问题，我想不可能，一定是在里头绊住了出不来。这么长时间，天气逐渐寒冷起来，贫僧的意思，是不是侯振远、童海川二位侠客写一封信，只是问候问候李昆李太极。最好写的不痛不痒，就说我们哥儿俩已经到了铁善寺了，因身体不适，未能到贵山前往拜望，最近我们准备前去，不知八位庄主可肯赐教，您要乐意，请您给我们来封回信。就这么个意

思。最后派个人，这个人最好精明强干，到了八卦山以后，察颜观色，见着或见不着北侠，就通过言谈举止，探出点消息来，查出点冷暖来。这样回来，咱们大伙儿就可以办了。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这好不好呢？”贝勒爷一拍手道：“于老侠，众位侠客，高僧出的这个主意很好啊。”“好，既然如此，我就写信。”老侠侯振远写信，笔走龙蛇写完了，念了念，大伙儿一听，没有什么破绽，装在信封里，外边写着面呈大庄主李昆太极公亲启，下面写“内详”。海川拿着这封信，看了看大伙儿，问：“谁去送书信好呢？”

这时候。从众人背后转出一个人来：“师父，您看弟子能去吧？”大家伙儿一瞧，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心里都直嘀咕，刘俊是童林的大徒弟，捉拿盗国宝的就是你童林，现在你的徒弟去八卦山，这里就有很大的风险啊！海川看了看刘俊，刘俊乐呵呵地往那一站：“师父让我去吧。师大爷，让我去吧？”老侠侯振远一捋银髯，问：“俊哥，你要去吗？”“师大爷，我师父的事情，弟子应当前往呀。”西方侠于成看了看他说：“爷们，别人去还好，你去八卦山可有危险呀。”“大爷，为我师父的事情，担点风险也不要紧，话说回来，两国相争不伤来使，何况我们武林同道的规矩呢，李昆李太极也是当代的名家，人家怎么能办出这事来呢？”贝勒爷说：“这么办吧，就让这孩子去吧，锻炼锻炼，阅历阅历也未尝不可。”“我想也没什么危险，不过到那儿多加小心就是了。贝勒爷、众位师伯、师父、你们放心吧。”刘俊把信接过来，准备明天一早送去。

天黑的时候，阴云密布，大雪纷飞。说 云南那地方 还下雪吗？这也是山区呀！阴晴不定啊，冷极了，第二天清早，刘

俊起来，揣好了书信，把军刃放到家中，寸铁不带，打东配殿出来，呀！一阵风吹来，瘦小的刘俊不由地打了个冷战。这雪虽然小，可下了一夜。林如雪海，山里头一片皆白。刘俊打个寒噤又回来了，打开包袱找了一件衣服穿上，就下山了。通过蜜蜂岭，出南山口往西走，一直来到西头，顶风冒雪直奔西北八卦山而去。

超过十八棵杨树，就到了南盘江的江岸——八卦山入山路口的“金家渡口。”一江之隔，北面就是八卦山。江水甚狂，山似银装，林如玉簇。

刘俊知道金家渡口有一个“金家酒店。”金家酒店是八卦山的耳目，你要进山，人家就得给你准备渡船。他溜溜达达的往前走，各处寻找。猛然间，风吹酒旗，小英雄抬头一看，上头写着四个大家“金家酒店”。刘俊寻着旗子来到金家酒 店的门口一看呀，竹子编的栅栏门圈着看不见的江水，可江水的声音牛吼一般，就在这金家酒店的后头。院里的雪堆成了几大堆，竹篱门已经开了半扇。进去以后，东西房，还有北房，北房挂着厚厚的毡帘，上头两个白字“酒店”。院里头很清静，地方很幽雅。

刘俊掸了掸身上的雪，跺跺脚，一挑门帘进来了。屋里头显得温暖如春，半人高的大炉子，炉子上头有架，架上头有头大铁锅，锅里头很多的开水，冒着热气，好多 把酒壶盛满了酒，都在铁锅里放着。北面有个避风阁，可能是后门。外头也有一个避风阁，周围一圈金漆的八仙桌和金漆的椅子，当中有张桌子，桌上蒙着 雪白雪白的布单。大清早，现在还没有喝酒的。靠西面那儿放着好些个货架子，上头摆着各种凉菜。一进门靠西有个万字栏柜，上头一坛一坛的酒，有红标

签写着黑字，什么“女贞陈绍”、什么“运年花调”，坛子上头是红木盖，一个大将军帽的疙瘩，红布垫。酒提、酒碗、还有很多的酒壶，酒 杯码着一排一排的，桌上放着账簿和文房四宝。桌里头高凳上坐着个人，右手曲肱而枕，攥着拳头，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哧呼，哧呼……”睡着了。刘俊来到这栏柜旁边，伸手轻轻一拍：“掌柜 的，掌柜的”。“哎，唉呀，咳！——”两只手这么一张，揉了揉眼睛：“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来日迟迟。阴着天哪……”哎，刘俊心说，这位是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啊？等这人一展身形，跟刘俊一对眼光，刘俊才看清这个人，大高个，肩宽背厚、身上穿着绸子的棉袍，夹裤皮套裤，脚底下是踢死牛的鞋，腰里系着青抄包，外罩一件火狐腿皮斗篷，红缎子面的。两道花纹的眉毛，三道旋，斜飞入天苍。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个豹子似的，狮鼻阔口，大嘴岔，一对元宝耳，连鬓络腮的胡子茬，一脸的白圈癣，一龇牙一咧嘴，还挺喜欢人的。“哈哈哈……喝酒呀，请坐吧”。“我不喝酒，我跟您打听一下，这是金家渡口吗？”“不错，这就是‘金家渡口’。”“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就是金家酒店了。”“不错，你找人哪还是喝酒啊？”“我不喝酒，我跟你打听个人，金家酒店有两名掌柜的，叫金钱豹金荣，爱叶花斑豹金亮，金氏昆仲在不在酒店啊？”“噢，你贵姓呀？”“我姓刘叫刘俊。”“从哪儿来呀？”“狐儿山铁善寺。”“噢，刘俊，哈哈哈，你外号叫穿云白玉虎吧？你的令师就是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对吗？”“哟，阁下，您怎么知道啊？”“哎，与铁善寺有关系的人，我们八卦山全知道。不瞒少侠客你说，我就是金荣，就是金家渡口掌柜的。”“哟，原来是金寨主，久仰久仰！”“别客气，请坐，请坐，我

给你拿壶热酒，你先喝点。小兄弟，你一定有事吧？”“洒，我是不喝了，我可以坐这儿休息休息，顺便跟您谈 谈。”“好，好，坐坐坐，喝点热茶。”“茶也不喝。”“那么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呀？”“金寨主，我奉师命打算进趟八卦山，面见八位庄主爷，投递书信。”金荣低头沉吟一下道：“依我看哪，小兄弟，你小小的年纪，一派英雄气概很不错。你也知道，你师父童侠客跟我们八卦山有切齿之恨啊！”刘俊看金荣是个口快心直胸怀坦荡的人物，就说：“不错，是啊。”“你去了很不方便，依我说，你把信拿出来交给我，你就别管了，回去吧。年轻轻的，别冒这么大的风险。”“谢谢金寨主的关照，不过来的时候，我师伯侯振远、我师父童海川谆谆嘱咐，让我必须亲眼见到八位庄主爷投递书信，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哈哈，好呀，你把信拿出来我看看。”“好。”刘俊把小包袱打开，把信拿出来，往上一递，金荣把信拿过来，掏出信瓤一边看一边点头：“嗯，不错，不错。”叠好了，放在信封内，交给刘俊，刘俊把信包好，又背了起来。“你看明白啦？”“没有啊。”“你不是看了半天吗？”“哈哈，我不认字。”“咳，我刚才听您念三国里的大梦谁先觉的诗，我以为您识字呢。”“啊，听人家说的，下着大雪有点意思，这叫即景吟诗，所以我才念那么几句，其实我呀，瞎字不识，兄弟，您原谅。”刘俊也感觉金荣这个人快人快语，还真有点意思。“那么，能不能给我找只船，我进趟山啊。”“可以，可以，来来来，咱们走。”“哎呀，你先别去呀，你这酒店没人，马上该上酒座啦。”“没有，没有，就是有也得赶跑他，不伺候，只有兄弟你来，我才伺候呢。”“谢谢您，您这买卖做得大。”“来，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奔后门去了。

出后门就是南盘江。只见浪光急湍，急流澎湃，水天一色，薄薄的小雪下到江里头就看 不见啦，“哗……”水流得很狂啊！船顺着芦苇的小路划，不太好走，有点发软反浆，俩人一直往北奔江岸。在芦苇的深处紧 靠江边，有一个大亭子，亭子挺宽敞，也有地方坐，两个人来到亭子里头。这儿有弓，有箭，就看这金荣把弓拿起来，撑起 一只箭来，认扣填弦，“咯扎 扎扎……。”弓就拉开了，“嗖！”这箭出去带响，原来是响箭，也不知道这只箭到了什么地方。老半天的功夫，“刷拉拉……”，来了一只快船，一个掌舵的，两个水手，上面有马扎，拿着这只箭回来啦！等来到亭子跟前，小船停稳，系好缆绳。刘俊道：“有劳金寨主头前带路。”“走走……。”两人手拉手上了船，解了缆绳，一篙儿支，“刷啦啦”这只船乘风破浪，横插大江，一直往北就下去啦。

直到山口，来到船坞以后，小船停好，二位一前一后上了岸。刘俊说：“金寨主，呆会儿我们还回去，你在这儿等着。”金荣道：“冷吧兄弟，你要冷到船里坐会儿，暖点酒吃点点心，肚子里一有食就不冷了。如果你真的不冷，咱们就一块儿走。”“你放心，金寨主，我一点都不冷，您的盛情招待，我心里感到很暖和。”“得啦，兄弟，我这人待人不怎么样，您呢也别夸，哈哈……走吧！”

两人说说笑笑，顺着山口就一直往北了。山越盘越高，来到山上头往里走，到了九宫八卦连环堡的南门。刘俊这么一瞧，可就有点晕了，门不大，红门，前出一步廊，有几根抱柱，门口站着几个垂手侍立的家人，等进来以后，刘俊再一瞧，八角的房子，八个院，八个门，每个门都跟进来的这个门一个样，通过这个院里的一个门，再往里头走，还是八角的院子，

八个门，这门全都一个样，再到那个院子里一瞧，还是一样，也瞧不见周围的墙，所以是九宫八卦连环堡。外面八卦加中央戊己土为九宫，八八六十四层院子，人家是按八卦头来的。当然金荣是熟悉的，不懂得的你进不来呀！你往哪边走都是一样，一点都不差。他们走的是正南门。金荣道："小兄弟，你候一候，我给你回禀一声。"金荣上台阶儿，挑毡帘进去，一会儿的工夫出来了："小兄弟，我家庄主爷有请啊！""有劳金寨主头前带路。"两个人一前一后往里走，有家人把毡帘撩起来啦。从大厅往里一看，嘿，人可不少啊，但是刘俊都不认得，不过韩宝，吴智广也在内，足有一百多人，高矮胖瘦，丑俊不一，一个个一派英雄气概。正面有二十四扇落地围屏，南绣平金、五子夺魁、讲究极了。这个围屏周围雕刻的玲珑透剔，都是硬木的。迎面有个长条的案子，上头有文房四宝，案子后边有一把金交椅，可没人坐。上垂 首一排，有四个硬木茶几，茶几后有四把罗圈椅，坐着四位。下垂首有四个茶几，茶几后有四把罗圈椅，跟上垂首一样也坐着四位。

上垂首头一位站起来是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面似银盆，微有皱纹，七十多岁，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炯炯发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衬，微然有点谢顶，一部银髯苫满前胸，笑容可掬，正是大庄主方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靠着李太极的茶几下椅子上坐着个老头，白胡子茬，没有李昆高，猴型脸、窄脑门、扁腮帮，也有七十来岁，肋下挎着一口刀，正是八卦山二庄主，铁臂猿胡庭胡元霸。三爷姓任名光字志远，外号单鞭将。大个儿，紫脸、白胡须，白色的小辫，也是有七十来岁，也系着绒绳，肋下可没带着军刃。末一个大个儿的和尚，身高得有九尺开外，肩

宽背厚，虎体熊腰。锃光瓦亮的头顶、明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喝！好样子啊，身体高大，憨壮魁梧，穿云白玉虎刘俊明白，这个可就是头次杭州擂，我师父掌震的法禅，铁臂罗汉。

下垂首一排四个人，第一个，也真有个相儿啊，大高个儿，深跟窝，黄眼珠，大鹰鼻子，大嘴岔，花白胡子，花白小辫，一身蓝，这是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

六爷，黄白净子，花白胡须，花白小辫，很识文墨，叫宝刀手汤隆汤茂海。

七爷瘦小枯干一身蓝，稀眉毛，圆眼睛，鹰鼻子，薄片子嘴，薄片子耳朵，燕尾胡，一条小辫儿，叫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

最后一位，中等的身材，一身银灰，三缕墨髯胸前飘洒，修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松三把一条大辫，看得出来为人公正，忠厚之至，他就是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在李昆李庄主的背后，有个硬木茶几，也是一把罗圈椅，端坐着自己的师伯父，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田。刘俊心说，敢情师大爷在这儿入伙啦！

金荣进来以后，一躬到地："启禀大庄主，现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的弟子，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的师侄穿云白玉虎刘俊，前来拜见。""噢！"老头儿一点头。刘俊把小包袱解下来，双手交给金荣："你给拿着点。"金荣心说，这是干什么？金荣把小包袱接过来啦。刘俊整了整衣襟，躬身施礼："大庄主、诸位庄主在上，小子刘俊大礼参拜。"英雄推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少侠客，免礼平身。"刘俊站起来乐嘻嘻的，真有个相儿。北侠心说，我们爷们往这一站，就

把你们八卦山的弟男子侄一百多位给比下去啦。你们这儿哪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呀。

李昆李太极捋着胡子，微耸眉头一看刘俊，小孩是漂亮。这小孩啊，一点亏都不吃，他要给我磕头，礼之所至，这是应当的，不管多大的仇，作为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给我磕头这没什么说的。可他把小包袱放下来，这里头就有说头了，八成他师大爷侯振远跟他师父童林写的信在这小包里呢。他要背在身上给我磕头，也等于他师大爷侯振远，他师父童林给我磕头了。我给你磕头成，你是长者，我师大爷跟我师父童林，能给你磕头吗？嘿！好小子，你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好！我非斗斗你。

“小侠客，冒着寒风大雪来到八卦山十分不容易，恕我李昆没有迎呀！”“老 侠客，奉师之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风雪再大，理应前来，老侠客何必客气呢？”老侠秋田坐这儿琢磨，我今年八十多了，一辈子说话拙嘴笨腮的，这小孩刚二十来岁谁教给他的？说出话来又肉头又好听，滴水不漏，将来有出息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又听李昆向刘俊发话道：“少侠客，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哪？”

“老侠客，奉我师伯和我师父之命，面见庄主爷，投递书信。”“噢！好好，把书信呈上来，老夫观看。”“是。”刘俊这才从金荣手里把小包拿过来打开了，腰里一系包袱皮，往前一赶步，双手一递把信交给了李昆。

老侠 李昆一伸手把信拿过来。拆信得有规矩，如果长辈来信得从上头拆开，如果晚辈的来信，就应当把信封的下头拆开，如果朋友来信，撕开两边。李昆把这封信两边一撕，把信拿出来，展开云笺，往这儿一放，右手捋着胡子，乐呵呵

地 看信。看着看着不乐啦，再往下看，绷脸了，再往下看，“唰！”胆气壮肝，怒容满面，“啪！”的一拍茶几，茶几上的茶碗盖儿差点掉地下跳舞啊！“哼！侯振远，童海川真乃大胆，我两个孩子盗了国宝，斗的是他兄弟二人，不敢到我山中来，铁善寺敲山震虎，现在又以文字相戏，藐视我李昆无能啊！来人哪！”呼啦一下子四五个家人都过来了。“把刘俊给我绑起来！”好嘛，抹肩头拢二背“刷、刷、刷，”五花大绑把刘俊给我捆啦。“推到大厅前就地正法，杀了！”刘俊一瞧，心想，你是成名的前辈，我刘俊来到你八卦厅没有失礼之处，到现在你因为跟我师父、师大爷有仇，你要杀我，我姓刘的不能含糊！刘俊一瞪眼：“闪开！我自己能走。大庄主啊，要杀便杀，何必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哟，李老侠心说，他怎么骂上了。“杀有什么关系，剐有什么关系？我不怕你！”小英雄大踏步往外走，大厅以内没有一个搭茬的。

北侠高声喝喊：“刀下留人，别杀！”家人把刘俊推到大门口不往外推了。李太极回头抱拳：“哥哥，你怎么管我山里头的事啊？”“贤弟，愚兄不敢，这是你山里头的事。但是，因为你杀的这人是我师侄，我不能不说话。我想师弟是个明白人，刘俊此番奉师伯师父这命前来下书，要怕死他就不来了。人家侯振远、童海川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你跟侯振远有仇还不到这程度呀！先斩来人，将来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望贤弟三思，愚兄只是把这道理讲清了，杀与不杀在于贤弟。”“喝……把小侠客推回来。”刘俊把脸绷得跟石板一样，一点笑意也没有，满脸瞧不起八卦山的这些人。北侠心说，爷们儿，你算行嘿！好胆子！老侠李昆亲自起来，把绑绳解开，然后对北侠秋田说：“哥哥，

我看小侠客仪表非俗，可谓将门虎子，我怎么杀人家孩子呢？我是试试这孩子的胆量，此子果然面无惧色。哈哈，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雏凤清于老凤声，罢了，童海川能有这样的徒弟，将来不难名满天下。”刘俊一听，脸上赶紧回嗔做笑，一抱拳：“老庄主，晚生知道您跟我闹着玩儿呢，所以我才显出不胆小来。真要您老人家一定杀我，我也是怪害怕的呢。”李昆心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绝不让你的话落在地下。老侠客这么一想，鼓着腮帮子充胖子，问道：“噢，少侠客，你吃过饭了吗？”啊！刘俊明白了：“老庄主，真是的，来的时候吃了点东西，冒着风寒几十里山道，我这肚子又空下来了。您不提还好，您这么一提，我真觉有点饿了呢！”北侠心说，好孩子，咱们走哪儿吃哪儿，行、行、行，不能含糊。北侠坐在这儿，也不言语。“来呀，就在大厅前摆宴！”时间不大，放好了桌子，摆下了板凳。然后，丝溜片炒，摆了这么一桌子，酒也给热好了，酒杯往这儿一搁，六个大馒头，一个足有五斤，连吃带喝全有了，刘俊作了个罗圈揖：“我不让诸位了，我先吃啦，你老庄主，您看过书信，给写封回信，我好带回去。”“这个你尽管放心，我说话就写。”但李老侠就是不动笔，而是看着刘俊怎么吃。

刘俊作完了揖，自己入了座。“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这个香，谈笑自如。这是什么地方？刀山油锅呀！你师父跟人家三结一掌仇，法禅那脑袋跟瓢似的“啪”一下，差一点儿拍碎了。可你当着人家的面又吃又喝。这时，刘俊脸也越来越红，菜也下去不少，喝了一壶酒，又给烫上一壶来。吃了俩馒头，酒也喝足了，菜也吃饱了，把筷子一放也不跟诸位商量，自言自语：“嘿，老侠客管我这顿饭，我真是

酒足饭饱。一会儿回去，离铁善寺好像还有几十里山道呢，往回一走要再饿了呢?这么办得了，我把这四个馒头也带着吧!”自己说着，把四个馒头拿起来揣到怀里，站起来了，然后面对众人说道：“谢谢老庄主赏饭，谢过众位庄主赏饭。”四庄主法禅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了，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刘俊掐死。

残席撤下去，老侠李昆这才把信写好了。“原书不敢另受，当面避回。我这里写了一封回书，到了铁善寺交给你师父，一见自明，你请回去吧!”“是!”刘俊把信拿过来，给李昆行礼，然后到了北侠的旁边：“师大爷，侄男给您磕头了。”“贤侄呀，回去吧，我在八卦山很好，诸家兄弟招待得也热情。告诉你师父和你师大爷，不用惦念。”“是，小侄遵命。”刘俊站起来，把信包好了，“老庄主，我可就跟您告辞了。”作完了揖，转身形没走出三步去，刘俊又回来了。李老侠一看便问：“少侠客，你因何去而复转呢?”“老庄主，这次小子奉师命来到八卦山面见老庄主投递书信。老庄主的书信交给我刘俊，我告辞回铁善寺。可是我刘俊明白，我师父自出师以来，与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并且二位少庄主入大内盗出国宝翡翠鸳鸯镯，直到今天逍遥法外。您也知道这次我师父来到云南，主要是请国宝，捉拿两位少庄主。我刘俊未学来到八卦山就算水炭不同炉呀!当然，老庄主宽仁大义，对我刘俊小子绝不计较。但是，难保您弟男子侄不在山外截杀于我。刘俊死了我不在乎呀，但是，那书信就给耽误了，罪莫大焉。我死后都担罪呀!庄主，您想一想吧!”李昆心想，我手下这些弟男了侄比人家刘俊差得太多了。分明是怕死，但是他嘴里头却不说。你看看，这小孩精明不精明。“金荣!”“在!”“把少侠客陪到金家渡口，凡是我八卦山之人，上至庄主，下至少庄主，兵丁

头目，哪一个敢截杀刘俊，按山令定杀不赦。听见了没有？”“得令！”刘俊一听，心想，这保险啦，我得快走，夜长梦多。于是照样出了正南门，顺着山道往下 走。果然，一路之上没有任何人敢截杀。来到船坞上了船，船打调头，“刷啦啦”横穿南盘江，直奔金家渡口。“唉，我说小兄弟！我是很赞成你的呀！说真的，我今年四十多了，你年轻轻的二十来岁，有这胆量，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将来你可错不了呀！”“多谢金寨主的夸奖，给你打扰了。不是您陪伴着我进山，说真的，真有点胆小。”“您又来了！你捧这个，捧那个，你也把自己捧了。您别捧了！我呀，水梢没梁——我饭筒。哈哈哈……，走走走。”

下了船来到金家渡口，金荣问：“小兄弟，说真的，你吃饱了没有？你要没吃饱，我再给你预备点酒茶，你再吃点喝点，提早回去。”“我呀，也不吃了，也不喝了，我这儿还有四个大馒头呢，足够了。”金荣把他送到十八棵杨，金荣回去啦，刘俊冲着八卦 山，站到这儿一阵的狂笑：“哈哈……，八卦山刀山油锅，动姓刘的一根汗毛没有？哼！来一趟，来十趟我也不在乎！”说完了扭过头来，迈着大步，一直赶奔铁善寺山门。进了山门往里走，一直到大雄宝殿的东配殿。刘俊一进来，大家伙儿连王爷也着急要问问：“俊哥儿，过来提提这次去怎么样？”刘俊挨着排地见了礼，然后把两封信拿过来，把四个馒头也拿出 来了，都放在贝勒爷的眼前头。怎么？刘俊啊，你还拿人家四个馒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刘俊把 这一次进山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跟贝勒爷全说明白。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听着啊。哎呀，无不啧啧称赞。这个也说好，那个也说好。这里头可有人不乐意的啦。

谁？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邵甫就把徐源叫到一边说："三哥，您这儿来，我跟您说句话。""什么事啊？""师弟这一次八卦山下书，我认为是不错。"徐源点头："那就是不错，，很好，很好。"邵甫不以为然地说："三哥话可是这么说，干嘛这么夸他呀？我不知道别人，师父跟师叔不让我去，要让我邵甫去，也是一样，我也能这么办。"徐源摆手："话可不能这么说，即便你也能这么办，我也相信你不怕死，但是在关键时刻上，你的话顶得住顶不住？这可是两回事。""除去哑巴，都会说话。""但是能不能说话有力量，那可不一样。"邵甫话锋一转说道："我跟您提点事儿，咱们俩都多大岁数了，五十好几了，还不如人家小师弟。""那你的意思？"小师弟进了八卦山，通过的水路、进山的旱路他都认识，师伯秋佩雨在山里头只不过敷衍潦草的说两句话，当着八位庄主不好提什么。但是韩宝、吴智广回山，国宝在山内，这可是真的。如果让俊哥儿兄弟把咱们俩人晚上带进八卦山，凭咱们哥儿俩的能力，设法把韩宝、吴智广拿住，把国宝得出来，您看，这不人前显耀吗？您看好不好？"

徐源听了低头想了想道："好是好，哎呀，就凭咱们仨人行吗？""三哥，您这就不如人家小师弟了，成事不成事在乎人为呀。"邵甫挺能说，把他师哥徐源给说活了心，但徐源还有点儿担心："如果这事情不成，画虎不成反类犬，咱俩这岁数，叫师父师叔说一顿，可犯不上。""没事，怎么也得去一趟，这算什么啊！""那咱们找师弟商量商量。"

徐源、邵甫找刘俊来了。到了刘俊的屋里，刘俊正躺着哪，想今天进八卦山下书信。真是时势造英雄哪。总算没给师父丢脸，自己心里很高兴。毡帘一挑，徐源、邵甫进来了。

刘俊一看，连忙起来行礼，三个坐下。邵甫一笑："师弟，你这回进八卦山挺得脸哪。"刘俊摇摇头笑道："嘿，这就是赶上了，也没什么。""不，你确实挺得脸，你出来以后，老前辈们还提你哪，连贝勒爷都一个劲儿的夸你。你知道我师父这人轻易不说谁好，唯有你进八卦山这事，连老爷子也直夸你。""师大爷夸我，我倒是挺高兴的。""师弟，你进八卦山这道儿熟不熟啊？"刘俊摇摇头说："四哥，基本上认识，要说熟还不敢说。我瞧他们的房子很特殊，哪个院儿房子都一样。"徐源忙问道："你看不出来吗？"刘俊点头："只要道熟，到那儿就找得着。"邵甫说："兄弟，你累不累啊？""干什么呀，四哥。""今天晚上咱们哥儿仨进趟山，既然韩宝、吴志广在那儿，咱们趁热打铁。设法抓住韩宝、吴志广，把国宝得回来，那咱不给师叔帮了大忙，不就更好看了吗。"

刘俊很明白，有人夸我，你们俩人心里不高兴了，拉我再吃碗饱饭。刘俊一抱拳："哥哥们哪，不是小弟脸硬、两位哥哥叫我干什么事儿，赴汤蹈火也不含糊，唯有这件事情，我可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一、几位老人家没让咱这么办，背着老人家去，哎呀，成了也不算有功，要不成，给老人家惹事，咱们作弟男子侄的，不能孝顺老人家，但也别招老人家生气，您说对不对？"邵甫一听，问："咱们干什么招老人家生气，兄弟，我把这话说敞亮着点儿，这是师叔的事儿，也就是你们爷儿们的事。说我们哥儿俩有这心，孝顺师叔，你应当邀请我们哥儿俩去，并不是我们哥儿俩来求你去。到现在我们哥儿俩邀请你去，你还拿搪。"刘俊急忙道："我不是拿搪啊，好哥哥们，你们想想，八卦山如果凭咱们哥儿三去，就把国宝得出来，何至于贝勒爷还邀请亚然和尚把这些十三省

的英雄都挽留住啊，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邵甫一摆手：“这你甭管，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必须去一趟，是骡子是马到里边瞧去。我瞧你这意思，晚上你不敢去了。你怕叫人 逮住宰了你。你既然怕死，那就算了吧。我们哥儿俩反正也会水，这没什么。”刘俊眼睛都瞪圆啦：“这叫什么话。怎么说我怕哪？”徐源一看把俊哥儿的火气激起来啦。便火上浇油地说：“可不是怕死吗，那你不敢去不是怕死吗？”“好了，我舍命陪君子。”“那好。准备好了水衣水靠，还有军刃，今天晚上咱们走。”

三个人商量定 了，吃完了晚饭以后，耗到了二更天，小哥儿仨碰了头儿。马上把夜行衣换好，把水衣水靠，白天穿的衣服用油绸子包紧，往身上一背，把自己的军刃带好，人不知鬼不觉，越铁善寺的庙墙出去，脚底攒劲，蹿纵跳跃。这个时候，云彩已经散开了，寒风阵阵，透骨生凉，风刮的跟小刀划似的难受。顺着蜜蜂岭下来，等出口往北走，喝！就更冷了。

跑了三十来里地，仨人缓了缓劲，四六步走着，跟着哥儿仨再一伏腰，沙沙沙，脚下见响动眨眼之间，就到了十八棵杨。一越十八棵杨，听见江水的声音，紧赶了七八里路，来到金家渡口。

刘俊低声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金家渡口。”徐源点头：“噢，不管他。咱们绕着走，别让他们碰上。”仨人顺着金家渡口绕过去，就奔南盘江的江岸来了。夜静更深，这么冷的天气，江水都扎骨头。三个人把水裤煞得紧紧绷绷，把夜行衣、白天的衣服 连鞋都包好，军刃带好。刘俊一打手势，三个人咚咚咚，就下了南盘江。好凉的水呀，三个人摇头换

气，坐着水哗啦啦横插大江。哟，这么一游就显着大江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由东往西过来一只船。三个人全把脑袋探出来，喷出水去，一看这只船，船头以上两块夹杆，三道铁箍，一杆竹竿长一丈六，上头有滑车，吊着一盏灯笼。灯笼就是一般的白纸灯笼，上 头有红字："巡逻三十六号。"

徐源一看高兴道："这是巡逻船，跟着它走就行吧？师弟你来的时候呢？""我来的时候，是金寨主带着我，又是白天。说 真的，这八卦山不好办哪。我要说不能来，你们哥儿俩 不信，咱们到那儿您就知道了，咱们跟着它走吧。"三个人浮水而行。

转来转去，巡逻船靠在江岸了。这三个人不知道这巡逻船靠 在哪个地方，总认为上头是九宫八卦连环堡。这样，他们就也上了岸了。把水衣水靠脱掉，穿上夜行衣。刘俊把链子镢围好，徐源、邵甫把军刃插在背后。抬抬胳膊腿，上下周身合适，不崩不吊。刘俊一打手势，三个人脚底攒劲，施展自己的轻功，沙沙沙，轻蹬巧纵。清风月下，就跟三缕轻烟相仿。来到山上，实际不是刘俊白天进来的那个地方。白天进来的那是正南方，即便就是正南方那个门，刘俊 也找不着。现在他们走的是西南方，也没人把着。徐源、邵甫一瞧，确实八个门都一样，你进的这个门，回头再望，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师弟，咱们走哪儿啊？"刘俊说："我哪知道啊。""那么你白天不来了吗？""我白天来了我 就得知道哇！人家领着我进去的，出来进去都有人领着。没人领着我哪儿认得呀。"

邵甫可说："得啦，走着吧。"他们就进了一个门。到这院一瞧还是这样。"邵甫问："怎么还这样啊？"一片房子一片院，哪个院都 一样。"师弟，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啦？""你们哥儿俩 来一回就有印象啦？那么刚才从哪儿来的，你们哥儿俩再领我回去一趟。"邵甫气大啦："你这 不是抬杠吗？"刘俊也生气："不是抬杠。""你没能力，领我们俩干什么来？"刘俊也说得好："我不愿意来，不是你们哥儿俩死气白赖非让我来吗？"徐源一瞪眼说："嘿，师弟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走，你领我们走。走哪算哪。"刘俊赌气说："走瞎道可别埋怨我，你们都是老师哥，别以大压小。"徐源点头："那好！"刘俊就领他们俩转开了。他们从西南转到正西，由西转到西北，越转越迷糊，像没脑袋的苍蝇瞎撞，打算找人家中央戊己土大门，根本没门儿，也看不见人。三个人正在着 急。梆梆！铛——，来了打更的了。三个人急忙藏起来。一会儿，由那个院儿来了两个打更的，全都是青棉裤棉袄，身上有号坎儿，腿里煞着布带子，别着腰刀。前头这个提拎着灯笼，拿着锣，后头这个拿着梆子。岁数都不算很大，全戴着棉帽子。只听一个打更的道："二哥啊，咱们奔中央戊己土大厅，这趟完了以后咱们就该歇班了，瞧他们的，明儿见了。""对。""今儿个还是真冷。我呢，炖了只小鸡，还烫了壶酒，咱们到中央戊己土大厅交班以后，喝点儿。""行啊。"说着穿过了一层院儿。

嘿，三位一听，这可该着，不是人家打更的说话，说真的，咱们找不到啊。三个人一打手势，在后头跟上了。这回是由后往前转了，不过，他们三个是什么也不知道。穿过一个角门，到了正院，大厅以内，灯光明亮。打更的交接完班，人家走了。三小飞身上了房，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到了前

檐，轻轻的施展珍珠倒卷帘，老猿坠技术往里看。

大厅内人可不少，八位庄主陪着老伯父秋佩雨，哥儿几个坐在一起，酒宴摆下，山珍海味，水陆杂陈全有。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垂手侍立的家人，小弟兄 一个都没在这儿伺候。正在喝的高兴时候，李昆跟秋佩雨碰杯，连喝三盅。李昆有点醉眼乜斜了："哥哥，今天这小孩刘俊来，不错呀。"北侠秋田忙答道："是啊兄弟，虽说将门虎子，可还是你有容人之量，如果你没有容人之量，他再不错，到了八卦山，还有什么出手的，他还闹的出圈去吗？"

李昆点头："哥哥夸奖了，咱哥儿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听说你老 人家天罡剑三十六式，你也给我练过，可有一样，年头多了，我也都忘了。今天咱们哥儿俩喝这薄酒没有意思，我想跟您在酒席宴前比试比试，不知道老哥哥您意下如何呢？"

"兄弟，不必吧，都喝了这么多酒了，真刀真枪的，瞎比个什么劲啊，不行。""哥哥，不是真刀真枪的比试，你拿一根筷子当宝剑，咱们哥儿俩走两趟，痛快痛快，好多喝点儿酒。"老侠秋田也好像喝多了："那么好吧，愚兄奉陪了。"伸手拿起一根筷子来，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也拿起一根筷子来，老哥儿俩站起身形，转到宴前。剩下的哥儿几位也都停杯不饮，在一旁瞧着。李昆李太极三个手指头一掐这根筷子，往起这么一长身，左脚一抬叫金鸡独立，左手剑诀一点："哥哥，剑法我可不成，您多承让。""贤弟，来吧。"老侠秋田往后一撤步，老子生洞把门封，也是三手指头一掐这根筷子，左手剑 诀一搭。这都是大行家啊！李昆李太极左脚往前一落，左手剑诀一领，刷的一下筷子就下来了，直奔老侠秋田的脖子。秋田一抬头看见他筷子来了，甩银髯一矮身，拿筷子当宝剑

一压他的胳膊，反腕子往前一推，在他腮帮子上往起一挑，依然是天罡剑头一式紫燕抄水。李昆李太极一矮身，反身拿筷子一走扫堂，老侠秋田脚尖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各自亮相，彼此道请，叭叭叭，就在宴前走了四五个回合。肩架步眼身法，没有一处不好的，众庄主啧啧称赞。

猛然间李昆一停筷子，捋银髯把脸沉下来："等 等。"秋老侠一怔："兄弟，怎么啦，不练啦？"李昆大笑："哈哈哈，哥哥，什么人胆大敢到我的八卦山来窥探！二弟，出去，把他们给我拿住。"二爷胡庭答应："是，小弟遵命。"胡二爷按着刀把走出大厅。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时间不大，所有的小弟兄全都来了，人家八卦山的底下人，庄丁也都来了。灯火挑起，在当院一站。胡二爷下了台阶，冲着房上一招手："下来。"

三小已经翻到房上去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心说，坏了吧，你在这儿偷瞧，人家都知道，人家还喝多了。你跟人家 打什么，请什么国宝，拿什么二小，猴拿虱子——瞎掰。但是，刘俊哪能埋怨俩哥哥呢。徐源一伸手，格楞一声响，把自己的镔铁怀仗亮将出来，他这是两节棍。这两节棍，攥着的这节长点，前 边的那节短一点，当间儿有钢环，咯楞呼楞的响。徐源的功夫很不错呀，刷的一下踹前坡，轻飘飘落在地下，脚扎实地，往前一赶步，舞起怀杖来，盖着二爷胡元霸的顶梁就砸。

"好孽獐，还敢在老夫的面前无礼！"胡二爷上左步一滑身，躲开怀杖，左胳膊一夹，叭的一下，哎哟！人家胡二爷的胳膊比他那钢棍都棒啊，就把徐源的一对怀杖给夹住了。一抬左脚："躺下。"腾就是一脚。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徐子特

撒手怀杖，应声而倒。胡二爷一个箭步过去，脚尖一点他的腰眼："捆。"底下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把徐源捆好，怀杖当啷啷往他面前一扔。有人捡起来往徐源身上一别，往旁边一架。

胡二爷伸左手往房上打招呼："再下来一个。"邵甫把短把追风荷叶铲亮将出来，踹前坡，飞身形下来，往前一扑身，左手铲刷的一晃面门，铲走流星赶月，双铲劈下来了。胡二爷上右一滑步，立左手一叼他的腕子，顺手牵羊一拉，伸右手一揪他的脖子："趴下吧你。"把邵甫就给按到地下了，脚尖一点腰眼："捆。"五花大绑把邵甫也给捆了。双铲往邵甫的身上一别。

胡二爷喊道："还有一个哪。"刘俊心说，我能跑吗，让我跑我都出不了人家的院落，这多寒碜啊！白天来，人家酒宴款待，说了这么多横话，晚上来这么狼狈，这有什么意思呢？心里恨呀！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但是没办法，刘俊哗啷一抖链子镢飞身形下来了。二爷胡元霸早看见了，这不是白天来的下书信的小孩子吗。胡二爷上左一滑步，伸手一叼刘俊的手腕，回身一拉他，拿左脚尖一踢他的脚后跟，左手一扶他的肩膀："躺下吧你。"刘俊撒手扔了链子镢，来了一个大趔趄。来人把刘俊也捆了。链子镢也给刘俊往身上一围。

"押起他们来。""是。"就这么一会儿，多了一百多人，在大门内分班站立。宴席已经撤下去，老哥儿九个全坐好了。"二弟，拿住了吗？"拿住了，都是无名之辈。""什么？""无名之辈，动手不足一合，摧枯拉朽一般，全完了。"李太极仰天大笑："哈哈哈……"

"嘿嘿嘿，老哥哥。"李昆李太极回过头来叫秋田："贤弟。"

秋爷这儿悬着心哪，心说侯爷、童林你们可别来呀，又一想，果真侯振远、童海川来，胡老二能赢的这么顺手痛快吗？李昆摇摇头："指望拿住几个成名的人物，没想到拿住三个无名之辈。"

原来李昆写的这封信，跟浮皮蹭痒一般。爷儿几个看完了，老侠于成可说话了："贝勒爷，知道李昆这信是什么意思吗？"贝勒爷想了想说："他信上说的不疼不痒，你看不说国宝，也不说二小，更不提秋老侠客，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居心何在呢？"于老侠一笑道："贝勒爷，意思很明显哪。来这一封信，分明是让我们铁善寺的人生气。我们铁善寺的人一中他的计，晚上就要到八卦山去，人家要预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龟啊。传话，我们大家都不准去，不要上李昆的当。"西方侠于成是高人，混无侠逍遥叟李昆就是这意思。我给你写这封信，你也知道韩宝、吴志广准在八卦山，像童林年轻人的脾气今天晚上他准来。来，你就跑不了。就这八卦连环堡就能把你拿住，让你在里头蹦去吧，你蹦三天也出不去。嘿，哪知道人家铁善寺的人，成名的都没来。就他们三个人来了。

李昆传令："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押进来。""是。"时间不大，把徐源、邵甫、刘俊全都给押了进来。但是，三位立而不跪。虽在虎穴之中，绝无惊惧之色。李昆见他们三个一点觳觫之态都没有，心里很佩服："哈哈哈哈……"李昆一看见了刘俊："你不是白天下书信来的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吗？"刘俊猛一抬头："老庄主，士可杀，不可辱。你杀我不要紧，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童侠客爷的弟子，但是你要羞辱我，我可不干。白天不错，下书信的是我；今晚也不错，来

的还是我，大丈夫岂能怯死而毁节以求生，杀便杀，你又何必多问。”徐源、邵甫一瞪眼：“我弟兄宁死不辱，要杀你就杀，废的什么话。”李昆回头问北侠：“老哥哥，这二位是谁呀？”“这是振远大弟的两位高足，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徐子特，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哎呀，原来是三位少侠客。”李昆李太极亲自站起来，把三个人的绑绳给解开了：“哈哈哈，不知道三位少侠客今天晚上莅临敝山，李昆实在对不起。我指望是你们的师辈们今天晚上到我八卦山来，我们好见面畅谈，没想到是三位少侠客来了，实在对不起。不过，你们三位来了没有用。这么办吧，权当今晚没有发生这件事。三位，请吧。”徐源、邵甫、刘俊三人全都站住不动。“唉，不是跟你们三位说了吗，请你们 回去。有能为让你们三位的师父来，你们三位来也没用，请吧。”三小依然不动。

“啊！你们三位怎么还不走啊？”徐源心说，废话，我们走得了吗？不认道我们怎么走啊。“老庄主，我们来的时候是跟着您这儿的更夫进来的。”“哈哈哈，那更夫是我安排的，没有更夫，你们三位就是转到天亮，也到不了这里。”徐源这才明白，原来是人家的安排，有意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徐源他们也服气了：“小子无知，多有冒犯，我弟兄早已入彀，尚且逞能何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庄主莫怪。”李昆大笑起来：“哈哈哈，少侠客言重了，来人哪，把他们三位带出八卦山连环堡。”“是！”有人过来。这三位看的出来，两旁边众弟子咬牙切齿。有人把三位带着往外走，也不着急，慢慢的出了南庄门。“哎，三位，下山慢慢走吧，没事儿了啊。”“谢谢。”人家回去了。三位站在这儿发怔。刘俊真不乐意呀：“三哥，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不来，到现在多没脸啊。咱们仨人来这一

趟不要紧，叫人家八位庄主取笑我们的前辈呀，这叫画虎不成反类犬。”徐源瞪眼：“别说了，这有什么关系，来了就来了，逮住就逮住，人家能为大，咱们能为小。走吧。”刘俊心说，好，我说你还不爱听，这不一块跟着丢人吗，三个人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跟斗败了的鹌鹑一样，顺着山道往下走。来的时候心里一团火，现在一桶凉水浇在头上，又加上这么冷的寒夜天气。这仨人顺着山道好容易走到了南江的江岸，到船坞旁边把夜行衣脱下，把水衣水靠换好，把东西收拾齐了刚要往江里跳，突然间哗的一下，灯光通明，来了四十多人。为首者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僧，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们带着韩宝、吴志广、雷春、贺豹，两头蛇刘洞、一枝花韩庆，还有很多八卦山的弟子三十多人，哗的一下各拿刀枪蜂拥而至。一个个满脸杀气，高声喊叫：“呔！小辈哪里走。还想逃离我八卦山吗？焉得能够。今天非把你们的命留下不可！”“南无阿弥陀佛。”铁臂罗汉法禅僧带人就到了。三位一看，各自亮军刃，哗楞楞，把军刃都抖出来了。徐源往前一赶步，刷的一下，耍起自己的怀杖，对准五爷贺建章的顶梁就砸下来了。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双手合着三楞分水狼牙铡，往上一撞，当啷一见响，推铡头，拉铡杆，哗的一下，横风扫月就打。徐源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用怀杖急架相还。邵甫摆双铲过来，跟韩殿远也打上了。刘俊亮链子镢扑奔法禅。“真不怕死你这小娃娃？”法禅拿大铲就拍。嘴里说道：“我知道你是童林的徒弟，你师父怎么拍我脑袋来的，今天也让你尝尝。”以法禅的能为让刘俊碰上，这不要命吗。这时候徐源高喊：“快下水。”刘俊没敢过来恋战，一抖链子镢，风车一样。往后一退紧跑

几步，噔噔噔，咚，下水了。邵甫虚提双铲，纵身出去也下水了。徐源往后一倒步“噌”的一下，也跳进了大江。刷啦啦，水花四溅，仨人带着军刃往南岸而来，哎呀，这狼狈呀。被人家捆上，又给轰出来，又一打，三位有些胆战心惊，这个工夫可就大了，东方闪亮，他们才来到南盘江的南岸。

三位一点力气都没了，上岸后，把水衣水靠脱了，把水抖净叠好，又把白天的衣服穿好，仨人就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刘俊可说：“三哥，咱们回去吧。”徐源点头：“师弟，这八卦山真是刀山油锅呀。真没想到如此厉害。师弟，看起来真不应当来。”刘俊不乐意地说：“我说什么来的，我说不来，你们哥儿俩不乐意。得啦，这叫不见亲丧不掉泪，来一回也好，吃一堑长一智。”邵甫也不言语了。

三个人跺跺脚往南来，好冷啊，绕过金家渡口往南走了几里地，到了十八棵杨。就听树林里喊：“来了。”哗的一下子，冲出一班人来，把三位的去路挡住。为首的一位得意地说道：“南无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娃娃还想逃生吗？”“啊！”三位一看，原来是三位庄主带着小兄弟几十位，把他们的去路挡住了。

原来，他们一下江水，铁臂罗汉法禅高声喝喊：“准备船，奔十八棵杨截住他们，别在这儿杀人。”法禅心说，白天哥哥有令，你真地在这地方杀人，回头叫哥哥知道，那就麻烦了。这样他们上了船离开八卦山，过了金家渡口来到十八棵杨，在这儿等着三位到来，准备在这儿杀了他们。您想啊，三次一掌结仇的人全在这里头，只有雷春雷震恒在北双熊镇叫海川打了一巴掌，只是把炸酱面给打出来，不算太重以外，贺豹是吐血了，要不吐血，韩宝、吴智广怎能盗国宝陷害童林呢？法

禅在杭州擂上被童林一巴掌险些没拍死，仇恨更深了。

三位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艰难往前走，到现在又被人家给横住了。

第三十三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上回书正说到，三小夜闯八卦山，毁誉而归，又冷又气又寒碜，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东方破晓，来到十八棵杨，万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仇人劫杀。三个人本来就作不了战啦，可也只好重振雄威，各亮军刃。陆地金蛟贺豹，一按刀把顶碰簧，呛啷啷一声响，金背鬼头刀亮将出来，飞身过去，用手点指："小畜生刘俊，当初你师父童林在北京一掌打得小太爷吐血，此仇焉能不报？今天我与师弟吴智广、韩宝等前来杀你，要想活命势比登天。"说着缠头裹脑刀就到了，斜肩带背劈来。穿云白玉虎刘俊，哗楞一抖练子镢，把牙一咬，剑眉双挑，虎目圆睁，上左滑步，用练子镢，砸贺豹的手腕。贺豹往回一撤刀，往旁边一闪身，摆金背鬼头刀急架相还，跟刘俊就打上了，好一场凶杀恶战。

两个人的招数加快，贺豹恨不得一刀下去把刘俊宰了。这个时候，闹海金鳌吴智广一提金背鬼头刀，刀鞘往身后一别，飞身形过来。贺永贺建章搭茬了："娃娃躲开，瞧我的。"他一横自己的三楞分水狼牙铡："娃娃，哪里走！"徐源一分怀仗过来 接头就打，贺建章和徐源就打上了。邵甫把双铲亮出来，吴智广飞身形到近前跟邵甫也打上了。

铁背罗汉法禅僧没过来，他的能耐高。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也没过来，他为什么没过来，他怕叫人家给宰了，因为韩七庄主的能为不成，所以吴智广过来和邵甫动手，

一口金背鬼头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打在一处，难解难分。

冰天冻地，十分寒冷，一夜奔驰，四肢乏力，三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看就得被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从西往东来了一头特殊的驴，啊呀呀呀，前襻胸一挂紫金串铃，哗楞楞直响。大家一瞧，这个驴可新鲜啊！确实跟驴那么大个儿，但是蹄子不一样，是整蹄子，当中有一道线是白的，就跟牛蹄子一样。驴哪有半拉蹄的？灰色小驴上面一根毛没有，全是肉皮，肋骨一根一根的露在外边。七层毛毡的软屉，风磨铜的铜蹬，紫檀木的驴轴棍，镶牛皮的生鞦，镶牛皮的肚带，前襻胸一挂紫金铃，双合股的笼头，都上金饰件。您就知道骑驴的这个主儿，绝非一般人物。这驴尾巴上也没毛，一肉揪，跑起来可真快，飞的一样。再瞧这驴背上，有个白胡子老头，他喊："闪开点，闪开点，我这驴踢上你，我可不管。我收不住缰绳啦。"只见这驴直奔当中来了，你不躲开，硬往你身上冲。别看你拿着刀，拿着枪，它不在乎。吴智广、贺建章、陆地金蛟贺豹纵身形出去，他们在南面一站，三小各自撤家伙往北面一站，吁吁作喘。

这驴站在当中不走了。驴身上坐的老头儿，年岁可太大了。这样的天气，还是米色长衫，白棉绸裤子，汗衫，挽着袖子，手伸出来跟雕爪一样。脚穿寸底的福字履鞋。不过这米色绸长衫不怎么新，不怎么漂亮，上边有砂油点。老头赤红脸，两道蚕眉，寿毫老长。微抬眼睑，二眸金光炯炯。顶都谢没了，白剪子股的小辫，皱纹堆垒，一字齐口，是位回回大爸。下边有一尺多长的黄胡子梢。身背后别一根拐棍儿。其实不是拐棍，三尺六寸长黄铜打制，一头粗一头细，都是圆顶儿。这是一种镢，叫单支点穴镢。粗头跟鸡蛋那么粗，细

头跟大拇指肚一样，分量可真不小。

老头儿一骗腿下来了："众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哪？大清早起来到这儿练功，大冷的天。你们自己没有家吗？不在自己功房里练，怎么上这儿练来呀？"这个时候韩殿远机灵了，一按小片刀把，走过来一晃脑袋："你是什么人？竟敢多管闲事。"老人家不以为然："什么叫管闲事啊，问问还不成吗？""你少问吧，你要想管闲事可别怕趟浑水。"老头儿一阵狂笑："哈哈哈……，怕趟浑水就不管了，你是什么东西？""告诉你，这是我四哥，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僧，你瞧这个，这是我五哥，火眼金睛猜贺永贺建章。再往下问就是我，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哄哟，原来是七庄主爷。"老头又转身问徐源三位："我问问你们三都姓什么叫什么？"徐源一躬到地："老人家，我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我姓徐名源字子特，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浪里云烟一阵风。这是我的四弟，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这是我的小师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的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你的师父是准？""老人家，我的授业老恩师是圣手昆仑镇东侠。""噢，你是侯庭的徒弟。""老人家，不错。""你们仨人身为少侠客应该循规蹈矩、遵理守法，怎么跟山贼打起来了？"徐源就如此这般，把事情都说了。最后又解释说："夜闯八卦山，原是我弟兄三个的不是，可是老庄主把我们放了，他们背着老庄主在此劫杀，好不仗义。""啊！韩七庄主，你家大庄主放了人家，不管怎么说，你算长一辈的人物，贵手高抬，让他们走了不就完了吗？""什么？让他们走了。哪有这事啊，非宰了他们不可。你知道吗，童海川与我们八卦山有三 次一掌之仇，此仇今日就要报。""七庄主，你这话可

有点不对头，谁跟你们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啊？”“镇八方紫面昆伦侠童林。”“童林现在哪儿呢？”“铁善寺。”“还是的，你要想报一掌之仇，不会上铁善寺找童林去吗？你跟人家的孩子发什么横啊。”韩忠心说，我敢去吗？我去了还不把我怕死。我四哥的脑袋多棒都不成啊。韩忠说：“老头子，你少管这事，我一定把他们仨人的命给撂到这儿。”“那我一定要管呢？”“你一定要管，就别说你家七太爷我酸枣眼青红不分。”

“韩忠哪，你也别说想跟我动动手，把我拉到里头去，你连我这头驴都赢不了。”韩忠一翻眼皮：“什么？一个畜类我都赢不了。”“不信你就过来试试。”老头拿手冲着驴一指，韩忠就瞧这驴猛得一下蹿过来，一抬前蹄照着韩忠的脑袋就拍下来了。敢情这驴听老头儿的话，老头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要说韩忠真不含糊，急忙往旁边一闪，没想到这驴前蹄没往下落，它一转身，就斜了过来，一抬屁股，蹶子尥起来，照着韩忠心口窝就一下，好恶！差点没踢上。韩忠心说，这驴比人都灵啊。韩忠一撤步，原来这驴近几天有点肠胃不和，一擦这没毛的尾巴，噗——一个屁把草渣子全都 崩出来了，崩了韩忠一脸一身。

韩殿远气的三尸神暴跳，五陵豪腾空，他用手擦脸上的粪渣子边说：“哎哟，好畜牲。”韩忠挥刀就扎。老人家一点手：“靠边去。”这驴可听话，哒哒哒一边去了。徐源、邵甫、刘俊在一旁不好意思笑出来，心说，老头儿让这驴就把韩忠给戏耍了。你韩忠身为八卦山的七庄主什么都不懂，这驴要没两下子，老头能让它过来吗？看这鞍鞯嚼环所有驴身上的东西，价值连城，老头要不喜欢 这驴，能花这么大的钱买吗？

韩忠可急眼了：“老匹夫，你敢让这驴戏耍你家七太爷，

我要你的命。”蹦起来 给这老头就一刀。老头儿把脸往下一沉：“不要脸的东西辱骂老夫！”也没看这老头怎么扬手，好像他那米色绸长衫的袖口长点，拿这袖口往上 这么一掸劲儿，嚓，韩忠这口刀就飞了。老头往下一耷拉胳膊，在韩忠的心窝一蹭，韩忠就出去一溜滚儿，跟扔个小鸡儿似的。老人家“哼”了一声：“可恶的蠢才，你要干什么啊？”韩忠鲤鱼打挺起来：“我的刀啊？”这个时候贺永贺建章过来，他心说，老七呀，你可真不懂事，看这老头的样子也是游戏三昧的风尘剑客，你惹得起吗？他到了这位老人家的面前抱拳拱手：“老英雄，您一定要管我们的这件事情吗？”这位老爷子一笑：“哈哈哈，你是五庄主，谁让我赶上了呢，我要不赶上，绝对管不着，既然赶上了，没别的，五庄主，你就让个脸儿吧，怎么着你也得成全我老头了啊。”“老朋友，那不成，我们是仇杀。”“好，我也不勉强。这样，我练两手功夫，如果说我练上来了，你们双方不论哪边也得练上来，我骑上驴就走，不管你两家之事。这手功夫我要练完了，你们双方练不上来，哈哈哈哈，咱们就一笑了结，今天这事就算是一天云雾散了。五庄主，你看怎么样？”

法禅还算 明白，始终没过来。韩忠抹着驴粪渣子，不敢过来了，他心里骂，惹不起呀，就这一下，我 这屁股蹲得这个疼。贺永点头：“好吧，老朋友，你把功夫练上来，我们大家一看真好，知道您是世外高人，我们就冲着您了。”

老头儿一伸手把身后这单支点穴镢拿出来了。这儿是雪地，雪底下是山地，把镢往雪地上一立：“你们众位上眼啊。”用左手的二拇手指一按这单支点穴镢粗头的馒头顶，往后一撤手，右手一颌海下银髯，说了一声：“嗨——”就看这单支

点穴镢随着老头儿的一个手指头往地里插，刷的一下，离地皮儿还有半扎。这可是山地，并且还下了雪。点穴镢不带打停顿的，就跟刀进鞘一样，钉到地皮儿下面了。

韩忠一瞧，哎哟我的姥姥，这下要杵我脑袋上，就我这小糟脑袋跟面窝瓜似的，非杵个窟窿不成。贺永和法禅一瞧，可了不得，这老头儿太凶了。再看这老头用俩手指头，夹住了这铜头儿，往上一使劲儿，刷的一下，把这山地的土带下足有一二尺见方一大块来，呜——，哎呀，就这一下吓得法禅，贺永，韩殿远魂飞胆裂！“老英雄，您的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我们爷们敬佩了，敢问老英雄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这位老人家提起来那可是大大有名啊。他家住在北京城牛街清真寺，是个清真教的回回大爸。姓金单字名元，他是清真寺的筛海，江湖也都管他叫老筛海爷。他有一个叔伯师兄，家住在河南卫辉府牛圈村姓马单字名骏排行在四，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四爸。像马四爸的本事，可以说是上上的人物了。身为清真门的门长，论马四爸的能耐，跟他师弟金元的能耐，可不能拉平啊。如果说马四爸是一流人物，那么老筛海爷金元，也就是五六等人物，虽说师兄弟，能耐还差得远着呢？可是这老筛海爷金元就不得了了。掌中的单支点穴橛，熟铜打造，分量也重，能为也好，内外两家俱臻绝顶。

在牛街清真寺，他的北隔壁是个豆腐坊，每天老筛海爷在北房里头没有事了，带着几个晚生下辈谈论谈论武艺，静了就是自己喝点茶，可总听见北隔壁这院里头有噔、噔、噔的声音，响得非常的沉。老筛海爷一想，一个豆腐坊买头小

驴，拉着盘水磨，不管做豆腐，还是熬浆，也不致于噔、噔的老响啊？如果要是响一天两天，那么老筛海爷也就不注意了。这天，老筛海爷在清真寺门口外头站着，嗨，可巧这豆腐坊的王二爸正回家。“哟，老爸爸，你早啊。”“噢，王二爸，你这买卖不错啊！”“托您的福，咱这买卖还是……够吃的。”“那就好哎，我听你这院里头天天噔噔的响，这是怎么回事？”“哎哟，老爸爸，吵了您啦？”“不，吵我不吵我没关系，我就问问怎么回事。”“嗨，您可别提了，贪便宜受害。我先头那头驴老了，我说得了，把它卖到汤锅去，我再买一头。结果我买来一个比较小点的驴，就是蹄子大点，这四个蹄，都跟茶碗那么大，走道笨点，我看这驴很有劲，得，也便宜，反正咱们也不骑它，不要快，只要能拉磨就成，结果啊，我花了一两四钱银子，把这驴买回来了。要说它干活还是成，可是有一样，它这蹄子是越来越大。您不信，老爸爸您上我那儿瞧瞧去，这驴蹄子现在都成了小三号盆啦，走起来更笨重了，把那磨道都砸了个大坑。它这蹄子落到坑里头，也真有准。劲还有，就是有一样，它太笨了。我说把它卖了吧，人家没人要了，我就凑合着使吧。”“嗯，这蹄子什么样啊？”“嗨，这蹄子，就是挺大的，倭瓜盘似的。这蹄子下净土也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请过兽医大夫给瞧过，结果也瞧不出来，也不敢动。”“啊，你带着我去看看。”“哎哟，老爸爸，您看看去吧。”王二爸领着老筛海爷可就进了他的豆腐坊了。来到后院，东房三间，这里是磨房。等进来一看，见这驴正在拉水磨，一家子干活呢。见到老筛海爷都过来请安：“老爸爸起得早。”“唉，大家伙儿都挺辛苦的啊，你叫这驴停住。”驴停住不走了，老筛海爷伸手一摸这驴的骨架，这个驴

浑身灰色，有点发红，身上没多少毛，但是驴十分雄壮，个也不小，猛一瞧像个骡子似的。就是它这蹄子，唉呀，太大了。往四外长，起码有这么半扎多厚，可不是吗，个大，倭瓜盘似的，把地都砸成坑了。凡有蹄子窝，就是个大坑。它一步一迈还正合适，正落在坑里。老筛海爷过来掐住这驴的下嘴唇儿，龇开它的上嘴唇，往嘴里瞧了瞧，便说道："喝！很年轻啊，边牙啊，跟小伙儿一样。"左手揪住这驴的七寸，攥住了往起这么一翻，拿手弹了弹这蹄子，跟铁的一样，起码这一个蹄子，三十斤不止。摸了摸这驴的筋骨，十分健壮。"王二爸，你看这种驴，你要到骡马市牵头好的来，也是这个口的，要多少钱啊？""过不去十两银子，七八两就行。""嗯，你等着啊！你先让它干活，我收拾收拾，你把这驴卖给我。""唉，老爸爸您要，您就牵过去吧。""不，我给你银子，你买去，买什么样算什么样，花多少钱，我给你驴价，余外我再给你十两八两的，给你添个豆腐本儿。""哎哟，老爸爸，谢谢您了，您买它干什么使啊？""哈哈，这个，你就甭管了。"

老筛海爷说好了以后，就回来了，老人家找了间空房，让底下人把这空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做了一个小木槽，细麸子细料完全都买来了。在这槽上头有根木棍，这就是拴牲口使的。这样老筛海爷拿着银子来了，告诉王二爸，"我这有纹银四十两，你买去吧。剩下的归你，你把这驴给我牵过来吧。""哎呀，老爸爸，用不了这么多钱哪，得了，您就给我十两银子吧。""哈哈，别客气，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那我谢谢您了。"一家子欢天喜地。当时把水磨就停住了，卸磨，把驴牵到清真寺，在小空房子里头把驴拴好了。老筛海爷让底下人准备，自己亲自监督。每天尽是好东西：细麸子细料、黄酒、再搁点香

油滑肠啊。每天到了时候，让人拉出去遛个弯儿，然后回来喂上，到时候饮，到时候喂。这叫食 水调合，没几天这驴就显得水灵多了。老筛海爷找了王二爸问："你这一天卖几套豆腐啊？""两套。噢，早晨起来这锅浆 ，就是一套豆腐。"老筛海爷说："好吧，你给我记上啊，明天早晨起这锅浆熬出来别点卤，让它多见几个开，拿大木桶你给我挑过来，我给你一套豆腐钱。你做出豆腐来卖出去赚 多少钱？"王二爸说："我这一套卖四五两银子。""好好，我给你五两，你愿意做你接茬再做我就不管了。王二爸也不知道老筛海爷要干什么。第二天老早，王二爸就用大木桶给挑过来了。筛海爷把驴拉到院中，预备了两个壶，打发两个底下人，拿这壶灌满了浆，又从这壶嘴里头把这热豆浆，慢慢，慢慢地往驴蹄子里渗。这一锅浆把这四个蹄子全都渗过来了，然后把驴拉进去了，给了王二爸钱，嘱咐明天接着送。第二天又送，天天如此，半个多月呀，这蹄子软和了。老筛海爷亲自拿刀慢慢、慢慢地给它一点一点地往下削。这四个蹄子全削下来，就将近半年的工夫了。削到根底下挨上铁蹄啦，黑亮黑亮的，给它切了切掌，钉好了以后，再把这小驴拉出来，背上毡子软垫，老筛海爷就在清真寺门口骑上驴一直往南。哎哟，老筛海爷轻轻地拿手一拍它，这个驴好象感激自己的主人，耳朵这么一支楞，"啊呀呀……电掣风驰，快极了。转目之间，就奔右安门来了。出了右安门，越过了吊桥，过了关厢，到了旷野荒郊之外，这驴更放开步了。筛海爷这高兴 啊，真是一条宝驹呀。给它起了个名叫"千里追风骑"。但是有一样，这个驴不爱长毛，只是尾巴上有点毛，这头驴没事就回过头来，拿嘴咬它这尾巴。后来老人家一赌气，用镊子把尾巴上的毛都给

拔去了，成个大肉犄角。后来时间一长，人们都知道老筛海爷有一匹千里追风骑。

这一次，老筛海爷干嘛来了？老筛海爷没事儿，就是游山逛景。他从北京出来以后，打算到河南卫辉府牛圈村探望探望老师兄，结果到了马四爷的家里头，马四爷不在。家人马禄把老筛海爷请到里边，把驴拉进去，拴到槽头。老筛海爷拜望拜望了马四奶奶这位老嫂子，叔嫂之间说了会儿话，老太太才告诉老筛海爷："你四哥呀，也出去不少年了，落在江西，还没回来呢。"这样，老筛海爷在这住了几天，辞别了老嫂子，信马由缰骑着驴各处游逛。

到了江南以后，才听说北京城出了个人物，雍贝勒府的教师爷两次杭州擂掌震法禅僧，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老筛海爷一想，喝，我眼皮底下出了这样的人物，我都不知道，将来回到北京城，我得访访他。现在，老筛海爷才知道童海川奉圣命陪着皇子出来捉拿二小，请国宝，已经杭州下西南奔云南了，老筛海爷也奔云南来了。半道上难免碰上武林的同道，所以也知道九月九重阳会的事情，并且，重阳会那天老筛海爷也去了，他把驴放在狐儿山下，顺着山道不走正面，从旁边越着山边就上去了，趴在北大殿后头的中脊上，探着头往下瞧。所有铁善寺的经过，全都看到了，好一场惊心动魄的门户之争。到最后童海川跟济慈拼命的时候，人家老筛海爷可不管。老筛海爷想，我要管，那么就得管住这件事。我这么大的年纪，离着那月台又太远，等我一喝喊，那儿死了，我要再过去，虎头蛇尾多寒碜啊，干脆我不管。实际上老筛海爷在这呆着的时候，南配殿的后层坡也有人，在这大帐篷的上头天井这儿，也有人，天井这儿就是亚然和尚。

其实一共有五位高人都在这盯着瞧着呢。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老筛海爷并没走，他知道童海川还要跟八卦山闹事，所以自己找地方住下，每天出来游逛。在北方几省呆的年数多了，乍到江南，山明水秀，喝，老筛海爷也很痛快。没想到这几日变了天，下起雪来。老筛海爷又喜欢踏雪寻梅，这样才在这一带转转，打算看看梅花，瞧瞧雪景。三小夜闯八卦山时节，老筛海也进山了，老筛海爷也有水衣水靠，三小出山，老筛海爷也出来了。老人心说，这仨孩子找死哪，难道人家不会坐着船出来劫你们？结果到十八棵杨这儿，仨人真叫人家劫住了。老筛海爷看见了骑上驴，用驴这么一冲，才把韩殿远、贺永、法禅、韩宝、吴智广、雷春、贺豹这些人给冲开。见到三小站住了，老筛海爷又施展惊人艺，警告三位庄主。果然，这谁办得到？下着雪的这山地，三尺六寸长的铜棍，就这么一杵，一下就下去了，没点真功夫成吗？你往外拽，没点真力气成吗？你看着挺轻松、挺自如，实际上那有内力在啊！到现在一问老筛海爷名姓，老筛海爷哈哈大笑："道出老夫的名姓，吓破你们的苦胆。所以，老夫的名姓你们不配问，我这手功夫你们 要练得上来，你们就动手，我不管，练不上来，乖乖的听话，俯手贴耳给我回去。"五庄主火眼金睛猜贺永贺建章就知道不行了，再打也没意思了。便说："老朋友，我 们冲着你了。""哈哈，这便才是。几位庄主请吧！""好吧，四哥，咱们回去吧。"呼哨一声响，众兵丁从十八棵杨撤下来，上船回去了。

老筛海爷把单支点穴橛往绒绳里一别："你们三人过来，你们叫什么名字？"三个人通罢姓名，老筛海爷道："噢，你们两人是侯振远的徒弟，他是童林的徒弟呀？""不错。"老筛

海爷明白，自己跟侯振远可有关系。

原来侯振远是父传子授的能为，他父亲家传一百零八招青龙剑，这龙渊古剑就是父亲给的。那么实际上他这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是谁教的？父亲可没教多少，真正教他的主儿，就是老筛海爷金元的师兄、清真老门长马骏。马四爸的大徒弟就是侯振远。这样一来，徐源、邵甫就是老筛海爷的师孙，老筛海爷可不提这事，因为哥哥马四爸不让提。“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能为，铁善寺住着你们的父辈和那么多的人，他们不来就没有达到李昆的目地，李昆的意思是预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他惦着拿住你们的师父侯振远、童林，并不指望拿住你们仨啊？如果你们来了，露脸也可以，可现在这不是给你们仨人的师父丢人吗？”刘俊低着头，脸臊得跟红布似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徐源一躬到地：“老前辈，您老人家一定是高人，在十八棵杨救了我弟兄仨人，我们没齿不忘，老人家您可能是施恩不望报，您责备我们，我们俯首恭听。但是有一样，您能不能把名姓告诉我们，我们回去之后，也要跟师父提出来，将来好给您道道 谢啊。。”“哈哈，道谢，我不指望，我的名姓一定告诉你们，我家住在北京城南成牛街清真寺，我姓金名字叫金元，江湖人称老筛海爷的便是。”“哎哟，老前辈啊，我们给您请安了。”老筛海爷往旁边一闪身：“不用磕头了，我们清真不受礼。”“那么我们就给您请安，您的话我们弟兄仨人听得明白。”“那好，回去跟你们师父提提，李昆有个至交，是他最好的朋友啊。”“是谁呀？”“要把这个人请出来，他来了能为你们双方说和此事。”“您提的是谁呀，老人家？”“此人家住在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了个八卦堂药铺，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 十古。”刘俊一听

心想，我闭着眼都能摸了去，我在那住了十二年，那是我第一位授业恩师啊。又听老筛海爷道："你们仨人记住了这个人，回去让他们把王十古请出来，王十古到了云南，这件事情就能完结，国宝得以还朝，二寇可以被擒。王十古不到这事不好办。"老筛海爷一嘬下嘴唇，小驴过来，一骗腿上了小驴，裆里一合劲儿，哒哒哒转眼之间踏着雪花踪影不见了。

三小立刻脚底下攒劲回转铁善寺，直奔狐儿山下。顺着山口往上走，越过蜜蜂岭，直接到山门。刚进山门，有几个门头僧人跑出来了："弥陀佛，三位少侠客，里面都闹翻天了，一夜之间你们哥仨丢了，庙里找人哪，你们赶紧去吧。"刘俊心说，这漏子小不了。哥仨点头答言，狼狼狈狈一直来到东配殿，挑帘子进来。贝勒爷连同所有众群侠，亚然和尚、济慈全都在这儿呢，哥仨过来，给贝勒爷一磕头，给众位师伯、师叔、师父们行礼，往这一站。童林心疼徒弟，一看这仨人啊，象是受委曲了，海川问："徐源啊，你们仨人昨天干什么去了？背着为师等众人一夜不归，私自行动。""这个……"徐源没敢说话。"你们倒是说话呀？"海川一瞪眼，徐源更不敢言语了。老侠侯振远过来了："贤弟，你先等等，先别着急。"贝勒爷也拦："海川啊，你先别跟仨孩子闹脾气。"贝勒爷又慢声细语地问徐源："你们昨晚到底上哪儿去了？"侯老侠也追问："三个人干什么去了？""是啊，贝勒爷问你们呢，你们仨人干什么去了？"徐源一躬到地："师父，我们小哥仨上了一趟八卦山。""什么时候去的？到那遇到什么事？怎么回事？好好的说一说。"徐源就从弟兄俩怎么起意开始，把事情都说了。徐源、邵甫很明白，得把事情往身上揽，不能把人家刘俊搁在里头。一直说到夜闯八卦山，怎么从巡逻船奔船坞，怎

么从船坞上山，怎么换衣服，怎么进去的，怎么迷路，怎么跟着打更的到中央戊己土大厅，怎么看见秋师大爷，他们九位在那儿喝酒，人家胡二爷怎么拿的仨人，李昆怎么放的，又叙说了在船坞一战。他们来了，我们怎么跑的，最后在十八棵杨怎么动手，眼看着跑不了了，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爷来了，救了我弟兄三个人，把他们都给赶跑。老筛海爷又提出来必须奔广东请老侠王十古，此事方能解决。韩宝、吴智广都和我们动手了。侯老侠点头："啊，你们三人也挺劳累的，下去休息吧。"其实哥俩都疼孩子，但是说话的方式不同，老人家侯振远说话满脸春风，三个敢说话，童林一瞪眼，三个人不敢言语。三个孩子行完礼下去来到屋中。刘俊往那一坐直叹息，徐源瞪他一眼："你叹息什么？""三哥，我说不去不去，您非让去，您看到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徐源反倒说："你呆着吧，咱们立功了，你不懂，你听信吧。"是的。三小一走，老侠侯振远可跟咱们商量了！"你疼孩子不疼，我相信你疼，可是有一样，你对孩子发这么大的脾气，那恐怕不大好，他们有话都不敢说了，就说刘俊这孩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雪，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 你捎书信不给你丢脸，夜晚之间进山，冒着寒冷的天气，不避艰难险阻，为了早日还朝完案他们生死置于度外，这是头一条功劳。二一条功劳，船坞一动手，这是第二次冒死，三条功劳，十八棵杨被困，有老前辈金老剑客爷给救了，没有金老剑客爷，三个孩子命就搭上了。为谁呀？为你呀！你反过来这样对待他们哪，这就不好了吧。再说这仨孩子还立了一大功，老筛海金元提出一件事来，广东龙门县请老侠王十古从中斡旋，两造里言归于好，不伤人，不流血，得取国宝，把二小押进朝堂。这你得省多

大劲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贝勒爷，众位哥哥，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贝勒爷心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当着这么些人，该数落数落这位兄弟，这位兄弟现在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海川也感激佩服。有这么句 话：乐有贤父兄。一个人有一个好爸爸或者是 好哥哥来规劝自己，来说教自己，让自己往正道走，那么这个人就很幸福。童林现在就遇上了位好哥哥子，海川点头：“哥哥您说我太对了，我这人就是嘴急，其实我心里倒不是那意思，我一生气他们就害怕。”“还是的。”贝勒爷很高兴，又转身喊：“孔秀啊。”孔秀赶忙过来：“唔呀，贝勒爷。”“哎，你去，见着他们哥仨，就说你师父，连同本爵和你师伯们，大家都说了，这一次他们哥儿仨冒风雪夜闯八卦山，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很是受累了。你去安慰安慰他们。”“好了，吾这就去。”

孔秀来到三人的住处，进屋一看，三个人那儿都噘着嘴。“唔呀，师哥们不要噘嘴了，你们得了好了，贝勒爷让我来告诉你们仨人，代表师父传话，谢谢你们。”徐源、邵甫一听：“师弟，怎么样?”刘俊也高兴了：“嗨，三哥，到底您还是有高的。”“对，以后你听我的没错。”“不，我以后不能听您的了，您净给我瞎马骑。”三人心情高兴了，孔秀回去禀明贝勒爷。

再说，贝勒爷等人等孔秀走后继续商量如何攻打八卦山之事。老侠侯振远对贝勒爷说：“您看，现在连老筛海爷金元这样的武林高手，都在周围看着我们干些什么。当年武林道的老前辈互相支援，互相尊敬，昌盛武林，取长补短，各家武术都蒸蒸日上，难道说，到我们这一代就兄弟阋墙，手足变目吗？真 的通过这国宝二小之事跟八卦山闹起来，杀人流

血引起门户之争，也跟铁善寺似的吗？铁善寺的事可叫人家笑话啊。老前辈们人家在旁边看着呢。我看提出请老侠王 十古这还是对头的。”贝勒爷听了侯振远的话点头道：“是啊，应该请这位贝勒老侠。”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合掌打问讯：“弥陀佛，众位，我跟广东的王老侠有一面之缘啊，老侠王十古来到云南一带游历，这话远在二十几年前了，那时在铁善寺小住十几日，我跟他盘桓过。这个人算少林寺的入室弟子，幼年之间三入嵩山，得了人家的天罡鞭鞭图三十六路，在大殿的匾后 头又得了人家少林寺镇寺之宝人骨宝鞭，能为确实好。据他说好像他在八卦山也住了很长的时间，才到铁善寺来拜望的。那个时候老僧还在庙中，因此有些交情。我看贝勒爷，大家伙儿要赞成的话，咱们把王 十古请出来太好了。”海川也说：“我跟王老侠虽然不认得，但是，他冒然间约我写信，把徒弟介绍给我，刘俊是他教的，我们俩算是亲家啊，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啊。”大家伙儿这么一听，认为这也 倒是一层关系。大家商量，决定要到广东去请王 十古。那么让谁去啊？亚然和尚说：“这么办，我跟王老侠当初有一面之缘，贫僧做识途老马，我去。咱们多去几位道高德重的，人多脸重，大家伙儿一块去了，人家王老侠能来，一个人去了就不好办。”最后决定有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普照、风流侠张鼎、赛判 飞行侠苗泽、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和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过海乌龙展大旺，以及海川等十个人前去拜请。十人中有九位都到了岁数了，都是老人，就是童林年轻。那么童林也就算星星跟着月亮走，沾点神光了。定好了以后，海川问于爷：“老哥哥，请老侠王十古，您老人家怎么不去呀？”老侠一笑：“噢，嘿嘿嘿，海川哪，你可真是的，叫哥哥怎么说

呢，都去了，贝勒爷谁来保护？哥哥我在家保护贝勒爷。”海川恍然大悟：“哎哟喝，还是哥哥您高瞻远瞩，老成持重，经验丰富。你说得对呀，我把这一层忘了。看来哥哥，你就在庙里头保护王爷吧。”“哎，哈哈哈，贝勒爷出事，冲哥哥我说。”海川连连给作揖道谢，侯振远老侠也给道谢。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于爷怎么想的，八卦山不就是个混元侠逍遥叟李昆吗？不是姓于的说句大话，甭说还有众位，就算没有众位，我老头子一个人就凭这两个巴掌，我也得把这韩宝、吴智广打出来，我也能把国宝要出来。请王 十古干什么？这才是于老侠真实思想。相反的，您说请王 十古我决不反对，但是我不去。王十古也是个人物，我于成也是个人物，当然，王十古这个人物我很敬佩，我干嘛千里迢迢去请他呀，别人去我不管，我不去。但这话没法往外说。商量定了，海川就亲自找到刘俊：“俊哥，我们老爷儿十位要去广东，看你师父王十古去，也可能把他请来，你有事吗？”刘俊摇头：“您去吧，问我师娘师兄好就成了，我没有别的事儿。”“好啦。”

第二天一清早，银两路费带足，兵刃带着，十位从打铁善寺起身形，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赶奔广东龙门县。这天，太阳快压山了，幕景苍茫晚风四起，倦鸟归林，牧牛童横骑牛背，手拿短笛，野调信口吹。爷儿十位知道前头黑压压雾沉沉的，这个大镇店就是青龙街。这样，他们便来到青龙街的西口。这是个大村子，街道很整齐。天都黑了，上人家去不大好，爷几个商量，干脆先住店，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正巧路南有座大店横匾上写着：高升店王家老店。店门开放，门灯挂起，伙计在门口让座：“爷儿几个住店吗？再往下走可就错过宿头了。咱们王家 老店南北通衢，东西交流，不

瞒您说，咱们这店年陈日久，四远驰名，现有的房间都是新裱糊的，四白落地，十分干净，一个虱子蚊子虮子臭虫都没有，吃的完全都是京味大菜。您请吧，跨院也有，上房也有。”“弥陀佛！好吧。伙计，有宽绰一点的跨院吗？”“有您哪，您随我来。”伙计说着，把他们老十位带进来一直来到东边的跨院北房。调摆桌椅，大家伙儿擦脸漱口梳头。伙计问：“你们老几位吃饭吗？吃荤的还是吃素啊？”“哎，无外乎牛羊二肉。”时间不大，饭菜摆上来，老十位全坐下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是出家人店里准备了些炒面筋、腌花生豆的素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海川看了看这伙计，也就在二十多岁，细高挑挺干净，穿着打扮也麻利，便问：“伙计，你贵姓？”“我姓王。”“噢。你是这儿本镇的人吗？”“没错，哈哈哈哈，连我们开店的掌柜的，也姓王。咱们青龙街如果有十户人家得有九户姓王。”“噢，要是那样说，你们都是一家子了？”“不，我们这儿有中街王，还有后街王，有前街王。虽然都姓王，同姓各宗。咱们青龙街这正街的王，是一个王，南街一个王，后街一个王。”“噢，那我跟你打听个人。”“您打听吧，凡是我们青龙街的，您随便打听，我都知道。”海川点头：“请问，王十古在哪儿住啊”“哎哟喝，您这人怎么这么楞啊，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问问你，我哪句话说错了，你不爱听了？”“您叫我们老祖宗的名字，我就不爱听了。说真的，我们是三家王，但是有一样，我们这三家王跟一家一个样。您提的这位，是我们青龙街的活祖宗。拿我说，怎么说呢，我管他老人家就没法叫了，就叫老祖宗。他管我呢，也没法叫，叫孙子？不行，叫重孙子？曾孙子？孙泥？孙渣子？这都不行啊。比方这么句话吧，我们这老祖宗要百年之后，他出殡的时候，

按一辈孝袍子上钉个红布带算，要到了我这辈了，干脆，钉红布带就不成了，浑身上下钉满了都不成。只能做一件红大衫，外头罩一个细鱼网，往身上一披，也就是说一个网眼算一辈，他的辈儿太高了。”“哎哟喝，是这样啊，这我可真对不起您，我不能叫他的名字。”“对了，对了。哎，真的，您很年轻，您三十来岁，您跟他什么交情？”“啊，那是我哥哥。”“哈，您这人说话可太不客气了嘿，我刚说那是我们活祖宗，您这会儿又说您跟他是哥们。”爷儿几个也不好意思笑。海川道：“伙计，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确实是这样，他的徒弟也就是我的徒弟，可不是哥儿们吗？”“那我告诉您得了，明天您要去，一清早起来，一直往正东过十字街到东口路北，那儿有一片房子，都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正当中的大门洞，那是他们的家，门洞里头东屋，就是老人家的门诊部，西屋上头有块小匾绿字：八卦堂药铺。这屋瞧病，那屋里头抓药。”“哈哈哈，伙计，你们这位老祖宗真会赚钱啊。”“您这叫什么话？”“你看，可不是会赚钱吗，自己开的药方，让人家病人上自己的药铺里抓药，那还不足足的坑人啊。”“我说您这人怎么说话呀？我一个做伙计的，不能跟您反对，相反您说这话太难听了，您知道我们老祖宗怎么回事吗？您可真是的。我们老祖宗不是不坑人，分坑谁，围着我们附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要论脉案的话，我们老爷子考第一，也甭管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耳、眼、鼻、喉，五官科，到他手里头，没有治不好的。我们老爷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下没有治不了的病，’这是人家老中医的一句话呀。按中医来说，凡人身上的病，就有治，说你治不好，那就是不投簧，不得要领，下药不对，所以你这药下去治不了他这病。相反病

因对了，下药也对了，没有治不好的病症。当然，这个病嘛，治的力量越大，发现的这新鲜病也越多，这也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老爷子瞧病叫贫民不取利。您打听去，凡是穷苦人到那瞧完病，连钱都甭给。”“要叫你这么一说，你们这位老爷子一年得拿出多少钱来往外赔呀？”“赔呀？没那事。这本地大财主多极了，再有那欺压乡党，鱼肉乡里，为富不仁的老财要得了病，行了，有他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老爷子给他瞧病，比如说他这病是二成，头一副药下去就六成了。”“哟，怎么回事？”“哈哈，怎么回事，主他病闹的凶点，说你这病我得包治，你得给三万两白银，没有三万两银子好不了。好，这叫穷人吃药富人还钱。”“啊，伙计，这还是真有点意思。”“多新鲜啊，我们老爷手底下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哈哈哈，您知道吗？不是庸医杀人，记住两个验方，看了看脉相书，跟着就给人家号脉去，胡给人家药吃，治不好，也给药死，那可不行。”

伙计把这事情一说，大家哈哈一笑。吃完饭以后，喝茶休息。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擦脸，漱口，算完了店饭账，多给伙计一点小费，爷几个出来，亚然和尚带着他们大家往东走，越过十字街往前走，来到东口路北。看见老侠王 十古的房子前门在中街，后门直通后街，甲第连云，房子很多呀。靠前街这一溜就是八间房，偏东一点是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上下马石三层台阶，一边四棵门槐，东边的大厦是走马门。就在这正门往西靠墙根一拉溜，有托着腮帮子的，有捂着腰的，有哼哼唉哟的，有俩人架着的，有预备门板抬来的，有背来的、搀来的。大门开着，果然这门洞里靠东边，当中有个门，门外头有一张桌子，门里头有一把椅子，就堵着

这个门。桌子上头有脉 枕，还有纸笔墨砚，旁边有个凳，是病人坐的。就这门洞里头一个门，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门上头有一块匾，木质很讲究，当中三个字：八卦堂。在八卦堂的上边有两个小字："广东"，门帘挂着，看不见有人往里去，就在这瞧病的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一叠子纸条，这个人五十多岁，大高个，大奔儿头，紫红一张脸儿，红红的眼眶，眼珠儿发黄。花白剪子股小辫，一身蓝煞着绒绳，脚底下薄底儿的靴子，他就是老侠王 十古的大弟子，金睛红龙 应太和。看这意思，王老侠还没从院子里头出来呢。应太和拿着这叠纸条，到了门口从头一位病人开始撒条，一个一个，可能这白纸条上头有号码，一位一位的叫，一直发到最后回来了 。他把剩下的纸条压在桌上就进了院子。一会儿的工夫，陪着老人往外走。

亚然和尚用手一指："您看，这位就是。""哎呀！"哥儿几个随着亚然和尚的手这么一瞧，喝，王老侠好精神哪，中等身材略微的高一点，八十多岁，这么大的年纪，腰板不塌，双肩抱拢，米色绸子长衫干净极了，白绵绸的裤子汗衫，高挽着的袖面，腰里系着绒绳，寸底的粉底大红缎子朱履鞋，上绣五福捧寿，红缎子沿边。往脸上观瞧，面似晚霞，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皱纹堆垒，精神矍铄，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微长，微开眼睑，二眸子金光闪闪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有轮，颌下一部银髯苫满在前胸。不散不乱，根根整齐。白剪子股的小辫，顶已谢了。老人家步履矫健。应太和陪着来到门洞，老人归座位把桌子赶到门口。第一号由打外头进来，"老爷子您早啊。""坐下，坐下，见好吗？""好多了，您哪。""你呀，再有一付药就齐了，坐下我

给你号号脉。”病人胳膊放在脉 枕上，老人家闭着眼睛一号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呀。号完了以后，拿起笔来开药方，让病人去抓药。跟着叫第二号。慢慢的一个个往下瞧，顺顺当当的，人们出来都是高高兴兴的。这一瞧就到晌午了。金睛红龙应太和到门口一瞧，没人了，一摆手，老侠王 十古一推桌子站起来，正要往里走，亚然和尚合掌打问讯：“弥陀佛，王老侠客，王施主，别来无恙啊。”“哎哟喝，哈哈哈，是哪位啊?”亚然和尚说：“老施主，你不认得我了？贫僧亚然哪。”“哎哟喝，先辈。”王 十古连连的拱手作揖：“这是哪一阵香风把前辈吹到寒舍，恕过王某未曾远迎，恕罪，恕罪。”“老侠你太客气了，不是这一次贫僧我自己来拜访，我还同着一些朋友来的。”“大伙儿请吧。”王 十古就知道这里有事。约请大家往里走。进门迎面是个影壁，往西是四扇绿油漆洒金星的屏风门，门口四个字：斋庄中正，当中两扇开着。等大家伙儿由打这屏风门外头进来一看，院里头豁然明亮，砖漫的院子，十分讲究。各房屋都是抄手的游廊，朱红油漆的抱柱，北大厅足有七间口面，东西房也有五间的口面。这里不仅有住人的房，还有存药的库房。再往后两旁边有箭道，一层院子一层院子，东西有跨院有花园。墙脚下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应太和把帘子撩起来，大家执手相让，全都进来。王老侠乐嘻嘻地说：“我先洗洗手。”太和给预备洗手水去了。大家坐下后观看四围，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两旁边有椅子、凳子，宽敞啊。墙上挂着挑山对联不计其数，完全出于名人手笔。正居中的中堂，是个八仙庆寿，工笔画真讲究。上下首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春水船如天上坐。下联配的是：秋山人在画中行。喝！这是明朝四大才子中唐伯

虎的手笔，了不起啊。屋里头的陈设也很不俗气。这时亚然一笑："老施主，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啊。""嗯，高僧啊，这我可求之不得，来吧。"亚然和尚从普照、镇东侠、凤池甘大侠一直介绍到海川。刚把海川介绍完，王 十古 走到海川面前一抱拳："哟童侠客，哈哈哈，你是我心目中的好兄弟，好朋友。刘俊我给你介绍去了，大概你已经收下了吧？""唉呀，老人家；晚生童林怎敢呢。"童林就把白马河甘家堡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王 十古给甘大侠连连道谢："这个孩子无知，您多原谅。""您说哪去了，前辈。""众位，我们的胡子全白了，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我们都是弟兄啊。""对对对。"大家弟兄相称。泡上茶来，众人喝茶，王 十古这才细问："不知道海川贤弟和众位仁兄贤弟怎么一旦之间，随着亚然高僧来到寒舍？"老和尚看了看童林："唉，海川，你说说吧。"童林一抱拳："哥哥，此番前来有大事相求。提起我的事情，尽管有宾朋跟您提了，恐怕知道的不甚详细。"海川就把从家里出走，斗纸牌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头结一掌仇，风雪困京师，一直说到现在。海川最后说道："幸亏众位兄长的帮忙，几次我童林都化险为夷。这一次大家在铁善寺，准备到八卦山找李昆太极公要国宝拿二小，但是从中又有高人提到哥哥跟李昆李太极交情莫逆，本系双方都是武林道的正门正户，不能为此小事多伤和气，多树强敌，所以我们想通过哥哥您斡旋此事，让两造言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只要太极公能献出国宝，此事也就作为罢论，因为有贝勒爷做主。我童林有心自己来给哥哥跪门，怕哥哥不肯前去，因此约请众位兄长们一起来，人多脸重，哥哥您能不能拨冗前往啊？"亚然念佛号："弥陀佛，王老侠，海川所说

您听明白了没有?”老人家王十古听明白了，说：“众位，不错，二十多年前我王十古到云南一带去游历，知道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有位混元侠逍遥叟太极公李昆，掌中一对乾坤太极图，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式，愚兄我也有一对五形八卦掌，也是按周天三六十五式。这样啊，我就找到太极公，蒙他以礼相待，我们两个人谈了几天，很不错。我们两人通过口谈，又到了手谈，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分手了。事隔多年，时过境迁，一晃二十几年了。今天既然众位来了，我王十古是义不容辞。”说着话王 十古又转向海川说：“兄弟，你我之间另有一层关系，虽说你我素不相识，可你看得重哥哥我，我一封书信你收下了刘俊，愚兄有一份感激之情。无奈，你们爷几个来的时候，也看见门前了，我这儿有多少病人哪，每天需要我诊脉看病。我要一走，不是把大家的病都给耽误了吗?”大家伙儿一听，得，看起来还是推辞。海川听完了说：“哥哥，咱们弟兄一见如故，我童林这个人从来不说拐弯话，不错，您现在给大家瞧着病，但是我要问问您，您现在八十多岁，您也有个百年之后啊，那么您要死了，人家 那些得病的人就不看病了吗?”大家一听，嗨，这位还真愣。王 十古这么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便说：“车到山前自有路。按兄弟你说，那么哥哥我就应当奉陪大家去一趟，但是我可有条件。”海川忙说：“老哥哥只要您去，不管什么条件，我都能应。”“众位仁兄贤弟，亚然老前辈，如果大家认为我王十古打得过李昆李太极，拿我作为打手，请我到那儿凭我王十古三个字压制李昆，强迫他们交国宝，献二小，那可不成。我跟李昆是朋友，我跟海川是兄弟，这样我跟你们众位也是朋友，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一手托两家，双方都是朋友。如果哥哥去了，或者是

李昆把我约到八卦山，或者是哥哥我把李昆约到铁善寺，当众言明，给 你们两造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那样，我就去。”“哥哥的心就是我童林的心。到了以后，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让我童林吃亏都没关系，哥哥您只管做主。”“啊，要是那样的话，愚兄也就放心啦。”大家伙儿商量已定，王老侠叫八卦堂药铺写了个纸条贴在门口：“今日停诊。”一切准备就绪，王老侠又到了后边，见老伴言明原由，拿军刃欲与众侠客一同赶赴昆明八卦山。

第三十四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上回书正说到，十老请八卦，老侠王 十古决定随同海川他们十位去昆明，回到内宅取军刃，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说明，为了朋友，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

对于这件事，老太太倒没阻拦，只说："你去吧，想着看见李昆兄弟替我问候。"第二天一清早起来，王 十古围好了十三节人骨鞭，小包袱打好，乾坤太极图放在里头。家里都安置停妥，大家从这儿起身登程，就奔铁善寺来了。

非止一日，来到铁善寺。顺山道往上走，直奔铁善寺的山门，远远地往铁善寺瞧。喝，门口可聚了很多的人，自从他们爷儿十个走后，铁善寺的人就盼着。老侠于成告诉二爷侯杰，每到晚上多加点小心，万一贝勒爷要出点什么事，你我都担不起。甭说山外头跟人家八卦山闹着事哪，就铁善寺请来的这些人里，也还有好些个二五眼的哪，我们不得不防。于老侠，侯二爷白天陪着贝勒爷在一块儿说话，计算日期，琢磨着要来嘛可就该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小僧人跑进来："弥陀佛，贝勒爷，诸位老英雄啊，山下来人了，我家老当家的亚然和尚陪着很多人，那里头还有一个老人，生朋友到了。"贝勒爷他们嗯啦一下子，二百多位东西配殿的人全跟着一齐儿往外走。济慈和尚头前带路，来在山门外，大家众星捧月地陪着贝勒爷。贝勒爷这高兴呀，抱拳道："众位，把王老侠客请到了？"海川给王 十古介绍道："哥哥，这就是当今万岁

康熙爷的四皇子雍贝勒爷。”王 十古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草民有何德能之处，敢 劳贝勒爷玉叶金枝?!您出寺迎接，我给您磕头道谢。”“哎呀，老侠客，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休要行礼，折杀胤祯，快起快起。”众群雄往里 走，一直来到东配殿。大家落座，全陪着王十古坐着。贝勒爷可说：“哎呀，你们爷几个来得很快呀。”老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然后问王爷：“王爷，您看这事情，草民来了应当怎么办?”“王老侠，你是武林道的前辈，本爵对绿林道是个门外汉，你跟太极公是朋友，他手下的孩子们跟海川闹了事，北京城大内盗走了国宝，此事皇上十分震怒，命海川戴罪捕盗。皇上既然震怒了，事情就不好办，但只要国宝还了朝，剩下的事都好办。”王爷给王 十古这么一个杠杠，翡翠鸳鸯镯得给了皇上，韩宝、吴智广到底怎么样都不要紧，到时候报一个畏罪自杀，皇上也没处找去。王 十古也把自己来时所想的跟王爷提了：“草民跟李太极确实是个朋友，人家太极公太极十三式自成一家，艺压 武林，是多年的成名前辈。我王 十古打算写封信，让他定日子约草民进山跟他谈谈，或是请太极公到铁善寺来，由他去定，到那个时候见面再谈。”王爷点头：“老侠客，这是第一步，太好了。”拿过纸笔墨 砚来，王 十古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写完之后给大家念念，装在信封内说道：“海川，你说派谁去好呢?”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王老侠客，贫道愿往。”大家伙儿一抬头，原来是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王老侠说：“哎呀，司马仙长啊，您这一次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把我王 十古接到铁善寺，坐未安席，您又要下书去，我王 十古心中很不安宁，还是派别人去吧。”“无量佛，王老侠，一来贫道也

不累，二来我想派个弟子去，就不如派个大人去。您说呢？”王十古点了点头：“振远贤弟啊，还是你们爷儿几个拿主意吧。”“啊，道哥要去，那就请道哥辛苦一趟吧。”

南侠换了一件道袍，把书信揣在怀里，手里拿着拂尘，辞别众人，从铁善寺下来，直奔八卦山。南侠司马空到底是什么心哪？司马老仙长想得也很多，老筛海爷金元告诉三小，回庙后设法请王 十古，南侠司马空自报奋勇，也跟着去了。南侠又跟于爷想得不一样。南侠心想，这又何必呢？铁善寺这么多人，非王 十古不行，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吗？现在把王 十古请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拿着信去，凭我司马空的名誉，凭我司马空的身份，凭我司马空的三寸不烂之舌，准能够顺说李昆，献出国宝。看来，这南侠也惦着露个脸。

等到了金家酒店，顺着栅栏门往里走，挑帘笼进了屋子，花斑豹金荣带着两个伙计都在屋子里头。等南侠一进来，金荣赶紧过来。司马老仙长上下打量金荣，看他还真有个相。便问：“无量佛，您是酒店掌柜的吗？”“啊？不错，花斑豹金荣就是在下。请问仙长，您是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仙长吧？”“哟，金寨主，正是贫道。我这一次到这儿来，打算拜见你家大庄主，但不知可以不可以？”“老仙长，这样吧，您既然打算进山，我准备船只您看好不好？”金荣出去安排，老半天工夫，噔噔跑进来了。金荣陪着司马空由酒店出来，到南盘江岸的渡口一瞧，啊！这势派可大了，铺江盖水的船只，足有大小八十只，旗幡招展，每一个船上都有几十名庄兵，卒巾号坎打着裹腿，绢帕缠头，手中抱着利刃。如临大敌。正居中这只大船，已经系好了缆绳，搭好了跳板。这个大船长有八丈，宽也有三丈挂零。一只大舟船，三十二名水手，四个

抱头的，两个掌舵的，在船头，两块夹板，三道铁腰，一丈六尺长的大竹竿，蓝缎子三角旗面，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金枪顶，红缨子，上头有字：云南八卦山。斗大的一个李字被江风一刮，扑噜噜噜噜，一个劲的响。船上一边站着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八个马扎上坐着八位庄主爷，那势派大了。南侠一想，李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接我吗？接我也不至于这样啊。耀武扬威，刀枪林立，这是吓唬我吧，一定是。南侠正想着，只见人家八位寨主爷下了船来到江边上。为首的一位问："哈哈哈，您是司马仙长啊？"南侠单掌打稽首，口颂佛号："无量佛，您是八卦山的李老庄主太极公吧？不才司马空拜见。""噢，久仰老仙长的大名啊，总想着到扬州去拜望老仙长，但是 我的事情太多，未能如愿，今天一见简直三生有幸，哈哈哈，恕过李昆接待来迟呀。""无量佛，老侠客，贫道司马空有何德能之处敢劳老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实在不敢当。"彼此寒暄之后都上了船。老侠李昆用手一指，众兵丁提锚锁，响串锣，解缆绳，撤跳板，船篙点岸，横插南盘江，直接奔北岸。等来到山口，由打船坞又换乘小轿，直奔山寨而去。只见大片的山峰插入云端，烟笼雾绕。一排排的庄兵，都怀抱着军刃列队两旁。南侠心说，这是如临大敌啊。他也不言语，跟着往上走，转眼之间来到南庄门。司马仙长一瞧，李昆这么阔，怎么他的家里头连个正儿八经的门楼都没有，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屏风门。实际上南侠不懂，这是八卦连环堡。九个人下了肩舆以后，由田子步头前带路，引进了正南门。每一道院，每一道门，都有重兵 把守，全带着家伙。司马空心说，这是干什么？众人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北侠可没接出去，他在屏风后头坐着呢。李昆李太极

请南侠上座，哥八个依次相陪。献上茶来，南侠喝了一碗茶刚要说话，李昆抱拳："司马仙长，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侠，我弟兄要交你，巴结都巴结不上，您这一次来，使我八卦山蓬荜生辉。可有一样，你要是从扬州九龙观来，那你我弟兄就至亲至厚，你看得起我李昆，移尊下教，我求之不得，我得把您打板高供，因为您是从您的庙里来的。如果您要从铁善寺来，哈哈哈，可就两说着了，您要真的凭您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打算顺说李昆，你纵有风流隋和之善辩，良子陆贾之奇材，范睢蔡泽之言，苏秦张仪之口，恕李昆不奉陪呀。"南侠一听心说，哎哟，李昆呀，你好厉害呀！我听刘俊说，人家刘俊到你这下书来，连一个兵都没瞧见，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随便出入啊，怎么我司马空一来，你们弟兄八人摆船只迎接到江岸，一路之上列武陈兵，这是冲我示威啊。相反的，到大厅我还没说话呢，你就把我嘴给堵上了，你明知道我是铁善寺来的嘛，你怎么还说出这话，这是不让我说话。南侠又一想，我到底还是朋友嘛，我该说的就说，至于说你怎么样让我起火、让我着急、让我生气，我可以不着急，不生气。思索至此，南侠道："无量佛，李庄主，贫道这一次是从铁善寺来，但是李庄主你是上三门高门的弟子，侯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门户，你们双方为这件事情，如果争斗起来，引起杀人流血，叫武林同道说我们同门自相残杀，我看这就不美了吧。恐怕叫晚生下辈耻笑。山人这一次来，原为的是劝一劝李庄主，为什么不能化吴越为一家呢？双方彼此都多几个朋友，在武林同道多几个帮手。老庄主，献出国宝，献出二小，不就完了吗？"南侠说的是实话，李昆李太极听完了把脸就沉下来了："司马仙长，我刚才说的话阁下没听清，

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作说客！让我李昆交国宝、交二小，束手到案打官司。这可不是我李昆不够朋友，我不能听您的。侯振远、童海川大闹铁善寺，掌震济源僧，这就是冲着我李昆示威，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让我李昆看看，你给不给国宝，你交不交二小，交了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你八卦山就是铁善寺！我是个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吧，想不到您还冲着 我弟兄八人说这样的话，您要是帮着童海川，打架不恼助拳人，我姓李的不在乎，您要帮着我，我不敢用，咱们还是刀兵相见吧。来啊，摆队伍，把南侠送出八卦山。”哎哟，人家往外撵了。南侠虽然说是出家人，也不由地无名火起，李昆，你拿我司马空不当人啊，有心亮宝剑跟李昆斗斗。其实南侠真的亮 出宝剑，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动的，人家会有话说，我跟您无冤无仇啊，我斗的是侯振远，童林啊。我把侯振远、童林打 败了，您要帮忙您上来，我不含糊。现在我犯不上，白饶一命。司马老仙长一看作说客的办法不行，也就把气平下来了。祸福无门，庸人自扰啊，我把人家王 十古的信拿出来就完了，我逞这个能干什么。想到这儿，便对李昆说：“老庄主，不要着急，这一次贫道来到八卦山，是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庄主的风采，二来有阁下的故人托我带来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啊，您是奉我朋友下书信来的，哎呀，司马仙长，您怎么不早说呢？”司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阁下故人广东王 十古托我给您带封信来。”“哎呀，老仙长啊，恕我李昆冒昧，冒犯仙长，这是我李昆的不对了。”南侠一听人家给我作揖是冲着王 十古。王十古是他哥哥，没有王 十古这三字，人家敢拿草纸把我捏出去，有王 十古这三字，就给我作揖，赔礼道歉。嘿，司马空心说，李昆呀、李昆，可真有你

的啊。南侠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李昆李太极把信接过来对胡元霸道："二弟，赶紧吩咐人预备脸水、漱口水。"时间不大，脸水，漱口水准备好了。胡二爷把信接过去，李昆李太极洗了手、漱了口，然后重新捧着书信，冲着铁善寺，冲着东南方向鞠了三躬。这下可把司马空的鼻子给气歪了：李昆嘿，你对王 十古就这样，你对我司马空就那样，不都是个侠客吗，不都胡子白了吗，谁能高三丈。南侠气得直咬牙，可表面上还乐呵呵地站在这里。李昆看完了信说："二弟，你们大家伙儿洗洗手，把哥哥的信接过去看一看。"哥儿七个过来，胡二爷举着、大家一一过目，阅毕装好，胡二爷问李昆："哥哥，王老哥哥这封书信咱们放在哪？"李 昆犹豫了半天道："兄长的书信放在哪儿也不恭敬，拿到后头，放到祖先堂去吧。""是。"胡二爷亲自捧着信，送往后面祖先堂。司马空心说，哎哟！要把我气 死哩！李昆一躬到地说："老仙长，奉我兄长之托来到八卦山，恕过李昆言语冲撞多有冒犯，我给您准备酒 宴，一定盛情款待。"南侠心说，我要吃了你的饭，我非得噎嗝不成。便对李昆说："太极公，不瞒您说，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太极公要认为可以，您赶紧修书信，贫道我带回去。"李昆摆手："不敢给兄长修书，兄长的书信，我弟兄领了，要是那样，就请南侠客回到铁善寺面见我的哥哥，就说我弟兄八人给他请安了。至于我们弟兄打算怎么办，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一来多年未给哥哥请个安，二来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那个时候任凭我兄长示下。"南侠说："无量佛，老庄主，既然如此，贫道告辞。""等一等，接您进山，送您出寨。""哎呀，实在隆重，贫道受宠若惊，我不敢当啊，你就派个人把我带出去就行了。""既

然如此，金荣把老仙长送出八卦山。”“是。”大家送到庄门，然后金荣陪着司马空下了山到船坞上船，一篙支来到南盘江的南岸金家渡口。南侠司马空一个人往前走，过了十八棵杨，老仙长站住身形，回过头来看一看云雾盘绕的八卦山，自语道：“无量佛，李昆哪李昆，我司马空来到你的八卦山，你列队陈兵，耀武扬威，你 这是要吓唬我呀！我姓司马的跟你有什么过结？”嘿，越想越气，须发皆张，脸也白了，浑身也哆嗦了，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团。后来一想，我这又何必呢，一个出家人，人称练气士，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我八十多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我犯得上吗？你李昆气我，我不生气啊，我姓司马的比你高，哈哈哈！南侠回嗔作笑，继续赶路。没走几步又琢磨上了：嘿，李昆呀，我姓司马的也是个侠客，了不起的人物，可到你那儿惦记着往外轰我，但你哥哥的书信一拿出来，你就冲着书信磕头，哎哟，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这么一想，又气上了。真是乐一阵气一阵，气一阵乐一阵，神魂颠倒，都迷惑了。一抬头，已经到了蜜蜂岭。老侠司马空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心说，叫大家瞧见我这失神的样子多难堪啊。南侠静了静心神，这才赶奔山门，进山门往里走来到东配殿挑帘进来。侯振远，童林都接到门前：“哥哥，回来了。”然后坐下。“啊，回来了。”南侠跟贝勒爷、于老侠、王 十古这些人彼此见完礼。王 十古这才细问：“司马大弟，这一次愚兄请你到八卦山见李昆下书信，他对你招待如何啊？”南侠心说，要 把我鼻子气歪了，这怎么能跟人家王 十古说啊。“啊，王老哥哥，人家李昆李太极看在您的份上，待我司马空十分殷勤。”“噢，他又说了些什么？”“他说您的原书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内供奉起来，不敢

给您写信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面见阁下，一来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给您磕头请安，二来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着好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众人都在东配殿陪着贝勒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门头僧进来道：“哪位是王 十古王老侠客？”“噢，不才就是。”“噢，老侠客，现在有八卦山的二庄主铁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给您请安来了。”“快快有请。”王 十古往外迎接，应太和在后头跟着，一前一后，直到头层大殿。这个时候，人家胡二爷就进来了：“哎呀，哥哥，多年不见您倒好啊，我跟我的哥哥兄弟都惦记着给您请安。”说着过来就磕头。“二弟，请起请起。”应太和赶紧过来拜见二叔，然后把胡元霸一直请到东配殿。王 十古可不能给介绍啊，因为这是八卦山的人，怎么着也算敌对啊。安排好了座位，人家胡二爷坐下。大家伙儿看看胡二爷，一身蓝煞着绒绳很干净，肋下也不带刀，搬尖洒鞋白袜子，白剪子股的小辫，还真有个相。胡庭道：“昨天司马仙长去了，说哥哥您来了，我弟兄都很高兴，早就想跟哥哥见面，这次您来，太好了。我哥哥让我到这瞧瞧您。”“噢，我谢谢兄弟。铁善寺的众位英雄侠义跟八卦山的事情，哥哥我都知道很清楚了。既然哥哥我来了，我希望两造能言归于好，愚兄愿意从中斡旋。你跟你的哥哥商量了吗？是你们哥儿几个到这来啊？还是我到你们山里去啊？”“我哥哥跟我提了，让我跟哥哥告禀：如果哥哥乐意屈尊下教，请哥哥带着所有的英雄侠义明日进山见面好谈，如果哥哥不愿意去，那么我弟兄就来到此处驱前受教。”“哈哈，二弟，太客气，哪儿能这么办，好吧，既然如此，愚兄准到八卦山。”“好！”王十古又道：“既然如此，我可就不款待你

了，请回去吧。”说完以后，王十古和徒弟应太和又给送到山门，看着胡二爷走远了，爷儿俩回来。到了东配殿以后，贝勒爷可问王老侠客：“看这意思明天得去了。”“是啊，贝勒爷，我们合计一下都谁去吧。”有关人员都想去，大家伙儿呼啦啦站起一帮来，这个说我去，那个说我去，尤其是童海川，急着说：“事情是我的，哥哥，我得去。”王十古道：“兄弟，你自然得去啊，这样办，咱们计划一下。依我看，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济慈和尚，再有二弟一轮明月落九洲苍首白猿侯杰带着小弟兄，连铁善寺请的英雄侠义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铁善寺保卫贝勒爷，听候我们的捷报。明日赶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侠于成，第二个王 十古，第三个司马空，第四个侯振远，第五个张鼎，第六个赛判飞行侠苗泽，第七个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第八个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第九个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第十个展翅大鹏杨万春，十一个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十二个铁戟将高林高元甫，十三个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十四个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十五个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十六个神行赛罗宣普妙，再往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过海乌龙展大旺，加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和八卦山里的北侠，还有金睛红龙应太和，老少群雄二十一位。”王 十古把人定好，贝勒爷一看成了，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这一天就研究这码事，能办到哪步，能怎么个办法。到了晚半晌，众人吃完饭早早的休息。

第二天清晨起来，老侠侯振远嘱咐二弟，又拜托水晶长老亚然跟济慈和尚，连同外请的这些人好好的保护贝勒爷，千万千万不可滋事生非。又告诉张旺、孔秀，一定要把两个傻小子看住了。大家嘱咐停妥了，各自把东西带好了，由打铁

善寺告辞出来，一直赶奔八卦山。

二十多位老少英雄，僧道俗全有，一路之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几十里路，微然一加快，可就到了。远远的望去，花斑豹 金荣带着八个底下人，没有带军刃，在十八棵杨这儿垂手侍立。时间不大，群雄到了，金荣赶紧过来道："老侠客爷，金荣给您行礼了。"王 十古搀住，"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不错，正是晚生。""哈哈哈，我到你们八卦山来的时候，你可还是小伙哪。""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我也是半老之人了。老侠客的风采，不减当年。众位，在下有礼。"认识不认识的，全 作个揖，最后金荣看见刘俊了："哎哟喝，小兄弟你也来了。"刘俊过来给金寨主行礼。老侠王 十古看了看金荣问："你家主人现在哪里？""我家主人现在渡口江岸恭候多时了。"南侠在旁边一听，怎么着，我们还没来，人家就恭候了，这可跟我来的意思不一样啊。王老侠说："噢，既然如此，金荣你头前带路。"老少群雄在后头，往金家渡口走。到了金家渡口，远远地看去，要把南侠真给气死了。原来水面空荡荡，只闻江水声。芦苇深处弯着一只大船迎接客人。南盘江的岸边，有四个家人垂手侍立，哥儿几个都在马扎儿上坐着呢，没有一个拿刀拿枪的，都是长大的衣服。丝毫没有列武陈兵的迹象。南侠心说，我来你们怎么那样呢？现在你们又这样，真是欺人太甚了！人家哥儿八个一见王 十古等众人来到，马上站起来了："哥哥，哈哈哈，小弟等候多时了。"老侠王 十古抢步进身，抱腕当胸："众位贤弟。"李昆紧行几步来到跟前："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呀，愚兄 实不敢当。"王 十古跪下右腿，左腿一弓，叫半礼相还，把李昆李太极给搀起来了。"哥哥，虽然说当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数日，我弟兄

得聆教益，受益匪浅啊。自从哥哥走后，想起哥哥的尊颜，无日不神驰左右，再盼着哥哥来，关山相随 很不容易。二十多年了，今天兄长莅临八卦山，小弟等心里万分的高兴啊。不过，哥哥啊，您可显得老啦，已经白发满头了。”“哈哈哈，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屈指算来，二十余载，愚兄跟你们弟兄分手以后回到家中，也是心驰神往，总惦念贤弟，时怀云树之思。兄弟，这一次哥哥我来了，给 贤弟们添些麻烦。”“哥哥我们请都请不到啊。”这时候二爷胡元霸过来跪倒了磕头：“哥哥，我给您行礼了。”“二弟啊，昨天见过礼了，起来吧。”三爷任光、四爷法禅、五爷贺永、六爷汤龙、七爷八爷都过来给老侠王 十古行礼。说真的，都很恭维尊敬，但是恭维得一点儿都不假，让你看着发于肺腑，十分至诚。这叫发乎情止乎礼。这一点南侠确实看出来了，人家弟兄是交情。老侠王十古挨着排儿的见礼，把应太和也叫过来：“给你八位叔叔行行礼。”李昆抱拳：“哥哥啊，咱们进山说话儿吧。”老侠王十古点头答应：“全依贤弟。”李昆一招手，大船慢慢地荡着桨来在渡口，系好了缆绳儿，搭好了跳板，上头预备了不少的马扎儿。李昆李太极一招手，解缆绳撤过板，船篙点岸，这才摇橹横穿大江，赶奔北岸船坞。

江面儿很宽，江水很平静，一点儿风丝儿也没有。来到船坞下船以后，大家伙儿稍事休息。恭请诸位从船坞出来，顺着山道上山，半山腰儿没有窝棚和那些带刀的兵丁了，连来往走道儿的庄兵都看不见。南侠心说，真地道嘿，怎么唯独我来那么热闹哇！众人往山上走，这次不走南门儿了，从南边儿往东边儿转，转到八卦连环堡的东南方向，这里也是屏风门儿，屏风门里头就是院子。到这儿李昆不走了：“老哥哥，

请吧。”南侠心说，看来李昆待我还不错。如果下书信的时候人家李昆让我头里走，我非进了迷魂阵现了眼不成。这一来，司马仙长倒也心平气和了。老侠王十古心说：你打算拿这九宫八卦连环堡来难住我姓王的，李昆啊，难道我真的连你这小小连环堡都进不来？我看，这是东南方向，按西北的乾宫来说，乾、坎、艮、震、巽，这就是巽宫第五门。再往西就是刚才来的那儿，南门儿叫离，再往那边转叫坤、兑，这就是八卦八门。老侠王十古前头带路，众群雄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帘拢高挑，大家伙儿进去了。北侠可没在这儿，老少群雄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底下人进来摆好了桌椅。李昆很谦虚：“老哥哥，您这一次应邀请来到八卦山小弟我事前不知，也没给您准备好丰丰盛盛的酒席，我想恭请兄长跟大家伙儿吃点儿东西，回头咱们再谈话。”王老侠一笑：“贤弟呀，来的时候儿已经用过了，现在大家伙儿还不饿。”李太极点头：“要是那样儿，好，献上茶来！”全都是盖碗儿茶。王十古喝一碗茶以后，一抱拳：“贤弟呀，你和海川怎么闹得这么大的事，这年轻人身入武林，奉师命兴一家武术，也十分不易。虽说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但是，事情该了也得了哇。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跟贤弟不厚，我跟海川不薄，我想出头跟两造把事情了一了，不知道贤弟乐意不乐意？我想贤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为人啊！我绝不能蔑着一个向着一个。”李太极沉了一下：“哥哥啊，唉，怎么说呢，侠客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好事，我武林之中又添个门户，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少年的英雄。我作为八十的人，能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掌打雷春，回来之后我责备了雷春，不让他再下山。掌打贺豹，回来以后我也责备了他，贺豹是背着我弟兄们到的北京城的。说

真的，我弟兄都有家教不严，疏于管教之责！万没想到韩宝、吴智广两个小冤家，大内盗出国宝陷害童侠客。咱们都是正门正户，我跟二小说，你们要跟童海川童侠客有仇有恨，你拍门儿找他，这是人物。盗国宝动了万岁之怒，我八卦山天胆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但是事情已经出来了，说真的，那时候如果有人来八卦山把事情说清，我李昆情愿献国宝。没想到杭州擂事情完了以后，童侠客北高峰献艺贺号，接着到了铁善寺，群雄大会，威镇铁善寺啊！我想这是敲山震虎吧？我已经命二弟元霸，把韩宝、吴志广连同国宝找回八卦山，这您放心，现在都在八卦山呢。我本应当绑二小献国宝，到铁善寺去，把人和物都交给童侠客，侯老侠客。我弟兄八人，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打窝主之罪。可无奈这铁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这是打出一个样儿来让我李昆瞧瞧，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办，人家绿林同道知道的是说李昆明理，懂国法，不知道的说我惧怕，这样，我后半生可就不好混了。为此我不敢去。献，不好；不献，也不好，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儿，哥哥您来了。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儿情啊！”

“贤弟，你也不用客气，你打算怎么办？”李昆答言：“哥哥来了，没二话，我当然献国宝。可是又觉着我弟兄有点亏得慌。”“那依贤弟之见呢？”我弟兄八个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了几手玩艺儿。我们八个人为一组，在场众位为一组，我们练上来了，众位也练上来了，你我彼此哈哈一笑，我们把二小绑好之后，国宝拿出，我弟兄八人情愿自缚打官司。如果我们练上来了，在场众位练不上来，哈哈哈，我们也献二小，国宝，我弟兄也一样来束手到案，打窝主的官司。您看好不好？”王十古心说，练上来了你们献，练不上来嘛，你们

也献。练不上来你们要献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脸要二小跟国宝哇？那你就把在场众位二十一个人全撅了。“那么师弟呀！你们商量的几种小玩艺儿都是什么呀？说出来我们大家听听。”“哥哥，这五样儿小玩艺儿，头一样儿是八步打灯；二样儿，空行十六步，三样儿，就是我们八卦山的哥儿几个跟你们在场众位，交流交流武艺，不准伤人，点到而已。第四样儿，叫蹬萍渡水。”“那么这第五样儿呢？”“第五样儿是平行十三丈五，又叫狸猫上树。哥哥您看怎么样？”老侠王十古听到这儿，又问：“贤弟，你刚说的五种玩艺儿，是你们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共练一样儿，还是你们弟兄八位每位练一样儿呢？还是你们每位这四样儿全练，然后我们在场诸位，每位也都得练下来呢？还是一个人出来练完了就算交待了呢？愚兄我还不大明白。”李昆也知道，王十古很厉害，他这话不能拉空啊。“老哥哥，我刚才说完了，您没听清楚，我们八个人算一个人，谁练都成。您这边儿在场老少英雄不管多少位，哪位练上来就得算，不是说全都练。”王 十古听了听道：“噢，这还可以。贤弟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吧？”“等等。我这儿还有个朋友，我把他请出来，这位朋友要是帮着八卦山，众位别恼，但是他要是帮着众位，那么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人岂无心，士各有志，双方都是朋友。”大家伙儿明白了，李昆说的是北侠秋田。“来人哪，把老哥哥请出来。”时间不大，秋田秋佩雨出来了，除了王 十古、应太和不认得，剩下的都认识。老侠秋田按着大宝剑往外走：“哈哈哈，众位仁兄贤弟全到了。贤 弟呀，呼唤愚兄有什么事儿啊？”“老哥哥，在场众人也都是您的朋友，您是从铁善寺到小弟我这儿来的，您在我这儿呆的日子可不少了。今天我们是这么规定的，铁善

寺的群雄算一拨儿，我们八卦山的算一拨儿。我们准备在八卦山试五样绝艺。但是哥哥是朋友，您愿意参加哪头儿，就参加哪头儿，您看好不好？”“噢，这么回子事啊。我在八卦山这儿住着，应当参加八卦山你们弟兄这头儿。”海川于爷一听，嘿！好嘿！您那边儿去啦。李昆道：“哥哥，那我谢谢您。”“等等儿。谁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庄主哇，加上我一个算怎么回事儿？得了，我不往你们这里头凑和了，我呀还是那边儿去吧，给我搬个座儿。”“哟——！”李昆心说，吃着我们喝着我们，待如上宾，您那头儿去啦！李昆也不能说什么。“好，给老人家看座位。”底下人搬过座位来，秋老侠坐到这边儿后，跟大家伙儿见面儿，跟王 十古彼此介绍，两都是成名的人物，提起来全知道。两位老侠寒暄几句之后，王老侠对李昆道：“兄弟，咱们开始练艺吧？”李昆点头答应。

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大家伙儿全出来了。老少群雄来到当院，李昆、王 十古都用鼻子尖儿找了找风儿，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就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上一盏蜡灯，底下是锡蜡杆，上头插着羊油大蜡。这根蜡已经剩一点儿了，桌上还放着一个火种筒箩。八步打 灯，就是从桌儿前走出八步去，回头伸手用手掌“啪”一打，蜡灯就灭了。

大家伙儿一瞧都准备好了，李昆李太极说：“哥哥，我先来呈祥呈祥。”王 十古说：“贤弟呀，我们看看贤 弟的奇才，向贤弟学学呀。”“众位给看着点儿，练不好众位别挑眼。”李昆李太极后脊背紧靠着这八仙桌儿往前走，走到八步这儿，右脚到了，一收左脚一调脸儿站住，左腿往前一伸，后跟挨地，脚尖儿翘起来，两手如抱圆球，一个在先一个在后，气贯丹

田，二目凝视，打肾眼儿提一口真气达于左臂，运在掌心，“哼”了一声，由掌心出来一股劲力，噗的一下儿，蜡苗儿应声而灭，双方都鼓掌叫好儿。李昆李太极等着大家鼓掌过去，面有得色道：“哈哈哈，哥哥，李昆献丑啦！”“贤弟，果然好本领。”王 十古十分钦佩。正欲与李昆交手，只听身背后有人道：“老哥哥，小弟不才，愿陪太极公试此八步打灯。”王 十古一瞧，海川过来了。要说三十几岁能练到八步打灯，就这一手儿，便可以挤身于武林道。王老侠嘱咐海川：“贤弟，多加小心。”海川把左腿蹬在李昆的右腿印上，左脚在先，右脚在后。李昆是正身儿，海川是偏式。站好以后，等着底下人打火种，重新把蜡灯点燃着欢了。海川上右步撤左手，伸右手，左手顺着胳膊肘儿底下出去，一斜身，一甩脸，也“哼”了一声，“噗！”再瞧这蜡灯苗儿——应声而灭。于爷带头儿鼓掌了，更甭说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了。普照一边儿喊好，心里一边儿骂他师父，我师父怎么这么偏心眼我，我跟师父学的时候儿怎么没教这么好的能为呀？我大师哥也没教啊。大家伙儿一齐鼓掌。海川打完了以后往后一撤步，还是原式龙骧虎坐，掌不离胸肘不离肋，一元复始气归丹田。海川一抱拳：“献丑，献 丑。”大家伙儿都赞美一番。老侠王 十古过来了：“贤弟呀，你看这一个小玩艺儿，八步打灯就到这儿了吧？”李昆点头：“老哥哥，不错，这头一件小玩艺儿就算成了。”“第二件呐？”“空行十六步。”核头粗细的竹竿儿，一共是十六根儿，长一丈一，粗头儿在底下，细头儿在上头。拿着锹镐，在当院量好了尺寸，一根儿一根儿整埋了一个圆圈，合算是半步一根杆儿。埋下一尺深去，地皮儿上头露一丈，尺寸不能差。

这招可就不好练了，人要飞身形起来，在这十六根竿子上走一个圈儿。练这个东西先要在地下平着放上十六块砖，半步一块要走空砖。这走空砖不容易，想往这儿迈步，到时候儿一加快您就走不上了，不是走过去就是踩在边儿上了。练到走砖如履平地了，正走反走全行了，把砖横着立起来，再走。这就更不容易啦，接脚的地方儿也窄了，也不稳了。走来走去，这也走熟了，然后把砖竖着立起来，接触地皮儿的地方儿就更小更不稳了。把立砖儿再走熟喽，还要在砖底下撒上绿豆，砖搁在上头是滑的。等在这个上走熟了，再把米面铺的头号大笸箩往当院一放，就转这笸箩。在笸箩上头走熟了，还不行。把粗一点儿的竹竿儿十六根埋在地里头，在地皮儿上头露出一寸多，在这上边儿再走，越来竹竿拔得越长，由寸长到五寸，由五寸长到一尺，一尺长到二尺三尺……一至长到一丈。练好了这种东西，就能凭物借力。比如说从这房往那房上蹿，离着远蹿不到，当中有根儿芦苇借着芦苇一扶的劲儿，就可以上去，这就是蹬萍渡水的真功夫。

等竹竿儿栽好以后，李昆乐嘻嘻地一抱拳说："老哥哥，还是我李昆呈祥呈祥吧。""有劳贤弟 先练，让我们大家开阔眼界。"李昆李太极来到这竹圈儿切近，脚尖儿一点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身轻似燕，起来就顶一丈一，然后往下一落如同蜻蜓点水，右脚抬起来，左脚正落在这竹竿儿上。右脚抬起来往前一落，还是那太极十三式，中心一点，脚尖冲上，站到前头那根竹竿儿上。两只手如抱圆球，左右衬托，大褂儿一兜风走得十分快，眨眼之间，这一个圈儿走过来，左脚站在一根竹 竿儿上，右脚收回来，轻身提气，竹竿儿都不弯。下来之后，鼻孔之中一省力，气归丹田血海，气不拥出，

面不更色，大家伙儿都鼓掌喊好。李昆很谦虚："王老哥哥，您看，小弟献丑啦。""哈哈哈，兄弟，好俊的功夫，不减当年！"没等王 十古往下说，旁边儿有人搭茬儿："王老侠客，哈哈哈，老朽不才，我陪着我兄弟李昆练练这空行十六步。"王十古一瞧，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王十古很钦佩："哎哟喝，秋老侠客，您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大家伙儿开开眼界。"李昆一瞧心说，今儿一清早儿我们俩人还一块儿喝豆浆吃油饼儿呢，这么一会儿，他跑到那头儿去啦。秋田道："我瞧兄弟练得不错，技痒难挠，斗胆，我也要试试。掉下来再请别位练。掉下来是不算数吗？"李昆点头："练不上来，二十一位中有一位练上来就得。"秋老侠一伸手把大宝剑摘下来了。刘俊机灵，往前一赶步，把伯父的宝剑就接过来了。秋老侠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掉。老侠客往前走，右手一揪长衫，鞋底儿一点地一拔腰，轻轻地往竹竿儿上一落，这稳当啊，纹丝儿不动！秋老侠两只手左右衬着，随着往前走，一迈步的时候，左右臂悠起来，眨眼之间就走了一个圈儿。然后从上头下来。李昆笑着说："老哥哥，佩服佩服，太好了。""哈哈哈，献丑献丑，勉为其难啊。我蒙上来了。"双方又一阵鼓掌。

李昆李太极派人把竹竿撤去，把所有刨的坑儿完全都填平砸实，收拾好了，然后王十古过来了道："兄弟，这空行十六步咱们就练到这儿吧？""不错，老哥哥，也就到这儿了。""好。这第三样儿我听说叫"试艺"呀？"李昆答道："不错，双方派人吧。"李太极回过头冲着七个弟弟说话："你们哪一个过去，跟哥哥带来的众位宾朋当场较量较量。武术讲究交流，互相切磋，不是当场动手就要谁的命。'游戏'二字，点

到而已，咱们是以武会友，谁也不准伤谁。你们谁过去？”五爷火眼金睛猜贺永贺建章一抱拳：“哥哥，等我贺永前来！”贺永贺建章捋了捋自己的胡子，归置归置自己身上，没拿兵器，迈步过来了。“众位，我是八卦山的弟兄，排行在五，火眼金睛猜贺永贺建章，哪位过来！与在下较量几合。”刚说到这儿，打西边儿就过来一位，原来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万春大高个儿，还真有个相儿，捋着胡子过来道：“五庄主，在下家住湖南桃园县杨家 庄，名叫杨万春。我跟五庄主讨教讨教。”“噢！好！既然如此，老英雄请进招儿来！”展翅大鹏杨万春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前一推，掌挂一团风，乌龙探抓，对准贺永的胸前，“刷”的一下儿就到了。五庄主贺永上左一滑步，抡右臂一断，左手一攥拳单锋贯耳，打杨万春的太阳穴。杨万春缩颈藏头一躲，右脚扎根抬左腿，坐腰走扫堂，两个人封住门户，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在场众位都是行家呀，全都 看着，走行门让过步，几个回合过去，展翅大鹏杨万春就不成了，尽管当时败相还没露，但毕竟得输。果然两个人动手在十二个回合的时候，五爷贺永拿右脚的脚后跟往起一挂，上左步，对准杨万春的三里穴，拿左脚就蹬。杨万春往后一撤，贺永就势儿左脚一扣地，跟右步就上来了，勾挂连环腿，“啪 啪啪”三下儿，正兜在展翅大鹏杨万春的腿肚子上，“嘭”的一声，老头儿杨万春就出去一溜滚儿。五爷贺永贺建章往后 一瞅，一撇嘴，那意思，你还差着哪。

杨万春起来了，老头儿脸儿一红：“哎呀，五庄主，好本领，我杨万春不敌 ，惭愧，惭愧，我认输了。”说完，展翅大鹏杨万春回队了，往人群儿里头一站，掸掸土，一声儿不言

语了。旁边过来一位道："五庄主，真是好本领啊。再下是湖南三老庄的人，神刀红眉叟我叫郑奎郑天雄。郑某不才，前来讨教。"郑奎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单扬手，掌挂一团风，丹凤朝阳，对准五庄主贺永太阳穴就来了。贺永退左步伸 右手，一迎他的胳膊，叫"白虎洗脸"。郑天雄往后一撤步，贺永右手回来，上左腿一插，左手拳恶狼扒心，冲着郑天雄的 心口窝儿就到了。郑魁郑天雄滴溜儿一转身，往西边儿一闪，二位当场动手又打上了。郑天雄是玉麒麟司马良的老岳父，功夫确实不错，上中下走三盘，招术展开，两个人的大衫儿兜起风来好象蝴蝶儿，滴溜溜的打旋儿，来回的乱转。开始一招一式你还瞧得出来，时间一长脚步加快，身法加紧，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蹦起来鱼鹰投河式，双 拳对准贺永的 脑门子就打。贺永跨右步甩脸闪身，跟左脚往前一立，左手"回身捉蟒"，一领郑奎的胳膊，右手来了个"小鬼儿掏腮"就在郑天雄的左肋下打上了，郑天雄应声而倒。老头起来了，掸了掸土："高明高明，郑奎失招，我谢谢您哪。"转身形回去了。

贺永连赢两阵，就有点儿发狂啦。铁戟将高林高元甫迈步往前走，包袱皮儿打开腰中一围，把自己的双戟亮出来了。他是天雄的三拜弟，也是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的三拜弟呀。高林双戟一分："我跟你讨教讨教军刃。"五庄主贺永一退步，回过身来一招手，有两个家人扛着他的狼牙铡就过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贺永伸手一调脸儿，双手一合狼牙铡："哈哈哈，好，您怎么称呼？""铁戟将，我叫高林高元甫。"说完，双戟一合往前一赶步，"刷"的一下儿，对准贺建章的胸前便扎。五庄主贺永跨右步，一绷左脚一斜身，合铡往外一挂，跟着

滑右点一斜身，高林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从钏底下过来，右手一搭他，左手戟仙人指路，照五庄主贺永的胸前便点，来得很快。五庄主贺永跨左步，一闪身拿钏头一点，高林往后一撤，分双戟，两个人打在一处。也就是七八个回合，高林双戟走扫堂，人家五庄主贺永一立自己的钏，钏攥冲上，拿钏头儿一拄地，高林的扫堂就过不来了。高元甫往回一撤的时候，五庄主上左步斜身再一上右步，照着高元甫的顶梁就砸下来了。高元甫跨右步往五庄主的后背一躲，贺永就势儿一推后把，由打右面儿一转，“叭”一调脸儿，这钏头就到了，奔的是高元甫的胸前。高元甫一瞧，坏了，人家军刃来了自己躲不开，他横着往回这么一拽劲儿，但是肩头还是让钏头给扎了一下，流出血来。高元甫吓了一大跳，纵身形出来，疼得脸色儿发白，刘俊赶紧过来把高元甫搀起来。

五庄主贺永往后一撤步：“哈哈哈，看来这位老英雄功夫不错，但跟我比多少是差点儿？这样儿吧，还有哪位过来，拳脚军刃尽你挑。”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念佛：“阿弥陀佛。五庄主，连赢三阵，好俊的功夫。贫僧不才，当场讨教。”垫步拧腰过来往这儿一站，原来是海川的二师哥，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手里头拿着镔铁亮银桨，头里是一个扁片儿，后头是一个圆杆儿，在圆杆儿的后头，有一块短短的横杆儿，这是木头的。普照右手一攥后把，左手搭桨杆，就跟划船的劲头儿一样。老和尚过来道：“五庄主，好俊的功夫，贫僧普照当场讨教。”“噢，普师父，请进招来。”“不用客气，还是五庄主先请吧！”五爷贺永往前一赶步，一颤自己的狼牙钏，够奔普照的顶梁就打。普照抬头一看这钏打来了，后把撤手，金刚亮臂右手攥住这桨杆往起一撩，力量很足，一下就把五庄

主的大钏给磕出去了，单手一亮桨，横风扫月对准贺永的脖项就打。别看这桨叶没有刃儿，要真砸上能把脑袋给削下来。贺永矮身形单钏走扫堂，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刷刷刷”就是十个回合。五庄主贺永一个金刚亮臂，搠起狼牙钏一扎普照，普照久经大敌，立刻用银桨的杆一压，顺着一削，贺永不撒手这手腕子非折了不行，贺永赶紧把大钏就扔了。如果这桨叶儿要是立着戳他，五爷贺永就有性命之忧。普照跨左步一斜身，拿这桨叶儿平着一扇，只扇在他肩头以上，就把贺永给扇出一溜滚儿去。“弥陀佛，五庄主，嚯哈哈哈，承让，承让！”贺永脸色飞红。

贺永输了，自己起来掸了掸土，提拎起钏来交给下人回了。“八卦山还有哪位庄主，与贫僧再战三合。”正在这个时候儿，铁臂罗汉法禅僧就过来了。他右手攥着亮银方便铲，道：“老师傅，你的功夫不错呀，把我的五弟给战败了，贫僧法禅不才，当场讨教。”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虽然跟法禅不认得，但知道头一次杭州擂，自己师弟童林就差一点儿把他拍死，也知道法禅很不软。普照合着亮银桨道：“高僧，请进招来吧。”“好！”法禅大铲一合“嘎楞”一声响，对准普照的顶梁就劈下来了。这大铲头儿比簸箕都大，三面儿是刃儿，“嘎楞楞”响着，普照上步一闪身，合桨往外一挂，法禅就势往下一奔拉胳膊，大铲就回来了，这下儿正是普照的脚底下。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法禅一转铲，铲头就到了自己的身后，铲梁在眼前，左手的后把月牙子擎起来，照着普照的脖子就来了。普照往后一撤步，蹦起来上右步一斜身，搠铲子盖着普照的顶梁就砸。就这三下，好玄啦！普照赶紧长腰出去。两个人越打越快，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普照可就不行

啦。封闭躲闪，看管定势，不求有功，但求远过，不敢往里进招了。人家法禅把禅杖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恰如银龙搅海，把普照就围上了。普照一个失闪，法禅横梁架海，把普照的亮银桨就给磕飞了，然后把方便铲照着普照的胸口一扎，普照横着一躲，在左肩头上这大月牙尖子就扎上了，撩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这血“刷”就下来了。普照“噔噔噔”倒退出好几步去，法禅往后一撤身，普照念佛：“弥陀佛，高僧的功夫太好了，贫僧输子。”

金睛红龙应太和跟刘俊赶紧把老和尚搀下来了。神行赛罗宣普妙拿出药来给普照点上，止住了疼痛，好在伤不重，衣服破点儿就破点儿吧，法禅看了看大家道：“还有哪位？请过来，贫僧奉陪。”刚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说话：“高僧啊，好俊的功夫，在下不才当场讨教。”原来是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

苗泽通报了名姓，法禅知道这是高人，搠铲梁盖顶一击。老侠苗泽上左一滑步，刀走缠头裹脑。二位当场打在一处。

第三十五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上回书正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法禅僧的月牙方便铲会战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的天罡刀法十分出奇呀，扇砍劈剁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跟法禅动开了手。法禅的大铲也不软，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法禅铲走扫堂，苗老侠飞身形起来捧刀随着地皮儿一豁地，就势儿刀往前一翻一甩腕子，对准法禅的脖子就抹。法禅往下一退头，老侠客抽刀献掌，把刀往回一拉，法禅的命就有危险了。但老侠苗泽只是手在法禅的胸口窝儿上“嘭”打了一掌，法禅来个大屁股墩儿。苗爷往后一撤步：“高僧，承让，承让。”法禅起来，拿着大铲臊眉搭眼的跑到一边儿去了。苗爷刚要说话，东边儿有人搭茬儿：“苗老侠客，不愧是一代的名侠。”说着话，迈步往前走，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一看，嚯！原来是本山的二庄主、二爷胡庭胡无霸呀。这可是个高人，手上有鹰爪力啊。胡元霸来到切近，一躬到地：“不才胡庭跟您讨教。”“哎哟，二庄主，你是老一代的前辈英雄，苗泽奉陪。”胡元霸一按刀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合一别，夜战八方藏刀式站好，他要会斗苗润雨。苗爷往后一撤步，刀走白猿献果：“二庄主，苗泽无礼了。”说完，往前一抢身，上右步一躬身左手一搭腕子，刀横在自己的面前，刀刃冲着胡元霸的哽嗓咽喉就抹。胡二爷也是老绿林，久经大敌，一看人家苗泽苗润雨出手不俗，马上收右步，弓左步，右

步往左边一滑，刀往底下一沉，一扇苗润雨手腕子，苗润雨往后一撤步，胡二爷 上右步跟左步，就势儿刀一反把，刀把冲上、刀刃冲前、刀尖冲下，刷！就是一个撩阴刀。苗润雨苗老侠一瞧，好快呀，往后一倒腰，出去有五、六尺，跟着胡二爷一个长河斩蛟，一捧刀，刷的一下，刀又到了，奔苗润雨胸前便点。二爷胡元霸在人家名侠苗泽的眼前头，这口刀施展出来很有特色。你是宝刀，我是一般纯钢打制的刀，我这刀碰上你的刀，按理得吃亏，可是我的招法占上风。转眼之间 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苗爷错走一招，人家胡元霸斜肩带背一劈，苗润雨就应当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让胡元霸拔腰起来，躲他这招。没想到苗爷上右一跨步，拿左手的腕了一搭右手腕，跟着“啪！”刀尖一挑人家胡元霸的刀，这下苗爷输招了。胡元霸就势在他拿刀尖一挑的时候，啪一滚腕子，跟着拦腰一斩，一反，这一刀苗爷就躲不开了呀，只见人家胡元霸往回一撤刀，苗爷纵身形出去了。往后一撤身，抱拳躬手：“胡二庄主，不枉是成名的老前辈，高明高明，在下苗泽失招了。哈哈哈，我输了。”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一时的失手，但是，真要是仇杀，那么这一失手，你的命就没了。正在这个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撩长衫，扑噜一抖，鹿筋藤蛇棒就亮出来了。“哎呀，苗兄，你老人家累了，暂时后退，待我李源来。”说完，往前一赶步，啪 ，把鹿筋滕蛇棒往自己胸前一横，里头是滕子的，外头拿鹿筋拧成，两头一边一个铜疙瘩，这东西悠 起来软中带硬。胡二爷一看：“哎哟喝！老朋友，您贵姓啊？”“家住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的便是。”“原来是黄河以北成名的大侠，想不到今日也莅临敝山，荣幸，荣

幸，老英雄请来进招。”李源也不客气，拨封八打招术，左手的后把一撒手，右手一立，鹿筋滕蛇棒就直上直下，举火烧天，大铜疙瘩对准胡二爷顶梁就砸。胡二爷把自己右手刀藏在右腿旁边，左手掌伸出去，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一闪身这棒可就空了，胡二爷就势右脚往当中插，跟着右手再抽出来，刀往前递，对准李源的右腿便砍。李源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横棒一斜身，人家胡二爷把刀一卷，左手是掌，右手是刀，往这一站，两个白猿棒三十六式，上中下走三盘舞动如飞，亚似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啪，啪，啪，挂着风声十分快。两旁边的人看得都眼花缭乱啊。两个人转眼之间就几十个回合开出去了。说真的，李源李老侠的本领得在苗爷肩下，不如人家苗润雨，几十个回合开出去，李源就进不去招了。西方侠于成一看，徒弟要失手，心想，得了，别让徒弟栽这跟头了。于成托着胡子往前一蹭身，两步就到跟前了：“哈哈哈，胡二庄 主，暂时先住手。”李源虚点一棒纵身形出去，他十分感谢恩师啊。李源赶紧把自己鹿筋滕蛇棒往身上一围，整理好了衣服，一躬到地：“二庄主，现在在下的老恩师，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前辈跟您讨教。”二爷胡元霸一瞧，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便把刀装入鞘内，摘下来交给底下人，二庄主回过头来：“老侠客，您是武林的老前辈，西方老侠！”“哈哈哈，胡老二，你也甭捧我，有这么句话：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啊。我毕竟是老了。”胡二爷心说，你老了，你这个老头，表面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子。听说在铁善寺月台上你也跟济源说你老了老了的，结果一巴掌没把济源给拍死！那么大的铁面伽蓝佛给他一杠子一刀他都不在乎，可您的一掌，他就当

场吐血，我不能不留神啊。胡二爷道："老英雄太客气啦，晚生胡庭本是末学后进，今天遇见前辈了，晚生一定奉陪，跟您学几招，得些教益。""哈哈哈，胡老二，你太客气了，怎么把刀搁下了，想跟我动动拳脚啊？这也好，你进招来吧。"老侠于成一捋颌下银髯，真叫份大。二爷胡元霸往前一抢身："老侠客，晚生先进招了。"说完左手往前一挑一个引手，腋底藏花式，对准老侠的胸前便按，其实呀，老侠于成就是一招，份大欺着你啊。于老侠弓右步一斜身，身子往胡无霸的胸前撞，又拿右手往回一搭，这手功夫叫定心肘。胳膊肘对准胡二爷胸前便撞。二爷胡元霸的右手空手，人家于爷欺身进来，胡元霸一看要吃亏，不由得往后一撤步，右手回来，双手合在一块，一卦老侠于成的胳膊肘，于爷就势进步摔掌，正是胡元霸的脸上。食指、大拇指正落在胡二爷两边的太阳穴上，手掌一贴他的脸，往下一蹭，刷的一下，没使多大劲，胡二爷可就受不了了，眼泪也下来了，鼻子也破子。于老侠往后一撤步："哈哈哈，胡老二，慢着点走，你不大好受吧。"胡二爷心说，我是不好受，您这一撸，我脸都险一些被您给撸破了，二爷胡元霸 回去了。老侠于成往那儿一站："众位，刚才王 十古老侠跟李庄主说得明白，咱们双方在大厅前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当然，我们 谁跟谁也没有多大的仇恨，彼此印证印证功夫，输赢无关紧要。还有哪位过来，哈哈哈，我再奉陪奉陪，由于年岁大了，不能紧着动手，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哪位来啊？"六爷汤隆汤茂海垫步拧腰过来了，汤隆的外号叫宝刀手。此人紫脸膛，大高个，花白胡子。他来到跟着："老人家，弟子汤隆当场讨教。""六庄主，好好好，老夫于成久仰你六庄主的本领，听说你刀法很是出奇，不愿意使

刀吗?”“老侠客，您老说的明白啊，咱们以武会友，刀不能用，就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明知不敌，班门弄斧，老前辈不要见笑，”“噢，六庄主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招来吧。”汤隆往前一抢身，守如处女，动如脱兔，双拳刷的左右一分，对准老侠的左右肩颈便砸。老人家于成童子拜佛，在当中往上这么一支，双手往回一抽，“嘭”的一下，把汤隆汤茂海的两只胳膊全攥住了，左脚扎根，一抬右脚，用自己的膝盖，照着汤茂海的裆里头就来了。这手功夫就叫老和尚撞钟。汤隆心说，要坏，人家把我胳膊攥住了，那只能等死了。但老侠于成可没撞，右腿这么一抬跟着落下去了，轻轻一撒手，汤隆来了个坐蹲。汤隆脸一红：“噢，老侠客，我输了，回见回见。”老侠于成脸冲着汤隆正要说话，没想到七庄主韩忠这个人在后头瞅冷子，刷，照着老侠于成的后腰眼就给了一刀。如果于老侠没看见，这刀砍上，顶多把人家长衫给扎破了，但扎不进于爷的身体里去。韩忠这一刀，李昆看见了，心说真丢脸。于爷也看见了。老侠于成左手一推胡子一掉脸，拿自己的左脚靴子底往上这么一顶，就这么一搭，一下就把韩忠的刀就给踢 飞了。跟着换身，左脚一扎地，蹦着起来，右脚就到了，正是韩殿远的心口上，嘭！把韩忠踹出一 丈多去。王十古心说，韩忠呀，你真不知道羞耻。韩忠一个鲤鱼打挺起来，脸臊的跟红布一样，冲着老侠一个劲的作揖：“我排行在七，我叫韩忠，老侠我对不起您。”“哎呀，鼎鼎大名的七庄主，您过来动手啊，输赢无关，我们这是以武会友，不是仇战，暗算老夫，你未免有差啊。韩老七，对不起你，这脚踹的劲儿大点。”李昆李太极很不高兴，心说，你是堂堂的七庄主，办这种事情，暗算伤人，甭说你伤不了人家这么大的侠客，既

便你真把人家伤了，你也不好看啊。老人家李昆看了看所有的兄弟，用眼睛这么一瞟，那意思是谁也别过去了，回头于成能把咱们八个人都给包了圆儿。这还行啊？李昆李太极往前赶步一抱拳："于老侠客，我多年以前就想拜望您，苦于没有时间，这一次想不到阁下的金身大驾会来到八卦山，这也是让我弟兄多学一点能为的好机会，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啊。七弟韩忠实在无礼，望前辈莫怪。""唉，大庄主，太客气了，你们那边还有谁没动手啊？""田家的老八没动手，任家的老三没动手，还有就剩下阁下了。""那么太极公是不是惦记着咱们在一起随喜随喜？过过汗哪？"" 老侠客，您是高人，李昆无论如何也要给您接接招。"说着，李昆摆开了架式，左脚在前，左手在前，右手按在中脐，偏身一站，左脚尖往起这么一挑，这叫太极十三式。"老侠客进招。"老侠于成晃身形上右步跟左步，左手一引，右手轻轻的对准李昆的面门就打。李昆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用手推出窗前月，跟着掌走大鹏展翅，右手对准老侠的胃脘穴上就按。老侠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挽他，还是那手倒撵猴，往后一撤左腿，右手掌对准太极公胸前便打。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展开自己的太极十三式。两位老侠十个回合开出去，于老侠把自己闭户精研几十年的通臂掌刷一变，把李昆就围上了。于老侠想让大家看看，同时也让王 十古瞧瞧，请你是为了说和，要为了打，不用请你，我于成的两只巴掌还不老呢。于老侠大褂一兜风，往下一矮身，真是形似猿猴、恰如狸猫啊！脚底下一点响都没有，只能听见嚓，嚓、嚓、嚓身法展动的声间。但是有一样，于成不赢李昆，人家给王 十古留着呢。王 十古明白了老侠于成的心，心里想着该是自己过去的时候了，又一想我把老侠

于成给换下来，这可不太好啊。正在犹豫，这时候海川“噌”的一下就过去了，海川心说，事是我的，无论如何我 也得来一下子啊，不能让众位哥哥过去了。海川来到于老侠跟前说：“哥哥，您起来。”童林敢说话呀。老人家虚点一掌纵身形出来，故意的喘着气说：“啊，啊，哎呀，让太极公把我忙坏了，海川呀，好兄弟，你疼护哥哥，干脆你跟太极公讨教讨教吧，太极公，改日再会了啊，啊，承让，承让，哈哈。”于老侠一乐，李昆一拦：“前辈您先等会儿。”“噢，太极公有什么吩咐?”“盛名之下绝无虚士，晚生李昆年近七旬往外，在江湖路也走了些年了，听见您的名可不是一天，年轻时候就听到了，果然名不虚传，您的功夫确实是好，我李昆不敌，您容让我的地方，李昆铭记肺腑。”看来李太极是光明磊落的人。李昆想，人家看得出来，我干什么不说出来，于老侠让着我了，那我心里承着，说真的，我要不言语可不好，叫人说我李昆太赖。老侠于成一摆手：“太极公，客气，我老了，我确实不成了，海川啊，来吧，跟太极公你们二位手谈手谈。”老侠于成回来了。海川过来道：“太极公，你我应当一战，我就是童林啊。”“哈哈，知道，童侠客。阁下年轻有为，武林道后起之秀，作为在武林里呆了几十年的李昆，认为出了您这样的人物是件幸事，童侠客，好吧，我讨教讨教您的别开天地自立一门的武术功夫，请。”海川往后一撤步，前掌往前一伸，凹腹吸胸往那儿一站，目如悬磬好精神，跟小老虎似的。李昆也佩服，我这手下年轻的人多着呢，但跟人家童林比差得多，人家功底磁实。

海川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掌麒麟吐书，掌挂一团风，呜的一下，对准李昆李太极的胸前便打。刚才海川

八步打了灯，李昆不是没看见，海川好充沛的内力啊。真的这一 掌要按在自己的胃脘穴上，不死也得伤。我四弟铁臂罗汉法禅僧在杭州擂上，就是叫他打的啊，李昆不敢疏神大意。上左一滑步，双手一封，跟着往前一抢身，丹阳手奔海川的右面太阳穴就打，也是掌挂着风啊。海川往下一矮身，双手一长，一搭右手腕子，跟着往前一抢步，对准李昆李太极的两肩就搭。李昆李太极燕子分云躲过去，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李昆李太极自称一家，太极十三式。把这招术展开来，由里往外稳中取胜，先防备后往外施展，叫做后发制人。海川脚踩八门，施展的是八卦掌，由外往里，抽撤连环，招术出奇 ，根底甚佳。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这才是真正的一柔一刚，一里一 外，刚柔相济。两个人一打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瞧着。老侠王 十古这样想，大老远的千里迢迢把我王 十古请来，原为给两家说和事，我怎能旁边站立？今天这件事情得完在我王十 古手里，我要紧着往下耗，又有什么意思啊。老侠王十古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弟子金睛红龙应太和说道："别动窝，一会儿想着给我把军刃递过去。"太和就知道师父要动手了。老侠王 十古 迈步往前走，来到切近："李昆贤弟、海川贤弟，你们二位先别动手了。"两位纵身形出去了。海川看了看王老侠道："怎么，老人家，你惦记跟太极公走上三合五式吗？"老侠对海川点了点头："贤弟呀，你们确实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海川先回去。"海川回来了。

李昆李太极一躬到地："哥哥，到底您出头了。"老侠王十古也知道李昆不乐意，但是这也没法子。王老侠说："贤弟呀，众位英雄千里迢迢把愚兄叫到此地，原为你们两家息事

宁人，请兄弟你对愚兄多多的原谅，如果贤 弟悬崖勒马，我看事情也 不难办理，但是，寒拘住了火，骑虎难下，也难免进招动手。兄弟呀，当初愚兄我来到八卦山蒙你百般款待，拿哥哥我当座上宾，直到今天愚兄也感恩不尽。当初，咱们哥儿俩通过口谈，你的乾坤太极图三百六十五式上中下走三盘，有独到之处，哥哥我也把我的五行八卦掌三百六十五式跟你谈了。今天咱们就验证验证当年的功夫，你我弟兄有没有藏私之处，品一品人格，倒不见得非分出上下高低不可。你看可以吗?”李昆点头：“哥哥，您的话，小弟李昆从命。”“来，看军刃。”弟子们把李昆李太极的乾坤太极图给拿过来了，大家一瞧，纯钢打制，外头罩着金衣，二尺四寸长一根，两根是一对，头上，是个茶碗口大小的圆片，圆片两面都是阴阳鱼，底下有五个小云彩托托着，往下来，是太极图的图杆，后头手攥着的地方往下，有个八宝灯的疙瘩。攥手的地方有个护手就是小月牙儿，利锐锋爽快。李昆李太极把自己的太极图怀中一抱：“哥哥，您请吧。”王 十古点头：“太和，把军刃给我拿过来。”应太和把包袱打开之后，将军刃托过去了。王老侠的军刃跟李昆那个尺寸是一样大，也是纯钢打制，罩着金衣，但是它这头上不是太极图，而是一只小孩的手，手掌平着，手腕也是五个云彩托着，往下也是一根长杆，有个八棱疙瘩，当中是手攥的地方，头里也有一个小月牙的护手峨嵋枝，一模一样，这叫五形八卦掌。老侠王 十古把五形八卦掌怀中一抱，来到切近：“太极公，刚才于老侠也说了，你我弟兄也有言在先，武术嘛，本是游戏二字，你我也是验证验证就可以了，谈不到谁胜谁负，请。”说完，大鹏展翅，左右一分五形八卦掌，李昆李太极也是左右一分太极图，左手太

极图往上挑，右步往前插，右手太极图往下落，太极图的圆扁冲王老侠顶门就点。王老侠纵蚕眉睁虎目，抬头看太极图来了，双掌一搭，跨右步，拿着两只掌一搭，往上一捅这太极图。李昆李太极往后一撤步，王 十古右手坠肘沉肩，左手掌划了个圈，直奔李昆李太极的胸前打来。李昆李太极双图一搭，左右一分，合图往前捅，一个在胸膛，一个在小腹，对准王 十古就到了。老侠王 十古跨右步斜身，右手往上支，左手掌往下压，两个人当场动手，四条军刃打在一处，但是并不快，步眼择得清楚，肩架非常好看，哪一招哪一式出来都四吸儿见线，让您看得见功夫。只见二位银髯乱摆，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滴溜溜的打旋，大厅前一场鏖战。

王 十古和李昆的这场交战，除使双方息事宁人外，另有一层意思是，双方都想验证一下，当年两人的手谈是否是真心实意的，有无藏招掖式的伎俩，一直到三百六十五式完，没有 一招错误。李昆点头罢了，王 十古一句瞎话没说。老侠王十古也看出李昆是正人君子，人家也没说瞎话。但是两个人的出身、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李昆是个膏粱子弟，家里是大财主，公子哥啊，他的性格跟王 十古可不一样，老侠王十古出身跑腿的，当初两人在一块儿，磋商技艺，王 十古离开八卦山后，李昆只有一个想法，一来跟王 十古交成莫逆，二来老哥哥王 十古的五形八卦掌跟我的太极图完全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两人对练起来，定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山中虎云中龙，都是一般大的本领。但是人家老侠 王 十古就不然，王老侠认为，我跟李昆是朋友，我们俩的招术相同，将来一旦之间有了变目，我拿出五形八卦掌想赢人家李昆，办不到。所以老侠回到家中之后，自己琢磨了一招，叫败中取胜，走后

留招。现在，老侠王 十古到最后一下了，左右手一悠，对准李昆李太极小腹便点，这是收式的招。李昆李太极当然也是一样，拿双图往下一落，封老侠王 十古的八卦掌。王 十古银髯往右 肩上一甩，脚尖一点地，噌！在李昆的眼前头往前长腰出去六七尺。李昆一看，知道是走后留招。李太极可说："老兄，胜负未分，您往哪走啊？"说完，肩头一晃，脚尖一点地，抱元守一，刷的一下，就奔王 十古来了，右手太极图在上，左手太极图在下，对准老侠王 十古后腰上便点。老侠王 十古来了一手鹞子翻身，右手的八卦掌横着，自己扣着腕子，左手八卦掌顺着，转过身来，正打在乾坤太极图的两图上。远远的一瞧啊，就好像一个小孩伸出两只手抢两个烧饼一样，这劲来得脆，筋劲拿得准，招术发得猛，这叫八卦掌巧打太极图。就这一下，李昆李太极攥不住了，虎口一发麻，当啷啷啷啷，乾坤太极图落地了。这时 老侠王 十古就势一撒手，当你乾坤太极图往下落的时候，八卦掌也落在地上了。李昆往后一撤步，王 十古也往后一撤步，满脸春风："哈哈哈，兄弟，哥哥我输了。"

在场的都是行家，谁输谁赢不用交待，人家知道，李昆李太极很感激王 十古。"哥哥，在场众位都是武林高手，兄弟我输了。您这是成全李昆，有生之日即感戴之年啊。""兄弟，你输我输，你赢我赢，无关紧要，你提的这第三个试节，也就算到这了，不要再往下搞啦。兄弟呀，该试这第四样了。""不错，这第四样是蹬萍渡水。""对，对。咱们到哪儿去练这登萍渡水啊？"李昆说："到八卦山的后山，那里有水。""兄弟，哥哥有个不清之事问一问。既然我们试艺过半了，你得把两个孩子给我们带出来，让你们瞧瞧，到底把这两个孩子

搁到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怎么捉拿这两个孩子？你得说出个办法来啊。”“哈哈，哥哥，这第五节就是在后山望云亭下捉拿二小。我弟兄八个人，每到月亮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八月节，都要到后山望云亭去赏月。望云亭是随着山势在上头建的一个亭子，直上直下，总高十三丈，上有一点八字，八字往上有五尺高的坎墙，我把两个孩子就放在望云亭内，到最后一艺，平行十三丈五，然后是您这方面上去人，您上去了，韩宝、吴志广带国宝就在望云亭内，可以伸手捉拿。来人那，把两个冤家给我绑出来！”旁边有人搭言：“哥哥，我来吧。”正是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几个人推推搡搡把韩宝、吴志广押出来了，都是五花大绑。这一次俩人不象在金银乱石岛那么狂了，低着头一声不言语，往李昆李太极的跟前一跪。老侠李昆用手点指：“两个奴才如此猖獗，明目张胆屡犯国法，大内之中盗出国宝，你二人该当何罪啊。唉，叫我说你们什么呢！”老侠李昆申斥了两句，伸手从韩宝的兜里头，拿出了一个油绸子包来，包得十分结实，老侠把这油绸子包拿出来道：“老哥哥，众位英雄，这就是国宝翡翠鸳鸯镯。”李昆把包打开了，里头是毡子的软包，再把毡子打开，里头才是锦缎的包，把黄云缎子包再打开，里头有绵纸，绵纸里头才是翡翠鸳鸯镯。在掌中这么一托，宝光艳艳，一片霞光啊。海川看着啦，老侠王 十古往后一撤步，啪一甩自己的袄袖，口喊“万岁，跪下磕头。看见国宝了，就等于皇上在那儿一样。”于老侠、大家伙儿全都跪下磕头。磕完头以后，小包重新包好，李昆又放在韩宝的兜内。“你们去几个人，把两个冤家押到云亭上。”“小弟等遵命。”四爷法禅、五爷贺永、七爷韩忠带着几个弟男子侄押着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直

奔后山望云亭。这个时候，老侠王 十古一抱拳："兄弟，那 么咱们就试这第四艺吧？蹬萍渡水。""哥哥您随我来。"众人转到后山，打正北 面看没水，出了后山，到了后庄门，越过一道山环，此处豁然开朗，望云亭就在西 北上。这是南盘江的水流到山里头的一个支流，但是，在这支流的旁边，有一个深深的大坑，方圆也得有一里地长，里头足有三丈多宽，里面的水湛清碧绿啊。大家伙儿来到跟前，老侠王 十古拿起一块石 子来，啪！往水里头一扔，李昆就瞪了王 十古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子，什么亏都不吃，我李昆把你们众位约到这儿，我 绝没有害 你们的心，难道说您还不放心？蹬萍渡水是一种功夫，你这一脚蹬上这水皮，就等于一只船放在水皮上一样，所以他才不沉。在脚的周围要有一种力，水的深度还得够，这水的浮力才浮得住。其实，人家王十古是试试这个。大家完全都 站好了。王老侠道："贤弟，这蹬萍渡水，你们那边谁来啊？""啊，当然小弟李昆献丑。""那么好吧，先看贤弟的。"李昆李太极依然是太极十三式，中心一 点，气贯丹田，抱元守一，力量放上了，这式子可不变，左右手合着，左脚在 前，上右步，啪，啪！两脚换步，这脚往水皮上一落，水往四处荡漾，啪！啪！啪！啪！李昆一个来回 之后，退到地面，鼻孔之中一省力，深深 地出了一口 气道："哈哈哈，众位，献丑献丑。哥哥，看您的吧。"老侠王十石点头："不错，愚兄 奉陪贤弟练 此蹬萍渡水。"说完了，可是王十古并不试艺，站立在西边儿观看这个池子里水的动作。李昆在旁边儿看着，心里可就明白拉，知道他方才看见我将这个池子的水登的翻花，他是绝不肯乘此显艺，他必须等候水凝到一处，他方才显艺呢。李昆还是真猜着啦，王十古果然等着水定住了

性，这才向众人道："众位请看，待王十古当众献艺。"说着话，将身形向下一矮，作出凹腹吸胸，空胸紧背，两脚方踢膝并行，龙骧虎坐的架式，两只手往下一垂，迈步直奔水沿而来。众人举目观看。只见王十古直奔溪水而来，双足登着水面，水声如作钟鼓之音，走过了彼岸，遂又转身形，两只手往上一扬，作两手插天的架式，由西岸复又走回，仍是谈笑自若，向李昆说道："此第四绝艺，我算领教过了。第五件绝艺应当如何？"李昆闻言，遂向王十古说道："第四绝艺由兄长你老人家收场，恕我不让众位再进九宫连环堡啦。由这儿转至后山望云亭，试第五绝艺。

众人当时起身，王十古点头跟随着李昆，绕走九宫连环堡的西面儿，转到了正北，众人一看，此处地势平坦，远远的就望见正北望云亭。直插云霄，书中代言这座亭子当初盖的时候，一半为练功夫，一半是为夏春凉爽。南北两旁是平面儿，用山石砌成的。上面再抹上一层石灰，如同镜子面儿一样，共是十三丈高。还有五尺的一段矮墙，共合是十三丈五尺。东西两旁作出来的马道式的台阶儿，在上面正当中盖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儿悬上一块扁额，写的是"望云亭"三个字。这个亭子是四方的亭子，又可作敞亭。若要站在亭上，可以观看八卦山全图，各处的景致。每逢到了夏令的时节，顶到朔望之时，夜间李昆同着七个盟弟，在上面饮酒赏月，又可乘凉，若要饮酒饮到高兴的时候，李昆叫众兄弟在亭子上面看着，他就演习这个平行十三丈五，狸猫登树的功夫。怎么练呢？他走到亭子的下面，面冲着亭子的正面儿，身子贴着墙，两只手往下垂，身子不动劲，竟用脚尖儿登着镜子面，用一粒混元气的功夫一气儿要走上这十三丈五，顺着这段矮

墙，再纵到亭子里面。大家彼此一笑，拿着这手儿功夫，作为醒酒儿。王十古他们大家，哪里知道李昆有这么一手儿熟技呢。

书著至这里，阅者诸君又说啦，当初他怎么练来着？著书的著到这里，可得给阅者诸君说明白了。这手儿功夫不算玄虚。在满清时代，练这手儿功夫的很多。著者在髫龄时代，时常的看见他们练。有一位董老师傅，他有几个徒弟，他们都在盛皇粮的仓库里面去练去。那时著着年纪尚幼，时常到仓库里面玩耍，在仓库里面，满贮着皇粮老米，那个米刚来的时候是白的，只要一入了仓库，年份一多了，米就变为黄的啦，因此叫作老米。前清的官兵，所吃的俸米，都是这个米，他们初起练的时候，往米上边跑，方一跑去的时候，米是滑的，用脚一蹬米，连人带米都轱辘下来啦，多怎跑的用脚登着米，米不往下滑啦，这手儿功夫就算有点儿成效啦。可还不算到家，再练跑板子。将板子坡着搭在山墙之上，人从地上往上跑，日子一长了，一点儿一点儿的往起立，立来立去，立的跟墙一般平了，可就将板子撤下来啦，身子站在墙根底下，净仗着脚尖的力量，丹田的一口气，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果然能够走到仓库的墙上去啦。这手儿狸猫登树的功夫，才算完成。在前几年有一位武术大家孙福田，也曾在天津献过此艺。所有这一套书上，所说的武术功夫，没有没有的，并非是信口胡言，那一招，那一式，那一家的武术，都有出处来历，才敢写在书上。

闲言少叙。且说众位侠客，随同着李昆来到了望云亭。仰面往上一看，就见亭子上面，矮墙的后面，有一张桌案。在桌案上面，捆着两个人，俱都是四马倒攒蹄，头对着头，在

桌案之上，放着一个黄包袱，不问可知，一定是玉镯啦 。众人正自观看，就听李昆说道："列位英雄侠客请看，上面绑的是韩宝吴智广，包裹里面乃是国宝。勿论那一位，能够随着我顺着南面儿的平面儿走上去，就可以伸手捉拿二小请国宝。李昆情愿率领我那众位兄弟请罪。那一位愿意，可速速的答言。"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答言说道："何必庄主再试此艺，待小可首先献艺，平行十三丈五。"李昆闻听，回头观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童林。李昆遂说道："既是童侠客愿意首先献艺，你就请吧。"

书中代言，童林因为什么答言呢？皆因童林由江西卧虎山学艺一十五载，总没离开那两棵柏树，转树之功，就是平行之法，若不然童林岂能答言，献此绝艺呢。闲言少叙。且说童林转身向众人抱拳说道："童林微末之技，不足以动众位侠客的瞻仰，千万不要见笑。"童林说完了话，够奔亭子之下，所有的众人，有不会这手儿功夫的，以为童林是由远处往上跑呢。焉想到童林不慌不忙的走到望云亭之下，面向着里，气贯丹田，双手往下垂，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提项吊裆，就用脚尖儿登着平面儿的墙，直着身子，往上就走。一丈是两步，十丈是二十步。众人观看，就见童林如走平地，只听得吱吱的声音，工夫不大，已走上十丈有余。再一用力，又走了上三丈，惟有这五尺，可就难啦。顶到十三丈上，有一道砖沿儿，若是迈的步儿小了，登到砖沿子的底下，只要气一不稳，脚底下一滑，就得溜下来。若要步一大了，迈过了砖沿子，身形只要往后一闪，就得掉下来。必须到这个地方，脚一登着砖沿子，身形往上一长，用手扶住上面这个矮墙的墙头儿，随着一骗腿，就越进了亭子啦。童林深知这个理由，赶

到了五尺的砖沿子那儿，童林遂用脚尖找着砖沿子，往上一挺身形，手可就够着墙头啦，腰眼儿一叠劲，随着双腿往上一飘，就越到了里面。众位侠客齐声喝彩。单说童林越进了矮墙，看见盗宝的二寇，四马倒攒蹄捆在桌案之上。童林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口中说道："韩宝、吴智广，你二人也有今日吗？"说着话，用手向前一抓，打算把他们两个人提起来，以至手到处，就见这两个人身形向下一软，童林细一看，原来是两个皮人儿，穿的是韩宝、吴智广的衣服。童林一见是两个皮人儿，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不由得气冲牛斗。遂高声说道："就是那李太极再献出了二小与国宝，我也不能与他善罢甘休。"童林因为什么说出这么两句话来呢？前文书已经表过，童林向来不失信于别人。他也是最恼恨别人失信与他。今天李昆请众人试五绝艺，幸而众人把五样儿绝艺全试下来啦，这才将众人的名誉保住。若是试不下这五样儿绝艺来，岂不将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吗？这就是李昆作事太已短见，童林的心内，本不愿意李昆如此的行为。如今李昆用两个假人儿顶替韩宝、吴智广，不用说他失信在众侠客的面前，这分明是拿着众位侠客当做了婴儿戏耍了。童林乃是直爽之人，焉能受得下去呢。前者就因为金银烂石岛的九寨失信，童林与镇东侠一怒，才将九寨斩首。今天童林这个气就大啦，遂又将黄云缎子的包裹打开，用目一看，更是将童林气的双眼发直，包裹里面若是翡翠鸳鸯镯，童林这个气还小点儿，及至一看，原来是一块半头砖。童林遂一伸手，将两个皮人儿提起来，来到短墙的前面，高声喊道："太极公，这就是你那两个师侄。你接人吧。"说着话，将双手一撒，就将这两个皮人儿往下一掷。

其实，李昆并不知道这是两个皮人儿，心中想到："童林哪童林，你做事怎么这么鲁莽啊。这两人被你这一扔下来，岂不生生的摔死，再者他们两个人，乃是国家的要犯哪。你若将他二人摔死，你如何交差呀？"想到这里，李太极打了一个箭步，往前一纵，伸双手将这两个人接住。等到把这两个皮人儿接在手里，才知道事中有变。遂回头一看，又不见自己那三个盟弟，那三个人呢？就是那四庄主法禅僧，五庄玉贺永贺建章，七庄主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李昆明知道是他们三个人护短，不顾弟兄们的大义。今既做出此事，叫我如何对得起童林与众位侠客呢？猛然又想起了北侠秋田，双手托着皮人儿，口中说道："悔不听秋贤弟之言，方有今日之错。"说着话，双眼一发黑，气往上一撞，身形随着往后一仰，就要栽倒。就觉后面有一人，用双手扶住。若不是有人将李昆扶住，李昆就得当时栽倒，闭过气去。李昆将这口气缓上来，回头一看，有一人扶着自己，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李昆一看见北侠，遂又说道："我不听贤弟之言，果然事出意外，叫我如何的处理？"北侠闻听，只是低头不语，寻思良策。

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如同在镜子里一般，众位侠客只知道其外的事情，不知道其内的事情。若不然李昆怎么说出悔不听秋贤弟之言，其事果出意外呢？所有这一片事，都在这两句话里头包括着呢。前者北侠秋田由铁善寺至八卦山，初次与两造说和。那时节北侠到了八卦山的时候，李昆弟兄八人，把老侠客接到山内，李昆一问北侠因何至此，北侠以观看师弟法禅为名，李太极设宴款待。赶到夜间，李昆与北侠抵足而眠，为的是夜间谈话。北侠也不知道李昆是什么用意，以至到了晚间，七位庄主俱已安歇，李

昆遂追究北侠的来意，北侠乃是堂堂的侠客，岂能被李昆苦苦的追究呢。遂就将自己被童林镇东侠之托，明为探望师弟，暗中为给两造说和，解决二小与国宝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李昆暗含着佩服北侠，做事正大光明。遂向北侠说道："秋贤弟，你既为我们两造的事情，远路而来。不畏劳顿，这份儿人情，我们弟兄实在是感谢不尽了。何况是您从中成全我们的事呢。真称得起朋友的义气。兄弟你既肯说了实话，我们两造的事情，非由兄弟你身上完结不可。我若是一驳兄弟你，我就枉称侠客啦。当初这件事情，其错就错在我的身上啦。皆因我既称为侠客，就应当规箴弟子，不能听他等胡作非为。因为我有乖教育，山令不严，才酿此祸。可有一样儿，童林他作事也有点儿太已粗鲁啦。他既知盗宝二寇是我八卦山的人，我又有个小小的侠客的名誉，他就应当来到我的八卦山，前来见我。我还能说出什么无礼的话来吗？再者说，我也不能违背国法王章。我自当献国宝，绑二小，我们弟兄还得请罪在童林的面前，童海川他不但不来我的八卦山，反倒约请镇东侠，方有杭州擂掌打我四弟法禅之事。就说他打我四弟，我也不恼，皆因我四弟下山之时，我劝之再四，他执意的不听，总是他祸由自取。最可叹童林，他乃是带罪出都，捉拿盗宝之人。他就应当寻踪捕盗，才是正理。不应当协助镇东侠，往太湖要镖，战败三寨，结怨于铁善寺。后来又在金银烂石岛，杀死了九寨，可谓与铁善寺冤上加冤，方有重阳会发生。童林若不赴重阳会，他若先来见我，那时我出头，不但献二小与国宝，我还得与他们两造讲和。取消重阳会。童林他并不前来，他反倒约请天下的侠客，各路的英雄，欲要封闭铁善寺的山门。分明是敲山震虎，恐吓于我。只

顾他作事好看啦，无奈我的脸上可就难看啦。最可怪的是，就没有一位侠客给他划策，请他前来见我，与我们两造说和。这还算好，幸尔今天兄弟你来啦，倒是我一个台阶儿。若不然我们两造，就得落个骑虎难下之势。秋贤弟，您想想我说的这些话对不对。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办好？”北侠闻听，遂说道：“兄长您既是一位明白人，这个事情总算是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要依着我的主意，兄长你避点儿委屈，就按着童林奉旨捕盗的题目，咱们弟兄不违背国法王章，遵守侠义道德的宗旨，将国宝与二小献出。借着这个原因，咱们还可多交几位朋友，好歹把这件事就敷衍过去啦。”李昆闻听北侠之言，虽然有理，究竟心里头有点儿气不平。遂向北侠说道：“这么办吧，事情就依贤弟你，算是和平的解决。可有一样儿，我得看看铁善寺的动作。你在我这儿先住两天，有什么事情再说。”北侠见李昆如此，也就不好往深里再劝啦，只得说道：“兄长凡事可要慎重为是。”李昆说道：“秋贤弟你就不用管了。”

从此北侠被李昆软困在九宫连环堡，可巧没有几天，刘俊冒雪下书，当日晚间，三小侠夜探八卦山，李昆命人下山一打听，探事人回来报道，言其水晶长老画策，十位侠客聘请王十古，李昆闻报，未免心中挂火。童林既不肯前来讲和，又请王十古协助于他，分明是要以势力相迫于我，我岂肯受其屈服。由此常命人前去打探，来人回报，言说王十古已到铁善寺。李昆得着此信，将要派人再去打探，忽然外面有人报道：“南侠客前来拜山。”李昆一闻此报，就知必是王十古的主使。这才故意聚众施威。在江面山头内外，为得是表示八卦山不受屈服。足可背山一战，暗含着叫南侠带信儿。南侠受奚落走后，李昆等到晚间，请北侠商议，要依着北侠的

主意，打算叫李昆请王十古到八卦山，两下一说和也就完啦。李昆想道："既然王十古到此，若要由王十古他这儿说和，不如由北侠当初就说和啦。外人要是知道的，说我与王十古是故旧之交，由王老先生出头了和，我还好看一点。外人要不知道的，必说我惧怕王十古。再不然，必说我败在王十古的手下啦。难免被外人谈论与我。"这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凭着自己平生所学的五样儿绝艺，打算要在八卦山试艺。秋田拦之再四，李太极执意的不听，最后北侠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兄长打算这么办，明天您派人到铁善寺，聘请王十古与众位侠客，来此比试五样儿绝艺。您可得跟您那几位盟弟商量好了，此事方可实现。若是你们哥儿八位意见不合，此事可千万别办。"李昆含笑说道："秋贤弟，这个人太小心啦。我们弟兄人称江湖八义。我待遇我这七个盟弟，解衣推食，推心置腹，我先与他们商议好了，我才与兄弟你商议。此事绝无有舛错。"北侠闻听，也就不便再往下问啦。这个地方，李昆的见识，可就不如北侠秋田啦 。李昆以为他这七个盟弟与自己情同手足，必然顾全大义。他焉想到人跟人不同，木跟木不同，犬马不同类。李昆以为自己对待这七个盟弟情义高厚，他们待他决不能无义薄情。焉想到这里头有好几位，很不赞成李昆的。平常就说李昆做事托大，看不起人。内中都有谁呢？头一个就是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原是黑虎门的一个大贼。他就讲究偷盗窃取，偷来的金银，他是任意的挥霍。就是李太极对待他多么好，他总说没有自己在外自由。这个人他的良心够多么黑呀。第二个就是五庄主贺永，他乃是陕西延津的一个大贼。就讲究断路劫财，什么叫道德公理，他是一概不懂。仰仗血气之勇，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他与李太极交友，让李昆用礼义把他们拘束住啦，并非是他们心中所愿，无非就是个将就服从。四庄主法禅的情由，前文也表过他，当初他就不是好人，由学艺的时候，他就恨师怨弟，目无长上。他虽然是个和尚，无奈他不守清规，不明白和尚这两个字怎么讲，因此他们三个人的秉性偏左，明着与李昆互相交友，暗中他三人自结党羽，其实李昆把试五绝艺的事情也跟他们商议好啦，他们三个当面也允许啦。焉想到是日晚间，韩忠约请法禅贺永到他的院内，在密室之中，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韩忠不说李太极顾全大义，以遵守国法为重，他反说李昆惧怕天下的侠客，不疼爱自己徒弟，要将二小献与童林，押解入都，为的是向童林买好儿。法禅贺永这两个人，原是不明道理的人。听韩忠这么一蛊惑，可就问计于韩忠。韩忠这才说道："咱们明着还与李大哥相和，等到今夜三更天，我到咱们老弟田方那儿，偷两个皮人儿去。明天试艺的时候，必然将韩宝、吴智广押往望云亭。那时你们哥儿两个应声，绑送二小。我暗中把皮人儿吹鼓了，把韩宝、吴智广的衣服，给皮人儿穿上，用半头砖将玉镯换下来。然后我在西山坡预备一只小船儿，带着徒弟们等候你们。咱们驾小船一同够奔玲珑岛，投奔大爷司徒朗去。然后再命人打探咱们这位有能耐的李大哥，怎么解决这个事。贺永法禅一听韩忠之言，遂说道："真要这么一办，等到五样儿绝艺试完，二小变成了皮人儿，李大哥不就受了热了吗？"韩忠闻听，带笑说道："咱们管他呢，不是就为看他这手儿吗。"

阅者诸君，看起来交朋友的这本儿书，可不可不加深读啊！李昆当初交他们的时候，看他们全不错，这才倾心吐胆，拿他们当作亲手足看待。又谁知人心叵测，实指望交他们几

条膀臂，互相扶助。没想到险些儿没把这条老命，送在他三人的手内。其实李昆与北侠交友，不过就是见面之情，面子都在法禅身上呢。这一场事要没有秋田，李昆不定落到什么地步呢。这就叫交朋友得朋友的益，受朋友的害，这三个人就是李昆的要命鬼。看起来交朋友够多么难哪！韩忠如今说出这么两句话来，阅者请看，他还有一点儿良心吗，若不然他们三个人，结果怎么不善呢？皆因他们心田太坏啦，这就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他们三个人把主意商议已定，果然就把这件事给作出来啦。以至李太极来到望云亭，童林献艺已毕，将皮人儿扔下了望云亭。李昆将皮人儿接在手中，用目一看，不见了法禅贺永韩忠。明知道事中的变动，由他们三人身上发起。自己又一想，平生对待他们三个人情同手足，不想会招惹出他们三个人，下此毒手，未免的一阵寒心。又一想事已至此，如何与童林交代呢。自己心中一发堵，双眼一发黑，当时他急得身往后仰。若不是北侠将他扶住，李昆当时就得闭过气去。故此李昆才说悔不听秋贤弟之言，方有今日之事。自己这个事情又难以出口，一个盟弟不好，两个盟弟不好，难道说三个盟弟都不好吗？不用说，一定是自己的不好，镇压不住他们。但是事已至此，岂不将我难死吗？此时李昆真是千难万难，真是有口难分诉。那两旁边侠客英雄，一位位可就全搭拉了胳膊。谁也不肯出头了解，这是什么情由呢？就皆因李昆要试艺五绝，幸而大家好歹全试下来啦，这是没什么说的啦。倘若我们大家要试不下来，我们这侠客的英名，就得断送在李昆之手。如今大家把这五样儿绝艺也试完啦，原来是个皮人儿呀，我们倒要看看你与童林怎么样说话，因此大家才袖手旁观。看起

来法禅贺永韩忠，这三个小子够多么狠哪，把李昆害到这种地步。真是求生不得，求死又难。惟有这位血心热胆的北侠秋田，把这个事情，早就看透啦。心中想道："李昆若听我的言语，焉有今日呢？"此时我若不管，非得激出意外的变化不可。"自己万般无奈，遂向李昆说道："事已至此，老哥哥您先后站。我把海川叫下来，有什么话咱们再说。"李昆只得往后倒退，不住的长吁短叹，北侠遂向望云亭点头叫道："海川，你先下来，我有话对你言讲。"童林闻听，由望云亭上，单身而下，满面的怒容，遂向北侠说道："老哥哥，有话请讲。"北侠说道："童贤弟，你一定是为这两个皮人儿的来由说李昆失信妄为。这个事情，并非是在李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事情为兄我担负着多一半儿的责任呢。话也不是一句半句可以说完，兄弟你这个人，也不是那难买难卖之人。你也是素能容人宽宏大量的侠客。此处也不是谈话之所，咱们九宫连环堡里面去说。"遂又回头向众人说道："众位多分神吧，这个面子全当给我啦。把童大弟陪到八义厅里边，我再把其中的隐情对大家说明，你们众位也就明白啦。常言有句话说的却好，席头盖的事都得了。咱们是事有事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大概童大弟，你也不能不赏我这个脸儿。"童林方才在望云亭的上面，一见那两个皮人儿，恨不能当时就与李昆变脸，把李昆结果了性命。及至被北侠叫下来，听他所说的这片言语，童林这才知道，另有别的情由。他又是个厚道人，又驳不过北侠的面子去，只得给北侠留了个退身步儿。遂说道："老哥哥，兄弟我是个不明白人，可是作事向来不敢粗鲁。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啦，本应当我得当面质问太极公。既有兄长你在里面拦阻，我虽有千言万语。什么话我也不能说了，您不是

说有什么事情，上八义厅里面说去吗，咱们就在八义厅里说去吧。”北侠将大指一伸，向众人说道：“还是我兄弟疼我，有什么话，咱们大厅里面说去吧。”

第三十六回

司徒朗经营玲珑岛　童海川身困镇海川

此时众人陪着童海川，李昆在头前引路。众人进了九宫连环堡，来到了大厅，北侠命罗喽兵搭坐，工夫不大，将座位调好。北侠让众人落了坐，手下人献茶。茶罢搁盏北侠不容童林开言，自己高声说道："如今这件事情，错就错在太极公他的身上。皆因他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以至落在这种地步。今当海川与众位侠客在此，听在下把他二人的秉性说与大家听听。海川他这个人，向来是个直爽的人。今天这是赏给我一个脸儿，海川可也不是怕事的人。今当众位侠客在此，受多大的委屈，也得看在众位的身上。可有一样儿，我不能让海川心里头糊涂。我说说也叫他心里头开豁开豁。自从我由打铁善寺来到八卦山，一切的情由，我要当众发表，然后再商议解决二小的事情。"北侠就把自己来到八卦山，与李昆义气相投，要依着自己办法，绑二小献出翡翠鸳鸯镯，请罪在童大弟的面前，后太极公又划策，意欲与童大弟等，试艺五绝，也与他那七位盟弟商议好啦。"谁想人心难测，现在放走二小者，非是别人，乃是四庄主法禅，五庄主贺永，七庄主韩忠等所为。李太极并不知道此事，我敢担保。"众人一听，这才明白。此时可就有人要与北侠帮忙啦，有一人答言说道："既然事情已然说明啦，究竟二小逃往何处去了呢？快快的派人打探，咱们好设法捉拿呀。"李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王十古。李昆遂又抱拳向众人说道："千错万错，都错在我一人

的身上。既蒙童侠客与众位成全在下，我焉敢不尽心竭力，办理此事。既是童侠客容我的工夫，我这就惭愧无地了。我是即刻就派人前去打探。”说着话，遂向手下人说道：“你们赶紧去四外打探，探明回报。”手下人答应一声，下了大厅。其实手下人不必调查，他们全知道这个事，就是李太极一人不知道。韩忠命罗喽兵在西山坡，预备小船儿的时候，手下的人全知道。皆因他们都是下人，主人如不问，他们谁也不敢多言。今听李太极一分派大家，遂一同出了大厅，各人一递眼色，这才出了九宫连环堡，找了个僻静的所在一商议，有一位年老的说道：“莫若咱们应回明了大庄主吧。如其不然，咱们李大庄主也是不能答应。”大家都以为然，这才来到了八义厅，请安说道：“启禀庄主得知，我等奉庄主之命，打探二小的行踪，业已打探明白。原来是四庄主，五庄主，七庄主，在西山坡下，预备了一只小船儿，带领着小粉蝶韩宝，闹海蛟吴智广，入地金鳌贺豹，铁臂猿雷春，还有刘洞、韩庆乘小船儿逃往玲珑岛去了。请庄主定夺。”李昆闻听，向手下人一摆手说道：“再探。”此时童林闻听玲珑岛三个字，遂向北侠说道：“秋老侠客，这个玲珑岛是何所在？小弟我倒要请教。”北侠又对李昆说道：“李大哥，但不知玲珑岛是何人占据为首，那三位庄主逃到那里，投奔何人？望兄长明言示下。”李昆闻听，面上现出了一种难色，似乎不好明言。北侠又连问了两句，李昆实出无奈，只得长叹了一声，就把玲珑岛前后的情由，遂向众人滔滔不断的细说了一遍。众人一听李昆之言，都替李昆为难。

书中代言，原来玲珑岛的大寨主司徒朗，是李昆的亲师兄。当初若没有司徒朗，李昆也学不了艺。司徒朗原籍是云

南府，昆仑县李家庄的人。不幸幼年克去了父母，只剩自己孑然一身。长到二十岁，自己在本村的西村口儿，开了一座一条龙的小酒铺儿，后头院儿单有南房三间，是他居住之所。酒铺的买卖很好，皆因他烹调的菜蔬得味，酒是由打烧锅里取了来，原取原买。故此本村的人要是用酒，都由他这里买。酒铺的字号叫一顺居。司徒朗生平好练，在武术上好用功夫。这一天清晨，自己将一切的事情，全都安置停妥，将要在后面练习武功。就见从打外面来了一个老道，司徒朗一看这位道爷，乃是高大身材，真是仙风道骨。身穿黄布道服，腰中系着一条绒绳儿，肋下悬挂着一口宝剑，足下白云袜履，蓝布的底衣儿，月色的衬袍。往脸上观看，鹤发童颜，真是发似三冬雪，鬓赛儿秋霜，生得慈眉善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手中擎着拂尘，头上是杨木道冠，竹簪子别顶。一进门儿，坐在旁边小桌儿的后面，要了一壶酒，两碟儿菜，老道自斟自饮，在前面喝酒。司徒朗在后院儿练武。这一套拳尚未打完，就听前面的老道呼唤，司徒朗遂来到前面，先问了问仙长还要酒不要，道爷遂说道："酒倒是不要啦，就是今天贫道没带着钱，这一壶酒两碟菜儿，就算是我募化了吧。"司徒朗闻听，一看这位道爷实在没钱，只得说道："仙长，这一壶酒两碟菜，算我候啦。"这位道爷闻听，遂即走去，赶情不是一天，一连就是三天，皆是如此。皆因司徒朗贪着练功夫，可就没跟这位仙长计较。自己仍在后院儿里用功，其实这位仙长没走，喝完了酒，由屏风门儿绕进了后院儿，观看司徒朗练拳。就见司徒朗打完了这套拳，累的通身是汗。仙长看着，不住的点头赞叹。司徒朗遂向仙长说道："道爷，您看我练的怎么样？"仙长闻听，含笑说道："你的功夫倒是不小，可

惜未得其门而入，岂不是枉出这么一身汗吗？”司徒朗闻听，心中有些个不服，遂说道：“您看我这么练，不能强筋壮骨吗？您怎么反说我不得其门而入呢？”仙长闻听，含笑说道：“阁下所练的武术，不过就是多消化点儿饮食。身体累了，多睡会儿觉。若要练功夫的时候，不伤了内气还则罢了。若要伤了内气，一够了年岁，不但不能身体强壮，反倒百病缠身，终成痨病。若要是真正练武术的大家，要将武术练成，能够吸精导气，借天地的精气，日月的光华。可免生老病死苦，若要大丹已成，可能永为地仙。怎奈俗人，焉能参透奥妙呢。”司徒朗闻听仙长之言，说得津津有味，遂说道：“道爷您既然能说，必然能练。今天我请教请教你老人家也练一趟，我也可以开开眼界，但不知您可肯赐教吗？”仙长闻听，含笑说道：“练一趟拳脚倒是不必，要按练武术的说，不用说打趟拳踢趟腿，就是一攒拳，就知道是花拳不是花拳。莫若我献一手你看看。”说着话将右手一伸，往下一哈腰，将五指戳入地内，一拳手指，由地下抓起一块地来。遂向司徒朗说道：“你看这一招儿怎么样，”司徒朗不看则可，一看早就吓得目瞪口呆。心中想道，这个地乃是三合土砸成的，硬如铁石。幸亏这是抓地，这要是抓在人脑袋上，还有命吗。遂向仙长说道：“老师的神术，世间罕有。弟子乃是肉眼俗夫，实不知道你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这几天我多有冒犯，望您恕过。弟子有意拜你老人家为师，不知你老人家可肯收录吗？”仙长含笑说道：“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收你作个徒弟吧。可有一样儿，我有几句话嘱咐你，我就在你这后头院儿里住着，日日我传授你武术，你可不许对外人言说。你若一对外人言说，必又与贫道我招出许多的是非。是这么着，我就收你，不这么办，我可

不敢收你。”司徒朗闻听，赶紧爬在地下磕头，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司徒朗给老师行礼。并请示老师的法号，和您的仙山贵观。”道爷闻听，遂说道：“贫道乃是江西信州龙虎山，悬天观的道士。邱祖龙门派，娘家姓庄，双名道勤，江湖人称太虚上人。如今我告诉你，你可不准对外人言讲。”说着话，司徒朗将仙长请到屋中。仙长并不客气，由此就在司徒朗酒铺的后院儿居住。

到了次日传授武术的时候，是司徒朗所练的那个武术，都不让他练啦。仙长先教给他站架子，到了晚间，教给他打坐，吸呼吐纳之法。架子站好啦，方才教给他开势打拳。司徒朗早晚用功，白天照旧作卖买，全村中的人均不知道。整整的练了一年多，司徒朗的功夫可就长的多啦。这一日，司徒朗与本村的李庄主李昆家中前去送酒。前文书已经表过，是本村中财主用酒，都是司徒朗送。都知道他的酒好。今天与李昆宅中送了十斤酒，放在厨房之内，背着酒篓出来，正从大厅前面经过，正赶上李昆带着四个家人，在大厅前面练武。皆因司徒朗自己会武术，又最爱习武术，未免要站住了看看。那个时候李昆将才习练武术，刚学会了一套大红拳。司徒朗他所学的拳脚乃是剑客所传，拿李昆这个拳脚来比，司徒朗如何看得上呢。看李昆练的拳不是拳，腿不是腿，未免的一阵冷笑。可巧被李昆看见啦，一看是酒铺儿的掌柜的司徒朗，李昆又不肯说他什么，皆因都是老邻居，自己只好收住了架式，向司徒朗带笑说道：“你看我这拳脚不好看吧？”司徒朗本是直性子人。又不会辩别着说，遂说道：“据我看也不甚好。”李昆闻听，虽然心中不愿意，脸上可是还带着笑，并不露出怒容来。遂说道：“这么办，司徒掌柜的，你既是看出我这个拳

脚不好，你一定也必是会练。你露两手儿我也看看。果然好的话，日后我还要跟您习学习学呢。免得我一个人练也找不着门路。”司徒朗也是一时的高兴，遂把酒篓放在地下，遂说道：“李庄主，我可练不好，我练练您看看就是啦。”说着话，袖面儿也不挽，衣裳襟儿也不掖，往前一上步，先用了个虎行三步就仿佛脚底下打夯一样。跟着练了一趟黑虎拳，最后的一招儿名叫“鹞子翻身”把架式收住。李昆虽然初学乍练，一看司徒朗练的这趟拳，可着这一方，也没有这么一趟拳脚，功夫也没他实在。容司徒朗练完，李昆遂问道：“阁下这趟拳跟那一家老师学的？”司徒朗究属是年轻，不懂得慎重。遂就把在酒铺儿之内巧遇老师庄道勤前后情由对李昆说了一遍。李昆本是个聪明人，就知道司徒朗遇见高人啦。自己所练的武术俱都平常，我何不乘此时托司徒朗，把这位道长请到家中跟他习学。这个机会我可千万不要错过。想到这遂向司徒朗说道：“既然阁下与这位仙长学艺，我打算也跟他老人家学学，把这位道爷请到我的家里来，传习传习我成不成呢？”司徒朗闻听，摇头说道：“不行，就是我在外面私自练拳，要叫我那位老师知道，连我都不教啦。别说是还请到你的家来。除非这么着，你要心地至诚，套上了轿车，你跟着我前往我的酒铺儿，见着我的老师，跪倒身躯苦苦的哀求。他老人家若是慈悲，你们师生若是有缘，或者可以到你的家中，收你做门人弟子，传习你的武术，亦未可知。可有一样儿，他老人家的脾气特别，若要说出不教两个字来，那我也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李昆他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我情愿听阁下之言。还得求您从中周旋。”

二人将话说完，告诉家人预备车辆，一面问司徒朗拳脚

的奥妙。司徒朗又说了些所学的一切。二人正在谈话之际，就听外面家人进来禀道："车辆业已备齐。"李昆命家人替司徒朗背着酒篓。他们二人谁也不肯坐车，跟着车辆来到西村口，酒铺儿的门首，此时，司徒朗也就说不上不算来啦。自己明知道，必然得罪了老师，大着胆子带着李昆，走进了酒铺，来到后头院儿。先命李昆在屋子外面等候，自己启帘笼进去。见老师先行完了礼，又与老师斟了一怀茶。庄老仙长见徒弟如此恭敬，心里倒是很欢喜。遂向司徒朗说道："方才你给哪一家送酒去啦。"司徒朗一看教师面带喜容，遂就把往李宅送酒与李昆相见，彼此练拳，李昆要请老师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庄道爷不听则可，一听此言，把脸儿往下一沉，将要申斥司徒朗。就在这个工夫，李昆由外面进来，其实李昆早就看见仙长啦。一见道爷真是仙风道骨，世外的高人。这才进来，双膝跪倒，口称老师在上，弟子李昆与老师叩头。遂又把自己倾心好学，无处求师，愿请老师至寒舍赐教前后的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先庄道爷一听司徒朗之言，心中大大的不快。今见李昆苦苦的哀求，又听他说话朴实，司徒朗又在一旁百般的谏劝，道爷被缠不过，只得点头应允。李昆并请恩师法驾起身，外面车辆备好。庄道爷只得跟着李昆、司徒朗一同乘车来到李昆的家中。司徒朗的酒铺儿，李昆命家人照料。以至庄道勤来到李昆的家中，李昆殷勤侍奉。庄道勤爱惜李昆聪明伶俐，这才在李昆的家中传习他们武艺。后来李昆也不叫司徒朗开酒铺儿啦，就叫他在家一同学艺。也就是半年之久，庄道勤又与司徒朗、李昆收了一个师弟，也是本李家庄的人。火神庙的小老道儿，娘家姓吕单字名瑞，道爷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吕德兴。为什么庄道爷收他作徒弟呢，

就因为此人的秉性最善。到了夏令的时候，他走在路上，都怕把蚂蚁踩死。终日戒杀食素，庄道爷这才收他作徒弟。日子一长了，三个人在一处用功，庄道爷越看司徒朗的面容越凶，皆因他这两个耳朵，名曰箭翎耳。他这个耳朵没有耳朵边儿，一说话耳朵就动，又兼他长得形若猿猴。这种人只要他有了能为，杀人不眨眼，皆因是他的相貌长的凶恶。庄道爷可就没敢把真能为传给他，怕的是艺传匪人。司徒朗天生来的聪明，也看出老师这个意思来啦，他也会装着，他把自己暴烈的秉性，满都收藏起来，就是说话比平常人都和平。就这么样儿整整的三年多，日子一长了，庄道勤细一品司徒朗他的秉性，原来他长了个恶相貌，心地却是最良善的。这一天师生四个人，坐在了一处谈论武艺。道爷向司徒朗说道："徒儿，你与我学武艺几年啦？"司徒朗赶紧说道："恩师若问，弟子蒙恩师传艺已三年之久了。"道爷闻听，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徒儿呀，你虽然与为师学艺三载之久，为师我对不过你。"司徒朗闻听，含笑说道："老师待弟子，情同父子，有什么对不过弟子的地方呢？"道爷说道："这三年之中，武术的密诀，我是一招儿也没传给你。所传授的就是李昆、吕德兴。为什么我不传授你呢？就因为你的面貌长的太凶恶，所以我又调查你三年。原来你是貌恶心善，因此我对不过你。从今以后，你好好的用心，我将绝艺传授与你，你可要好好的用心。"司徒朗闻听，赶紧的跪倒，遂说道："恩师既肯赐教，弟子焉敢不用心呢。"道爷闻听，点头称善。自此爷儿四个将话说明。道爷用心传授这三个徒弟绝艺。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间就是二十年之久。这二十年他们三个人能为可就全练成啦。皆因吕德兴是个善人，不

忍杀生害命，才传了他一个最厉害的暗器。其名曰“五鬼铁葫芦”。这个葫芦里头装的五毒滚蜡鹅眉汁五毒水，若要打在人的身上就得烂。除非百草霜不能医治。为什么传给他这么一个厉害的葫芦呢？因为他平日老实。他若用此暗器去伤那个人，受伤的那个人的性质，就可想而知啦。故此仙长才教给他这么一个厉害的暗器。惟有李昆，为人精巧伶俐，还是最忠厚不过。这才将太极十三式，传授于他，教给司徒朗这个能为，可又厉害啦。掌中使一对五行轮，并传授他暗掌打穴的绝艺。何为暗掌打穴呢？这手儿功夫，当时打上不要紧，也不显伤重。可有一样儿，他打完了人，他准知道被打的那个人，那一天死。皆因他把人家的穴道给打闭住啦。这一手儿工夫，乃是天下绝艺。司徒朗武术虽然练成啦，他的脾气可就又回来啦。自己将小包袱一背，由李昆的家中出来，云游各省，闯荡江湖绿林道。他这一转弯儿不要紧，他把那无知练武术的打死了足有二百多个。简直的他就是打死人不偿命。怎么叫打死人不偿命呢？皆因司徒朗勿论走到何处，如有练武术的把式场子，他就前去拜访这个教师。如果本场子教师看的起他，款待他酒饭，恭敬于他，那就算没什么说的啦。只要是一个看不起他，必然是得过招儿领教。司徒朗便按着穴道，打那人一掌，就是人家再款待他，他也不在人家这里住着啦。司徒朗只要一走，过几天司徒朗一预算，被打的这个人几时死，果然那个人就死啦。因为什么他算计的那么准呢？皆因他打的穴道都有规矩。被打的到了这一天，他那穴道的气头儿，俗呼为人神，走到受伤的地方，就过不去啦。焉有活命之理。因此司徒朗所到之处，只要有人跟他一交手，他便用暗掌打穴。故此司徒朗打死足有二百多人。这

就叫打死人不偿命。

阅者问道，你这部书说的太悬啦。练武术的还有这一招功夫吗？阅者如若不信，我说说解释您的疑团。此事年限不远。在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董老师，他老人家有一个徒弟，名叫马维祺。外号叫“煤马”。皆因他原先练功夫的时候没有钱，他师傅给他开了座煤铺，故此别人都叫他煤马。他就练的是暗掌打穴。他的功夫练成了，围着四路飞虎厅，转了一个弯儿，串了串把式场子，被他打死了四十多位，就用的是暗掌打穴。以后这位马老师傅的结果，可不大甚好，皆因他手底下太黑的过处。咱们也就不必说啦。说这么两句话，就为的是证明暗掌打穴的功夫。

闲言少叙，再说司徒朗。他打死了这么些个人，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打算成名天下，称为第一绝艺。这么一来，绿林中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什么叫宗彝呢？就是昆仑山出这么一种猴儿，名叫宗彝。主一“孝”字，因为什么鲜果子要熟下来，小猴儿不敢吃，先献与宗彝。宗彝吃完了，小猴儿们再吃。司徒朗一有了这个外号，自己更肆无忌惮啦。他这个名声可就传到庄道勤的耳朵里头了。这一日庄道爷与李昆吕德兴说道：“如今司徒朗在外面的行动，甚是可恨。所伤害的人命，足有二百多个，总算是为师不明，艺传了匪人。为师打算告辞，寻找你那无义师兄。若要见着那司徒朗，誓必将他结果了性命。为师诛恶人，即是善念，决不能令他殃及同类。”李昆吕德兴一闻此言，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恩师息怒，想您既已教之，何必诛之。我等不肖，与司徒朗同堂学艺，乃是恩师的传授。恩师若将司徒朗结果了性命，我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弟兄二人，情愿在恩

师你老人家的面前，替我师兄司徒朗领罪。”道爷闻听，遂说道：“看在你弟兄二人面上，我饶恕他就是了。”

不言他师徒三人，单说司徒朗有了这们大的名声，他还要习学特别的技术。自己由打云南鹿耳门，绕道走出了边界，够奔大西洋，自己装聋作哑，来到了大西洋的机器厂里去做苦工。日子一长了，在机器厂内擦油泥，自己习学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各种的走轮转弦，自动的机件。说来也真难为他，日夜施行苦力的工作，好在西洋人都不避讳他，知道他是个废人，无非他是有份子力气能工作。因此机器厂的人都很欢喜他。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众人这一不在意，司徒朗可就得了意啦。在机器厂内学了整整的二十年。他就把机器厂内所有的机器，全都学成。这才暗暗的回奔中国，仍由鹿耳门进云南，这数十年的工夫，司徒朗已然七十来岁啦。自己打算奔昆明县，探望师弟李太极。以至来到了李家庄一看，李昆早就迁移啦。自己向村中的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李昆结拜了一盟哥把兄弟，一共哥儿八个，称为江湖八义。皆因躲避官家的势力欺压，才占据了八卦山，虽然不抢劫，也总算是占山为王，落于草莽之中。自己这才由李昆家中起身，直奔八卦山而来。来到八卦山的江沿儿雇船进山，船家均不敢渡。自己虽然会水，又不好意思的浮水进山。只得将自己来历说明，船家这才敢渡。以至司徒朗来到八卦山的山口，可就被喽罗兵给拦住啦。司徒朗说明自己的来历，喽兵赶紧往里面通禀，李太极闻听自己的大师兄到来，遂带领着七个兄弟，摆队欢迎。弟兄二人多年未见，真是另有一番亲热。李昆又知道师兄秉性刚暴，未免就得加意的款待，设宴接风。弟兄二人高谈阔论，各叙离别之情。在酒浓之际，司徒朗要看

八卦山的山势，李昆只得率领众人陪着司徒朗。观看八卦山的山势。司徒朗一看，这座山生得天然险要，暗含着八卦的形势。司徒朗遂向李昆说道："师弟，你多花几个钱，我将你这八卦山，完全制成消息埋伏。这座山要将消息作好，就是有千军万马，也难以进山。"司徒朗暗含着要显显他的能为，让李昆看看。其实他倒是一番好意，皆因李昆说话直爽，可就把个司徒朗给得罪啦。李昆说的是什么话呢？李昆说的是，"小弟虽然占山为王，并不作抢劫的行为，不过就是躲避官家的欺压，小弟在此开垦种地，何必用消息埋伏呢。"司徒朗闻听李昆之言，他可就多了心啦。遂向李昆说道："你占山用不着消息埋伏，一定你是一位好人了。我劝你制造消息埋伏，一定我是落草为寇的性质了。既是这么着，我也不便在你这儿住着啦。恐怕把你这个好人也给染坏了，我还是当时告辞。"李昆也知道自己一时失言，遂赶紧拦阻，无奈怎么拦也拦不住。李昆知道他性情偏左，他就不加深拦啦。司徒朗这才告辞。

李昆给他预备一只小船，司徒朗坐着小船，出离了西山口，并不奔江沿儿。吩咐水手抢着上水，直往正西而来。走了约有四十余里，就见前面有一座山岛。猛听得前面锣声震耳，水声响亮，前面有许多战船，拦住了去路。司徒朗用目观看，当中一只虎头大战船，两旁一边儿十只小船儿。上面密布着喽罗兵，各擎刀枪，扬威呐喊。再一看大船头上，有五十名喽罗兵，排列在两厢。一个个精神百倍，怀抱着兵刃，当中两把金交椅，上面坐着二位寨主。一看下首这位寨主，乃是大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青绸子裤褂儿，白袜云鞋。往脸上观看，黑紫的一张脸膛，半截的眉毛，两只吊

角儿眼，大秤铊的鼻子，火盆口，在唇边露着两个板牙。一双大耳无轮，颌下连鬓落腮的半部钢须。在他的身旁，有两个喽罗兵，扛着他的兵刃，每人扛着一条分水莲花夺。在上垂首这位寨主，比下垂首这位寨主长的还凶。身量高大，腰圆背厚，身穿蓝绸子裤褂儿，足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头上观看，也没用绢帕绷头，黄蓬蓬的头发，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生得顶平项圆。青虚虚的一张脸膛，一脸的红糟疙疸，眉如一字，目若金铃，大鼻子头儿，在鼻子当中，有一个小窟窿，天生来的三个鼻子眼儿，锥子的耳朵，口若血盆，一嘴的黄牙，短茸茸的黄胡须，扎煞在腮边。在旁边儿也有两个喽罗兵，抬着他的十三节龙头杖。在船头之上站着个喽罗兵的头目，手擎着扑刀，口中说道："呀，不怕王法不怕天，终日酒醉在江边，就是天子由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哪叱由此过，留下一金砖。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命难全。孤雁儿的绵羊，快留下买路的金银，放尔过去。如若不然，把脑袋留下。"司徒朗看了看使船的水手，并不着慌。又看了看对面的贼船，不由得一阵狂笑，口中说道："这可应了俗语儿啦，打杠子的遇见套白狼的啦。"说着话，遂向对面儿的贼人说道："列位寨主别生气，既要是行路之人，遇见山大王，岂能轻轻的放过呢。实不相瞒，我是贩买红货的客人，我的船上金银倒没多少，就是有点儿翡翠珠宝钻石等物。一共有八十余箱，要奉献与寨主，也不算少吧。可是我倒是愿意留下，怎奈我有个伙计，恐怕他不愿意，我只要与他商议好了，我们两个人商量的同了意，所有的珠宝不难献上。他要是不愿意，你们无论多么厉害，可也拿不了去。"这个喽罗兵的头目闻听此言，遂说道："那么你跟你的伙计商议商议去吧。"司

徒朗闻听，遂把自己的小包袱打开，里面取出自己的一对五行轮，又把包袱包好，围在腰间。把五行轮往怀中一抱，用手一指五行轮，向对面儿的头目说道："这就是我的伙计。叫你们寨主过来，我跟他商量。"这个喽罗兵头目一看这个光景，遂说道："你这个老头子真会说俏皮话，你别忙，回头叫我们寨主结果你的性命。让你知道知道我家寨主的厉害。"

说着话，回头向寨主说道："启禀寨主得知，前面的绵羊扎手。"寨主一闻此言，一转身形，由喽罗兵的肩头之上，接过了十三节龙头杖。往手中一擎，走至在船头之前，高声喊道："前面的苍把子，你是老合吗？"皆因这位寨主看出司徒朗是绿林人来啦，这才向他调坎儿。司徒朗闻听，心说这小子看出我来啦，莫若我跟他装傻。适方才在八卦山，发生了一肚子闷气，我不如拿他们开开心，消消我胸中的闷气。遂向对面的寨主说道："我不是合字的，我是斗字儿的。"那位寨主闻听，遂说道："阁下莫非是线儿上的朋友吗？"司徒答道："不是，我是绳儿上的弟兄。"寨主一听，明知道他不肯说实话。遂说道："朋友你不必装傻，说明白你的名姓，咱们二人在船头之上，再为动手。"司徒朗闻听，往后倒退了两步，仰面狂笑不止。遂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要问我老朽复姓司徒，单字名朗。江湖人称九尾宗彝。"司徒朗一说这句话不要紧，就如同半悬空打了个霹雳相似。司徒朗的名声，真可称得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寨主久已闻名，焉敢再动手呢。遂将龙头杖往船上一抛，遂说道："原来是成名的老英雄，恕我弟兄等无知，多有冒犯，望老英雄多有海涵。"说话之间，遂在船头之上，与司徒朗行礼。司徒朗这个人性，向来就好戴高帽儿。这位寨主这么一恭敬他，

自己不知道说些甚么是好啦。遂赶紧将脚尖儿一点船板，腰眼儿一叠劲，小船儿离大船有两丈来远，司徒朗脚底下一用力，可就蹿上了大战船。将两轮往怀中一抱，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适方才得罪了寨主，显着我不对啦。今既蒙寨主抬爱，可谓道义相投，休要太谦。"说着话，只见上首的寨主，向司徒朗说道："小可姓蒋，单字名雄，号叫英甫，外号人称'万古听提兽'。又用手一指下首那位寨主说道："你过来与老人家相见。"遂又向司徒朗说道："他是我一位盟弟，姓徐名钧字小侠，江湖人称千载波泥象。"徐钧赶紧与司徒朗行礼，司徒朗用手相搀。遂说道："你们弟兄因何在此占山，我倒要请教请教。"蒋雄遂将弟兄二人占山的情由，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表；这二人乃是云南大理府的人氏。他们两个人乃是把兄弟，皆因自幼儿好暴虎冯河，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方才逃至玲珑岛。他弟兄三人自占此山岛，哨聚绿林的英雄，结纳四方的亡命。皆因他弟兄二人武术甚佳，绿林道的朋友们送给他们两个人两个外号，皆因这个徐钧的水性最大，绿林人送给他外号叫："千载波泥象。"这个波泥象，就是个猪龙。阅者诸君常看隋唐传上，有一位隋炀帝，他就是猪龙一转。虽然此兽的水性大，然而其性最淫。若不然隋炀帝怎么会作出种种不合伦理的事情来呢？所以人称他为风流天子。只愿给他起这个外号儿，说他的水性大，可就不管这宗东西不是个好东西了。再说这个万古听提兽，尤其更厉害。此兽乃是地藏王的坐骑。别看他是地藏王的坐骑，他的道行比地藏王还深远呢。往上说，此兽能知三十三层天。往下说，能知七十二层地。要按着野史小说，黄巢造反，杀人八百万，

血流三千里，那黄巢的星宿，就是万古听提兽一转。别看蒋雄头颅长的丑陋，可是他的文学很好。可称得起博古通今，所以绿林道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叫万古听提兽。如今司徒朗问过他二人的名姓，这弟兄二人非约司徒朗往山里头去不成。司徒朗又兼着无处存身，只得点头应允。蒋雄遂命喽兵将自己的十三节龙头杖拾起来。又让他们把司徒朗的东西取过来，把小船儿打发走了。司徒朗随同着二位寨主一同进山。司徒朗一看这座山，原来没有山口。由西面儿螺丝湾，完全是湾船的所在。皆因这座山是天然长就的。底下窄，上面大，底下是被江水冲刷的，山边下有许多的山孔，远远的看着，真可谓透体玲珑，因此才叫玲珑岛。这座山的东西南三面儿是水，北面儿是陆地。后山有一个瀑突泉，名曰“镇海泉”。后山有一座山峰，名叫“凌牙峰”。山上头的景致倒是很好看，出产还是不少。

及至他们大船进了螺丝湾，靠在山坡之下，由山上放下了蜈蚣梯子，顺着蜈蚣梯子，方才能够上山。众人来到大寨以内。分宾主落坐。蒋雄、徐钧，加意的款待司徒朗。司徒朗在此住了足有半月有余，焉想到，蒋雄与徐钧商议停妥，情愿将头把金交椅让与司徒朗。以先司徒朗不允，后来自己一想，自己原本是无处可去，蒋雄又对司徒朗一说，司徒朗遂点头应允。从此这座山，就是司徒朗为大寨王啦。司徒朗与蒋雄他们大家一商议，打算要把玲珑岛制造消息埋伏。他们大家倒是很愿意，司徒朗这才细细调查这座山的山孔，及到调查明白。原来是三百六十个孔。还是孔孔皆通，因此将山中所积蓄的银钱，完全拿出来。司徒朗遂亲自监视动手，制造玲珑岛。各处添设消息埋伏，把个玲珑岛制造的如同铁桶

一般。

司徒朗一占这座玲珑岛不要紧，八卦山可就得着消息啦。李昆倒是毫没介意，惟有这里面有一位有心的高人，可就把这个事情给看了个很重。是那一位呢？就是那位八庄主田方田子步。田方想的是什么呢，他恐怕日后司徒朗与李昆反目，倘若师兄弟有一个言差语错，那玲珑岛就是八卦山的心腹之患，肘腋之疾。自己遂想了一个柔软的手腕儿，自己遂背着李昆，时常备些个薄礼，预备一只小船儿，单身乘船前往玲珑岛，看望司徒朗。及至来到了玲珑岛，见了司徒朗把礼物呈上。司徒朗一看，无非是些个菜蔬果品，并非是值钱的东西，只得收下。款待田子步。田方坐了不大的工夫，便告辞起身，回奔八卦山。如是者，习以为常，只要是八卦山有什么新鲜果品食物等，只要是新收下来的东西，田方必要给司徒朗多少送些个礼物去。为的是让他尝尝鲜。日子一长了，司徒朗原本是个精明强干之人，他一来爱惜田方聪明伶俐，再说田方这一分恭敬他，也是真难得。自己明知道田方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可巧彼时正当夏令的时节，田方由八卦山后山的白莲池内，采了十二对果藕。乘着小船儿来到了玲珑岛，献于司徒朗的面前是又鲜又嫩。遂向田方说道："老兄弟，做哥哥的待你并没什么好处，只要是有吃的，你就尽量的给我吃。你这份儿美意，我也不是不明白。你有什么事情，只管跟我说明白了。我就把兄弟你送来这个藕收下。如其不然，这个藕我也不能收。从今以后，我这个山上兄弟你还是少来。"田方闻听司徒朗之言，知道他多了心啦。遂说道："既然如此，小弟就跟您实说了吧。皆因小弟爱惜您的西洋转轮的消息埋伏，有心与您说说，小弟打算跟您习学，又怕你老人家不肯

传授。故此小弟百般的孝敬你老人家，等着你几时高兴的时候，我再与你老人家说明。谁让今天您问我呢，所以小弟斗胆言明。”书中代言，田方嘴里虽然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头可不是这么档子事。所为的是什么呢，恐怕日后玲珑岛与八卦山反目的时候，自己好破玲珑岛的消息，这就叫闲时置下忙了用。小意殷勤，于中取事。司徒朗焉能想的到呢。他可就认为田方爱惜他的消息啦。遂又向田方说道：“兄弟你既有这个心思，你何不早说呢。这又算什么，你只要愿意学，你天天往我这里来。我把我所会的一切，完全传授于你，我是决不能够藏私。”要看司徒朗所说的话，可称为诚于忠形于外，可算得不失英雄的本色。田方一听司徒朗之言，遂说道：“兄长既肯传授小弟，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急忙与司徒朗行礼。司徒朗用手将田方搀起，哥儿俩二次落坐，又说了会子闲话。田方在玲珑岛用完晚饭，告辞回归八卦山。

从此天天到玲珑岛，与司徒朗习学西洋的消息。整整四五年的工夫，司徒朗倾囊倒箧，满都传授与田方。虽然他弟兄二人情好甚密，怎奈好事多魔。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五庄主陆地仙贺永贺建章，七庄主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这三个人一看田方与玲珑岛交往的甚密，那韩忠看出田方的用意来啦。田方结交司徒朗，怕的是日后反目，以作最后的步骤。他这才与法禅贺永暗地里一商议，打算也要结交玲珑岛，他们也与司徒朗备几色礼物，前往玲珑岛结交司徒朗。那位司徒朗乃是性情直爽的人，一见他们三个人前来，倒是非常的欢迎。这三人本来就不是好人，又拿出胁肩谄笑的手段，把个司徒朗哄的很喜欢。司徒朗见他们三个人如此殷勤奉敬，自己并不怀疑。惟有田方知道三位盟兄结交司徒朗，是嫉妒

自己。田方想了个善退的法子，隔了一个月两个月的去一趟，到玲珑岛无非看看司徒朗。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也不去，这就是田方躲避嫌疑。暗退的法子。时常司徒朗命人前来约请田方，田方托病为辞，直到如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此次八卦山试五绝艺，法禅贺永韩忠，不念盟兄弟的义气，也不想想韩宝吴智广他们所作所为的都是什么事，他还不说他们自己一味的护短，反说李昆惧怕童林的势力，不爱惜二小的性命。反倒想着童林，韩忠这才出了一个主意，在西山坡备一只小船儿，暗盗田方的皮人，把二小的衣服给皮人儿穿上。他们预备一只小船，带着徒弟逃往玲珑岛去了。只顾他们这么一逃走不要紧，他们可就不管那位恩义的盟兄李昆，拿什么面目去见童林了。往往小人做事，俱都是这样的手段。这就是李昆交不择贤的下场。到如今自己连个台阶儿都没有，幸尔交了一个秋田，事到如今家人一报三个庄主带领二小逃往玲珑岛去了。北侠一问玲珑岛是何所在，李昆以先不肯明言，皆因李昆有自己的难处。如今三个盟弟与自己变心反目，就算是三个兄弟不好，怎么自己的新师兄也与自己不和呢。若要说明了，又恐怕众人暗地里议论自己。事到如今被北侠用言语所挤，自己万般无奈，才将司徒朗占据玲珑岛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

李昆将话说完，北侠赶紧接着说道："李大哥，既然三位庄主带领二小逃往玲珑岛，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办呢？"李昆闻听，遂向北侠说道："秋贤弟，这个事情只好我亲自前往玲珑岛。面见我那大师兄，与我师兄将话说明。我那大师兄若肯绑二小，献出翡翠鸳鸯镯，劝我那三个兄弟回归八卦山，成全我弟兄的大义更好。如若我那师兄执意的不从，我无面目再

回八卦山来见众位来啦。只好我死在我师兄的面前。”李昆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童林在一旁冷笑了几声，站起身形向李昆说道：“李庄主休要如此，如今既然童林已知道盗宝的二小逃往玲珑岛。如今庄主已然与北侠客将话说明，我是尽知内中的情由啦。我童林乃是奉旨捕盗，八卦山作为我没来。试艺五绝，算没有这回事。他们如今既然藏在玲珑岛，想这捕盗之事，乃是我童林的责任。我只得亲自前往玲珑岛，前去捉拿二小，我若胜得了他等，乃是我本身的责任，分所当然。真要是李庄主前往玲珑岛，倘有一差二错，旁人若是知道了，人家不说当初你们师兄弟不和，必然说我童林无法捕盗，把李庄主挤的命丧在玲珑岛。童林岂不负不义之名，使天下英雄唾骂于我。”童林将话说完，告辞就走。此时李昆一听童林之言，早已目瞪口呆，无可回答。遂用目观看北侠，自己忙去拦阻童林。就在这个工夫，早有二人将童林拦住。众人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与那位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镇东侠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若前往玲珑岛，我等弟兄又当如何呢？兄弟你也是替我们大家想想啊，你先坐下，有什么话咱们大家先商议商议。向来兄弟这个脾气，真叫哥哥我着急。”童林闻听，遂说道：“兄长，话虽是这么说，这个事情，既到这种地步，叫兄弟我怎么办呢？”镇东侠未及答言，王十古遂答言说道：“童贤弟，休要性躁，还是咱们大家从长计议。”童林闻听王十古之言，只得长叹了一声，低头不语。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均都束手无策，眼看着这个事情要成僵局。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猛听得有一人答言说道：“列位侠客与各位老英雄，还有我几位兄长，今田方有几句话，

要在众位的面前宣布。不知众位侠客英雄，可肯容我言谈否？”众人举目观看，原来是八庄主小诸葛田方田子步。北侠遂答言道：“老兄弟，有何金言，请讲当面。”田方遂向北侠说道：“皆因众位侠客，正在议论要事之时，一来我也不敢多言，再者也没我谈话的必要。只因我兄长李昆，结交我等弟兄共是七个人，人称为江湖八义。我兄长待我们哥儿几个，可谓解衣推食，情同手足。就皆因一时未加检点，也是我兄长运途不幸。本山才出了盗宝的二寇，以至酿成灭门之祸。我兄长深明大义，恐怕累及全家，这才设法将二小找回八卦山，等童侠客到此，我弟兄再绑二小，献翡翠鸳鸯镯。皆因韩宝、吴智广罪有应得，再恳求童侠客维持我等弟兄的生命，我们哥儿几个，业有成说，一致同意。不想此事又生枝节，我兄长不听良友之言，方有试艺五绝之举，千错万错，就错在我兄长一人的身上。不想我那三个盟兄，一时偏护弟子，可谓糊涂之极，只顾他搭救了二小的性命，可就忘了弟兄们的大义。既然他们逃往玲珑岛，此事也未必实确。如果他们真在玲珑岛便罢，倘若不在玲珑岛，岂不又让我兄长伤了他们那师兄弟的和气吗。田方有意在众位侠客的面前声明，前往玲珑岛，探听二小与我那三个盟兄的消息。我所以不敢启齿者，皆因有我那三个盟兄的前车之鉴，恐怕众位侠客怀疑。常言有句话说的却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今田方当众言明，如若众位侠客愿意，我兄长允许我前往，田方情愿遵命而行。众位若不同意，田方寸步也不敢移动。”众位侠客闻听田方之言，言语甚是温和，不卑不亢。大众齐声说道：“八庄主言之有理，那么着你就辛苦一趟吧！我们大家在此等候阁下的回信，”此时李昆也答言说道：“贤弟既愿替为兄前

往，我决不多疑。此事全仗你维持去吧。”

田方一听众人都允许啦，遂当面告辞，出离八义厅，吩咐家人在船坞备船。自己又换了一身衣服，由打九宫连环堡转出来，顺着山坡来到了船坞，早就有一只小船在此等候。田方下了山坡，奔岸登舟。看了看船上共是八名水手，一个头目，一个掌舵的。田方吩咐开船，但见众水手一个个解缆、撤跳、提锚，用篙一点江沿儿，小船儿一掉头，水手一齐摇橹，小船儿直奔正西方。按兑为泽儿方位，转出八卦山，时逢恰巧，今天本是东南风，水手把船蓬扯起，船行似箭。田方站立在船头之上，不由得低头思想，向来司徒朗的性情偏僻，何况又加上我那三位无义的盟兄从中蛊惑呢。打量此事难以善解。司徒朗又不容人说话，这岂不难死我吗？我田方处此地步，倘若到玲珑岛，司徒朗若不容我入词谈话，叫我又当如何呢。想到这里，真是愁肠万转。就在这寻思无策的时候猛听得水手说道：“启禀八庄主，船已来到玲珑岛。”田方不听则可，一听此言，暗中出了一身的冷汗。明知道进了玲珑岛，就是自己的难关，越怕到，哈哈越到的快。田方举目一看，北面儿乃是玲珑岛。形若悬磬，山孔玲珑。虽然是没有山口，由打山根下一磴一磴的台阶儿，一直儿到山顶，乃是一半人工，一半天产。在山头上悬着二十四道滚木，田方知道山根之下，水中有埋伏。里面有滚龙档，绞轮刀，水磨，混江鱼，象子纲。若是撞上别说是舟船跟人，就是鱼撞着，也得数段，田方吩咐水手，船小可前近山根，速速下锚。田方知道山孔之中有喽罗兵。自己站在船头之上，用手一捏下嘴唇，吱吱打两个呼哨。书中暗表，这个山头一边儿有一个山洞。也就是一间屋子大小，也是一半天产，一半人工。里面收拾的跟屋

子一样，一个山洞里头有二十名喽兵，两个头目。他们所管的就是山根之下的消息。田方乃是常上这里来，所有玲珑岛内大小的埋伏，田方全都知道。因此这才打了两声呼哨。就见由打山头上左边山洞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田方一看，乃是管消息的头目。田方将要说话，就听那人说道："八庄主，我这儿给你老人家行礼了。山下的消息，业已撤去。我已派人往山内给你老人家报信儿去啦。请您将小船儿靠岸吧。"田方一闻此言，就知道事中有变。

暗中交待，自从那法禅、贺永、韩忠带领着韩宝、吴智广、贺豹、雷春、刘洞、韩庆等，来到玲珑岛的山头之下，打了两声呼哨，守山的头目，将消息撤去，船只靠了岸，守山人报告司徒朗，言说八卦山的四庄主，五庄主，七庄主到此。司徒朗闻听，甚为喜悦，遂亲自迎接，把他们让到大厅之内。司徒朗以为他们是来看望自己来的，不料他们三人带着徒弟们一齐跪倒，放声痛哭。司徒朗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赶紧命人将他们搀起，这才细问他们的来由。那七庄主韩忠，还能说他们自己的不是吗，遂就把他大盟兄李昆与童林相和，由北侠秋田来往穿梭，李昆因惧怕童林的势力，不顾弟子的性命，遂约定与童林、镇东侠、王十古及众位侠客试艺五绝。欲献出翡翠鸳鸯镯与韩宝吴智广，我们弟兄三个人，为保护徒弟们的性命起见，遂来到兄长的宝山，垦求兄长念昔日之情，袒护我师生之义。我师生若蒙兄长怜悯，则感兄长大德无极矣。司徒朗闻听此言，心中大大的不悦，暗恨李昆太无情义。皆因当初司徒朗与李昆的意见不合，今被韩忠等用言语一挑拨，他焉有不恼恨李昆之理呢。司徒朗遂向韩忠说道："想当初我说我师弟李昆，是个财主派的人。与咱们弟兄的秉性不

同，你们还不信，还是总护庇着他。今日李昆做出来的事情，轮到你们的头上，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他的厉害。所幸者，你们投到我这儿来，总算是还多个心眼儿。你们只管万安，在我这里住着，你别看李昆他惧怕童林与那一干的侠客，我司徒朗可不怕他们。他们只管万安，不论有什么事情，都有我呢。”遂向手下人说道：“给三位庄主及小弟兄们，预备宿舍。”又命厨下预备酒饭，款待法禅，贺永、韩忠等。司徒朗又命喽兵往外面传话，告诉守山口的头目，如有八卦山的人到此，以走线铃报信。几庄主前来，铃铛响几声。喽兵闻听，急忙出去传话，对守山口的头目说明。若不然怎么田方到此，喽兵头目叫田方把小船靠岸，信儿已经传进去了呢。

田方本是一位精细之人，就知道此事，必有变动。事到如今，只得命水手将船靠在山根之下，田方弃舟登岸，顺着台阶儿，来到山头之上。两旁的喽兵头目一齐与田方行礼。行礼已毕，往两旁一站，田方绕过二十四道滚木，顺着山坡往北，奔当中的大道。在大道的两旁，都是苍松翠柏，田方往里走了足有三里多远，并不见一名喽兵。越过了北面儿的山坡，可就看见司徒朗的住宅。这座玲珑岛与别的山寨不同，别的山寨内，都有寨门，惟有司徒朗这座山寨，就仿佛是大户人家的住宅一样，前面是清水脊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在门洞儿里面，上有门灯，下有板凳。迎面儿是一座砖砌影壁，外面四周围，都是鹰不落的砖墙。里面是层层叠叠的瓦房。可有一样儿，您别看他住的是瓦房，顶到晚上要把消息开开，别说是人，连个猫也进不去。皆因这座宅子，大小的所在，都有西洋转轮的消息。不用说别的所在，就说他这墙头儿上，俱都是滚砖滚瓦，冲天的毒弩。比如要有一个人，夜晚之间来

探他的宅院，临到往墙上蹿的时候，必须先用胳膊肘一跨这个墙头儿，上面的滚砖往下一滚，里面的毒弩可就出来啦。探山的人恐怕中着毒弩，必得往下一蹿。围着大墙底下，满都翻板陷坑，只要是掉在里面，准是九死一生。若要不走他的大墙，只要一蹿到他的房上，用脚一踩房上的瓦，瓦也是跟着就滚。只要一掉下来，底下就是陷坑、翻板。总而言之，司徒朗他自己所盖的这么大一座宅院，满都是空的。都按着西洋转心螺丝，走轮转弦，制造的赃坑、净坑、梅花坑、立刀、窝刀、窝弓、药箭、自行的木头人儿、自行的走兽。连院子里面的看家犬，都是用木头做成的。白昼之间，把消息的千斤坠撤去，什么也看不见动作，赶到晚间把千斤坠上好，各种的消息都是活的。只要是一挨上消息，就有性命之忧。不但司徒朗这座院子是这个样子，连人家这座玲珑岛的三百六十孔之内，孔孔之中，都有消息埋伏。田方深知此山消息的厉害。田方站在山坡之上，先往宅子里面看了看，然后自己这才由打山披上下来。

进了大门一看，这院子里面，也是一个喽兵没有。田方顺着西面儿的屏风门儿进去，直奔北面儿的垂花门儿。进了垂花门，这座院子乃是东西的配房。当中乃是大厅，是明五暗十五，前出廊后出厦。虽然今日天气冷，大厅的隔扇，可全都打开啦。田方往大厅里一看，迎面儿是六扇围屏，在围屏的后面，放着一张桌子，其形仿佛是帅案。在桌案的后面，放着一把金交椅，上面铺着一张全虎皮。就见司徒朗坐在椅子上面，斜着身躯，翘着一条腿，曲肱而枕，微露着半脸。田方看见他，就有三分的惧怕。其实司徒朗身量并不高大，也并不魁梧。站起来也就在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米色绸子薄棉

的棉袍。伸出手来，双手形若雕爪。胳膊腕上搭拉着二寸多长的皱皮。里面穿着是月白色纺丝的夹裤袄，足下穿着白袜大掖拔搬尖鱼鳞洒鞋。往脸上看，稍微有点儿奔勒头，棱角骨高耸，两道细眉，斜插入鬓。里面寿毫多长，一双金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三角儿的菱角口，两撇掩口的胡须分为左右。颔下一部海下髯，散满胸前。白似过雪霜，脸面的正常中，红了一个圈儿，形若猿猴，两支箭翎耳。只要他一说话，耳朵就动。人若长这么一对耳朵，便是杀人不眨眼。司徒朗虽然年岁已到古稀，并未卸顶，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在脖子上搭拉着，真正另有一番的威风。田方往旁边一看，又有自己那三个无义的盟兄在上垂首坐定。小弟兄们，在他三人的身背后站立，俱都是一语不发。再一看蒋雄徐钧二家寨主。在下垂首坐着，也是一语不发。

田方一见，明知这是司徒朗给自己一个难看。田方还是真猜对啦，方才司徒朗正与韩忠、法禅、贺永等谈论八卦山试艺五绝的情由，猛听得前檐的走线铃连响了八声，司徒朗用手向外一指，遂向韩忠说道："韩贤弟，你听见了没有？你们的老兄弟来啦。必然是有人与八卦山报信。我那师弟李昆，他不敢前来见我，这才打发老兄弟田方，前来见我，一定为的是你们爷儿几个的事情。李昆为什么单打发老兄弟来呢？皆因老兄弟口齿伶俐，善于说词，平常我又待遇他很好，所以我师弟李昆才打发他来下说词。你看他们有个算计，没有算计，我却有个主意，等不了多大的工夫，田方必到。他若来到大厅，我也不迎接他，也不与他说话。可是你们也不要答理他，任凭他怎么能说，咱们不与他答话，他算是白费了唇舌。可有一件，你们若是跟他一说话，我可按着我山中的规

矩，违背山令，推出去可就杀。”众人都知道司徒朗秉性，是言出法随，一皱眉就杀人，谁也不敢违背于他。此时司徒朗复又传令，命山中的喽兵一概回避。自己就在大厅之内等候田方。工夫不大，果见田方由外面而来，司徒朗这才曲肱而枕，观年田方的动作。

田方来到大厅之内，心里头早就明白啦。平日到此，司徒朗必将我高抬高敬，远接近迎。一看见我，他老人家格外的欢喜。今天我田方到此，他不但不迎接与我，连话也不与我说，并且我这三个盟兄，与蒋徐二家寨主，也不与我接谈，这一定是我那老哥哥司徒朗早有山令在先，不准与我答言，恐怕我来下说词。心说：“老哥哥，你这个主意太毒一点儿。你既然不与我接谈，还要闭塞我口。那焉得能够呢？我要不叫你跟我说话，我枉称为小诸葛。”田方想到这里，遂把主意拿定。田方又知道司徒朗的秉性，若要跟他做事，非得有柔软的手腕儿方可。田方又不敢失了礼节，遂走至桌案之前，向司徒朗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哥哥在上，小弟田方有礼。”一面行着礼，一面偷看司徒朗，就见司徒朗连动也不动。田方只得站起身形，又与自己那三位盟兄行礼。口中说道：“三位兄长在上，小弟田方有礼。就见法禅韩忠等暗递眼色，田方心里更明白啦，必说：“这一定是司徒朗主意，不叫他们大家理我。”田方复又与蒋徐二家寨主行礼。只见他二人也是如此。田方会意，自己并不与司徒朗接谈，站在桌案之前，放声大哭。一面哭着，一面口中说道：“冤哉天乎。哀哉天乎。”司徒朗本是个性紧之人。他焉能看的惯这个呢，遂站起身形，用手一指田方，开言说道：“田子步，你无缘无故的，为何来到我的大厅之中恸哭，真是岂有此理。”田方闻听，遂止住了

悲泣，用绢帕拭泪。遂向司徒朗说道："小弟与兄长相交，并无过失之处。不知因何惹得兄长，对面不理。小弟诚为惭愧，想到这里，小弟焉能不哭呢？小弟自思，并没有得罪兄长之处。兄长待小弟如此的冷淡，田方实在不明，望兄长明白示知。"司徒朗闻听，遂点头说道："老兄弟，你我弟兄，多年的交情，情同手足。我焉能以轻薄待你。皆因我与我师弟李昆，有些个纠纷未解，大概你也知道。兄弟你来的真是恰逢其时。我恐怕兄弟你是与我师弟李昆来下说词。故尔为兄才对你不发一言。兄弟你此来，若不是为八卦山之事到此，为兄仍旧款待于你如同平日。你若是打算替我师弟来作说客，可别说为兄无有情面，立刻将你赶出玲珑岛，再不然，留神你项上的人头。"田方闻听，遂向司徒朗说道："兄长说的哪里话来，小弟天胆也不敢来至玲珑岛来作说客。只因小弟心中有许多的委屈，无处对人言讲，因此来到我兄之处，在兄长的面前申诉申诉，求兄长与小弟解释解释。不想兄长一时误会，险些伤了弟兄们的和气。今兄长既问，但不知弟之衷肠，可能与兄长说否？"司徒朗闻听，以为田方一定另有别情。遂向田方说道："贤弟有话，请讲当面。我是决不怪你。"田方闻听，遂说道："自从小弟有八卦山与我兄长李昆，胡廷等结义以来，江湖人称为云南八义。直到如今，八义弟兄酿成不义，真令天下之人耻笑。我兄长李昆，并非是惧怕童林与各路的侠客。皆因八卦山一时未加检点，山中竟出了盗宝的二小。想我兄长李昆，既有侠客之称，焉能任二小非为。但是事已作错，难以挽回。我兄长李昆，遵守国法王章，这才将二小找回八卦山，一面与童林交涉此事。明着在八卦山试艺五绝，其实为的是两家的好看，只要八卦山将玉镯献将出来，

也不用韩宝吴智广前去到案，童林自己捧玉镯进京请罪。那时际就看童林他的造化大小啦。八卦山可就无干了。事情业已交涉成熟，两下里也一致同意啦。不料想我这三位兄长，不加思索，一味的护短，只顾偏护弟子，逃到我兄的玲珑岛。却忘了当初弟兄们的义气，只顾他们三个人一走不要紧，让我盟兄李昆对童林怎样的交代，遂命人四出打探，方知我这三位盟兄，带领小弟兄们，来到兄长的山中。我盟兄李昆，有意前来面见你老人家，面谈此事，怎奈他自己抱愧，不敢前来。恐怕你老人家责备于他。因此束手无策。小弟斗胆，在我兄长面前讨论至此，面见兄长你老人家。兄长莫肯与我们八卦山息和此事。有四样儿好处。头一件，我可以请我这三位盟兄回山。就算是你老人家成全我们八个人的义气。第二件，你与我兄长李昆师兄弟的情义，由此更为亲密。第三件，童林可以进京请罪。第四件，国宝可以还朝。其中有此四样儿益处，都在你老人家的身上。您若应允，此事不难解决。你若不肯应允，小弟也是徒唤奈何。今兄长既准小弟明言，小弟方敢一罄衷曲。但听兄长的示下。

司徒朗将田方的话听完，心中暗想，田方这个东西是真可恶，他来的时候，我本意是不让他开口，没想到他口齿伶俐，反倒把我给绕到里头啦。还不算是他说的，这是我命他说的。闹了半天，他是一句也没剩，论起来田方所说的这些个话，倒是最有情理。本应当依着他的言语，怎奈方才我与法禅等已当面说明，绝不能让田方来下说词。我真要叫他把我说服了，岂不让法禅等看着我无能吗？莫若勿论田方说什么，我不依从于他，也就是了。司徒朗想到这里，冲着田方就一阵的冷笑，遂说道："不怨别人说老兄弟你能言善辩。今

天我这才领教，果然是话不虚传。你以为你用言语来遮盖你们八卦山不惧怕童林与各路侠客的势力。你还要由我的身上，把此事办完，你看你够多么伶俐呀。老兄弟，我就对你实说了吧，任凭你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说的海枯石烂，舌敝唇焦，也是无用。你要打算把此事办完也行，可是你不行。除非你盟兄李昆亲自前来见我，再不然叫童林等一干侠客，前来见我，此事或者有个办法。别看你兄长李昆，惧怕各路侠客的威势。我司徒朗可不怕他们，他们众人若胜的了我掌中一对五行轮，什么事都好办。若赢不了我掌中的五行轮，要想把二小与翡翠鸳鸯镯交出，势比登天还难。你还是赶紧快请，我这山中不留。”司徒朗将话说完，怒形于色。田方还要打算与司徒朗接谈，就见司徒朗双眼一瞪，用手将桌案一拍，毫发倒竖，眼眦欲裂，环睛欲努，大声叫道：“田方，难道说你就不要脑袋了吗。”田方见此情形，知道司徒朗翻脸无情，言出法随，自己不敢再抗。又一看司徒朗仍然是曲肱而枕，自己只得退出了大厅，转身形仰面朝天。不由得一声长叹，五内皆酸，泪随声坠。其实司徒朗在大厅里面，早就看见田方长吁短叹啦。自己以为田方无可说词，故作此态，打算再让我把他叫回来，他好在跟我谈话。司徒朗想到这里，心说：“老兄弟，你白聪明啦。这一次我决不再中你的诡计了。”司徒朗这么一想不要紧啊，不但把田方这一片血心埋没，而且此事以后变化，皆由此起。司徒朗若真依着田方的主意，这个事情可称为三全其美。只因自己的秉性一偏，从此才发生八卦山八义弟兄不义，师兄弟反目为仇。韩宝吴智广，难逃法网，国宝仍旧还朝。论说司徒朗他并不是不明白的人，他为什么极力的反对田方呢？皆因是法禅、贺永、韩忠他们这

三个小子的阴险催的。司徒朗真要按着田方的主意去解决此事，到后文书法禅、贺永、韩忠他们三个人还怎么遭报呢，这个地方就叫，阴错阳差，神差鬼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必遭恶报。

闲言少叙，单表田方见司徒朗难以挽回，自己仰天长叹，心中非常的难过。心说："只顾老哥哥你一固执不要紧，玲珑岛这场战祸难免。"自己只得奔山口行走。一面走着，一面思想盟兄弟的义气，自此一刀割断。师兄弟的感情，从此两伤。那司徒朗只顾仰仗玲珑岛的山势危险，自己的武艺出众。岂知弹丸之地，焉能抗国家的大兵。一人之力，焉能敌天下的侠客。早晚山破势败，追悔何及。田方想到这里，不由得掉下几点英雄泪来。自已正在心乱如麻的工夫，已来到玲珑岛的山头，自己仍然顺台阶儿下来。此时八卦山的水手，一见八庄主出来啦，赶紧搭跳。田方上了小船儿，吩咐水手，速速开船回归八卦山。水手闻听，遂一齐撤跳，解缆，提锚，小船儿一掉头，直奔八卦山而来。工夫不大，进了八卦山的西山口，划到了船坞，田方这才弃舟登岸。绕进九宫八卦连环堡，来至八义厅。此时童林正与大家谈论八庄主前往玲珑岛，至今未归，正在放心不下之时。猛一抬头，只见八庄主田方来到八义厅。童林遂向田方说道："八庄主，此去玲珑岛，不知探听如何？"田方闻听，只得不慌不忙，就把此去玲珑岛面见司徒郎，与自己那三个盟兄，还有盗宝的二小，自己与司徒朗所谈论经过的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北侠遂向田方说道："八庄主，此去多有受劳，请您暂为休息，我们大家再为商议。田方只得退出，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此时童林站身形，向众人说道："既然八庄主前去玲珑岛，探听得二

小果在玲珑岛内。此事又当如何办理呢？”众人一听童林之言，彼此面面相觑。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那长臂昆仑飘髯叟西方侠子成说道：“论说这个事情，也不是当时就能办完的。由打早晨起来，直到如今，天气也不早啦。事情呢，总算是也有了头绪啦。要说咱们自己人跟着受累挨饿，那就没有说的啦，惟有请来的各路英雄，及众位侠客，由打清晨，直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喝。俗语说的却好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再者海川也不是不让人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非得当时就办不成的。先让李庄主给预备点儿酒饭，让众位侠客英雄先吃点儿什么，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天要是晚了，咱们明天再议。众位请想一想，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众人闻听，一齐说道：“老侠客言之甚善。我们大家也饿了一天啦，咱们先吃完了饭，有什么事，咱们是明天再为计议。要按八庄主所报告的一切，也许是司徒朗老先生一时有个想不开，解不开这个事体来。也许隔一夜，他老人家把这事滋味儿想过来啦，自然会出头给咱们两造排解此事的。如果等到明天，没有信息，咱们再为商议。王十古在一旁答言说道：“这个主意很好，童大弟咱们就这么办吧。”王十古虽然这么说，知道方才老侠客于成，出这个主意，为的是给两造消消火儿。此事如果明天再议，事情就好办的多啦。因此自己这才答话，惟有童林闻听众人之言，只是低头不语。

北侠见此情形，只得催着李昆，命家人预备酒饭。说话之间，手下业已将桌椅调好，摆好了杯箸。此时北侠与李昆让众人落坐，大家这才按秩序坐好，一共坐了六桌。李昆亲自执壶把盏，口中说道：“只因李昆心中不明，以致叫众位侠客英雄，跟着分神受累，李昆实在惭愧无地了。”众人闻听便

一齐说道："太极公，说的哪里话来，谁让事情叫我们赶上了呢。"说着话，大家举起酒杯，互相劝饮。工夫不大，众人吃完了饭，天可就不早啦，八义厅中业已掌上灯啦。北侠与李昆相商，给大家预备宿舍，为得是让众人早些休息，歇歇这一天的劳乏。有什么事，明天再为商议。李昆赶紧吩咐家人，收拾各处的房屋。李昆又挨次请众人安歇，遂将童林及一干侠客，请至在东路院儿。屋里的床帐被褥，早已安置妥当，众人来到屋中，各自闲谈，惟有童林，在屋中倒背着手儿，往来的徘徊，自己心中早有了成竹。因为白昼之间，八庄主前往玲珑岛，已探明盗宝二寇的下落，众位侠客都不肯勇敢直前，难道说我童林捉盗，非得求众位侠客协办相帮不成吗。再者说，我童林累次劳动天下的侠客英雄，我居心也不忍。既然是我自己的事，就得自己去办，免得叫天下侠客，跟着我为难。不如今夜晚间，亲自打探玲珑岛，捉拿盗宝的二寇，早早完结了此事。自己拿定了主意，暗中把兵刃围住腰间，及至用完了晚饭，来到了东跨院儿，自己一点儿声色也不动，作为在屋中闲走。此时童林见众位侠客正谈得兴浓之际，自己抽身来到院中，用目观看，只见院中有一个家人，乃是专为伺候众位侠客的。

童林一面往处走，一面冲那名家人点手。这个家人一看是童侠客叫他。他焉敢违背呢。只得跟着童林转过了八义厅，来到九宫八卦连环堡的屏风门儿外，童林止住了脚步。家人来到童林的面前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有什么事？"童林遂即说道："因为我心中烦闷，我打算到九宫连环堡外面，船坞那里散散闷。你把我带出去行不行呢？"家人闻听，遂向童林说道："你老人家要想到连环堡的外面去逛山，不如我禀明

我家庄主，陪着你老人家。到各处看看。童林闻听，摆手说道："那倒不必，人要是一多了，我倒不能消遣了。最好是你把我领出去散逛散逛，你再把我领回来，那时我也就该安歇啦。"家人闻听，遂含笑说道："侠客爷，可有一节，您可得快点儿回来，别让我受责罚。"童林闻听，遂说道："我焉能叫你受申斥呢？"说着话，家人带着童林转出九宫八卦连环堡，来到船坞西面儿。童林一回手，将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亮出。遂向家人说道："你还是愿意死了好啊，你还是愿意活着好呢？"家人一闻此言，吓得颜色更变，遂急忙说道："侠客爷，我没有得罪你老人家呀，您为什么要我的命呢？我还是活着好啊。"童林闻听遂即说道："你若是打算活着也成，你得给我找一只小船儿，我便饶你不死。如若不然，你可别说我马上将你斩着。"这名家人闻听说道："这个事容易。找个小船儿又费什么事，您随我来。"说着话，家人在前，童林在后，来到船坞之下。家人举目观看，要是往日，船坞之下必然湾船二三十只，如今连一只都没有。家人看了看童林，心中想道，今天若没有这只小船儿，这位爷爷决不能饶我。我还是速速给他老人家找去。家人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侠客爷您看，今天船坞没船。我陪着你老人家到西边儿找去。"童林只得点头应允，家人陪着童林，由船坞够奔正西，走了约有半箭之远，就见前面江沿儿之上，湾着一只小船儿。家人用手一指小船儿说道："侠客爷，前面有了船啦。这可没有我的事啦，你老人家上船吧，我回去伺候众位侠客去啦。"说罢转身要走，不提防童林将双钺一横，挡住家人的去路喝道："你先等等，你若回去报信，言说我童林乘船而去。我实在有点儿不放心，莫若这么办，我把你捆上点儿，我决不能伤害

你的性命。你要不让我捆，那可就没有别的说的啦，只好我还是把你宰了。”家人闻听，明知道是逃不开呀。遂向童林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别着急。要是捆上我一点儿倒好，省的你老人家不放心。”说着话，自己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往地下一躺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捆吧。”童林看着他好笑，心说，这小子真会说。遂将双钺挂在腰间，一哈腰便将这名家人四马倒攒蹄儿捆好。遂又向家人说道：“今天本应当把你的嘴堵上，我又怕你出不来气儿，我看你这个人也不错，我也不必再堵你的嘴啦。可有一样儿，可不许你喊嚷，你就在这儿等着救你的吧。

童林将话说完，转身形向西一看，靠着南面儿堤岸之下，湾着一只小船儿，童林将与问话。就见由船上下来一名水手，笑嘻嘻的向童林说道：“你老人家用船吗？请上来吧，咱这个小船儿还是真快。”童林闻听，心说：“这可是活该。遂向水手说道：“你们船上有几个人？”水手说道：“虽然我们是两个人，船是最快不过，您就请上来吧。”童林闻听，只得顺着河堤走上跳板，来到船头上一站。水手也不问童林上那儿去，即刻解缆，撤跳，提锚，用篙一点江岸，船只一掉头，直奔正西而去。童林一看，心中想道，这个水手真让我省话，就见他二人划动船只，由打正西方兑为泽的方位，绕走山环，工夫不大，就绕出了西山口。往西又走了半里之遥，童林往四处一看，三面是水，一面是天。忽见前面的水手将船拢住，后面的水手将锚锁踢入江中。童林见此情况，恐怕不好。赶紧由腰中取出兵器，向水手说道：“船只为何不往前进？”水手含笑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休要动怒，我们倒愿意往前行走，皆因是有您一位朋友，在此等候你老人家，要与您说几

句话。”童林闻听当时就是一愣，遂问道：“哪一位朋友在此等我？”水手闻听，也不答言。转身形够奔船舱门儿，高声叫道：“老爷子，您别忍着啦，快请出来吧，外面请您答话呢。”童林只看船舱帘儿一起，出来一位白发银髯的老者，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童林心里可就明白啦，心说，这一定是老哥哥白昼之间，看出我的行动来咧，知道我要单身夜探玲珑岛，故尔在此等候，意欲解劝于我。老哥哥，休怪兄弟我对你不住，少不得要用话将你拴住，也叫你跟着我去一趟玲珑岛。童林正然思想，就听镇东侠说道：“童贤弟，劣兄等候多时了。”童林闻听，将兵刃交与左手，往怀中一抱，将右手的大指竖起，口中说道：“罢了，俗语儿说的好，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么些位侠客，俱不能知道童林之心，惟有老哥哥你老人家，能知小弟之心，知道兄弟我要夜探玲珑岛，故尔老哥哥在此等候小弟，恐怕小弟单丝不线，孤树不林，意欲帮助小弟，前往玲珑岛，捉拿盗宝的二寇。你老人家可算小弟的知己，小弟敢不佩服我兄。”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不由得暗自叹了一口气，心中想道，我与他相交以来，他也没说过这种话。今天何如此突如其来，这分明是用言语将我拴住，让我难以开口。

书中暗表，镇东侠怎么会在船舱里出来呢，这就是久聚知肺腑。皆因童林白昼之间，在八义厅中一语未发。镇东侠可就看出童林的意思来咧，知道童林的秉性直爽，作事决心，永远是独出己见，明知道他要单身夜探玲珑岛，自己又不好意思的给他挑明了。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自己作为没看出童林的动作，预到晚上，用完了晚饭，镇东侠明着在众人面前告便，暗中命手下人把他领出九宫八卦连环

堡，手下人把镇东侠领到船坞之下。镇东侠遂说道："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于你，不知你可肯与我出力否？"手下人闻听，遂说道："有什么事情，你老人家只管说。只要是我办的到的就成。"镇东侠说道："皆因我盟弟童林，秉性暴躁，凡事也都是独出己见。今天八庄主在玲珑岛探明二小的下落，我怕他今夜前往玲珑岛，身入险地，故尔我把你叫出来，托你把船坞所有的船只，全叫他们湾在东面儿去，只留下一只小船儿，湾在船坞的西面儿。童侠客一会儿必来，我在小船儿上等他。你再受点儿累，到里面去等候童侠客，只要他叫你把他引出连环堡来，你再设法把他带到这里来。只要他一看见这只小船儿，你就不用管啦，那时我再与他答话。"镇东侠将话说完，由腰中掏出一块银子来，约有二两多重，遂向家人说道："我这儿有点小意思，你买杯酒喝吧。"家人一看见银子，遂笑嘻嘻的说道："老爷子，您还赏钱作什么。"说着话，伸手把银子接过来，带在腰中。遂向镇东侠说道："你老人家先在这儿站一站，我给您老办去。"镇东侠眼看着他把所有的船只，全都开发到东面儿去啦，只留下一只小船儿。镇东侠命水手将船开到西面儿，离船坞约有半箭之地，将小船儿靠稳。镇东侠这才打发家人够奔九宫八卦连环堡，去等候童林。家人走后，镇东侠遂问这两名水手的名姓，原来这两名水手是亲哥儿俩，一个叫张仁，一个叫张义。镇东侠遂将自己等候童林事情，跟他二人说明，不叫他二人害怕，又把主意商量好了，镇东侠又给上他们哥儿两个几两银子。工夫不大，就见童林由打东面而来，镇东侠用手向前一指说道："来了。"自己这才矮身形，藏到船舱之内。若不然水手见了童林，怎么那么和气呢。并不来与童林谈话，将他渡在西山口外大江的当中，

这个船可就不走啦。童林一问他们两个人，镇东侠才由船舱里出来，如今被童林用话拴住，自己听他说的却也近乎情理。真要是童林一人前往玲珑岛，若有一差二错，侯庭总死也对不起童林。皆因人人都知道，童林由打山东巢父林把我请出来，帮助他们捉拿盗宝的二寇。虽然今日童林用话将我拴住，叫我与他一同前往玲珑岛，我还是不能不去。就是侯庭命丧于玲珑岛，总算是死得其所。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真能知晓我的心意，为兄正要陪着你走一趟。"遂回头又向水手说道："我船往玲珑岛进发，那一个不愿意，剑下作鬼。"说着话，遂由肋下亮剑，又将剑匣摘下来，用绒绳儿背在其后，掌中擎剑，亲在船头。水手见此景况，也不敢多问。赶紧提锚开船，够奔玲珑岛而来。

童林怀抱着兵刃，站在镇东侠的身背后，借着月色的光辉，往大江中一看，但见白浪翻滚，水轮乱转，水势茫茫，如同万道银蛇，上下翻飞。这只小船儿还是真快，又得的是顺风，小船儿冲风破浪，工夫不大，远远的已望见玲珑岛的山口。水手遂向侯童二位侠客说道："二位爷台，前面离着玲珑岛的山口不远。"镇东侠与童林往前仔细一看，就见大江的北面儿，黑暗暗，雾森森，山岚瘴气，好俊的一座玲珑岛。童林遂向水手说道："咱们这只小船儿在那里靠岸，可能进岛。"水手闻听，摇着脑袋说道："要找进山的道路可不容易。您站在船头就看见啦，正面的山口，虽然有台阶儿，怎奈上面有二十四道滚木，水里头还有埋伏，我们这个船，常上玲珑岛来，深知他这儿的埋伏厉害。此时要找咱们湾船的所在，正是冬天水浅的时候，在东山根之下，小船儿可以靠岸，借着芦苇塘还能遮挡船只，若是等到三月间，桃花水一下，连东

面儿都不能落船。”童林闻听水手之言，遂问镇东侠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东山根之下湾船就是了。”镇东侠闻听，只得点头应允，水手摇橹，直奔东山根而来。离山根不远，童林用目观看，就见玲珑岛的山头，悬石吊矶之上，望下倒垂着荆棘枯藤，山上的山孔之中，不住的往外冒青烟，分明是山岚瘴气。山根之下，一层层的败苇折芦。童林正自观看，船只已临近山根，相隔有两丈多远，小船儿就不能前行啦，恐怕船底被山石浅着。水手向童林说道：“小船儿往前可去不了啦，只好就在此处湾船吧。”童林闻听，只得点头。镇东侠用目一看，小船儿离着山根有两丈来远。山根之下的小道儿，约有五丈多宽。镇东侠遂向水手说道：“你们在此等候，我们到山根之下，去采探采探。

说着话，冲着童林一点手，脚底下一用力，腰眼儿一叠劲，施展纵法，只听嗖的一声，镇东侠已纵到山根之下。童林也跟着纵身形，蹿到山根之下。弟兄二人手持着兵刃，往北行走，寻找进山的道路，但见山根之下，一盘一盘的山孔，大小皆有，虽然知道山孔是活的，一面往前走着，童林遂向镇东侠说道：“侯大哥，咱们哥儿两个别在一处走啦。”镇东侠说道：“怎么呢？”童林说道，久闻玲珑岛消息甚多。你我如若遇上消息，岂不都坠落埋伏之中吗？到那时是无可解救。不如小弟在前面，兄长您在后面，我若遇上了危险，你老人家有宝剑，可以搭救小弟。据我想你我弟兄总得相隔一箭多远为是。老哥哥，你老人家想想，这个主意对不对。”镇东侠闻听童林之言，甚是有理。遂与童林说道：“此言甚善，就依贤弟而行。不过你可要小心留神。”童林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兄长止步，待小弟先行。”童林虽然嘴里是这么说，

其实他别有用意。自己此次夜探玲珑岛，本打算是一人前来，不想镇东侠在半途之中出头，意欲解劝童林，童林万般无奈，才用话将镇东侠拴住。按他的本意，并不愿意叫镇东侠跟随前来，蹈此龙潭虎穴。今事已至此，童林打算自己前行，将镇东侠落在后面，自己若前面涉了险，免得累及良友。这是童林的心意，镇东侠焉能知晓呢。弟兄二人商议已妥，童林将兵刃一分，施展夜行术的工夫，磕膝盖撞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儿，·鹭伏鹤行，一直向正北走下来了。

他并不管镇东侠怎样了，自己跑了足有二里之遥。猛见西边儿山孔之内，有一人手持着利刃，隐藏在山孔之中，但见山孔之中，约有一间房子大小，童林一看这个样子，有不利自己的模样，自己又一转想，不如趁此机会，当场将此人拿获，问明进山的道路，再破消息不晚。童林佯作未能看见，故意将身形凑至山孔往前行走，将一到山孔的旁边，就见那人猛力斜刺就是一刀，童林见刀临进，用左手铖意欲将那人的军刃拿住，右手铖再为进招。怎奈此人身法太快，遂顺手撤刀，逃入山孔之中，童林那里肯饶，手持兵刃往山孔中就追。只见山孔之中的山石，如同往处冒火星儿一样，借着这点儿光线，只能看见前面这个人的上半身儿，看不见脚底下。童林一看前面这个人，走的还是甚快。童林还得留神脚底下，恐怕遇上了消息，又兼山孔之中的形势，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童林一面追着，心中暗自想道，前面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呢，自己总是追不上。往里走的工夫一大了，童林的呼吸，就觉着闷气。好容易觉着前面有了风啦，再往前一看，但见前面那个人出了山孔，向左就拐。童林紧行几步，来到山孔切近，双手荷着兵刃，向外一纵，来到山孔的外面，双

手将兵刃一捧，往四外观看。就见天上的月色，照满了山谷。又一看那个人，仍然顺着山根，靠左面而行。童林甚为忿恨，捧兵刃复又追来，怎奈这个人的脚程，仍然是那么快，又追了有一箭之地。就见那人停止不行，童林在后面高声喊道："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右手的鸡爪钺，直奔那人的后心便扎。耳轮中就听克哧一声，把个童林吓了个胆裂魂飞。自己中了人家引诱之计。原来前面这个人，是个藤子的，穿着真人的衣服。童林一看，就明白自己中了人家引诱之计了。自己再往四外一看，四面儿都是陡壁悬崖，无路可登山，就见当中有一条水路。这片水方圆约有三里多地见圆，正当中有一座瀑布泉，水势甚狂，声若牛吼。往下看只能看见半天的月色，大概照至在北面儿。童林心说不好，即受他人引诱之地，待我寻找原路而出。自己赶紧转身形，回头再找进山的道路，那里还找得着呀。只见山孔大小皆有，可就是记不清自己由打那个山孔进来的啦。自己暗自着急，顺着山根之下，往来徘徊，行至在北面儿，借着月光一看，在山根之下，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童林临近观看，不看则可，童林一看，已吓得目瞪口呆。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乃是朱红油新近写的，"镇海川"三个大字。童林号叫海川，今被镇压在此，童林焉能不恼。别说是平常人，就是连自古的大将，都怕犯了地名儿。就按三国的那位凤雏庞统庞士元先生说吧，在取西川的时候，凤雏先生误走落风坡，遂为乱箭射死。古人全都如此，何况童林呢。如今自己一看见石碑，情知身逢绝地，要想出山，势比登天还难。今被困在此，不用说还有人暗算。就是没人前来，勿论是多大的侠客，七日不得饮食，匹夫可以绑我。俗语说得好，大将不落敌人之手。难道说我童

林，就在此束手就缚不成吗。自己想到这里，情知不免于祸。自己把心一横，拿定了主意，不如自刎一死，倒也干净。童林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贝勒率队平定山岛　于成江底巧擒二贼

话说童林身陷绝境，欲一死了之。想至此处，面向正北口中说道："圣上命童林带罪捕盗，非是童林不尽心拿贼，今被困在镇海川，为事所迫，只得自刎而亡，以此报效国家。"说着话，跪倒身躯，向北磕头，行礼已毕，站起身形，又想起父母养育之恩，未能在膝前尽孝，反把父母的遗体，抛弃在外。想到这里，心如刀绞，英雄眼泪夺眶而出，复又跪倒叩头，答谢父母养育之恩。又想起恩师由我十八岁之时，在深山之中，老人家将我带至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传艺一十五载。今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非是弟子不遵师命，今因弟子身逢绝地，只得自刎一死，实在有负恩师的栽培。想到此处，遂高声说道："恩师呀，恩师，弟子辜负你老人家的教育了。"说罢，自己将兵刃反过，将要自刎。就听山顶之上有人说道："童林，大胆。"童林一听说话人的声音，好像恩师的声音，遂即向山头上问道："上面那位答话。"就听山头之上说道："为师在此。"童林一听，高声喊道："恩师救命。"

那位阅者说："你别往下说啦。"怎么童林的师傅来的这么巧呢，莫非说童林的师傅能掐会算，正在洞中落坐，一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道他的弟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处有难。我不搭救谁搭救，那不成了鼓儿词了吗。惟有这套书里头，没有攻乎异端的事情，仙长单有仙长的来历。自从打童林下山之时，二位仙长恐怕童林背反门户中的五戒，

也就跟随童林下了山啦。童林若是一犯门户中的规矩，二位仙长就将童林的首级带回江西卧虎山，悬挂在万年古柏之上。因此二位仙长在暗地监视童林的行动，一看童林三条大路走的正，并无为非的举动，二位仙长这才放心。以至重阳会的事情，陡然而起，二位仙长此次因为童林独立门户的起见，又因童林艺业未成，可不能让自己的弟子，甘败下风。遂在暗中保护，至于重阳会的事情，和平了结啦。二位仙长这才放心，遂出离铁善寺。师兄弟二人一商议，到何处驻足休息，尚道明说道："你我弟兄前往玲珑岛后山凌牙峰山神庙，咱们师侄吕德兴的庙中休息，倒还幽雅僻静。"何道源说道："师兄之言，正合我意。"弟兄二人这才绕道够奔玲珑岛，以至来到玲珑岛的后山凌牙峰，二位仙长举目一看，真是山清水秀，沿路上全是翠柏苍松，弟兄二人来至山神庙的门首。原来这个庙并不甚大，就是一座山门，一层大殿，东西的配殿，东西跨院，四外松柏环绕，空中野鸟飞鸣，好俊的一座清雅庙宇。二位仙长来在山门近前，以手款门说道："里面有人吗？"话言未了，就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是哪位？"随着声音庙门分为左右，二位仙长一看，原来是吕瑞吕德兴。但见他仍是发年的景况，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穿蓝布旧道袍，上面补钉重重，真是千针万线。腰中系着一条旧绒绳儿，足下一双旧白布的袜子，青布的云鞋，往脸上观看，慈眉善目，大耳垂轮，头上杨木的道冠，竹簪别顶。颔下半部花白胡须，手拿拂尘。及至吕德兴一看，原来是二位师叔。赶紧跪倒行礼，口称师叔在上，弟子参拜。二位仙长急忙用手相搀，遂说道："庙中可有人么？"吕德兴答言说道："并没有外人，就是我师傅在这儿住了两个多月啦。"

暗中交待，庄道勤为何来到山神庙内。前文书已经表过，庄道勤至三江访友，在常德府巧遇李英孙亮，指引他二人捉拿展翅弥猴陆寅陆晓村。恰遇童林童海川，庄道爷可就没敢上三江前去访友，又不能再回八卦山，这才跨蹇绕道，够奔凌牙峰山神庙而来，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凌牙峰，进了山神庙，见了自己的徒弟吕德兴，说明来意，这才住在庙中，至今约有两月有余，好在这个庙里头有个大施主，粮米倒也方便，这位施主是谁呢，就是前山玲珑岛大寨主司徒朗。作书的作到这儿，也得将司徒朗好的地方表一表。只因司徒朗占山之后，一定是丰衣足食，自不必说喽。忽然想起自己的师弟吕德兴，天天在大街之上化小缘，连个住处都没有，终日露宿街头，自己看着未免心疼。又一想李昆，家财豪富，少用一个家人，就是足够师弟吃的啦。最可恼他竟自掩耳盗铃，置若罔闻，未免心中有气。司徒朗便命人把吕德兴找到玲珑岛，遂向吕德兴说道："你师兄家财丰富，净养着闲人，你在外面终日化缘，难道说他就看不见吗？就是他看不见，他就没个耳闻吗？只要他少养活一个闲人，就有你的饭吃啦。他连管你都不管，就叫你在外面受穷，他自己的脸面就不觉着不光彩吗？依我说你也不必在外面去化缘去啦，也别叫外人说咱们师兄弟没义气，你就在我这山上一住，有你吃的，有你喝的，有你穿的，有你的钱花。你别看你二师兄李昆不管你，我可不能不管你，我不能叫你满街化小缘儿去。"吕瑞吕德兴闻听，赶紧说道："师兄，你老人家可别错怪了我那二师兄，我二师兄并不是不管我。他老人家把我找到八卦山，足有十数次之多，非让我在他那儿住着不成，不叫我前去化小缘。我是实在不愿意在他老人家那里住着，师兄你老人家想

想，我要是命好，我那亲生的父母，焉能将我许在庙里头当老道呢？就皆因我自幼儿多病，才把我许到庙中，这就是我的命中受苦。据我自己想，我千万别享福。只要是我一享福，稍微安逸几天，我反倒受了罪啦。我向来有一种毛病，晚上必得在大街上睡觉，因为我看不见星斗，我睡不着觉。如今您看着我好像受罪似的，其实我是百病不生，反倒享福。我天生来的就是这个命，师兄您叫我住在您这儿，原本是疼我，叫我在您这儿享几天福。您哪里知道啊，我不但享不了福，我反倒受了罪啦。我真要在您这儿一住，我不是跟当初在我二师兄那儿住着一样吗。您别总说我二师兄不管我，实在是我不愿意在他那儿住着。就是您这儿，我也不愿意住。您还是别怪我。”司徒朗闻听吕瑞之言，摇着脑袋说道：“那可由不了你，我宁可用毒药将你药死，我也不能让你在市井之上前去化小缘儿，与我们弟兄现世。”吕德兴闻听此言，知道司徒朗性情怪僻，今天若不依着他主意，他必然与我反目无情。自己想到这里，遂向司徒朗说道：“师兄，你老人家如果非让我在您这儿住着不可，我可有几个条件，当面要与你老人家说明。您要是应允了小弟的要求，我就在您这里住着。”兄长若不允小弟的要求，小弟绝不敢相从。”司徒朗也知道吕德兴的性情太固执，遂说道：“勿论有什么事，兄弟你就说吧。只要哥哥我办的到，必要尽力而为。”吕德兴闻听此言，遂向司徒朗说道：“头一件，在这玲珑岛的后山凌牙峰之下，我择好了地势，你老人家给我盖一座山神庙。还得给我收几个徒弟，再给我三只小船儿，每月庙内用白米一石，香油十斤，纹银十两。我给您老人家写好了布施，你就算我庙里一位大施主。可得月月如此施舍，如其不然后山又没有住户，我上哪里化缘

去呢。是这么着，我就在这儿住着，如不按着我的要求，兄弟我还是当面告辞。”司徒朗一听吕瑞应允在玲珑岛住着啦，心中非常喜悦，遂向吕瑞说道：“师弟，你只管放心，这点儿小事，哥哥我都能办的到。”吕德兴一听司徒朗满口应承，这才住在玲珑岛。司徒朗按着吕瑞所要的一切事项，完全不短，并且又将前后山的消息埋伏，完全告诉吕瑞。时常叫吕瑞到前山大寨之内，师兄弟彼此谈心，这都是司徒朗好的地方。所以司徒朗叫九尾宗彝。他就占一个孝字，就因为他孝友，若不然为什么把他绣在蟒袍上呢，就因此兽性最孝友。

闲言少叙，由此吕德兴就住在山神庙内。庄道爷也是时常上这儿来，就是这次来了足有两个多月啦。今天师徒爷儿两个正在屋中闲谈，忽听外面有人叫门，吕德兴出来一看，原来是二位师叔来啦。吕德兴行完了礼，这才陪着二位师叔来到了屋中，庄道爷举目一看，原来是二位师弟。忽然想起八卦山之事，自己实在对不起二位师弟，真是惭愧已极。就见二位师弟来到屋中，口中说道：“师兄在上，小弟尚道明，何道源，参见师兄。庄道爷一见二位师弟向自己行礼，赶紧站起身形，向旁边一闪，用手相搀，口中说道：“师弟请起。”说着话，弟兄三个人彼此让坐，吕瑞献茶。茶罢搁盏，尚道明遂向庄道勤说道：“师兄，何时到此，因为什么想在这儿住着呢?”尚道明这么一问不要紧，庄道勤倒觉着心中不安，只得含乎答道：“我时常到这里来居住，我爱惜这庙内清雅，清晨用功，为的是借凌牙峰山川的秀气。你们弟兄二人因何到此呢?”尚道明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遂说道：“因果缠绕，闹得我弟兄耽误修行。遂就把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弟兄二人误走山谷之中，巧遇童林童海川，收做门人弟子，传

艺一十五载，遂命他下山兴一家武术，直到如今，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庄道爷闻听，遂说道："师弟，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童林如今带罪到八卦山那里前去捕盗，你我弟兄且看他们如何办理，然后再为入手。"庄道爷将话说完，又向吕德兴说道："你无事可以坐着小船儿，到八卦山探听探听去。你的道路又熟，他们山里的人也不多你的心，打听明白了，回来报告我们，快去吧。"吕德兴答应一声说道："弟子谨遵师命。"当时叫小道童儿预备斋饭，款待二位师叔。又叫道童儿预备一只小船儿，自己到八卦山前去探听一切，探听得是，由打天门白玉虎小侠客刘俊下书，是晚三大侠夜探八卦山，十老约请王十古，八卦山试艺五绝，吕瑞打听得清清楚楚，回来报告三位老师。庄道爷恐怕试艺五绝之中，生出了变化，赶紧又命吕德兴前去打探。吕德兴复又乘着小船儿绕走玲珑岛，离八卦山不远，就见由打西山口撞出一只小船儿。吕德兴仔细一看，小船儿上不算水手，共是九个人，非是别人，正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七庄主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还有盗宝的二寇，小粉蝶韩宝，闹海蛟吴智广，入地金鳌贺豹，铁臂猿雷春雷振恒，还有雷春那两个徒弟刘洞，韩庆，乘小船够奔玲珑岛去了。吕瑞看罢，就知道其中有事。容他们的船过去，自己这才亲自到八卦山里头一询问，果不出自己所料，遂命小船儿掉头回奔凌牙峰。

吕德兴进了山神庙，将八卦山试艺五绝事中生变，三位庄主带领盗宝的二小逃往玲珑岛之事，细细的说了一遍。庄道勤这才命吕德兴下面休息。遂又向尚道明、何道源说道："师弟，为兄打算明日清晨，你我弟兄三人，去到前山玲珑岛。

我亲自把司徒朗叫出来，交涉此事。”尚道明、何道源也未答言，及至用完了晚饭，尚道明遂与庄道勤说道：“师兄，我弟兄二人打算先到玲珑岛前山，观看观看山里面有何动作。”庄道勤又不好多拦，知道玲珑岛前后山都有消息埋伏，遂命吕德兴随同他二位师叔去到前山探听探听。等到天交二鼓，尚道明何道源与庄道勤告辞，带领着吕德兴，出离了山神庙，够奔前山玲珑岛而来。下了山神庙的山坡，前面乃是一道矮岭。越过了矮岭，二位仙长抬头一看，但见那冰轮似的明月，悬挂在云端，星斗交辉，映着怪石嵯峨。叔侄三人顺着山坡的曲折小路，迈步将要上山，猛听得一阵声若牛吼，震动山谷。尚道明遂向吕德兴问道：“德兴，是何声音，如此作响？”吕德兴含笑说道：“师叔你老人家忘记了，这凌牙峰的前面，不是有一个瀑布吗。这个山的名儿叫镇海川，此时正是夜静更深，泉水若是一狂，声势就像牛吼。”尚道明说道：“古人有云，月下观泉，乃是绝妙的美景。今日你我叔侄前去探山，遇此佳景，又在深冬之际，明月之下，深山翠柏之中，难得之佳景，不可不观。德兴头前带路。”吕德兴闻听，含笑说道：“师叔既有此雅兴，您随我来。”说话间，吕瑞头前带路，顺着曲折的小路，够奔东南而来。及至来到了镇海川瀑布泉的山梁之上，借着月色的光辉，吕瑞往下一指说道：“请二位师叔观看，这就是此山中的佳景。”尚道明何道源举目一看，只见四外矮岭环抱，方圆约有三里多地。正当中是一片泉水，瀑布泉由中间下注，声若牛吼，水如鼎沸一般。水势借着山谷的声音更大，又兼着在山头上面，借着月色的银光，冷清清，一阵阵寒风透骨，满山的荆棘葛藤枯树的枝稍，吱喽喽的乱响。

三道士在月下观泉，正在心旷神怡之际，猛听在镇海川之内，一声喊叫恩师，声音直入尚道明的耳鼓，听着好像是童林，透着焦急。尚道明一想，山谷之中，童林既发出这种声音，必有意外之事，所以仙长赶紧向下面说道："童林大胆。"童林在下面一听，上面说话的声音，好似恩师尚道明。故尔急忙问道："上面是那位？"仙长这才答道："为师在此。"童林这才喊道："恩师救命。若凭童林这么大的一个侠客，要喊出救命二字来，岂不令人耻笑。这话分对谁说。若要说叫恩师救命，很不算出丑。仙长在上面一听，下面果是童林。遂往下说道："你在下面等候，为师来设法救你。"仙长一面说着话，一面问童林因何被困在此。童林大声说道："皆因弟子前来探山，故尔被困在此。恩师先将弟子救上山头，详细情由，弟子再为告禀。"尚道爷闻听，这才叫吕德兴速速回庙，去取绒绳儿，越多越好。吕德兴答应一声，转身形回庙去取绒绳儿。尚道明遂在山坡上找了一块鸭卵形式的石头子，约有十几斤重，放在旁边，等候吕德兴。工夫不大，就见吕德兴取了一捆绒绳儿来，放在尚道明的面前。尚道爷把绒绳打开，一根一根接在一处，然后把方才找的那块石头，用绒绳拴好，慢慢的往山头以下放，一面往下放这根绒绳儿，一面问童林还差多少。童林一看这根绒绳儿，离着自己还差一丈多长，遂向上说道："还差一丈来往。"尚道爷又接上一根，石头已经到了童林的头上，童林将兵刃往腰中一挂，身形向前一探，用手抓住了石子，往下一用力，口中说道："师傅，我揪住了绳子啦。"说着话，身形向上一提气，用自己的左腿搭住自己左臂，右手顺着右腿底下穿过去，揪住绒绳儿，头朝下，脚朝天，吊在绳头之上，作出千斤坠儿的架式。童林遂

高声说道："师傅往上提绳子吧。"尚道爷闻听，遂用手一提绳子，觉着下面有了分量啦，知道童林必然攀住啦。这才双手一用力，两只手倒换着往上提，工夫不大，就见童林已然过了悬石吊崖。

仙长如提童稚，把童林提上山头，童林将绳子一撒手，腰眼儿一叠劲儿，站稳身形。在月光之下举目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二位恩师。旁边还站着一个道士，童林并不认识，身上穿的衣服，褴褛不堪，好相化小缘儿的老道，在一旁站着缕绒绳儿呢。童林也无暇多看，遂向恩师跪倒身形，口中说道："弟子并没孝顺过您一日，今蒙你老人家搭救弟子，叫弟子如何答报，弟子情愿在老师的面前受责。"尚道明见童林跪在面前，并不相搀，用拂尘击着童林的头顶说道："我命你下山兴一家武术，原为的是你一人得道，九祖升天。你要立好了门户，我们师兄弟脸也光荣。不料想你不以门户为重，自轻自贱，仰仗血气之勇，单身前来打探玲珑岛，被困镇海川。错非为师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死如同草芥，想汝辈这样的能为，在武侠业中，车载斗量。惟有你这一死，岂不耽误我兴立门户。如今就应当击碎汝之头颅，姑念你素日忠诚，宽恕你这一次。下次你如再轻身涉险，胆大妄为，若被为师知晓，绝不宽恕。"童林答道："弟子从此再也不敢了。"尚道明这才叫童林站起来，又与何道源行完了礼。尚道明说道："海川，为师给你引见引见。"说着话，用手一指吕德兴，又向童林说道："这是你庄师伯的三弟子。是你三师兄，娘家姓吕，道号德兴，江湖人称篮衬道长。"遂又一指童林，向吕德兴说道："这就是你师弟童林童海川。"此时童林已与吕德兴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师兄在上，小弟童林大礼参拜。"吕德兴

赶紧还礼说道："师弟请起，为兄不敢承受。"童林这才站起身形，尚道明这才细问童林夜探玲珑岛前后的情由，童林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尚道明皆因月下观泉，无心中搭救了童林，也就不想再探玲珑岛的前山了。遂向何道源说道："你我弟兄本意欲打探玲珑岛前山的消息。现在救了童林，不如你我弟兄暂且带着童林吕德兴回庙，与师兄商议而行。"何道源点头称善，命吕德兴将绳子收拾起来，背在身上，由镇海川的山头，顺着原路而回，越过了矮岭，仍然回归山神庙。

沿路走着，尚道明遂与童林说道："现在你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也在山神庙里住着呢，到那里我给你引见引见。"童林只得点头称是。说着话，师徒爷儿四个，已来到山神庙。吕德兴把山门推开，二位仙长带着童林，走近了山门。吕德兴进来，回手将山门关好，跟随在后面，来到东配殿。有小道童儿将帘笼掀起，四人进了东配殿。童林举目一看，就见迎面八仙桌儿上首，坐着一位仙长，真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童林细一看认得，乃是在湖南常德府大道之上，营地之内，指点李英，孙亮，白洁他们三个人，捉拿云南要犯陆寅的那个道长。当初我问他老人家的名姓，仙长未肯吐露真名实姓，原来是我师伯庄道勤。那时我问他的姓名，他老人家不肯说，今天我看他老人家如何对我。童林拿定了主意，就听尚道爷说道："童林，过去见过你师伯庄道爷。"其实庄道爷早就看见童林啦。方才自己正在屋中有小道童儿伺候着吃茶，等着二位师弟探山回音，忽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将往外一看，只见帘笼一起，二位师弟带着童林吕瑞，由外面进来。自己一看见童林，猛然想起在常德府对面谈话的时候，童林问我贵山，贵观，贵法号。我不应当与他扯谎，他是个晚

辈，我告诉童林说我是云南大山三间草观无知的野道。我虽然当时与他扯了谎语，今日复又见面，我又应当如何呢。自己正在思想之际，就见二位师弟带领童林与他行礼。自己未免脸面一红，赶紧伸手将童林搀起，口中说道："贤侄快快起来，为师伯我对不过你。"童林闻听此言，赶紧答言说道："师伯说的哪里话来，弟子还得求您恕过弟子无礼。"只顾他们爷儿两这一客气不要紧，尚道爷与何道爷闹了一愣，皆因二位仙长听不明白他们爷儿两个的话。尚道爷遂即问道："师兄，难道说你们爷儿两个，在哪里见过吗？"庄道爷闻听，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气，遂就把在湖南常德，与童林相见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回头又向童林说道："侄儿，如今什么话也别说啦。八卦山与玲珑岛之事，为师伯俱都知晓。等明日清晨，我叫你师兄吕德兴备好了船只，咱们爷儿几个先往玲珑岛。为师伯将你那不义的师兄司徒朗，当场拿获，把他结果了性命。先给你出出你胸中的恶气，然后我再惩治李昆。"童林闻听，赶紧跪倒身形，口中说道："师伯为弟子之事，要杀害我师兄的性命，弟子听着胆寒。望求师伯格外施恩，宽恕我师兄司徒朗，弟子情愿在师伯面前，替我师兄在师伯面前请罪。"庄道爷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赞美童林，心说，看我师弟收的这个徒弟，一个比一个好。看看我这三个徒弟，大徒弟司徒朗，不通情理；二徒弟李昆，山中出了盗国宝的二寇；就是三徒弟吕德兴好，为人老诚干练，忠厚之极，无奈他是个化小缘儿的老道。庄道爷想到这里，自己真是惭愧无地。遂向童林说道："师侄，我看在你的面上，明天我宽恕他就是了。"童林接着说道："弟子谢过师伯不罪之恩。"

童林为人虽然粗鲁，如今他可就看出庄道爷溺爱弟子来

啦，若不溺爱弟子，焉能酿成此祸呢。这就应了这句俗语儿啦“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别看庄道勤疼爱徒弟，他越疼爱他徒弟，越疼爱不出材料来。尚道明与何道源时时刻刻管束童林，童林才归于正道，他绝不敢招惹是非。皆因童林与八卦山的事情发起，庄道爷竟自束手不管，在山神庙中躲避，做掩耳盗铃之计，分明是溺爱弟子的铁证。如今庄道爷却说出欲将司徒朗结果了性命，童林虽然粗鲁，他居然能顺从庄道爷的心意，替司徒朗讲情，因此庄道爷深为爱惜童林。又知道童林才方脱险，恐怕童林劳顿，遂向童林说道：“此时天已不早，况且你冒险前来探山，受险脱险，甚是可怜，你可以休息去吧。”童林闻听，遂说道：“弟子事情尚且未能办完，弟子焉敢休息。”庄道爷闻听，含笑说道：“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呢。也不过是明天我到前山，与司徒朗去要盗宝的二寇，与翡翠鸳鸯镯，也就是这两件事情啦。你还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呢？”童林皱着双眉说道：“师伯有所不知，弟子另有别情。”童林遂就把自己与镇东侠双探玲珑岛，前后的情由，又说了一遍：“如今自己虽然遇救，尚不知镇东侠生死存亡，弟子实在放心不下，恐怕他身入险地，必有性命之忧。请师伯格外原谅，代弟子设法，打探镇东侠的下落。”庄道勤闻听，遂向童林说道：“侄儿，你只管放心，我派你师兄吕瑞到前山打探。倘若侯庭被获，我命你师兄吕德兴，再设法搭救与他，也就是了。”童林二次谢过庄道爷，庄道爷即刻叫吕瑞前去打探，不可疏忽。若是侯庭被获，你就设法搭救于他。吕瑞答应一声说道：“谨遵师命。”遂转身形出了东配殿，前往玲珑岛打探去了。庄道爷命小道童儿，给童林预备酒饭。工夫不大，将酒饭摆在厨下。小道童儿请童林到下面用饭，童林当

时与师伯告辞，到厨房用饭。用完了酒饭，仍然来到东配殿。此时天交四鼓，不见吕德兴回来，心中暗含着急，怕的是镇东侠有失。好容易盼到天交五鼓，就见吕瑞由外面进来，与三位仙长行完了礼，口中说道："弟子奉恩师之命，去至前山打探镇东侠的下落。弟子各处探讯明白，所有全山的消息，一概未动，镇东侠并未进山。只有镇海川的自行人儿走动，已将探山之人，引至镇海川。前寨已见了自鸣钟啦，钟声之后，敌人落网之时，约在二更天以后。若要依着法禅，当时就派人前去捉拿，我师兄司徒朗给拦下啦。言说探山之人既然进了镇海川，量他插翅也难以逃出，也不必派人前去捉拿。先把他困在里面，饿他七天，我再派一名喽兵，只用一条麻绳，就可将他绑至在大厅前面，绝无差错。如今我所虑者，今夜既有人前来探山，明天八卦山必然有人前来攻打玲珑岛。司徒朗遂命人预备船只，明日开战。这是弟子在前山探来的确实的消息。"庄道爷闻听，遂向吕德兴一摆手，命他下面休息，遂又向童林说道："你可曾听见，镇东侠并未涉险，你还不放心吗？明天我与你二位老师带着你，至前山请国宝，捉拿盗宝的二寇，也就是了。你到下面休息去吧。"童林闻听，这才放心，只得退至下面休息。

此时天光已经快亮啦，庄道爷吩咐小道童儿在江沿备船。小道童儿答应一声，转身备船去。去的工夫不大，进来回禀船已备妥。此时天光已经大亮，庄道勤并不慌忙，命小道童儿预备早斋，把童林与吕德兴叫了来，师徒五个人用完了早斋。太阳也就是刚刚的东升，庄道勤这才与二位师弟一同收拾齐备，背好宝剑，带领童林与吕德兴同四个小道童儿，一同起身。由打东配殿出来，出离了山神庙，够奔正西而来，顺

着沟塘穿过去，前面就是大江。童林远远一看，只见江沿儿之上，湾着一只小船儿，有一个小道童儿在那里看守。来到江沿儿之上，三位仙长先上了小船儿，然后童林与吕德兴一同上船。此时这五个小道童儿，一个个手忙脚乱地解缆，起锚，撤跳，用篙一点江沿儿，小船儿一掉头，四个小道童儿摇橹，一个小道童儿看舵，小船儿如飞似箭，向正南而来。此时童林将包裹打开，取出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往怀中一抱，站立在船头。以至来到正南的江湾子上，船只向东一掉头，猛听得正东喊杀连天，锣声震动江面。童林举目往前一看，在正北面玲珑岛的山头之下，倚山背水，俱都是玲珑岛的战船，上插玲珑岛的旗帜。正当中一只虎头大战舟，两旁约有四十只麻洋小战船，船上满载喽兵，各持刀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呐喊助威。正南那方亦有战船，约有一百余只，正当中一只虎头大战舟，两旁边儿船上完全是铁善寺被约的天下英雄，各路的豪杰。船只之上完全插的是八卦山的旗号。在虎头大战船之上，乃是各路的老侠客，怀抱着兵刃，一位位精神百倍，面带杀气。正当中站立的非是别人，正是贝勒爷，手中持着一柄五花棒。什么叫作五花棒呢，就是打磐的那个磐槌子。贝勒爷拿着这个东西，做为指挥的令箭。对面彼此呐喊声威，正在不可开交之际。再一看在八卦山战船之上，战着三个人，俱都手持着宝刃。童林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赛判官飞行侠苗泽苗润雨。童林看着有些个纳闷，为什么童林纳闷呢，皆因八卦山试艺五绝的时候，并没有贝勒爷在内，贝勒爷怎么会率领天下的侠客英雄，用八卦山的船只来攻打玲珑岛呢？

童林那里知道贝勒爷的来意呢。只顾童林跟镇东侠一暗

探玲珑岛不要紧，险些八卦山没乱了。皆因王十古与北侠大众在东跨院儿安歇的时候，一看众人之中，就短少镇东侠与童林。王十古明知道他二人出不去九宫连环堡，皆因他二人道路不熟，以至命人到各处一找，焉想到连一点踪影都没有。这一来不要紧，大家可就着了忙啦，等到一问手下人，问谁谁都不知道，大家遂来到八义厅，面见李昆李太极，言说此事。李昆闻听，他是万分的着急。正在与众位侠客设法之际，就见有两个家人进了八义厅，与李昆回话。李昆一看，后面跟着的那个家人乃是自己的心腹家人，名叫李顺。李昆遂问道："你二人有何事报告？"原来这个家人，就是陪着镇东侠与童林出九宫八卦连环堡的那名家人。自从童林上船走后，他就被巡山的人看见啦，给他将绑绳儿解开，他这才前来回话。就把童林坐船够奔玲珑岛，一切的情由，细说了一遍，众人这才知道二位侠客前去夜探玲珑岛。错非李顺报告，众人焉能知晓，众人将话俱都听明白啦，王十古遂向李昆说道："李大弟，我想童林虽然鲁莽，镇东侠乃是精细之人，岂能与童林涉险探山，这其中必有缘故，你我大家必须慎重办理此事。"北侠答言说道："若真要是镇东侠童大弟前往玲珑岛，我想司徒朗为人意狠心毒，玲珑岛埋伏又多，倘若他二人涉险，恐怕有性命之忧。此时咱们还不能追他，若要是一追，他们反倒僵了火啦，不如等到天光发亮，或是他们二位进不去玲珑岛，自然就回来啦。如果明天亮他们二位不回来，那可就没有别的说的啦，咱们大家也就顾不了李庄主啦。你我大家借本山的战船，前往玲珑岛，去接应童海川与镇东侠要紧。"王十古答言说道："此事也只好是这么办，真要是他们二位有个好歹，叫我王十古怎么见贝勒爷呢。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彼

此点头说道："王老侠客不可过虑，此事只好按着秋老侠客所言而行。"众人商议已定，这才与李昆商议，叫他预备八卦山的船只，以备明日应用。李昆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无法可想，又难驳众议，只得传话，叫外面预备船只。大家这一宵可就不能睡啦，到了三更以后，李昆又命众人预备酒饭，款待众位侠客。大家吃着酒说话，直顶到四更天，大家才用完了酒饭，彼此散坐闲谈。

此时东方将要发晓，就见由打外面慌慌张张跑进一名家人，来到大厅之内，向李昆说道："启禀庄主大事不好，由南山口外面来了一百余只船只，大小皆有。船上有无数的人，各擎着兵刃，呐喊杀声，请庄主设法迎敌。"李昆未及答言，北侠站起身形向众人说道："列位在此等候，我到外面观看观看，是那路的英雄到此。"王十古闻听，遂说道："秋贤弟，慎重为是。"北侠点头，站起身形，出了八义厅，有家人在前带路，绕出九宫八卦连环堡，来到了船坞。北侠举目观看，就见由打正南来了有一百多大小的船只，掩江而来。正当中有一只大船，在船头上站定一人，非是别人，正是贝勒爷胤祯，在手中拿着一个打磐的磐槌子。贝勒爷的身背后，站的是二侠侯杰，手持着亮银双镢。北侠看罢，心中想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北侠当时揣摩不出来。

书中代言，自由打众位侠客随同王十古，由铁善寺来到八卦山赴李昆之约，众人走后，贝勒爷有些不放心。遂与二侠侯杰商议，恐怕李昆设下牢笼圈套，引群雄自蹈虎穴。贝勒爷打算与众人商议，作为众位侠客的后援。侯二爷一想，明知自己担不起来，又扭不过贝勒爷的心意去，这才将紫面伽蓝佛济慈请过来，会同协商。还是贝勒爷出的主意："八卦山

有隔江之险，无船不能进山，先命铁善寺的小和尚到江沿前去雇船，大小皆要。先与船家说明，叫他们放心，若要船只损坏，本庙完全包赔，船价还要丰隆。等到夜间如果他们众位侠客不回来，那时候咱们大家乘船够奔八卦山，接应他们众位。不知这个主意，可否能够实行？”二侠一听，这个主意很好，这才如法命小和尚去办。等到天交正午，船只业已雇齐，贝勒爷这才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在大雄实殿之前谈话。工夫不大，众位英雄俱已到齐。贝勒爷亲自离了大殿，站在月台之上，向众人说道：“此次本爵劳动众位英雄，所为者，就是今晨去八卦山的众位侠客，我恐怕他们受了李昆的暗算。童林等人单势孤，若等到夜半他们不归，本爵约请群雄前往八卦山，与童林等作为后援，有愿意前往者，请舒左臂，不愿意前去者，胤祯决不敢劳动。”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众人一齐答言：“我等愿作众位侠客的后援。”众人具将左臂舒起，贝勒爷见此情形，心中非常的高兴，遂请众人暂且休息，听候调遣。众人一齐退下，贝勒爷这才进了大雄宝殿，等到晚间用完了晚饭，并不见众位侠客回来，直等到天交三鼓，仍不见童林等回归，贝勒爷心中焦燥万分，这才与二侠商议，打算即刻动身，前往八卦山。二侠侯杰心中也是着急，恨不当时就走，今听贝勒爷之言，遂即点头应允。贝勒爷复又传谕：“请天下的英雄到大殿聚齐，一同起身前往八卦山。”贝勒爷一声令下，众人早已收拾齐备，一齐来到大殿之前。

贝勒爷一见各路的英雄俱都拿定兵刃，站立在大殿之前。贝勒爷徒手空拳，并没有兵刃，贝勒爷一看神橱上面有一个打磬的磬槌子，贝勒爷顺手拿在手中。出了大雄宝殿，来到

月台之上，高声向众人说道："此时三更已过，去八卦山的众位侠客，并无回信，本爵放心不下，故尔复请众位侠客英雄，恳请众位协办相帮。常言有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翼不飞。我情愿做为领袖，若到八卦山用武之时，众位不要乱了秩序，看我的指挥从事。我这个磬槌子，就如同指挥棍。若是往前一指，大家必须要奋勇当先，一拥齐上，不可临阵退缩。哪一位如若不遵，受大家的公罚，不知众位的意下如何？"贝勒爷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丹墀下的群雄一齐答言说道："爷您请放宽心，我等都愿听爷您的调遣。"贝勒爷见大家异口同音，俱都赞成，心中甚为喜悦。这才带领紫面伽蓝佛济慈，二侠侯杰侯敬山，与天下的英雄，又带着本庙的二十名小和尚，铜锣四面，一齐鸣锣起身。此时天也就是四更来天。大家由庙里出来够奔江沿儿，十数里的道路，不大的工夫就到啦。贝勒爷抬头一看，就见江沿儿之上，密排船只。各船上都有灯笼，由外处一看，如同一条火龙一般。临近一看，有铁善寺的小和尚在此照料船只，预先小和尚给贝勒爷预备了一只大船，贝勒爷侯二爷与济慈顺着跳板上了大船。其余所有的舟船，群雄分乘。水手一齐动手，即刻开船，此时四更已过，好在是顺风，船是真快，小和尚一齐鸣锣，大小船只，掩江而来，一直到八卦山的南山口。天可就快亮啦，贝勒爷遂吩咐："我船进山。"贝勒爷抱着五花棒在船头上一站，船只绕进了南山口。贝勒爷将五花棒一举，吩咐大家喊喝声威，穿过了芦苇荡。贝勒爷举目向前一看，就见船坞之上站立一人，向自己点手作呼唤之状。贝勒爷仔细一看，原来是北侠秋田秋佩雨。贝勒爷可就放了心啦，遂将五花棒往腰中一掖，吩咐大家且住杀声，船只前进。赶到贝勒爷的船只离船坞相隔两

丈有余，北侠纵身形跳在大船之上，抢步与贝勒爷行礼，口中说道："何劳贝勒爷您亲自带领大家到此，此事已经结束。今秋田迎接来迟，望贝勒爷恕罪。"贝勒爷伸手相搀，遂向北侠问道："老侠客，八卦山事情如何？"秋田遂就把八卦山试五绝艺，李昆本山之中发生变化，童林与镇东侠夜间不知何往，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贝勒爷是何等的天资，一听秋田之声，就知道李昆是个忠厚人，受了群小的暗算。可是童林与镇东侠要真是前往玲珑岛，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啦。贝勒爷先与北侠商议，请天下的英雄弃舟登岸，有话进山再说。北侠只得点头应允，此时船只已经靠岸，北侠请天下的英雄上岸，船坞稍歇。以至贝勒爷来到船坞，早有人报告李昆。由王十古率领李昆等，出了九宫八卦连环堡，迎接贝勒爷进山。

北侠陪着贝勒爷与众位英雄由船坞起身，北侠在前面引路，出离船坞。贝勒爷抬头一看，就见王十古率领群雄，前来迎接。正当中站立了一人，白发银须，慈眉善目，贝勒爷并不认识此人。贝勒爷正自观看，就见前面王十古众人参见贝勒爷，贝勒爷伸手相搀，最后那位年迈人向前撩衣跪倒，口称："贝勒爷在上，罪民李昆参见贝勒爷，望您宽恩恕罪。"贝勒爷顺手搀起李昆口中说道："老侠客请起，此处也不是讲话的所在，有什么话咱们进山再谈。你先与我头前带路。"李昆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谢过贝勒爷。"说着话转身形在头前带路，贝勒爷与众人在后面相随。不大的工夫，转进了九宫八卦连环堡，来到了八义厅，李昆吩咐家人，将当中的桌案满都撤去，请贝勒爷上坐。然后再调摆桌椅，天下英雄在左右相陪。李昆二次行礼；贝勒爷一面命北侠搀扶，一面向李昆说道："你们八卦山的事情，你也不必说啦，我全都知道啦。

秋老侠客全给我说明了所有的事情。全不要紧，惟有童林与镇东侠此去玲珑岛，并未回归，本爵实在是放心不下。我听北侠客言说阁下的师兄司徒朗，行为险恶，二侠此去玲珑岛倘如被获遭擒，没有意外还则罢了。若有意外，本爵誓必与他二人报仇雪恨。可是与你们师兄弟，毫无关系。如果真要与他们报仇的时节，无非借你八卦山的舟船一用。如今外面所有我们的舟船，俱都是民船，满都是雇的。你先派你手下人，把所有的船价开付清了，打发他们先走了，回头我就要起身。”李昆赶紧答应，派人前去开付船资，二侠侯杰在一边看着，心中想道：“这倒好，想不到这笔船价便宜了八卦山啦。贝勒爷作事真有个干脆劲儿。”二侠侯杰正自思想，就听贝勒爷向李昆说道：“船只可否备齐？”李昆说道：“回爷的话，俱已齐备。”贝勒爷复又说道：“天气已然不早，本爵就此前往玲珑岛。”

说着话，站起身形，众人那敢违抗，只得跟随贝勒爷，由八义厅起身，李太极头前带路，出了九宫八卦连环堡，来到了船坞。群雄请贝勒爷上了虎头大战舟，众位侠客在两旁相陪。各路的英雄分乘麻洋战船。贝勒爷吩咐船只向玲珑岛进发。水手一齐动手船身摇动，直奔西山口而来。贝勒爷将李昆叫过来，遂说道：“此去玲珑岛，是我们与司徒朗夺斗，与你无干。你在船舱里面去吧。”李昆只得进了船舱。贝勒爷又命司马朗，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这五个小孩，“好好看守李昆，若要在玲珑岛动手的时候，千万别让李昆出离船舱。如果李昆一出船舱，我必要重办你们这五个人。”五小答应一声，一齐进了船舱，遂施展五鬼闹判儿之法，绊住李昆。贝勒爷又叫并胁犀牛吴霸，霹雳狂风甘虎，叫他们两

个人把住前面的船舱口，不准让李昆出来。又命叱海金牛于恒，守住后舱口，不准让李昆出去。贝勒爷明着是不叫李昆出来，恐怕他们伤了师兄弟的和气。暗中恐怕他在船舱里头暗算什么事，不能不防备。这个工夫，船已经出了西山口啦，正赶上顺风，船行似箭，工夫不大，已来到玲珑岛。此时天是大天大亮，前船不走，后船不催。前面的小船儿报告，我船已近玲珑岛，请谕下施行。贝勒爷闻听，吩咐："我船在玲珑岛的对面亮队。"贝勒爷一声令下，就听一阵锣声震耳，战船在玲珑岛的南面儿，一字排开。贝勒爷稳坐在船头的交椅之上，仰面观看玲珑岛的山势。此山真可谓透体玲珑，山头形若悬磐，并没有山口。山上明露二十四道滚木，并不见山头之上有一名喽兵把守。山根下水势翻花，明知里面必有埋伏，贝勒爷将要派人前去呼唤司徒朗答话。猛听得正西江面之上，一片杀声，锣声震耳，贝勒爷扭项往西一看，就见正西来了一队麻洋战船，约有四十余只，斜着行走，如飞似箭。直奔玲珑岛的山根而来。

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九尾宗彝司徒朗。皆因昨夜晚间，镇海川自行人儿引进探山之人，司徒朗明知能为小的人，绝不敢前来探山。他这才与五寨相问，知道今天必有人前来攻取玲珑岛。正在升厅办事之际，外面的喽兵来至大厅，单膝点地，口中报道："启禀寨主得知，我等奉寨主之命，前去八卦山打探，探明八卦山有战船一百余支，往玲珑岛进发，请寨主令下定夺。"司徒朗不听则可，一听此言，概不由己气冲牛斗。口中说道："你等再探。"喽兵转身形下去，司徒朗遂向法禅说道："你们哥儿几个听见了没有，我说我师弟李昆与我面和心离，你们还不信，今天你们可听见啦。他

竟敢率众乘船，鸣锣响鼓，来到我的玲珑岛，与我鏖兵。我若不出山，也令他小看于我。你等众人随我前往，我倒要会会天下的侠客。”说着话，遂命喽兵下面预备，司徒朗一声令下，当时山头一阵锣响，众人跟随司徒朗一直奔螺丝湾。来到螺丝湾的山头之上，手下人放下了软梯，司徒朗率领众人下山登舟。司徒朗复又传密令，将山根下水中的埋伏，完全撤去，这才吩咐开船。船只出了螺丝湾，直奔正南，来到南边儿江岸，将要往东拐，就见前面游探在小船儿上报道：“启禀寨主得知，八卦山的船只已然在山前亮队。”司徒朗一听烈火燃胸，只气得钢牙乱锉，须发皆张，吩咐船队摆开迎战。只听对面一声锣响，就见在山前一字排开的完全是八卦山的船只。在船头坐着一位贝勒爷，背后是胖胖瘦瘦，丑俊不一的武士，各人手中持着兵刃，静待命令。司徒朗遍观来船之人，还不见李昆在内，心中火气稍平，司徒朗随命自己的船队排成阵势。这时贝勒爷见司徒朗列队已毕，自己的船只，离着他的船还远，贝勒爷命水手向前进发。两下的船只相隔有两丈多远。贝勒爷说道：“尔等将船拢住，待本爵与司徒朗答话。”说着话，站起身形，将磬槌子在手中一拿，来到船头之上。两旁有众位侠客保护，此时田方早就告诉贝勒爷啦，对面的船上，都是什么人。贝勒爷已然知晓，在司徒朗的船上，上首儿是八卦山的三寨，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僧，五庄主火眼金睛漠贺永贺建章，七庄主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下首儿是玲珑岛的两个庄主。头一个是万古听提兽蒋雄蒋英甫，第二个是千载波泥象徐钧徐小侠。正当中就是那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在司徒朗的身背后，站立的是盗宝的二小，小粉蝶韩宝，闹海蛟吴智广。还有入地金鳌贺豹，铁臂猿雷春

雷振恒，还有雷春那两个徒弟，两头蛇刘洞，一枝花韩庆，一个个如狼似虎，手捧着兵刃。

贝勒爷俱已观看明白。遂向司徒朗的船上高声说道："在下姓胤名祯。今约众位侠客到此，就为的是与司徒老侠客，有数言面谈。尔等速速通报。"喽兵闻听，转身形报告司徒朗。司徒朗这才来至船头，向贝勒爷说道："阁下将我唤至船头，但不知有何话讲？"贝勒爷向司徒朗抱拳说道："在下到此，非为别事。只因昨夜晚间有童林镇东侠，他二人未与众人商议，来到阁下的玲珑岛，前来拜访阁下。至今未归，大概是已被获遭擒啦。倘若他二人果然被获，望老侠客明言。胤祯自有相当的办法，不知老侠客可否见告？"司徒朗闻听此言，心中想道，赶情昨夜晚间被困镇海川的是两个侠客，今日他们必为此二人前来，莫若我吓唬吓唬他们。遂即高声说道："姓胤的，你不是问昨夜晚间探山的那两个人吗。不错昨夜晚间我山中拿住了两个探山之人。问他二人的名姓，他二人不肯说出真名实姓，反倒破口大骂。是某一时性起，岂能容他二人当面侮辱。皆因我恕他不过，就将他二人推出去给杀啦。"贝勒爷不听则可，一闻此言，如同万丈高山失脚，扬子江心断练崩舟。急的一抖手，就听噗咚一声，把个馨槌子抛落在江中，遂向司徒朗咬牙切齿，心中忿恨，恨不能当时把司徒朗捉住，碎尸万段，犹不足出胸中的恶气。遂回头向众位侠客说道，那一位过去把他等结果性命，与童林镇东侠报仇雪恨。"这句话尚未说完，有一人应声而出，高声喊道："待我与二位侠客报仇雪恨。"说着话，垫步拧腰，纵身形蹿到司徒朗的船头之上，此时司徒朗已经退回本位。众人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秋佩雨。掌中擎剑，站立在船头。司

徒朗向左右说道："那一位过去先把这个老儿结果了性命。"话言未了，有一人说道："待我来结果这个老匹夫。"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八卦山的五庄主贺永。手擎三停分水狼牙钻，皆因他看见北侠临敌，不由得气冲牛斗。遂高声喊道："秋田，你这吃里扒外的老匹夫。想我们八卦山之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今天尔又敢在船头亮剑施威。你家五庄主，生食汝肉，都不能解我心头之恨。今天非把你这老匹夫的性命结果了不可。"说着话，狼牙钻对准北侠分心就刺。北侠见贺永手擎兵刃向自己刺来，遂说道："你这反复无常背义忘恩的小人，世界上留尔何用。"说话间，狼牙钻已离胸前不远，将身形向右一上步，用宝剑往狼牙钻上一搭，顺水推舟式，宝剑向里就递。贺永将狼牙钻往回撤，将身形向右一闪，用狼牙钻使了一个单风灌耳，直奔北侠的头部便打。北侠身形往下一矮，双手捧剑，往上一撩。这一剑若撞在贺永的手腕子上，当时就得削断。贺永遂即换式，二人杀在一处，当时胜败难分。再说那青风过柳柳叶猫韩殿远，今见自己的五哥与北侠动手，自己恨北侠卧底于八卦山，蛊惑李昆，以致闹得弟兄们不和，皆出在北侠一人的身上。贺永与北侠动手，又不能抢上风，自己打算提刀过去，暗算秋田。自己把主意拿定，手提单刀直奔船头而来。将来至船头，打算要动手，就见由打对面儿的船上纵过一人，高声喊道："小辈休行暗算，今有飞行侠苗泽在此。"韩忠一看纵过来的这个人，长得碧目扎髯，紫脸膛儿，身穿一身蓝，掌中拿定一口红毛宝刀。韩忠打算不容苗泽站稳，纵身形 顺手就是一刀。苗泽见刀来得势猛，遂用宝刃往上一截，韩忠赶紧抽招换式，二人也杀在一处，虽然分不出胜败来，工夫一大了，这边儿的法禅，恐怕贺永韩忠受敌，自

己打算要帮助韩忠等，遂手提九耳八环杖，将要向前动手。由对面船上纵过一人，口念无量佛，遂说道："四庄主休要双战，贫道特来取你的首级。"法禅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手擎巨阙剑，作出金鸡独立，恨福来迟的架式。法禅也不答话，手捧禅杖，用铲头对准南侠的脖项便搠。南侠向右一上步，将宝剑一平，作出仙人解带的姿式，往里就递。法禅急忙将铲头往回一捋，月牙向南侠的头顶便砸。南侠将身形一闪，用宝剑往外一撩，只听仓啷啷的一声响亮，将和尚的铲梁削为两段，铲的月牙子就落在船板之上。和尚大吃一惊，赶紧转身要逃。司马空岂肯相容，宝剑跟着往里一递，就听噗哧一声，老道的宝剑就抹在和尚的脖子上了，又听咕咚一声，僧头坠落船板之上，随着一滚，坠落在江中。南侠客恐怕溅一身血，跟着向死尸身上一腿，也就踹在大江之内。贝勒爷在对船之上吩咐水手，用小船儿去打捞和尚的尸体。

单表战船上的五庄主贺永，正在与北侠动手之际，北侠的宝剑使了个乌龙入洞，直奔贺永的小腹便刺。贺永将狼牙钻在自己的胸前一横，就在这么个工夫，正是南侠斩法禅的时候。法禅的脑袋往船板上一落，贺永猛听得咕咚一声，自己稍微往旁边一看，略一疏神，北侠的宝剑尖儿，可就扎在贺永的肚腹之上。贺永一疼，用狼牙钻往下一压北侠的宝剑，这一来可就坏了，宝剑过处，耳轮中就听噗哧一声，来了个大开膛，肠胃五脏完全流出。贺永撒手抛狼牙钻，死尸往后一倒，北侠跟着又一腿，把死尸踹入江中。贝勒爷在对面儿船上看的真切，心中又觉乎着痛快一点儿，又命水手打捞尸体，收拾贺永的五脏。水手撑着小船儿，把贺永尸首捞在小

船儿之上。复将脏肠收殓在他的腹内，打算用线绳给他缝上。一查点他的五脏。什么也不短，就是缺少他那颗良心，细一找原来在右肋之下。怨不得他的心术不好，心不在左肋，他偏长在右边儿。细一看，他这个心还不是红的，原来是个黑的。看起来没有良心的人，大概都是如此。不提喽兵打捞尸首，单说战船上面的韩忠与苗泽。韩忠的能为，本来就平常，焉是苗泽的对手。他一看他那两个盟兄当场丧命，他的心里头一发慌，刀法一乱，苗润雨这口红毛宝刀，可就撞到韩忠的脖子上啦。真是好糟的脖子好快刀，无心中撞着红毛刀，好像萝卜被刀削。这本是反复无常该遭报，一阵阴风赴阴曹。霎时之间，三寇俱已丧命。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正西有人喊道："列位休要动手，今有小弟已请来三位剑客。"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与飞行侠苗润雨，三位回头，顺着声音一看，就见正西来了一只小船儿，上面站着三位仙长，俱都是鹤发童颜，背后背剑，手持佛尘。还有五个小道童儿驾着这只小船儿，在小船儿的船头上，站定一人，怀抱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这只小船儿如飞似箭，直奔贝勒爷的大船而来。三位侠客见童林未曾涉险，只得跃身形蹿回八卦山的战船。那位说童林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这么个时候到呢？他要早来一会儿，这三冠焉能遭报呢。皆因这三个小子本就不是好人，要报未报，是时刻未到。童林若要早来一时，三侠看着那方面，也不能追去八卦山三寇的性命，皆因三侠与童林镇东侠报仇的情急，所以才下此毒手。

及至三侠纵回大船，此时贝勒爷早就看见童林啦，陪着三位仙长，小船儿已经靠在大船近前。童林首先纵上大船，将

双钺挂在腰间，向贝勒爷行礼，口中说道："贝勒爷多多受惊，恕童林来迟之罪。"贝勒爷一看见童林，真是如获至宝。当时面带春风，口中说道："海川，原来你没有死呀。"童林闻听，心说，这话有多丧气，遂赶紧说道："童林虽然未死，也是险里逃生。"遂就把自己与镇东侠双探玲珑岛，误入镇海川，险遭不测，巧遇二位恩师，将自己搭救到山神庙，与师伯相会，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贝勒爷一听三剑客到此，赶紧命童林快请。童林这才先把自己的二位恩师请上来，与贝勒爷相见，群雄各自过来见礼。相见已毕，贝勒爷遂向尚道明说道："胤祯久慕二位老师的大名，恨不能即时相见，怎奈缘浅。今幸得见仙缘，以慰平生矣。"尚道明向贝勒爷说道："我等乃山中的野道，何劳贝勒爷挂齿。"正在说话之际，童林已将庄道爷请到大船之上。童林与贝勒爷引见已毕。庄道勤欲行大礼，贝勒爷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仙长，休要折煞胤祯。"然后庄道勤与大家相见已毕。贝勒爷向庄道勤说道："对面大战船之上的司徒朗，可是仙长的高徒。"贝勒爷这一问不要紧，把个庄道爷问的双颊带赤，遂向贝勒爷说道："此不肖的弟子，贫道情愿过舟结果他的性命，献首级于贝勒爷的面前。"贝勒爷含笑说道："既有师生之情，何必如此。不过管束管束他就是了。"庄道勤闻听，将要与贝勒爷接谈。猛听得北侠向贝勒爷说道："启禀贝勒爷得知，我之恩师与镇东侠来也。"贝勒爷闻听，顺着北侠的手一看，由东来了一只船儿。就见船头上站立一人，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怀中抱着小听风宝剑，站立在船头。

书中代言，自从童林与镇东侠双探玲珑岛，童林意欲前行，命镇东侠相隔一箭多地，为的是弟兄们互相关照。以至

镇东侠见童林脚底下一用力，顺着山根往北而去。镇东侠恍然大悟，就知道童林有意抛弃自己，不忍让我与他同赴虎穴龙潭。自己将要追赶，猛听得芦苇丛中有人说道："侯振远，千万别追，我有要事与你言讲。"镇东侠闻言，回头向芦苇丛中一看，就见在芦苇深密之处，湾有一只小船儿。在小船之上，有一位道长，双手分着芦苇，站立在船头。借着月色的光辉，观看这位仙长，身量不高，约有四尺来往，身穿蓝布的道服，里面是月色的衬袍。腰系绒绳，足下白袜云鞋。往脸上看，红润润的大坠子脸面，菱解骨高耸，两道残眉，足够二指多宽，寿毫多长，堪可遮目，准头丰满，大耳朝怀，方阔海口，颌下连鬓络腮的银髯，头顶满都卸啦，就剩了两个白鬓角儿啦。在后脑海挽着算盘子儿大的一个小道冠儿。镇东侠看罢，遂向仙长说道："前面有人进山，待我前去追赶，有话回头再谈。"那位仙长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你不必追赶于他，童林要涉险，有我担负完全的责任。"镇东侠闻听，上下打量了一回，可并未行礼。知道是北侠的师傅，可没给介绍过，所以不能冒然行礼。遂说道："原来是前辈的高人。因何在此？"谷道远含笑向镇东侠点手说道："阁下请上船来，我有点儿要紧的物件相赠阁下。"镇东侠闻听，由岸上蹿到小船儿之上，仙长在头前引路。来至船舱之内，仙长取自来火把灯燃着，伸手拿过一个包袱来。就见仙长把包袱打开，镇东侠用目观看，原来包袱内包着一份墨鱼宝甲。里面还有一个黄包袱，将黄包袱打开命镇东侠观看，原来是童林的捕盗公文。镇东侠赶紧问道："此物因何落在你老人家之手？"谷道远含笑不慌不忙备叙前情，说了一遍。侯振远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恕过弟子，适方才弟子礼貌不周，老师多有

担待。”

方才谷道远与侯振远说的是什么话呢？皆因谷道远由塞北宣化府云游天下，访查名山游览古迹，行在道路之上，听说铁善寺约请天下的英雄，设摆九月重阳大会。谷道远不知重阳会因何设摆，因此赶奔云南，以致到了铁善寺在各处一询问，这才知晓重阳会为的是请两位英雄，一位是侯庭侯振远，一位是童林童海川。明着设会，暗为门户的起见，仙长把此事打听明白，找了一个僻静的小店儿住下，为的是到九月初九看一看重阳会如何结果。赶到了重阳之日，谷道远暗中混进铁善寺，又兼着他身体矮小，在人丛中便也看不见，直到重阳会已毕，仙长看着和平解决，自己这才由铁善寺出来够奔滇南客栈，来至在客栈门首。谁知道这里头没有镖行人住着的，一看大门里头板凳上，坐着好些个店里头的伙计，正在那里坐着说闲话。仙长进了大厅，早有店里的伙计迎上来问道：“仙长你老人家住店还是打尖呢？”谷道远口念“无量佛”，说道：“我倒是不住店，我到店里头找一个朋友，劳驾你替我回禀一声。”伙计说道：“您找那一位。”谷道远说道：“我找的是本店东家掌柜的姓王名凤。”伙计闻听说道：“呕，您稍为候一候。”转身形够奔柜房。伙计去了工夫不大，就见伙计同着王凤出来。王凤一见原来是老剑客谷道远，赶紧过去行礼，口中说道：“你老人家由何处至此？”谷道远伸手相搀，口中说道：“我特来望看于你。”说着话王凤往柜房相让，一同进了柜房。仙长举目观看，顺着北面山墙一铺炕。炕上放着小饭桌儿，迎面儿的西墙放着银柜。一边儿一把椅子，南面儿靠着窗户放着一张张桌儿，里面放着杌凳。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花梨的算盘，旁边搁着一堆账簿，大概

是王凤正在算帐之际，进得柜房王凤让仙长上坐。谷道远坐在帐桌儿的上首，王凤在下首相陪。仙长随手翻看帐目，看毕含笑说道："王老侠客这个钱不够你赚的了。店内住的侠客你也照旧赚钱，你要这么些个金钱何用呢？"王凤闻听遂就仰面大笑起来，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其实我只一身，要钱何用。皆因我有个兄弟名叫王飞，他跟前就是一个闺女。我一世童男您是知道的，我就疼我这个侄女，所以赚些个钱无非给他添点儿胭脂粉，错非如是我何必在外服这个苦呢。请问老人家由何至此？"知机子谷道远闻听，遂就把暗赴重阳会，会中的事实，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复又向王凤说道："我今到此，非为别事。头一件，为的是看望看望你。再者还要跟你借一间房住，我临走的时候，还得跟你借二十两银子的盘川钱。我是知道你的，如今你不偷啦，你手里钱很少，故此我不跟你多借。"王凤闻听，也就笑啦，遂说道："得啦，你老人家别往下说啦，我这点儿底，全让你老人家给抖了包儿啦。"谷道远带笑说道："我说的这是取笑儿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实不相瞒，我还没吃饭呢。"王凤闻听，遂说道："你老人家何不早说，来到我这店里头，还能饿着你老人家吗。"说着话，叫伙计与老人家预备酒饭。工夫不大，伙计擦抹桌案，将酒饭摆齐。谷道远一面喝着酒，一面论了会子江湖绿林中现时的情形。王凤在旁陪着他老人家说话。以至吃完了饭，王凤陪着老人家来到南上房，请老人家休息休息。王凤看着他老人家打坐，这才回到柜房儿。

其实谷道远虽然打坐，他可并未睡着。自己又想起重阳会之事，铁善寺的僧人与童林，本有势不两立之慨。如今吴越竟成了一家，庙中虽然平复，恐怕铁善寺的弟子，气忿不

平，倘若今夜晚间闹点事儿来，可就要发生绝大的变化。莫若今夜晚间我再到铁善寺走走，看看他们动作如何。仙长把主意拿定，自己才打坐安歇。直顶到用晚饭的时候，王凤与仙长同桌而食。用完了晚饭，作为到外面散逛散逛，命伙计给等着门，自己遂直奔铁善寺而来。以至到了铁善寺的前山口，天也就是初鼓，老人家到铁善寺的山门往西走。走到界墙的西墙角，将要往前走，就见由里面蹿出一条黑影，好象扛着一个包裹似的。此时正是月亮没出的时候，因为离着远，看不真切，这个人身法还是很好。仙长心中想道：这个包裹必是由庙里盗出来的。就见前面那条黑影，直奔正西而去。仙长心中一动，这才跟下这条黑影来，越过了蜜蜂岭，顺着大道往下走。谷道爷暗中相随，又走出约有二里之遥，坐北有一片大树林子，就见前面那人进了树林子，谷道远也进了树林子，借树隐身。就见那人找了一棵大树，先将包裹放在地下，然后坐在树根之下，道爷可就悄悄的来到那人的大树后面，偷睛细看此人，谷道远看罢，心中说道："原来是你这小子。"书中暗表，此人非是别人，乃是八卦山的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韩忠此次前来，是背着他兄长李昆前来。他本意打算要刺死童林，皆因童林他们人多，不好下手。心中一想，贼不走空，莫若我拿他们点儿什么东西走。韩忠想到这里，可巧水晶长老亚然请贝勒爷与众位侠客到东跨院儿安歇。韩忠趁着大殿之内无人的时候，他打算要拿点儿什么走。进了大殿一看，没有可拿的，就是西面儿桌案上放着十几个包袱，内中有个大的，韩忠顺手把这个包裹提在手中，由西面跃墙而出，够奔蜜峰岭。越过蜜峰岭，来到树林子，自己打算把包裹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他看见前面有一

棵大树，自己来到大树前头，先把包裹放在地上，然后自己席地而坐。此时月亮还没上来呢，只得由腰间取出火摺子，迎着风一晃，把火摺子晃着，自己低头往地下一看，包裹踪迹不见。韩殿远心中明白自己太疏忽了，不应当晃火摺子。皆因火光亮儿一恍自己的二目，就在这个时候，包裹丢失。这可称得起终日打雁，今天叫雁啄了眼啦。他又怕铁善寺跟下人来，连找也没敢找，看了看四外没人，赶紧的逃回八卦山去了。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包裹谁拿了去了呢，非是别人，正是知机子谷道远。老剑客跟着他进了树林子，见韩忠把包裹放在树根之前，这个时候老剑客可就将身转至在树后面去了。韩忠蹲下身躯，回手取火摺子，在一晃火摺子的这个时候，当然是火摺子的亮光一晃他的眼睛，眼前虽然是有了亮啦，他的眼神可一发离。老剑客借着这个工夫，由树后面一伸手，可就把包裹给他拿过去了。韩忠往地下一看，包裹丢失，他往四下里观看，谷道远在树后头跟着他身子转树躲藏。他焉能够看的见呢。

谷道远看着韩忠逃走，他老人家也不知包裹里头是什么物件。扛着包裹回店。来在王凤店的门首，店门已经关了。仙长上前叫门，伙计听见外面有人叫门，就知道是道爷回来了。赶紧把大门开开，把道爷请进来，仍将大门关好。跟着道爷来到上房屋中，伙计先进去把灯燃着了。道爷进到屋中，告诉伙计先泡一壶茶给送到屋中。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道爷借着这个工夫，把包裹放在外间屋南面儿八仙桌子之上，把包裹扣儿打开。不看则可，一看甚为诧异。皆因里头这一张鱼皮，好相麒麟山洗砚池那尾墨鱼。在前十数年，仙长谷道远正然在外面闯荡绿林道时候，看见过这尾墨鱼，以至到

后来还打算把麒麟山的墨鱼得到手内，无奈皆因自己念他千年的修行，实在是不容易，皆因仙长不忍伤害生灵，才没想法子得这尾墨鱼。今日见此墨鱼皮，知晓此皮必是麒麟山那尾墨鱼，可是未能制成宝甲。一看里面还有两个鱼目，被烂肉包着俱都干了。一看还有一个小黄包裹，不知包的是什么物件，仙长顺手把小黄包裹打开，用目观看里面原来是一页公文。仙长把公文展开借灯光观看，可把仙长吓了个胆裂魂飞。一看原来是童林奉旨捕盗慎刑司的龙批。仙长可吓了一跳，心中暗想这样要紧的公事，也是胡乱放在别处的吗。这是遇见了我，不然真被韩忠将文书偷去，焚烧毁坏，就是你拿住了盗宝的二寇，你往何处交待。看起来童林还是心粗。自己将文书看完，仍然包好，自己围在腰间。又看此鱼皮宝甲尚未制造；真要这么搁着把他糟蹋了，真怪可惜的，不如我把他制成一件宝器。也可传留后世。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打坐安歇，一夜晚景无事。

次日清晨，自己起来，有伙计伺候梳洗已毕，自己坐在屋中吃茶。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说道："老剑客早起来了吧。"随着说话的声音进来一人，谷道远一看，原来是王凤。仙长遂说道："你来了正好，我正要打发伙计去请你去呢。我打算在你这店内打搅打搅，与你要求点儿东西。"王凤闻听，含笑说道："你老人家用什么只管说，我能办的，我就即刻去给您办去。"谷道远说道："倒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你把文房四宝拿过来，我开个单子，你照着单子给我预备。"王凤闻听，点头说道："那么很好。"遂叫伙计取过了文房四宝。老剑客先研好了墨，将纸铺好，援笔写了一个单子。王凤一看，倒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遂把单子交给伙计，说道："赶

紧照着单子给老剑客预备。”伙计答应一声，出去的工夫不大，遂进来回禀，都预备齐啦。老剑客吩咐都把他拿到屋里来。伙计出去先把帘笼卷起，由打外面两个人抬进一方捶布石，就是捶衣服的那块石头，谷道远命放在地下。伙计出去又拿进大小五个木头棒槌，新竹子筷箸一把儿，竹片四块，余外单有两把菜刀，一个炭火炉，五斤木炭，大白沙锅一个，俱都摆在面前。仙长随着又开了一个药方子，叫伙计去打药，随着把凉水带来。就是王凤也不知道老剑客，要这些个东西做什么用。工夫不大，就见伙计把药买来，随着又带来两壶凉水，道爷先命他们把火炉燃着，把凉水倒在锅内，又将药下在锅内，见三个开儿，然后把药锅端下来。就在这个工夫，道爷用菜刀，把竹片劈开，削成大小十二把竹刀。此时药也温了。仙长由屋中把包裹取出来，将包裹打开，由里头取出这张墨鱼皮，与那两个鱼目，俱都放在药锅之中。将鱼皮泡软，里面的干肉泡开。然后把鱼皮取出来，用木头棒捶一遍，就仿佛捶衣裳一样儿，砸平了鱼皮，与里面的鱼刺俱都砸碎。然后用竹筷箸把鱼皮翻过来，把里面的碎刺全都抖出来。然后用小竹片刀将里面的烂肉俱都刮下来，鱼皮上的烂肉也把他刮净，仍然又用凉药水泡上。把两个鱼目取出来，用竹刀把烂肉剥去，原来里面是两粒明珠，真是紧皮发亮。老剑客看着这两粒明珠，甚为叹息。一千多年的道行，二目才变成明珠。遂又叫伙计买了四两生丝，一丈四尺油绸子，道爷自己又修了几根竹针。工夫不大，伙计俱已买齐，此时仙长又把鱼皮由锅里取出来，又用竹刀将内外刮得干干净净，除去针线留下，其余别的东西，完全都不用了。又叫伙计打一盆净水，把鱼皮洗净，在屋中拴了一根绳子，把鱼皮搭在上面。晾

干之后，取下来用手一揉，揉的就仿佛蜀凉绸似的。老剑客把他铺在炕上，把油绸子拿过来，做宝甲的里儿。度量着尺寸，用生丝捻成了线儿，用竹针做成宝甲。人要穿在身上，鱼脑袋罩着头，做成包耳护项的形式。胸前用丝绳儿在鱼的软皮上穿出，做成一根绳儿的软扣儿，前面的两个分水，作出了两支短袖儿，人要穿上拿带子一勒，就如同半截袖儿的衣裳一般。后面两个分水就好比两个短裤腿儿一般。鱼尾卷好用带子一紧，若要浮水的时候，穿上他把鱼尾的带子一解，人要浮在水中，仿佛一尾墨鱼相似。就这两个鱼眼睛如是两粒明珠，没有地方交待。仙长也会出主意，用丝绳打了两个络子把他缝在鱼目的眼眶子软皮上。若要夜间在水内浮水，这两粒明珠能现出两道白光，可能看三尺开外，这是书中暗表。仙长把宝甲制造已成，仍然用包袱包好。屋中叫店里伙计收拾好了，这也是仙长一份惜物之心，怕的是物不能成器，日后谁的鱼皮宝甲还交给谁。

仙长头天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起来够奔铁善寺，在暗中打听。原来童林求北侠到八卦山前去说和。仙长也就不往心里去了，就在店内居住。一连住了十天，可巧又赶上下雪，仙长也不愿意出去，容天晴了道也好走啦。自己要打听打听八卦山的事情和平不和平，赶到铁善寺暗地一探听，原来是水晶长老出的主意，十位侠客至广东聘请王十古。仙长听这个信心中很不愿意水晶长老："你既保全住铁善寺，你何必又生是非。"仙长一想，我倒不便远走，等着王十古到了，我倒要看看他们与八卦山如何结局。自己把主意拿定，仍然回店中居住。王凤也猜不出老剑客在店内等谁。谷道远隔几天必要到铁善寺探听探听。这一日清晨进了铁善寺的山口将

要到山门，正赶上王十古率众迎接胡廷胡元霸。仙长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心想王十古何日到此，我怎么会没打听出来呢。心想着容他们的事情完毕我再探听探听不迟，因此仙长就在三道山口的外面了望。工夫不见甚大，就见王十古众人又把胡廷送出来，胡元霸抱拳过蜜蜂岭走下去了。仙长容众人进庙，这才至山门下与门头僧说明到庙里找人。他老人家这才混进铁善寺，在大雄宝殿找个僻静的所在暗地窃听。原来是王十古下书请胡廷到此相商，于明日率群雄至八卦山。谷道远探听明白这才由庙内出来回店，至晚间与王凤借了二十两银子。到了第二天一清早仙长与王凤告辞，带着包袱，由滇南客栈够奔江沿儿，来到江沿雇了一只小船儿，作为游山玩景的道士，叫水手将船向正西开行。可巧赶上顺风，这只船由八卦山山前过去，转到八卦山的西面，找了一个僻静的所在把船湾住。水手以为仙长是观看山上的古迹，人家哪里知道仙长的心思。将然把船湾好，这在这么个工夫，猛见得由西山口撞出一只小船儿。谷道远在暗中观看船上坐定八卦山的三位庄主，带着六小向玲珑岛而去。仙长看着莫明其妙，遂叫水手把船仍然行至八卦山。亲自至八卦山一问讯，这才知道八卦山与李昆比武试艺五绝，三寨逃往玲珑岛。此时仙长看着大概难以实现和平。心中一想，莫若我将船只开到玲珑岛的东山根之下，等到明天我至玲珑岛解劝司徒朗，主意拿定遂命水手开船。船家问明开往何处，遂将船只抢上水开往玲珑岛，又正赶上顺风，工夫不大，已至玲珑岛的东面儿。仙长命水手将小船儿靠在山根之下，芦苇深处，把船只靠好，此时天气可就不早啦，遂命船家在船上做熟了晚饭。道爷将饭用完，告诉水手船上休掌灯火，自己在船头之上打坐养神，不

知不觉的明月东升，真是月光如水，照得水天一色。一阵阵的微风，吹得人神清气爽，虽然是深冬之际，风凉水冷，山上陡壁悬崖，怪石横生，独坐孤舟，观此佳景，真有出世之想。

道爷正在端坐凝神之际，猛听得有行船荡水的声音。道爷隔着芦苇，借着月色的光辉，就见正东来了一只小船儿，船行似箭，在船头之上站立二人，前面站立的这个人，乃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掌中擎剑。后面跟随的是童林童海川，怀抱子母鸡爪鸳鸯钺。相离玲珑岛东山根切近，船只浅在石块之上。他二人相商下船，二人所说的话，道爷俱已听明，将要呼唤他二人。不想二人跳上岸去童林便向正北走去。镇东侠将然要追，被老剑客将他唤回，叫在舟船之上，自己说明自己的名姓，把镇东侠引到船舱之内，这才将包裹拿出来，命镇东侠观看。镇东侠看见墨鱼宝甲制造已成，并有童林捕盗的公文，这才细问道爷："此物因何落在你老人家手内？"谷道远含笑不慌不忙，遂就把自己的事情，对镇东侠细说了一遍。侯振远知道仙长是北侠的业师，又在暗地辅助童林，镇东侠遂向老剑客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弟子无知，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望老师多要原谅。"道爷伸手搀起侯庭，口中说道："不知者不怪。"镇东侠复又向谷道远说道："适方才你老人家也看见啦，童林向正北而去。我实在放心不下，待我前去追赶他，回来再与你老人家谈话。"谷道远说道："既然如此，贫道情愿相随于你，去寻找童林。"说着话，谷道远与镇东侠出离了船舱，一同纵身形，下了小船儿。来到山根之下，二人一直往北，寻找童林。那里还有童林一点儿踪影，镇东侠心中甚焦灼。仙长见找不着童林，只得用言语相劝镇东侠。遂

说道："就是童林进山被获遭擒，也不要紧，明日我随你去到玲珑岛，叫司徒朗献出童林，好好的赔礼，万事皆休。他若是不服，我替他师傅庄道勤教训他一场。"镇东侠既找不着童林，也就无可如何了。只得随仙长顺着原路而回，仍然来到仙长这只小船儿之前，纵身形跳至船头之上，镇东侠命水手到南边儿，告诉八卦山那只小船儿，叫他们先回八卦山，不必在此等候。将话说完，随同仙长进了船舱。水手遂命八卦山的船只回山不提，单说老剑客与镇东侠，二位来到船舱之内，对坐各叙已往之事，直等到天光大亮，依着镇东侠，即刻前往玲珑岛。仙长摆手说道："不忙。"遂命水手预备脸水，泡茶伺候。二人彼此梳洗已毕，又命船家做饭。镇东侠心中着急，又不敢多问，只得陪着仙长用完了早饭，仙长这才吩咐水手解缆开船。船只出了芦苇荡，船头向南荡桨摇橹转过玲珑岛，船向正西将一掉头，就听正西上杀声振耳，铜锣响亮震动江心。就见正北玲珑岛山根下一带的船只，俱是玲珑岛的喽兵，掌着本山的旗号。南面儿是八卦山的舟船扬旗呐喊，正在不肯开交之际。镇东侠回手亮剑，吩咐水手船只向前开行。远远望见贝勒爷与童林点手向自己的船只呼唤，这才告诉水手咱们的船开往南边儿虎头大船之下。水手闻听哪敢怠慢，工夫不大船只已然靠到大船之旁。

镇东侠纵身形蹿到大船之上，回手将宝剑收入剑匣，遂向贝勒爷行礼。口中说道："为我等之事又劳动贝勒爷的大驾。"贝勒爷含笑说道："船上这位仙长是何人，你因何随着仙长到此？"镇东侠备诉昨夜晚间的情由。贝勒爷听说谷道远至此，先命镇东侠与庄道勤、何道源、尚道明相见，然后命镇东侠请谷道远过舟谈话。镇东侠遵贝勒爷之命，由大船跳

上小船儿，面见知机子谷道远，将贝勒爷相请之意向谷道远说明，谷道远这才抱着包袱随着镇东侠由小船儿纵身形蹿到大船之上。镇东侠与贝勒爷介绍，仙长先把包袱交与镇东侠，往前抢步口称："贝勒爷在上山中的野道谷道远参见贝勒爷。"说话间要行大礼。贝勒爷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仙长休要折寿胤祯。"将仙长搀起，谷道远站起身形这才与三位师兄相见，彼此见礼已毕，北侠过来与恩师叩头。此时贝勒爷早就命人把李昆由打船舱内叫出来，与四剑客相见。此时李昆在船舱内被五小绊住不能出来，又听前面动手，方知三个盟弟丧命。李昆心中焦灼欲死，泪如雨下，正在悲痛之际，就见外面有人进来说道："贝勒爷有请。"李昆随着来人出来，先见贝勒爷行礼，然后叫他与四剑客相见。李昆与四剑客相见已毕，贝勒爷点手把李昆叫至面前，用手指着大船之下小船儿上的三个死尸，向李昆说道："适才是我等与童林镇东侠报仇的情急，因此才损伤了三位寨主的性命，这是我们大家的公愤与你无干。今有他三人的死尸在此，你可将三个死尸载回八卦山，以全你们把兄弟的义气。玲珑岛之事你不必参加，你带着你盟弟的三个死尸回山去吧。我借你们八卦山的船把玲珑岛的事情办完，必然打发船只回山，我无非暂借一用。"李昆闻听那里还敢违背，只得谢过贝勒爷成全之德。贝勒爷遂命他跟四剑客告辞。李昆与四位老师当面告辞，四剑客知道贝勒爷的分派也不能拦他，遂命他回山。贝勒爷惟把田方留在船上让他等会儿再走，田方只得应允。李昆带着胡廷唐荣乘小船儿回归八卦山去了。贝勒爷这才向庄道勤说道："对面船上您的令徒窝藏盗宝二寇应当如何解决？"庄道勤说道："贫道谨遵贝勒爷之谕，我管束也就是了。"说着话转身形回

手亮自己落叶秋风扫的宝剑，由贝勒爷大船上一纵身形，蹿到司徒朗的大船船头之上，口中说道："司徒朗你这该死的冤家，还不快快的献出盗宝的二寇？汝不束手就绑等待何时。"司徒朗见自己的恩师过舟，就知道事情不好。赶紧赖词说道："弟子与李昆等两造之事，我们俱是晚辈，与你老人家长者无干。"说着话，急忙的向恩师行礼。庄道爷一闻此言，不由得气往上撞，遂说道："你这冤家做此非理之事，还敢强词夺理，你还要脑袋吗？"司徒朗闻听，将要强辩，就听自己的身背后有人说道："大庄主，老道他是你的业师，你自然不好与他动手。待我弟兄二人结果他的性命。"司徒朗闻听，回头观看，原来是蒋雄徐钧，各擎兵刃直奔庄道爷而去。这就是什么人交什么朋友，司徒朗向来不讲究说理。所交的朋友，也与他一样，不但他交的这个朋友跟他一样，就是连他师傅庄道勤，也是护短弟子。庄道勤今见蒋雄徐钧各持兵刃，向自己而来，庄道勤正在盛怒之下，遂口中说道："我之弟子司徒朗，当初并非是不肖。皆因与你二人相交，才将他的性质薰染卑劣。你二人既然与他交友，就应当尽朋友之道，不思用言语规劝，你们反倒引诱他误入岐途，可见他的秉性是你们两个人促成。今天你家仙长，先将你二人的性命结果，然后再教训我的弟子司徒朗。"仙长说出这种话来，仍然是袒护弟子，一概是横理。他不说他的弟子不肖，反倒移罪于别人的身上。

庄道勤话言未了，就见蒋雄一摆十二节龙头杖，口中喊道："妖道休走，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说着话，将兵刃一举，直奔庄道爷的头顶砸来，庄道爷见龙头杖离自己的头顶不远，遂将身形往左一闪，用宝剑往上一撩，就听呛啷啷的一声，龙头杖削为两段。宝剑随着往里就递，直奔蒋雄的咽

喉便刺。蒋雄一看不好，身形往后一挺，用了一个鲤鱼打挺式，噗咚一声，翻身落在大江之中，逃命去了。庄道爷见蒋雄逃走，不料后面的徐钧手捧一对莲花夺，直奔庄道爷的后腰便扎。庄道爷手中提剑，随着一转身，又听呛呛两声响亮，将徐钧的一对莲花夺，削成四截。一反手宝剑直奔徐钧的肚腹扎去，徐钧见势不佳，翻身跳至江中，浮水逃命去了。庄道爷这才向司徒朗说道："冤家，我看你还有何倚仗，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

书中暗表，此时盗宝的二寇，已经被擒，捉到对面大船上去了。那么是那一位把他擒了去的呢？皆因其中有一位老侠客，本意是不愿交锋，但愿拿住盗宝的二寇。是那一位呢，就是那位一百零二岁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他老人家站在贝勒爷的身背后，明着是观战，暗中为保护贝勒爷，自己往对面司徒朗的大船上一看，心中想道，今既有四剑客到此，玲珑岛的大势去矣。老侠客暗含着可就把韩宝吴智广给看上啦。以至庄道爷把蒋徐二人赶走，老侠客一看二小有些个不稳，打算要乘隙逃走。于老侠客往左右观看，打算要找一个会水的侠客，助同自己捉拿二寇。一眼看见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于爷心中想道，他的外号叫海内寻针。当然他的水性比我高，莫若约他相助于我。于爷想到这里，自己这才绕至南侠的背后，暗中用手一扯南侠的道服。司马空回头一看，只见于成与自己一递眼色，转身够奔船后就走。南侠看此情形，就知道有事，就转身跟随于爷而来。来到船尾，于成站住身形，转身向南侠含笑点手。南侠来至近前，遂向于成说道："老侠客，将我唤至此处，不知您有何事故？"于成含笑说道："南侠客，你看这天气虽然寒冷，皆因我心中有事，

甚为焦燥，我打算请仙长在这大江之中洗个澡。”司马空闻听，遂带笑说道：“你老人家又拿我取笑，有什么事情，您就照直的说吧，何必如此的诙谐呢。”于成闻听，遂低声说道：“我看对面儿船上盗宝的二寇有意脱逃，若真要叫他逃走了，再拿可就费了手续啦。我观众位侠客之中，惟有阁下精通水性。我打算与阁下相商，你老人家由此下水，够奔司徒朗的大船西面儿，捉拿吴智广。我下水够奔东面，去捉拿韩宝。我想此事非我一人能成，非得请仙长帮助不可。不知仙长以为如何？”南侠闻听，遂说道：“想你我帮助童林，乃是义不容辞之事。咱们还是就此前往。”

于成闻听，点头称善。可惜二位侠客连水师水靠都没有。南侠由肋下摘下宝剑，解开了绒绳，将自己的长大衣服全都脱去，只留着自己贴身的衬裤衬褂。又将云鞋脱下，用手巾将道冠勒好，将衬衣撕破，然后用绒绳将宝剑背好，顺着后船尾往下一纵，就钻入水中。此时于爷也将大衣服宽去，脱去云鞋，将上身的汗褂扯破，将自己的发辫挽了个髻儿，看了看，无人知晓，遂用手一扶船尾，就蹿入大江之中。于老侠客换过这口气来，顺着江底，直奔司徒朗的大战船东面儿而来。来到大战船切近，于老侠客往上一提气，身体往上一冒，由水中慢慢露出脑袋来，往司徒朗的大战船上一看，嘿，来得真是时逢恰巧，正赶上韩宝打算要逃走，皆因韩宝是漏网之鱼，再者他又精明强悍，见机又快。如今他一看玲珑岛的大势已去，山寨不能保守。既然巢破，岂能卵存。若不速速逃走，必有被擒之祸，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拉吴智广的衣襟，吴智广一看是韩宝，遂即问道：“有什么事？”韩宝低声说道：“你没看见吗，玲珑岛的大势算完啦。我你弟兄焉能在

此立足。”吴智广说道：“那么依你应当怎么办呢？”韩宝说道：“依我之见，乘他等在前面动手，大家也不加防范，你我二人速速逃走。可别明着逃，对面儿船上的众人，会水的甚多，要叫他们一看见，可就不好走啦。你由打西面儿扶着船板，慢慢的下水逃走。我由打东面下水逃走。你我二人事不宜迟，快快脱逃，你可要多加小心。”吴智广一听韩宝之言，甚是有理，只得点头答应。遂转身形慢慢够奔大船的西边儿而去。韩宝一看，没人留神，来到船边儿，往船板上一坐，用手一扶船边儿，两条腿往下一顺，回头往四外观看，打算要溜在大江之内，顺水逃走。他只顾往四外看啦，他焉能想的到顺着水内钻出一人，非是别人，正是老侠客于成。也是韩宝应当遭这场官司，正好于成一伸手，攥住韩宝的连脚骨，向下面一拉，韩宝就知道水中有人，左脚被人揪住，随着用右腿急力往下一蹬，也就是老侠客于成，要是别人，这一脚非蹬在脸上不可。于爷手一用力，身形往后一撤，就听噗咚一声，将韩宝拉到大江之中。跟着用力，就挠韩宝的软肋，韩宝不由得就一张嘴。就听韩宝咕噜咕噜大喝江水，工夫不大，被江水灌的昏迷不醒。于成复又一摸韩宝的兜囊之中，里面果然有翡翠鸳鸯镯的软囊。于成伸手拿出，带在自己的兜囊之中。这才将韩宝顺着江底，拉到南面贝勒爷大船的船尾。于成在水中一提气，水花儿一翻，由水中露出半截儿身子来。举目往船上观看，就见上面有一名水手，由前面而来。于成先将自己口中那半口水吐出去，这才叫那名水手把船篙拿过来，将他拉上去。

水手一看，原来是于老侠客，就知道有事。赶紧把船篙拿在手中，顺到大江之内。于成将韩宝的腿往上一提，水手

在上面一看，心说："这倒好，赶情还有一个头朝下的呢。"于成用船篙的钩儿，挂在韩宝的裹腿之上，于成命水手往上拉，自己用双手托着韩宝，用力往上一扔，就听噗咚一声，将一个水淋淋的韩宝，就掷在船上。老侠客这才用手一扒船舷，翻身上船。水手将要跟于爷说话，就听西边儿有人说道："水手，把船篙顺下来。"水手一看心说，赶情西边儿还有一个呢。此时南侠已然把吴智广由水中拿住，用水灌晕，拉到贝勒爷大战船的船尾。水手仍然把篙递下去，把吴智广拉到船上。南侠跟着上了大船，这二位侠客见面，彼此哑然一笑，于成叫仙长将身上带水的衣服脱去，然后由小包袱里头，取出干净的衣服，二人换好，湿衣服交给水手去晾。于成又把盗宝的二寇控在船尾。头朝下，脚朝上，叫他二人爬伏在船板之上，控他二人腹内的水。然后于成骑在他们的身上，用手推小腹两肋，眼看着他们二人顺着嘴往外冒水。于成遂让南侠看守他们两个人，道爷点头，就由他二人身上解下绒绳儿，在旁边看守，就听韩宝哎哟了一声，仙长知道他缓醒过来啦，跟着过去用绒绳儿，把韩宝四马倒攒蹄捆好。就在这么个工夫，吴智广也缓过来了，仙长也把他四马倒攒蹄捆好。南侠这才叫水手到前面把阮和，阮壁，徐源，邵甫叫了来。水手去了工夫不大，就见四小侠由前面过来，口中说道："仙长，将我们哥儿几个唤来，不知你老人家有什么事。"仙长用手一指盗宝的二寇，口中说道："我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们四个人，好好的看守。这两个贼要是逃了，可小心你们四个人的脑袋。"阮和等举目一看，就见旁边儿捆着两人，细一看原来是盗宝的二寇，韩宝与吴智广。阮和遂向仙长说道："好吧，你老人家把他二人交给我们。"

仙长这才转身够奔前面船头。此时老侠客于成早就来到前面，只见贝勒爷站在那里观看对面儿船上动手。于成来至贝勒爷的身背后，低声说道："贝勒爷，于成请您到舱内有要事禀告。"贝勒爷回头一看，原来是于老侠客，贝勒爷只得跟随于成进了船舱，于成转到上首，遂回手由兜囊之中，取出翡翠鸳鸯镯，双手对着贝勒爷一举，口中说道："今有国宝翡翠鸳鸯镯在此，贝勒爷请看。"贝勒爷闻听，赶紧整衣跪倒，如见父君，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行礼已毕，站起身形，于成将玉镯交给贝勒爷。贝勒爷接过来，转到上首，于成对着国宝行礼。行礼已毕，站起身形，向贝勒爷说道："请贝勒爷打开观看，恐怕有磕撞损伤，于成吃罪不起。"贝勒爷闻听，只得将软兜的扭扣解开，打开里面的黄绫子撒去棉垫，取出玉镯，仔细观看，并无损伤之处。这就是于成年老精细之处，看着贝勒爷把国宝看完，以后再有什么舛错，与于成就没关系啦。贝勒爷将玉镯看完，仍然收入软兜之中，自己带在腰内。遂向于成说道："此宝因何落在老侠客之手？"于成遂把方才与南侠合谋捉拿盗宝二寇之事，对贝勒爷细说了一遍。贝勒爷这才知道二寇被擒，心中不由得欢喜。遂向于成说道："还是老侠客深谋远虑，老诚干练。不然二贼脱逃，再拿可就费了周折啦。错非老侠客与南侠客水陆精通，武艺出众，谁人能办的到呢。贝勒爷将话说完，这老侠客于成，遂即说道："多蒙贝勒爷您老夸奖。"用手往外一指，请贝勒爷到外面看看。贝勒爷点头应允，遂一同出了船舱，举目往对面儿船上观看，此时庄道勤正与司徒朗谈话，命司徒朗献出盗宝的二寇，就此束手就缚。司徒朗回头一看，只见后面的人等业已星散，俱都逃走无踪，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前面恩师迫令

自己束手就缚。自己一想，如今我不逃走等待何时，自己想到这里，挺身形往大江中一纵，就听噗咚一声，蹿入大江之中，逃命去了。庄道爷见司徒朗逃走，战船上并无有别人，只剩下水手喽兵，往两旁乱躲。庄道爷一看，又不忍伤害他等，遂即转身纵回贝勒爷的大船之上，回手插剑。遂向贝勒爷说道："贫道未能捕获司徒朗，他已借水脱逃。贫道愿在贝勒爷的面前请罪。"贝勒爷专能迎合人意，明知道庄老道护短，疼爱自己的弟子，他焉能加以白刃呢。贝勒爷遂向庄道勤说道："老剑客，方才胤祯也曾对你老人家言过，不可伤损他的性命，只要他知道改悔就是了。仙长您又何罪之有呢？既然司徒朗逃走，二小业已被擒。国宝已为我所有，玲珑岛的事情，也就算完啦。惟有此山天生险恶，何况里面还有这许多的消息埋伏呢，我将田方留下，意欲命他火焚玲珑岛，并令收没玲珑岛的船只，以除此山之患。如若不然，日后有贼人复据此山，又是本处一个祸害。不知众位侠客剑客，意下如何？"众人闻听贝勒爷之言，甚为赞成，遂一同说道："贝勒爷言之甚善。"贝勒爷闻听，这才叫道："田子步，我命你到玲珑岛之内，前去纵火，并没收他的船只，我们可就不等你啦。你将事办完，回你的八卦山。我还要请四位老剑客与天下的侠客英雄，到铁善寺去逗留数日。"田方闻听，只得点头，遂与贝勒爷告辞。一面吩咐手下人收没玲珑岛的船只。自己乘坐一只小船，够奔玲珑岛的山根之下，带领手下人弃舟登山，纵火去了。再说贝勒爷，遂请四剑客一同回奔铁善寺，四剑客只得应允。贝勒爷这才吩咐水手开船够奔铁善寺，贝勒爷一声令下，水手一齐鸣锣，船只一掉头，顺流而下。就在这个时候，风也就换过来啦，东南风改为西北风。贝勒爷稳坐船

头，顺风急流，正往前行驶，就见大江之中红光一片，贝勒爷站起身形，回头观看，就见玲珑岛中一片火光，直冲霄汉。怎见得，有赞为证："星星凡火，引起天炎。今朝降在人间，当时烈焰飞满天，大厦千间倾刻都难站，霎时间裂焰飞腾，金蛇乱蹿，火光照耀红半天，玲珑岛作了火焰山。"贝勒爷看着，不禁叹息，心说："占山岂能长久，只顾当时抢夺民财，直到山破势败，虽然积蓄些个金银物件，终久化为灰烬，这就是强盗的收缘结果。"贝勒爷想到此处，甚为叹息。

船行甚速，工夫不大，几十里的路程，船只已然临岸。将船只靠稳，相离铁善寺已经不远。水手请贝勒爷与天下的剑客侠客英雄弃舟登岸。贝勒爷一看船跳搭好，这才请庄道勤，尚道明，何道源，谷道远与天下的侠客英雄，一同下船回庙，一面吩咐八卦山的船只回山。此时有人引路，众人绕道回归铁善寺，行了有十余里，已来到蜜蜂岭。越过了蜜蜂岭，来至铁善寺。众人一同进了山门，来至大雄宝殿，此时早有本庙的小和尚给众位预备掸尘净面已毕，伺候茶水。大家休息片刻，亚然又给众人预备酒席。一来与童林贺喜，再者是本庙与天下的英雄道劳，众人用完了酒饭，天气就不早啦。谷道远遂把童林叫过来，把捕盗的公文交与童林，嘱咐他以后凡事慎重。童林千恩万谢，甚为感激，谷道远又把墨鱼宝甲取出，问童林宝甲制造未成，是谁的物件，童林把小侠客刘俊叫过来，说明得墨鱼宝甲的来历。谷道远含笑说道："此子福相，堪称此宝，今业已造成，你把他拿了去吧。可要宝而藏之，此宝可称世界上不可多得之物。"刘俊急忙跪倒行礼，遂说道："谢过师祖父。"行礼已毕，把宝甲领去。此时天气可就不早啦，皆因众人已受了这几日的劳乏，也得早一点儿

休息，惟有童林带着七个徒儿，就是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春芳，穿云白玉虎刘俊，掉换着看守韩宝、吴智广。本庙里头的铁匠，打造好了上下手的刑具，与脖项上带的大练，给韩宝、吴智广带好。童林与他二人串供，韩宝、吴智广也真不含糊，说的也清晰，只言在云南与童林相见，被获遭擒，绝不牵连八卦山分毫。童林念他们两个人真有点豪气，一日三餐一宿，也绝不让他二人受屈。这是因为什么呢，皆因童林与李昆是叔伯的师兄弟，他二人总算是八卦山的弟子，故此甚是厚待。

再说贝勒爷与群雄到了晚间，也就劳乏啦，各自安歇，顶到第二天清晨，众人起来俱都梳洗已毕，来到大雄宝殿。天下的英雄与各路的豪杰，也有与本庙和尚告辞的，也有与贝勒爷告辞的，大家纷纷要走。贝勒爷也不多留，所有不走的，就是镇东侠侯振远、南侠司马空，北侠秋佩雨、飞行侠苗润雨、风流侠张子美、与镇东侠的弟子，杨万春洪炳南把自己的孩儿留在庙内，跟随童林为的是日后与童林学艺。直等到铁掌李源带着自己两个孩儿李永李宽，回归清河汕房镇。四剑客带领吕德兴也要告辞。贝勒爷又苦苦的挽留，四剑客因而中止，所以与贝勒爷终日闲谈。贝勒爷打算与四剑客谈论些个武术，怎奈四剑客并不谈及武术，只说些个修道的好处，飞生羽化之事，道术之奥妙。贝勒爷听着也到是津津入味，一连住了三天，四剑客复又告辞，贝勒爷仍然挽留。尚道明遂向贝勒爷说道："我等生性与贝勒爷不同，想您乃是富贵之人。我们出家人，性情懒惰，实不敢贪恋世俗，恐误了修道，因此与爷您告辞，远涉名山，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修悟参禅。我等若久处繁华之地，业障更深。若与您有缘，后会有期。望

贝勒爷休要多拦。”贝勒爷一看四剑客性情怪僻，遂不敢再留。只得备酒与四剑客饯行，在酒席宴前，不过是彼此高谈阔论，水晶长老也把盏添欢，僧道俗谈的甚为投机，真可称得起三教同德。用完了酒饭，大家散坐闲谈，吃茶已毕，庄道勤、尚道明、何道源、谷道远，带领吕德兴与贝勒爷和本庙方丈告辞，贝勒爷只得率众相送，送到山门以外。四剑客拦住贝勒爷的大驾，遂说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贝勒爷与众位留步，你我后会有期。”贝勒爷看着四剑客实在不忍分离，童林见贝勒爷被四剑客挡驾，遂在旁边说道，既是四位老师挡驾。童林情愿替贝勒爷再送一程。贝勒爷闻听，只得点头说道：“那么海川你替我再送两步吧。”童林说道：“谨遵贝勒爷之谕。”四剑客转身告辞而去，贝勒爷目送四剑客，看着童林送四剑客已过了蜜蜂岭，贝勒爷这才率众回庙不提。

单表童林，送四剑客越过了蜜蜂岭，走了约有一箭地，庄道爷止步转身向童林说道：“贤侄，你有你的公事，不必往下送啦，你回庙去吧。”童林闻听，双膝跪倒，遂说道：“老师言语甚当，如今弟子还有微衷上禀。”庄道爷含笑说道：“今当着你的恩师，有什么话只管讲，何必拘束呢。”童林说道：“弟子若要言明，恐怕四位老师见责，因而不敢启齿。”庄道爷说道：“有话只管说，我等不怪罪你就是了。”童林闻听，叩头说道：“弟子乃一介村夫，因事所迫，逃至江西卧虎山，迷于山谷。多蒙圣二位恩师错爱，收为弟子传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弟子那时乃是乍行之马，不知道路的宽窄，实指望天地间的武术家，皆非我之敌手，弟子可能艺冠天下。不料想二寇盗去国宝，留下童林的名姓。弟子致遭缧绁，蒙上开恩，命弟子出都带罪捕盗。在这江南路上一行，

原来成名的人物叠出，各有绝艺，童林之技艺，未见其有所长，非是恩师不传，实在是弟子懒惰不学之故耳。虽然仰仗四位老师的神威，各位侠客协助，在玲珑岛二寇就擒。弟子坐静长思已往，弟子之技艺，乃恩师之末技。熟思已久，颇为胆寒。想弟子身无绝艺，岂能与恩师兴一家武术，思想起来，弟子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何况今日四位老师欲抛弟子而远行，弟子若离恩师膝下，犹若婴儿失乳。望四位老师垂念见怜，弟子情愿永随四位老师之膝下。不知四位老师可肯携带弟子远行否？弟子长跪尘埃，愿听老师的示下。”庄道勤闻听童林之言，遂含笑说道：“痴哉童林，你既然武艺不精，请教习学倒可，若要随我等远涉名山，那是万万使不的。皆因汝奉旨捕盗，虽然二寇被擒，国宝得回，你的官司尚不算完，还得听候圣上的恩旨，赦汝免罪宁家，那才算没你的事了呢。如今二寇尚在铁善寺，未能押解入都，国宝未能还朝，行侠作义之人，你还敢违背国法远逃吗？看起来这不是胡闹起来了么。我且问你，汝恩师传授你有何绝艺，当面讲来。”童林回答说道：“我之恩师传授弟子八卦绵丝柳叶磨身掌，一双子母鸡爪鸳鸯钺，招数是八法神钺。”庄道爷闻听，遂说道：“你当着师伯与你恩师、师叔在此，当面演习，待我等观看。”童林闻听，只得站起身形，遂说道：“请四位老师观看。”童林秉正身躯，平心下气，按拳经上所云：“提顶吊裆心中悬，两膀轻松力自然。”取自然之力，随着身形向下一矮，由无极而生有极，双手向上一捧，由有极而生太极，这一招叫麒麟吐玉书。跟着手往下一落，肘往下一沉，将腰一伏，左步向前迈，变成青龙转身的架式。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胁，肘不离胸，龙骧虎坐，两脚方踢膝并行，身形一矮，走

开了掌法。由黑熊转身变成白猿献果，黑熊反臂，白蛇缠身，一招挨着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庄道爷在旁边观看童林的掌法，一招分为八招，八八六十四招，脚底下步眼儿择的清楚，招招有式，式式有法。庄道爷看着，不禁的赞美，果然是工夫纯熟。童林练到八八六十四招，收住了式架。庄道爷吩咐童林再往下练。童林回答说道："弟子所学就是这八八六十四招"，庄道爷闻听，遂在旁边儿树上折了两根树枝儿，都折成一尺多长。向童林说道："以此物为双钺。你当面演习双钺之法，为师伯要观看。"童林那敢怠慢，遂将树枝子接过来，按着双钺的招数，一招一式，一共是八八六十四招。将双钺练完，仍然收住式架。庄道爷说道："童林往下再练。"童林赶紧说道："弟子双钺，只学到此处。"庄道爷闻听，用目看了尚道明何道源两眼，不由的哼了一声，心中想道："我这两个师弟有这么一个好徒弟，他都不肯把招数教全，看起来二位师弟真能盛艺。"遂回头向童林说道："为师伯接续着传授你掌法，并将尽命连环钺内中的要点，练给你看，你可要注意。"童林点头答应，庄道爷遂将身形往下一矮，童林在旁边观看，自己原有的是八八六十四招。庄道爷的招数则不然。由八八六十四招之内，一招又分出八招，一共是三百六十招，都是由一招之中发生。里面的招数各别，故尔名叫尽命连环钺，掌法也是如此。

庄道爷又将掌法练完，然后叫童林先练掌法，后练钺法，要旁人看着很难，要是会这一套拳的，看着非常清楚。又兼着童林福慧兼全，该当承受这一家武术，文学里头讲究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武学儿也是一样。文武两科技艺原是一道，无非就是文武之别，虽然是两家，那一

家都不容易。童林所练的稍有不到之处，庄道爷就在旁边儿指正，一连熟习了三遍。庄道爷一看童林全记住啦，遂向童林说道："汝今掌法钺法俱已学全，可称天下无二之技艺，足可与汝恩师兴一家武术矣。我今特意传授与你，你要牢牢谨记，即刻回归铁善寺去吧。"说着四剑客带着吕德兴，够奔正西扬长便走。童林仍然不舍，仍在后面相送，又送了半里来地。在松林之下，庄道爷止步，回头向童林说道："掌法、钺法汝俱已学全，何故仍然相随我等？"童林闻听，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四位老师由此远涉名山，多览古迹，弟子实不愿与四位老师相离一步，虽然师伯传授弟子掌法与尽命连环钺的招数，弟子觉着心中仍是无主，缺少护身之符。恨不能不离老师的左右，因而恋恋不舍，望师伯谅情宽恕。"庄道爷闻听，用目看着童林说道："你可会剑术吗？"童林急忙答言说道："师伯若问，恩师传授各种的兵刃，惟有剑术未传。"庄道爷闻听，回头看着尚道明、何道源心中想道：二位师弟不传授童林剑术，一定怕童林出世以后，将道路走错，违背本门户的规矩，好用宝剑取童林的首级。这就应了俗语那句话了，猫教虎艺，上树的招数未传，以防将来。庄道爷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为师伯待你并没有什么好处，你师兄司徒朗，又苦苦的与你作对，我就很对不过你了。我今意欲传授你几手儿剑术，你可愿意学吗？"童林闻听赶紧说道："师伯既肯赐教，弟子焉敢不学。"庄道爷闻听，遂说道："汝既愿学，站起来在旁边儿观看。"童林遂站起身形，躬身道旁，庄道爷回手亮剑，由小树儿上用剑砍下一根树枝儿来，以树枝代剑。道爷复将宝剑插入鞘内，摘下来交与童林。庄道爷遂将八仙神剑走开，先练前四手。怎见得，有赞为证："拐李

仙师剑法高，洞宾架式最难学，国老打驴扬鞭走，湘子丹青品玉箫。”前四手练完，跟着又练后四手。八仙神剑练毕，收住了架式。命童林照样去作，把剑接过来，树枝交与童林，要是别人可就练不上来啦。童林是天然的颖敏异常，就如同念书的过目成诵一般，童林按着师伯所练的剑术，拆开了共是八八六十四招，工夫不大，俱都练完，稍有不到之处，庄道爷无非指点指点，正正架式，仍然让他再练，一连三遍。庄道爷看着里面的招数，一点儿也不错，遂向童林说道：“今汝虽习学了八仙神剑，你可有宝剑吗？”童林回答说道：“弟子并无可手的宝剑”，庄道爷闻听：“顺手将宝剑交与童林，遂说道：“你看看这口剑可否趁手？”

童林伸手把宝剑接过来一看宝剑外面，此剑身长足够三尺有余，宝剑吞口并不是蝙蝠，是两个龙头，一个龙头朝上，一个龙头朝下。剑督两条龙尾，剑把上缠着黄带子，当中有一个透眼儿，穿着一条绒绳挽手，双垂二蓝灯笼穗儿的绯子。剑匣是白硝皮的软鞘，两旁是绿皮的云头儿，正当中是绿皮盘长字儿。剑把的吞口上有崩簧。童林右手拢剑把，一捏崩簧，左手持剑匣，将剑往处一掣，就听呛啷啷一扭响亮，真似龙吟虎啸，宝剑出匣，一道白光冷森森夺人二目。童林一看这口宝剑，与别宝剑是大不相同，此剑身长三尺三寸分长，宽里下足有一把掌宽，正当中有一道血槽。剑尖儿应该是馒首顶儿的形式，这口剑则不然，剑尖往里面凹着一个月牙儿，颜色湛然，寒光夺目，凛若霜雪，真是冷嗖嗖森严扑面，令人望之胆寒。还有一样特色，这口剑形若折镰刀，拿在手内颤颤巍巍，可以围在腰间，就是腕力软的可用不了这口宝剑。童林看着这口剑，真是与众不同。这时就听庄道爷说道：“童

林，你可认识此剑？”童林闻听，遂说道：“弟子何能认识此剑。”庄道爷含笑说道：“汝既然不知，听为师伯慢慢的告诉于你。”欲知此剑出处如何宝贵，并司徒朗单身劫囚车，北京群雄亮镖会，诸热闹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童海川善渡司徒朗　交巨案二寇双越狱

前集表到庄道爷传教童林八仙神剑的招数后，将落叶秋风扫赠给他，并告知此剑的来历。却说庄道爷，遂向童林说道："此宝器出自大夏，乃禹王所造，能水斩蛟龙，陆诛虎豹。此剑三尺三寸三分长，到晚间有三尺三寸三分长的白光，可以斩妖避邪。此剑被禹王留在扬州禹王庙，镇压一丈青猿。至大明朝朱洪武在濠梁兴兵之时，此剑被南侠客王爱云得去，后来赠给他盟弟吴祯。此人乃是河北静海的人氏，是一位保镖的镖客，江湖人称通臂猿。后来保明太祖打成一统山河，加封为静海王。那时燕王扫北，驾坐北京，静海王吴祯遂伴驾于京师，他老人家临危之时，嘱咐家人将此剑用泥裹好，塑于家庙之中。这座庙就是东华门内坐北的那一座关王庙，以至大清国进关，天下承平，顺治老佛爷拜庙，欲参观明朝静海王吴祯的家庙。至大殿之上，见旁边神像手捧宝剑，泥皮脱落，皆因是年久失修，里面露出剑把。顺治老佛爷命太监将剑请下来观看，见此剑形若宝器，就是叫不上名儿来。遂下了一道旨意，将此剑带入宫中用书籍参考，方知此剑出自大夏，禹王所造，名日落叶秋风扫。知道此剑是宝器，嗣后宫中作祟，圣上旨意下诏天师进京，镇压邪祟，遂将此剑赏与天师。天师并不爱佩带宝剑，遂将此剑相赠汝师祖。皆因为师伯甚爱此剑，汝师祖才将此剑赏与我佩带。我今看你情景可怜，言无护身之符，为师伯情愿将这口宝剑相赠与你，可

作护身之宝。可有一样，此剑不可轻示于人，若到了危急无救之时，用此剑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故可叫作护身之宝。我再传你将此剑围在腰间，令人不得而知，临用时由腰间取剑，你可把此剑带好。”童林应当谢过师伯才是，童林不但不致谢庄道爷，反对仙长说道：“此宝器乃师伯心爱之物，师伯若将此剑赠与弟子，弟子实不敢领受。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所好，何况是弟子，岂敢夺师伯心头之爱。再说弟子福薄，恐不堪承受此宝，望师伯将此剑收回。”说着话，双手捧剑，就要递与庄道爷。庄道爷因何把此剑赠与童林呢？就皆因自己的弟子累次与童林作对，自己又很爱惜童林孝友敦笃，故将此剑赠与童林。今见童林不见利忘义，将此剑还回，自己心中暗含着叹息！遂说道：“贤哉童林，为师伯既然一言出口，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者多好的宝刀宝剑，虽价值连城，称为无价之宝，终是杀人的利器，出家人戒的是杀、盗、淫、妄、酒，要此凶器何用？常言说的却好，宝剑赠与烈士，何况你身为侠客，与汝老师兴一家门户呢！我看你为人量大福洪，此宝剑正不可缺少，汝正当承受我之宝剑，不必推辞，待我教你围剑之法。”童林闻听，再不敢驳，只得跪倒身形，谢过师伯赠剑之德。庄道爷这才教给童林围剑之法，将剑围在腰间。庄道爷复又向童林说道：“惟今师伯赠剑传钺，教授你尽命连环掌，你要遇见咱们本门户中之人动上手，你应当如何对待呢？”童林闻听，赶紧接着说道：“若遇见本门户之人，交手之际必要让招，师伯您看如何？”庄道勤闻听，大笑不止，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回庙去吧！我等要游山玩水去了。”说着话，转身就走。童林本应当回庙才是，皆因不忍与四剑客与师兄吕瑞分别，仍然在后面跟随相送，又行数步，庄道勤止

步回头向童林说道："适方才为师伯命你回庙，照看盗宝二寇要紧，你为何仍然相随？为师伯已将宝剑相赠与你，如今身无长物，你就是跟随我，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了，快快回庙去吧！"童林闻听，只羞的双颊发赤，只得躬身向后倒退，目送一程。就见四位老师带着吕德兴，登山涉岭，如履平地，工夫不大，越过前面的山岭，童林已看不见四位老师，自己站在路旁，似有所思，怔了半天，如醉如痴，好像失了魂魄一般。猛然间醒悟过来，老师既已去远，我可千万别把掌法，铖法，剑术忘了。真要是忘了，一来辜负了教师的美意，再者，自己也太以的无才啦！自己想到这里，赶紧又在松树之下把所学武艺，又练了一遍，并未遗忘，自己这才放心，一面思想着，遂转身形，低着头回奔铁善寺而来。

越过了蜜峰岭，来至在山门之下，直奔里面大雄宝殿。来至大殿之中，只见贝勒爷与众位侠客，和本庙的方丈，正在谈话之际，贝勒爷一看童林回来，遂含笑说道："海川，我们这儿正然等着你呢！有要紧的事与你商议。"童林遂问道："爷您有什么话只管说，童林愿闻。"贝勒爷用手指着水晶长老亚然僧说道："方才我们送四位老师走后，我们大家商议与你画策，如何押解二寇进京。亚然老方丈，出了一个简便的主意，本庙之中有的是铁匠木匠，在庙中打造两辆木笼囚车，图样已然绘好。本庙的方丈又与云南府的知府梁玉书有交，知府又是本庙的大施主，方丈与我相商，写一封书信，我再写一封书信，命本府知府携带印信，明为前来本庙进香，暗中在捕盗的文书上用了印。我把玉镯交给他，命他往上详文。奉请玉镯入都，你只押着二寇，由此起身，押入京师，可就省却多少手续。我与镇东侠等商议已定，我们不能与你同行，皆

因杭州的美景，我尚未游遍，我打算重到杭州，再逛一逛。我们已然拟定，跟着你押解二寇的，就是你那七个徒弟，我们是先走，你把事情办完之后再起身，你想这个主意如何？”童林闻听，遂向贝勒爷说道：“你与方丈给我出这个主意，这不是疼我吗，那我怎么会不愿意呢！”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遂即说道：“二寇千万派人看守，不可缺了他们的饮食。就是把供词先与他们串通好了，免得入都之时，言语差错，却有许多的不便。”童林闻听，遂说道：“贝勒爷请放宽心，所有这些个事情，我全都办理妥当了，你倒不必替我挂念了。”贝勒爷这才点头，遂与方丈相议写信，方丈命小和尚预备文房四宝，工夫不大，俱已备齐。亚然僧先打好了信底儿，贝勒爷看了看很好，老和尚这才把书信写完。贝勒爷又给梁玉书写了封信，书内不过是言说自己因公到云南，虽然是公事，究属是私行性质，不可叫上宪知道，只要是贵府来到庙中，详情见面细谈等语。亚然僧见贝勒爷把书信写好，把书口封上，派本庙的小和尚前去投递。小和尚拿着书信去后，贝勒爷等人在庙内等候，连小和尚送信，与梁知府来到，往返总得四天的工夫，皆因道路遥远之故。一直等到第五日清晨，贝勒爷用完了早饭，有众人陪着正在大雄宝殿之中谈话，就见外面的门头僧进来回话，言说现在本地的知府梁大人，前来庙内降香，已然来到山门以外。贝勒爷将话听完，命本庙方丈带领本庙的僧人前去迎接，就留童林在此，余者众位侠客，带着徒弟们够奔东跨院儿暂且回避。众人闻听贝勒爷之言，这才告退，够奔东跨院去了，贝勒爷与童林在大殿之中，等候知府。工夫不大，就见方丈陪梁知府，由打外面进来。贝勒爷一看，此人的相貌，长得倒是很威严，身量在中等的身材，

头戴小呢儿的春秋帽，高提梁儿，杠红的缨儿，兰水晶顶，身穿一件灰色宫宁绸的皮袍儿，外罩燕尾青的皮褂子，前后的补服，足下青缎子宫靴。来到大雄宝殿，亚然僧与贝勒爷和梁玉书一引见，梁知府赶紧与贝勒爷跪倒行礼，贝勒爷伸手相搀。贝勒爷赏给梁知府这个脸就不小。贝勒爷又命梁知府落坐谈话，梁知府那里敢坐，贝勒爷再三的相让，梁知府这才谢坐，遂斜着身子打着签儿，听候贝勒爷的谕下，贝勒爷这才把童林叫过来，与梁知府相见。童林抢步行礼，梁知府伸手相搀，贝勒爷命童林落坐，这才对梁知府把童林奉旨捕盗已往之事，细说了一遍，又叫童林把文书取出来，递给梁玉书观看，知府赶紧站起身形，把文书接过来，打开观看原来是慎刑司的龙批，梁知府急忙吩咐跟差的到轿中请印。跟差的将印请到，知府当着贝勒爷将印信盖好，仍将龙批交与童林，童林贴身带好，贝勒爷吩咐预备香案。工夫不大，香案摆妥，升好了檀香，贝勒爷由腰中取出玉镯，供在香案之上。贝勒爷率领知府，行君臣大礼，行礼已毕，贝勒爷伸手把玉镯请下来，交与梁知府。知府跪着接在手中，贝勒爷命他打开锦囊观看，并无磕撞损伤之处，再要是出了舛错，可就是知府的责任啦！知府查看玉镯，并无损伤之处，遂手捧玉镯站起身形，向贝勒爷说道："为臣派二十名官兵，帮助原差押解二寇入都。臣奉玉镯回衙，禀明上宪，派员护送玉镯进京，国宝还朝，不知贝勒爷以为如何？"贝勒爷闻听，带笑说道："我看贵府办事认真，有机会我必保奏你就是了。童林的案由，你已尽知，也就不必再审讯啦。"梁知府谢过贝勒爷提拔之恩，遂与贝勒爷告退回衙不提，单表贝勒爷与童林。贝勒爷又在庙内休息了一夜，翌日这才与方丈告辞，亚然僧设

酒饯行，不必细表。贝勒爷带回众侠客一同起身，前往杭州，暂且不表。单说童林，带有七个徒弟，看守着盗宝的二冠，等候囚车打造已毕，然后好起身。又隔了数日，梁知府给童林派来二十名官兵，也来到庙中，与童林相见，童林先让他们在庙里住着，又住子两天，囚车与刑具俱已打齐，童林这才与方丈告辞。亚然知道童林有公事在身，自己也不多留，又给童林预备车夫壮丁六名，定于明日起身，是夜方丈摆宴与童林饯行，宴毕安歇，一夜晚景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童林带着徒弟俱都收拾齐楚，方丈慨赠路费，童林也不推辞，一概领受。跟着童林来到外面，先看了看囚车，这两辆囚车打造的甚是坚固，其形就仿佛是木笼，里面只能坐一个人。木笼的里面有个小椅子，椅子上有棉花垫儿，上面的盖儿是一面枷，中间有一个圆窟窿。犯人坐在里面，把这面枷与他戴上，两旁俱有铁串链，两边儿有锁。枷的窟窿四周围，钉着毡子，毡子上面包着绸子，怕的是道路远，把犯人的脖子磨坏了。犯人脖项上的大铁链，由手铐脚镣里面穿过去，在囚车底下有一个窟窿，把铁链穿出来，锁在车辆之上。前面用川马拉着，车也不大，马也不小，还很伶便。囚车又结实，辘辘又矮，走山道还稳当。童林一看，心说，这个主意出的真巧妙，这才叫徒弟们起差使。工夫不大，众人由跨院儿把韩宝吴智广架出来，这两个人俱都是绸子的棉裤棉袄，绸子的大棉袍儿，卷沿儿的大毡帽，脚底下棉袜子棉鞋。书中代言，这两身衣裳是童林给制的，皆因天气严寒，童林恐怕道路之上，冻坏了他们两个人。因为什么童林这样怜恤他们两个人呢？皆因是看在李昆的情面，故尔特别的厚待，要按韩宝与吴智广作的事情，要没有八卦山的照应，按规矩说，把国家

要犯拿住，就得先将他二人的懒筋挑了，然后再解京治罪。既然李昆与童林有叔伯师兄弟的情面，绝不能让他二人沿途受罪，这是童林的心意。此时童林与亚然方丈告辞，亚然僧带着合庙的僧众，相送童林，送到三道山口以外，被童林拦住，亚然等这才止步。童林又说了些个客气话，方丈这才带领众人回庙。于是童林带着自己的七个徒弟，并二十名官兵，由铁善寺山口起身。沿路之上，童林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云南的山路又多，道路又不平坦，常言有句话，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自己在路上用万分的小心。押解着盗宝的二寇，还有一件应当办的事情，行在各州府县，还得前去投文，领盘费钱，二十名护送兵丁，按站替换。要是绕道走着近的童林便绕着道走，要按着官站驿道走，可就远啦！遇有小县属，童林就绕着过去了，无非是官兵跟着多送一站。再者说，由打铁善寺起身的那一天，住在店里头又不能拿韩宝吴智广当囚犯看待，每逢住了店，先把他们两个人由打囚车里面搀下来，在院子里头活动活动，遛几个弯儿，为的是活动他二个的血脉，然后再搀到屋中，叫栈房的伙计打盆热水，给他二个净净面，洗洗脚。照旧把鞋袜穿好，把身上尘垢掸下去，给他们两个人打两碗漱口水，先漱漱口，把腿上的脚镣给撤下去，然后命他二个坐在八仙桌的上首，把茶给斟过去，童林叫自己的徒弟端着茶碗，叫韩宝吴智广用茶。吃饭的时候，两个徒弟伺候着喂他们两个人，皆因他们两个人带着手铐呢。童林与小弟兄们，也是跟他二个说说笑笑。赶到第二天起身的时候，照旧把脚镣给他二个砸上，搀到囚车之内，以至到了晚间在店的时候还是照常一样。上下首的弄具掉换着往下落，今天要撤去手铐，就不撤脚镣，明天撤去脚镣，就不撤手铐，

反正总不让他二人受屈。顶到夜间睡觉的时候，童林带着徒弟替换着看守他们两个人，防备的甚严。一路之上，总是早住店，晚起身，这一来不要紧，可就将童林的心机用碎。再者云南山又多，山势生的又险恶，自己的道路又生疏，恐怕沿路上有了差错，这么一来可就耽误了日限了，只可在道路上过的年。直顶到转年二月底，可就到了河南的地面啦。童林一看，天气也暖和啦。童林打算给韩宝吴智广换夹衣裳，韩宝他们两个人，抵抗的很严历，说什么也不往下脱这身儿棉衣裳。韩宝说的也明白，我们这个案子，到了北京绝无生理，一定搁不了多少日子，顶到我们哥儿两个大喜的那一天，出关的时候，穿着这身儿棉衣裳，为的是棉衣服好吸血。童林闻听，又不好深劝，只得由他二人自便。书中代言，如今二寇不脱这身儿棉衣服，这就是后文书二寇越狱逃走的张本。却说童林，一看来到河南的地面，自己可就放了心啦，这数月以来，童林脸上的颜色，颇为消瘦，不但童林的面色饥瘦，就是自己这几个徒弟，也是如此，整夜的劳苦，谁也禁不住。如今到了河南的地面，道路也平坦啦，童林打算爷儿几个倒换着休息休息，遂雇了一辆十钉瓦山西脚的轿车儿，一来为自己与徒弟们的包袱省得在身上背着，二来为的是爷儿几个，可以掉换着坐在车里头舒服舒服，这么一来可就显不出很劳累来啦！在道路之上，韩宝吴智广一点儿也没受委屈。为什么又表这么一句，不用说让他二人受大委屈，就说由打云南要将二寇装在囚车里面，若不叫他们两个人出来，一直到了北京，不用说二寇越狱脱逃，就是二寇的双腿，都得成了残废。皆因他二人在沿路之上，胳膊腿没受伤，所以到后文书才有越狱脱逃的一举，这是书中的代言。

这一日童林押解囚车往前行走，命杨小香与杨小翠，手擎着兵刃，在囚车的左边儿，命司马良与夏九龄，各擎着练子锤练子镢，保护囚车的右边儿。孔秀前面手持单刀，在头前带路，洪玉耳手捧着钢刀，在后面保护着囚车，两边儿是二十名官兵，各持着铁尺，顺着囚车的两旁，紧紧的跟随，最后才是童林这辆轿车。童林在车里头盘膝而坐，双钺放在手底下，刘俊在外面车沿儿上跨着，手托着亮银练子镢，正在往前行走，童林举目向前一看，就见前面是东西的大道，南北对面的桑林，桑树长的非常茂盛。此处并不靠村庄镇店，地势幽僻，连一个过往的行人都没有，童林心中想道，看前面这片桑林，甚是凶恶。遂向赶车的问道："刘二，我且问你，这个地方属那里管？"车夫回答说道："此处属商邱所管，离商家林最近，这个地名儿就叫穿桑林。"童林闻听，遂吩附车夫刘二说道："你到前面告诉他们几个人说，此处很危险，叫他们多加小心，不可疏忽。"童林将话说完，刘二将要到前面去送信，前面赶囚车的车夫，摇着鞭儿正然走的高兴，孔秀在前面引着路，走得正在得意之际，就见由打南边儿桑林之中，如同一条白线儿一般，窜出一人，手中擎着一对兵刃，将囚车挡住。孔秀一看有了劫囚车的啦，回头一看，囚车也不走啦，孔秀转身形跑到囚车跟前，将刀放在韩宝的脖子上，口中说道："唔呀，前面只要有人一抢你，我就先把你的脑袋杀下来，要打算抢活的可不容易。"此时小英雄洪玉耳往前抢步，把刀搁在吴智广的脖项之上，遂说道："你一动，我就要你的脑袋。"此时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并不管前面那个劫囚车的人，先将囚车护住。童林在后面看的真切，遂用脚尖儿一点刘俊，刘俊跟着也就跳下了轿车。童林在轿车

里面，手中擎着双钺、将腰一躬，出离车厢，纵身形跳至在轿车的前面，由囚车的旁边儿转过去，就见迎面站立一人。此时天气正在二月底，穿单衣裳的时候，就见此人在中等的身材，生得细腰扎背，猿背蜂腰，身穿白绸子的裤褂儿，抄包扎腰，脚底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看，形若猿猴，剪子股儿的小辫儿，挽成一个抓髻，用素绢帕由后头一勒，成一个麻花扣，两道细眉直插入鬓，寿毫多长，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菱角口，雪白的掩口胡须，颌下飘多长，根根见肉，好似银线儿一般，相衬一对箭翎耳，威风凛凛，令人一见生畏，掌中擎着一对五行轮。童林不看则可，一看暗吃了一惊，来者非是别人，乃是玲珑岛大寨主，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童林赶紧吩咐自己徒弟们，不准上前动手，待我到前面去答话。童林为什么不叫自己徒弟们过去动手，他准知道司徒朗心狠手黑，谁先过去谁先死。童林吩咐已毕，将双钺往手中一捧，迎着司徒朗而来，相隔约在三丈来远，童林控背躬身，深施一礼，向司徒朗高声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大师兄，师兄您不在自己庄中，因何来到此处，但不知所因何故，小弟愿闻高论。"司徒朗闻听童林之言，只气得钢牙乱锉，遂高声说道："鼠辈童林，休以言语遮饰，难道说你不知道吗？皆因你家老太爷的玲珑岛，精工制造，二十余年，被你这一把火给烧成白地，因为你一人，我全寨失守，八卦山的三寨，俱都命丧在你等之手，你们着心想想，老太爷岂肯与你善罢甘休。咱二人仇深似海，今日你我狭路相逢，你还打算活吗？"童林闻听，就知道他是预先的计划，此处劫抢囚车绝不能是他一个人，遂用目往四外一看，果见在南边儿树林之内，站立一个，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金背鬼头刀，细

一看，原来是那人地金鳌贺豹。书中代言，自从玲珑岛失败，司徒朗由大船上跳入大江之中，泅水脱逃，幸而后面无人追赶，遂奔着正北江沿儿而来，来到江沿儿且近，由水中上了岸。这个地方，正是玲珑岛的东北，相离玲珑岛约有一里多地。司徒朗浑身是水，又兼着深冬的气候，一阵阵西北风吹到身上，分外的寒冷。自己眼望玲珑岛，老英雄心若刀剐，但见玲珑岛山内，火焰冲天，烟雾迷漫，自己看着甚是难过。思想山中二十年积累的银钱，费尽三毛七孔的心血，打算以玲珑岛为自己半生养老之计，不料想被这贝勒把我的玲珑岛用火一焚。我司徒朗但有三寸气在，誓必拿住童林与侯庭，我将他二人碎尸万段，方解我的心头之恨。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哇呀呀的喊叫，声音未住，忽听后面有人呼唤师伯，倒把司徒朗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非是别人，正是贺豹，也是一身水，手中背着一口金背鬼头刀，向自己躬身行礼。司徒朗用手相搀，就听贺豹说道："师伯，我父命丧，尸骨无存，恳求师伯与孩儿报仇雪恨。"说着话，二目不住落泪。司徒朗说道："贤侄不必伤心，今因我一念之差，方有今日。我虽然不能再救你那死去父亲，我誓必给他们报仇雪恨，我还要搭救活的。童林既然拿我那二位贤侄，他一定是押解入都，我还不能在云南省界内结果童林的性命，劫抢他的囚车。因为什么呢？我恐怕暗中有能人保护于他。我想出一个让他不能防备的主意，在河南商家林附近，有个地名儿叫作穿桑林，那个地方幽僻之极，连行人都少。童林若押解囚车入都，到了河南地方，他也就不细心防备啦，我就趁着他这么一大意的时候下手，将鼠辈童林结果了性命，与你父报仇雪恨，搭救韩宝吴智广，早脱缧绁，咱们爷儿几个，还寻高山，再作占

据根基。侄儿你想这个主意怎么样？”贺豹闻听司徒朗之言，遂说道：“师伯的主意很好，侄男情愿相从。”司徒朗复又指着玲珑岛，向贺豹说道：“非是我惧怕他们众位侠客，皆因有四位老剑客在内，我才将二十年创造的玲珑岛，被他们用火焚烧。此处也不是咱们爷儿两个谈话之所，咱们先找个僻静的所在，弄点儿柴把衣服烘干了，咱们爷儿两个在前途去等候童林就是了。”贺豹只得相从，爷儿两个这才由身上把包袱解下来，把兵刃包在里面，爷儿两个说着话，遂找了个僻静的山环儿，命贺豹打了些个干柴来，用自来火把干柴燃着。爷儿两个看了 四下无人，这才把衣服脱下来，用火烘干了，仍然穿在身上，司徒朗手提着小包袱，爷儿两个穿着树林儿而走。司徒朗一面走着，一面长吁短叹，司徒朗所叹息的是自己，悔不听田方之言，以致玲珑岛变作瓦砾之场，甚致八卦山的三寨丧命，就皆因自己秉性孤傲，与童林为仇作对。若要依着老兄弟田方的主意，绑二小，献出翡翠鸳鸯镯，果如是，我们师兄弟和气也不伤，盟兄弟是越交越近，三位寨主亦免丧命，二小也得脱法网，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多交些个朋友，就皆因自己一时秉性偏左，到如今只落得孑然一身、无有所归，追悔无及，自己思想前情，心中颇觉难过。顶到晚间，寻找店房住下，第二天由店内起身，沿路之上又作了两号儿买卖，手底下一富裕，爷儿两个又换了换衣服，在路途之上，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日已来到商家林，找了一个店房住下。早晨吃完了饭，告诉店家好好看着门户，我们是贩卖红货的客人，皆因等着我们的伙计，天天还得起早儿在大道上等着车辆去，店家信以为实，于是司徒朗天天一早儿带着贺豹，就在穿桑林儿之中，去等候囚

车。他们来的这个时候，正在正月月底，直等到二月月底。贺豹等的心急，遂向司徒朗说道："师伯，我恐怕童林他们押着囚车，由别的道路过去。"司徒朗说道："不能，这个地方乃是进京的必由之路，他们是非由这儿经过不可，你只管放心，皆因咱们爷儿两个走的快，他们的囚车走的慢。"贺豹还是不甚深信。这一日，就听大道上有车辆的声音，司徒朗举目往正西一看，遂用手往前一指，向贺豹说道："侄儿你来看，那不是囚车吗！"贺豹举目往正西一看，果然是两辆囚车。后面一辆轿车儿，童林带着自己的徒弟们护送。贺豹遂向司徒朗说道："既然囚车到此，待侄儿前去行劫。"司徒朗摇头说道："不行，你岂是童林的敌手，何况还有他那如狼似虎的几个徒弟。若依我说，你就在此林中等候，等我前去劫抢囚车，我若是劫不了，你也就不必去啦。"贺豹听司徒朗说的有理，遂说道："师伯您可要谨慎，防备他们的暗算。"司徒朗深以为然，遂脱去长大的衣服，将自己的包袱打开，由里面取出五行轮，把衣服包在包裹之内，围在腰间，收拾俐落，把发辫叠了一个小抓髻，用素绢帕勒好了头。身形向外一纵，跳到桑林的外面，实指望擎五行轮先将童林的徒弟结果了性命，先断童林的爪牙。没想到童林由车上跳下来，不让徒弟们过来动手，亲自捧双钺，站在自己的面前，司徒朗看见童林，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才喊道："鼠辈童林，我与你仇深似海，誓不两立，今日你将囚车与我留下，便饶恕尔的性命，如其不然，你可要留神你的脑袋。"要按童林的责任说，前面既要有了抢囚车的啦，就应当亮双钺，当场动手。皆因童林一看是司徒朗，可就不然啦，不但不过去动手，反倒将双钺合在一处、左手向怀中一抱，满面春风，向司徒朗远远的含

笑抱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老哥哥您老人家到此。自小弟与您在玲珑岛分别之后，兄长就应当寻找高川隐逸才是。今兄长耀武扬威，手捧兵刃，口口声声命小弟把囚车留下，这是所因何故呢？小弟实在有所不解，倒要当面请示。"司徒郎闻听童林之言，只气的哇呀呀的怪叫，遂说道："小辈童林，你既是本门户之人，不护庇本门户的弟子，只知邀功利已。我把你这势力之徒，今天你还要在我面前说长道短，依我相劝，你休要饶舌，急速向前伸颈纳命，不然你还叫我动手费事吗？"童林闻听司徒朗之言，情知他不能理谕，不由得一阵冷笑，遂说道："师兄，您所说的话，何其容易，未曾说话您也不思量思量，非是我愿意与韩宝吴智广为仇作对，因为他们寻找童林于京师，二次对掌，也是小弟一时失手误伤贺豹。那次韩宝吴智广寻仇于我，我倒不怪，皆因他二人年幼无知，大不该夜入宫堂，偷盗皇家御用之物，暗害于我。童林倒无话说，惟有圣上特旨，命童林带罪捕盗，童林岂敢违拗。如今韩宝吴智广既然被获究属是他们罪有应得，身为国家要犯，业已成案，童林就是护庇他们，也护庇不来了。无非押着他们进京，听候圣上的恩旨。你老人家偌大的年岁，不至于不明白。他二人既作下弥天之罪，又与侠义道德的宗旨相背，您就不应当袒护他们。您必然是听了小人的蛊惑，请你老人家，前来劫抢囚车。师兄您如今擎着兵刃，在囚车前面一站，口口声声叫小弟把囚车人犯留下，您想一想您是怎么一个人儿？这也就是你老人家，要是别人。不用说抢我的囚车，就是他赤着手在囚车前面一站，冲着童林一攒拳，他就算拒捕劫差。若要依我相劝，你老人家这大的年岁，这是何必呢！你老人家不如远走他方，寻找名山古迹，自己一隐，

修得延年益寿，是何等的清福！如果真要打劫囚车，童林虽认识师兄，小弟的双钺可不认识师兄。说不起小弟就要得罪了，请老哥哥细思细想。”司徒朗闻听童林之言，自己一转想，童林说的话倒句句有理。无奈贺豹在树林之中，我真要不与童林动手，也让他小看于我。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童林，今天我既然要劫你的囚车，就不留你的性命，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要想活命，势比登天还难。”说着话，将五行轮向左右一分，身形往前一纵，对准了童林，左手轮一晃，右手轮直奔童林的面门而来。童林见司徒朗来得势猛，不得已将双钺一分，身形一闪，用右手钺往上招架，跟着换式进招。童林以为是司徒朗年迈，常言有句话，“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少年”，不料想一动上手，才知司徒朗虽然年迈精神可不减，真是敏捷赛过猿猴，就是年幼的童子，也没有他身体灵便，这还不算，他这对五行轮的招数，真是神出鬼没，变幻无常。动着手，童林暗含着吃惊，心想自从出世以来，也没遇见过劲敌对手。我这八法神钺，今日要想赢司徒朗的双轮，恐怕不易。心中一着急，猛然想起在蜜蜂岭山下、师伯传授我的尽命连环钺，何不用此招敌抗司徒朗。自己想到这里，遂将招数变换，这一来不要紧，司徒朗大吃了一惊。适方才动手之际，见童林招数无多，司徒朗的心中早已安稳，准知道童林如同网中之鱼，笼中之鸟，动着手顺便把他结果了性命，这是司徒朗的打算。不料童林的招数猛然一变，自己可就是一愣，暗说不好，我倒要留神。自己心中一面想着，一面动着手暗中细看童林的招数，如同源泉的水，涓涓不断，俱从双钺的根本而来，司徒朗他看着也是暗含着佩服，心说，不怨童林自立一家，果然是招数奥妙。司徒朗越细看，心中越

纳闷，童林所发的招数，与自己的老师手法相同。自己心中不由的纳闷。正在纳闷的工夫，司徒朗冷眼一看童林的招数落空，心说，小辈童林，这可是你该死，谁叫你自不防范。童林用的是大鹏展翅的招数，左右手的双钺往两下里一分，明显露着胸膛。司徒朗看出便宜来了，左右手的双轮平着向童林的胸膛一推，他那里想的到童林手擎双钺，看双轮临近，遂将双钺分左右用上面的鸡爪去搭司徒朗五行轮的前面轮头儿。这个五行轮的轮头儿里面是锯齿，外面是锋芒利锐的白刃，正当中有三个尖儿，如同叉头一般。童林由三个叉尖儿的当中，用鸡爪搭住，努力往怀中一带，司徒朗见童林搭住自己的五行轮，心中一想，童林他住后一带，必然往左右一分，然后他好进招儿。心说，童林，这回你可上了当啦！我往我自己怀中一叫劲，你必然也一用力，我趁势往前一推，就将你腰断两截，借着你自己力量，就将你结果了性命。说时迟，那时快，司徒朗往回一用力，童林仍然也往回一带，看着就仿佛两个人较力的一般。司徒朗猛然间向前一推双轮，五行轮的叉头儿，可就离开童林双钺上的鸡爪儿，双轮对准童林腰部而来，司徒朗算计着童林必死，这一招下去，准得腰断两截。他焉想到童林的招数变换的快，早就防备着他呢，一见双轮来到切近，童林跟着双钺向起一竖，司徒朗双轮的叉尖儿，正推在童林双钺的刀牙子上，司徒朗明知中计，打算往回撤双轮，再换别的招数。童林那里肯放，遂将双钺按住双轮，往下一用力，这两个钺的尖子，可就够奔司徒朗的两只手腕子而来，司徒朗若是不把双轮撤手，这两双手腕儿俱都被童林的双钺切断。司徒朗到了此时，万般无奈，只得把双轮撤手，就听当啷一声，双轮坠地，童林跟着招儿可就递

进来了，司徒朗心说，此时要打算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只得瞑目等死。想到这里，遂把胸膛一腆，口中说道："童林小辈，你向老太爷胸膛下手。"此时童林打落了司徒朗的五行轮，双钺一锉，右手钺直奔司徒朗的华盖穴扎来，这个月牙儿的尖子，要扎上司徒朗，就得当时毙命。童林将心一横，欲将司徒朗结果了性命，猛听得司徒朗喊叫了一声，叫自己用钺往他的华盖穴上扎，童林一闻此言，冒然间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呢？就是在去年玲珑岛事毕，一同回到铁善寺，方有北侠与群雄商议，明日请四剑客献宝剑的奇术，大家欲要参观，没想到第二天四剑客坚然告辞，自己才单身相送四位老师与师兄吕德兴，行至蜜蜂岭正西松林之下，师伯赠剑传钺，自己才巧得尽命连环钺的招数。师伯传艺完毕，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将技艺传授于你，你日后若遇见本门户之人，你应当如何？"那时我也说的明白，若遇本门户之人，我必然让招。呕，原来我师伯仍是疼爱弟子，他这几句话果然应至此处，可见得我师伯有先见之明。准知道我与司徒朗在沿途动手，他必不是我的敌手，他老人家叫我让招，为的是保全司徒朗的性命，我今若伤了司徒朗的性命，日后怎样再能与师伯相见呢！自己想到这里，把兵刃往回一撤，跟着往后一纵，跳出约有一丈多远，将双钺往手中一捧，抱拳拱手，向司徒朗说道："师兄，适方才你我弟兄并非是真正动手，不过是两下游戏，你老人家休要多心。小弟本应当陪着你老人家多谈一谈，怎奈小弟公事在身，我要当面告辞了。"说着话，含笑向司徒朗抱拳，吩咐车夫赶车起身。此时司徒朗又是惭愧，又是怒气，又想着可怕。适方才动手之际，童林右手钺往前一递，我就得当场丧命。童林不但不伤我的性命，反倒温语相

安，当着他这么些个徒弟，我的脸上够多么难看哪！自己想到这里，由地下捡起自己的双轮，转身形含羞带愧，跑回南面儿的树林儿之内。再看童林带着徒弟们，押着囚车，向正东走下去了。自己复又叹息自己，又一想方才动手之时，童林口口声声以师兄相称，我总是管着童林叫小辈，自称为老太爷。今天我要是童林，焉能留司徒朗的性命！人家童林不但不伤我的性命，反倒一团和气，以温语安慰于我。我司徒朗原与童林无仇，不过是受了八卦山三寨的蛊惑，受其牵连在内，自己一时的误会，才将玲珑岛锦绣的山场丧失。也是我凶心不死，来至穿桑林抢劫囚车，欲将童林结果性命。自从我与童林见面之日，童林言语之间，与我并无过失。若要细细的一想，童林若不是与我有叔伯师兄弟的关系，焉能留的我性命。看起来童林念恩师同堂学艺之情，今日方肯饶我。司徒朗想到这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司徒朗啊司徒朗，你偌大的年岁，何其不仁。这样看起来，不怪我师弟年轻在江湖上人称侠客，真有叫人可敬可服的地方。总是我的心地狭窄，作事性情偏左，到如今我还是九尾宗彝，不能称为侠客。哎呀！难道说我就不会学好吗？从今以后我必须改恶向善，学一个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但愿我师弟童林一生无灾无祸，那就是司徒朗一生之福。倘若是童林身受了非灾横祸，我司徒朗情愿牺牲一身，舍死忘生答报童林今日之德。书中代表，司徒朗平生的秉性，向来不服天下的英雄，今日暗含着叫童林把他渡化过来啦。从此司徒朗不但不恨童林，反倒回心转意，弃恶向善，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虽然他湖涂了一辈子，他倒懂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深悔以前所作所为。世界上单有这么一种人，湖涂了一辈子，经过多少人劝解他，始终

劝不过来，至死他都不知道回心转意。闲言少叙，单表司徒朗，自己由腰中把包袱解下来，将要包自己的五行轮，猛听得身旁有人说道："师大爷，方才你老人家多受惊了！"司徒朗闻听，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入地金鳌贺豹。老英雄看着贺豹，脸上不由得发生一种惭愧的颜色，险些儿把眼泪流出来。遂叫道："贤侄，非是我不与你父报仇雪恨。适方才你也亲眼看见啦，老夫这条残喘性命，险些丧在童林的手内。我既不能与你父报仇，何况是你呢，依我相劝，从今日你就别惦记着报仇啦！你要不报仇，还可保全你的性命。你若还打算报仇，贺贤侄，我说句话可不怕得罪你，你不担报不了仇，你必有横祸临身。就是咱们爷儿两个，从今日为始，也不能在一处同住，我要不遇见你，我岂有今日杀身之祸。咱们爷儿两个，自此分手是各走西东。"司徒朗将话说完，将五行轮用包裹包好，转身形向正西走下去了。贺豹知道老头子的脾气，也不敢追赶，自己只得闯荡江湖，投明师，访高友，再想报仇之计。司徒朗自从穿桑林与童林分手，到后文书说到七星山，老英雄二次出世，帮助童林大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此是后文书，暂且不提，单表童林童海川。自穿桑林囚车险些被劫，因此与徒弟们格外留神，沿路之上，小心在意，带着徒弟们保护囚车，赶奔京师。也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这一日来到北京彰仪门，童林这才把心放下去。童林自从下江南，捉拿盗宝的二寇，沿路上受了多少的打击。错非是有众位朋友协力相助，就是有十个八个童林，也就命丧江南了。只因阅历了几省的英雄侠客，皆是叠出不穷，自己早就把兴一家武术的心事，灰去了一半，到如今真是如履薄冰，

心胆皆寒。自己拿定了主意，此次复入京师，若蒙圣上免罪宽恩，回到家中，在堂前侍奉双亲，赶到多怎二老黄金入柜，那时再与恩师兴一家武术，也不为晚。自己好容易看见彰仪门，他倒打算进京销差，回家侍亲。焉想到刚一进彰仪门，行走不远，一看那些看热闹的人，在大路两边儿真是拥挤不动。北京城中都知道童海川拿住了二寇，玉镯已然还朝。旨意已下，玉镯入库，净等童林押二寇到京，按律治罪。谁不惦记着看看这两个大飞贼呢！黑夜之间入宫墙，盗天下御用之物，北京城早就哄嚷动了！今天童林押着二寇进了彰仪门，因此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都要争前恐后看看囚车上两个贼人。本地面协尉官厅，派了两名押护兵，拿着黑鞭子驱赶闲人。童林以为从此卸责回家，哈哈，他焉能想得到，练武术的就怕有了名望，一有了名望，就有能人要访他。此时童林押着囚车往前正走，他倒不理会，就在马路的南边儿，茶叶店的前面，夹杆石的旁边儿，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在暗中偷看童林。这是书中的代言，后文书再为细表。童林押的囚车前面，仍是七个小弟兄各着兵刃，由本地面儿的差人，赶开闲人，闪开了道路。这股儿差使可不能直交慎刑司与刑部，先得交京师的地面衙门五军督都府，就是九门提督衙门。这说的是康熙年间，到后来雍正继了位，才把五军督都府，改为步军统领衙门，通俗就就叫北衙门。童林押着囚车，绕着皇城够奔地安门外帽儿胡同。一进胡同口儿，路北就是五军督都府，到了角门子以外，童林把刘俊他们小哥儿七个叫过来，叫他们先奔安定门北城根儿富贵巷，自己的住宅。到宅内先见管事的，把我的事告诉他，你们的来历也给他说明白了，千万别叫后宅知道，有什么事，等我回家再办，看差使的事用

不着你们了，所有你们的吃喝应用，都跟管事的要，你们七个人去吧。刘俊等遵命回宅，童林这才够奔角门子。先把贴身的文书取出来，到角门子上打听明白了，那位头儿值班儿，然后把文书才递过去。该班儿的头目问明童林差使的情由，知道案情重大，遂叫伙计们帮着童林把差使起下来，他才够奔里面回话。此时九门提督陶致连正上早衙门，在厅房坐着吃茶，见帘笼外面人影儿一晃，老大人举目往外观看，此时堂役启帘笼出来问道："有什么事？"二班头儿德顺赶紧把文书递上，又把童林捕二寇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堂役把话听完，遂说道："你在这儿等一等，听候大人的堂谕示下。"堂役将话说完，遂转身来至屋中，双手把文书呈与陶大人。大人把文书看完，堂役这才回话，把话回禀完了，往旁边儿一站。大人将话听明，点了点头，遂吩咐外面预备升堂，大人堂谕一下，外面各班儿上早就预备齐啦，准知道这个案情到京，大人一定亲自审问。外面梆点齐鸣，八班人役在大堂上预备的齐齐整整。陶大人换好了官服，带领手下跟班儿的，拿着马褥子，应用的东西，大人这才由厅房里出来，穿过二堂，由后面屏风绕过来，此时有差人在公位上已然将马褥子铺好。大人用目观看，公案桌子的两旁，一边儿站着一个经丞，身背后站着二十名护卫，两边儿站定八班人役，快壮皂马快班儿，步快班儿，一齐喊喝堂威，威武二字，就见童林解着两名犯人，蓬头垢面，陶致连一看，明知是盗宝的二寇，急忙吩咐带童林上堂听审。两旁喊喝带童林，童林随着声音，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倒。口称大人在上，犯人童林参见老大人。陶致连一看童林并未带着刑具，知道他是奉旨捕盗，并不往下深究。遂即问道："下面跪的可是童林？"童林磕头回答："正

是犯人。”陶大人看着童林点头说道：“你既然奉旨捕盗，总算不辜负皇恩，将二寇捉住押解来京。二寇如何就捕，从实讲来。”童林闻听，遂往上回禀，口中说道：“童林奉旨带罪出都，沿路密访，行至淮安地面，巧遇二寇，犯人未敢动手，恐怕打草惊蛇。真跟到云南省云南府，二寇在破庙之中安歇，童林投文到府衙，多蒙大人恩准，在黑夜之间，带官兵围住了破庙，二寇当场就擒。错非官兵协力相助，童林一人焉能捕获二寇。又蒙云南府梁大人派官兵，沿途护送，押解二寇入都。此是童林已往的情由，求大人格外施恩，救护童林，童林生生世世不忘大德。”陶大人闻听童林的口词，当即命童林画招。然后命童林将韩宝吴智广一个一个的带上来，两个人的口供与童林相符，也叫他们两个人画了供，一同带了下去。陶大人跟着在大堂之上办好了文书，用印已毕，派四名护卫，陆营的一百名官兵，帮助童林，押着二寇，送交刑部。大人见公事办完，遂摆手退堂。单表童林与四名护衙，与本府的差役，将二寇架到衙门外面，装入囚车。四名护卫捧着文书，两旁儿的官兵，各着兵刃，童林押着囚车，够奔刑部而来，这就叫由北衙门往南衙门移案。工夫不大，来到刑部街，到了刑部门的角门子之外。就见角门子外面，放着十几条条凳，板凳上坐的都是衙门口儿当伙计的，一个个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四名护衙手捧着文书，来到角门里头，口中说道：“众位多辛苦，那位头儿值班呀？”刑部衙门原来二十四名班头，今天正巧赶上是郭豹的值日。郭豹赶紧站起身形，向那四名护衙说道：“是什么案件，您把公事交给我吧！今日是我的值日。”这名护卫一面递文书，一面把案情儿述说了一个大概。郭豹心说这一案又赶到我的手里啦，遂一看文书，原来是两套公文。

一套是奉旨捕盗的公文，一套是提都衙门封口儿的文书。郭豹遂说道："众位老爷们先休息休息。"一面告诉伙计起差使，自己拿着文书，直奔里面厅房而来。来到厅房的门首，此时刑部正堂张翔羽将才到衙门。就见竹帘外面有人，堂役来至外面观看，一看是郭豹郭头儿，手中擎着文书，站立在台阶儿下面，笑嘻嘻的向上呈文。堂役把文书接过来，向郭豹说道："你候一候，我去与大人回话。"遂转身来到屋中，双手把文书递过去，请大人过目。大人把两套公文看完，心中暗道，想前者我为童林这场官司，险些丢官罢职，此次这件案子又回来啦，我暂且过他一堂，明日早晨奏闻，听候圣上的恩旨。大人把主意拿定，遂向堂役说道："叫他们外头预备升堂，本堂要亲自严审。"堂役出来告诉明白郭豹。此时外面梆点齐鸣，俱在大堂之上预备停妥，郭豹这才向厅房报齐。大人此刻早就换好了官服，戴上大帽子，后头跟班儿的提着水烟袋，拿着马褥子，站在大人的身背后。大人一看，俱都预备停妥，这才来到大堂的后面，由后面转至前面公位，大人入座一看，两旁八班人役喊喝堂威，这一喊喝堂威，如同虎站山坡一般。谁见过森罗宝殿，法官上面一坐，形同五殿阎君，不用说是打官司的看见，就是平常人看见，也是毛骨悚然！此时童林押着二寇，在堂下候审，四名护衙听候大人的呼唤。惟有韩宝吴智广两个人，您别看他们在外面如此的蛮横，今在堂下往上面一看，早就吓得魂飞天外，心胆皆寒。正在观看之际，猛听得上面一声喊喝带童林，童林一听这三个字，早就吓得心肝皆颤。童林虽然见过两次刑部大堂的威仪，如今听上面呼唤他的名字，也是毫发森竖。只得跟随郭豹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到，口称大人在上，犯人童林参见大人。

张大人举目往下观看，只见童林匍匐在大堂之上，遂说道："下面跪的可是童林？"童林往上面回禀，说正是犯人。大人吩咐童林抬起头了。童林回禀说道："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大人说道："当堂免罪。"童林只得抬起头来。大人在公位上观看童林，不由得心中暗想，前次我为他这一案，险些丢官罢职，今日他复又回来，我倒要仔细的问问他。大人想到这里，遂往下问道："童林，我且问你，自从你奉圣旨捉拿盗宝的二寇，如何将二寇拿住，你要从实的讲来。"童林向上回禀，遂即说道："启禀大人得知，童林蒙恩赏限，岂敢怠慢，辜负圣恩，因之日夜追踪寻迹，行至在淮安府树林之中，二寇观看玉镯，被犯人看见，未敢动手，恐怕贼人乘机脱逃。犯人复又跟到云南府，二贼在破庙安歇，那时犯人报到云南府，蒙府台大人派官兵协力相助，二贼就擒于庙中。童林复恳请梁大人，奉玉镯入都，犯人押着盗宝二贼，沿途赶站至京。今犯人押二贼待罪于堂下，请大人恩谕施行。"张大人问完了童林，原供与提都衙门的相符，这才命童林画招。吩咐带韩宝上堂听审，先带韩宝后带吴智广，二人的原供确实，与童林所供相符，等二寇画了招供，标禁牌将二寇收禁南牢，严行看管勿令脱逃。将童林差带外押（差带外押，就是叫外面班房儿看管），童林这场官司还不能算完，明日五鼓刑部正堂张大人奏闻，听候天子的旨意，圣上宽恩，童林可免罪回家，圣上若要震怒，童林就得授首弃市，这才将童林押在外班房儿。张大人把提督衙门的四名护卫叫上堂来，标好回文，好命他们回去交差。大人将公事办完，摆手退堂，跟班将童林与二寇的供词，夹在护书之内，跟随大人来到厅房儿休息。大人吩咐外面顺轿，外面车辆班儿已然报齐。大人来至仪门上桥，

跟班儿的请示大人那儿去，大人吩咐回宅，跟班儿的这才上了引马，衙门里头的铁练子，早就撤了去啦，大人轿中坐稳，轿夫起轿，够奔住宅而来。来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进了口儿来到宅第，大人下轿。此时管事的在门口儿迎接，皆因是窜拨子的马早就来到门首报信了，知道大人回宅，管事的这才由打轿中把大人搀出来，请完了安，往旁边儿一站。大人问了问宅内有什么事没有，管事的往上回禀，说没有什么事，就是白大将军送来四盒儿水礼。大人闻听，点了点头，迈步往里行走，够奔外书房，来到书房门首，书童儿早就将帘笼挑起，大人来到书房之中，更换了便服，跟班儿的把手巾打过来，大人擦了擦脸，书童儿献茶，大人吃茶已毕。然后吩咐预备文房四宝，跟班儿的把童林他们的供底儿拿过来，大人看了看，书童儿已然将墨研浓，大人这才拿起笔来，把奏摺的草稿儿打好，看了看没有什么避讳的字，然后把奏摺拿过来，楷书誊清，又把童林与二寇的原供录下来，夹在奏摺之内，这就叫奏摺加章，取过牌子来，上面填好了自己的名字，连牌子带奏摺交与手下人，命他交奏事处，明日代奏，事情办理完毕，这才够奔后面休息。

一夜晚景无事，到了次日五鼓，大人起来，阖宅男女下人伺候大人梳洗已毕，用完牛奶，此时外面的大轿已然备齐，大人穿好了官服上朝候旨，这才出离大门上轿。前面的引马，后面的跟马，来到了内东华门栅栏外面，大轿落平，轿夫戳杆撤去扶手，大人下轿，带领手下从人够奔茶房，听候圣上叫起儿。不表张翔羽在茶房儿听候圣上呼唤，单表的是康熙圣主，早膳后，在养心殿办事，前面八大朝臣伺候圣驾，上首是都领事梁九公，下首是奏事处捧皇本的首领，还有四个

小太监，捧着各省的公文奏摺，正当中龙书案上摆设着一个檀香炉，香烟缭绕，康熙皇爷坐在当中，目不斜视。外边有静鞭大臣，静鞭三响，皇上办事，奏事处呈过各省的公文奏摺，圣上无非看一看，该当留中的留中，批驳的批驳，看来看去张翔羽的牌子就递上来啦。白牌子黄头儿，上面写的是刑部正堂臣张翔羽跪奏，跟着将摺本铺在龙书案上，圣上闪龙目御览之下。康熙圣主乃是有道的明君，童林负屈含怨，奉旨捕盗，登山涉水，并非容易，如今玉镯业已还朝，二寇押解入都，圣上恩旨下：童林带罪捕盗，以功赎罪，准予免罪回家，二寇按律治罪，钦此。圣上的上谕下来之后，刑部正堂张翔羽一闻此信，知道圣上龙恩浩荡，赶紧带着跟班儿的下朝。来到东华门外，大轿早就预备齐啦，跟班儿的过来请示大人上那儿去，大人说道："上衙门。"前面跟班儿的打着引马，后面的大轿一起，直奔刑部而来。来到衙门前面，铁练子已经撤去，轿子进了衙门，来到仪门，大轿落平，大人下轿，来到官厅，稍为休息，官服也未换，吩咐外面升堂，外面各班儿上早就伺候着呢，知道这两天差使吃紧，谁敢擅离呢！立刻堂上就预备齐啦，差人一报齐，大人这才由里面出来，升坐大堂。两旁边这儿的差人喊喝堂威，大人容堂威的声音过去，吩咐带童林上堂听审，值差的一声喊嚷带童林，就这么一声喊喝不要紧，童林在堂下早就吓的毛骨悚然，童林就知道自己死活就在这一堂，只要圣上一震怒，自己的脑袋与身子就得分家。童林只得随差役来至大堂之上，双膝跪倒，口称大人在上，犯人童林与大人叩头，大人命童林抬头，童林先谢过大人的恩典，这才抬起头来，就见大人坐在公位之上，叫道："童林，圣上龙恩浩荡。"童林一听这四个字，可

就放了心啦，准知道死不了啦，又听大人说道："圣上念汝捕盗有功，因而将功折罪，当堂释放。汝回家之后，务必安分守法，不得再触国家的王法，倘若再犯，绝不姑宽。"童林向上磕头，口中说道："谢过大人的恩典。"再看大人将手一摆，退下堂去，童林这才放心，这场官司到了今天，这才算完。

童林由刑部大堂上下来，来到角门子上，又与众差役和气了几句。这才够奔安定门富贵巷自己的住宅而来。工夫不大，来到自己的门首，就见管家在门口站着，管家一看自己的主人回来啦，赶紧过来行礼，与童林道受惊，童林伸手将管家搀起，遂说道："韩路，我且问你，我的事情，后宅里面老爷子与老太太知道不知道？"韩管家赶紧说道："爷您请放宽心，我等受贝勒爷的分派，何人敢泄露机密呢，除非二爷知道，别人一概不知，就知道您与贝勒爷因公外出，现在有您七位弟子，来到宅中，在外书房里面住着呢。"童林闻听，点头说道："很好。"遂又向管家说道："我的事情还是别让二位老人家知道的为是。"管家只得连连称是。童林说着话，够奔外书房而来，这座外书房正对着北面儿垂花门儿的五间南房，童林来到台阶儿切近，管家早就将帘笼挑起，童林举目往里面一看，就见他们小哥儿七个，俱都换了干净的衣服，梳洗的齐齐整整，坐在屋中，正在谈话之际。小哥儿几个见帘笼一起，老师由外面进来，众人俱都站起身形，与童林行礼，童林摆手说道："你等不必行礼，等为师休息片刻，带领你们几个人到后宅去见你们的祖父祖母。"说着话，童林落坐，家人打来脸水，童林梳洗已毕，喝了两杯茶，吃了点儿点心，这才命自己的徒弟们穿上长大的衣服，童林带领着他们直奔后宅而来。进了垂花门儿，来到上房的台阶儿下面，命他们小

哥儿几个，稍微等候。童林迈步上了台阶儿，来至门外启帘笼来到屋中，就见自己的父母二位老人家，坐在八仙桌儿左右的太师椅子上谈着话呢，童林赶紧过来行礼，口中说道："孩儿童林与二位老人家叩头。"行礼完毕，往旁边儿一站。老夫妻许久未见自己的孩儿，如今一见童林，未免心里头欢喜，遂向童林说道："你跟贝勒爷多怎回来的？"童林回禀道："父亲若问，贝勒爷尚且还没回来，先派我回来办点儿事情，贝勒爷还得过上些日子，才能回来呢，皆因他老人家的事情还没办完。孩儿在外还收了几个徒弟，现在外面，我把他们叫进来给您见见。因贝勒爷有话，叫我们爷儿几个在家中等着，不准我们出去了，他不久就回来啦。"老人家闻听，遂向童林说道："那么你把他们叫进来我看看。"童林将要转身，只见兄弟童缓过来给自已行礼，童林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贤弟请起，为兄不在家中，多蒙贤弟在父母的跟前尽孝，叫哥哥我真感激万分。"童缓说道："兄长说的那里话来，这是小弟分内之事，兄长不在家中，小弟理当如此，你老人家何必客气呢。"童林闻听，点了点头，遂转身形手启帘笼，向七小点手，刘俊等见师傅呼唤，急忙来到屋中，童林给他们一引见，七个人各报名姓，见过了师祖父师祖母，又与师叔童缓相见。都见完了礼，童林这才跟父母的面前告假，言说到府里去交代公事，这才把七小带出来，带到西厢房。命人把管事的叫进来，命管事与他们小哥儿几个收拾铺盖七份儿，并凉席凉枕，就叫他们小哥儿七个在西厢房安歇。童林交代完毕，这才够奔大厅，一看原来二位老人家已到后面休息去了，童林这才由大厅里面出来，出离自己的大门，够奔贝勒府而来。先到庄园处，庄园处就是管皇粮庄子的，见了二位管事的，无

非说了说江南捕盗的事情。然后又与府内同人都见了见，这才告辞回家。到晚间众人早早的就安歇啦，一夜晚景无事。第二日清晨，庄园处二位管事的预备好了酒席，请童林他们爷儿几个到庄园处，与他们爷儿几个接风洗尘，整整的热闹了好几天。童林听府内传言，言说盗宝二寇韩宝吴智广，两个人夜间已越狱脱逃，童林一听见这个信儿，更不敢出门儿啦。好在圣上未究，听说还坏了好几个官员，童林自己想起一个法子来，叫手下人把自己的后头院儿打归干净，童林一看这个四四方方的院子还很大，足够练工夫用的。打发人叫府内马号里套上大车，拉了两车黄土，把院子垫了个坦平，预备了一张八仙桌儿，两个板凳，一个脸盆架儿，脸盆手巾俱都预备好了。叫手下人到贝勒府花厅儿里面的兵刃架子搭了来，摆列在两旁，单派一个人伺候把式场子练工夫，俱都收拾好了。童林择了个好日子，西厢房供上武圣人的牌位，摆好了香烛蜡扦，童林带着徒弟们焚香行礼已毕，撤去福物，这才带着徒弟够奔后院儿，开始练习。但是所有以前他们小哥儿七个所会的武术，全不叫他们练，只练童林一家的武艺。那么说道七个人原先练的工夫，俱都废了不成，不然，惟有练武工夫不亏负人，比喻这么说，把童林这一家武术练三年，自己原有十年的工夫，这十年的工夫还不能丢，练童林的工夫三年，就如同练十三年一样，把以先那十年工夫还能找回来，这就是工夫不亏负人的地方。童林传习他们的武术，自己当年怎么学习的，还是怎么传授他们，绝不藏私。往常有说某老师傅他的武术好，就是不传人，也不轻易往外传，这话说的很是不近乎情理。真要是有高明武术的老师傅，他有绝艺在身，他并非是不往外传艺，他这里面很有几层关系。头一

件，要是为人性情暴烈，他就不敢施以真传，他要真将绝艺传授于人，本来那人性情就刚暴不仁，再要得着真传的武术，他就如同猛虎添翼，必要在外面招灾惹祸，以武欺人，皆因这一种有伤阴德。再不然徒弟身体懦弱，没有习学武术的资质，或者为人阴险，以及那秉性无常，高了兴他就练，不高兴他就不练，这几种人，都不能传授他绝艺。还有一种人最可恶，练武术所练的是工夫，第一手儿工夫练不到，都不能传授第二手儿，这一种人他不讲究工夫，他净讲究招，招数越多，路子越多，他的心里头非常的欢喜。若是教武术的老师傅，按着规矩传授他，这一招要练不成，不能再传第二招儿，他可不这么想，他说作教师的绝艺不肯传人，他必要出口怨言，在场子里面挑三播四，背地怨师，把式场子里头若有这么一个人，非让他把场子搅散了不可。因此耽误了多少青年的豪杰，场子里如果真有这种人，速速把他请出去，不然这个场子就不用打算立啦。方才表的是武术老师傅，有绝艺并非是不传人，皆因徒弟们的资格不到，他不肯轻易误人的子弟。真要是看中了一个得意的门人，资格也好，秉性也好，能够虚心下气，谦恭和气，能够忍的了劳，耐的了时，受的了寒暑痛苦，教师傅必将绝艺尽力传之。练武术的老师傅，得一个得意的门生实是不容易，皆因这几层关系，国术才不能倡兴，近年来日见减少，那真会武术的老师傅，当然他是不肯轻授于人，因此国不能强，民不能尚武，都由这几种密切关系中发生。就如童林传授徒弟，准知道徒弟们的资格智慧充足，徒弟也能相信恩师，准能达到目的地，那焉能有学而不成的道理呢！所以师生相信，也搭着这小哥儿几个有福，该当承受老师的绝艺。自此童林在家中杜门谢客，早晚二五

更的工夫，传授弟子，一来自己可以活动身体，再者徒弟们可以多长学业。可有一样儿，日子一长了，童林有点儿静极思动，自己忽然想起贝勒府有一套兵刃谱，里面绘着各种兵刃的图样，一共是五百四十八件，并注明兵刃出处及何人遗留，旁边儿都有注解，童林有心到贝勒府把那套兵刃谱借了来，没事的时候，好给徒弟讲演兵刃的来历用法。又一转想，那套兵刃谱是贝勒爷心爱之物，又不知道贝勒爷放在何处，倘若一时找不着，到显着不合式。自己一想，常听贝勒爷说过，在琉璃厂四宝斋，清秘阁，各大书局里头全有，又用不了多少钱，买一套看看也倒简便，自己想到这里，拿定了主意。这一天清晨早起，童林打发刘俊他们到后头院儿去用功，倘若里面你师祖父师祖母问我上那儿去啦？你就告诉我上琉璃厂买兵刃谱去了，等时就可以回来。刘俊闻听，点头答应一声是，童林这才把长大的衣服穿上，这一套衣裳是新做的，按说应当做一身华丽的衣服才是，童林他就不然啦，仍然是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筒儿的袜子，大洒鞋，粗蓝布的大褂儿是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条绒绳儿，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在脖颈后一扛。如今身上又多了两样儿东西，一条白粗布的手巾，一把桑皮纸的扇子，腰中暗带秋风落叶扫的宝剑，在兜肚子里带了几两银子，二百多铜钱，童林都收拾好了，由家中出来遛遛达达出离富贵巷，直奔正阳门而来。

第三十九回

铁三爸穷途遇良友　丁瑞龙行义济人危

工夫不大，出了正阳门，童林不认识琉璃广，遇见行路的跟人家一打听，人家这才告诉他，一下正阳桥进西河沿，穿着纸巷子的胡同，够奔北火扇胡同，斜着就到了琉璃厂啦。童林把道路打听明白，由正阳桥下来，进西河沿儿的东口往西走，一边儿走着，一边细打听，打听到北火扇胡同，进了巷口往西走了不远儿，再要打算往西走，可就不容易啦。一看巷口的人全都塞满了，都俱往西看，童林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可跟人家打听打听，跟旁人一打听，人家也是刚走到这里，挤不过去啦，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童林一听，心中甚是纳闷，自己一想，我倒要进去看看，要明着往里挤可进不去，自己想到一手儿工夫来，名叫恶狼钻裆。这一手儿工夫，勿论前面儿有多少人也挡不住，就是将身形往下一矮，两条膀臂顺着自己的头部向前一舒，用胳膊压住自己耳朵，双掌在一处一合，脚底下施展夜行术的工夫，磕膝盖撞胸脯，脚打屁股蛋儿，鹭伏而行，由打众人磕膝盖那个地方往里钻。人俱是上身宽，下身窄，人的脚向两旁一躬，他就顺着这个缝儿，就能够进去，别人还不能躺下，这就是绿林道的绝艺。这手儿工夫有什么用呢？是怕官人把他围上，人越聚越多杀不出去，才用这一招儿工夫逃走。今天童林想起这招儿工夫来啦，自己把桑皮纸的扇子往腰中一掖，往下一矮身形，往里就钻，就见看热闹的人身形俱各一晃，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就

在这么个工夫，童林已来至人群之中。前面还隔着两层人，猛然身形向起一站，倒把两旁看热闹的人吓了一跳，以为是这个人由地里头钻出来的。大家彼此用目观看童林，童林自言自语的说道："看热闹只管看吧，单把我的鞋给踩掉了，我提提鞋大家也值当的看我吗。"童林这是遮饰之辞，众人以为童林的鞋，真让人家给踩掉了呢，也就不多疑啦。单表童林来到人群之中，举目观看，前面原来是一个十字路口儿，南北有一道水沟，靠着西南角儿一带是花瓦子墙，当中一个花墙子的门楼儿，两扇大门开着，就见台阶石上站着一个人，约在四十多岁，黄白脸膛儿，身上穿着白绵绸的裤褂儿，足下白袜青缎子皂鞋，这人长得细腰扎背，往脸上看，细眉朗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格外透出一分精神，看那个样儿，也像是练家子。就见大门的东边儿，放着一辆卖牛肉的车子，就在大门的前面上首儿，站着一个大汉，生得肩宽背厚，身上穿着监布的裤褂儿，腰中系着蓝布的围裙，脚底下穿白袜大洒鞋，往脸上看，漆黑的脸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辫子在脑袋后头叠了一个抓髻，左手叉腰，右胳膊扬着，看那个手掌伸出来，就仿佛小簸箕一般，手指头都有小赶面棍儿粗，似乎要打人，露着半节儿胳膊真是四楞子胳膊起青筋，看这个主儿的力气准小不了。在他的下垂首还有一个人，哈着腰用手扶着磕膝盖，童林一看这个主儿也可以，要直起腰儿来大约在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身穿青绸子裤褂儿，足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看，黑紫的一张脸面，两道粗眉直插入鬓，一双金睛，鼻直口阔，虎背熊腰，哈着腰辫子在脖项一盘，向黑大个儿说道："朋友，你倒是打呀。"童林看不出是怎么一回事来，自己打算跟旁人问问，一回头

儿见旁边儿站着一个人，看年纪约在五十多岁，身上穿着半截儿的蓝布褂儿，足下白袜，穿着两双踢死牛儿的皂鞋，脸上带着忠厚，好像个买卖人，童林遂问道："二哥，我跟您打听打听，他们这是因为什么打架呢？"那人闻听，含笑说道："您还是真问着了我啦，您要问别人还是真不知道，你既然问我，我就告诉你吧，你看见这个大个儿了没有？"童林说道："我看见啦。"那人复又说道："若提起这位来，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遂不慌不忙，滔滔不断，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童林不听则可，一听这片言词，不由得暗舒大指，心中佩服。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大个儿是干什么的呢？书中代言。

提起此位并不是此地的人氏，乃是河间府的原籍，姓铁名禄字木金，住家在河间府城北三十里地铁家寨的人，家中到很饶余，弟兄三个人度日，家里有祖遗良田十余顷。哥儿三个养家的能力，可就不同啦，大爷是个文人墨客，写算俱精，又是清真教的人，经文很好，名叫铁福，二爷名叫铁柱，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就会种庄稼，庄稼地里的事情，别和他讲究，他是无一不精。惟有三爷铁禄铁木金，秉性特别，什么营业他也不务，平生就好练武，结交的都是武术家。大爷又不在家，皆因铁大爷被人请出去传习经文去了，铁二爷就管农务。铁三爷只顾爱练武术啦，未免他的耗费上可就大了，钱要花短了，自己的屋中并不是没钱，皆因自己媳妇三奶奶娘家，是本庄儿的财主洪大爷的姑娘，每逢一看姑娘来，必要给留下几个钱，怎奈铁三爷是个刚强人，不肯由三奶奶手里拿钱，到外边儿交朋友去，只得跟二位兄长要钱。什么事就怕日子长了，这个庄稼日子，大概都是如此，不怕亲友们在他家里头住多少日，吃他多少日食，他倒不心疼，只要是

一动他的钱财，立时就能够不是亲友。庄稼的日子，勿论是那一家，要是一连吃三顿豆腐，本庄子上的人就有笑话他的，就是财主也是如此。庄稼日子最不讲究浮华，何况铁三爷好练武术呢，好练这两个字，就得耗财，他这一耗财，铁大爷与铁二爷俱都是俭朴人，就皆因老三天天在外头牛的羊的吃着，交的朋友都是练武术的，未免花费太多。大爷一想，要是不给老三使用，弟兄们早晚是犯心，你说给他钱使用，这笔钱没有头，总得这么供他，若要是日子一长了，家里这十几顷地，不够他挥霍的。自己一酌量，想起自己有点儿私存的积畜，自己就拿定了一个百折不回的主意。这一日学房放了一天假，自己由打学房回到自己家中，来到中堂进了屋中，有长工伺候为他掸尘净面已毕，告诉长工把二爷给请了来。此时二爷正自带着长工在地里头做庄稼活，长工去了工夫不大，就见二爷满面是汗，门外面启帘笼进来，先给哥哥行礼，然后说道："哥哥，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家中有事吗？"大爷铁福向二爷铁柱说道："兄弟你先别忙，拿手巾擦擦汗喝碗茶，坐下定定神，我有好些个话要跟兄弟你说。"二爷一看哥哥这个情形，就知道必有要紧的事，只得点头，拿过手巾来擦了擦汗，跟着落坐又喝了碗茶，这口气也缓过来啦，复又说道："哥哥，有什么事您说吧。"大爷先看了看二爷，知道二爷是个不认识字的粗人，遂向二爷说道："兄弟，今天我请你并非为别的事情，就皆因咱们弟兄没有能耐，就承继先人一点儿遗产，不过十几顷地，论起来在咱们铁家寨说，虽然不是头等的富户，总算是够过的了，本庄子上不如咱们弟兄的很多，可有一样儿，可得老老实实的守着，常言有句话，创业容易守业难，不用说家中多添个一亩半亩的，准要守住了祖产，咱

们就算对得起前辈的先人。”二爷闻听，遂向大爷说道：“哥哥您是知道我的，除去吃饭之外，我是一点儿妄为的道也没有。”大爷闻听咳了一声，遂说道：“兄弟，我并没说你，要像你这么老诚，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不是多一个兄弟，多一条膀臂吗。”大爷就把老三在外好交，花费太繁，自已耳闻的，眼见的，从头至尾向二爷细说了一遍，复又说道：“老三勿论什么时候要钱，咱们总得给他，那一时若不给他钱花，老三的脾气又暴，他必然是一恼，从此咱们哥儿三个可就犯了心啦，早早晚晚他把这十几顷地全花完了，他不但不知咱们的情，咱们还得跟着他受罪。”二爷一听大爷的话，甚是有理。遂问道：“那么依着您应当怎么办呢？”大爷说道：“若是依我，兄弟你可别多心，咱们把亲友都请到家中，咱们跟老三分居另过。他这个时候正在用钱之际，他必然愿意，他把钱早折当完了，也让他尝尝这个没钱的罪过，好受不好受。若按着三一三十一，三股儿分，你一股儿，我一股儿，咱们两个人绝不至于挨饿，二弟你想这个主意怎么样？”铁大爷把话说完，遂用目看看二爷，铁二爷闻听兄长之言，不由得大吃一惊，脸上立刻发现出一种惨淡的颜色，口中颤颤巍巍的说道：“大哥，您这个主意好倒是很好，头一样儿，顾全咱们弟兄的脸面，又保护自已的生命，可有这么一说，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您又教着学，再分一份家产，当然是不能挨饿。我虽然没有能力，我会种庄稼地，我又没有妄为地方，就说真主的可怜，也不能让我挨饿。咱们老三虽然不肖，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他就是好练武，咱们哥儿两个的身体软弱，他的身体健壮，也是你我弟兄的威风。真要因为别的分家犹可，要就因为他练武术把他分出去，老三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又好

交朋友，分出这点儿家私去，大约着不过二三年，他就得花的水尽山穷了，一无所有。常言有句话，‘兄弟如手足’，难道说你我弟兄，就束手看着他挨饿不成吗？你我弟兄岂不是自断股肱吗？”二爷话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语不能成声。大爷看着二爷，心中想道，人人都说我们老二是个粗人，目不识丁，就会作庄稼活，要听今天这片大言论，就是读书十年也不及他多多，真有唐棣家声的风味。大爷一面想着，一面点头，概不由己五内发酸，也不住热泪交流，遂先叹了一口气说道：“兄真不如弟也，二弟既然有手足之情，为兄岂是草木，方才我跟你说的那种事情，我早就料到这个地步，我固知此次分家，三弟必然乐从，乘着他这个时候用钱，咱们跟他把家分了，分家之后，他的田地绝不能长久。他若是没了钱，他必然得卖地，兄弟你想想，咱们哥儿两个在村子里头一站，也是个人物，咱弟兄不点头，谁敢买他的地呢？实不相瞒兄弟你说，我背着你有点儿私自的积蓄，他只要张罗着卖地，我就托出人来买他的地，大约也过不了二三年，他这点儿地也就卖完啦，他知道这个地卖给别人了，给别人立了字据啦，他怎么也想不到我把他的地给买回来啦，这就叫物归本主，这个地买回来，可不能算我一个人的，还算咱们弟兄三个人的。皆因我有这么一点儿积蓄，总算是我当家这么些个年，也有公中的钱，老三把地卖完了，他一定就受了穷啦，咱们可别管他，让他受个一年半载的，到那个时候，他也就明白过来啦，他也知道灯前是火啦，钱不是容易来的，只要他回过心来，咱们把他再收拢回来。他也就不依靠着祖产啦。他的脾气也就小啦，手足还是手足，产业是明分暗不分。，而今若是宠着他，早晚他把这份家私花完了，还许与你我弟

兄为仇。老二，你想想哥哥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二爷将话听完，眼泪汪汪的看着大爷说道：“哥哥，您的话我都听明白啦，这是暗含着教训老三，这话可是这么说，您的口可与心同啊，咱们可是回教，凡事都不能欺主。”大爷闻听，遂向二爷说道：“兄弟你只管放心，我去知会咱们的亲友，把这些个话都跟亲友们说明了，嘱咐他们大家，别告诉他，到分家的那一天，立分单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不知道。日后我这个事情若有了变更，一来对不起前辈的先人，再者我也难见众位亲友。兄弟你看这个事情，办的彻底不彻底？”二爷闻听，遂说道：“兄长您既然这么说您怎么办我怎么随着。”大爷闻听，点头说道：“就那么办吧！”弟兄二人将事情商议明白，大爷在暗中知会亲友，定好了日期，在家中预备了两桌酒席，头三天就打发人到把式场子把铁三爷找着，告诉他大爷二爷请他，于本月初三日，在家中有要事相商。现下铁木金正在把式场子与众位老师傅，联络得情投意合，正在得意之际。可就是一样儿，银钱缺乏，正打算着找大哥二哥要几个钱请请客，多联络些个感情。今一听两个哥哥在家中等他，他焉有不应允之理呢，恨不能当时就是初三，他好回去要钱。晚间就在本街上刘三爷的羊肉铺子里住着，好容易盼到了初三，一清早晨起来，在羊肉铺子里梳洗已毕，一直够奔自己的住宅。来到自己的门首，进了大门，来到二门，就见前面有长工向他说道：“三爷回来啦，大爷叫我上把式场子请您去，如今亲友们都到了。”铁三爷不知有什么事，遂来到了中堂，上了台阶儿，手启帘笼往屋中一看，只见屋中坐定众位亲友，都是本庄子上的，内中还有自己的岳父洪大爸。铁木金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遂来至屋中，先向众位亲友见过了礼，然后

与二位兄长见礼已毕，遂在一旁落坐，口中说道："二位兄长，将小弟找回来，有什么事情呢？"大爷闻听，含笑说道："老三，事固然是有，你先喝碗茶，当着众位亲友，我跟你有两句话，要痛澈的谈一谈。"铁三爷闻听，只得不语，此时家人把茶献过来，自己喝了两碗茶，就见铁大爷站起身来，向众人抱拳说道："今天劳动众位亲友光临，众位休要耻笑，我先在众位的台前恕过了罪吧。"众人一齐站起身形说道："大先生，有什么话您只管说吧，我们大家愿闻高论。"大爷复又请众位安坐，复又转身 向铁三爷说道："老三，今天请你到家，非为别故，就因为咱们的家务，是所有本庄子上的人，那一位也越不过这条理去，都讲究的是大家努力，春种秋收，靠主吃饭，家中老少无闲人。论你我弟兄的能耐，咱们哥儿三个都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不过是仰仗着祖上留下的这点儿遗产，比财主咱们比不了，要说对付着吃饭，可是富富有余，可就是得人力去劳动。皆因我年轻念过几天书，农业上我是茫然不知，就仗着你二哥一个人劳动，真是日夜的劳苦，皆因这么着，我居心不忍，我才在外面教着一份学，多少赚几个钱，添补家中的度用。兄弟你岁数也不小啦，你也娶了媳妇啦，应当知道度日的艰难，赶上好年头儿，还不要紧，要赶上饥荒之年，别看咱们家中有十几顷地，也是得看着地掉眼泪，一点儿别的主意都没有。你要真能够帮助你二哥努力向前，你分他点儿劳苦，常言有句话，'大家添柴火焰高'，咱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在亲友们的面前，叫人家看着也好看。兄弟你不但不想帮助你二哥，你反倒终日在把式场子里头，与他们谈枪论棒，你所习学的一切，要搁在庄子里头，庄稼人的面前，是一点儿用也没有。就是你练会了把式，咱们庄稼

人也不讲究打人，也没有人打咱们，皆因咱们没得罪过人。今天把兄弟请到家中，就为的是这个事，你若是不练武术，不联络那些老师傅们，帮助你二哥好好过这个庄稼日子，咱们弟兄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的，还是好手足弟兄。我说的这个话，你如若听着不入味，你是非练武不可，其实练武倒不要紧，上了年岁还落一人好身子骨儿呢！可就是一样儿，既练武术就得耗费金钱，咱们这十几顷地，要论练武术，咱们可算练不起。就是把这十几顷地都练完了，把你搁在武术大家之内，也不显出你这一个英雄来。究竟还得这么说，你练成练不成，那倒不要紧，与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地练没了，我们哥儿两个得跟着你受罪。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了，有两条道儿在你挑，头一条道儿，你要不练武，不再到外面浪费金钱，好好帮助你二哥过日子，常言有句话，'弟兄三人同了心，黄土必然变成金'，什么议论也没有。你如若要按着你的性情非练不可，我把情由也讲到了，咱们当众分家，按三股儿均分。三一三十一，三股儿先让兄弟你挑，挑剩下的，是我们哥儿俩的。你这一股儿要是花没了，你受罪不至于连累我们两个人，兄弟你就是发 财，财过了北斗，我们弟兄要了饭，也不能找你。就是这么几句话，两条道儿任由兄弟你择，你可要拿定了主意，可不准反悔。分家是哥哥出的主意，没由兄弟你的口中说出来，也没有 兄弟你的包含，都是哥哥一个人的成见。兄弟你当着众亲友，你可要酌量酌量，是走那一条道儿好。"铁木金把大爷所说的这片话，自己细细的一想，呕，我明白了，我在外面练武，赶情是大哥二哥恨我的行为，暗地与亲友们商议已定，打算与我分家，就是我不愿意分，大哥二哥既有这心思，常言有一句话，"冷饭也攒不上团儿"，这里面的事情

不用说，一定有嫂子们的蛊惑，不然我们弟兄不至于有分家的现象。何况我当时正在用钱之际，日后我混好了，我们弟兄还可以仍然归在一处，别看这一时，自己想到这里，遂向大爷说道："大哥，小弟生平无过，不过我好练武术，我也没败坏家产，我既好练武，当然花费是大了，既是二位兄长不愿意看兄弟的行为，做兄弟的还敢有什么说的呢？分家是二位兄长愿意，出于二位哥哥之口，小弟天胆也不敢说这句话，既是哥哥您这么说，小弟照条遵行，绝不敢违背。"大爷闻听三爷之言，倒也近乎情理，遂向众亲友说道："众位听见了没有，我们老三既说出这种话来，这个家他是当然愿意分的喽！头一样儿，花钱手底下先富裕，也省得弟兄日后犯心。"遂又向铁三爷说道："兄弟你既然愿意，咱们是三面儿表了同情，我可要邀求众亲友们帮助咱们弟兄受累了。"铁三爷只得向大爷说道："家有长兄，国有大臣，您怎么办，兄弟怎么随着就是了。"大爷闻听，点了点头，只得把房地契与家中所有巨细大小的物件，开好了单子拿出来，铺在桌案之上，请亲友按股儿均分。众人见他们弟兄已然决裂，只得随班儿唱喏，按公而分，即时立了三份儿分单，大爷对着中保人说道："这三份儿家财，让老三挑剩下是我们哥儿两个的，谁叫他年纪小是兄弟呢，我们得让他一步。铁三爷又再三的谦让会子，这才挑了一份儿，内中共是三顷二十亩地，还有一所儿房子，一共是六间，并宅中日常应用的木器家具，余外还有一百二十两银子的浮财。遂当众声明说道："我就要这一份儿，"众亲友见他们弟兄三人，把家产三股均分，只得看着他们签字画押，各人担保。大爷手拿着分单，向铁三爷说道："祖上留下遗产不易，咱们弟兄要好好保守，倘若更姓易主，咱弟兄就

谓之不孝，咱们哥儿三个虽然把家分啦，常言有句话，‘自古及今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愿咱弟兄由分家之后，一天比一天发旺，各尽各人的能力。往不好了说，由分家之后，把这点儿家私花完了要了饭，谁可也不能管谁。兄弟，由分家之后，要强不要强，可是在乎各人的心计呀。”此时铁三爷闻听兄长之言，只是低头不语，复又听大爷说道：“咱们哥儿三个可是把家分啦，我分的这所儿老宅子，当然我不能搬家喽，我的地可是分的少，你们明天各人带着自己的妻子搬出去，咱们是从此各立门户。”此时铁二爷在旁边儿答言说道：“哥哥，您就不必往下交代啦，明天一早儿我们哥儿两个，各人搬各人的家，从此各人自立自己的志愿，您放心，绝没有一个说了不算的。”书中暗表，二爷如今所说的话，都是大爷教给他的，这就叫摔活脚，他们哥儿两个，早有预定，这是诚心挤兑三爷长志气，长心胸，铁三爷焉能知道他们哥儿两个是一合手呢！只得答言说道：“大哥的话也就不必往下说啦，明天我们一早儿搬家就是了。”大爷这才点头，预先命家人预备了两桌酒席，众亲友跟着忙了一早晨啦！就是向众亲友酬劳道谢，大家这才用了早饭，众亲友各自告辞。等到晚间铁三爷回到后面，与自己的家室洪氏三奶奶，就把与兄长分家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位三奶奶的娘家，乃是本地的财主，洪大爷又是在本处站的起来的门户，如今三奶奶一听丈夫之言，才知道这个事情是作的不对，可是并不报怨自己的丈夫，谨守自己的三从四德，任凭铁三爷所为，虽然是口中不言，心中也是暗含忍泪，一夜晚景无事。到了次日清晨，铁三爷一早儿起来，叫来长工人等，先把分的那所儿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由家中搬运物件。此件事情可就哄动了铁家寨，

街坊们都知道铁家哥儿们分了家啦，就有人说，人家弟兄的脾气都很好，不问可知，这必是妯娌们不和，从中挑拨的。也有说大爷素日行为阴险，诚心把他们哥儿两个挤兑出来，邻居们纷纷议论，其说不一，暂且不表。只表的是铁三爷，把家搬完了之后，接三奶奶到新房子里头居住，三奶奶只得与二位嫂嫂告辞。妯娌们素日和睦，三奶奶这一告辞不要紧，把个大奶奶二奶奶哭的跟泪人似的，虽然是姐妹的感情好，到此时也得分离，大奶奶二奶奶临送三奶奶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知道铁三爷不会过日子，倘若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有我们姐儿两接养妹妹你哪，凡事别往心里去，三奶奶只得感谢拜辞，忍泪含悲，妯娌们分别。铁三爷把三奶奶接到新院落之中，又是一番的新气象，铁三爷此时手内又有银钱，又有房产地产，他是向例挥霍惯了，生意农业他是全然不顾。遂先在羊肉馆请了一回大客，他把本处与邻村所有练武术的老师傅完全请到，当众声明，就在他的住宅旁边儿场院里盖三间正房，四外打起土墙，设立一坐有规模的把式场子，有的是地方住，吃喝又现成，那位赐光赏脸，只管上我场子里住着去。大家一听，都给铁三爷道喜，铁木金趾高气扬，大家尽兴而散。铁三爷回到家中，到了第二天，铁三爷果然将木瓦油石各匠找来，即日刨槽盖房，不到半月的工夫。房子已经盖好，铁木金又雇了两个人，专为侍候把式场子里的人，买木料打造兵刃架子，又买来各种兵刃。把式场子开幕的这一天，众位武术家前来贺喜，也是整桌的筵席，一连热闹了好几天。还有几位老师傅，铁三爷留在场子里居住，平常吃饭就是做牛肉烙饼，谁饿了谁就吃，就仿佛施舍一般。日子一长了，钱可就不够用的啦！铁三爷就出主意卖地，先卖了二

十亩，他这个地全是好地，只要他一撒口说卖，就有人卖。卖二十亩地的银子付过来，先打了一条搅钢棍，这条棍是镔铁搅钢，铮光耀亮，上面雕上暗花儿，为的是涩手。铁三爷生平是最好练棍，他说棍的招数比别的兵刃都好，这才又请了几位老师，终日在把式场子之中，谈枪论棒，讲论刀枪，就把个农务生产置之不理。那么若没有钱怎办呢？就是两个字，“卖地”，只要地一说卖，这就有人买，书中代表，因为什么他这个地，卖的这么快呢？这就是他大哥二哥暗地托人收买老三的祖产，铁三爷怎能晓得呢。他就任意的挥霍，这种练武术，正是败家的一条大路，这句话怎么讲呢？只要有好练武的，单有一伙人必然把他围住了，以先是架吃架喝，劝你修理把式场子，制造软硬的家伙，都完了事啦，再给你介绍一个武术大家。教场子的老师傅，一切接待应酬，串场子的老师傅，来往的盘费，自己还得下二五更工夫，冬夏应用的一切，那一样儿都得钱，这一门的把式将练的有点儿成效，又给你介绍别的门儿的老师傅，还得照旧的一样儿应酬。再不然别处把式场子下帖相请，设摆武术大会，这就得前往，还得带多少人，用多少东西，以至到会场中，还不定露脸现眼，再不然还有人请你打架助拳，只要贪上一场事，就轻不了。不用说还有这些个烦琐的事，就算你在家低着头练艺，有几十年的苦工夫，以为着自己的武术练成啦，其实怎么样呢？只要一出去遇见了高手，当时就得输给人家，练武术的终身不说自己练成啦。阅者要不信，您问去吧，您这武术练成了吗？他决不敢自称练成，所以练武术的无论有多大的家财，全都练尽。武术也不能说练的完全有效，若遇见个名师还好，若要遇不见名师，要是练出毛病来，就是终身的大病。所以迷

人不省其端，只知自己可以练成侠客剑客，你岂不知侠客剑客，那也是天然带来的资格，并非是自己练习而成，那里就那么巧，就遇见异人传授你的绝艺呢。象铁三爷这个为人，生平好武，他就知道练武术强健身体，自幼不管家务，都仗着哥哥执掌，他那里知道世路的艰难呢！他这么一来不要紧，糊里糊涂不到三年，就把三顷二十亩地，完全练进去咧！可有一样儿，他这个钱总算没白花，习学了一套六开拳，打一个正式、还真有工夫，这条铁棍练的也不弱，学会了播风八打庄稼六棍，三十六手行者棒，地也卖没啦，棍也练成啦，他也到会给他这条棍起名儿，叫作三顷二十亩。可就是将把式场子的供给，耗的短少啦，只得由打家中把细软的东西当卖了，垫办这个把式场子的日用。在场子里住着的这些个帮闲的人，一看铁三爷没了钱，大家可就星散啦。铁三爷万般无奈，遂把自己的住房当与别人，当了一百两银子，乘势将把式场子也收啦，有这一百两银子，夫妻二人垫办着吃饭。要依着三奶奶回趟娘家，与自己的父亲商量商量，要个万儿八千的，娘家又是财主，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的父亲也不能不给，跟铁三爷一商量，铁木金不愿意。要依着三奶奶这个主意，把地全都买回来，照旧还是种庄稼地，慢慢的再往好处过。娘家要来的钱，给不给不要紧，又不在铁三爷的身上，无奈铁木金是个刚强人，不肯求亲告友，就这么一来把这个事情就耽搁起来啦。这一日铁三爷上街找人办事，来到街上一看，可实在难看啦，这又是怎么一段儿事呢？原先铁三爷要是来到街上，大小买卖铺户，与众位亲友都是高抬高敬，远接近迎，如今可不行了，铁三爷这一没有钱，其实他也不短谁的不欠谁的，不差什么的都吃过喝过铁三爷的，如今他们

见着铁三爷，能躲的就躲，不能躲的一闪脸儿，作为没看见，走了一条街，连一个让铁三爷的都没有，可见得世态炎凉了！三爷是何等的英雄，就是这点儿事，还有个看不出来的吗！自己一面走着一面想，不知不觉已来到自己的家门，进了大门来到屋中，三奶奶让坐，夫妻彼此坐下。铁三爷低头不语，心说，这个人情世态，可真厉害，我这个时候还不至于没饭，众亲友见了我都藏藏躲躲，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我分家有货的时候，我那些亲友，恨不能把我们的门坎子给踢坏了，到如今我还不算甚穷，别说亲友，连一条狗也看不见来啦！又想起自己生平无过，如今弟兄们分家，各自立志人家都过了个腾腾赫赫，如今我只过的门户萧条，冷淡凄凉。想到这里，不由的叹了口气，只顾叹气啦，可就忘了旁边儿坐着的贤德的妻室洪氏三奶奶啦。其实三奶奶这两天早就看出三爷心中不爽，惟有今天回来，显然透出神情颓丧，进得门来，坐在炕上，低头不语，三奶奶又不好问，向来铁三爷由家中拿出东西去当卖，三奶奶连问都不问，三奶奶说自己一条理，既是个男子汉，必然在外头能赚能置，绝不能够因为这个小事，使夫妻口角。并且三奶奶是大家的小姐，实与平常的妇人性格不同，就直顶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没问过三爷一句话，今见三爷面带凄容，咳声叹气，这才在旁边儿答言说道：“往日你回来，总是欢天喜地，今天回来为何长吁短叹呢？若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你我夫妻可以从长的商议。”铁三爷闻听三奶奶之言，举目看了看三奶奶，自己心中就明白啦，一定我由外头回来，心里头想事，脸上挂出形色来啦，往常勿论外头有什么为难的事，只要一进屋门儿，见着自己的妻室，脸上必要透出一种和颜悦色，今天铁三爷回

到家中，自己只顾了想事啦，可就照顾不及了。今听三奶奶这么一问，自己又不能不实说，遂把方才在街上所遇的情形，与三奶奶细说了一遍，三奶奶把话听完，低垂粉颈，叹了一口气说道："三爷，今天你不提到此处，妾身绝不敢多口，别说三爷您在外面交朋好友，就是我在家中，又得罪着谁了呢？先前邻右的妇女，见着我亲近的了不得，就皆因你的家财荡然，到如今你也看见了，谁又上咱们这院儿来呢？若不然我与三爷您前次提议，我打算回趟娘家，见见我父亲，把咱们的事情，对他老人家一说，叫他老人家给办个万儿八千的，很不算什么，把地都买回来，房子赎回来，仍然种地吃饭，赶上年头儿好，咱们不是还是财主吗？旁人看着无非是生气。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铁禄铁木金一听三奶奶这片话，明知道是一份儿好意，怎奈自己秉性刚直，自己混的落了卦，决不叫亲友跟着为难，猛然间自己想起一个主意来，遂向三奶奶说道："贤妻，你别看咱们当时日子不好过，这很算不了什么，我这几年练武，不是净为练武术，我这是借道交友，我交了一片朋友，不用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城各镖局子的老师傅们，有名望的我很认识几位。我虽然是在家中混不起来，常言有句话'羊群里丢了羊羊群里找'，我打算到北京城托朋友，在镖局了里头给我找一份儿事，我由练武术把家私花去，我再由练武把家私挣回来，照旧还在铁家寨买房置产，倒让他们看看我有能耐没能耐？我早就要走，真要把你送到娘家去，一来我怕你受委屈，二来落到人家话把底下啦，我有心让你跟着我一同前往，我知道你没出过远门，恐怕你不愿意去，你要受一点儿委屈，我不是更对不起你了吗！今天话说到这里我方才肯与你说，贤妻你拿的定主意吗？"铁三爷这片话是因

何说起呢？他是因为在铁家寨遭乡亲们的白眼，恨不能离开了铁家寨才好。三奶奶那里知道呢，三奶奶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好交朋友，真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再混好了，在亲友的面前也好看，三奶奶将话听完。遂向铁三爷说道："三爷您既有这么个门路，为什么你不早说呢？既要是这么着，咱们不如离开铁家寨，也省的众亲友看不起咱们。"三奶奶这个话，也是不愿意在铁家寨居住，恐怕叫街坊们看不起。铁三爷一听三奶奶愿意跟着上北京城，自己由心里头高兴，遂即说道："咱们要走，可是一半天就得走，亲戚朋友全不让他们知道，混好了的时候，咱们再鸣锣响鼓的回来。粗笨的东西，咱们是全卖，你归着归着细软的东西。"三奶奶闻听，遂说道："那里还有细软的东西，不过就是我头戴的簪环，身上的衣服，好的不是全都当卖了吗！"三爷闻听，低头不语，等了一会儿又说道："既是这么着，我就到外头去找人，把粗笨的东西全卖了，雇好了大车，明天一早儿起身，省得亲友们看见问咱们，那到麻烦啦。"三奶奶只得点头应允，夫妻二人商议已毕，铁三爷这才到外头找来叫卖贩子，变卖粗重木器。一面找借钱的房主儿，把房子交给他，说自己要上北京城找朋友去就事，明天一早儿就起身啦。铁三爷来到车厂，又雇妥了一辆大车，上北京城，言明车价，每天一吊钱。所有的事情，头天都办理妥当了，告诉赶车的明天五更天就来，早早儿的起身，赶车的点头应允，到了晚间，夫妻二人这才安歇。才顶到四更天，铁三爷就起来啦，把洪氏三奶奶叫起来，捆好了行李，打点包裹已毕，夫妻两个又作了点儿吃的，在家中打完了早尖，这个时候大车也来啦，铁三爷听外面叫门，就知道是赶车的，遂出来开开门，把赶车的叫进来。叫他帮着把行李包裹都运

到车上，铺好了褥子，把三奶奶搀扶出来，上了车辆，自己这才把三顷二十亩扛出来，拴在大车上。那位说什么叫三顷二十亩，就是前文表过花去三顷二十亩地，就练了那么一条镔铁棍，所以他就给他这条棍起了个名儿，叫“三顷二十亩”，他什么都舍得卖，惟有这条棍可舍不得卖，因为这条棍是他心爱之物，早晚还要仗着这条棍成名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表的是铁三爷夫妻二人，由打铁家寨家中起身，赶奔北京而来，三奶奶那受过这样风霜之苦呢！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这一日来到北京城，进了西安门，到了南下洼子，彼时芦苇正盛，东西一条横道，北面儿一座土坡儿，在土坡儿上有一所儿灰瓦房，这个赶车的一看，北面儿有一个土坡，明知道一过这个土坡儿，就是南北的大道，可到牛街。车辆要往这土坡儿上拉，有点儿费劲，这种地方就叫赶车的欺侮人，遂把车辆当时站住，向铁三爷说道：“刚才您也看见啦，也进了城墙啦，这就是北京城的大城里，您把车钱开付了吧，我要回去啦，您要打算上别处去，再雇轿车儿吧。”铁木金又没到过北京城，北京城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他们进的这是外城，别名儿叫帽子城，离内城还远着呢！铁三爷一听赶车的说要钱。已经到了北京城里啦。遂吩咐三奶奶下车，把所有的物件，满都搬运在土坡儿底下，把车钱开付清楚，还给赶车的道了个辛苦，赶车摇着鞭儿，往回走下去了。不表这狡猾的车夫，单表铁三爷夫妇，三奶奶坐在行李上面，向铁三爷说道：“你我夫妻既然到了北京城，到何处去投亲靠友呢？”铁三爷闻听，心中有些个踌躇不安，暗中想道，北京城我原没有朋友，不过为的是躲开铁家寨众人的诽谤，凭自己的能

力，倘若遇见机会，蹬开了轮子，缓开了脚步，再回铁家寨。如今洪氏三奶奶问到面前，让我如何对答，自己想到这里，遂顺口说道："朋友却很多，住处也有，怎奈你我夫妻初到京师，道路不熟。不如暂且寻找店房休息，打听明白道路，再去寻找，也不为迟。"奶奶闻听铁三爷之言，也倒有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际，就见由北上坡儿走下一人，铁三爷举目观看，这个人年岁在五十上下，长的五官忠厚，将留胡须，当中用刀子剪齐啦，不问可知，必是个回回，身穿监布的裤褂儿，足下白袜青布踢死牛儿的皂鞋，手里头拿着一把钥匙，腰里头扎着一根绒绳儿，这个人一面往坡儿下走着，一面回看那所儿房子，就仿佛心中有事似的。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心事，铁三爷焉能知道呢，此人姓张单字名和，在牛街住家，乃是一个清真教人，虽不说是财主，家道可称小康，在南下洼子置了些个芦苇地，自己又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买卖人。皆因上坡儿这所儿房子是他买的，原是三间上房，一间厨房带放柴禾，这所儿房子，盖的还是真好，独门独院儿，当初这个房主儿姓顾，家里头很有钱，对面儿的芦苇塘，也是顾家的，人家这才在这里盖了这么一所儿房，为的是看着自己的芦苇，及至把房子盖好了，搬进去之后，他可就后了悔啦！这南下洼子这个地方，苇塘之中时常淹死人，就是青天白日都闹鬼，白昼就往里拉人，不差什么到过北京城的南下洼子陶然亭野茶馆儿，四月里在冲霄寺看牡丹，只要是常上南下洼子逛去的，都知道苇塘里白昼闹鬼，所以行人走到那里，都多留着一份儿神。这个顾家搬到新房子里居住，到为是好，不料想这个地基原就不干净，夜晚之间无故的盆碗儿乱动，以先住着还不理会，日子一长了，把个雇工的老妈子，吊死在院中的枣

树之上，这么一来顾家可就不敢住啦！跟着就搬出来啦。仍然搬到牛街居住，后来这所儿房子贱卖出赁，有钱的主儿，谁也不上开洼里去住，有人口多的贪房钱贱就去售，住不了两三个月，就把个当家的老头儿吊死在枣树上，这么一来不要紧，这个房子可就没人敢住啦！花钱找看房的都找不来。可巧张爸儿闻听此事，皆因顾宅这个房有意贱卖出售，他便要出钱去买，他怎么这么大胆子要买这个房子呢！皆因他在清真寺当过海理夫（回回教学者之称），跟阿訇习学过经典，再说回教又不信邪祟，他跟顾家一商量，这个房子买的可便宜，四十吊京钱，就把房子买过来。成立了契约，自己高高兴兴把里面门窗户壁，油刷的湛新，屋子里的桌椅板凳按设停妥，手使的家具都预备齐整，自己牛街的住宅很窄，若迁移到这里，是又凉爽又宽绰。自己想的挺好，头天把家搬过来，第二天又搬回去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头天前半夜倒没事，赶到后半夜可就热闹喽！门户自开，盆碗儿乱响，满院的凛磷火儿，这半霄一家子全都吓坏了。第二天就把应用的东西搬回去啦，这个房子由此又闲下啦，更无人敢住啦，整整的又闲了两个多月。天天张爸儿到这里来，把门开关，屋子打扫干净，看着木器家俱，又不能往家里搬，皆因没地方存放，自己打算贱买，贵贱没人敢买，都知道这所儿房子里闹鬼，这所儿房子就成了冤孽场了。今天张爸儿早早儿的就来啦，看了看门窗未动，把大门的锁开开，有的是箬帚，把屋子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看了看厨房的水缸，把院子又扫净了，自己站在院子里赞叹了半天，遂说道："这么好的房子，就是不能住人，早晚气急了我，我把顶子挑了卖拆货。"看着这个产业，又是恨又是心疼，自己站了会子，这才转身形出离大门，

将大门仍然锁好，顺着坡儿往下走，一面走着，一面回头看着这所儿房哀叹！一眼看见土坡之下坐着两个外乡人，还有好些个行李包裹，乃是一男一女，好象是夫妻，自己心中一动，这个外乡人来到京师，不是投亲，便是靠友，必是没有地方居住，我要是把他们让进我这所儿房子去住，就是他们不给我房钱，我也愿意，只要是不闹鬼，我的房子就好卖啦，赔上几个钱也使得。一面想一面走，来到坡儿下面，看着铁三爷说道："朋友，这是由那儿来呀？"此时铁三爷正要打听事，如今有人跟他一说话，遂顺口答言说道："我们是由打河间府铁家寨而来，到此地找朋友来了。"张爸儿说道："找着了没有？"铁三爷接着说道："还没有哪，这不是我们商量着正要找一个店房住下。"张爸儿闻听，遂说道："喝！北京城您要打算找店哪，店房可是真贵，不如找两间民房。"铁三爷回答说道："民房一定是好喽！只是我们可得认识熟人哪。"张爸儿闻听，心中暗喜，遂向铁三爷说道："朋友你贵姓？"铁三爷说道："不才姓铁名禄字木金，我是个回教人，未领教阁下贵姓？"张爸儿闻听，含笑说道："我姓张单字名和，你也就不用往下说啦，咱们都是同教人儿，实不相瞒，，上坡儿这个房子是我的，三间上房，一间厨房，独门独院儿，正合你们住。"铁三爷闻听，赶紧摇头说道："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上房，还有一间厨房，那得多少钱的房钱哪？"张爸儿闻听，遂说道："不要紧，别看房多，房钱可贱，何况咱们又是回回亲戚呢！一个月你给我二百钱的房钱。"铁三爷一听房钱太贱，自己遂吸了一口气，张爸儿以为房钱要贵了，赶紧换过口来说道："你若是嫌二百钱贵，你一月给我一百钱。"铁三爷闻听，遂说道："那行吗？"铁三爷说的是房钱太少，张爸儿是怕他不

住，遂又说道："铁爷你倒不必为难，别看一百钱房钱，我还管给你们挑水。"说着话，看着铁三爷还是发怔，赶紧又说道："你要是再不愿意，我供着你们苇坨子烧。"铁三爷一想，那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呢！遂赶紧说道："张爸儿，我若是住长了，房钱可不准涨价。"张爸儿闻听，带笑说道："老表（回教人对回教人的俗称，即表亲之意），你只管放心，房钱给不给都不要紧，屋子里头的桌椅条凳，都借给你用，来吧，我帮着你搬东西。"说着话，遂就将行李包裹搬运到土坡儿上面，来到门首，张爸儿由腰间将钥匙取出，开开了大门，复又将东西搬到上房屋中，铁三爷把镔铁搅钢棍立在门后，夫妻二人收拾行李包裹，就听张爸儿说道："你们夫妻在这里收拾着，我给你们挑水去，这院子里头的东西物件，都是咱们的，你们随便儿使用。"说着话，转身形出去。夫妇二个将炕上收拾干净，铺好了行李，屋中摆设真是光洁可爱，前后的窗户，甚是清爽，夫妻二人将要说话，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铁三爷出来一看，原来是张爸儿，用头号儿的柏木筲挑了一挑子水来，先把厨房的水缸刷净了，不大的工夫，挑了满满的一缸水，又扛了一个大苇子来，预备着给铁三爷他们两口子烧，铁三爷看着，心中很是不过意。心说，这个房东太好啦！张爸儿把身上尘土掸了掸，进到屋中，告诉铁三爷由此一下坡儿，往北一拐弯儿，就是牛街，买什么吃的都有，有汤瓶牌儿的，具都是回回买卖，张爸儿把话告诉明白铁三爷，这才告辞回家。单表铁三爷把屋中安置好了，拿着钱到牛街买了点儿现成的食物，又烧了点儿开水，夫妻二人吃喝已毕，见屋中人家原有的油灯，里面满满的香油，遂把灯点上，铁三爷出来把大门关好，然后回到屋中，夫妻二人又谈了会儿闲话，遂

各自安歇，屋子又凉爽，也搭着一路的劳乏，真是睡了一个梦稳神安，直睡到日上三竿，尚且未醒。铁三爷在睡梦中听外面有人喊叫铁三爷的声音，自己赶紧翻身坐起，高声问道："那位呀？"说着话将衣服穿好，又把洪氏三奶奶叫起来，自己这才来至院中，伸手把街门开开一看，原来是张爸儿，遂说道："您起得很早哇！"张和一看铁三爷出来，态度从容，就知道他夜间必然是安眠了一夜，张和遂向铁三爷说道："我今天早晨来到此处，不为别事，就是为你们夫妇由打河间府到此，不知道你们的用资充裕不充裕，再说你们来到此外访友未遇，当然是人生地疏，倘有用钱之处，只管向我明言，我虽然不是饶余之家，些许之事尚能办到，好在不是外人，有事尽管言语。"铁三爷把张爸儿之话听完，心中暗含着佩服，心说，还是我们教中人的义气，搬进家来，房东不但不催房租，反倒怕我没有钱用，这真是天下第一的好人，赶紧带笑说道："多蒙您关照，我要有为难周转不开的时候，我必然求您。"张爸儿跟着说道："就是那么办吧！我候信儿就是了。"说着话，张爸儿遂告辞回家，低头往回走着，不由得心中暗想，铁木金夫妻二人，住在我这所儿空房里面竟会安然无事，看起来人的福命，各自不同，我看铁三爷这个人，满面都是忠厚气像，自然所遭所遇都能够和气致祥，要不然他由河间府来到北京城，那里这么巧，偏偏的遇见了我呢！这岂不是他的福命所致吗！日后我倒要跟他亲近亲近。不提张爸儿一路上盘算，单提铁三爷，看着张爸儿下了土坡，转身进了门口儿，回手把街门关好，来到屋中一看，三奶奶早就将被褥收拾俐落，铁三爷遂向三奶奶说道："咱们是早早儿的买点儿东西吃饭，吃完了饭我还要到外面找朋友去呢。"三奶奶只得

答应，随着将钱拿出来，交给铁三爷去买东西。铁三爷去了不大的工夫，把东西买来，帮助三奶奶把饭作好，夫妻二人一同用过了早饭，铁三爷坐在炕上稍微定了定神，这才叫三奶奶跟随自己把街门关好，铁三爷出离了大门，心中想道，由打铁家寨来到北京城，虽然说是找朋友，不过是哄朦自己的妻室，到了这个时候，叫我上那里去找呢？无非是信马游缰，去绕了弯儿，到了晚晌我回家见了三奶奶的时候，就提我的朋友可巧没在家，明天再去。自己把主意想定，这才到各处游逛游逛，看了看北京城的风景，果然是名不虚传，到底是帝王之都，另一番盛况，遛达到日没西山，这才寻找原路回来。来到自己的门首叫门，三奶奶闻听，出来将街门开开，铁三爷进来，复又将门关好，夫妻一同来到屋中，三奶奶遂向三爷问道："今天您找着朋友了没有？"铁三爷听三奶奶一问，只得把自己编好的言语，照样对三奶奶一说，三奶奶闻听，也是无法，只得收拾晚饭，夫妻二人用饭已毕，遂即安歇，一夜晚景无事。到了次日早晨起来，仍然是吃完了早饭就出来，到了天晚回家，见了三奶奶还是那一套词儿，一连就是四五天。这一天三爷由打外面回来，来到屋中，三奶奶一面作着晚饭，一面向铁三爷问道："您这个朋友找着了没有？"铁三爷仍然说是没见着，三奶奶闻听，遂说道："要是紧着找不着，简直的就不用找了。"三爷闻听此言，当时就是一愣，遂即问道："怎么不用找了呢？"三奶奶带笑说道："咱们的用度，今天已经用尽，明天应当如何呢？"铁三爷一听没了钱啦，心中就是一惊，心说，这可怎么好？就在这么个工夫，三奶奶已将饭做熟，夫妻二人将饭用完，铁三爷才向三奶奶说道："你把你的首饰衣服，找出几件儿来，明天质当几个钱，暂为度

用。”三奶奶闻听铁三爷之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咳！所有的衣服首饰，前次在家里我不是说过了吗，早已当卖一空，那里还有富余的物件呢？”铁三爷闻听，心中着急，又没有别的法子，只得低头不语，一歪身就躺在炕上，睡入梦乡，一夜晚景无事。次日清晨起来，铁木金遂向三奶奶说道：“咱们来到这里第二天，一清早张爸儿叫门，他见了我说过，有为难的事，可以前去找他，我打算今天让你到他那里去一趟，借几个钱，好在他住家离此不远，就在牛街居住，你到了那里一打听张爸儿都知道。”三奶奶无法，只得应允，遂即起身前去，铁三爷在家中等候，等了许久，不见三奶奶回来，铁木金正自着急，就听外面三奶奶叫门，铁三爷由屋中出来，开开了街门，一看三奶奶怀中抱着一个口袋，里面鼓鼓囊囊，铁三爷遂问道：“你找着了没有？”三奶奶说道：“找着啦！”说着话，三奶奶进来，铁三爷回手把街门关好，夫妻二人一同来到屋中，三奶奶遂把找着张和，借来一斗小米儿，两吊铜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铁三爷闻听，点了点头，心说，像张和的为人，实是难得，我铁木金无论如何，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自己想到这里，遂向三奶奶说道：“你先歇一歇，咱们再作饭。”又过了一会儿，三奶奶已经喘过这口气来了，夫妻二人一同将饭作好，用完早饭，铁三爷仍然是到外面去找朋友，到了晚半天回家，吃完了晚饭就睡觉。第二天还是照旧这么办，如是者，一连又是七八天，钱也没啦！米也净啦！铁三爷遂打发三奶奶去到牛街，找张和二次借贷，还算没白去，又借了五升小米儿，并无铜钱，夫妻二人敷衍着又过了三四天。这一天晚晌铁三爷回到家中，三奶奶问道：“您的朋友找着了没有，若是再找不着，家中的小米儿，可是又

完啦！”铁三爷闻听，只得说道：“今天暂且睡觉，明天一早晨不用吃饭，待我去找他，自然有个办法。”一夜晚景无事。次日表明，铁三爷收拾停妥，向三奶奶说道：“你在家中等候我去找他。”说着话，回手拿起三顷二十亩的那条大铁棍，迈步向外就走，顺口叫三奶奶开上街门，自己手擎铁棍，来至在大门外面，自己一想，自从来到北京城，被困至今，借贷无门，到了今日，只得把我平生所学的技艺，寻个热闹的所在，说不定就得卖艺换钱，心中把主意想定。这才扛着三顷二十亩，逢人就打听，那里有热闹的地方，有人指示他几处热闹的所在，以至铁三爷到各处一看，此时正在年终，街市之上都是作买作卖之人，拥挤不动，并无空隙之地，铁三爷直转了一天，也未能如愿，万般无奈，只得扛棍回家，叫开了大门，来到屋中，三奶奶赶紧问道“今天许见着您那位朋友了吧！”铁三爷遂说道：“还是没见着！”三奶奶一听，心说，这可怎么办？遂向铁三爷说道：“今天可是腊月二十七了，明天是二十八，今年又是小建，后天二十九就过年，你想想这三天之内，连吃饭带添补添补衣裳，算起来至少也得十两多银子，才能过得了年，偏偏咱们来到北京，这些个日子全没把朋友找着，又赶上这个年关，这可怎么办呢？”铁三爷闻听三奶奶之言，心中甚为着急，遂即说道：“收拾收拾睡觉吧！明天我给你拿十两银子来，你就不用管啦。”说着话，纳头便睡。次日清晨起来，铁木金把衣服穿好，一言不发，拿起镔铁搅钢棍转身就走，三奶奶一看铁三爷要走，遂即问道：“您又去找朋友去吗？”铁三爷气哼哼的说道：“少说闲话，反正有十两银子，回来见你就得了么！”说着话，铁三爷出离家门，自己心中想道，叫我上那儿拿银子去呢？自己把脚一跺，将

心一横，这才想了个主意，去到南下洼子拦路行劫，看起来铁三爷真是个外行，劫道那儿有在自己门口儿劫的。及至铁三爷来到南下洼子，进到芦苇丛中，将身形影住，由早晨直顶到天色将晚，只见所有过往的行人，都是些个小本经营之人，手提肩担之物，无非是纸码香烛之类，铁三爷看罢，心中想道，我的命穷已达极点，如今劫道吧！就连一个富足的都遇不见。此时天色已晚，十数两银子若没有，有何面目回家，去见自己的妻室，看起来真是生有处，死有地，有谁知我生在河间府，死在了北京城。自己想到这里，双手捧定大棍，够奔自己的顶梁便砸，棍将举起，就听外面有保镖的喊趟子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听着是喊达摩的口号。铁三爷心中想道，镖车既然来啦，我就不至于死啦！自己这才由芦苇丛中迈步出来，远远看见大道之上，四轮镖车，各带着灯笼，在车辕子上面有保镖的伙计，每一辆车上大约有五六个人手中各擎着刀枪，在镖车前面，有匹骏马，马上驼定一人，此人乃是长大的身材，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生得相貌魁梧，肩宽背厚，身上穿着灰色面儿的皮袍儿，腰扎着绒绳，掖着前后的衣襟，外罩青绒的马褂，敞着怀未扣着钮子，脚下着香牛皮的皮靴，往脸上看，长的细眉朗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兰绢帕包头，边鬓斜扎麻花扣、怀中抱着镖局子的旗子，因为天色已晚，看不清上面的名迹。书中暗表，这乃是杭州府天竺街双龙镖局南号的镖。在镖车的后面，马上端坐的这位镖师，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的大弟子灯前少影阮和。因为什么这杖镖是阮和保来呢？皆因镇东侠带领徒弟们，到杭州府双龙镖局子里面，教给徒弟们练工夫，到了年终，镖局子的买卖，非常的忙。这一天有本街上的福和银号的一号儿

买卖，银子并不多，二万两整，发往北京城前门外大栅栏，杭州福和分号。这一号儿买卖到了柜上，黄灿一看柜上实在没人，有心不应吧，人家这是买卖，应了吧，实在是没人，这才跟老师镇东侠一商量，镇东侠说不要紧，应了吧！好在你师兄他们都在此处，黄灿遂即问道："那么叫那位师兄辛苦这一趟呢？"阮和答言说道："我去吧。"黄灿这才打发伙计到福和银号查点银两，装了四辆镖车，这才把精明强干的伙计楞张二叫过来，嘱咐明白这支镖是我师兄阮师傅保着，他对于此事是个外行，沿途之上就得你多多的留神，楞张二答言说道："您只管万安吧！"说着话，楞张二来到后面，挑选了二十名伙计，预备明天起镖，当天一夜无事。次日早晨，楞张二把起镖诸事，具已预备停妥，然后回禀阮师傅，阮和闻听，这才站起身形，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车辆马匹预备已齐，遂吩咐伙计带马，伙计答应一声，将马带过来，阮和这才回头向黄灿说道："我们要起身了。"黄灿抱拳说道："师兄您多辛苦吧！"阮和反身上马，吩咐伙计们起镖前进。简断捷说，镖车在一路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永定门，天色可就晚啦，要依着楞张二，要当晚住店，明天再进城交镖，阮和这么想啦，明天就是年终的三十儿，莫若赶早赶晚今天给他交代明白了，明天咱们大家在镖局了里一过新年，有多么消停呢！阮和跟楞张二计议已定，这才连夜进了永定门，楞张二抬头往前面一看，堪堪来到南下洼子，张二见此处幽僻的厉害，这才在前面抱定了镖旗，喊着镖趟子走，将喊到达摩二字，这个声音没落下去，就见由芦苇之中，唰啦一声钻出一人，一横手中大铁棍，高声喊道："前面的镖车站住，拿十两银子过年，放你们过去，如若没有

十两银子过年，要想过去势比登天还难。”抱头的楞张二在马上闻听不由的说了一声呦！赶紧一晃手中的镖旗，马打盘旋往回一圈，四轮镖车车辕搭着车辕，圈了一个圈儿，在镖车上面的伙计，赶紧的刀去了刀鞘子，枪去了枪帽子，各擎兵刃保护镖车，静候镖师上前答话。后面阮和在马上早已听明白啦！遂即反身下马，由打马鞍桥之上伸手摘刀，往肋下一悬，迈步来至前面，抬头一看，在道旁站着一个大个儿，生得肩宽背厚，虎背熊腰，手中擎着一条铁棍，阮和遂即向前抱拳说道：“朋友多辛苦，高高手儿放过去吧！我们这支镖是杭州天竺双龙镖局的。”大个儿高声说道：“不管，你是那里的，有十两银子给我过年，你就过去，没有十两银子给我过年，你就不用想走啦！”，阮和闻听，心说，原来是个浑梁子，要不然出来劫道，他得先念一套小歌儿，“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他连这一套小歌儿都不会念，可见得他是吃生米儿的。上下又一打量他，大概是被穷所迫，又赶上到了年关，出于万般无奈，这才断路劫财，自己心中想道，有意周济他十两银子，又一想镖局子里头没有这个规矩，不怕整支的镖丢了倒不要紧，有处去找去，要真是让人家挑了垛子，抢走了银子，这个名姓儿栽不起，想到这里，遂向大个儿说道：“朋友，我成全成全你吧，我这支镖就是前门外福和银号的，你容我交代完了，你到大栅栏双龙镖局去找我，我姓阮，我情愿给你十两银子，绝误不了你过年，铁三爷说道：“你不要唠叨，今天你不给钱，你就走不了。”阮和闻听，将面目一沉，遂说道：“给脸不要脸哪！”好！遂伸手由打肋下擎刀，说了个休走接兵刃，铁三爷遂着将铁棍往上一横，用了一个架梁

的姿式，往上一托，就觉乎着眼前一发黑，书暗表，铁三爷是两天没吃饭，又加上他用力过猛，心中一发慌，身形往后一仰，撒手掷棍，翻身栽倒，口中喊道："小辈你不给十两银子过年，一刀将我打倒，那么你就成全了我吧！你给我一刀，将我结果了性命，我倒瞑目甘心。"阮爷一想，跟他无冤无恨，我今将他打倒，他还口出不逊，莫若我用刀背子钉他一下，吓唬吓唬他，想到这里，口中说道："好！你既然不怕死，待我结果你的性命。"说着话，将刀举起，一翻腕子，刀背儿朝下，往下就剁，铁三爷一看，只得闭目等死。阮和的刀将要往下落，就见由打芦苇丛中，纵出一人，来到阮爷的面前，用手中的马棒往上迎，就听当啷一声，将阮和的单刀播开，遂向阮和说道："这位达官您的贵手高抬，我是西竹凡的守备，这段事情您交给我办吧。"阮和抬头一看，见面前站的这个人，大概有五十多岁，中等的身材，生得细腰扎背，猿背蜂腰，身上穿着灰色缺襟单布袍儿，腰中扎着三扣丝带，下穿月白色的中衣儿，足下薄底儿矮腰的官靴，往脸上看，四方脸面，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两撇儿花白的胡须，可是齐着口的。阮和看罢，心中明白，这位大概是清真教的人，遂抱拳说道："那么您就多辛苦吧！这件事情，我就交给您啦。"拿手棒的这个主儿，遂向阮和说道："未领教阁下的尊姓，贵镖局子的宝号，坐落在何处？"阮和答道："在下姓阮名和，敝局在杭州府天竺街双龙镖局南号。"拿马棒的这个主儿将话听完，微然一笑，口中说道："阮老师傅，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可知道吗？"阮和说道："但不知是那一位？"那人慢慢的说道："有一位老侠客，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姓候名庭字振远，江湖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阮和答言说道："他老人

家并非是外人，正是小可的敝业师。”书中代表，这个主儿怎么会知道杭州府双龙镖局有个镇东侠呢？皆因杭州府立擂，开得地覆天翻，故此人人皆知。阮和心中想道，他乃本处的守备，他既然知道 我师傅的名声，当然他对于武术上也有些个研究，自己想到这里，随着带笑抱拳说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因何认识敝师？”那人闻听，遂不慌不忙，才备述前情，阮和一听，暗中赞美，心说，原来他也是一位高人。

书中代言，此人姓丁，双名瑞龙，乃是清真教的人，在外西华门七圣祠前，开了一个羊肉铺，代卖馅子货，字号是恩顺，领的是牛街清真寺北恩利羊肉铺沙爸儿的东，买卖倒很兴旺。这一年到了年终的三十儿，丁瑞龙把伙计们都打发出去敛账，天色已晚，自己拿着钱口袋，带着财目，吩咐手下人照看着铺子，自己也下乡敛账。丁瑞龙这个人，生来的心慈，他这么一敛财不要紧，富余的主儿短个十两八两银子的，就给个二两三两的，其余就等过年儿再说。真有不富余的主儿，孩子大人大三十儿的，坐在屋中连灯都没点，就不用问他的饭了，丁瑞龙进去敛账，人家跟他若若的哀求，丁瑞龙一看这种窘迫的情形，不由得心中难过，不但账不要了，反倒再借给他们一两二两的，叫他过年。看起来丁瑞龙这个人，真是天生的慈善，他那里知道呢？只顾他这一慈悲可就了不的啦！三十儿敛了一夜账，直到天交五鼓堪堪天明，自己一想，敛了一夜账，才敛了四五十两银子，我这一发善心，给这一家留三两，那一家留二两，我只顾这么一来不要紧，所要的银子，才剩了二十来两银子，我回到柜上，应当如何的交代呢？自己又一想，买卖是人家的，我不过是个头目人儿，回头东家要问我两句话，我有何言答复呢？也搭着丁瑞龙这

个人心窄一点儿，心说，大三十儿的，我救了这么些个人，他们热热闹闹的可把年过啦！谁知道我可为了难啦！莫若我叫他名在人不在，别叫他人在名头坏。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够奔护城河而来，来到河边儿一看，时在隆冬严寒之际，护城河内的水都冻成了冰啦，自己无奈，这才找了一块大石头，来到河下，双手将石头举起，往冰上就砸，一面砸着，一面念念叨叨的说道："咳！不想我丁瑞龙一辈子没作过亏心事，只落得这样收缘结果。"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高声喊道："瑞龙，这是怎么啦？"丁瑞龙回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老英雄方飞方四爷，别号人称铁掌赛昆仑，丁瑞龙遂说道："四爷有所不知，皆因我一时的好胜，三十儿晚晌自己出来要账，我一见那贫寒可怜之家，就随手将要账来的银子，都借给他们了，到了天亮一想，我回到柜上，如何交代呢？知道的，说我借给人啦，不知道的，必说我耍钱输啦，故此才欲寻短见。"方四爷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原来就为这么点儿事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这是我遇见你啦，不然你这条命岂不是白牺牲了吗！"丁瑞龙说道："老爷子，您怎么起的这么早呢？"方四爷说道："瑞龙，这是咱们爷儿两个，要是别人，我可就不说啦，我自幼年间练艺，直到而今，年逾古稀，我的工夫，一天也没搁下，我这是刚练完了工夫，围着外西门，绕了个弯儿，这也是咱们爷儿两个有缘。可巧就会遇见你啦。"书中代言，此位就是彭公案上的那位铁掌方飞，要提起方四爷在彭公案上很露过脸，在前门外有一辆四套的大车拉着皇粮，那时雨水连绵，道路泥泞，又搭着是载重的车辆，因此陷住不能前行，方四爷一看，也是一时的好胜，这才叫赶车的把式把牲畜都卸下来，自己双手擎住单辕，单臂背套，由

丹田一努力，往前一拉，把大车由陷坑之中，拉了上来。在两旁过往的行人一看，齐声喝彩，就好大的力量，众人各舒大指赞扬，方四爷由打这儿，名望就算有啦！到后来被人保举，为慎行司的内大班儿，在前清的时代，这个内大班儿就是朝廷的御马快。方四爷从打当了这份儿差使，也是活该有事，正赶上康熙圣主私访到秘香居，被飞云侠巧盗康熙老佛爷十八子的珍珠手串儿，方四爷这才领票拿贼，后来果然把这个案件圆了，自己一看不好，赶紧把内大班儿的差使，转保汤文龙何瑞生他们弟兄二人，方四爷这才在家中安闲自在，以度晚年。今天这是巧啦！方四爷用完了工夫，绕了个弯儿回来，没想到正遇见丁瑞龙寻短见，如今一听丁瑞龙之言，不是寻短见的事，不过是为几十两银子，遂回手由打腰间取出钱夹，打开钱夹，由打里面取出前门外正泰号的银票三十两，遂说道："瑞龙啊，你把这个钱拿了去，暂且把账归上，不够你再找我。"丁瑞龙伸手接过了银票，口中说道："四爷，这是你老人家救济我。"方爷答言说道："咱们不是自己爷儿们吗！你赶紧回柜吧。"说着话，方四爷转身走去，丁瑞龙再要说谢谢，一看方爷早已去远，自己只是把银票以及账目钱袋，全都带好，这才够奔七圣祠恩顺羊肉铺而来。赶到了柜上一看，所有出去敛账的伙计，全都回来啦，大家正然说到丁掌柜的出去一夜，敛账未归，此刻天可就大亮啦，可巧东家沙爸儿也来啦，沙爸儿向众人问道："你们掌柜的呢？"众人异口同音话道："您别提啦，他老人家敛账去了一夜，直到而今还没回来，我们大家这不是正说着这回子事了吗。"众人正在议论的当儿，沙爷儿一回头，遂说道："这不是丁爸儿来了吗？"众人一看，只见丁瑞龙迈步上了台阶儿，来到屋中，沙爸儿

赶紧问道："你去了一夜，上那儿去啦？就是敛账，也该早些回来，也省的叫他们大家不放心哪！"丁瑞龙闻听，遂说道："咳！您别提啦。"遂就把自己妄动慈心，讨赈，借银，寻死，遇救，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说着话，自己由打腰间取出银票账目钱袋，放在柜上。柜上的先生，按着收到的账目对银子，收清楚了，丁端龙把所余下的银两，带在腰间，沙爸儿一看，丁瑞龙将账目对完，心中暗道，他这是遇见了方飞，周齐了他几十两银子，自然是我的万幸了，倘若今天遇不着方飞，这场人命的官司我就打不清。想到这里，遂向丁瑞龙说道："丁爸儿，我这两号买卖也忙合不了，我有心把这一号收了，你看着那里有对式的事情，你只管去，倘若没事，我再慢慢的给你想法子。"丁瑞龙一听，心中早就明白啦，这是沙爸儿见我说出了寻死之事，他的心眼儿小，故此才把我辞退。今听沙爸儿之言，只得说道："好吧。"自己随着把自己经手办的事，同着沙爸儿跟柜上的先生，一一交待清楚，然后向沙爸儿说道："诸事全都交代清楚，我可要走啦。"说话之间，丁瑞龙来到后面，把自己的铺盖及零碎物件，全都收拾好了，然后向沙爸儿说道："咱们改日再见吧！"丁瑞龙遂扛起自己的行李，回到家中，将行李放下，自己坐定了一想，这是一口气儿，因为我自己一时粗心，把真情实话对沙爸儿说啦，故此他才不用我啦，自己又一想，莫若我找方四爷去，求他老人家救人救到底儿，给我想一个生计。丁瑞龙想到这里，遂站起身形，由打家中出来，够奔方四爷的住宅而来，来到方宅，正赶上方爷在门前闲立，丁瑞龙遂向前抱拳说道："四爷，我早晨慌疏也忘了给你老人家拜年啦！"四爷随口说道："新喜发财，新喜发财，你这是到那里去呀？"丁瑞龙遂

即说道："我这正是找你老人家来了。"四爷闻听，遂说道："有什么话咱们里边儿说去吧。"说着话，二位来到厅房的门首，丁瑞龙用目往左右一看，院井之中完全帖的是挂钱及红纸的春联，这所儿厅房原是明三暗五，东西的厢房，南面儿是南倒座，东西有两个角门儿，顺着角门儿是箭道，大概后面儿还有房屋。就见从人走上前来，手启屏风门儿，四爷往里相让，丁瑞龙来到屋中一看，这所厅房里面的陈设，甚为讲究。只见迎面儿墙上悬挂着名人字画，迎门儿放着架儿条案，在条案当中摆着羊脂玉的福禄寿三星，相衬玻璃罩，在福禄寿三星两旁，摆着一对古磁的帽桶，上垂首儿放着一坐磁缸，下衬硬木座儿，在下垂首摆着一个坐镜，是紫石的面儿，上面还嵌着许多的宝石。在条案头里安放着一张八仙桌儿，两旁儿的太师椅子，八仙桌前面相衬着大红缎子的南绣围靠，迎面儿地下铺着三蓝的地毯，就在明间的两山墙，也是放着八仙桌儿，两旁边放着太师椅子，也是南绣的围桌椅靠。东西两面儿是落地的隔扇，当中门口挂着乃是茶青色的软帘儿，青绸子的走水，青绸子的飘带，在前檐窗户的东西两面，具都是半圆桌，两旁相衬着杌凳，屋中东西两面儿，摆设着铜火盆，下面带座儿，上面盖着透亮儿的铜罩子，里面是红焰焰的炭火。丁瑞龙看罢，心说，四爷是真讲究，虽然是隆冬，屋中并不觉着甚凉。此时方爷用手一指上垂首椅子说道："瑞龙，你坐下吧。"丁瑞龙说道："随便四爷，不必客气。"丁瑞龙落坐之后，这才向方爷说道："早晨多蒙你老人家解囊相救，我一者前来道谢，再者还有一件事情，给您老人家说说。"遂就把回到柜上，面见沙爸儿被辞之事，细说了一遍，方四爷闻听，心中不悦，面目往下一沉，遂向丁瑞龙

说道："看起来你们东家沙爸儿，这叫不吃亏，既然知道你在外面将银子周济与贫人，冲着你这一番慈善之心，就应当另眼看待于你才是，他就是不重看于你，绝不应当将你辞退，他不是把你辞了吗？这也不算我多事，你就在他的恩顺羊肉铺附近找一处门脸儿，我拿钱咱们干个买卖，算你领我的东，赚钱不赚钱，咱们倒不在乎，就为的是争这一口气。"丁瑞龙闻听，心中甚是欢喜，这才站起身来，遂说道："好吧！你老人家候我信儿吧，反正我这一场事，就求你老人家援助啦！"方四爷闻听，遂说道："不客气。"丁瑞龙这才告辞要走，方四爷又说道："瑞龙，我可不送你啦，你就赶紧去找门脸儿去吧！"丁瑞龙遂答应了一声是，这才由方宅出来，心中想道，这倒是个机会，如果四爷接济我，我这口气就算正过来啦！自己一面想着，一面走着，来到自己家中，先吃完了早饭，擦了擦脸，也没定定神，遂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家里人问道："你上那儿去呀？"丁瑞龙顺口说道："你们不用问，我有我的事。"说着话，自己由打家中出来，一直够奔西华门而来，来到七圣祠附近，看了看那里有空着的门面，可巧就在七圣祠对过，有一家三间面的杂货铺倒闭啦，在门板儿上贴着红纸条儿，上面写着招租二字，丁瑞龙一看，心说，这可是真巧，这座门脸儿跟恩顺对着，这不是活该吗！自己这才向旁边儿的铺户，问了问房子是谁的，人家告诉明白了他，他这才找着房东，一问这房子多大的租价，房东遂向丁瑞龙说道："是您买哪，还是给别人赁呢？"丁瑞龙遂就把自己在恩顺被辞的话，说了个大概，说到方四爷拿钱叫他另立买卖的话，房东哈哈大笑说道："既然方四爷能拿钱让你作买卖，难道说我就不能帮助你吗？再说你在咱们本街之上，这么些年忠厚老实，

人人知道，既是你赁我也不便说价啦，你就看着办吧。”说着话，二人将房钱议定，丁瑞龙这才与房东告辞，一直来到方宅，见了方四爷，就把将房子找妥以及地点，向方四爷一一说明，方四爷说道：“好！我这里有二百两银子，你拿去置办家具，购买货物，修理门面，你自己去办，我是全不管，要是钱不够，你再来找我。”说着话，四爷站起身形，够奔后面去了。工夫不大，由打后面取出现银二百两，交给丁瑞龙，丁瑞龙伸手将银子接过来，遂向方四爷说道：“银子我看差不多也够啦，你老人家静在家中听信吧，等到全预备齐了的那一天，我必然前来给你老人家送信儿，开张还得请你老人家前去帮助着照看照看。”四爷说好吧，丁瑞龙这才拿起银子来，当时与四爷告辞。由打方四爷家中出来，够奔房东的家中，见了房东交了定银，天晚回家，当晚无事。到了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完毕，由打家中出来，找着了瓦，木，油，各行的匠人到在铺中开工修理。书要简断，一连就是十数日，将铺面修理的焕然一新，里面的家具桌椅设摆齐楚，诸事全都停妥，叫人家守着铺面，自己够奔方四爷的住宅，见了方四爷，遂带笑说道：“四爷，铺子完全收拾停当啦，就是没起字号，也没选择开张的日子，我到这儿跟你老人家来商量，咱们起个字号，用那两个字最好，并何日开张？”方四爷闻听一笑遂说道：“瑞龙，我早研究好了，咱们不是为跟恩顺斗这口气吗，咱们的字号，就叫增顺。”方四爷这个意思是借题发挥，用这个增字，当那个争字，他打算就是气恩顺一下子，丁瑞龙闻听，带笑说道：“你老人家真有个琢磨劲儿，咱们这开张的日子呢？方四爷笑着说道：“要是依我说，咱们也不用看宪书，明天上货，咱们后天就算开市大吉，瑞龙你看来的及吗？”丁瑞龙说

道："成，咱们就这么办，后天你老人家早早的到柜上，帮我个忙儿，我可就不来请你老人家来啦。"四爷说道："你去吧，我后天准到就是啦。"丁瑞龙由方四爷家中出来，然后忙着找伙计安置柜上的先生，张罗上货，然后又找人写了一块匾，看起来真够丁瑞龙忙的，常言有句话，"人逢喜事精神爽，若遇愁烦困睡多"，皆因丁瑞龙的心里头痛快，却不觉着怎么累，到了晚间，叫伙计们全都掉换着安歇睡觉，丁瑞龙也歇了歇。赶到了次日天刚一亮，货就送了来啦，丁瑞龙一看，鲜鲜亮亮儿的二十头肥羊，赶紧把伙计叫起来，吩咐众人把羊挂在门前 面两边儿的大白杠上。这个工夫伙计们就把屋中也收拾俐落啦，街上往来的行人，可就不少啦！大家一看丁瑞龙在里面忙合，都知道丁瑞龙是恩顺的掌柜的，再一看上面悬的匾额是增顺两个字，众人遂向丁瑞龙询问，这才知道丁瑞龙领的是方四爷的东，明天买卖就开市，及至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买卖是为一口气。也搭着方四爷的朋友宽，丁瑞龙的人缘儿好，就这么一来，两方面挂红的主儿可就太多啦！丁瑞龙忙乱了一天，早晚招待伙计们吃饭，看起来丁瑞龙这才叫作会用人。一天早晚无事，到了次日天将一亮，丁瑞龙就把伙计们叫起来，货物收拾俐落，将收拾了，就见方四爷来啦，一进门向丁瑞龙说道："我来的不算晚吧！"丁瑞龙说道："不晚，不晚。"遂又向伙计们说道："给东家道喜。"四爷遂抱拳说道："好说，好说。"遂又叫道："瑞龙啊，自今天起，你嘱咐咱们柜上的同人，咱们这个买卖，与别家不同，人家要买咱们的肉，净给人家切正身儿，若是剩下不整齐的地方，咱们留着做馅子货，个儿要大，馅子要好，价钱还得要贱，计合起来，咱们这个买卖，除去费用，每一个月照着五十两银

子往里头赔，要合起来，一年也不过就是六百两银子，要是有个三年五年的呢，我就豁着个三千两千的，我是不在乎，所为的是给恩顺斗这一口气儿。”丁瑞龙闻听老人家之言，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四爷，人家做买卖就为的是挣钱，咱们做买卖往外拿钱，那不是咱们没有能耐作买卖呀，要是叫外人知道了，岂不叫人家笑话。”方四爷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瑞龙，你别看我是外行，对于这种斗气儿的买卖，你可看不透，别看现在赔，往后准有赚钱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的眼光儿，看的远不远啦。”丁瑞龙这才说道：“那么您请后柜坐吧，若是来了道喜的，你老人家应酬应酬，我在前面看柜。”四爷闻听说道：“好，你辛苦着吧！”不表方四爷，单提丁瑞龙在前柜照看生意，此时天可就够了时候啦，买东西的真是拥挤不动，头一样儿买卖是新开市、货物又新鲜，价目比别家又便宜，就这么一来，买的主儿可就太多啦！又兼着丁瑞龙的人缘儿好，再说买卖也不打算赚钱，那自然是很兴旺的。书要简断，由打增顺开市不到半个多月，恩顺的买卖就日见萧条，所有恩顺的照顾主儿，都是丁瑞龙一手经理，丁瑞龙这一出号，大家又都知道增顺的买卖是方四爷的东家，全上这儿买。赶到又过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恩顺的买卖就算实行倒闭啦！一者是买卖不赚钱，再者说两号买卖，沙爸儿一个人也实在忙不了，沙爸儿一想，也犯不上斗这口气儿，莫若把恩顺这号买卖一收，不提沙爸儿齐账收市，单表丁瑞龙。

这一天来到方四爷的家中，见了方四爷，就把这两个多月柜上买卖经过，以及恩顺倒闭，从头至尾，对四爷细说了一遍，四爷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瑞龙，我真没想到

他这个买卖收的这么快，他既然是收啦，咱们这个买卖从今以后，应当公公道道的做了，咱们也不必再犯这个半疯的脾气了，还有一说，我对于这个买卖，是个外行，好在我拿的本钱也不多，简直的说吧，这个买卖就算你的啦，我也不为挣钱，不过为帮助你争这一口气，而今这口气儿总算正过来啦，你就打起精神来，兢兢业业的自己去作吧！”丁瑞龙闻听，遂说道：“老爷子，那可不行，你老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又拿出钱来帮助我正这口气，到了如今又要将买卖给我，如果叫外人知道，我岂不成了忘恩失义的小人了吗。”方四爷闻听，遂说道：“瑞龙，你有所不知，这个买卖是我给你的，又不是你找我要的，这还有什么不行的呢？这个话是咱们爷儿两个说，二百两银子的本，搁在我身上我也不在乎，要是给了你，你们一家可就全都有了饭了。”丁瑞龙带笑说道：“老爷子，若要叫我要你老人家这号买卖，您得依从我一件事，我就算是高攀一步，从此我跟你老人家磕头，求您传授我点儿武术，一者强健我自己的身体，再者说咱们爷儿俩是师徒，对于买卖这个事，外人要知道，可就不多疑啦。”方四爷闻听此言，心中甚喜，暗想道，老夫自幼练武，直到如今，年近八十，练习了一身的武艺，再加上我有铁沙掌的工夫，蒙江湖路上众人抬爱，送了个外号，叫铁掌赛昆仑，由打成名那一天，所教的徒弟无数，可有一样儿，成名的很少，如今我年迈苍苍，身上的武艺，我必须找一个得意的门人，将我平生的武功，倾囊相授，今见丁瑞龙如此的要求，看他的五官相貌，面带忠厚，倘若是他的祖上有点儿阴功，将我的艺业得去，何愁不成名天下呢！再者说我的门户中的武术也好，流传人间，作永远的纪念，我如果不往下传人，等到我百年之后，带着全

身的武艺一走、岂不可惜！自己又一想，在西华门外护城河，我救过丁瑞龙的性命，又周济他的银子作买卖，争这口气，据我所想，大概他与我有了师徒的关系，看他以后也错不了，老人家想到这里，遂向丁爸儿说道："你既然打算跟我练武术，你可知道这个武艺，非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你如果当真要练，咱们就打明天起，天到定更你就把你柜上的事都办完了，你就到我这儿来，我在家 教给你练武，可有一样儿，我教给你练武，可不许你对外人说出一字，倘若被外人知道，我可就不教啦。"丁瑞龙闻听，心中欢喜，赶紧恭恭敬敬的给老人家深深一拜，口中说道："你老人家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们清真教的人，什么话可也不会说。"随着用手一指自己的胸膛，向方四爷说道："我们教中人大凡作事，全凭这个心，今天咱们爷儿两个，什么话可也不用说了，我即刻回柜照看买卖，明天定更，我准来听候你老人家的教训。"方四爷也是心中暗喜，心说，想不到他为人作事如此的直爽，将来必能造就，想到这里，遂向丁爸儿说道："你回柜去吧！我也不送你啦。"丁瑞龙赶紧说道："师傅，咱们爷儿两个，从今天起，把客气完全免去，我心里才痛快呢！"四爷点头说道："你走吧！"丁瑞龙这才由打方四爷家中出来，一直回柜，一面走着一面想，若是老人家收我作个徒弟，将平生所学，教授给我，方不愧我一生爱武之志，这才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工夫不大，来到增顺羊肉馆，到了自己柜上，把方四爷所吩咐的话，向众伙计们一说，买卖要规规矩矩的作，不过是少贪利不赚人，众伙计点头答应。一日早晚无事，次日丁瑞龙白天帮助伙计们作买卖，赶到吃完了晚饭，告诉伙计说："够了时候你们只管上你们的门，要是甚晚了，你们可就别等我啦，你们就睡觉。"

自己嘱咐完了众人，这才将衣服整理整理，然后由打柜上出来，一直够奔方四爷的家中，到了方宅里面，方四爷一看说道："瑞龙你真来啦！"丁爸儿答言说道："我这个人办事，平生以来，永远没撒过谎。"方四爷闻听说道："你既然有心练武术，你随我来，你先到这厢看看。"说话之间，方四爷在头里走，丁爸儿在后面跟随，出离了客厅，来到东角门儿，进了角门儿，顺着箭道直往后面而来，越过了有三层院子，丁爸儿抬头一看，后面好大的地方，就在北面儿，有一个大罩棚，长里下总有十五间房屋长，当中的门口上，挂着兰布的棉门帘，只见屋中灯烛辉煌，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此时有人将门帘挑起，方四爷带着丁瑞龙来到屋中。丁爸儿一看屋中的安设，在迎面儿安放着一张八仙桌，两边儿摆着太师椅子，在桌案的正当中，供奉着一个牌位，丁爸儿仔细一看，上面的字迹原来是达摩尊者。丁爸儿心中暗想，常听人家好武的师傅们谈论过，供奉达摩者，必是少林派，如今他一看见这个牌位，就知道方四爷的武术是少林所传。再往桌案上一看，有五供蜡扦香炉等物，往两旁一看，虽然这么大的罩房，满屋皆空，就在两边儿后山墙，设摆着兵刃架子，架子上面安放着十八般兵刃，刀枪等类，在东面儿的山墙头里，正当中明露着一块木板，书中代言，这一块木板，长里下足够一丈四五，有三寸多厚，二尺多宽，立着埋在地内多半截儿，外面露着少一半儿，在木板 上面，钉着一张新狗皮，丁瑞龙可看不明白这是作甚么用的，他那里知道哪，这就是方四爷操掌的所在。大凡是练掌的主儿都离不开这个木板，按行家说这可不叫木板，名叫狗皮椿，这个狗皮椿的用处，就为的是蹲裆骑马式，用双掌往上撞，直撞的木板要颤颤巍巍的山响，

若是练长了，可以两膀增力，按武术上说，这就是双撞掌的功夫。那么这张狗皮有什么用处呢？原来练铁沙掌这种功夫，首先叫力发于脊骨，然后运气散于掌心，这个气力，就是人身上电力，因为电质有毒，所以用这张狗皮为的是让他去毒。丁瑞龙看的正在出神之际，就听方四爷叫道："瑞龙啊！你先不用看那个啦，顶到你练那个的时候、还早着呢！"丁爸儿这才跟方四爷来到桌案前面，就见两名手下人，早已将拜垫儿放好，然后把香烛也收拾好了，就听方四爷说道："瑞龙，我先拜拜祖师，然后你再磕头。"丁爸儿一听，心说，我本是个回回，若一焚香叩头，岂不违反教规吗？又一转想，既是拜师学艺，说不得只好随机应变，遂说道："是。"说着话，方四爷伸手由下人手中将香接过来燃着，对着祖师的牌位，恭恭敬敬的向上一举，然后将香插在香炉内，跪倒身形，大拜了四拜，这才站起身形，向旁边儿一站，遂用手一指说道："瑞龙，你也拜拜祖师。"丁瑞龙闻听方四爷之言，遂向祖师的牌位，纳头便拜，拜罢站起身形，遂向方四爷说道："恩师请上，受弟子丁瑞龙大礼参拜。"方四爷闻听，带笑说道："好，"遂吩咐手下人把椅子放在当中，方四爷落坐，丁爸儿向方四爷叩头行礼，礼毕站起身形，方四爷跟着向丁瑞龙说道："从今以后，无论风雨，须要在这个时候必到，那才叫练武术的根基，常言道，'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丁瑞龙点头答道："弟子谨遵恩师之命。"方四爷复又说道："今天业已拜师，你从明天为始，天天晚晌上我这儿来，我必将平生所学的技能，倾囊相授，绝不留招，可有一节，你可别忙，练武术非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常言有句俗语儿你也知道，就是铁打房梁磨绣针，工夫到了自然成，此时天已不早，你早些

回柜，明天要早来。”丁爸儿闻听，遂即站起身形，告辞回柜。书要简断，自第二天晚间起，丁爸儿是每天如是，必要到方四爷的家中学艺，方四爷慢慢的就把长拳短打，刀枪棍棒，陆地飞腾之法，高来高去的技艺，以及江湖中的各种黑话，那一省有何等的豪杰，那一省出何等的英雄，以及姓名外号，手使什么兵刃，时常对丁瑞龙提念。赶到后来方四爷一看丁瑞龙武学的功夫已成，这才把铁沙掌的功夫传给他，以及金沙掌，银沙掌，千斤童子掌，一力混元气，各种的气功，方四爷真称得起是倾囊相授。丁瑞龙在方四爷的家中，学艺整整的八易寒暑，自己练的最得意的就是一对亮银练子镢，方四爷一看丁瑞龙这个武术练成，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手，要说闯荡江湖，也不至于落人之后。这一天方四爷向丁瑞龙说道：“你这武术暂且也不用练啦，要说成名立誉，还得游历天下。”丁瑞龙闻听，遂向方四爷带笑说道：“好吧，过几天弟子把买卖安置安置，我就到各省去绕个弯儿。”爷儿两个商议已定，真是不到半个月的工夫，丁瑞龙就把铺子里面，以及自己家中，安置停妥，遂来至方宅，向方四爷说道：“恩师，弟子将诸事已然安置停妥，弟子要遵照教师的话，去到各处游历一遭。”方四爷说道：“好，那么你多怎走呢?”丁爸儿答言说道：“弟子打算明天就要起身。”方四爷深以为然，爷儿两个就在家中，谈了会子闲话儿，丁爸儿这才告辞回柜。当日无事，次日早饭后，丁瑞龙手提着小包袱儿，书中暗表，包袱里面包着自己随身替换的衣报，路费银两，还有一对兵刃，就是自己最得意的家伙，亮银练子镢。手提着包袱，一直来到方宅，遂向方四爷说道：“恩师，弟子就要起身，没有别的，铺子里面及家中之事，求你老人家多多关照，弟子特来告辞。”

方四爷说道："好啦，你去你的吧！一切的事情，全交给我咧。"丁爸儿复又说道："恩师您请上，受弟子参拜。"方四爷说道："不必了。"说着话，丁瑞龙跪倒行礼，方四爷用手相搀，丁瑞龙站起身形，与四爷告别，手提包裹，由打方四爷家中出来，出了广安门，一直的够奔山东，由打山东到了河南，就在江湖路上绕了一个大弯儿，闯出来一个外号，人称为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看自己名誉有啦！这才回归北京城，先到自己的老师家中，方飞方四爷一看丁瑞龙回来啦，遂含笑说道："瑞龙，你跟随我学艺八年，真不枉费的这片心血，自从你在我这里起身，闯荡江湖整整的二年，我这里不断有来往的，对我提说你得了个鼓上飞仙的美称，看起来，这就不负你八年的苦功了。"丁瑞龙说道："弟子如今成名，具是恩师的教道。"四爷闻听，哈哈大笑。丁瑞龙这才与老师告辞，回到自己的家中，家中的人等，自然是欢喜，自己又来到增顺羊肉铺，见了伙计们，这才把自己闯荡江湖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人闻听丁瑞龙之言，具都欢喜。自从丁瑞龙一回北京城，本城的大小关厢，没一个人不知道这个鼓上飞仙丁瑞龙的。到后来亲友们让他立个把式场子，在先前丁瑞龙很不愿意，后来众人苦苦的相劝，自己实在推脱不开啦，这才在增顺羊肉铺的后头院儿，就将把式场子立上啦。这一立场子不要紧，练的主儿还是真不少，一凑和就是三十多名，内中富家子弟还是真不少，这一来不要紧，连羊肉铺子里挣的钱，再加上教场子每月所进的钱，看着不算什么，一眨眼就是三年，这三年丁爸儿可就称点儿财势啦，这就叫财也有啦，名也成啦。这一天丁瑞龙正在柜上坐着，天也就在早饭后的时候，忽有方四爷的家人方升，来到铺子里面，向丁瑞龙说道："丁爸

儿，您快到我们家中看看去吧！方才一早晨起来，四爷还在院中绕弯儿呢，忽然间他老人家由后头院儿上前院儿来，走至在东角门儿，却底下一软，他老人家摔了一个筋斗，我们大家忙着把他老人家扶至在屋中，没想到他老人家眼睛紧闭，口中也说不出话来了，众人商议，叫我赶紧给你老人家送个信儿，叫您快到家里去看看。”丁瑞龙闻听此言，就是一怔，遂向方升说道：“怎么我前几天去看望他老人家举动如常，好好的摔了一个跟头，就至于这么厉害吗？”自己说着话，暗中点了点头，心说，老人家此次要不好，遂又一转想，老人家练武，一生总算是名利双全，要是他老人家真安安稳稳的归西而去，可算是全始全终。丁瑞龙一面思想，随同方升来到方宅，众人一看丁爸儿来了，遂即点手说道：“丁大爸您随我来，四爷在这儿呢。”丁瑞龙只得跟随众人往里走，来到后面北上房，早有人打起帘笼，丁瑞龙来到屋中一看，就见四爷仰卧在东面儿山墙的床上，四奶奶也在床前。丁瑞龙赶紧来到四爷的床头，用目仔细观看，只见四爷面色如纸，双目紧闭，鼻口之中，微有呼吸，遂在方四爷的耳边高声叫道：“恩师，恩师！”叫了数声，方四爷并未答言，丁瑞龙这才向方四奶奶说道：“师娘，咱们赶紧预备吧！大概我师傅不行啦！”四奶奶闻听，只得点头说道：“瑞龙，你看着办吧！”丁瑞龙遂说道：“师娘，咱们娘儿两个有句话先说开了，我的恩师救过我的性命，又传授我终身的技艺，到而今我虽不敢说丰衣足食，不过是有点儿积蓄啦，对于我老师的身后之事，我量着我的力量，我给他老人家丰丰盛盛的，把这场事办完了，我可不敢说报答老师之恩，无非聊表寸心，倘有办的对不对的地方，还求师娘你老人家指教。”四奶奶闻听此言，遂说道：

“瑞龙啊！钱财的事情，你倒不必分心，就是咱们家中没有人，得求你在这里照料照料。”丁瑞龙闻听，连连摆手说道：“师娘，这个事要在前二年我不行的时候，我可不敢这么说，现在我不是有这么点力量吗，一来我们爷儿两个是师生一场，弟子略尽孝心，再者说，叫外人看着也好看，师娘您倒是不在乎，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儿心愿。”说话之间，丁瑞龙站起身形就走，四奶奶一看，这个徒弟真不白收，要像丁瑞龙这个人，真得说是难得。不表四奶奶暗自赞叹，单表丁瑞龙由打方宅出来，先奔寿衣铺，到了寿衣铺，拿了一份头等的寿衣，所好的是寿衣铺都认得丁爷儿，知道他是增顺羊肉铺的掌柜的，遂说道：“您拿了去吧。”丁爸儿拿着寿衣回归方宅，到了四爷的家中，见了四奶奶，把包袱打开，叫四奶奶把寿衣过目，遂说道：“师娘，您看看成不成，四奶奶说道：“这就很好。”说着话，娘儿两个来到床前，再一看方四爷可就不行了，丁瑞龙这才命手下人赶紧给四爷换上寿衣，衣裳穿好了，再看方四爷，气就微的厉害啦！丁瑞龙又命手下人，就在堂屋儿里架上床板儿，遂命众人铺垫好了，这才将四爷搭在床板儿上，将然放好方四爷就绝气而亡了。看起来方四爷他老人家就算有感应，衣裳全穿好了，老人家才咽气。这就算爷儿两个有缘，总算得了丁爸儿的济啦！丁瑞龙四奶奶这才放声大哭。哭罢多时，这才向四奶奶说道：“师娘，您别哭了，要像我老师这个年纪，这样的名誉就很难得。”四奶奶闻听丁瑞龙一劝，只得止住了悲泣，丁瑞龙这才说道：“我出去看看材去。”说着话，丁瑞龙出离了方宅，一直够奔材厂，看好一口柏木棺材，然后又把匠人找来，打造寿木。丁瑞龙又到了自己家中送信，叫他的妻室何氏赶紧收拾收拾，也去到方宅帮着四

奶奶办理这场白事。丁瑞龙首先来到方宅，见了四奶奶，就把材看好了的事情说明，然后吩咐手下人给各亲友们送信，又派人把杠房，棚匠，以及白事应用 各行人全都找到，正在忙乱之际，寿材也送到了，阴阳生看好了成殓的时刻。诸事收拾齐毕，各处的亲友可也都到了，赶到了成殓的时辰，丁瑞龙遂吩咐一声，叫杠房众人将四爷入棺成殓，丁爸儿亲自含殓，成殓已毕，诸亲友致祭，丁瑞龙身穿孝服，就在灵前陪奠，亲友致祭已毕，各自纷纷的散去，丁瑞龙这才到后面，见四奶奶商议道场的事情。诸事计议已定，书要简断，四爷的灵柩在家中整整的放了五七，奉诵了几坛经，然后丰丰盛盛的把四爷这场白事，就算办完了。由打这儿起，丁瑞龙每逢年节，以及四奶奶的寿日，必须要亲自前来，与四奶奶磕头。不表丁瑞龙与四奶有这些个事情，单表丁瑞龙的众徒弟们时常向丁瑞龙劝说："师傅，你老人家立个镖局子吧。"丁瑞龙闻听此言，连连的摆手说道："对于立镖局子这场事，你们可不明白，头一样儿，立镖局必须富有资财，再说还得镖主有名声，你看种种都办到了不是，还得有买卖才成呢，那一行的买卖，有能耐的主儿不作，真要是没能耐的主儿，还是真干不了，等到日后你们把能耐都练成了，咱们再组织这个买卖，也不为晚。"众徒弟们一听，自己的老师不愿意做这个买卖，遂暗含着约会了几位厚于资财的师兄弟儿，就在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看好了一处房，是五间的门面，后头院儿套着一个四合院儿，此外还有一大块空地，大概总有七八亩，先交点儿定钱，然后这才找着老师，言说把这所儿房子的定钱，已经交了的事情，向丁瑞龙细说了一遍，丁瑞龙一听，遂说道："咳！你们这不是胡闹吗！只顾这么一来，收拾门面，就

得用多少钱，别说开张之后啦！要是有了买卖，还得给人家找保。”众徒弟们闻听，遂说道：“教师，您全别管，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有我们大家安置啦，您就坐定了起个字号就是啦！”丁瑞龙遂向徒弟们说道：“你们这个年轻的人作事，就是这样的性急，有事也得等着咱们爷儿几个商议商议呀。”众弟子一齐说道：“老师您就别管啦，您净听我们哥儿几个的喜信儿就是啦！”说着话，众人告辞，各自走了，又过了几天，徒弟们把铺子里外收拾齐毕，这才来见老师，对老师说道：“师傅，您请到柜上看看去吧，看看我们安置的对不对？”丁瑞龙闻听，万般无奈，只得跟着众徒弟们，到了骡马市大街，赶来到这所儿门面里一看，说也真难为他们，收拾的还是真整齐。徒弟们趁热就请老师起字号，丁瑞龙无法，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咱们这个字号就叫辅盛镖局吧。”众徒弟们闻听，这才安置一切，选择吉日预备开市。书要简断，到了开市这一天，匾额早已悬好，亲友挂红，热热闹闹的过了一天，可有一节，镖局虽然开了市啦，可没有买卖。丁瑞龙一看过了半个多月，还是连一号儿买卖都没有，遂向徒弟们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个镖局子是容易干的买卖吗？不错，生意是有，皆因人家都不放心咱们，咱们这不是自找没趣吗！”徒弟们闻听此言，也是无法。就在这么个工夫，在镖局子对过，义兴银号的铺长梁家驹，来到了辅盛镖局子，见了丁爷儿，遂说道：“丁大爸，我们柜上有一号儿买卖，银子倒是不多，共是五千两，发到山东泰安府城里义兴分号。”丁爸儿闻听说道：“好吧，但不知多怎起镖？”梁掌柜的说道：“明天咱们就起镖。”丁瑞龙一看梁掌柜的那个意思，说话有点儿吞吞吐吐的，大概有点儿不放心，丁瑞龙心中想道，我们虽然是对门儿的街

坊，可没共过事。这个工夫有丁瑞龙的徒弟庞智答言，书中代言，庞智原是个财主，在前门大街开了一座万宝首饰楼，如今他一看梁掌柜的有意要保，遂向自己的老师说道："咱们初次跟梁掌柜的共事，不如在我们柜上，给梁掌柜的打个保，也显着咱们有信用。"梁掌柜的在旁边儿说道："那倒不必啦！"丁瑞龙接着说道："咱们这是头一次的交易，不得不如此。"说着话，庞智同着梁家驹前去打保。当日无事，次日清晨起来，丁爷查点镖银。亲自押镖，够奔山东泰安府。所有柜上的诸事，交与众徒弟们照料，自己由打北京起镖到泰安，往返不足一个月的工夫，丁瑞龙已回到镖局。由打这一号儿买卖做得平平安安之后，买卖可就接连不断的作起来了，后来的买卖，可也就不用打保了，就在南七北六十三省，各省都知道北京城有个辅盛镖局，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这个买卖作了三年的光景，可就发展大啦！真有三十万五十万的买卖，镖师用的也多啦，徒弟可也全都有了经验啦，再要有了买卖，也用不着丁爸儿亲自押镖啦，全凭这杆镖旗子上面的九个字，就是"辅盛镖局鼓上飞仙丁"，这一来丁瑞龙的名誉可就更大喽！可称名闻四海，因此南西门一带的买卖住户，皆知丁瑞龙的威名远大。这才联名公禀，递到府县官厅，保举丁瑞龙为西竹汛的守备，代管南下洼子一带。南下洼子这个地方，原本是地广人稀，时常出路劫的案件，别位在这儿还是真镇压不住，所以商民人等一计议，这才递禀保荐丁瑞龙，就为的是他名望大，能耐也真有。官府派人一调查，所禀不假，这才向上行文，公事批回，即委派丁瑞龙为西竹汛的守备，丁瑞龙无法推辞，只得谢委任差。接任以来，即带领官兵，各处寻查，对于南下洼子一带，更是特别注意。说来也怪，由打

丁瑞龙接任以来，还是真没出过事，这就因为是有能为的贼人，得闪个面儿，没有能耐的贼人，简直的不敢来，故此才能够平安无事。说话之间，已到了年终啦，丁瑞龙一想，别趁着这个时候，出点儿乱子，自己未带着兵丁，手中拿着一条马棒，独自一人来到南洼绕弯儿，将来到大道旁边儿芦苇的前面，正赶铁木金倒卧在尘埃，阮和举刀就剁，丁瑞龙这才用手中的马棒，将刀向外一支，阮和一问他的名姓，丁瑞龙这才把自己生平的历史，细说了一遍。阮和将话听完，随向丁瑞龙说道："守备大老爷，您看这位断路劫财之人，大概不是惯家子，必是为穷所迫，您也不必往衙门里头送啦。"丁瑞龙闻听此言，遂带笑说道："阮老师傅您请放宽心，我对于此人必有相当的办法，绝不难为他。"阮和这才与丁爸儿拱手告别。不表阮和押着镖车进城，单表丁瑞龙，用手中的马棒向铁三爷一指，口中说道："朋友，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因何来至此处断路劫财，慢慢的讲来。"铁三爷闻听，遂说道："您要问我，我家住河间府铁家寨，姓铁名字木金。"丁瑞龙闻听他叫铁木金，这才说道："你是清真教人吗？"铁三爷说道："是呀。"丁瑞龙说道："莫非你就是那河间府铁家寨的铁三爷铁老表吗？听说你的武学功夫很不错呀，因何来至在北京城断路劫财呢？"铁三爷闻听，遂向丁瑞龙说道："好在咱们都是清真教的人，要不然我还是真不说。"铁木金就把在家中练艺，弟兄们不和，以致分居另过，所有家财完全练空，万般无奈，这才携带妻室来到了北京城，幸亏巧遇张爸儿，才有了安身之处，实指望找个知已的朋友，谋一份儿事业，以度生活，不料想到了北京十数日，也未见着一个熟人，也搭着来到了年终，连过年再置买应用的物件，我的妻室向我说，

大概总得十数两银子，才能过的了年，也是我一时的气壮，遂把此事应允，虽然答应了，但是我又借贷无门，故此想了这么个拙见，才来至在南下洼子、隐身在败苇折芦之中，方要断路劫财，没想到我这是初犯，就遇见了守备大老爷您啦。”丁瑞龙听罢此言，准知道铁三爷他一定是初犯，若不然他也不能在自己的门首劫道，丁爸儿这才一哈腰儿，由打自己靴筒之内，取出了铁夹儿，打开看了看里面还有二十五两的银票，随着取出来，递给铁三爷，口中说道：“这是二十五两 银子的银票，你拿到家中置买应用的物件，以及食物等项，你们夫妇过年，你不是就在上坡儿的张爸儿的房子里住吗？赶到明年初一，我不上这儿来，赶到初二的早晨，我打发车辆来接你们两口子，往我那儿住着去，我住家就在牛街。”铁三爷闻听此言，遂看了看丁瑞龙，自己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遂向丁瑞龙说道：“你老人家周济我银子，又救我这条性命，我是什么话也不会说，我也不磕头谢您啦！将来我铁木金但得一步地，我必不忘你老人家的好处。”丁瑞龙闻听铁三爷之言，就知道他是个诚实朴质的汉子，遂接着说道：“你快快拿着银两回家去吧！我还有事呢。”铁三爷伸手将银票接过来，往兜儿里一掖，扛起大棍就走。丁瑞龙看着铁三爷走后，自己不由得一阵好笑，心说，要是交朋友还是交这个样儿的，这就叫正直刚强，绝没有肋肩谄笑，甜言密语哄人的狡滑手段，丁瑞龙一面想着，一面回家，暂且不表。单表铁三爷，扛着三顷二十亩的大铁棍，欢欢喜喜的，顺着大道回家，来到自己的门首，天可就不早啦，随着叫三奶奶开门，洪氏三奶奶正在屋中放心不下，听了听天都定了更啦，还不见铁三爷回来，正自恐怕有意外之事，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叫门，

三奶奶一听正是三爷，随着站起身形来到外面，伸手开开了街门，只见铁三爷扛着铁棍往里就走，三奶奶把门关好，来到屋中。遂向铁三爷说道："今天可见着你的朋友了吗？"三爷答道："见着了。"说话之间，先把大铁棍放在门旁，伸手由打腰中取出银票，向三奶奶说道："我的朋友提说先给我银票二十五两，叫咱们明天过年，添补几件衣服，等到初二他打发车来，把咱们接到他们家里住去。"三奶奶闻听，心中欢喜，遂向三爷说道："你到外面买东西去，咱们预备晚饭吧。"铁三爷说道："好吧！我先把银票换成了现银子，就势在外面买点儿东西。"三奶奶闻听，又将银票交给三爷，铁三爷接过了银票，遂叫三奶奶关街门，自己这才来到街市之上，先到钱铺兑完了现银，然后置办了过年一切应用的东西，复又到了新衣庄，买了几件儿衣服，直买到天交三鼓，方才回到家中，帮着三奶奶把晚饭做得，夫妻二人用完了晚饭，铁三爷这才把今天如何巧遇丁瑞龙前后之事，说了一遍，三奶奶闻听，不由得暗自点头落泪。遂向铁三爷说道："这幸亏是遇见了丁大爸，倘若是遇见别的官人，打你个断路劫财，岂不是有性命之忧吗？"夫妻二人直说到天光大亮，闹了个一夜未睡，次日天明就是新年，夫妻二人欢欢喜喜，把年过了。

直到初二日天光方亮，忽然听外面有人叫道："铁三爷，起来了没有？"三奶奶遂向铁三爷说道："外面有人找你，你到外面看看去。"三爷整理衣服，来到外面，开开了街门一看，只见门外放着一辆轿车儿，在轿车儿旁边站立一人，看年岁也就在四十多岁，身穿蓝棉裤棉袄，抄包扎腰，脚底下白袜圆口皂鞋，往脸上看，五官带着忠厚，就见此人向铁三爷说道："借光您哪，您这里是河间府铁三爷的住宅吗？"铁三爷

答言说道："不错，在下姓铁名禄号叫木金，您是那里来的呢？"这人遂即说道："在下姓刘排行在三，我是辅盛镖局的伙计，我奉我们镖主丁大爸所差，特来接你们夫妻二位，到牛街去住，已经给您找好了房啦。"铁三爷闻听，心中欢喜，遂说道："您在此略候一候，我到里面去收拾收拾。"说着话，铁三爷转身形来到里面，见着三奶奶说道："三奶奶，你快收拾收拾吧！外面咱们的朋友丁大爷已派车接咱们来了。"三奶奶闻听，遂即收拾已毕，三奶奶上车在头里慢慢地走，铁三爷给张爸儿送信看房。铁三爷扛着铁棍找着了张爸儿，把话说明，然后又致谢了几句，铁三爷这才赶上了车辆，随在后面步下行走，赶车辆来到牛街，用手一指，向铁三爷说道："您看，丁爸儿给您找的就是这所儿房子。"说着话，刘三向前叫开了门，帮助铁三爷往里面搬运东西，收拾已毕，刘三带着看房子的告辞，铁三爷一看，虽然院子不大，收拾得洁净整齐，连一切应用的陈设，各屋中全都安排停妥。铁三爷与三奶奶正在手忙脚乱收拾之际，就听外面有人说道："铁三爷，都搬过来了吗？"铁三爷来了外面一看，原来丁瑞龙。铁三爷遂即抱拳说道："丁大爷，新喜发财，新喜发财。"丁瑞龙一看铁三爷衣服也换啦，气色也改啦，遂顺口说道："恭喜恭喜。"二人到屋中，铁三爷赶紧把三奶奶叫过来，遂用手一指说道，这就是我前者跟你说的那位，救了我的性命，又周济咱们银两，我的好朋友丁爸爸，就是此位。"三奶奶闻听，急忙上前致谢，丁瑞龙遂说道："咱们都是教中人，不必客气。"遂又向铁三爷说道："你们既然有了安身之处，你必须想个法子，作个小本的经营，我给你本钱，你们夫妻也好度日呀。"铁三爷一听丁瑞龙叫他作买卖，他就是一怔，遂向丁瑞龙说道："你这可

真是一番好意，无奈一节，我自幼儿未曾作过买卖，您叫我作个小本经营，我那里办的到呢!”丁瑞龙闻听，遂说道：“不要紧，咱们柜上有的是牛羊肉，明天我给你找一辆车，把牛肉给你上齐了，以及刀称等物，全给你收拾好了，给你送到家中，你到街市之上卖一天试试，反正得赚钱，就是你们两口子，对于过日子，足能够凑和着行啦。”铁三爸闻听，遂说道：“好吧，咱们就这么办，明天就实行。”说着话，丁瑞龙告辞而去，铁三爷与三奶奶复又收拾一切，用完了晚饭，遂即安睡，一夜晚景无事。

第四十回

铁木金卖肉遇耍戏　童海川一日会四杰

次日天明，天气尚早，就听外面有人叫门，铁三爷出来一看，原来是丁瑞龙打发人送牛肉车子来啦，只见新车子一辆，上面放着两个半扇子牛肉，大概不足二百斤，也差不了多少，刀秤钱柜一概俱全，外有新蓝布围裙一个。铁三爷看明白了，遂向来人说道："好吧，你把车交给我吧，你不进来歇息歇息吗？"来人说道："您辛苦着吧！我走啦。"铁三爷看着来人走后，这才伸手把蓝布围裙盘上，高声叫道："三奶奶你关了街门吧，我要上街作买卖去了。"不表三奶奶关门，单表铁三爷，推起牛肉车子，由打牛街往北，一直就走下去了。可有一节，只顾推着车子往前走啦，直到了已时，连一个买主儿也没有，自己把车子放下，站在那里发怔。工夫不大，只见由打宣武门大街，来了一辆卖牛肉的车子，但见人家车上的牛肉，只剩了一小块，大概也就是四五斤。就听那个卖牛肉的向自己说道："才过来掌柜的，怎么你还不下街呀？"铁三爷说道："我还没开张呢！"那人说道："您高声喊着点儿买牛肉啊。"铁三爷闻听，这才知道自己错了，赶情没吆喝，莫怪没开张呢。等着人家走后，自己又将车子推起来往前走，转来转去转到骡马市大街，自己看了看走路的人少，这才将车子放下，高声喊了一声买好肥的牛肉，这一声喊完了，自己还觉着羞羞惭惭的，只顾喊了这么一声不要紧，就听有人高声叫道："卖牛肉的。"，铁三爷一听，心说罢了，我这么一吆

喝，真有买的，随着推起车来，顺着声音答道："来了。"自己一看，就在骡马市大街一拐弯儿，把角儿有个门儿，在门前站立着两个人，上垂首这个人是个大身材，身穿蓝绸子夹裤夹袄，青抄包扎腰，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皂鞋，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方阔海口，厚嘴唇，两耳朝怀，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大概也就在四十多岁，新剃的青虚虚的胡楂。在下垂首站着这个人，中等的身材，稍微矮着一点儿，身上穿着青绸子，薄棉的棉袍儿，线带扎腰，露着青中衣，脚底下白袜子圆口皂鞋，往脸上看，一张青虚虚的四方脸面，两道细眉，直插入鬓，深眼窝子，二目神光炯炯，鼻直口阔，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年纪也在四十上下。就见那个高身量的人点手叫卖牛肉的，铁三爷推车答言，往前行走，一看前面有片泥洼，自己有心推过去，一想这辆车子是新的，车轱辘要沾上泥，自己又得刷洗，铁三爷这个意思，要绕两步远儿，躲着泥走。那个叫卖肉的大个儿一看，准知道铁木金是个外行，心说，这个卖牛肉的既是个外行，莫若我奚落他两句，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指说道："掌柜的，你不用绕着走，我知道你怕车轱轮沾泥，要依我的主意，不如你双手端起车来，躲着泥不就过来了吗。"铁三爷闻听，用目看了看那个大个儿，心说，好小子，你这明明是在拔扯我，看看我的力量如何？不瞒你说小子，你家三爸全份的家产，教练了武术啦！何况端端这辆牛肉车子呢，遂向大个儿说道："这倒不算什么，朋友你就上眼看看吧！"说着话，铁三爷双手拢住了车把，丹田一叫力，就将牛肉车子端起来过了泥洼了。只顾铁三爷这一端牛肉车子不要紧，在两旁儿行路之人，可就都站满了，大家齐声鼓掌叫好，说道好大的力量，在门

前站着的那个一看，卖牛肉的双手真把车子端过来啦，不由得吓了一跳，抬头又看了看铁三爷，但见他生的肩宽背厚，虎背熊腰，二眸子光华炯炯，心中暗说，不好，大概此人不是卖牛肉的，必是一位武术大家，特地前来访我，想到这里，用手一拍下垂首那个矮个儿的人，低头悄语的说道："表弟，你看见了没有？此人明明是前来访你我弟兄的，要不然他也不能露这一招儿。"矮个儿的遂说道："既然如此；你我弟兄就该预备，方为正理。"大个儿摆手说道："兄弟你别管，我自有道理。"遂高声向铁三爷说道："卖牛肉的，你给我三斤肥嫩的。"铁三爷一听，就是一怔，心说，咳！只顾推着牛肉出来啦，走的太已慌疏了，也没跟人家打听打听牛肉是多少钱一斤，秤我也不认的，想到这里，真是无法，如今人家要是买三斤牛肉，自己又不能说不卖，只得伸手把刀拿起来，就在后腿儿肥嫩的地方，四四方方的切下一块牛肉来，用手掂了掂，觉乎着差不离有三斤。书中代言，铁三爷自幼儿本是富户出身，对于升斗尺秤，东西的价钱贵贱，他是一概不懂。把这块牛肉切下来也不过秤，就双手递与那个大个儿了，口中说道，这就是三斤，大个儿伸手接肉，将牛肉接到手中，掂着很沉的，遂向矮个儿的说道："兄弟，你看是访人的不是，冲着他给我切这三斤肉，就是访我来的，不信兄弟你掂掂这是三斤肉吗？"矮个儿的人伸手接肉一掂，遂说道："表兄，三斤可多，大约有五斤上下。"大个儿闻听一乐，这才说道："卖牛肉的，三斤肉统共多少钱？"铁三爷心话，我早就知道你得问多少钱一斤，这可怎么办啊？要是要多了，刚开张又怕人家不买了，要少了吧，又怕赔了本钱，心中一着急，遂说道："共总二百四十钱。"大个儿闻听，哈哈的大笑，遂向

矮个儿的个说道："兄弟你看看。外面卖牛肉通行大市，一百二十钱一斤，三斤三百六十钱，他要二百四十钱，访咱们来的这不是全都明露出来了吗，兄弟你先在这儿等等，索性我拔扯拔扯他。"说着话，大个儿转身进了院子，工夫不大，就见大个儿出来，手中拿着钱说道："给你钱卖牛肉的。"铁三爷一看，大个儿右手用两个手指捏着一拢铜钱，大概那是二百四十钱，铁三爸遂伸手接钱，只见那个大个儿一笑说道："掌柜的，在我们这个北京城里作买卖的，接钱都不是手背朝下，你就平着把钱拿了去吧。"铁三爷闻听，心说，这可真是叫百里不同风，只得用手向大个儿的手内去拿钱，这一拿没拿动，铁三爷遂用目看了看大个儿，只见他脸上带着笑嘻嘻的一番乐容，铁三爷心中这才明白，并不是这个地方接钱手背不朝下，明明是这小子看看我的臂力如何，暗中打算道，好吧，我也让你看看三爸我的厉害，想到这里一伸右手，向大个儿右手中拿的铜钱，用尽平生的臂力，往外一夺，丝毫也没夺动，铁三爷一着急，一连就是三下，只听得花啦一声响亮，再一瞧满地的铜钱，具都成碎铜块儿了。铁三爷一看，就是一怔，心说，他这是听我的语音不同，头脑个别，看我是个外乡人，分明是欺辱于我，哼！朋友你想错了，想我全份的家业，俱已练武，今日我必要与你分个高低胜负，想到这里，用手向着大个儿一指说道："朋友，今天你好端端的给我二百四十钱，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知道俺铁三爷的厉害。"大个儿一看卖牛肉的自道名姓叫铁三爷，看他那个样式，却是态度不凡，大概是个练汉，心说，自己从打跟恩师学艺，不下二十余年，未遇见过敌手，大概这个卖牛肉的，是我个劲敌。

书中暗表，此人姓石名永字玉山，在下垂首那个矮个儿的是他的表弟，姓冯名昆字永志，弟兄二人就在家中一块儿练武，他们这个练武跟武术不同，他们练的是笨力，不过就是举砘子，练石锁、抱大石，耍大刀，又如端筐子，拧棒子，等等练力之法，以及摔跤的小工夫。哥儿俩真是尽心竭力的去练，他们弟兄二个，却又是生就的侠肝义胆，在街市之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别看能为平常，终日为人排难解纷，在外面名誉还是真不小。这一天弟兄二人将然吃过早点心，正在厅房吃茶闲谈之际，就听帘笼吧哒一响，由打外面进来一名家人，来在石永的面前说道："大爷，外面来了一个老和尚化缘。"石永闻听说道："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何必报告于我，家中有的是米，给他一升半升的，不就完了吗。"家人闻听，遂说道："他说不化米，我给他四十个铜钱算香钱，和尚说不化香钱，我可就说了，你一不化钱，二不化米，难道说你还要化人不成吗？老和尚闻听一笑，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这一句话说对了，不错，我正要跟你家主人见个面儿，故此我才回禀你老人家。"石玉山闻听家人这一片言语，遂着站起身形，向冯昆说道："表弟，你我二人到外面看看，看看这个老和尚是谁？"说着话，弟兄二人站起身形，一同来到外面，来到了门洞儿，手下人用手一指说道："您顺着我的手儿看，那不是化缘的老和尚吗？"石玉山冯永志弟兄二人一齐抬头，往对面儿一看，就见迎门有一位老和尚盘膝打坐在棕团之上，年纪可太老啦，大概站起来，是个大身材，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大领阔，外罩棋子布的毘卢褂，俗名就叫大坎肩儿，腰中扎着一根丝绦，真有核桃粗细，往脸上一看，头上满都卸了顶啦，铮光耀亮，稍微有点白鬓角儿，一张大坠子脸，脸

上放光，两道粗眉，寿毫多长，堪堪遮目，一双雌雄的二目，左眼大，右眼小，搭撒着眼皮，狮子鼻子，四字海口，通红的嘴唇，大耳垂肩。石永看罢，走下了台阶儿，抱拳拱手带笑说道："这位长老，但不知你老人家仙山何处，在什么宝刹主持？"老和尚闻听此言，微启二目，合掌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看了看石永，口中说道："但不知那位是石永，那一位是冯昆？"石永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说道："在下姓石名永字玉山，"又一指冯昆说道："这位就是冯昆。"和尚随着站起身形说道："二位施主，贫僧借一席地以便谈话。"石永这才叫手下人收拾和尚的零碎物件，一同来至院中，老和尚举目往四下一看，但见东跨院儿摆设着砘子石锁等类，在墙上斜着拴着一条绳子，上面搭着四身褡裢，和尚看罢，暗自点头，心说，原来此人是个平常的武术家。书中代表，就冲着和尚心中这一想，可见得他的武术高了。说话之间，石永谦谦让让，将和尚让至在厅房之中，分宾主落坐，家人把茶水献上来，石永这才抱拳说道："但不知高僧到此有何言见教？"和尚说道："老僧久闻二位武术精奇，今日特此前来拜访。"石永闻听，带笑说道："我弟兄二人所练的不过是粗鲁之技，何足挂齿，如不嫌弃，我弟兄情愿与高僧接招儿。"说着话，石永，冯昆，老和尚，三个站起身形，有手下人挑起帘笼，三个人这才来到东跨院儿。和尚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练工夫的所在，乃是黄土铺地，石永吩咐手下人把绳子上搭着的褡裢取下来，遂又向和尚说道："请高僧穿衣换褡裢吧。"和尚闻听，不由好笑，遂说道："石老师傅，要说是穿褡裢摔跤这一节，老僧我倒是个门外汉，今日不过当场与二位老师请教拳术，老僧倒可奉陪。"石永闻听和尚之言，遂在下垂首一站，

抱拳说道："高僧请。石永情愿接招，"说着话，和尚展一展身形，双掌一合，作出来童子拜佛的姿式，说了一声石老师傅请来进招，石永一听，和尚叫他先动手，心说，这分明是和尚看不起我，想到这里，遂拱手说道："高僧，在下得罪了。"石永遂左手一晃和尚的面门，右手用了一个恶狼扒心，顺着自己右胳膊往底下一穿，直奔和尚的胸膛就打，和尚一看石永的左手奔自己的面门一晃，随着就用左手往上一穿，身形往右一闪，左手捋住石永的左手，此时石永的右手，可就奔胸前来啦，和尚一看，石永的手离胸膛将近，遂用了凹腹吸胸，空胸紧背的工夫，伸右手搭住了石永的右手，说时迟，那时快，老和尚左腿一上步，用自己的左胯向着石永身形便撞，随着一撒，只听噗咚一声，就将石永撞倒尘埃。老和尚这才说了一声多承石老师傅相让，石玉山站起身形，面红过耳，遂向老和尚说道："我跟你老人家动手，一个照面儿，我就当场跌倒，不问可知，你老人家必是世外的高人，非剑即侠，石永自幼好武，可惜未遇明师，今老方丈技术高强，不才石永愿拜你老人家为师，求你老人家指教武术。"说着话，石永就跪至在和尚的面前，在旁边儿站着的冯昆冯永志一看，石永跪倒向老和尚行礼，随着自己也跪倒身形，向老和尚说道："求老方丈怜悯，收我弟兄二人作为您门人弟子。"和尚一见冯永志石玉山跪在面前，这才用手将他二人搀起，遂说道："既然你二人愿拜我为师，叫我传授你们两个人武术，这也不难，我有三件大事，当面要示，如果三事少一，老僧不敢从诺。"石永冯昆一同抱拳说道："但不知老师有何言语？请讲当面。"老和尚这才说道："要讲究练武艺，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你二人既然拜我为师，我以十年为限，你二人昼夜跟我

练武，不准偷闲脱懒，除去天灾病业之外，不准旷功，这算是第一件。第二件，必须找一所儿空间的房院，作为练武的场子，还得与我预备过年的衣服，以及每日的吃食，我也不跟你们要学艺的束修银两。第三件，就是我在你们家中教给你们弟兄练艺，可有一节，不准你们哥儿两，以及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对外人言讲，三事少一，老僧不教，非是老僧刁难，皆因事关重大。”石永冯昆闻听，遂向老和尚说道：“老师所言，弟子情愿遵命，但不知老师您的尊姓大名，求你老人家指示。”和尚闻听此言，回头往四外看了看，见没有旁人，这才向石永冯昆说道：“既然你二人要问我的名称，先不用忙，咱们三个人到客厅再叙。”石永冯昆闻言，遂说道：“老师，请。”说着话，三个人出离东跨院儿，一直来到厅房里面，老和尚落坐，石永冯昆兄弟二人在对面儿垂手站立，和尚看了看屋中并无待从仆人等，这才向石永冯昆说道：“你我在大门外见面之时，你等问我的名称，我可未敢答言，皆因我身负重案”遂就把自已的历史，不慌不忙，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石永冯昆闻听老和尚之言，不由得就是一怔。书中暗表，这位老和尚的法名，是上了下然，俗家的名姓叫荆立堂，住家在河南开封府，出家在大兴国寺，江湖人称一目了然僧，和尚的年岁，今已过百，了然幼年曾受过异人的传授，精通武学，对于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跳高纵跃，偷盗巧取，小巧技艺，可称绝伦，且心性好侠，皆因在顺治王年间，有一位河南巡抚，姓刘双名镇昌，由打到任以来，正直无私，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真可称得起白脸的包公。谁想官要清了，可就不大稳当啦，他可就得罪了预王府的皇粮督催头李宽，二人因为意见不和，没想到李宽的手眼真大，遂走动人情，预

亲王奏事，可就把河南的巡抚刘镇昌革职撤差，只是这么一来不甚紧要，所有河南的军民，遂大起公愤，这个事可就传到了然和尚的耳内。和尚坐定了一想，练就满身的武术，所为的就是剪恶安良，济困扶危，今刘巡抚无故被参，实在冤屈，我既知晓此事，必须要把此事设法辨白其冤，有心夜晚之间去找皇粮催头李宽，将他结果性命，又一想此事不怨皇粮催头，当今万岁如若不准预亲王的奏摺，刘巡抚如何能够撤差？想到这里，夜晚收拾俐落，嘱咐小和尚看庙宇，由打庙内起身，顺着大道连夜赶奔北京城。书要简断，了然僧来至北京城，他就在后门外广法寺安身，白昼之间，不过随着厅堂的僧众，上殿诵经，赶到夜晚，他便暗入皇宫。在头一天的晚晌，他在宫帏的禁地探明了路径，赶到第二天晚晌，他看了看庙中的僧人，大家具已睡熟，他这才收拾俐落，取过了文房四宝，铺上了一张纸，将墨研好，提起笔来作了一首八句贯顶诗，看起来和尚真是文武皆能，这八句诗写完了，和尚暗自念了念，写的是“一入皇宫太轻狂，目下河南万民殃，了却空间不平愿，然分皂白天下康，僧家盗宝无他意，辩别李宽害人肠，白奏误准奸王本，冤煞巡抚刘镇昌。”和尚看完，摺叠好了，带在腰间，听了听外面已天交二鼓，自己由打禅房站起身形，来到了外面，这才窜房越脊，一直够奔皇宫内院，这才将国家的玉玺得到手中，由打腰中取出了定柬，插在箱案一旁，自己这才回到广法寺，将玉玺供奉在桌案之上，行礼已毕，然后包在包袱之内，放在严密所在，慢慢的再打听圣上如何的降旨。不表一目了然僧，单表监国宝的领事，赶到次日清晨，只见箱案旁边儿，放着一张字柬，拿起来一念，不由得大吃一惊，赶紧打开箱盖儿一看，果然不见了国家的

至宝，这才急忙回禀都领事，都领事不敢待慢，急忙来到寝宫奏明了万岁。顺治老佛爷闻奏，不由得龙颜大怒，立刻传旨晓谕文武大臣上殿，当今万岁驾坐在金銮，文武众大臣上殿参罢，站立两厢，顺治爷传口旨叫都领事，把贼人夜入宫帏盗国家至宝留下的字柬拿起来，万岁亲自御览，顺治老佛爷看明，原来是八句的贯顶诗，横着念是“一目了然僧辩白冤”。顺治老佛爷向各大臣说道：“要看留的这首诗句，不问可知，盗宝者必是一个空门的和尚，要依朕的意见，晓谕慎刑司，传谕该管各地面，所有的僧众，一并拿到，交刑部严行拷问，那怕他们不招，但不知诸卿有何议论？”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在龙书案下，跪倒一人，口尊主子，奴才有口奏，顺治老佛爷看了看，原来是军机搭拉密抱皇本的都领事鄸起，这才说：“鄸起，你有何口奏？”鄸起说道：“奴才启奏主子得知，据奴才想，此事必有隐情，若依着主子，将天下僧众拿到，严刑拷问，倘若他等无招，岂不屈冤了他等，据奴才看来，按他这八句贯顶推测，他的名字叫了然，大概不问可知，这个和尚必然是通晓武术，好管路见不平之事，今河南巡抚刘镇昌无故被参，大概和尚是气忿不平，他这才夜入宫帏，盗去传国的玉玺。他临行之时，故意留下字柬，上面隐藏着他的法名，据奴才想，他盗宝所为的就是河南巡抚刘镇昌，主子暂宜俯顺民情，将河南巡抚刘镇昌官复原职，那时和尚得着这个信息，或者将国宝送回宫中，也未可知。倘若依着我主将天下的僧人拿到，送交刑部严刑拷问，那了然和尚若是得着这个信息，不但国宝不能还朝，倘若了然和尚他夜晚再进宫帏，恐怕于国家不利，奴才所奏，但不知主子龙意如何？”顺治老佛爷闻听，这才暗含着点头，想够多时，这才提笔御

批，刘镇昌官复原职。遣派大臣押着旨意，连夜赶奔河南，顺治皇帝复向两旁说道："诸爱卿有事出班，无事散朝。"众文武三呼万岁！天子退朝不表，单表押旨官，押着圣旨够奔河南，书要简断，在中途路上，也就是饥餐渴饮，连夜赶奔河南。来到河南，打听明白了刘镇昌的住址。原来刘镇昌自革职后，将所有的文书公事，暂交开封府护理，一时未能回籍，遂找了一所民房，暂为居住，是以仍然逗留在河南，这一天正屋中闷坐，外面回事的进来回话，口称大人，外面有圣旨到来，大人赶紧前去接旨。刘镇昌闻听，急忙整理衣巾出去接旨，一面命家人设摆香案，将押旨官请了进来，刘镇昌跪倒行礼，听候宣读，押旨官将旨意宣读已毕，这才知道自己官复原职。遂叩头谢恩已毕，将旨意接过来，悬挂在中堂，遂款待钦差，钦差走后，刘镇昌照常理事，但是自己如何复官，仍然是莫明其妙。不表刘镇昌，单表一目了然僧荆立堂，自从由宫帏禁地盗出国家传国的玉玺，自己就在广法寺终日打听圣上失国宝，对于河南巡抚刘镇昌，如何的解决。这一日由打外面打听明白回来，顺治老佛爷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一面下一道密旨，捉拿盗宝的和尚一目了然僧，一面传旨刘镇昌官复原职，和尚打听明白这件事，自己屈指一算，由打盗宝的那一天起，到如今整整的十八天，又一想，当今万岁既然将刘镇昌官复原职，我就应该将玉玺送回宫帏，倘若在我的手内，万一要是失手损坏了国宝，我可耽待不起。想到这里这才在庙中候到天交二鼓，看了看各处的僧人具已睡熟，自己这才收拾俐落，用包袱将玉玺包好，围在腰间，这才由打庙内起身，一直够奔皇宫禁地，仍然将玉玺放在原处，于是他也不回广法寺，遂连夜奔回河南大兴国寺。到了河南他细

一打听，果然巡抚刘镇昌已官复了原职，自己一想，刘镇昌他官复原职，他这口气可就算正过来啦，无奈一节，盗宝的重案我可就算背上了！有心夜晚之间去到巡抚的私宅，备叙其中的情由，也叫刘镇昌知道知道，又一想自古的侠客剑客做事，都是功成不居，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又是个出家人，难道说见了刘镇昌，还望他答报我不成吗？自己想到这里，莫若我离开河南，海角天涯，到处为家，一则躲避官人的拿获，再说在各处作几件公德之事，也不枉我身在空门。想到这里，自己这才各处云游，朝拜天下的名山古刹，倒也消遥自在，如此过了许久。忽然间和尚一想，由打进宫帏盗宝的那一年，终日里真是大海茫茫，直到如今，屈指一算，已不下四十余年了，虽然说是年深日久，我这个案由儿总算是没消，莫若我再到一趟北京城，一者我窥探大小的衙门职官等人，对于我这一案，看看他们是如何的景况？再者说到一趟广法寺，在数十年前与我接近同道的弟兄们，探望探望他们还在与不在？果然再到了北京城，那繁华之处，倘若遇见有缘之人，我必然将我平生的武术，传于他，也不负我师傅传我这一身的武术。到那时事毕，我再找个深山古寺一隐，倒也落得个安闲自在。于是和尚这才来到北京城，逛了城里外的八刹，然后又慢慢的打听自己的案件，各处又打听了打听那里有出色的人物，只顾这么一打听不要紧，早有和尚的旧相识，对和尚这么一提，就说在骡马市大街，转角儿的门儿，住着有表兄弟哥儿两个，一个名叫石永，一个名叫冯昆，弟兄二人倒是个当时的英杰。和尚听到这里，自己这才想着到骡马市大街访访这两个人去，来到了石永的门首，和尚访问明白了，这才放下棕团取出木鱼，对着他的门前这么一念经，赶到里面

回事出来，给和尚米，和尚不要，给和尚香钱，和尚也不要，回事的问他要化什么呢？一目了然僧这才说道："要化跟你们主人见一个面儿。"回事的听明白了，这才把话报与主人，石永出来，把和尚带进去，在跨院比武，石永落败，有意拜和尚为师，和尚这才当面要求三事，石永一一的遵命，这才一问和尚的上下，和尚这才备叙自己的历史。石永冯昆弟兄二个听明白了，石永是性情直爽的人，遂用手一指冯昆说道："表弟，咱们的师傅不是把话说完了吗，并不是我这个人性急，咱们这就给师傅磕头吧！"说着话，石冯二人跪到，向和尚磕头，和尚暗自想道，据我看石永这个人，倒有点儿意思，说话直爽，也不客气，还是天生的福象，莫若把我平生的技术，传给他们两个人，倒是个巧事，想到这里，遂用手相搀，说道："你二人起来吧！由今日为始，你们把练工夫的地点酌量出来，咱们由明日起，就接着练功。"石永赶紧点头答应，一面命人收拾东跨院儿，给和尚预备卧具，又拨了一名从人伺候和尚，一面问老师用荤用素，好给你老人家预备。和尚说道："我的早晚饭，由打进庙的那一天，我是常素。"石永听明白了，叫从人到外面找了一位作素菜的厨师傅，为的是早晚好给和尚预备斋饭，从新又收拾出来一间小厨房，侍候和尚。赶到了次日清晨，和尚在东跨院儿，梳洗已毕，冯石二人到了东跨院儿，见了师傅，一目了然僧一看冯石二人进来，遂说道："由今天起，我先教给你们练练架子，不过是舒展舒展你们的筋骨，皆因你们终日练的那个笨力，把劲全用横啦，我教给你们练这个架子，所为是解横力运动身体。"和尚将话说明，由当日为始，不分昼夜，和尚传给他们两个的功夫，在先前是蹲站大小的架子，到后来给他二人择拆手，然后再交

给他们打了两套小拳。和尚一看，虽然说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练，两个人的身体，可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冯昆是个矮个儿，对于窜蹦纵跃的功夫，倒透着俐落，和尚看明白了，这才传给冯永志缩小绵软巧，跳高纵矮，陆地飞腾，各种小巧之艺，也兼着冯永志是天然长就的两条飞毛腿，和尚这才交给他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要说是石永可就不然啦，他是身长体大，骨沉肉重，要学小巧技艺，未免费手，别说还练不到，就打算练到了，也是个平常之艺，很出奇的他可练不了，并非是和尚不教，皆因他的体格不成，和尚看明白了石永的体格，这才教给他练横练儿的工夫。书中代言，练横练儿是一种工夫，金钟罩铁布衫是一种工夫，练气功又是一种，可有一节，要是练金钟罩铁布衫，那是一种幻术，必须要拜北斗，七七四十九日，还得身体洁净，子午时还得要饮天罡气，方能有效。要是气功可不然啦，气功专讲究用茹气之法，吸天地之精气，运动四肢，是为气功。要说这个横练儿，讲的是过操，有三十六味群药，熬成了药水，用刷子刷在身上，然后用杉木棒周身过操，前文已经表过，这不过是大概，一目了然僧传授石永石玉山，不过就是横练儿的工夫，又传授他铁沙掌，以及各种的军刃。书要简断为妙，和尚在石永家中教艺，算来整整的十年，这一天清晨早起，和尚把石永冯昆叫到面前，遂即说道："你二人自从拜我为师，学艺以来，直到如今，已有十载有余。我传给你二人的武术，虽然说不上天下绝伦，也可算不至落于他人之后，只因为我还有要事在身，故尔不能在此久居，你我师生今日一别，我也无物可赠，我每人赠给你们一个美称。"遂用手一指石永说道："玉山，我送给你一个外号叫铁背熊"石永闻听，跪倒行礼，谢过恩师，

然后站起身形。和尚又用手一指冯昆说道："永志，我也送给你一个外号儿，皆因你生就的两条飞毛腿，你就叫千里独行。"冯昆也跪倒行礼，谢过了恩师，然后弟兄二人齐向和尚说道："恩师，虽说你老人家有要事在身，您也不能够暂时就走，我弟兄二个跟随恩师学艺十年之久，蒙恩师传艺，我弟兄二人尚未答报恩情，你老人家要是走，何必在一时呢？"和尚闻听，遂说道："你二人那里知晓，我在此处居住，虽然是十年的光景，实则如同千秋，前者我也与你们哥儿两提过，皆因我身负重案，我本有心早走，又因你们哥儿两个武术不曾学全，到如今虽然说你们的武术不算无敌，但也可以将就得了，我要早离险地，咱们师生容日再会。"石永冯昆一听老师去意已决，也就无法挽留了，随着向和尚说道："恩师，但不知你老人家几时起身，我等预备一桌素席，给老人家饯行。"和尚闻听，带笑说道："你二人的意思，不过是平常人的客气，咱们既是师生，也就用不着那个麻烦的事了，我有几句要言，要你弟兄二人遵依，就算你我师生，永久的纪念。"冯石二人闻听，急忙跪在和尚的面前说道："弟子愿闻恩师的金石良言。"和尚说道："既然如此，待为师与你二人细讲，我这个门户之中，最忌的是身犯淫戒，何为淫戒呢？就是见美色起淫心采花作案，倘若我知道此事，我必然将他的头颅一掌击碎，再者说就是不准你们背却侠义正道，凡事见义勇为，济难扶危，不要恃技欺人，走入歧途，你等要牢牢紧记，也不枉我费尽这十年的心机。"冯石二人听毕，遂即向和尚拜了四拜，遂说道："谨遵师命，弟子决不敢有违师训。"和尚这才站起身形，遂即吩咐道："将我的零碎物件，及行囊包裹，给我预备齐毕，我就要与你弟兄二人告辞了。"石永冯昆这才向和尚说道：

“但不知你老人家此一去投奔何方?弟子要是想念您的时候也好前去看望你老人家。”和尚闻听，一摆手说道：“如今我与你二人一别，我是行无定所，你二人在家中紧守我的规则，倘若我得暇之时，必然亲自前来看你们。”和尚说毕，石永转身形离出了厅房，够奔后面。去了工夫不大，只见石永由打外面进来，手中托着两个茶盘子，头一个茶盘子是四封银子，共是二百两，第二个茶盘子里面放着四十两黄澄澄的马碲金，随着向和尚说道：“恩师，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那么一点儿孝心，你老人家带着作为路费。”和尚摆手说道：“我是个出家的和尚，我在外面行路也用不着这么些个金银，再说金银多了，也是招灾惹祸。”石永说道：“这些个银两，也并不算多，你老人家带在身旁，就为的是用着方便罢了。”和尚遂伸手由打茶盘之中取了一封银子，向石永冯昆说道：“我要这五十两银子，就富富有余了，若是不够，我来信再要。”冯石二人无法，也就不能再让了，和尚将银两带在腰间，然后将零碎叫冯石二人给收拾俐落，遂跟随和尚来到大门以外，将东西交给和尚，一目了然僧将东西接过来说道：“你二人回去吧！我要走了，冯石二人想送，直送到前门外，师生们只得洒泪分别。不表一目了然僧云游天下，单表的是石玉山冯永志，弟兄二人回家，虽然他的老师走啦，他们弟兄二人的武术仍然是照旧的练习，可不敢抛弃。这一日去，弟兄二人在厅房中，吃过早点心，正在喝茶之际，猛然听外面喊了一声好肥的牛肉，弟兄二个站起身形，石永遂向冯昆说道：“兄弟你听，这个卖牛肉的好大的嗓门儿呀！不问可知，他准是个外行。”冯昆答言说道：“咱们哥儿两个到外边看看，牛肉要是肥嫩，咱们买几斤。”故此弟兄二人这才由打里面出来，到了街门以外，这才

与铁三爷相遇，买牛肉的事情，前文已经表过。

如今石永给他肉钱，铁三爷用力向石永的手中夺钱，连拿了三次没拿动，然后又一用力，遂将钱夺出，溅满了一地，铁三爷低头观看，落地的铜钱连一个整的也没有啦！具都是粉粉的乱碎。石永哈哈一阵大笑，说道："朋友，你的臂力是真不含乎。"铁三爷一看，心中大怒，遂说道："你这个人真不讲理，你既买牛肉，何必奚落于我，你既敢奚落于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铁三爷是好惹的吗？"石永用手一指铁三爷说道："姓铁的你先别着急，真要是动手的话，咱们有个动法，咱们是一对三下的打，由打这个时候，打到了天黑，那才是个英雄好汉！"铁三爷答言说道："好好，咱们两个人就是这么打法，可有一节，谁也不准叫人帮助。"石永闻听，一笑说道："姓铁的，还给你一个便宜，一对三下打，叫你先打我，你打完了我，我再打你。"说话之间，石永将身形站好，骑马蹲裆式，将脸一仰，现出来前面的胸脯，净等着挨打。书中代言，石永跟一目了然僧原练过横练儿，平常人要是打他，焉能够打的动呢！不表石永等着挨打，单表铁三爷，自己心中想道，我由打自幼爱惜武术，把我的全份家私，全都练尽了，难道说我今天打人，还会打不动吗？想到这里，自己将右臂一晃，丹田一提气，抡起右拳照定石永的胸前便打，就听得嘣一声，类似雷鼓，铁三爷看了看石永，只见人家站在那里，丝毫也未动，不由得自己就是一怔。心说，我用的是十二成的力量，我没把人家打动，这便如何是好？想到这里，自己只得不慌不忙的接着又打了两拳，铁三爷看了看，不但人家没动，人家还是谈笑自若，此时石永向铁三爷说道："姓铁的，你三拳没将我打倒，我该着打你啦！"要说铁三爷真也算是不

含乎，自己也将身形骑马蹲裆式站稳，往前一挺胸脯说道："朋友，你只管往这里打。"石永闻听此言，哈哈大笑，遂说道："铁三爷，你打了我三拳，并未将我打倒，别看你身体强壮，虎背熊腰，你禁不住我三巴掌。"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有人高声说道："石永，你休要大言欺人，别看他禁不住你三巴掌，你还禁不住我三个手指头呢！"石永正 回头观看，此人的话音未落，猛听得又有一个声若铜钟高声喊道："朋友，据我看来，他禁不住你三个手指头，你还未必禁的住我一个手指头。"此时看热闹的众人闻听这一席话，不由得哄然大笑。石永遂仔细观看，就见说禁不住我三个手指头的那人在西南上站着，在中等的身体，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儿，外罩宝蓝绸子的大褂儿，脚底下白袜子，圆口的皂鞋。往脸上观看，大概有三十几岁上下，乃是四方的脸面，光润无比，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二目如电，光华烁烁，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有轮，黑漆漆的一条发辫，但见他左手拿着一把短摺扇，右手伸出来三个手指头，正然在那里比画着。说禁不住我一个手指头的那人站在他旁边儿，用左手捋住他那一个手指，自己伸出右手的第二指头喊着，也是个中等的身材，细腰札臂，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足下高腰儿的袜子，穿着两双大洒鞋，外罩蓝大褂儿，又肥又大，绒绳紧腰，在腰间掖着一块汤布的手巾。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生就的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人字儿的脖子，太阳凸着，腮帮子努着，气眼是足的，二目光华炯炯，亚赛两盏明灯，小辫儿在脖子了上头一扛。就见那个伸三个手指头的主儿，向着伸一个手指头的这个主儿说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就听紫脸膛儿的那人说道，在

下姓童名林字海川，家住霸州童家村，寄居北京城安定门里富贵巷。”那人闻听此言，哈哈大笑，赶紧双手抱拳深施一礼，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侠客爷。”童林紧赶答言说道：“未领教您的贵姓，因何知道童林的贱称？”就听那人说道：“小可姓王名伦字子延，住家在廊房二条，先父在世之时，就在此地前门外打磨厂西口儿，开了一个郑记茶叶店，在我们茶叶店的柜上，有一位领事的，此人姓陈双名自平，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上了年纪了，在先父在世的时候，他们老哥儿两个，交称莫逆。这位陈自平老先生，自幼受过异人的传授，颇通武术，可有一节，此人有艺善藏，那一年我方九岁，这位陈自平老先生，游学回归了北京城，见着我们老爷子，彼此在一处闪谈，我们老爷子问过陈老先生，说你老人家已经这么大的年纪啦！您家中也没有亲近之人，若不然我给您收拾两间房子，您就在我这里一住，顺便您就在咱们茶叶店里头给照应照应，咱们哥儿两个也好时常在一处相聚，胜过您在外面飘荡江湖。”书中代言，王伦的父亲，乃是个心胸远大之人，已看出来陈自平是一位武术的大家，他把陈自平留在他的家中，他是别有用意，一则可以帮着他照料买卖，再者有意要将王伦拜在陈老先生跟前，习学点儿武术，他倒不是为自己的孩儿长大，在外面成名露脸，不过是练点儿武术，到了老的时候，落一个结实的身子。故尔跟陈老先生一提，叫陈自平在柜上帮忙，这位陈老先生也倒愿意，另外给老人家收拾了两间房，这个陈老先生倒是尽其朋友之道，终日必要在郑记茶叶店帮助自己的盟弟，照料照料买卖。日子一长了，顺便儿这位王掌柜的，就把有意叫自己的孩儿拜在陈老先生门下，学习点儿武术的事

情，跟陈自平这么一提，在先前陈老先生倒不愿意，到后来王掌柜的是多次的要求，非要命王伦拜他为师不可，陈老先生被逼无奈，这才向王掌柜的说道："非是愚兄我不肯收录您的少爷做个徒弟，这个练武术非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要是真练的话，您把子延叫过来，当面问问他，如果他要是一心情愿的练，我就教给他几手儿。"王掌柜闻听，心中欢喜，这才把王伦叫了来，当面儿这么一提，王伦是非常高兴，愿意跟陈老先生练武，由打这一天为始，王掌柜的就命王伦拜在陈自平的门下学艺。书要简断，王伦跟随陈自平学艺，整整的十五年，这位陈老先生一看，王伦真是用心苦学，遂就把自己所会的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各种武学的功夫，从头至尾，满交给王伦王子延了，赶到后来一看王伦的行为，光明正大，这才传给他点穴法。赶到后来，王掌柜的可就身染重病了，医治未效，遂与世长辞，陈老先生帮助徒弟王伦，把这场白事办完了，王伦遂向老先生说道："老师，咱们这个郑记茶叶店的经营，你老人家就算个领事吧！一则徒儿我年轻，再说我又没练习过买卖，我父亲在世之时，你们老哥儿俩又有交情，你老人家又是我的业师，没有别的，咱们这个买卖，就归您老人家一人经理，我可就不管了。"陈老先生一想，徒弟这么说，可也就不便推辞了，这才在郑记茶叶店里面作了领事掌柜的。王伦就在家中料理自己的家务，家里头并无旁人，只有自己的老娘，马氏老太太，与自己的妹妹香娘。这位王伦终日在家侍奉娘亲，无奈一节，马氏老太太，由打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终日里忧思，以致身染重病，医药无灵，遂也就一命呜乎。王伦把母亲殡葬已毕，守孝三年，孝服满后，可以常在自己的柜上，帮助老师陈自平料理买卖，也时常在家

中料理家务，今天这是由打家中出来，打算到前门外自已的茶叶铺里去绕个弯儿，正走在骡马市大街一转角儿，看见街市之上，围着一大圈子人，自己遂分开众人，到里面观看，正赶上石永伸出手来，要打铁三爷三掌。自己不由得一怔，心说，挨打的这个人，怎么这么楞啊！他真敢叫石永打他三掌，我想石永曾受过异人的传授，浑身横练儿，又有铁沙掌的功夫，这位朋友焉能禁得住泥！自己这才一高兴，高声喊道："石永，休要以大言欺人，别看他禁不住你三掌，你还禁不住我三个手指呢！"只顾自己一高兴，说出这句话来不要紧，就在旁边厢有一人，掳住他三个手指头说道："朋友，别看他禁不住你三个手指头，你还未必禁的住我这一个手指呢！"王伦一问，才知道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童林又将王伦他自己的历史听明白，这才向王伦说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就与他们两个解说解说吧。"说话之间，童林与王伦两个人，向着石永冯昆说道："二位，方才我们也看见了，大概不问可知，这位卖牛肉的掌柜的，许是练过两天儿武功，他焉能禁的住你这三掌，依我说，莫若把牛肉钱给他，叫他去吧！"石冯二人闻听童林王伦之言，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侠客爷，非是我等与作小本经营之人开玩笑，皆因我爱惜他，我还要与他交交啦！"童林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跟他谈谈吧。"童林王伦两个人回过头来，在牛肉车子旁边儿一看，不见了卖牛肉的掌柜的，童林这才向四周围看热闹的众人抱拳说道："诸位，你们那一位看见这个卖牛肉的掌柜的，上那儿去啦？"就见人群之中，有一人答言说道："我看见啦。"童林抬头一看，答话这个人，年纪也就在二十多岁，白净的面皮，身穿着半截儿的蓝布大褂儿，白布袜子，两双青皂鞋，腰中

扎着一条围裙，手里头拿着一个口袋，向童林说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啊？"童遂报通自己的名姓，那人闻听，不由得一笑："小子我见你老人家面熟，我可没敢认，莫非您就是在安定门里北城根儿富贵巷多罗贝勒府看家护院的教师爷吗？"童林闻听一怔，遂说道："你怎么会晓得我呢？"那人随着说道："自从你老人家在贝勒府的时候，有五寇闹府，被你老人家吓走了，你老又打掉了他等的单刀拐棒，此事满城皆闻，你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原先我就在富贵巷对过，满爸儿开的牛肉馆儿里头当伙计，我们是清真教的人，我姓张排行在二，你老人家出入，我时常看见您，这一说有一年多没跟您见面儿啦！你老人家发了福啦，面容也岂隆啦，故此我看着您眼熟没敢认您，现在我也不在满爸儿的牛肉馆儿里啦，我就在西华门七圣祠对过儿，增顺肉铺子里面当伙计，我这是给我们掌柜的办事去，路走此地，看这儿围着许多的人，要说那个卖牛肉的，我可认的他，他姓铁名禄，号叫木金，他是河间府铁家寨的人氏，跟我们掌柜的有交情，他今天是头一天上街作买卖，这个人的性情直爽，还是不懂作买卖的规矩，如今跟那二位一论武，他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啦，故此走啦，不是紧，他这个车子我给他推着，他的家我也认的，就在牛街。"童林闻听，遂回头向冯石二人说道："你们二位请家去吧！我听张爸儿说，卖牛肉的铁三爷这个人，性情非常直爽，我也很爱惜这个人，我跟着张爸儿，一块儿到他家里看看去。"冯昆、石永弟兄二人闻听，说道，："好吧，侠客爷您就多费心了，日后有用我二人之处，请您只管赏个信儿。"说着话，二人一齐抱拳转身进院而去不表。单表童林又向王伦说道："您也执公，我跟着张爸儿到牛街，找铁三爷去谈谈。"王伦遂即

抱拳说道："侠客爷，您多辛苦吧！咱们改日再见。"童林见王伦走后，这才说道："张伙计，劳您驾，你推着牛肉车子，我跟你到牛街。"张二爸遂将口袋放在牛肉车上，伸手把绊带往脖项上一搭，双手握住车把，推起车来在头里走，童林在后面跟随，来到牛街，张二爸将车放下，随着用手一指，向童林说道："这就是铁三爷的家。"童林说道："你上前叫门。"张二爸点头，至来在铁三爷的门前，高声喊道："铁三爷在家里吗？"只听里面有妇人答言说道："铁三爷说啦，他没在家。"童林与张二爸闻听，不由得一阵哈哈大笑，童林遂向张二爸说道："你听见了没有，这分明是铁三爷在家里，不肯出来见咱们，这位答话的妇人，不问可知，许是他的妻室，把这句话给说错啦。"张二爸说道："不错。"童林复又说道："劳您驾，你把门开开，请铁三爷出来，跟我们见个面儿。"就听里面那位妇人说道："好吧。"那个妇人自己明知把话说错了，故尔惹得门外的人大笑。书中代表，铁三爷在骡马市的转角儿，与石永彼此一对三掌赌打，铁三爷三掌未将石永打倒，石永要打他三巴掌，又用言语一奚落他，也是他一时脸上不挂，自己这才抛下牛肉车，回到家中，三奶奶一看，遂说道："三爸，你出去作买卖怎么样？你的车子放在那儿啦？"铁木金闻听，遂说道："唉！别提啦！"遂就把推着车子上市作买卖，如何与石永较力比掌之事，从头至尾对三奶奶细说了一遍。三奶奶闻听，不由得心中想道，凡事都皆因三爷的脾气太急，故此才有这个是非，铁三爷又向三奶奶说道："你留点儿神听着，外面若是有人找我，你就说我没在家。"三奶奶这才留神听着，如今一听外面有人叫门，三奶奶心中一慌，所以把话给说错了，才惹得门外的人一阵大笑。三奶奶这才开开街门，遂问

道："你们二位找谁？"童林答言说道："我们找铁三爷您贵姓啊？"，三奶奶说道："我姓铁，铁三爷是我的丈夫，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童林闻听，向三奶奶说道："您就把铁三爷请出来吧，方才您说的话，我已然听明白了，不问可知，铁三爷一定在家里呢！他因为脸面上不好看，他才不出来见我们。"三奶奶闻听童林之言，只得转身形来到院内，遂说道："三爷，你出来吧，外面来的是给咱们送牛肉车子来的。"就听里面有人说道："我越教给你说我没在家，你越紧着叫我出来，是那位给我送牛肉车子来啦？"说话之间，铁三爷来至在外面，童林抬头观看，一看铁三爷，果然生得相貌魁梧，虎背熊腰，倒是英雄气概。童林向张二爸说道："这位就是铁木金吗？"张爸儿答言说道："不错。"张爸儿又向铁三爷说道："三爷，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位就是安定门里富贵巷多罗贝勒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铁木金闻听，赶紧抢步上前行礼，口中说道："侠客爷在上，铁木金有礼。"童林赶紧用手相搀，遂说道："朋友，何必行礼，方才我听张爸儿说，阁下的为人性情直爽，故尔我很是爱惜阁下，这才来到您的府上，要跟你谈谈。"铁三爷说道："很好，请到里面坐吧。"铁三爷这才帮助张二爸把牛肉车子推到院内，张二爸遂向铁三爷一抱拳说道："三爸，我柜上还有事呢，我也不陪着侠客爷了。"说着话，由牛肉车子上面，将口袋拿下来，告辞而去。铁三爷将街门关好，这才陪着童林到了屋中落坐，童林跟着就问铁三爷因何来到北京城，铁木金遂就把由打河间府铁家寨，弟兄们分居以后，因为自己好武，以致家业凋零，携眷来到北京城，投亲不遇，才被困在北京城，只因被困所迫，才到南下洼子去路劫，故此巧遇丁瑞龙，此人开着辅盛

镖局，武艺超群，为人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蒙他周济我银两，以至卖牛肉前后之事，细说了一遍。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暗自欢喜，心中想道，这位丁瑞龙可算是一位英雄，真称得起济困扶危，仗义疏财，倘若得暇时，我倒与这位丁瑞龙接近接近，想到这里，遂向铁三爷说道："买牛肉的那个人，方才我已经打听明白啦，一位姓石名永字玉山，外号人称铁背熊，一位姓冯名昆字永志，外号人称千里独行，因为与你一时的误会，故此才较力比掌，从今后你倒不必计较他们两个人，我也要告辞了，还有一节，这位丁瑞龙老先生可曾在镖局子里面吗？"铁三爷答言说道："丁大爸他也对我提了，他要够奔京西密云县访个朋友，多者去三天，少者一两天必回来。"童林遂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这么办吧！倘若丁大爸回来，您到富贵巷贝勒府，给我送个信儿，我好会会这位丁瑞龙。"说话之间，童林这才来到院中，铁三爷伸手将街门开开，将童林送走，回手关好街门，暂且不表。

单表童林，由打铁三爷的家中出来一看，天可就不早啦！日已平西，自己一想，莫若到前门外双龙镖局儿看看去。想到这里，自己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前门外，来到双龙镖局门首，就听见里面的伙计出来让道："侠客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啊！请到里面坐吧。"童林遂问道："你们镖主可曾在家？"伙计赶紧答言说道："在家啦，您请里面坐吧！"童林这才跟随伙计迈步往里走，到里面的厅房，伙计伸手将帘笼掀起，高声向里面说道童侠客来啦！就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请进来吧。"童林抬头一看，就见由打屋中出来的这个人，是中等的身材，细腰札背，双肩抱拢，身穿白绵绸的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白袜洒鞋，白净的面皮，精神百倍。童

林一看认得，原来是杭州双龙镖局镖主黄灿的弟子，落地燕子张雄。书中代言，这个落地燕子张雄，由打太湖丢镖，老英雄神手昆仑镇东侠候振远，剑斩了三寨，大寨主孟恩孟少伯，将镖银两万送至在枣林庄，镇东侠仍派落地燕子张雄，押着原有的这支镖，到了地方交待明白。落地燕子张雄心中暗想，凡事总得多经，多练，多学，多见，不能任性作事，由今日为始，往后我还得跟人家学。要说张雄还真是心灵性巧，自此以后自己都格外的慎重，又在镖局子里走了两三趟镖，在沿路之上，都是平平稳稳。后来黄灿看着他不错，这才拿着潘龙的名帖，复又写了一封信，打发落地燕子张雄够奔北京城前门外，杭州分设的双龙镖局，叫他前去经理那号买卖。故此今天童林这么一来，他在屋内一听，知道是童林到此，遂即站起身形，来到外面，口中说道："不知老人家到此，未曾远迎，晚生与你老人家行礼。"童林赶紧用手相搀，张雄将童林让到厅房之中，童林来到里面，各处观看，这个厅房乃是一通连的五间大厅，屋里头陈设的倒是很讲究，童林落坐，张雄各在下首相陪，有人把水献上来，让童林喝茶，童林带笑说道："茶我倒是不用，我是来看望看望你们，晚饭要是得了，我在此扰你们一顿晚饭。"张雄带笑说道："好吧！天也不早啦，若不然就吩咐他们摆坐吧。"童林遂说道："很好，我还是真有点儿饿啦。"张雄这才站起身形，叫伙计们调摆桌椅，然后让坐，大家入了座，伙计们一趟一趟的往上端压桌的菜碟儿，工夫不大，菜已上齐，张雄张罗着斟酒敬菜，童林真是开怀畅饮，然后吩咐一声上菜，跟着饭也就到啦，童林吃得酒足饭饱，大家吃喝已毕，叫伙计把残席撤下来，复又打来手巾把。漱口水预备好了，工夫不大，童林张雄擦脸漱口

已毕，伙计沏茶，童林坐在那里，定了定神，又喝了两碗茶，这个工夫可就不小啦，听了听外面更锣都下来啦，童林这才站起身形。遂说道："我要走了，咱们改日再见吧！"张雄说道："侠客爷，天可不早啦，要依我说，您不如住在我们这里吧。"童林说道："我还有事，咱们改日再见吧！"

第四十一回

深夜深沟救少妇　摊上酒楼跟奇人

童林这才站起身形，出离了厅房，一直来到外面，张雄送至外面，童林告辞而去，不表张雄与镖局子的众人，单表童林。由打镖局子里出来，遛遛达达打算够奔安定门里富贵巷回家，又一想要抄个近儿走，遂一直顺着小道儿，够奔深沟胡同，来到深沟湖同，自己往里面正走，隐隐的听得梆锣齐鸣，天交了二鼓。英雄正往前走，微微听见有刀声响亮，童林不由得一怔，遂往各处一看，四外无人，自己心中一想，四外无人，刀声何来？这不是奇怪吗！我倒要看看这个声音，从那儿来的。这才向四外一找，就见路西有个门儿，是一字墙的门楼儿，遂又回头看了看，并无来往的行人，遂将身形一晃，往上一纵，单臂膀跨住了门楼儿，低头往院内观看，南北的厢房，黑洞洞并无灯火，西为上的上房，一明两暗，当中的堂屋里，并没有灯光，南面儿的暗间，也是漆黑，惟有北头儿这一间屋中，却是灯烛辉煌，就见窗户纸上，人影儿隐隐，童林一看，不由得心中纳闷。这两个人影儿在窗户照着，原来是一男一女，但只见女子的手中拿着一口刀，男子是劈手夺抢，童林一看，这才明白，大概他们两个人，是因为夺刀，故此撞的刀声响亮，又一想在这夜静更深之际，男女二人夺刀，据我想来非奸即盗，我童林蒙人抬爱，称我为侠客，既有侠客之名，我必要管天下不平之事，待我到里面看个水落石出。英雄想到这里，遂将身形一纵，轻轻的落在

院中，蹑足潜踪，来至在有灯光的那间屋的窗台儿下，就慢慢的用手扶着窗台儿，侧耳细听。就听屋中有人说话，大概是一个半老的妇人，说道："呦！你可不行，要说是动手，还得我自己亲自来，这个细活你作不了，头一样儿，你也没经验过，再要说你也不肯下手。"又听得有个男子说道："你别看我不行，我这是慢慢的练练，越练不是胆子越大，手底下越稳吗。"又听妇人接着说道："不是我不肯叫你下手，我恐怕你耽误事。"又听男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妇人，我就不赞成，常言有句俗语儿说的明白，女子应当在家从父母，出阁就得从丈夫，丈夫死了，从自己的儿子，这叫女子的三从，我既是你的丈夫，你应学夫倡妇随，为什么我说话你不听呢？"男女正在辩嘴之际，童林在外面听着有点儿不明白，自己这才将蓝布大褂儿撩起来，一伸手由打兜里之中取出一根树棕来，用口内的唾沫闷湿了，将窗户纸刺了一个小窟窿，遂将树棕带起来，然后眇目往里观看，英雄不看则可，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但见靠着前檐的窗户，是一铺大炕，在炕上站着一个女子，看那个年纪，大概有个五十来岁，身上穿着个半截蓝布褂儿，相衬青布的托领，左大襟，铜钮子，蓝布的中衣儿。往下边儿看，一对金莲，大概总有七八寸长，穿着一双软帮软底儿的鞋，鞋上还钉着五分多宽的白带子，就在他的脚面上一札。往脸上观看，好凶恶的一张脸面，真称得起是瓜子儿脸，可是大头儿朝下，漆黑的一脸麻子，两道黄焦焦的短眉毛，似有如无，深眼窝子，圆眼珠子，大蒜头的鼻子，厚嘴唇，还有点儿吊角口，一双小元宝耳朵，花白的头发，在当顶挽了一个髻儿，两双手攒着一口刀。就见在地下站着一个男子，看年岁也有六十挂零啦，上身穿着一个

半截儿的蓝布褂儿，下身叫炕挡着看不见，往脸上观看，童林就知道他并非善类，但见他是黄扎扎的一张脸面，两道粗眉，一双三角儿眼，鹰鼻子，三角儿菱角口，两额高耸，颌下一部断梁的花白胡须，一双极大的薄片子耳朵，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也是双手抱着女子手中那口刀，正自相夺。再往炕上一看，放着一个皮夹子，已经打开啦，在皮夹子里面放着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镊子，各种割切的小家伙。又见靠地下山墙的茶几椅凳，均已挪开，就在山墙之上，有四个皮套儿，绷着一个年青的少妇，只见他赤条条身上并未穿着一件衣服，这四个皮套儿套着少妇的两只腕儿，和两只脚腕儿绷在墙上，在妇人头顶上面，有个钉子，头发已经打开，系在钉子上面，只见这个少妇，肚大已然成形。童林看罢，心中明白，就知道这一双男女，他们必然是拍花犯，他们见这个少妇身怀六甲，一定是要取这个婴胎紫河车，把这个东西取了去，好配熏香蒙汗药。童林暗自点了点头，心说，看起来这个少妇家中，祖德一定是不浅，要不然怎么会刀声响亮，叫我听见了呢，我既然看见拍花的这对狗男女，他们想逃，那是万不能够。英雄想到这里，赶紧来到堂屋的门首，伸手先把帘子掀起来，推了推屋门，已然关闭，童林一哈腰，伸手将门往上一托，然后轻轻的将门的插关拨开，轻轻的转身形，来到堂屋里面，将门仍然关好，这才来至在北暗间儿。伸手启软帘儿往里一看，但见那个妇人已然将刀夺在自己手内，由打炕上下来，擎刀奔少妇肚腹便扎，童林一看，不由得暗恨自己。看起来我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枉有侠客之称了，这男女二人劈手夺刀，我由打外面来到屋中，倘若这男女二人有一个手快的，他们岂不早把这个少妇结果了性命，

看起来我以后做事，必须要随机应变，动转快着一点儿才是。想到这里，自己一伸左手，掳住那婆子擎刀的手腕儿，往怀中一带，那妇人回头一看童林这张紫脸儿，就吓了一跳，将然要喊，童林一伸右手够奔他的脖项，用手一掐，然后将他的手中刀夺过来，将那女子往地下一按，只见那个婆子瞪着两双眼睛张着大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浑身也不能动转，就躺在了地下。

书中暗表。因为什么他张着嘴不能言语呢？皆因童林用右手把他脖项两旁的气带给捏闭啦，故此他不能言语。童林再一看那个男子，已经跪在地下，磕头有声，苦苦的哀求，童林也不问他甚么话，遂一掌先将他打倒，由打他的腰间解下裤腰带，将他捆好，童林又看了看那个婆子，然后在屋中找了一根布带子，也把他四马倒攒蹄儿捆好，然后用手一摩婆子的脖子，他这口气缓过来，才能说话，童林才问他二人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只见那男女二人吓的哆哩哆嗦，慢慢的讲诉了一遍，童林听罢，不住的点头，心中暗恨。书中代表，这个男子姓张名唤张老，那个婆子是他妻室杨氏，他们夫妻二人，乃是由打四川而来，在四川成都府东南八十五里有一座山，名叫剑山，此山三面是水，就是后山是道，水里面有一座大岛，名叫蓬莱岛，里面有一个背叛大清国的奸王富昌富保臣，自立为英王，在里面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收罗天下的英雄。其中有一个老道，姓华名图字亮羽，外号人称九尾金蝎道，在里面为英王设计图谋，英王遂封他为护国的军师，老道有一宗专门的能为，会配上等的熏香蒙汗药，此药配成之后，遣派山内能干之人，带往南七北六各省售卖，所得的这笔巨款，送至在剑山蓬莱岛，作为军饷之用。这个张

老夫妇，他就是奉了华图的差遣，一共他们是五拨儿人，分拨儿来到北京城，九门八条大街城里关厢各处，专为取怀胎的妇人，腹内的婴胎紫河车。可有一节，他们专有这种能为瞧看，孕妇的肚腹一凸，他就看的出来怀胎几个月，是男是女，要是女胎，他们还不要，非得男胎才行呢，还得不过一百天，就在三个月的左右方能取用，看明白之后，他们再设骗人之策，巧扮行装，不是扮作串珠花儿的，就是卖野药儿的，好混入人家的宅内，然后再设计取人家孕妇的婴胎紫河车。不但竟取婴胎，他还要收童男童女的心肝二百，所为的是他们好配熏香蒙汗药，要做这种药，离了这几宗东西，那算不成。张老夫妇将这一席话说完了，复作出战战兢兢的样子来，央告童林，童林听完了一想，在北京城取婴胎紫河车的，还不止是他们夫妇二人，听他们所说，连他们夫妻二人，一共是五拨儿人，我既然知晓，人称我为侠客，我必要尽我的天职，遵行侠作义的宗旨，我必须通告当地的官人，调查他们的踪迹，也好与民除一大害。想到这里，遂向张老夫妇问道："你们几时来到这一家，这一家儿姓字名谁，你可知道？"只见张老之妻杨氏向着童林说道："好汉爷，你老人家饶命，我告诉您，我们夫妻二人由打四川来到了北京城，就住在德胜门外，德胜桥旁边小店儿之内，然后我们夫妻二人，就在城里关外，大小的胡同，各处一访怀胎的孕妇，前一天我走至在这个深沟胡同，我可就装扮的是个卖野药儿的，手中拿着虎掌子串铃，我一喊专治男妇老幼，各种的病症，喊完了我又把虎撑子连摇数声，忽然间由这个门口里头，出来一个少妇，把我叫了进来，到了里面他问我妇人有病能治吗？我就告诉他说，无论男妇老幼内外两科，我手到病除。他告诉

我说，他每到吃完了饭以后，就作冷作烧，四肢无力。我这么一看，不由得心中喜悦，他那里是有病，分明是有了喜啦，我仔细一看，活该还是个男胎，看那个样子，大概不满一百天，也就在三个月的光景，我看完了才问他姓什么。他向我说他姓刘，他的丈夫就在西四牌楼天成布铺里做事，他还有老婆母左氏，年五十七岁，在前两天，这位左氏老太太上他们亲戚家里，行人情去啦，还没有回家，他所以才把我叫进来看看他的病，他好明白明白。他一听我告诉他是喜，他可就放了心啦，我又向他说道，别看你是喜，你这个胎气儿还不大稳，我给你点儿安胎的药，你寻常吃着，一则胎气儿平稳，再者分娩的时候还少受痛苦。我们两个人说完了话，我可就告诉他说，安胎药今天带着，明天要给你送了来，给钱不给钱的，全不要紧，我这个治病，就为的是与人方便，我跟他把话说完了，遂告辞回归德胜桥的小店儿，到了小店儿里面，我等我们当家的张老，他是早出去啦，不过在外面要诓诱童男童女。我直等到天晚，我们当家的才回来。我就把遇见少妇怎样治病，前后的话，对着我们当家的细说了一遍，然后我们二人计议明白，明天我就在晚饭前，我给他送安胎药去，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是混进他的宅院，只要是他的婆婆不回来，我用蒙药把他蒙过去，你就在定更天前后，再到深沟胡同里找我去，我在他家的门首，用画石给你画上一个圈儿，你就按着圈儿找，就可以找到了。我们二人计议完毕，吃完了晚饭，可就睡了觉啦。顶到次日天明，我们夫妻二人起来，梳洗已毕，以至吃完了早饭，我们可也没出门儿，直顶到日色平西，我这才带着我的应用的物件，由打小店儿里起身，这才一直够奔深沟胡同。到了刘宅的门首，天可就快

黑了，我回头看了看，四外无人，我这才打开包裹，由打里面取出画石，在刘宅的门外画了一个白圈儿，作为暗记儿。然后我一叫门，刘家的少妇把门给我开开，我提着包袱到了里面，他把大门关好，我跟着他一同来到屋中，我问他们老太太回来了没有，他告诉我说，他们老太太并未回来。我一想，这可是天假其便，老天爷助我成功，说话之间，他这才问道，你那安胎的药可曾带来，我遂将包袱打开，由打里面取出一丸子药来，实不相瞒，这一丸药就是蒙汗药，我把药递给他说，你先闻闻我这个药是清香扑鼻，他这才接过去闻，他这一闻不要紧，跟着就翻身栽倒。我这才急忙收拾他，将他浑身的衣服脱下来，我正在收拾之际，听外面叫门，我还是真害怕，怕的是刘家的老太太回来，我赶紧来到外面，一问谁叫门，听外面答言说道："是我。"我一听是我们当家的张老来啦，我才放心。跟着我又问他外面有人没有，他说外面并无来往的行人，我这才给他开开街门，让他进来，然后回手关上街门，我们两个人往上房屋里走着，我们当家的问我，你这个活作完了吗？我说现在全作妥当了，就等你帮忙了。说着话，来到屋中，我们当家的由打身边把刀取出来，放在旁边儿，然后帮助我钉钉子，拴皮套，把妇人绷在后面的山墙之上，然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为抢刀，争着动手，你老人家可就到了。这是一往从前的实话，求你老人家饶恕我们二人这两条狗命吧！下次我们可就不敢啦。"童林听罢，置作未闻，然后又往各处看了看，只见炕上被套的旁边儿，拴着一根绳儿，绳儿上面搭着一个白布单儿，童林伸手把布单儿取下来，背着脸儿拿着这个白布单儿，先把这个少妇的下身给他遮挡起来，然后由打地下把刀捡起来，擎在了手中，看了看就在

桌案上面放着一个茶壶，童林用手摸了摸，这壶茶已经温凉啦，童林含了一口茶，对准少妇的面门一喷，一连气儿又喷了三口，只见那个少妇微然打了一个寒战，遂睁开杏眼往四下里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惊。只见旁边儿站着紫面的大汉，手中擎着一口刀，在地下躺着两个人全都是四马倒攒蹄儿捆着，细一看还是一男一女，又一看自己赤身露体，被绷在山墙之上，只吓的浑身抖战，击齿有声。童林一看，少妇已然苏醒过来，这才用手一指说道："你不要害怕，我已然将这一双歹人拿获，我暂时先将你放下来。"说着话，童林用刀割断了皮套儿，把钉子上面的发髻也给他松下来，遂向少妇说道："你赶紧将你的衣服穿好，我还有话说。"说着话，童林转了个脸朝外，这位少妇刘氏只臊得面红过耳，万般无奈，只得将自己的衣服穿好，然后跪倒身形，向童林磕头，遂说道："好汉爷，请问你老人家尊姓大名，若非你老人家至此，焉有小妇人的命在。"童林急忙往旁边儿一闪身形，向少妇摆手说道："你先起来，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所有你的事情，我也完全知道啦，看起来你一个年轻的少妇，真是不明世事，你的婆母未在家中，你就敢勾引这张狂无知的野妇，进到你的宅院，几乎遭此杀身之祸。也是你命不该绝，才叫我赶上此事，你也不必难过，你暂且看着这一对歹人，我到外面衙门里头去叫官人，将他二人带到衙中，依法惩办。"刘氏点头说道："是。"童林这才来到院中，拧身上房，往各处一看，此时天色将交过了二鼓，自己这才将身形往下一纵，窜到胡同之内。童林一想，有心要到有司衙门，前去报案，无奈自己不认识衙门在那儿，想到这里，心说，莫若我够奔镖局子，叫他们来几个伙计，一则让他们看着张老夫妇，一面再叫他们上衙

门里报案，岂不省了我多少手续。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一直够奔前门外双龙镖局而来。来到镖局子的门首，天还不到三更天，童林上了台阶儿，来到在过道里面，站在门灯下举目往两旁观看，就见两溜大板凳上面，坐着四名伙计，俱是彪形大汉。童林看罢这才向伙计们说道："天到这般，你们怎么还没上门呢？"伙计闻听，赶紧站起身形，遂说道："侠客爷，您这是又从那儿来？"童林说道："我有点儿事，你们镖主在里面了吗？"伙计跟着说道："在里面呢，我把您陪进去吧。"说着话，伙计头前带路，童林在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厅房，伙计紧行了几步，来到大厅门首，伸手启帘笼，口中说道："童侠客爷来啦！"此时落地子张雄正跟镖师讲论买卖呢，忽听伙计喊童侠客来啦，赶紧说了一声请，童林这才来至在厅房里面，张雄遂即问道："侠客爷，天到这般时候，你还未回去，莫非有什么事吗？"童林遂就把自己误走深沟胡同，巧遇拍花犯人张老夫妇之事，从头至尾，对张雄细说了一遍，遂又说我这是前来找你，打算叫你派名伙计先到地面官署去报告，然后再打发几个精明强干的伙计去到深沟胡同刘宅，前去帮忙。落地燕子张雄听童林将话说完，遂即派伙计前去报案，一面派人到深沟胡同刘宅，前去看守张老夫妇，童林见张雄把诸事办理停妥，自己这才与张雄告辞回家。出离了镖局子，顺着前门大街遛遛达达，往前行走，将然走到了正阳门城根儿底下，猛抬头只见城墙之上，顺着城垛口，有一人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行走如飞。童林一看，心中想道，夜静更深，此人施展夜行术行走，据我所想，大概是个不良之辈，自己想到这里，心说，莫若我也上至在城墙上面，追赶此人，我倒要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想罢，自己这才将身形一晃，脚

尖儿一点地，顺着城墙的平面儿，往上就爬，微有哧哧之声，转眼之间，已来到城墙的上面。书中代言，要是别人的夜行术，若要打算上城墙，必须先掏出飞抓百练锁，扔到城墙上面，先把城砖抓住，然后再用手持套练的绳子，脚尖儿着城墙，才能够爬上城去。要到了童林这儿就不然啦，前文已然表过，他在八卦山九宫连环堡，试艺五绝之时，他献过第五绝是，平行十三丈五，何况这小小的城墙，这就是童林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跟随二位仙长练艺多年，故此才有这种绝艺。今天上到城墙上面，却毫不费力，童林来到城墙上面，抬头再看那个黑影，在前面行走如箭，童林遂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书要简断，童林紧追也追不上，慢追那就不用说啦，更是追不上，童林心中想道，我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之时，曾有六年转树之功，要说我的脚程，并不算甚慢，今天为何追赶不上前面这条黑影呢？想到这里，心中着急，脚底下遂一用力，紧紧的追赶，猛然间不见了前面的黑影，童林遂向四外一看，此时天将微明，自己低头一看，已然围着城，跑了一个四面儿，自己也未追上，只得抖身形往下一纵，由城墙之上，跳到城根儿以下，自己这才遛遛达达的回家。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想道，由打我出世以来，我也未遇见过敌手，在江南的地面很遇了几位出名的侠客，我也未落在他人之后，今天晚晌我白白的追了一夜，竟会不曾追上这个人。一面想着，一面往前行走，这个时候已经天光大亮，自己往各处看了看，这才雇了一辆轿车儿，言明了车资六吊钱，拉到安定门里富贵巷。书不可重叙，车来到富贵巷口，童林跳下车来，来到自己的家门首，此时天光已然日上三竿，童林上台阶儿来到里面，一直够奔厅房，到了厅房里面一看，原来

徒弟们将才练完了工夫，正在高谈阔论。徒弟一看老师来啦，俱都站起身形，童林遂向刘俊说道："你先拿六吊钱，门外面有辆轿车，给他送去。"刘俊答 应一声，转身形出去，然后吩咐手下人预备脸水，童林净面已毕，这才落坐吃茶，刘俊送完了车资回来，向童林说道："老师一夜未回，您上那儿去啦？叫弟子等放心不下。"童林听罢此言，遂叹了一口气说道："咳！你等要问，先坐在一旁，听为师对你们细说一遍。"徒弟们一齐答言，这才纷纷落坐，童林遂就把昨夜晚间，自己所经过的事情，对着徒弟们细说了一遍，直说到在城墙之上追那条黑影，直追了一夜，整整的围着城墙绕了一个四面儿，天光既亮，也没追上那条黑影。徒弟们闻听此言，不由得就是一怔，童林遂又向众人说道："你等众人练艺，千万不可大意，必须要加意的练习，就按为师我说吧，在江西卧虎山跟随你们的二位师祖，学艺多年，受尽了折磨，到而今我还栽了这么个筋斗呢！何况你等学而未成呢。"徒弟们闻听，遂说道谨遵师命，师徒在厅房之中，又讲了些个武术的精妙。书不重叙，童林在家中又教给徒弟们练艺，不知不觉已是暮春的天气了，每日二五更的工夫，看着徒弟们练完了，自己遂不让徒弟看见，暗地里还要温习温习自己的剑艺。童林由打玲珑岛事毕，蒙自己师伯老剑客庄道勤，赐与他一口秋风落叶扫的宝剑，终日不离他的左右，可有一节，要到他练剑的时候，是人都不叫知道，看起来童林可称得起善於藏艺。童林由打追黑影的那一天，心中才知道世界之上，武术精奇之人，不可枚举，虽然说跟随众人，在江南的地面游历了几处，所见之人物，并没有出我之右者，惟独这条黑影，叫我想起来，心中害怕，转瞬之间，又过了三个多月。

这一天，童林猛然间想起铁三爷所说的那位丁瑞龙，倒是个朋友，那时候铁三爷提说他没在家，这个时候已竟过了三个多月啦，不知道他可曾回来没有？就着我今天闲暇无事，我何不到辅盛镖局子里去看看，倘若是丁瑞龙已然回归了镖局，我可以跟他见面谈谈。想到这里，这才向刘俊说道："我回头出去找个朋友去，你在家中看看你师弟们操练功夫，哪个要是不听说，回头我回来，必然责备於他。"刘俊答应了一声是，童林遂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整理了整理，又带上几两散碎的银子，嘱咐完了徒弟，这才站起身形，遛遛达达出了厅房，来到街门口，抬头看了看，天气也就在辰牌时分，自己这才出离了富贵巷，一直够奔正阳门，又往前走了工夫不大，就来到了天桥。童林一看作买作卖的，热闹非常，真称得起五方杂处，人烟稠密，也不过是各种的生意人，金，皮，彩，卦，会，柳，巡，无非是些个名利之徒。童林正往前走，一看就在路北里有个槟榔摊儿，这个槟榔摊儿可真讲究，支着一个蓝布帐子，在蓝布帐子下面，有两个高凳，架着案子，上面铺着蓝布的单儿，倒是很干净，在布单儿的上面，用竹板儿架出来的一层一层的类似台阶儿，在竹板儿上面摆着盛槟榔的簸箩，摆的是齐齐整整，在案子的旁边儿，放着一个小木柜儿，木柜的前面，放着一个墩子，墩子上面放着夹槟榔的铡刀。再一看旁边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大概有个三十多岁，身穿半截蓝布褂儿，蓝布的中衣儿，白袜子，青布的皂鞋，腰中盘着一个蓝布的围裙。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洁白的面皮，倒是精明强干的样子，看那个样儿，大概是将摆好了摊儿。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西面儿来了一个人，来到槟榔摊儿的前面，遂说道："唔呀！掌柜的，你这是卖什么的？"

卖槟榔的掌柜的一看，但见来的这个人说话是江南的口音，乃是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葛纱袍儿，脚底下穿着一双寸底儿的福字履，高腰儿的白裤子，往脸上观看，长的是上尖下圆的这么一张脸儿，黄淡淡的面色，两道细眉，直插入发，深眼窝子，二目光华精神矍烁，真称得起是黑眼珠多，白眼珠儿少，精神百倍，鼻如玉柱，唇似涂朱，两耳有轮，光头未戴着帽子，漆黑的一条发辫。卖槟榔的掌柜的看罢，这才说道："先生，我们这是卖槟榔的。"就听那个南方人说道："掌柜的，你这个槟榔结实不结实？"卖槟榔的掌柜的不由得一笑说道："先生，您说这个话，岂不是取笑吗？我卖的这个槟榔，全是安南的槟榔，您不信我就拿刀给您铡开看看，准保里面都是白碴儿。"说着话，遂用手一指板子上面架着的槟榔簸箩说道，："您瞧，我这簸箩里头的槟榔，一簸箩里头是一百个，您看这行簸箩里头是咸的，这一行簸箩里头是甜的，这几行簸箩里都是淡的，这些个全都是熟的，上面这一行是生的，还没有炒熟，下面这一行是铡碎了的，名叫崩刀，这个叫三角儿，您再看这个叫肉子儿，不瞒您说，我所卖的这些槟榔，全是实的，没有不结实的。"那个南方人闻听，一摆 手说道："唔呀！我不信，据我的眼光看，你所摆的这些个槟榔，连一个结实的也没有。"卖槟榔的闻听此言，只气得将两只眼睛一瞪这才说道："老先生，您说这话我不信，您既说我这个槟榔一个结实的都没有，您来看。"说话之间，卖槟榔的掌柜的将簸箩端起来说道："先生，您看明白了没有，换这一簸箩是一百个，别说都不结实，您在这一簸箩里挑出一个不结实的来，这一簸箩就算您白吃。"那个南方人闻听，一笑说道："掌柜的，我说你这个槟榔没有结实的还不信，我

倒要叫你看看。”说着话，南方人将簸箩接过来，用左手托着簸箩，伸右手由打簸箩里取出一个槟榔来，用两个手指用力一捻，再一瞧这个槟榔，俱都成了细面儿，南方人这才说道：“掌柜的，你看看，我说你这槟榔不结实，你还不信，这一回你就信了吧！”卖槟榔掌柜的一看，就是一愣，心说，这个槟榔怎么会糟了呢？我用刀子往下铡，还费好大的力气呢，他竟不费吹灰之力一捻，就会把槟榔捻的粉粉碎。又一想，也许南方人他能认的糟槟榔，也未可知，这才将脸换作了笑容说道：“那一个糟也许您认的，你要是再捻碎一个，那就算我输。”南方人闻听一笑，随着又由打簸箩之中，取出一个槟榔来，照样一捻，还是粉碎。说着话，那个南方人他便继续着由打簸箩里面，往外取槟榔，取了来就捻，连捻碎了有三十多个，就在这般光景，看热闹的可就围不了少啦！童林也在其内，众人看着奇怪，卖槟榔的掌柜的在那里发怔，这个南方人一面捻着槟榔，随着呀呀的满嘴乱叫。众人一看，哄然大笑，他越喊叫，看热闹的是越笑，众人笑够多时，南方人用目往四外一看，但见所笑的众人，并不是笑自己捻槟榔，原来在自己的身背后，站着一个人，只见他长的是中等的身材，细腰札背，猿臂蜂腰，身穿蓝纱袍儿，通身绣着图龙花样儿，露着蓝绸子的中衣，脚底下是厚底儿云履，高腰儿的白袜子。再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净白的面皮，两道长眉，直插入鬓，虎目圆翻，鼻高颧耸，三山得配，方阔海口，微有胡须，漆黑的一条发辫。自己看够多时，这才知道，四周围看热闹的众人不是笑自己捻槟榔出奇，自己早看明白啦，原来自己这一件鹅黄葛纱袍儿，后半身儿全成了筛子底儿啦！上面的窟窿，全像黄豆大小，故此招惹得众人大笑。自己这才

向卖槟榔的说道："掌柜，一共我这是捻坏了多少槟榔，我照价给你多少钱。"说着话，一伸手向腰中掏出一个白布的手布包儿来，打开包儿里面还有纸包，又把纸包儿打开，里面是雪花的白银，伸手取了一小块儿银子，大约重有八九钱，遂又向卖槟榔的说道："唔呀！我给你这一块银子够不够，不够你只管说话。"卖槟榔的一看见银子，遂说道："这一块银子用不了，再说我也有话在先，要将槟榔捏碎了，我就不要钱啦。"那个南方人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掌柜的，你是不知道，别说是槟榔，就是再比槟榔结实的东西，到了我的手内，也是这样一捻就碎的。"书中代言，这一手儿功夫，别人看着不明白，在人群之中，那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看见他捻槟榔不介意，童林明白这手儿功夫叫鹰爪力，这种功夫要是寻常人，他可练不了，若是成了名的英雄，差不多都有这手儿。童林看着穿黄袍的南方人捻槟榔，倒毫不介意，惟独看见那个穿蓝衣服的，却把童林吓了一跳，那个穿黄的捻一个槟榔，穿蓝的在后面用两个手指头在穿黄的后半身儿的衣服上面一捏，就是一个黄豆大的窟窿。童林看着，不由得诧异，心说，穿黄的这一手鹰爪力的功夫捻槟榔，捻的是硬的，倒不算出奇，惟有后面穿蓝的这个主儿，也是鹰爪力重手法的功夫，他可是捻软的，看起来穿蓝的这个主儿，比穿黄的武术强的多。童林正在看的出神之际，又见穿黄的由打腰中取出白布包儿来，往外拿银子，拿完了往兜里面一放，童林看的明白，就见穿蓝的这个主儿的手，顺着穿黄的手，也入在他兜囊之中，转眼之间，穿兰的那个人，已然将穿黄的那个手巾包儿，拿在手内，回手揣在自己的怀中。那个穿黄的给完了卖槟榔的钱，自己回头伸手撩起自己的衣

服，看了看上面的窟窿，不由得暗自吃惊，心说，要凭我这身武术，不敢说十分好，也总算不坏，为什么有人在后面捻我的衣服，我竟然不知道呢？各处再一看，并无别人临着自己近，惟有穿蓝纱袍儿的人，跟自己相离甚近，可有一节，要说衣服上的窟隆是人家捻的，我又没见着真凭实据，可也不敢问，自己复又一想，北京城果然有高人，此地我不可久居，我急速走开了吧，穿黄的人想到这里，自己这才往前行走。看热闹的众人随着哄然而散，惟独童林一看，准知道这一场事完不了，虽然穿黄的走啦，穿蓝的这个主儿，仍然在后面跟随。童林看罢多时，心说，我何不暗地跟随，倒看看他们两个人是何如人也？倘若是世上的高人，我跟他们近乎近乎，岂不又多得两个朋友，自己把主意拿定，也在后面跟随。只见他们两个人往西行走，往南又一拐，就见路西有一家饭馆儿，童林一看，但见那穿黄的南方人，跟穿蓝的那个人，一同进了饭馆儿。童林心中想道，他们两个人这一进饭馆儿，吃完了饭给钱的时候，准得打起来，我倒要看看这个热闹儿，自己想到这里，也来到饭馆的门首。童林一看，只见是坐西的门面，三间门脸带楼。迎面儿悬着一块匾额，上书金字写的是“醉月酒楼”，两旁边儿还有两块小匾额，一边儿写的是珍馐，一边写的是味美。童林看罢多时，迈步来至在里面，一看靠着南面儿是拦门柜，靠着西面儿是傢伙格子，在里面放着杯碟筷箸，各种的食具，靠着南山墙也放着一个傢伙格子，在里面放着酒壶酒杯，各种的酒器，门柜上放着四个大酒坛子，还真是老磁儿的，上面的花样儿，是顶天立地。书中代言，这都是康熙墨五彩，上面贴着红签儿，第一个写的是远年花雕，第二个上面写的是碧绿茵陈，第三个上面写的是美

味的乾酒，第四个写的是清香的玫瑰。在旁边厢放着一个文具盘儿，里面不过是纸笔墨砚，盘子旁边放着账匣，里面是各种的账目。在拦门柜的后面，坐着一位，看他那个年纪，也就在五十多岁，长的面带忠厚，真是一团和气，两撇墨髯，还戴着一付眼镜子，手中握笔，正在那里写账。听见有脚步的声音，遂即抬头观看，这才看见童林。遂即用手一指西面儿的楼梯儿说道："客人，您楼上坐吧。"童林答言说道："好吧。"手扶着栏杆，登登登的上了酒楼，来至在楼上，用目往各处里一瞧，一看靠着前边儿是明堂座位，摆 列着金漆的八仙桌椅，在后面一溜的雅座儿，都挂着半截儿的蓝布帘儿。童林数了数雅座，一共是十五间，再一看吃饭的饭座，足有六成，只见穿黄的那个人，坐在靠着北面的一张桌儿上，穿蓝的那个主儿，坐在靠南边儿的一张桌儿上，童林看明白了，可就坐在西面儿的这张桌儿的后面。童林将要坐下，就见由打前面，走过一个跑堂的来。但见他长的年岁也就在二十来岁，白净的面皮，现剃的头，漆黑的一条发辫，身上穿着一件蓝布的褡褳儿，脚底下白袜青布皂鞋，腰中系着围裙，肩头之上搭着一块白汤布的代手，来到童林坐的这张桌儿上，笑嘻嘻的手持代手擦抹桌案，遂向童林说道："客爷，老人家喝什么酒？我给您预备。"童林说道："你把应时的酒菜，给我配上四碟儿，然后再给我烫上两壶白干酒。"伙计答应一声，去了工夫不大，只见他手中托着方漆盘，来到童林这张桌儿的前面，先摆好压桌的小菜碟儿，放好了杯箸，然后把烫得了的酒放在童林的面前，这才转身形去到别的桌儿上去照料。童林伸手把酒壶拿起来，满满的斟了一杯酒，然后用目往各处看了看，只见那个穿黄的南方人，正在自斟自饮喝得高兴之

际，就见他一摆手向伙计说道："唔呀！堂倌，你给我来一个炒苜蓿肉，我好下酒。"伙计答应一声是，就见那个穿蓝的也高声喊道："唔呀！堂倌，你也给我来一个炒苜蓿肉，我好下酒。"伙计答言说道，"是。"去了工夫不大，只见伙计托着托盘，是热气腾腾，来到童林的桌儿前面，伸手把那四盘儿菜，一碟儿一碟儿的，放在桌案的当中说道："客爷您看，这是我给您斟酌的四样儿菜，哪一个要是不合您的意，再给您换。"童林一看，是一碟儿炒腰花儿，一碟儿是爆全羊，一碟儿炒虾仁儿，那一碟儿是溜里脊，童林看罢说道："好好，这几样儿菜很好。"伙计这才转身形，离开桌案，去了工夫不见甚大，只见他手中托着盘儿，里面热气腾腾的放着一盘儿苜蓿肉，正自往前行走，就见穿蓝的这个主儿说道："伙计，把这一盘儿苜蓿肉先放在我这里，我先就酒。"伙计赶紧带笑答言说道："不成您哪，炒苜蓿肉是那位穿黄的先生先要的，您那一盘儿，随后就得。"就见穿蓝的这个主儿一瞪眼说道："我叫你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在我这里，我们两个人虽然在两个桌子上吃饭，我们原是自己人。"伙计听罢此言，看了看他们两个人的穿着打扮，说话也都是南方的口音，也许是自己人，随着就把这个炒苜蓿肉，就放在这个穿蓝的面前。将然放好，就听穿黄的那个人，在那边喊道："唔呀！堂倌啊，你这个买卖作的怎么不公道，我这里先要的炒苜蓿肉，他那边儿后要的炒苜蓿肉，你怎不先给我，反倒先给他呢？难道说你这个买卖，就不懂得先来后到吗？"伙计一听，赶紧带笑说道："你老人家先别着急，那位穿蓝的说，他跟您是自己人，故尔我才放在那边儿。"穿黄的闻听，遂说道："哪一个对你说是自己，你不要满嘴胡说。"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那个穿蓝的高声说道：

“朋友，你不要着急，我看你是个朋友，我故尔才叫伙计把这个菜放在我这边儿，我原有意请你到我这边，我还要跟你谈谈。”穿黄的这个主儿一听，不由得另换了一副笑容，遂说道：“只要老兄不弃嫌，我倒要跟你近乎近乎。”穿蓝的随着一摆手，叫伙计把杯箸取过来，穿黄的这个人，也随着跟过来，这才跟穿蓝的两个人互相一抱拳，二人遂坐在一张桌儿上，伙计将杯箸摆好，就见他们两个人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真称得起一见如故。童林在一旁看着，不觉暗自好笑。童林这边儿也是自斟自饮，此时跑堂的伙计忙个不了，真称得起手忙脚乱，一次一次的挨桌往上献菜，霎时之间，酒肴满案。工夫不大，童林看那两个南方人饭毕，伙计急忙预备手巾，端过了漱口水，他们两个人漱口擦脸已毕，只见那个穿黄的，向着伙计说道：“唔呀，堂倌，我们这里一共吃了多少钱，你赶紧快把账条子给我拿来，我要看看。”伙计笑嘻嘻的一面收拾家俱一面核算账目，收拾已毕，伙计由打账房里开了一个条子来，笑嘻嘻来在桌案头里说道：“二位客爷请看，您这儿吃了一共是三两五钱五，您另外再赏 小柜。”只见那个穿黄的伸手把账条子接过来，那一双手拿着账条子观看，那一双手拿牙签儿，不住的剔牙，看完了账条儿，这才向伙计说道：“我们两个人一共才吃了三两多银子，看起来不算多，连小柜儿钱我给四两银子好啦。”伙计急忙答言说道：“谢谢二位客爷，”就在这么个工夫。只见那个穿蓝的说道：“唔呀，这笔饭账算我给了。”穿黄的急忙摆手说道：“唔呀！老兄，那可不行哪，这个账条子已经是我接过来了，钱又不多，一共才四两银子，这笔钱一定是我给了。”那个穿蓝的又急忙说道：“不行不行，是我把你让到我这张桌儿上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到我这里来的，说起

来，既然我把你让过来的，这笔账钱一定是我给了。”又见那个穿黄的着急说道：“不行，这笔饭账我若是让你给了，我是个忘八羔子。”穿蓝的无法，遂说道：“那么我也不能让了，我要是给了，我恐怕你成了忘八羔子。”穿黄的这才带笑说道：“这才是我的好朋友。”说着话，就见穿黄的一伸手，撩起他的黄葛纱袍儿，伸手向兜囊之中取银子，他这一掏银子不大紧要，就把在边的那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乐的笑不忍视，心说一会儿掏不出银子包儿来，他们两个人就要打起来啦。想罢将一头抬，只见那个穿黄的南方人，忽然作出一种惊惶的样子来，面带惭愧之容。遂向着那个穿蓝说道：“唔呀！我是个忘八羔子，这笔饭账你替我给了吧！”穿蓝的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我说我给，你要说你给，这不是捣乱吗。”说话之间，就见这个穿蓝的主儿，一伸手由打腰中可就把那个白布包儿掏出来啦，穿黄的一看，就是一怔，不由得自己留神观看，只见穿蓝的这个主儿把手由包儿打开，里面露出了纸包儿，又见他将纸包儿打开，里面露出白花花的银两。穿黄的这个主儿仔细注目望着，看了看银子的块数，与自己那一包儿分毫无异。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着急，心说，银子包儿被他拿去，我倒不恼，最可恨的是，他把我这件鹅黄的葛纱袍后半身儿，用手捻了这么些个小窟窿，叫我丢人，看热闹的众人之中，倘若里面有那成名的英雄，看见他这样的奚落我，岂不将我这一世的英名，付与流水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唔呀！混帐忘八羔子，你害了我了，你偷了我的银子，我还不恼，你不该把我的衣服给我捻了这么些个小窟窿。”说着话，双手一推桌案，照着穿蓝的这个人便撞，穿蓝的这个主儿，急忙向右一闪身形，赶紧先把银了包儿往怀内一揣，这才向穿黄的说道：“朋

友，你不要着急，要是动手你还不行，你要真打算动手，你随我到这厢来。”说着话，真奔楼窗前面，时逢夏令，楼窗全都敞着，这个穿蓝的用手扒着窗户探头往外看，看明白了，原来下面是一条后街，遂双手一按窗户板儿，腰中一叠劲儿，身形一晃，由打窗户里面，跳至在外面。穿黄的一看，眼就红了，遂即喊道：“唔呀！混帐东西，你偷了我的银子，你还想逃到那里，你就不用走了。”说着话，也来到楼窗的前面，纵身形也窜至外面。只顾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这么一走不要紧，把个跑堂伙计可就给吓着了，心说，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走，这笔饭钱谁给呢？也许是他们两个人，作好了的伙局，吃喝完毕他们两个打架一走，然后这笔饭账，可就落在我身上啦，我焉能赔的起呢？就在这么个工夫，童林遂即向伙计说道：“你不要着急，他们两个人的饭账，跟我这笔饭账，你通通算在一起，你开个单子来，一共是多少钱，你到安定门里富贵巷找我，你打听贝勒府的教习就是我，我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伙计闻听赶紧带笑说道：“原来是侠客爷。”书中代言，伙计怎么知道童林是位侠客呢？只皆因童林在骡马市大街，日会四杰，巧遇铁三爷，通报了他的名姓，所以人人皆知童林是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自江南押解盗宝的二寇，回归了北京城，真称得起赫赫扬名，故此北京城九门八条大街，没有人不晓得童林这个侠客的。故此今天一提，伙计就知道，遂带笑向童林说道：“侠客爷，既然有您搂起这笔饭钱来，别说是三两五两，就是三百两五百两，小子我也放心。”童林说道：“既然如此，我可要走啦。”童林这么一走，才勾引起僧俗道会洒海，童海川初次抛钺亮剑，三月三亮镖会，群雄纷争十三省总路镖头，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四十二回

童海川天坛遭三戏　四侠客协力捉凶贼

话说童林走至楼窗切近，也是一纵身形，窜至在外面，只顾他们这三个人一跳楼不要紧，在酒楼上的饭座，当时就是一阵哄闹，跑堂的急忙收拾桌菜，不表酒楼之上纷纷的忙乱。单表的是穿蓝葛纱袍儿的这个主儿，跳下了酒楼，在前面紧走，穿鹅黄的那个南方人，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他们两个人在街市之上，真叫作是行走如飞，顺着大道一直往西走下去了。童林看得明白，随着也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只顾童林他们三个人这么一跑，才招惹的街市之上，买卖铺户，来往的行人，大家不住的留神观看，看着都是一怔，不言众人观看。单表在头前走的穿蓝的这个主儿，往前紧走，此时天可就不早啦，堪到申牌时候，抬头一看，已来至在天坛，遂顺着中门儿，往里面行走，来到里面往西南上一看，是一片的空地，就在西南角儿上，有这么一堆盖房的新砖瓦木料等物，大概是新卸的，码了一大堆。穿蓝的这个人，就在空地上叉手一站，抬头往各处观看，所好着一节，此处乃是一个清幽之地，并无来往的行人。穿蓝的这才扭项回头，用手一指穿黄的那个人，遂说道："唔呀，朋友你要是不服，咱们在这上地方，亮出军刃来比较比较，方才你在槟榔摊儿上，我看着你就有点儿狂，再要说你又用手指捻碎了槟榔，故意的施展你的鹰爪力，那时节也是我一时的高兴，故此我才用手捏你的黄纱袍儿，你既然是有真能为，来来来，我倒要与你比试比试。"

说着话，穿蓝的这个主儿，用手一撩他的蓝纱袍儿，由打腰中取出了一对兵刃，花啷的一声，真是光华烁烁，只顾他这么一亮兵刃不要紧，把旁边厢的童林吓了一跳。书中代言，童林跟着他们两个人，来至在天坛的里面，自己就在砖瓦堆的边儿，隐住了身形，如今一看穿蓝的那个人亮出来的这对兵刃，带着练子跟着花啷一抖，童林这才看明白，他这对兵刃，长够二尺四，乃是纯钢打造，约有鸡卵粗细，靠着兵刃的头儿可是尖的，在兵刃的后把有一尺二寸长的练儿，带着换手。童林看明白了，知道他这对兵刃名叫练子亮银双镢，将然看罢，又听那个穿黄的南方人，口中说道："唔呀！你既然亮出了兵刃，我一定得陪着你动手，我要是赢了你，你好好的把银子包儿给了我，不然我非跟你拼个死活不可。"说着话，他也是一伸手，由打腰中取出一对兵刃，只听花啷一声响亮。童林在暗地里观看，一看他这一对兵刃，这才叫出奇，但见得他手中拿着一对亮银的双铖，也就有六寸见圆，四周围是刃，光芒耀目锋利异常，带着二尺四寸的钢练，练子上面带着挽手。书中代言，他这一对双铖，可跟人家三侠剑上的小霸王佟林，那一对子母鸳鸯铖不一样，人家那一对兵刃个头儿大，四周围是一尺二寸见圆，中心有梅花孔。可没有二尺四寸的钢练儿。那位佟林那一对子母鸳鸯铖，按定三十六手翻天狮子滚绣球的招数使用。穿黄的这个主儿使的这一对小铖，可就不然啦，他这对兵刃按定上中下一百单八招儿的招数使用，外有败中取胜，护命三铖。今将兵刃取出来，往手中一擎，不问青红皂白，左手的单铖够奔穿蓝的顶梁立着便劈，别看他的铖小，练子可长，真要抡起来，是一两管一斤，要是打在敌人的头顶之上，当时就得亡命。穿蓝的抬头一看，只见对

面穿黄的那个人，左手铍够奔自己的顶梁打来，急忙将身形向右一上步，躲过了单铍随着双手一抖练子双镢花啷一声，双镢直奔穿黄的右肩头便戳。书中代言，要说双镢的招数，不讲究一力降十会，专门讲究一巧破千斤，双镢竟找人身上的七十二道穴道，研究的是点穴。穿黄的一看双镢来到，将身形向左一纵，窜出去足有三尺，然后一上步，双铍一抡，用了一个双锋贯耳，双铍直奔穿蓝的两个太阳穴便打。穿蓝的一看，急忙将头一低，用了个缩颈藏头，然后双手一抖练子双镢，用了一个秀女穿梭，直奔穿黄的小腹石门穴便打。穿黄的一看，急忙闪转身形，抽招换式，两个人遂即当场动手，只听得两对练子家伙，带定了钢环儿，声音震耳。两个人动着手，是行左就右，忽前忽后，来回的盘旋，两个人动着手，童林暗地里观看。天可就不早啦，堪堪天可就黑上来了，童林在砖垛后面，矮着身形，看着他们两个人动手，不由得心中想道，他们两个人由打申时动手，此时已近戌刻，两个人还是越杀越勇，猛然间童林一看穿黄的手中一对练子双铍，够奔穿蓝的面门，平着铍刃就戳，这一对双铍离着穿蓝的面门，也就在三寸来往。童林在暗地里一看，心中非常着急，看着这一招儿，有点儿悬虚，所以替穿蓝的这个主儿着急，不觉微然向上一长身儿，觉乎着自己后半身儿沉重，自己赶紧回头一看，不由暗自吃了一惊，原来自己蓝布大褂儿的后半身儿底下，叫人给系上了一块半头砖。童林看罢，不由得自己脸上发赤，暗自想道，凭我这全身的武术，闯荡江湖绿林道以来，献艺北高峰，蒙大家抬爱，人送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今日我身背后，竟有人给我拴了一块半头砖，我会不知道。此人分明是戏耍於我，自己遂把衣服撩起，将半头砖解

下来，然后站稳身形，扎撒臂膀，往各处观看，一看就在前边厢有一条黑影，矮着身形走，用的是夜行术的功夫。童林一看，心中明白，前面这条黑影不问可知，一定是给我拴砖头的那个人，我何不赶上前去，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想到这里，这才将身形一矮，施展鹭伏鹤行，脚打着臀尻，在后面紧紧的追赶。那条黑影在前边跑，童林在后面追，追来追去，就追至在崇文门。童林用目一看，就见前面那条黑影，一直够奔城墙，来到城墙切近，施展壁虎爬墙的功夫，就听有哧哧的声音，转瞬之际，爬到城墙的上面，只见他站在城墙的上面，扭项回头冲着自己虎视眈眈的看了一眼，然后身形一矮，顺着城墙往东就跑下去了。童林看着有气，赶紧垫步拧腰纵至在城墙根以下，双手把住了城砖，脚尖儿点着城墙。也是哧哧的声音，工夫不大，童林也爬至在上面，脚踏着垛口，抬头往东一看，就见那条黑影矮着身形，紧紧的飞跑，童林遂即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书要简断，工夫不见甚大，就围着内城的城墙，又绕了一个对头弯儿，仔细再一看那条黑影，已踪迹不见。童林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沉吟说道："由打前一次，我由家中出来，够奔前门外买兵谱，巧遇铁三爷，赶到夜晚误走深沟胡同，拿住拍花张老夫妇事毕回家，我就看见这条黑影，我也跟着他围着城，绕了一个圈儿，直追到天亮，我也没追上，到如今又是照样儿的一回，你说这条黑影真叫我猜不透，真要是此人跟我有仇，他就应当站住了身形，跟我当场动手，要是与我没仇，他就应当将本来的面目露出来，我不是又多得一个朋友吗！"自己怔够多时，只得仍然施展壁虎爬墙的功夫，顺着城墙上面下来，来至在下面，扎撒臂膀，往左右观看，看了看并无来往的行人，抬头往上一看，

只见满天的星斗闪烁，隐隐听得有梆锣之声，天气已交二鼓，自已这才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一直的往北走下去了。正走之间，抬头观看，前面这个地名儿，正是金鱼儿胡同的东口，就是离着自已约在一箭多远，站着一个人，但见这个人面北背南，站在那里，正自东张西望。童林一看，这个人是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身穿银灰色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下边儿穿的是兜裆滚裤，脚底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可没看见他的面貌，身上勒着十字绊，背后背刀，灰绢帕罩头。童林看够多时，一看这个人的后影儿，好像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童林心中说道，好奴才，为师我一时不在家中，你竟敢夜晚之间换上夜行衣靠，带着兵刃，到各处里窥探，据我所想，也是你这个冤家，人大心大，不问可知，你一定有不法的行为，童林想到这里，自已这才用手一指，暗自恨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何等的行为。常言有句俗语儿，“拿贼要脏，捉奸要双”，只要我在你的后面暗地跟随，看见你有不正常的行为，我就将你结果了性命，也好整理我的门户，我绝不敢由你这小冤家的身上，违背了我老师的五戒，纵放弟子在外面为非作歹。童林想到这里，再一看前面那个人，身形往下矮，作出来鹭伏鹤行的姿式，往前走下去了。童林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追至在椿树胡同，就见他进了胡同的东口，童林就在椿树胡同的东口外面，避住了身形，净看他的动作。只见前面那个人，直走到快到胡同的西口儿了，他才站住了身形，往北面儿观看，只见路北有一个清水春的大门楼儿，真是磨砖对缝，房子的规模还很讲究。就见那个人站在门前，扎撒臂膀，往各处观看。童林在暗地里仔细一看，这才看明白了，原来不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童林既然看明白啦，心中暗道，我

这是何必呢，我徒然追了这么半天，原来他不是刘俊，遂又一想，他虽然不是刘俊，我既有侠客之称，就应当尽天职义务，侠义之道，代管路见不平之事，这个人既是夜间身背着兵刃，各处观望，据我看来，他不是良善之辈，一定是非奸即盗，我倒要看他个水落石出。遂用目仔细观看，就见那人身形往下一矮，抖身形往上一纵，用单胳膊肘跨住门楼儿旁边的短墙，往里面观看，霎时之间，又见他身形往上一长，两条腿向里面一顺，就跳至在院内。童林看罢，不敢怠慢，急忙也来到门楼儿旁边，垫步拧腰，往上一纵，也上了门旁的短墙，用手把住了墙头儿，往里面观看。童林一看，这所儿房子是两道院儿，前头院儿是大门带过道儿，前面南房是客厅，大概东西没有厢房，有两个八角儿的月亮门儿，在月亮门儿的里面，是两条箭道，里面就是中厕柴禾棚儿，厨房等类。再一看迎面儿有一段板墙，中间有四扇屏门，在里面是东西的厢房。是明三暗五的北上房，童林看明白了，就见前面那个贼人，由打东边儿八角门的旁边，将身形一抖，就纵至在东厢房上面。童林看罢也就随着跳至在院内，再一看贼人已由东厢房够奔北上房，童林也相随上了北上房，再一看贼人已越过了北上房的房脊后坡，童林可就隐住了身形未敢动，但看贼人动作。只见那个贼人到了后坡，靠着东边儿的暗间，只见他双足挂住了阴阳瓦，身形往下一坠，作出来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童林看明了，心中暗道，这个贼人胆子不小，他竟敢施展夜叉探海式，只顾你往屋里隔后窗户观看啦，你可不晓得我在后面暗自跟随於你，我要不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也不晓得江湖之上，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想到这里，这才将身形一长，有意赶上前去，一

脚将他踹下房去。童林将要过去，就见北上房的东面儿房山上面，抖身形纵过一人，说时迟，那时快，童林将一长身，就见那人已然跃至在贼人的足前，就见他用脚一踩贼人挂瓦的双足，就听咯吱一声，贼人遂由房上掉至在下面。要说此贼的武术还算不错，自己正然两足挂住了阴阳瓦，猛然觉着有人踹自己的双足，遂赶紧将身形往下一掉，他也是一个急劲儿，用了个鲤鱼打挺，将身形一晃，脚落了尘埃，将然站稳，但听花啷一声响，就见有一样兵刃，明晃晃射人的二目。贼人赶紧将身形一闪，伸手由背后掣刀，只听呛啷啷一声响亮，单刀出鞘作出夜战八方藏刀式，这才抬头观看。就见对面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黄焦焦的纱袍儿，脚底下是白袜云鞋，手中拿着一对练子双铍，就听他说道："唔呀！混账东西，你还走的了吗？你还不与我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使刀的这个人，用刀一指南方人说道："小辈，你休要多管闲事，快快走去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一定结果你的性命。"这一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房上有人答言说道："唔呀！混帐王八羔子，有我们两个在此，你还说这样的大话，要依我说，这官司你就打了吧！"说着话，此人由打房上，跳到了院中，伸手亮出了他的练了亮银双镢，一抖双镢，照定了使刀的贼人便打。童林在房上看着纳闷儿，心说，这两个南方人，他们不是在天坛以内比武，两个人动上手，大有难解难分之势，因何他们两个人也来到这里呢？再说因为甚么口口声声，叫这一个人打官司呢？真叫我有点儿不明白。自己看罢多时，心说，据我想这两个南方人，与那个使刀的人动手，也不至於落败，莫若我在房上等着，倘若这小子不是这两个南方人的对手，他必由此处上房逃走，我伸手捉拿，岂不省事，可就是一样儿，

他们口口声声的叫那个人打官司，我实在不明白。书中代言，别说童林不明白，连阅者诸君，也是莫明其妙，著书的讲究明笔暗笔，倒插笔，诸位看着这一段书，透着有点儿麻烦，原来其中隐藏着一段循环报应，恩将仇报，天理昭彰的事情，听著者慢慢的述说一遍。

单表使刀的这个主儿，姓林名宝，外号人称白玉人儿，原籍他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人氏，由打他八岁之时，他的父母双亡，就剩下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众位乡邻看着他可怜，这才把他荐到会稽县北门里，拜一位老英雄为师，这位老英雄姓袁名太，江湖人称神镖手。老英雄全凭掌中一口单刀，六支三棱洼面透风毒药镖，闯荡镖行，如今年迈，总算是名利双收，可惜就是一样儿，膝下无儿，年近花甲，就有一个姑娘，名叫秀英，年方七岁，跟着自己的父亲过活，因为他的娘亲死啦！要说也真难为老人家袁太，拉扯着七岁的小女儿，过这份日子，有心自己再娶一房，一想自己的年岁又不小啦，恐怕将来自己的姑娘，落在他手下，受后母的虐待，倒显着对不过死去的前妻，有心说不续娶，常言说的却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连个接续都没有，老人家想到这里，真是左右的为难。自己又一想，命里无儿莫强求，虽然说没有儿，可有个姑娘，将来长大成人，我有个百年之后，他也不至於袖手旁观，想到这里，这才放弃了忧愁，稍微的喜欢了些。别看老人家没儿子，还总算是想的开，把镖行的事也退啦，在家中与自己的女儿秀英，安安顿顿的一过日子，虽然说老人家有几个钱，对於过日子，还是很俭朴，自己住着的是四合瓦房，一面儿是三间，共总是十二间房了，当中修了一道板墙，袁太有心把自己平生的武学，一口单刀，六

支毒药镖，传授与自己的姑娘。又一想费了多大的事，姑娘把能为学成了，倘若长大成人，许配给人家，人家不习武事，岂不把我这些个年的工夫，完全耽误了吗！倒不如找个相当的男孩儿，将我这点儿武术，传授於他，到后来我死之后，我这点技艺，倒可以永传不朽。老人家可虽然是这样想，可有一节，这个相当的男孩儿，可不容易找。这一天袁太正跟姑娘在家中闲谈，就听外面有人叫门，袁太这才由打屋中出来，伸手开开街门，出来一看，大门外站立着本城的绅士，此人姓章名叫成锦，与袁太素有旧交，皆因章成锦与袁太皆善於手谈，故此二位相交最久，遂也就无话不谈啦。老人家可就将自己要找个男孩儿的话，对章成锦很说过几次，故此章成锦留意此事。可巧本街上的林家升夫妻故去，遗留下一个男孩儿，名叫林宝，孤苦伶仃，无人照管。章成锦一看，心说，我莫若将此子送至在袁太的家中，一来这个孩儿有了安身之处，不至冻饿而亡，再者说，袁才英雄得这么个徒弟，心愿可了，岂不是两全齐美吗？想到这里，这才找着林宝，把话跟他说道："我把你送至在老镖头袁太那里去，要算收个徒弟，他收你作徒弟也不错，他若看着你好，收你作个义子，那不是更好了吗！那可就在乎你的行为了，真要是你自己规规矩矩，他老人家不但传授你武术，他老人家还很有点积蓄，单等老人家百年之后，你把他老人家打点的黄金入柜，你再看着姑娘长大了出了阁。你可也不小了，我再给你看着有对式的，说个家室，你这一辈子，岂不是就得了吗！"别看林宝才是八岁的孩子，如今一听章成锦所说的这一片话，他心里还是很感激，随着说道："章老伯，既然如此，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袁太老人家若肯收留我，管我一日三餐，夜晚一

宿，我就感恩不尽了！别的事那就是后话了。”章成锦闻听，遂说道：“好孩子，果然如此，你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了。”说着话，这才将林宝一领，够奔北门里，来到袁爷的门首，伸手拍门，袁爷出来开门，一看是章先生，遂即让到里面，来到客屋，分宾主落坐，林宝就在章爷的身旁一站，袁太说道：“兄弟，这一晃儿有旬日未见，我正自想念兄弟你呢！你这是从那儿来呀？”章爷赶紧带笑答言说道：“哥哥，您有所不知，皆因您的弟妹，偶受风寒，故此我这两天没出来，她这两天见点儿好，我这是上街买菜，忽然我想起您来啦，您不是常跟我说，有意找个相当的男孩儿吗？今天还是巧啦。”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宝，遂向神镖手袁爷说道：“您看这个孩儿，名叫林宝，他是咱们本地林家升之子，皆因他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我这才把他找着，对他一提你老人家这份心意，他若是认可，这岂不是两全齐美吗？可巧我跟这个孩儿一提，他还是很愿意，我这才把他领了来，让哥哥您看看。”袁英雄闻听一笑，随着用手一指林宝说道：“你叫林宝吗？方才章爷已经把话给你说明白啦，我并非是有意收你作螟蛉义子，你可把话听明白了，我是不忍把我平生的武术抛弃，我是要打算找一个相当的人才，把我的武术交给他，好传留在世界之上，以作永远的纪念。倘若是你有福有德，将我的平生武术，倾囊相授於你，我好了却的心愿。”林宝闻听老人家之言，随着向袁太说道：“既蒙你老人家收录，受您养育之恩，小子已是感激无地了，何再劳老人家传授艺业呢。”袁爷闻听此言，不由哈哈一阵大笑，遂说道：“这么办吧，我今天先收你作个记名的徒弟，赶到日后你把能耐练成了的话，我必然还有相当的对待。”书中代言，皆因袁太看着林宝五官清秀，未免老人家

心中一动，暗中想道，此子与自己的女儿秀英，年貌相当，将来练功夫若是果有成效，我收他作个养老的女婿，也不枉我用心一场，故尔老人家才说了一句日后必有相当对待的一句话。此时章成锦一看，老人家甚是喜爱林宝，这才回袁太说道："您既然喜爱此子，就把他留在您的家中吧！我还有事，要到家中看看您的弟妹去。"说着话，站起身形，与袁爷告辞，袁太与林宝相送，送到大门以外，彼此抱拳作别。袁太将门关好，这才将林宝带到后面，与自己的女儿秀英引见引见，让姑娘称林宝叫师兄，叫林宝管姑娘叫师妹，由此老人家心中甚是喜悦。这才拿过历书，选了个好日子，叫林宝拜了拜武圣人，由打这一天为始，老头子就给林宝盘胳膊窝腿，慢慢的教给他蹲几个小架子。袁老英雄年近花甲，老来无子，如今得了个徒弟，林宝咀又乖，口口声声叫师傅，哄得个袁太，心中大悦。老头子这才不辞劳苦，二五更的工夫，教给林宝习练武术，光阴荏苒，日月如流，不知不觉，就是八年。老人家袁太就把自己的一口单刀，六支毒药镖，窜高纵矮陆地飞腾缩小绵软巧技艺，以及江湖的黑话，镖局子里的各种规矩，老人家这才称得起是倾囊相授，一招儿没留。八年的光景，此子艺业已成，也是他天然的聪明，由打这一来，老人家可就不拿他当外人啦，虽然说他是个徒弟，老英雄对待他如同亲生自养的儿子一般，袁爷时常的对他说："林宝啊！只要你规规矩矩，再忍个三年二载，遇上机会，我把你送到镖局子里去作一份儿事，再说到那个时候，你的师妹可就不小了，我这个意思，也就不打算给他找人家了，我收你作一个养老送终的女婿。头一节你家中无人，说我的姑娘娇生惯养，你们这不就算天定的良缘吗？话中虽然是这么说，你可得往

好处去作，你若是在外面任意的浪荡逍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别说我如今说的这话，作为无效。”林宝闻听老人家之言，遂即带笑答言说道：“师傅，您只管望安，别说所有您老人家嘱咐小子我的言语，都是叫我争强立志，万一我若有碗饭吃，我岂有不感激你老人家之理呢！”老人家听林宝之言，心中自然欢喜，这也不在话下。谁知道林宝年纪也稍为大啦，不断的在外面，也交了几个朋友，只顾他跟这些狐朋狗友们一联络不要紧，他可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把袁老英雄的钱财耗了不少，他在外面交的这些个朋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儿，皆因他爱穿白衣裳，他的面貌又是个白净的面皮，因此众人送给他外号儿叫白玉人。不知不觉，林宝就荒唐了一年多，老人家袁太，慢慢可就得着这个信儿了，自己想道，这才叫死狗扶不上墙去，皆因这个小冤家他家中无人，孤苦伶仃，多蒙我义弟章成锦，将他带到我的家中，实指望将平生的武术，传授於他，然后将我的女儿许配於他，到那时节他们小夫妻和和美美，我这年迈苍苍之人看着，岂不是快乐吗！又谁知道这个小冤家，在外面滥交匪人，联络些个孤朋狗友，据我看来，此子绝不能够上进，还算有一样儿便宜，没把姑娘许配於他，不过是说了那么一句空话。老人家想到这里，有心把林宝申斥一顿，规矩规矩他，又怕将他规矩急了，他若是一走，到了外面任意的胡为，惹祸招灾，挤入下流，可就对不过我义弟章成锦那一片的好心了。老人家想到这里，心说，莫怪俗语儿有句话说的好，“要财自挣，要儿自养”，人家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我与林宝，今天算应到这句话上了，心中辗转了半天，自己打算要想个主意，怎么可以监视着林宝，禁止他的卑劣行为，若不然我手中的积蓄

有限，倘若他常此挥霍，一旦到了山穷水尽之时，难道说，我老了老了，还得跟着他受这一份儿老来贫吗？自己筹思了半天，别无良策，只可我把银钱留神，我让他摸不着钱，大概他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老人家想的倒不错，焉想到只顾这么一监视他的银钱用项，林宝在外面对於花天酒地花钱之时，可就显着有点儿掣肘不便了。就这么一来不要紧，林宝在外面一没了钱，他就找所有与袁太旧识的朋友，不是借钱，就是借当，没有一处没借到的。本来什么事怕常了，在先前林宝到各处里借贷，人家不过是看在袁爷的面子上，都不肯驳他，赶日子一长了，他还是接连不断去借。其中未免可就有好事的啦，找到袁爷的家中，把林宝借贷的事情，跟老人家这么一说，袁老英雄闻听此言，心说，这可倒好，照这么一来，还不如在家中拿钱，到外面花去呢。袁爷虽然是心中不悦，可是也没法子，只得先把人家打发回去，等着林宝回来再问。到了晚间林宝回到家中，爷这才坐定了一问："你在外面跟我所有的朋友，一共借了多少钱，你只管实话实说，我好在外给你偿还，再说你年轻的人，在外面正在立名誉的时候，只顾你这么一胡来，跟人家借钱不要紧，可有一节，得有正项的用途，交朋友就为的是马高镫短，一时的缓急，你若是在外面花天酒地之中，舍自己的全付脸面，在外头求亲告友，只顾你这么一来，你对於你自己将来的名誉，岂不大有妨碍。要说咱们师徒过说这个，别的师徒可跟咱比不了，你由打八岁的时候，就在我的家中，你只顾任情任意胡行乱为，岂不叫人家外人耻笑於我，话说到这里，你在外面共总借贷了多少钱？你对我说明白了，我替你偿还。"如今林宝闻听老英雄之言，他这才对着老人家一说，短某某人多少钱，老人家听完

了一合计，不足三百两银子。心说，这还算是便宜，真要是他在外面再荒唐个三年五载的，岂不把所有的积蓄，完全花尽吗！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到后面取出来银两，跟林宝把话说明，今天天色已晚，次日天明你跟我到外面，挨家把账目都还了，然后你就在家中闭门思过，忍个三年二载的，然后再出去作一份事业，你可就安住了心啦，师徒爷儿两个直谈到天交二鼓，这才各自安歇，一夜晚景无事。次日天明，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老英雄袁太命林宝拿着银两。爷儿两个这才出离了家门，分途去偿还所欠别人的银两，还毕，爷儿两个回家，袁老英雄坐定了，慢慢的又嘱咐了林宝几句话，林宝听着虽然是面形欢喜，心中可是暗含着不悦。由打袁爷这么一监视他，林宝可就不能随便出去了，袁爷如今规矩林宝，原是一分好意，可得说放在什么人的身上，真是要放在要脸知羞耻之人的身上，他必然感念老人家教育之德，可叹放在林宝的身上，可就不然啦。头一件，他的祖德浅薄，根基不固，再说他自己的命小福薄，真要是林宝从打这里一学好，他的福田可就太大啦！头一样儿，姑娘长大了，匹配他为妻，那才称得起贤内助。再说老人家袁太百年之后，全份儿的家产，完全归他承继，虽然说产业不多，大约着也值一万八千的，无奈林宝这小子，没有那么大的福。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又是三年，这三年的光景，虽然说袁爷监视着他，他可还是不时的偷着出去野游，照样儿的挥霍。这一天也是活该有事，老英雄袁太吃完了早饭，由打家中出来，够奔北门外，访他旧日相知的朋友，家中可就剩下姑娘秀英，与白玉人儿林宝，这才叫独女孤男同处家中，宅内又无男女的从人，林宝这小子自己在前院儿客厅里闷坐，忽

然间想起一桩事来。当初袁太也曾跟我提过，他的姑娘长大成人，一定匹配与我，到如今我年长一十九岁，他的女儿已经十八啦，我们两个人，真称得起年貌相当，他就应当趁此青年韶华之时，给我们两个人，成全了这一椿好事，那才算对。到如今他竟置之不理，林宝想到这里，心说，我何不乘着袁太不在家中，去到后面看看我的师妹，用言语试探试探她，看她有何举动。主意已定，遂站起身形，够奔后面，到了上房屋中，伸手启帘笼，迈步来到屋中，随口说道："妹妹在屋里吗？"就听屋中有人答言说："师兄有事吗？"说着话，林宝到了堂屋，紧走了几步，到了姑娘住的这间暗间儿里，伸手撩起软帘儿，往屋内观看，一看姑娘坐至在床榻之上，正在那儿做活呢，林宝带笑说道："妹妹，你做什么活呢？"姑娘答言说道："我这给老爷子作袜子啦。"林宝听毕，随着走至姑娘面前，伸手由打姑娘手中把袜子接过来，故意的看看，然后笑着。说道："妹妹，你看你这个活计作的多好，等着把老人家这双袜子做完了。你也给我做一双。"姑娘说道："那倒不要紧，你快到前面陪着老爷子谈话去。"林宝一笑说道："妹妹，真要是老爷子在家里，我还不到后边儿来呢，皆因为老爷子没在家中，我才得了这么个闲暇的工夫，我特来找妹妹你谈谈，要说来你可也不小啦，我不过是问问你，我这个心思，打算叫你跟老爷子提提，快把咱们两个人这件喜事给办了就完啦，也省得你自己在后面，一个人怪愁闷的。"姑娘闻听此言，臊的满脸通红，遂用手一指林宝说道："师兄，你可不许满嘴里胡说，我的天伦他老人家未在家中，你来到我的屋中，对着我胡言乱语，别说我父亲回来，我可告诉他老人家。"林宝闻听，随着摆手说道："妹妹，就满打算你对老

爷子说了，我说的这个话，也不算什么犯恶，再者说，你的父亲也曾提过，等到你我长大成人，将我招为养老送终的女婿，难道说我说的这话，还有什么不对的吗？”姑娘听罢此言，用手指着林宝说道：“你赶快给我走，如若你再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我可要高声喊嚷，等左右的邻人到此，到那时可难免你的名誉扫地。”林宝闻听此言，哈哈大笑说道：“丫头，林大爷所作所为，俱都是光明正大，你休要拿我当作兽行之辈。”说着话，林宝双手一扎煞，那个意思，要伸手搂抱秀英，就在这一发千斤之际，就听大门以外，啪啪啪1打门的声音甚紧，林宝闻听，总是贼子胆虚，赶紧撤身形，来到了外面，伸手开街门，门分左右，林宝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英雄袁太。书中代言，袁太因何出门片刻，就回来了呢？袁爷行至中途，猛然间自己一想，遂站住了身形，心说，嘿！自己埋怨自己道，袁太呀袁太！要是说起来，你这个年岁可也不算小啦，堪堪已过花甲，难道说你连这么点儿识见都没有吗？只顾你一出来不要紧，家中抛下了孤男独女，倘若发生点儿意外，我这一世的英名，岂不付於流水，论起来一个是我的徒弟，一个是我的女儿，难道说还有什么意外吗？无奈林宝素日不法，不过是有我严加管束着他，尚且不致有意外的行动，今日我这一不在家中，狼子居心叵测，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转身形，急急的回来，来到自己家门，连叫了数声，无人答应，老人家心说，不好，故而着急，才用力啪啪的拍门。及至林宝将门开开，袁爷用目看了看林宝，所喜一节，看林宝的面上，倒没有可疑的样子，袁爷进了大门，林宝随手把街门关上，爷儿两个这才一同来到里面，到了客厅，袁爷落坐，林宝遂给老人家倒了一杯茶，现出来百般的

殷勤。如今林宝心中可有些个不安，恐怕袁爷到了后面，姑娘对他老人家一学说，方才那件事，倒显着许多的不便。林宝呆然思想，就见袁爷将这一杯茶喝完，遂站起身形，遛遛达达够奔后院儿而来。方才来到后院儿，就听有悲泣之声，老英雄不由得就是一怔，自己遂紧走了几步，来到了上房，伸手启帘笼到了里面，来到姑娘住的暗间里面，只见姑娘坐至在床上，身旁放着活计，但见他顺着杏眼，热泪滚滚，悲悲切切，泣不成声。袁爷一看，心中不觉一阵发酸，想起自己的发妻，十数年前身归那世，家中抛下孤孤单单的女儿，今天一定是女儿想念他的亲娘，故尔暗自垂泪，也未可知。老人家遂用手拈了拈自己的老泪，委委屈屈的向自己的女儿问道："姑娘，你放着活计不作，为何伤心悲泣呢？"秀英抬头看了看袁爷，不觉心中更是难过，有心对老人家说明林宝来到里面，调戏於我，又恐怕老人家偌大的年纪，倘若心中一时搁放不开，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到那时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岂不更难以为情。有心不说吧，自己是十八岁的闺中秀女，如今被狼子奚落一场，岂不令人羞死。自己一想，若有亲娘在世，那有人敢如此欺辱於我，自己想到这里，一看老爹爹也是眼泪盈盈，姑娘禁不住遂放声大恸。袁爷一看，也不住的老泪双流，悲悲惨惨的问道："女儿，你有何言语，只管对着为父说明，何必这样的伤心呢？"秀英听罢老人家之言，万般无奈，这才把老人家走后，林宝来到后院儿，如何对着自己说了许多的污言秽语，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英雄袁太闻听此言，不由得气冲斗牛，用手指着前面，咬牙顿足言道："小冤家林宝，老夫我那样亏负於你，你为何施此兽行。"袁爷说到这里，复又一想，此事不可暴燥，只顾我在后面，这

样高声发作，倘若被贼子听见，从此扬长一走，到了外面造些个胡言乱语，岂不与我名誉攸关。复又一转想，林宝由打八岁，来到我的家中，我虽不敢说待他有天高地厚之恩，这十余年的养育，衣食无缺，我复又将平生的绝艺，倾囊传授於他，我还要给他想个相当的职业，以为他一生衣食之计。焉想到狼子野心，在外面寻花问柳，我尚且能够饶恕於他，不想你这小冤家如此大胆，乘我未在家中，你竟敢来至在后面，调戏你的师妹，可见得你这小冤家是逆伦不法，胆大包天，毫无忌惮了。袁爷想罢，随着向姑娘说道："我儿暂且止住悲恸，也不必过于伤心，此事你也不必介意在心，为父自有相当的办法。"说着话，自己由腰中取出手巾来，自己先拭了拭眼泪，然后又嘱咐自己的女儿，"千万你可别哭了，本来你的体格孱弱，倘再悲恸，岂不要妨害你的身体吗？"说着话，袁爷这才转身形，由打屋中出来，遛遛达达的够奔前院儿，来到客厅，上了台阶，伸手启帘笼，到了里面一看，林宝正在屋中心神不定，往来的徘徊，猛听得帘板儿一响，抬头，原来是老英雄袁太。这小子不由得心中忐忑不安，突突的乱跳，仔细留神往袁爷脸上看了看，所幸者一节，袁爷满脸的笑容，阅者诸君看着有点儿不合乎情理吧，书中代言，袁爷为人本就精细，何况已年近花甲，阅历甚广呢，自己由打后院儿往前面儿来，心中早就拿定了主意，故此才作出满面的笑容来，这可应了常言的那句俗语儿了，"恼在心里，笑在脸上"，不过日后要在林宝身上多多留神，倘若他再有不法的行为，被我目睹眼见，那时我必有相当的对待。因此袁爷进到屋中，林宝一看，袁爷笑容可掬，这才放心，爷儿俩又说了会儿闲话，直到吃饭的时候，袁爷并没有露一点儿形迹。林宝心中暗想，

我师傅由打后面来，喜喜欢欢，不问可知，我的师妹妹，并未将我后面调戏他的话，对着老人家告诉，由此可见我的师妹妹，他必有爱我之心，别看他当面对我作出不满之意，那也许是试探於我，也未可知。反正他既是不宣布，一定是有怜我之心，俟后再有了机会，我倒要跟他亲近亲近，想到这里，自己不由得暗自喜悦。书不可重叙。转瞬之间，就过了三四天，忽然间这一天早晨，袁爷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试探试探贼子的野心，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林宝，你在家中同你师妹妹，好好的看家，我要出城找个朋友，午饭就不用等我啦！你兄妹在家中随意吃喝吧，我这一去，最早也得定更以后回来。"说话之间，袁爷自己打开了箱子，换了一件新鲜的衣服，然后将箱子锁上，又带了点儿零钱，这才迈步出了客厅。林宝在后跟随，袁爷来到外面，林宝将街门关好，回到客厅坐定了一想，心说，哈哈！这也是天假其便，袁太已经走了，我何不到后面看看我的师妹。自己想到这里，心中欢喜非常，遂出了客厅，来到后面上房，一直到姑娘的住房，手启软帘儿，来到屋中一看，但见姑娘秀英，在床榻之上倒卧着香躯，面容憔悴，青丝蓬乱，杏眼含泪，看着他那份儿病容，令人可怜可爱。书中代言，姑娘秀英由打那一天，林宝来到自己的屋中，胡言乱语，又兼着没听见老人家到前面与林宝发作，自己心中甚是不忿，自己又受了点儿夜寒，遂染病在身。林宝看罢，随着走至床榻的近前，笑嘻嘻的说道："妹妹，你这是怎么啦！大概你是病了吧！你这个病原我知道，名目就叫作相思病，由打那一天，你我见了一个面儿，你一定是心中想念哥哥我了，故此躺在床上，闷闷的不乐，既然如此，你何不到前面，把哥哥我叫到后面来，谈谈话，开开

心，我绝不能像你那样的忍心无情，冷面相待。”说着话，身形向前一凑，那个意思要打算伸手摩索摩索姑娘，只见姑娘秀英，娥眉倒竖，杏眼圆睁，将身形坐起，只气得粉面通红，把银牙咬的咯崩崩崩的山响，用手点指，高声的言道：“我把你林宝，这个痴心的禽兽，大概不问可知，我那糊涂的父亲，又是未在家中，你乘着这个机会，复又来到后面，调戏你家姑娘，你未曾起此邪念，你也扪心想一想，由打你八岁之时，来到我们家中，我父女哪一点儿亏负於你？如今你不思报恩，反起此兽心，难道说你就不怕天地不佑，鬼神不容吗！”姑娘说到这里，遂由打床上翻身下地，恶狠狠的够奔林宝扑去，那个意思要将林宝扑倒，恶狠狠的咬他两口，方解心头之恨。林宝一看，随用手一指秀英说道：“丫头，你休要胡言乱道，你说小太爷我在你的家中，是你父亲扶养长大，看起来那是你父前生欠过我的，理应今世偿还，今天把实话对你说明了吧！你父也曾有言在先，将你的终身许配於你，今天你若应允，成全了我的好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哼哼！”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外面有人痰嗽一声说道：“林宝小冤家，你还要怎样？”林宝听着此人说话的声音耳熟，遂即转身形，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老英雄神镖手袁太。但见袁爷只气得面目惨淡，浑身立抖，遂用手一指林宝说道：“我把你这背师乱伦的小冤家，我十数载恩待於你，竟把你养成了这样的行为。”林宝一看，吓得转身向外要走，神镖手袁太那肯相容，在后面将身形一纵，照定林宝的后心，就是一掌。书中代言，为什么袁爷来的这么恰巧呢？前文已经表过，袁爷在家中拿定了主意的，自己想道，我何不对林宝说，我到外面办事去，然后我再回家，不从大门进来，越墙跳到院中，我再看看他的行为。袁爷这个

主意，还真用对啦！自己出了家门，往南走了有三箭多远，然后又遛遛达达的回来，到了自己的门首，回头往各处观看，并无行人往来，这才将身形往下一矮，长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儿跨住了门楼，双腿一飘，跳到自己的院中。先来到客厅，轻轻启帘笼往里一看，林宝果然未在屋中，心说，小冤家林宝，你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自己赶紧往后头院儿而来，将然来到上房的台阶儿以下，就听见林宝正在屋内发威，故尔袁爷遂痰嗽了一声，林宝这才来到院中。袁爷本有意放他逃走，怎奈胸中的恶气难消，这才在后面跟着就是一掌。林宝觉着后面掌到，赶紧将身形一闪，遂即还招。二人正在动手之际，姑娘由打屋中出来，口口声声的大骂林宝，哭哭啼啼的叫袁爷给他报仇，因为自己受了林宝的奚落。袁爷看着，心中颇为难过，自己一时情急，遂用了个双风灌耳的招数，两拳够奔林宝的太阳穴便打，林宝一看不好，赶紧缩头藏头，跟着将身形一转，纵到板墙的外面，林宝一时着急，用手一按自己的小腹，不觉触手有物，中心喜悦，原来身上还带着镖囊呢，裹面满装着六支毒药镖。说时迟，那时快，林宝的右手往镖囊一摸，登出了一支毒药镖，扭项回头一看，正赶上袁爷抖身形向外一纵，林宝随着一抖手，明亮亮的一支毒药镖，直奔袁太的咽喉打来，袁爷正往外纵，镖可就到啦！再要想躲，势比登天还难，耳轮中就听叭的一声，袁爷翻身栽倒，镖打咽喉，当时毙命。林宝复又跳入板墙，一看袁爷的死尸，遂扎撒臂膀，哈哈的大笑，用手一指老人家的尸身说道："袁太，你死在九泉之下，休怪你家小太爷林宝，意狠心毒，皆因你说话，口不应心，既有意将你的女儿，许配与我，直到如今我二人年岁已长，你仍置之不问，现在我手起镖落，将你打

死，也是你咎由自取，休怨小太爷忘恩负义。”话未说完，就听姑娘袁秀英，哭不成声，跺动了金莲，口中说道：“林宝，这也是我们对你十数年养育之恩，你竟以一镖报答我的天伦，他老人家既已身亡，我何能独生世间。”林宝闻听，遂用手一指姑娘说道，糊涂的丫头，你的父亲一死，岂不是除去你我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你还不趁此机会，与我成百年之好，今日就是吉日良辰，你还紧着哭什么呢？”这句话尚未说完，只气得姑娘秀英，银牙紧咬，杏眼回翻，用手指着林宝道：“贼子，今生姑娘不能为父报杀身之仇，死在九泉之下，我也不瞑目甘休。”说到这里，姑娘恶狠狠的低头，向着林宝怀内便撞，林宝一看，笑嘻嘻的说道：“你这是为什么呢？放着好事不办，为什么你哭哭啼啼呢？”说着话，身形向旁边儿一闪，猛听得叭的一声，红光崩现，花红脑髓溅满庭阶，袁姑娘当时死於非命，香躯斜卧埃尘。书中代言，姑娘用力过猛，林宝身形一闪，秀英的头颅，正撞在前院儿的窗台儿上，故尔立即毙命，这才是自古红颜多薄命，霎时香魂赴瑶池。林宝一看，遂不觉大失所望，有心在此逗留，倘若被人知晓，我身背两条人命案，岂能逍遥法外？自己想到这里，心说一莫若我三十六着，走为上策。遂即够奔姑娘的住房，打开了箱笼，取了些个银两，带至在腰间，转身形来到外面，脚尖儿一点地，抖身形上房，看了看外面，并无来往的行人，遂将身形一抖，跳至下面，将自己的衣服收拾已毕，这才出了胡同，一直往北，顺着大道，出城去了，暂且不表。

单表袁太父女爷儿两个的死尸，躺在院中，时逢夏令，过了数日，尸体未免腐烂，腥臭难闻，熏满了街巷。这一天有袁太生前的一位好友，乃是会稽县城北住家屯的人氏，姓任

单字名元，别号人称清风羽士，掌中一对练子双镢，武术精奇，常不断与袁爷手谈，皆因他的老母染病，故尔数月未曾出门。今天任元一看，母病已痊，遂想起了自己的良友袁太，许久未见，这才由家中起身，来访袁爷，一直够奔北门里，及至来到袁爷的住宅门首，任元伸手打门，连叫了数声，里面无人答应，只闻得一阵阵腥臭难闻，任元心中纳闷，遂往各处看了看，遂说道："唔呀！这个味气，是那个地方来的呀？"自己不由得站在门前发怔，怔够多时，听了听里面，仍是无有动静。任元看了看左右无人，遂垫步拧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儿跨住了门楼儿，双腿一飘，越过了门楼，轻轻落在院中一看，把一位清风羽士任元，吓了一怔，只见自己的好友袁太，仰面朝天，倒卧院中，脖项之上钉着一支镖，再一看窗下，正是姑娘秀英，满脸的血迹，形容极惨，死在那里。这也就是任元，时常与老人家往来，才能够看得出来，要是生疏朋友，不常与袁太接近的，他简直的认不出来，皆因天气炎热，死尸已有数日，被酷日蒸晒，尸体发腐，再加上血迹模糊，故此生人难以辨视。任元怔够多时，这才转身形来至大门前面，伸手开开了街门，来到外面，赶紧知会左右的邻人，一面寻找地方，把地方找来，叫他前去报案，任元这才帮同邻人，在院中收拾院落，伺候尸场，地方这才够奔会稽县报案，来到会稽县衙，进了班房儿，只见里面的人位不少，地方赶紧问道："今天是那一位头儿该班呀？"就见窗户旁边儿，站起一人，年纪约在五十来岁，地方一看认的，原来是班房儿的老伙计刘三，地方赶紧说道："三哥，今天那一位的班儿？"刘三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好，今天你赶上啦，是咱们王大爷的班儿。"说着话，刘三用手往迎面儿上垂

首的椅上一指。地方一看，在椅子上面坐定一人，看他的年纪，有花甲开外，身上穿灰色的单布缺襟袍儿，脚底下穿着半官半快矮腰儿官靴，腰中盘着一根凉带。往脸上观看，虽然说是年过花甲，脸上的气色甚佳，一张红润润的脸面，光华无比，两道长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厚嘴唇，两耳朝怀，一部银髯飘洒胸前，光头未戴着帽子，虽然偌大的年纪，可没卸顶，梳着白子股儿的小辫，精神百倍，手中拿着一把雕翎的扇子，正在吃茶之际。地方赶紧上前说："辛苦大爷，这可算巧了，今天赶上大爷的班儿，这可就省了事啦！"王大爷一看，原来是城里四城的地方韩高升，遂说道："老韩，有事吗？要是有进财的事情，我要是吃肉，也让爷们儿你喝点汤。"韩高升闻听说道："好，大爷吃肉的时候，叫我看，连骨头我也啃不着呀。"王大爷赶紧说："有什么事情？你就快说吧，不用这么麻烦了。"韩高升遂就把北门里袁太的家中，父女被害的情节，对着王大爷一说，王大爷闻听，接着问道："老韩，你提的北门里这个袁太，莫非就是原先在镖行的神镖手吗？"地方说道："不错，正是此人。"王大爷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喝！这个事你怎么知道的呢？"老韩就把任元拜访袁太，叫门未开，喊来四邻，将门开放，才知袁太父女被害，这才将小子我叫了来，叫我前来报案。王大爷这才向老韩说道："你赶紧到尸场前去伺候，我这就跟着往里面回话去。"说着话，老韩站起身形，奔回尸场，前去伺候不提。单表王大爷迈步出离了班房儿，够奔后面，越过了大堂，够奔箭道，来到角门内，喊了声回事，从里面走出跟差的，赶紧向王大爷问道："王头儿，有事吗？"王大爷说道："有事，咱们老爷现在那儿呢？"跟差的说道："老爷在书房里吃茶呢。"

王大爷说道："劳你的驾，你给我回一声见吧！就提我有事要见。"跟差的答应说道："你候一候儿吧，我给你回话去。"说着话，转身形一直够奔里面，来到书房，启帘笼来到里面，就把王头儿有事要见老爷的话一提。这位会稽县的正堂，姓郑双名叫文炳，乃是科甲出身，到任以来，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三年任满，乡民苦苦挽留，故此未曾还职。此时一听回事说王班头有事要见，随着吩咐道："叫他进来。"跟差的来至外面，把王大爷领到老爷的外书房，王班头来到屋中，见了郑知县，赶紧上前请安说道："老爷在上，下役王忠给老爷请安。"知县一摆手说道："起来，有何事见我。"王忠就把北门里袁家父女，被人惨害的情由，禀明了郑知县。老爷一听，一皱眉头，暗自点了点头。心说，哼！这个地方真有这么大胆子的贼人，竟敢连伤二命，弃凶脱逃。遂向王头儿说道："你到外面去与我传话，叫他们三班人役忤作人等，急速预备，待本县前去验尸。"王忠答应一声是，转身形下来，晓谕三班人役，各料各房，急速预备，诸事预备齐毕，王忠转身形够奔后面，回明郑知县。遂又吩咐一声外面顺轿，知县换好了官服，来到大堂以外，滴水檐前，大人上轿。顺字行的老爷们，这才喊了一声高升，人抬轿起，前面鸣锣开道，带着三班人役，出离了县衙，直奔北门里。工夫不大，来至袁太的门前，地方出来迎接县太爷，轿子落平，众人前护后拥，保护着郑知县，来到院中，知县一看，公案早已预备停妥，县太爷升坐了公位，唤地方问话。韩高升来到公案前，向上给县太爷请安，然后站立在公案一旁，向知县说道："跟太爷回，袁姓院内，男女尸身各一具，今有死者友人名任元，随同四邻人等，叫小的前来报案，请太爷验看尸体。"知县一摆

手，遂吩咐一声带任元，两旁三班人役，齐声喊喝带任元。工夫不大，就见任元来在公案前面，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唔呀！太爷在上，任元这里给老爷磕头。"然后俯伏在地，县太爷说道："任元，你抬起头来。"任元这才一正面，郑知县看了看，遂问道："你叫任元哪。"任元说道："不错。"知县又问道："袁姓父女被害身死，你出头露面，愿作义务人，你是怎样晓得的？"任元向上叩头，口中说道："唔呀！跟老爷回，我跟袁太是个老朋友，时常不断来往，皆因家母染病在床，我在家中侍奉母疾，因此我二人许久未见，如今家母病已痊愈，故尔今日得暇来此拜望我的好友，到了他的门前，我叫门数声，呼之无应，我一时情急，这才喊来街坊四邻，搬梯子上房，到 里面一看，才知道袁家父女被害，我复又喊来地方，叫他前去报案，小子句 句实情，请县爷详察。我今出头，也不为别故，求县爷验明尸身，我情愿 作义务人，替我的老友袁太，访查杀身的仇人。"郑县爷闻听，遂即说道："起过了，站在一旁。"复又赶紧唤过忤作，随同着官媒，一同上前相验男女尸身，科房的带着文房四宝，预务填写尸格，这才来至袁太的尸身近前，赶紧吩咐地方，把黄酒新棉花拿过来，先把袁太的面目擦净，然后将周身各处，检验完毕，除咽喉一处镖伤致命，别无伤痕。科房填好了尸格，忤作随着将袁太咽喉上这双镖起下来，然后又来到姑娘秀英的尸身近前，周身各处看了看，并无伤痕，惟有头颅触碎，忤作一看就明白啦，这一定是因为一时着急，触阶而亡。验毕，来到公案桌前，向上请安说道："跟老爷回，男尸一具，验到周身并无别伤，咽喉一镖致命。"然后将镖呈放在公案桌上，复又说道："女尸一具验过，周身金木之伤，一概全无，不过情急触阶而亡。"

回毕站在一旁，科房的先生，将尸格呈上去。知县将尸格拿在手中看了看，然后将尸格又交给科房先生带起来，自己这才站起身形，离了公案，走至尸身的近前，自己又检查了一遍，看起来这位郑知县，总算是深有经验，恐忤作以及各班人等，从中舞弊，必须要亲自重再勘验一遍。勘验已毕，果然与尸格相符，仍然来至在公座上面，将身形坐稳，自己伸手从桌案之上，将那支镖拿起来，看了看上面的血迹犹存，只见镖挺子的上面，有烙着的戳记，那字是白玉人林宝制。县太爷看罢，将镖放在桌案上面，才说道："任元，你既然与袁太是老友，这个白玉人林宝，你一定认得吧，方才我验看已毕，袁太咽喉上起下来的这一支镖，上面有白玉人林宝的戳记，这个林宝是什么人？你且讲来。"任元一听郑知县之言，自己赶紧跪至在公案之前，遂说道："跟大老爷回，要说这个林宝，我是认得他的，他也是会稽县的人氏，自幼长在袁太家中，拜袁太为师，习学武术，后来他年纪已长，遂在外面联络了些个歹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袁太也百般规劝，因而成仇，一镖将袁太打死，也未可知。求太爷恩典，赏给小人海捕公文，我自己愿尽义务，去至他乡，访拿白玉人林宝。还有一样儿，求大人把这支镖赏给小人，倘若我遇见林宝，好以此镖作个证据。"知县郑文炳闻听此言，揣度多时，听任元之言，却也近乎情理，这才把这支镖赏给任元。遂即说道："任元。你且将袁氏父女的尸身收敛起来，停放在他的本宅，然后你再到我的衙署之中，我给你预备公文。"吩咐已毕，叫三班人役顺轿，不表知县回衙。单表任元，仍然叫地方老韩，协同着自己帮忙，给袁太爷父女置办衣衾棺材，地方老韩答应一声，这才到外面前去购置，工夫不大，衣衾棺材，全都

办理齐毕，将袁太父女暂时收敛起来。任元一面叫地方看守袁太的宅院，自己一面够奔县署，来到班房儿，将自己的来意，跟差人说明，此时有值日的班头，把话给他回进去，工夫不甚大，就听里面梆点齐鸣，知县郑文炳升坐大堂，三班人役，一齐喊喝堂威。县爷吩咐了一声带任元，有公差将任元带到大堂之上，任元跪倒给县太爷行礼，知县低头说道："下面可是任元？"任元向上叩头说道："唔呀！不错是我。"郑知县遂用手一指说道："任元，你既愿作义务人，身背公文，在外面海角天涯，捉拿凶手林宝，为友报仇，真令本县钦佩之至，本县给你预备公文，格外赏你纹银十两，你要用心访拿，不可大意。"任元答 应说道："谨遵太爷的堂谕。"郑文炳吩咐手下的长随，将自备的纹银，赏给任元十两，皆因郑知县看着任元这份儿意思可敬，故尔不动公款，自赏十两纹银的路费，银子虽然不多，就是鼓励的意思。遂又吩咐科房的先生备妥了公文，当堂用印，一面写好了封条，命人前去将袁太的宅院封闭，但等凶手拿获，再行掩埋袁太父女的尸具。说着话，任元当堂领了公文，此时长随已将银两取来，交给了任元，任元接过银两，向上叩头，谢过了郑知县，遂站起身形，转身扬长就走，暂且不提。单表郑知县，复又吩咐二班的总役陈虎，当限十日，当堂领批，命他捉拿白玉人林宝，知县将公事办理已毕，吩咐一声退堂，不提陈虎带领马步两快的伙计捉拿林宝。

单表的是清风羽士任元，自己带好了公文，收拾好了银两，由打县衙中出来，一直够直袁太的家宅，来到门首一看，早有地方同着官人，已将袁太的宅门封锁。任元这才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诸事安置停妥，遂向自己的妻室，就将自己愿

作义务人，给袁太捉拿凶手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然后又将自己随手用的一对亮银练子双镢，带在腰中，嘱咐自己的妻室，叫他禀明自己的母亲，就提替朋友代办公务，三五日事毕，即可回来，不必叫母亲悬念，我可也就不上后边儿去啦。任元将诸事全都安置停妥，遂由打家中起身，自己不由得暗中思想，心说，林宝这个忘八羔子，既欺师蔑祖弃凶脱逃，定然不能在会稽县这一方，我既然当堂领了堂谕，我非要把强贼林宝拿获，方能回家。自己主意已定，这才顺着大道，一直往前就走下去了，虽然往前走着，可是行无定所，任元又一转想，遂说道："咳！北京城乃是帝王之都，繁华的所在，我也未曾到过，莫若我到北京去一趟，一者游逛游逛，再者倘若天网恢恢，遇见了林宝，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倘若是遇不上他，那也就说不上不算来啦，我为小冤家林宝，就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我誓必将此贼子拿获。"想到这里，自己这就顺着大道，一直够奔北京城走下来了。书要简断，在中途路上也无非是晓行夜往，饥餐渴饮，行船过渡，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北京城，自己将主意拿定，先到前门外头逛逛，自己正往前走，只见前面围着人位不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随着说道："唔呀！借光，我来看上一看。"说着话，分开众人，自己到了里面，就见里面是一个帐棚儿，棚儿底下是个槟榔摊子，在槟榔摊子前面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葛纱袍儿，手中拿着槟榔，二指用力一捻，槟榔应手粉碎，一连捻了数次。任元看着，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个人用的是鹰爪力，这也不过是微末之技，你何必在人家买卖人的跟前现露，莫若我戏耍戏耍这个忘八羔子，也让他知道知道我清风羽士任元的厉害。自己想到这里，这才

走至在穿黄的这个人的身背后，用目看着他在前面捻槟榔，任元在后面用手也在大褂儿上捏一个窟窿。书中代言，任元可不认识这个穿黄的，这个穿黄的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也是住家在会稽县城南六十里地，地名儿叫作避贤村，他也是名人之后，在彭公案之上，有一位小方朔欧阳德，此人便是欧阳的后裔，名叫欧阳钧，别号人称神龙手，掌中一对子母鸳鸯练子铍，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可称为绝艺。可就是一样儿，这个人由打闯荡江湖成名之后遂杜门谢客，与世人断绝往来。这一日自己正在家中闲坐，听外面有人叫门，及至出来开门，原来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表兄章成锦，随着让到里面。欧阳钧问道："表兄，今天怎么这么闲暇呀！来在我的舍下。"成锦这才说道："咳！表弟，你就别提，在十数年前，也是我一时的多事，给我的好友袁太，介绍了一个徒弟，名唤林宝，彼时此子年方八岁，焉想到林宝年龄加长，行为不正，因受袁太的约束，致生仇隙，近来竟将他业师袁太，及其未字的师妹秀英，忍心杀害，此子连伤二命，弃凶逃走。听外面谣传此事，言我保荐匪人，致伤二命的嫌疑，绝不能善罢甘休，再者说袁太与我相交莫逆多年，今遭惨害，别说林宝还是我荐的，就是别人荐的，我也应当给他捕获凶手，报仇雪恨，以尽朋友之义。怎奈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宵不寐，辗转愁思，想了多日，我才想起兄弟你来，皆因你的武术精奇，足能替哥哥我出这一臂之力。倘若将林宝拿获，送交当官，不独你替哥哥我尽了朋友之道，我也洗清了嫌疑，就是死在九泉下的袁太的灵魂，也感激你仗义之德。"欧阳钧听罢此言，遂说道："这种逆案，难道说官方就没有个相当的办法吗？"章成锦遂说就把会稽县正堂郑文炳，已派出三班总役陈

虎，限期捉拿凶手，另外还有一位叫任元的，自己要求海捕公文，甘作义务人，去捉拿林宝的话，对欧阳钧细说了一遍。欧阳钧闻听章成锦之言，遂问道："表兄，你老人家所提的这个任元，可是外号人称清风羽士的任元吗？"章成锦遂说道："清风羽士不清风羽士的我倒不知道，我只听人传言，这个姓任的有一对兵刃，叫练子亮银双镢，武艺超群。"欧阳钧闻听，遂说道："对了，我倒是听人讲究过，此人有一对兵刃，名叫练子亮银双镢，他既肯愿作义务人，出头前往，表兄你老人家，又前来托我帮忙，可有一节，我应允可是应允，如若没有限期，还可以行，如若拘出限期来可不行，我恐怕临期不准将林宝拿获。"章成锦说道："此事那能定限期呢，兄弟你就多分神吧。"说话之间，由打腰中取出纹银一百两，放在桌案上，向着欧阳钧说道："兄弟，这是为兄的些小意思，求兄弟带在身旁，作为路费。"欧阳钧一摆手，遂向章成锦说道："唔呀表兄，我这是以言语相戏，若论我们有武术的人，都应当遵守规律，以尽天职，任侠作义，打抱不平，是我辈的本分。今袁太惨死，凶手林宝弃凶脱逃，我焉能叫不良之徒，逍遥法外，别说还有表兄你老人家，来到我的家中相求，就是没有您老要求，我知道了也应当出头捉此恶人。"章成锦闻听，遂说道："兄弟，我并不管你那些事，这不过是为兄我这么一点儿小意思，我的柜上还是很忙，甘脆兄弟你多怎起身吧？"欧阳钧说道："表兄你老人家请回吧，此事您就不用管啦，全在兄弟我的身上了。"章成锦闻听，遂站起身形，告辞而去。单表欧阳钧，见章成锦走后，心说，既然应允此事，我须想个相当的办法。隔了一天，自己把家中所有的事情，都安置停妥，又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打点了小包裹，内中放着自己

兵刃，子母练子鸳鸯钹，囊中带好路费，这才由打家中起身。欧阳钧这个人的行为，可就与任元大不相同了，在先前章成锦要求他协力相帮，捉拿白玉人儿林宝，他不敢应允，他所怕的是林宝逃走，行无所定，倘若应允此事，若拿不着林宝，与自己的名誉攸关，后来章成锦苦苦的哀求，自己实不得已，这才慨然应允。如今欧阳钧早有了打算，自己由打家中出来，一直够奔章成锦的家。来到章宅，见了章成锦，章成锦一看，心中喜悦，赶紧问道："兄弟，你这一来想必是要起身，前去访拿林宝吧？"欧阳钧遂即说道："唔呀！表兄，我既然应允你捉拿混账忘八羔子林宝，可有一节，昨天我已经想了一天了，林宝既然身负重案，弃凶逃走，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忘八羔子，他逃在那里去了？故此我想够多时，我才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我来找表兄你，我要问问当初与袁太要好的朋友，共有几位，林宝这个小忘八羔子都认识谁？必须要表兄你领着我，到袁太生前的那几个要好的朋友家中，我仔细打听打听，他们可曾见着林宝的踪迹无有，倘若是有人知晓，岂不是省了我多少的事。章成锦听罢欧阳钧这一片言语，遂即说道："表弟，据你所想，似乎尽在情理之中，无奈一节，林宝性情狡猾，他既身背重案，绝不能在会稽县逗留。"欧阳钧一听，遂即着急说道："唔呀！吾的表兄啊！你这个话说得固然有理，可有一节，你也得替我想想，既然我应允你我去捉拿林宝，我又未曾与林宝儿见过面，别说我还见不着林宝，就是我见着了林宝，我也不认识他呀！据我想，今天您先跟着我到袁太生前的那几个要好的朋友家中，去访问访问，倘若他们没见着林宝，那时你再将林宝的五官长相，对我说明，到那时就说不上不算来啦，既然您把捉拿林宝的事情，委托在

我的身上，我要捉不住这个小忘八羔子，我决不回家。”章成锦闻听，万般无奈，这才向欧阳钧说道：“表弟，你先在我这儿吃完了饭，我再同着你到袁太生前那几个要好的朋友家中，前去询问询问。”欧阳钧只得点头答应。章成锦一面吩咐家人备饭，哥儿两个一面闲谈，谈够多时，手下人回道，酒饭齐毕了，哥儿两个这才一同吃饭，将饭用完。欧阳钧先生的性急，遂说道：“唔呀表兄，咱们该走了，天可不早啦。”章成锦这才站起身形，将衣服收拾齐楚，随着欧阳钧，由打家中起身，就把袁太 要好的朋友，到处询问了一番，无奈所到之处，人家都回答未见着林宝上这儿来。哥儿两个，由打吃完早饭，就到各处里探询林宝，直顶到堪堪日没西山，已至掌灯之际，章成锦着急说道：“表弟，你看天到这般时候，也没打听出林宝的下落来，倒不如你随我回到家中，再为商议相当的办法，表弟你看怎么样？”欧阳钧闻听，遂说道：“表兄，我既然由打家中出来，要是拿不着林宝，我是决不能够回家。”弟兄二人正在着急之时，就听有人叫道：“章大哥，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回家，难道说，您有什么事吗？”章成锦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盟弟，姓何双名瑞生。这个人原先是买卖人，因为自己心好侠义而力不足，时常因为路见不平，本为是给人家出气，常常被人家把自己打伤，因此他才弃却商业，有意聘请一位武术的教师跟人家习学习学武术。无奈一节，家中没有许多钱财，这才有知己的朋友梁友齐，对他提说：“你要真打算练武，也用不着请名师，你不如去到会稽县的关外，离城十二里，有个齐家屯，本村内有个练武术的场子，教场子的这位老师傅，姓齐单字名举，号叫大鹏，外号人称百步神拳金钢手，此人家传的金风六十四式，点穴神拳，最为出名。

你要是愿意跟他练的话，却也不难，你拿着哥哥我的片子前去，你见着齐大鹏，你就提跟哥哥我有交情。据我想那位齐大鹏，也是一位好义的人，他若见着哥哥我的名片儿，他必然另眼待於你。何瑞生闻听，心中甚喜，遂即带笑说道："这是哥哥你老人家成全我，兄弟我是求之不得，没别的，就请哥哥你把名片赏给兄弟一张吧。"说话之间，梁友齐将名片儿掏出来，递与何瑞生，何瑞生伸手接过来，欢喜喜的说道："万一兄弟我若见着齐老师傅，不用说学会惊人的能耐，只要学个三招两式的，在外面遇着路见不平之事，与平常人动上手，我落不了下风，於愿足矣！"说着话，何瑞生接过了名片儿，与梁友齐拱手作别，何瑞生回到家中。赶到次日清晨，在家中收拾齐毕，带好了名片儿，由打家中起身，一直够奔西关厢。到了西关厢跟别人一询问齐家屯，有人指明道路，自己这才够奔齐家屯。到了齐家屯一看，庄村虽然不大，大约也有一千多户人家，东西的铺面，南北的大街，自己顺着大街的南头儿，遛遛达达的往前行走，见人就打听齐老师傅的把式场子，有人告诉他说，就在本街的北头儿，往西一拐，有个大木厂子，你再到木厂子里面一打听，就有人告诉你了。何瑞生答言致谢，复又往前街行走，走到街北头儿往西一拐，果然就见面前有个大木厂子。四周围是用木板围就的围墙，路西是大门，何瑞生来至木厂子的门前，一看在那里站着人，年纪在五十来岁，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儿，脚底下白袜青鞋，面带忠厚，何瑞生看罢，这才向那人拱手说道："借光，跟你老打听打听，齐老师傅的把式场子在哪里？"就见那人用目看了看何瑞生，遂即问道："你打听齐老师傅的把式场子作什么？有什么事你就对我说吧，这就是齐老师傅的把式场子，这位

齐老师傅是我家主人。”何瑞生遂说道：“你老人家贵姓啊？”就听那人说道：“我姓李名叫李升。”何瑞生闻听，自己这才伸手由腰中取出梁友齐的名片儿，遂向李升说道：“劳您的驾，将这张片子替我拿进去，就提我姓何名叫瑞生。”又指着这张名片儿说道：“这位是我的至友，他叫我前来拜访齐老师傅。”李升伸手把片子接过来看了看，遂说道：“您在这里稍微的候一候，我给您回禀一声去。”说着话，李升拿着名片儿，转身形够奔里面去了。来到客厅一看，自己的主人正在厅房吃茶，李升走至齐爷的面前说道：“跟大爷回，外面有姓何的名叫何瑞生，前来拜访你老人家，”原来是自己幼小同窗的至友梁友齐的名片儿。自己看罢，遂向李升说道：“这个姓何的现在哪里？”李升回道：“现在门外。”齐大鹏这才站起身形，命李升头前带路，穿宅过院，来到大门以外，李升遂用手一指，向何瑞生说道：“何先生您看，这就是我家主人齐老师傅。”何瑞生闻听，顺着李升的手抬头，由打里面出来这个人，乃是中等身材，约在六尺上下，生得肩宽背厚，虎臂熊腰，身上穿着蓝绸子的裤褂儿，青绸子大褂儿，高筒儿的白布袜子，一对青缎子皂鞋。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两道蚕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翻，皂白分明，狮子鼻子，方阔的海口，一双大耳，颔下三绺墨髯，光头未戴着帽子，漆黑的一条发辫，搭在身背后。何瑞生一看，赶紧抱拳含笑说道：“你老人家莫非是本处的主人，表字大鹏的那位齐老师傅吗？在下何瑞生，素常仰慕老师傅武艺绝伦，终朝渴望，今蒙至友梁友齐从中介绍，持片前来拜访你老人家，愿老师傅取录，跟随你老人家练习练习武术。”这句话将才说完，就见齐大鹏哈哈大笑，遂说道：“何先生说的那里话来，既蒙见爱，你我朝暮相聚，齐

举尚求之不得，何况又有梁先生从中介绍，你我岂不是又接近了一层，此地也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面待茶。”说着话，李升在头前带路，齐大鹏陪着何瑞生往里面行走。何瑞生一面走着，一面往各处观看，一看在两旁道儿高垒着木料，一层层，一垛垛，可称得起积木如山。何瑞生心中纳闷，心说，这位齐老师傅教武术，何处不可，怎么单单的把场子设在木厂里面呢？又一想，大概齐家屯儿这个地方，不问可知，就数此处宽阔，若不然怎么单选在此处，作为把式场子呢。书中代言，何瑞生那里知道，要提起这位齐举齐大鹏的原籍，他乃是四川的人氏，在省城之中，有先人的遗业，开设着一号万森木料厂，资本巨万，在四川省内数得着的大商家。没想到遭了一场海啸的余波，将万贯的家财，跟若干的人口，皆顺流逐浪而去，彼时齐大鹏前去南岭购木料，因此得免於死。以至水势消落，齐大鹏回到自己家中一看，只剩了一片被水所淹后的破房倒壁，自己心中不由得一阵难过，只得到各处访问闹水之时，逃走的人家，探听探听自己家中老幼的生死存亡。一连访问了数日，并无人知晓，齐大鹏自己明知道是凶多吉少，大概一家老幼俱都被水淹死。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我倒不必过於悲痛，因为什么呢？皆因我们齐氏门中惟独剩下我孤身一个人，倘若我再不善营养，我自己的身体倘若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死了倒不算什么，我齐姓之香烟，岂不自此而绝，那时我死在九泉之下，见着我先祖灵魂，我倒成了罪人啦！我这个时候，惟有振奋男子汉的精神，想法子兴门立户，要在世界之上，不能断绝齐氏的香烟，那才算尽了我的责任。齐大鹏想到这里，自己这才不加伤感，反倒打起精神来，整理自己的前途，木厂子是不能开啦，只得把南岭采

购来的木料，完全在当地变卖，变卖已毕，齐大鹏心中一想，我要在当地作的小本的经营，未免叫本地方认识我的人看不起，莫若我离开此处，卖买作大作小，倒没人耻笑於我。齐大鹏主意已定，这才想起自己幼年的时候，有一位同窗的好友，名叫梁友齐，现在已落户在江苏，莫若我前去访他，然后再图安身立命的事业。故此才出离四川省，来到了江苏地面。每到一个村镇之上，便以卖艺为名，必要打几天把式，卖几天艺，赶到把人聚多了的时候，便向众人访问梁友齐的名姓，如是者，直访了一年多的光景。这一日来到了会稽县的城内，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次日就在城里找了一个宽阔的地方，还是照旧的卖艺访友。齐大鹏一看，四周围的人位也不少啦，这才向众人拱手说道："小可原籍是四川省城里的人氏，姓齐名举号叫大鹏，特为到贵省地面，访查一个朋友，我这位朋友也是四川的人氏，此人姓梁双名友齐，只因随父营商，在江苏落户，那位师傅要知道，望求指示一句，小可便承你老人家的大德无极矣！"齐大鹏将要说到这里，就见人丛之中，有一个答言说道："大鹏兄长，不必往下说啦，小弟我在这里。"说着话，用手将众人一分，口中说道："借光众位，借光众位。"看热闹的众人往两旁边儿一闪，齐大鹏抬头，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自己同窗的良友梁友齐，不由得心中喜悦。遂说道："兄弟，我真会把你找着了。"梁友齐遂即说道："兄弟住家就在前面，有话咱们哥儿两个家里说去吧。"齐大鹏遂将自己的物件收拾起来，跟随着梁友齐一同回家。看热闹的众人一看卖艺的是为访朋友，大家只得哄然而散。单表齐大鹏来到了梁友齐的家中，先用完了酒饭，梁友齐这才向齐大鹏问道："兄长千里迢迢来访小弟，不知有何事故？"齐举闻听此言，不

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咳！兄弟你要问哥哥我是遭难而来。"遂就将四川省罹海啸之灾，一家的生命财产，皆付於流水的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梁友齐闻听，不由得也是一阵心酸。遂说道："兄长不必难过，既然来到小弟的家中，就如同在哥哥你的家里一样，咱们哥两个的交情，这还有什么说的呢！"齐大鹏接着说道："哥哥我也是这么想，若不然我费了一年多的工夫，非要寻找兄弟你不可呢，现在我就是孤苦零仃。形影相吊的苦人了，我就把兄弟你当我的至亲至近的骨肉手足一样，我既一到这个地方，没别的，就求兄弟你多照顾了。"梁友齐遂即说道："兄长说的那里话来，你我弟兄不过说这个，非哥哥的家中遭的天灾，兄弟我请哥哥您到我这儿来，都请不到。这也是咱们哥儿两个有缘，望求诸般都不必客气，那便是您看的起小弟。"齐举一听梁友齐要说的话十分义气，自己遂放心住在了梁宅。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就是两个多月，齐举履次向梁友齐说明，自己要想个营业去做，梁友齐只是不肯。这一天齐大鹏向梁友齐说道："兄弟你如果不允许哥哥我作个营业，我可要舍此他往，别寻安身的所在，到那时兄弟你可别说哥哥我不辞而别。"梁友齐闻听此言，明知道不可阻拦，遂向齐举说道："兄长必要去作生意，待小弟明天找几个朋友，替哥哥您想一份买卖，准保趁您的心。"齐举闻听此言，也是无法，只得点头应允。到了次日清晨起来，梁友齐将城里关外与自己要好的朋友，打发人全都请到自己的家中，等候众宾朋到齐了，梁友齐遂将 窗友齐举要作买卖的话，在大厅之上，对着众人这么一宣布，请求众位给斟酌一个营业。众人闻听，一齐说道："这位齐先生不是前者卖艺访问阁下来的那位吗？"梁友齐答言说道："不错，正是我那

兄长齐大鹏。”大家这才异口同音的说道：“这就好办了，我等前者本应登门要求，又不知这位齐先生肯去不肯去？故此我等未敢启齿。既然是他老人家闲暇无事，就请到敝村之中，我等给他老人家攒凑一个把式场子，连城里关外，也足够他老人家教的，我们这一方也得他老人家一点儿教惠，他老人家借此也可以消遣，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再说这位齐先生来到会稽县的时候，曾在当街卖艺，他老人家的武术，是人所共睹，没有一位不赞美的。”梁友齐一听此言，心中也是很欢喜，遂向众人说道：“既蒙众位仁兄贤弟建议，梁友齐深为感激，可有一节，我得跟我兄长商量商量，他要是愿意，就请众位费心给攒凑攒凑，他要是不愿意，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说着话，向众人抱拳说了声众位稍候，遂转身出去，来到后面见了齐大鹏，将话说明。齐举一听，遂说道：“兄弟，这个事情哥哥我是很愿意做，就求兄弟你带领着哥哥我到前厅与众位发起人相见，以便求他们众位从速攒凑。”说着话，哥儿两个一同来到前厅，梁友齐从中挨次介绍，然后大家落坐谈话。齐大鹏也无非是谦逊几句，言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绝艺，如今既蒙众位抬爱，齐举只得将这几手儿粗拳，留在这里。众人一听齐大鹏愿意教这个场子，遂又一齐夸奖了齐举几句，大家这才告辞分头插手去攒凑把式场子。书要简断，不到旬日的工夫，已将这个把式场子成立完毕，地点就选在西关外齐家屯，因为齐家屯的住户一听齐大鹏是他们的同姓，大家这才从中跟齐举接近一谈，由打家谱上面一叙，实在是同族，因此就更亲近了一层。自此齐大鹏就在齐家屯教场子，不知不觉 可就过了七八年，教出来的徒弟，还是真不少，日子这么一长了，齐大鹏手中可就积蓄了几个金钱，自己这才打算继

续先前的旧业，遂在把式场子里面，又附设了个木厂。今天何瑞生看着，所以才不明白。自己正然思想，已来至厅房，迈步来到厅房里面，分宾主落坐，从人献上茶来，然后何瑞生向齐大鹏说道："齐老师傅，小可来到您这里，也不会客气，我所求的就是跟你老人家习学点儿武术，一者强健身体，再者说面遇有土豪劣绅，贼官恶霸，我也好抱打人间不平，所以才愿拜你老人家为师，日后我要能凭你老人家所传的武术，达到我的志向，那就算是心满意足了。"齐大鹏闻听此言，遂站起身形，用手拍着何瑞生的肩头，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贤弟，想你未曾入学，就有如此志向，将来武术学成，不难名誉在为兄我的头上，所有我传授的这些个弟子，终日他等跟我习学技艺，他等的心胸跟贤弟你，可就大不相同了。他等终日所谈，都是等着把武术练成之后，不过都为自己争强好胜，并提不到将来在外面，凭武术增光耀祖，作敬忠锄奸，戳凶除暴的义举。想当初为兄我年幼之时，跟随我的先父学艺之时，也曾听他老人家嘱咐过我，说人要有武术在身，当秉正天职义务侠义之道，方不愧身佩武艺。如今我跟贤弟你是一见如故，何况又有我那梁贤弟的介绍，你我弟兄焉能以师生相论？为兄马齿有增，僭居兄长之位，以后你我弟兄便是异姓手足。由打今日为始，如果你能住在为兄我这里，二五更用功夫的时候，你就随着徒弟们一同下场子，倘若是那一招儿记不清楚，咱们哥儿两个在一块儿再研究。如若不能住在为兄我这儿，白天任你工作，到掌灯的时候，你到为兄我这里来，随着他们在场子里头一同练武何如？"何瑞生听罢此言，抱拳带笑向齐大鹏说道："今蒙兄长见爱小弟求之不得，据我想，我也不住在您老人家这里，每到晚饭后，我必然前

来求您指教。”齐大鹏闻听，遂说道：“好！我也不跟你客气啦，既然如此，贤弟你随我到这厢来。”说话之间，齐大鹏在头前带路，何瑞生在后面相随，出离了厅房，顺着东面的角门儿，来到了箭道，走过数层房，一直往北，又过了两层房，何瑞生抬头，后面是九间罩棚，在旁边厢是木头的隔断门儿，进了隔断门儿，何瑞生一看，心中这才明白，准知道这是练武的所在，一看地下全是黄土铺地暄腾腾，这九间罩棚乃是坐北。齐举带领着何瑞生，迈步上了台阶儿，来到九间罩棚的里面，何瑞生举目往各处里观看，但只见迎面儿正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儿，在八仙桌儿上面，供奉着一个神龛，同供奉的就是武术的祖师，达摩尊者，桌案上设摆着五供蜡扦儿香炉等等。又一看在南山墙之下，摆设着十八般兵刃的架子，上面安放着十八般兵刃，就是枪刀剑戟等类。何瑞生看罢，就见齐大鹏用手一指神龛说道：“何贤弟你来看，这就是咱们武学之中的祖师，今天我把你带至在用功夫的所在，虽然说你我是自己弟兄，俗礼可不能错过，你先拜拜祖师，我今日就算代师收你一个师弟。”何瑞生闻听，也不找蒲团，把大衣服一撩，跪倒埃尘，冲着神龛大拜了八拜，然后站起身形，向齐大鹏说道：“既然如此，师兄你老人家请上，受师弟大礼参见。”齐大鹏摆手说道：“兄弟不必了！”无论齐大鹏如何相拦，怎奈何瑞生是非磕头不可，齐大鹏无法，这才侧坐身形，受了何瑞生四个头，然后向何瑞生说道：“贤弟，说起来不论文武两科的技艺，与圣人这么一叩头，必得先传给你一招技艺，要说练武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咱们也不用忙在一时，兄弟你先随我到前面来，咱们摆好了酒饭谈谈心，咱们由明天为始，明天晚晌兄弟你就到我这里来，再一同下场子练艺。”

说着话，弟兄二人这才一同站起身形，出离了把式场子，一直来到前面客厅。齐举急忙吩咐手下人等，调摆桌椅，摆放杯箸匙碟儿，弟兄二人同桌而坐，开怀畅饮。吃喝已毕，从人把残席撤下去，单有人献上茶来，弟兄二人又谈了会子闲话，何瑞生这才向齐大鹏告辞说道："师兄，小弟我要告辞，明日早来。"齐举站起身形说道："你我自己弟兄，我也不送了。"何瑞生由齐大鹏家中出来，一直回到自己的家中，坐定了一想面见齐举之事，自己不由得心中欢喜，此时天光已晚，遂安歇睡觉。

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白天一切事情不表，候至天晚，这才来到齐大鹏的家中，见了齐举，不过问叙一番，看了看到了下场子的时候啦，齐大鹏这才带领着何瑞生来至在后面把式房。何瑞生一看，徒弟们还是真不少，大概足有二十多名，齐大鹏这才向徒弟们说道："你们都过来，为师给你们引见引见，这是我代师收的师弟何瑞生，跟你等在一处练艺，你等要皆以师叔呼之。如有不遵师命者，被我知晓立即开除。"众人闻听，各自向前与何瑞生相见，皆以师叔呼之，何瑞生赶紧抱拳说道："众位，既是我齐大哥将何某收为他的师弟，在场子里面跟随众位练功夫，我有不到之处还求大家指教。"众人一听，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大家跟您就不必客气了。"然后齐大鹏将何瑞生叫至在面前，先教给何瑞生蹲几个架子，然后再慢慢的教给他打拳。书不可重叙，何瑞生就在齐家屯，跟随齐大鹏练武，不知不觉，就是一年多的光景。这一天自己由打家中吃完了晚饭，要打算够奔把式场子练武，自己这才遛遛达达往前行走，将然走至在西门外，过了护城河的桥，前面乃是一带树林，何瑞生正自往前走，猛

然间就听树林之中，有人说道："合字的，嘿！你这个胆子可真不小，不是我对你提了吗，叫你急速离开险地，怎么到如今已经七八天啦，你还不走呢！倘若叫鹰爪将你把哈住了，要是被人家拘了去，这一场官司可够你打的呀！"何瑞生在树林子外面，隐隐的听完了这一片话，自己心中想道，心说，我听这小子所说的话，里面包藏着江湖的黑话，可惜一节，我跟我齐大哥在一处盘桓的日子尚浅，对於江湖的黑话，我还不甚通达，如今他们所说的这些个话，我有许多不晓的，据我想他等在深林之中，隐藏谈话，定非良善之辈。我今既然听见这种密语，岂肯放过，待我闯入树林之中，问他个水落石出，自己复又一想，不可，事要三思，免得后悔，他等在林中谈话，我要是一闯进去质问他们，倘若言语一激烈，未免就得当场动手。非是俺贪生怕死，无奈一节，我何瑞生是心强而力不足，想够多时，自己这才拿定了一个主意，倒不如在暗中侧耳细听他们还讲些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我再慢慢的后面跟随，看明他们的住处所在，然后再给我兄长齐大鹏报信，到那时候我的兄长定有主张，他们真要是不法之人，被我看破，定然叫我师兄齐大鹏将他们拿获，送交当官，也不枉我何瑞生练艺这一年多的成绩，眼光里倒是长了许多的见识。想到这里，自己这才轻轻的来到树林以内，顺着那个说话的声音，慢慢的往前行走观看，但见前面恍恍忽忽的就在树林儿的第二行上，有一株大树，就见大树的前面，有二人立谈，何瑞生定了定眼神，仔细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何瑞生只气得肝胆欲裂，无名的火起。

书中代言，谈话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破坏星王均，一个是白玉人儿林宝，这小子自从镖伤袁太的性命之后，一看姑

娘袁秀英，因痛父情急，触阶而亡。他这才一心无妨碍，由打袁太的家中，弃凶逃走，出离了袁宅，来到东门外头，找着他那一群狐朋狗友，将作下案子的话，对众人一提，就有说这不算什么的，你就在朋友家中一住，准保不能破案。也有说那可不成的，人多语杂，倘若走露风声，就不牢稳，最后有一个叫小刀子金五的，向着白玉人儿林宝说道："兄弟，你在这里说一天，也没人给你能出相当的主意来的，咱们这伙子朋友之中，要说足智多谋的，还得数人家破坏星王均，你要找着他，大概他准能给你想个相当的主意。"白玉人儿林宝一听，心说，不错，我本应当找他去，这才向金五说道："还是金五哥您的见识宽，您要是不说，我还是真想不起来，我还是这就找他去。"说着话，向众人告辞，一直够奔东关外八里地东大店，前来找破坏星王均。来到王均住的家门首，林宝用手拍门，就听里面问道："谁呀？"林宝答言说道："王大哥在家里头吗？"王均一听，外面说话的人耳熟，这才伸手开放街门，门分左右，王均抬头一看，原来是白玉人林宝，仔细一看林宝的容颜惨淡，神色带着仓皇，王均看罢，就是一怔。心说，林宝此来一定有事，这才问道："兄弟，今天怎么这么闲在，来到哥哥我这里，八成儿有什么事吧！"林宝闻听，不觉 暗吃一惊，心说，不枉人称他为足智多谋破坏星，真正是名不虚传，这幸亏我跟他有交情，若不然岂不被他识破了马脚。想到这里，遂带笑说道："不错，兄弟正有点事儿，特地前来恳求大哥，给兄弟我出个主意。"王均一听，遂说道："既然如此，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有什么话咱们里面再说吧。"说着话，二人一同进了大门，王均回手将街门关好，二人一同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坐，将然坐稳，王均说道："兄弟，你

身背着兵刃，这是由那儿来呀？”林宝闻听，遂就把镖打袁太，姑娘秀英自尽，自己弃凶脱逃的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王均将话听完，遂向林宝问道：“兄弟你打算上那儿去呢？”林宝说道：“只因我自己没有准主意，才来找哥哥您来，就为的是求您指点我一条道路。”王均闻听林宝之言，心说，要按这小子所作所为的这些个事，我王均就应当伸手将他拿获，送交当官，给袁太父女报仇，怎奈我也是个黑道儿的人，我要这么一办，必让作贼的朋友说我不义气，倘若是因此得罪了众人，岂不是与我多有不便吗？自己辗转了多时，这才向林宝说道：“按说我可不该给你出主意，因为兄弟你作的事，未免过於狠毒，如今你既来到我的家中，哥哥我看在从前的面子，我指给你一条明路，你可得听我的话。”林宝闻听，赶紧说道：“王大哥，只要你给我想一条活路，我焉有不听之理呢。”王均这才说道：“你可藏躲不住，你只好由此赶奔北京城，在城外有我一个至友，此人姓阚双名子良，这位阚子良专作京兆二十县各地的买卖，他住家在德胜门外十二里地，地名儿叫甜井儿，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投奔阚子良的家中，倒可以安身。”林宝闻听，非常的欢喜，王均遂取过了纸笔墨砚，将墨研浓，王均提笔在手，工夫不大，草草的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林宝，林宝伸手接过来，带在腰中。王均叫他住在自己的家中，明日一早儿再起身够奔北京城，林宝非当时告辞不可，王均只得将他送出了大门外，二人拱手作别。白玉人林宝另有自己的心思，他一想在此地，只剩了一夜的光景，自己必须找一个素常待我最好的地方，去过这一宵，方如已愿。自己忽然间想起西关外筛月庵，与自己要好的淫尼风清，他们两个人乃是一年有余最亲密的异性朋友，真可称得起男欢

女爱，今天林宝想到这里，遂迈步出离了东大店，他可不敢穿城走城里头，自己绕着城外走，够奔筛月庵而来。简断捷说，工夫不大，林宝已来到筛月庵，见了风清淫尼，这二人一见面，彼此恋恋不舍，林宝在此一连就住了七天，这天林宝忽然想起自己如今身背重案，不可久居，自己打算进城买些个酒菜，夜间好与风清作别。白昼可未敢出来，等到天色已至黄昏的时候，自己这才由打筛月庵出来，够奔会稽县的西门而来。将才走到护城河切近，正遇见破坏星王均，由打树林子里往外走，王均一看见白玉人林宝，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这小子怎么还没走呢?这才点手将林宝唤到树林之中，遂向林宝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呀！怎么七八天的工夫，你还没有走开呢?"林宝只得把实话一说，王均闻听，遂说道："你赶快着走吧！如若不然，你把我给你的那封信交还给我，省得你犯案之后连累了我，再不然你就快快的起身，就此够奔北京城。"林宝一听，遂说道："我的兵刃包裹跟您给我写的那一封书信，全在筛月庵呢，王大哥您也别着急，我也不进城啦，我这就回归筛月庵，取了我的东西物件，即刻起身。"王均说道："那么你就快去吧！二人把话说到这里，出了树林，各自分头而去。何瑞生将他二人所说的话，听了个明明白白，一听林宝有了一定投奔，自己也不在后面跟随林宝，撒腿往西就跑，何瑞生打算去到齐家屯，约出自己的师兄齐大鹏，前去捉拿恶贼林宝。正自往前行走，可巧遇见了章成锦同着欧阳钧，由打迎面走来，何瑞生遂向章成锦说道："章大哥，您这是上哪儿去呀?"章成锦闻听何瑞生问他上那儿去，急忙扭项回头，往各处里观看，所幸四外并无行人，章成锦遂低言向何瑞生说道："咳！兄弟你别提啦，

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说着话，用手一指欧阳钧，遂向何瑞生说道：“何贤弟，这位就是我时常对你提念我的表弟欧阳钧，江湖人称神龙手。”又向蛮子欧阳钧说道：“表弟，这位就是齐家屯，齐大鹏代师收的师弟何瑞生，你们二位多亲多近。”说着话，二人彼此一拱手，然后章成锦遂向何瑞生问道：“兄弟，天到这般时候，你这是上那儿去呀？”何瑞生就把由打家中吃罢晚饭，往齐家屯练武，路途之上在树林以内，巧遇白玉人林宝，与当地的匪棍破坏星王均，二人议论密语，王均叫林宝逃走的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欧阳钧闻听此言，双手鼓掌哈哈的大笑，口中说道：“唔呀表兄你听，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小忘八羔子尚未逃走，若不然你我弟兄二人，上那里去找寻他混帐忘八羔子。”遂又向何瑞生说道：“何贤弟，听你之言，林宝这个混账东西，他是够奔筛月庵去了，依我说，你也不必找你的师兄齐大鹏去了，我跟我表兄因为寻找林宝的下落，正在为难呢，时逢恰巧，兄弟你与我弟兄相遇。”欧阳钧遂就把章成锦托他访拿林宝，因为不知林宝逃奔向方，自己这才跟随着表兄章成锦，到各处访问，所以到这般时候，还未曾回家，已往的情形，大概向何瑞生诉说了一遍。何瑞生闻听，遂即说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就带着您够奔筛月庵，前去捉拿林宝去吧。”欧阳钧遂向章成锦说道：“表兄，你老人家暂且回家，我同着何大兄弟奔筛月庵，我算跟林宝这个小忘八羔子拼了命了，我若是拿 不住他，我是决不回家，所有我家中之事，就托表兄你老人家多多的关照吧。”遂又向何瑞生一摆手说道：“何贤弟，你就头前带路吧。”章成锦这才告辞回家。不表章成锦回家，单表的是何瑞生这个人的秉性。前文已经表过，别看他

武术平常，却心胸远大，如今陪着欧阳钧够奔筛月庵，自己口中不言，心中暗自思想，我何某自在齐家屯把式场子练武，至今一年有余，常听人谈论这会稽县城内，有两位最著名的武术大家，姓任单字名元，外号人称清风羽士，第二个可就是这位欧阳钧，外号人称神龙手，我虽然闻其名，我可未曾会面。今天我既然遇着欧阳钧，我倒要试探试探他的武术如何？要说是一招一式的给人家动手，我可不是人家的对手，要说我对於夜行术的跑字功，我听我师兄齐大鹏时常对我言讲，说我这两条腿，天然的善於行走，待我今天看看我比欧阳钧脚程如何？自己想够多时，遂回头向欧阳钧说道："欧阳兄长，此事甚是紧急，咱们不可耽延时间，倘若去晚林宝脱逃，咱们岂不是功败垂成吗！待小弟头前带路，请你老人家 紧紧的跟随。"说着话，只见何瑞生身形往下一矮，用目往四下一看，各处尚无过往的行人，自己这才施展鹭伏鹤行的功夫，扬扬得意的，就向前面跑下去了，看起来何瑞生，这才叫乍生的牛犊儿不怕虎，他练武不到二年，竟敢与欧阳钧赛走。欧阳钧一听何瑞生将话说完，再看他身形往下一矮，如飞似箭的往前就跑下去了，自己一看，不由得暗自点了点头，心说，我看这个何瑞生，他的志不在小，他叫我快走，分明是与我赛跑，按说练武术的，可不准有这样的行为，想你练武不过二年的光景，竟敢见人就妄自尊大。我欧阳钧练艺，昼夜的苦工，足有三十余载，要按我的武术，跟侠 剑客比不了，要跟何瑞生你这样的武术家比上，准保比你强的多。我自幼年闯荡江湖，现在业已成名了，尚不敢如此骄傲，如今我借着你跟我赛跑的这个机会，倒要叫你看看我欧阳钧脚程，要不然你就把武术这两个字看轻啦。欧阳钧想到这里，自己这才将

身形往下一矮，磕膝盖撞胸脯儿，脚后跟打屁股蛋儿，如飞相似，就跑下去了，眨眼之间，就越过了何瑞生。何瑞生正自欢欢喜喜的向前行走，猛然听见后面哧的一声，越过一人，离着自己约在两丈多远，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那神龙手欧阳钧，自己看罢，不由得暗自点了点头，心说，咳！看起来果然是名不虚传，人家欧阳钧这才真称得起武术大家呢。我自己从今以后，要把这个高傲的脾气取消才是，从此我得虚心练习，武术方能够见长，如若不然，我这武术二字，就算白担了虚名啦。要按说何瑞生这个人这才算是知进知退，若不然到后文书，著到万龙藏峰岛，火焚万林庄，谢家庄燕家堡三次立擂，何瑞生在擂台以上，巧遇大清国最著名的剑客吕老先生留良，何瑞生带走，复又练艺十二年，二次出世，在江南的地面，巧遇童林童海川，在避幽谷巧遇剑客，那时间童林由侠而剑，直到武英殿康熙圣主御览剑侠图，这部书才算完全造成。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单表何瑞生抬头一看，欧阳钧往前走的高兴，自己无奈，这才站住了身形，高声叫道："欧阳兄长慢走，小弟有言禀告。"欧阳钧闻听此言，这才将身形站稳，工夫不大，何瑞生赶到，随着脸一红，向欧阳钧说道："小可在你老人家面前献丑，诚为见笑。"欧阳钧只得说道："我这两条腿要是先走，还可以走的快，要是走常了，我还是不行。"何瑞生一摆手说道："兄长不要客气，你来看前面这就是筛月庵。"欧阳钧抬头顺着何瑞生的手，往前一看，就在路北有一座庙宇并不大，看那个样儿，最大也就是一层殿，欧阳钧看罢，遂向何瑞生说道："何贤弟，你暂且庵外等候，待为兄进去捉拿林宝。"说着话，欧阳钧将身上的衣服整理了整理，将身形一矮，一直来到山门的下面，看了看庵门

紧闭，欧阳钧恐怕打草惊蛇，并没敢叫门，遂来至庵门的上垂首，拧腰向上一纵，窜到了庙墙的上面，用左胳膊肘跨住了庙墙，往里面看了看，并无动静，这才将双腿一飘，越过了墙头儿，长腰落在院中，自己这才蹑足潜踪，来到左右配殿的窗下细听，听到东配殿的北头儿，就听里面有男女二人低声说话的声音。书中代言，白玉人儿林宝由打树林儿之中，与破坏星王均分手之后，一直跑回筛月庵，到了淫尼风清的禅房之内，急忙收拾自己的包裹物件，一面收拾着，一面向风清说道："我本打算购买些个菜蔬美酒，今夜与你饮酒作别，奈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说我的事情，外面风声不好，叫我早早的离开险地，故此我才急忙跑了回来，收拾我的兵刃包裹，我要连夜起身，够奔北京城。"说着话，将自己的兵刃包裹俱都收拾停妥，这才说了一声风清师傅，你我后会有期，林宝话说完，将然转身要走，风清淫尼上前一把将林宝的衣襟揪住，口中说道："哥哥，你这一走，咱们二人得多怎还能见面哪？你岂不是要将小尼我想死了吗？"林宝将要答言，就听风清复又说道："你要走除非是将我带着，你上那里去，我跟着你到那里去。"林宝着急说道："妹妹，你不要跟我胡缠了，我的案情儿太以的重大，倘有不测，便有性命之忧，你赶快松手吧！"风清说道："你要走，行，今夜你得住在我这里，明天你再起身。"林宝说道那可不行，此时欧阳钧在窗外听了个明明白白，心说，我把你这个混账忘八羔子，今天这才叫天夺其魄，活该我欧阳钧不费事，竟然将你堵在屋中。想到这里，遂大声喊道："唔呀！林宝，你这个混账东西，还不出来随我前去打官司，你还等着我伸手捉拿你吗？"林宝正被淫尼揪住了衣襟，恋恋的不舍，猛听得窗外有人说话，叫他出去

打官司，早已吓得魂飞千里，遂赶紧向风清说道："你快快松手吧！外面官人已经来了"风清淫尼仍然是揪住不放，白玉人林宝一时着急，恐怕自己被获遭擒，遂回手由背后亮出单刀，向风清说道："如果你再不放手，你有意叫我林宝被获，我就要先斩杀你的性命。"也是活该这个淫尼的果报临头，他以为林宝不忍斩杀於他，也无非用此言恐哧自己罢了，遂向林宝说道："你杀了我倒好，省的我舍不得你，我的心里难过。"林宝一看，风清果然还是不松手，他遂误会了风清，受了官人的买嘱，有意将他绊住，好叫官人伸手捉拿於他，林宝想到这里，遂将心一横，手起刀落，只听叭哧一声，淫尼已然身首异处，死尸栽倒在地。欧阳钧在窗外一听屋中有动手的声音，遂大声说道："唔呀！林宝你这个混账忘八羔子，你身背重案，还敢刀伤人命，我看你向哪里走？"说着话，由打腰中一伸手，就听花楞楞一声响亮，取出自己那对练子鸳鸯钹，那个意思，是要打算闯入屋中去捉拿林宝。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屋中 哽叹 一响亮，欧阳钧心说，不好，大概这个小忘八羔子已由后窗户逃走了。遂并不进屋，探腰一纵，纵到屋顶上面，越过了房脊，就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越出了庵墙，欧阳钧随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出去有一里多地，就见前面有一座村镇，欧阳钧一看前面这条黑影，已跑进村镇之中，及至自己追到村中，已然不知那条黑影藏在那里，只急得欧阳钧顿足长叹，口中说道："咳！我欧阳钧真是个混账东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贼人在后窗户逃走呢！这岂不是好机会当面错过。"自己悔恨多时，这才自言自语的说道："也该着这个小忘八羔子多活两天，所幸我也知道他逃奔那里，我只得去趟北京城吧！谅这个小忘八羔子，也难逃出我的手掌。"欧阳

钧想到这里，遂即转身形回归筛月庵，打算见着何瑞生，将林宝逃走，自己要够奔北京城的话，对他说明，没想来到筛月庵一看，不但没有了何瑞生，连死的那个尼姑的死尸都没有了。

书中代表，何瑞生这个人本就心胜，他见欧阳钧进庙之后，他便慢慢的凑至山门切近，遂将身形向上一纵，纵到庙墙上面，窥探欧阳钧如何捉拿林 宝，以至看到欧阳钧窜到房上，又往四下一看，遂即越过了房脊，何瑞生又看了半天，仍然不见欧阳钧回来。何瑞生心中就明白了八成，大约着林宝已然逃走，他这才越过了墙头儿，来到院中一看，各处里都是寂静无声，到了东配殿北头和这间屋中一看，地下一个被人杀死的尼姑，遂抬头又看了看后窗户已然踹坏，何瑞生心中这才明白，林宝是由打此处逃走的，但是不明白这个尼姑因何被杀？自己暗含着打算道，我不管他是因何被杀，似这等淫尼，秽乱佛门的清规，污染清静的禅地，本就应当如此结果，可有一节，本地面又发生这一条人命案，未免与本县的县官有碍，莫若我将他的尸身掩埋起来，省却多少手续，自己主意已定，遂将风清的尸身与人头，移到庵外土井之中，在庵中找了几块破石碑，将土井塞满，然后又到庵内，将屋中地下的血迹打扫干静，诸事完毕，自己这才回奔齐家，前去练武。所以欧阳钧回到筛月庵一看，自己心中想道，我已对我的表兄章成锦将话说明，我若拿不住林宝，决不能回家，莫若我连夜起身，赶奔北京城，早早的赶到了，也省得贼人转逃他处。欧阳钧主意拿定，遂顺着奔北京城的大道，就走下来了。书要简断，蛮子在路途之上，也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一日来到了北京城，进了广安门，就在广安门大街，找了一个店住下，休息了一夜，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在店中打过了早尖，然后跟店房的伙计打听打听德胜门外头甜井的道路，伙计遂将道路指明，言说就在德胜门外正北，这大地方最好找不过。欧阳钧将话听完，将应用东西收拾齐楚，吩咐伙计照看门户，自己这才由店房出来，遛遛达达一直出了德胜门，够奔甜井，见人就打听阚子良，无奈打听了数次，并无人知晓，一连询问了三四天，也没找着这个阚子良。书中暗表，阚子良本不是个光明正大有名的人物，要据林宝这一群孤朋狗友眼界里一看，这个阚子良就象顶天立地的个英雄，真要是搁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大方之地，别说他还是来路不明，就是上有名头之人，也提不到话下。欧阳钧此时处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得闷坐在店房以内，自己一想，真要访不着这个阚子良，想拿白玉人林宝，可就费了事啦！自己想够多时，心说，莫若我到外面绕个弯儿，顺便在外面饭馆儿里吃点儿什么，消消我的愁闷，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把伙计叫过来，还是叫他好好的照看房屋，自己出离了店房，心中想道，莫若我到前门外遛达遛达，听说那个地方，乃是繁华的所在，我到那里一扩眼界，倘若遇见白玉人林宝，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想到这里，这才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前门而来。书要简断，到了前门外走至天桥儿，欧阳钧一看，这个地方做买做卖的繁华异常，以及三教九流各种的生意，娱乐的场所，无一不备。欧阳钧一看，心中一觉高兴，猛抬头就见前面有一个蓝布棚儿，在蓝布帐棚儿底下是槟榔摊儿，卖槟榔的将把摊子摆设齐楚，就见他手中拿着一个毛掸，一面掸着尘垢，一面吆喝，看那个样儿，是很得意扬扬。欧阳爷

看罢，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个东西作个小本的经营，就如此的自满，他要是作个大生意，这北京城的地方，就搁不下他了，今天我也没事儿，倒不如走上前去，戏耍戏耍这个东西，解解我心头之闷。自己把主意拿好，这才来到槟榔摊儿前面，捻槟榔以作游戏，他可没想到自己的身背后，还站着一位清风羽士任元，看着他捻槟榔，不由得有气，心说，这个人太已不讲道理啦！明明你手上有鹰爪力的功夫，何必在人家买卖人的面前卖弄，所以他看见欧阳爷捻一个槟榔，他就用手在他的鹅黄葛纱袍儿上捻一个窟窿，及至欧阳爷掏出钱包儿，还完槟榔钱之后，任元才将他的手巾包儿，窃到手中，二人先后又到饭馆儿里吃饭，吃完饭之后，任元才显露了手巾包儿，二人言语之间一起冲突，这才抖身形由楼窗纵下来，到了天坛里面，二人各亮兵刃，当场动手。要说欧阳爷这个人，本是个聪明人，他一看清风羽士任元亮出了一对练子亮银双镢，自己不由得暗吃一惊，心说，此人说话乃是浙江的口音，他这对兵刃又是练子亮银双镢，大概不问可知，一定是我慕名已久的那位清风羽士任元，不是此人还则罢了，真要是他，我这个筋斗可就栽到了家啦！又一转想，我早有意拜访此人，看看他的武术如何？皆因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所以未能如愿，如今他既亮出了兵刃，我倒要度度他的武艺如何？自己这才取出自己的子母练子鸳鸯钹动手，一面动着手，一面暗含着留神观看任元那对双镢的招数。不提欧阳钧，再表清风羽士任元，一看欧阳钧亮出一对子母练子鸳鸯钹，自己心中就有了八成明白啦，心说不好，大概不问可知，这个使双钹的许是我们同乡，艺业超群的那位神龙手欧阳钧，当真要是他，我可就真有点儿对不住人家啦！倒不如我与他走

个三合两趟的，我再问问他的名姓，如果他真要是欧阳钧，我们两个人也就不必紧着动手了。自己想到这里，遂留神观看，但见人家这对子母鸳鸯铖，可谓上下翻飞，真有神出鬼没之能，任元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可了不的了，我顾一时高兴戏耍了人家，如今我二人当场这一动手，他这对双铖的招数，果然出奇，我二人要是战长了，我非得甘败下风不可。阅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说著书的将这个情理著错啦，若按欧阳钧这么大的能为，为何两次他在槟榔摊儿前面，捻槟榔之时，怎么连他自己的身背后还顾全不到，他那件黄葛纱袍儿的后面，竟被任元捻了无数的窟窿呢？可也有阅者诸君这么一问，只皆因欧阳钧在槟榔摊儿捻槟榔的时候，正在出神之际，又兼着两旁边，看热闹的众人，一时的齐声喝采，欧阳钧再这么一大意，故此才被任元将衣服捻了几个窟窿。闲言少叙，单表是欧阳钧与任元，两个人这一动手，真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人战够多时，就听清风羽士任元，高声喊道："唔呀！对面这位朋友，你我二人动了这么半天的手，我还未曾问过你的名姓，你且慢来。"说着话，任元将身形向外一纵，跳至圈外，将双镢向回一带，托在手中，站住了身形，此时欧阳钧也将双铖一合，将身形站稳，遂即说道："朋友，你要问我么，我家住在浙江会稽县，复姓欧阳单字名钧，外号人称神龙手。"任元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我早就想到这里了，因为阁下说话是浙江的口音，掌中使子母 鸳鸯铖的，绿林道之中，没有二份，所以我一想非是老兄台您不可。"欧 阳钧闻听此言，不由得也是一笑，遂说道："听阁下之言，我也明白了，莫非您就是清风羽士任元老兄吧？"任元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阁下因何知道小可的贱

名呢?”欧阳钧说道:“既然阁下晓得我掌中这对鸳鸯钹,难道说我就不晓得阁下那对亮银练子双镢。”任元闻听,二人彼此都哈哈的大笑,这才各将兵刃收起,任元遂整理衣冠,赶紧向欧阳钧抱拳说道:“兄长,小弟不揣冒昧,斗胆戏耍我兄,想兄长海量宽洪,决不见怪。”欧阳钧也抱拳说道:“小弟在兄长面前,多多献丑,还求兄长不要耻笑。”任元说道:“岂敢岂敢。”欧阳钧复又说道:“你老人家不在咱们会稽县,来到北京城有何贵干?”任元闻听,遂就把自己欲替袁太复仇,身背堂批,访拿弃凶逃走的白玉人儿林宝。自从打会稽县起身,来到北京城,如果遇不着白玉人林宝我再海角天涯,遍游南七北六十三省前去访拿,若拿不着林宝,我是决不回家。”欧阳钧听罢任元之言,不由得鼓掌说道:“好了好了,我今与兄长相遇,就算有了帮手了。”任元遂向欧阳钧说道:“你老人家因何也来到北京城呢?”欧阳钧遂就把自己的表兄章成锦要替袁太复仇,求他帮助之话,说了一遍,直说到何瑞生泄机,筛月庵捉拿林宝,也是自己一时的大意,致被贼人漏网。自己这才跟迹追踪,来到北京城,住在店房之中,自己又去到德胜门外甜井儿,探访阚子良,连去了数次,怎奈无人知晓,我又在店中闷住了数日,今天我去到天桥各处闲逛,没想到巧遇兄弟你老人家。”任元闻听,遂抱拳说道:“好了,好了,你我虽未将林宝这个忘八羔子拿住,总算是有了下落了,别看兄长你老人家连到德胜门外甜井儿探听了数次,未曾访着他的下落,如今既然有了他确实的投奔,难道说他还能飞出北京城吗?”欧阳钧遂向任元说道:“此处也不是你我讲话之所,莫若你且随我到店房之中,你我弟兄有什么主意再议。”任元点头称善。二人各将衣服整理齐毕,二人一同来到天坛

的围墙，各自将身形往上一纵，单胳膊肘跨住了大墙，看了看四外并无行人，弟兄二人这才将双腿一飘，将身形往下一纵，跃到大墙的外面，哥儿两个遂矮着身形，往前行走。将来到崇文门，就见前面哧的一声，有一道黑影，清风羽士任元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欧阳钧随着拢住了眼神一看，心中大喜，遂用手一拍任元的左臂，低言言说道："兄长你来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差鬼使，怎么这个小忘八羔子会叫咱们两个人遇见了呢？"任元闻听，这才凝神定睛一看，这条黑影儿不是别人，正是白玉人林宝。书中代言，林宝自由打筛月庵逃出之后，遂连奔至北京城，到了德胜门外甜井儿，见人一打听阚子良，无奈没有人知道，后来遇见一人，名叫铁头刘四，乃是子良洗盘子的小伙计，一见林宝打听阚子良，他这才答道："朋友你贵姓啊？由哪里来呀？找阚子良有什么事吗？"林宝闻听，遂说道："小可名叫林宝，外号人称白玉人。"遂就把有阚子良的朋友，破坏星王均的一封书信，托我代交的话一提，铁头刘四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林宝，然后说道："您随我到这边儿来吧。"说着话，将林宝带到甜井儿村外面，这才向林宝说道："既然您来投我们大爷阚子良，当然您也不是外人，我要将此事对您说了，大谅也不妨。"林宝一听这话里有话，遂说道："不要紧，你有什么话，只管对我说，咱们彼此都是一家人。"铁头刘四闻听，这才向林宝说道："既然如此，我就把此事对您说了吧，您千万可别走露了机秘呀！"林宝说道："我岂能走话，你就快说吧！"刘四这才说道："我们大爷阚子良，向来就在这京兆二十县的地面做买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城里头住的一个叫王伦的，於前半月这个王伦带领着官人，把我们大爷给捉拿

了去啦！到如今还没听见有什么消息呢！”林宝听到这里，心说，哎呦！我就剩了这么一个安身所在，又被奸人给谋害啦，这岂不是令人可恼，遂向刘四说道：“这个王伦他在城里什么地方住家，你知道不知道？”铁头刘四说道：“知道，这个王伦住家就在崇文门里，米市大街，金鱼儿胡同，您问这个作什么？”白玉人林宝发恨说道：“这个王伦平白无故的谋害了我的好友阚子良，我誓必夜入他家，杀死他的满门家眷，好给我阚大哥报仇雪恨。”铁头刘四没等林宝将话说完，急忙摆手说道：“林大爷，可不是我刘四胆小，我有一句告诉您，这个王伦在北京城，也是数的着的武术家，您可别不把他放在心上。”林宝闻听，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刘四，我林宝也不是说句大话，别说是有一个王伦，就是有三个五个的，我林宝也不怕他，你就不用管啦！我是一定要报复此仇。”刘四闻听，就知道不能深拦啦，遂说道：“那您先到我家里去歇息歇息，有什么事，咱们慢慢的再商量。”说着话，铁头刘四在头前带路，白玉人儿林宝在后面跟随，复又进了甜井村，到了后街西上坡儿，有一个门儿，刘四让林宝进了小门儿，然后自己进来将门关好，遂向林宝说道：“这是小可我的家中，林大爷您就屈尊屈尊吧！”说着话，已然来到院中，林宝一看，这所儿房子只有南北房各三间，并没有东西厢房，刘四紧走了几步，来到上房门首，伸手挑起帘笼，口中说道：“林大爷，你老请这屋里坐吧，”林宝只得先走入屋中，抬头看了看屋中并没有陈设，东西的锅台，迎面放着一张三条腿的八仙桌儿，左右还有两把旧椅子，刘四遂让林宝在上首落坐，林宝坐稳之后，就听刘四说道：“林大爷您可别嫌粗糙，您对付着在小可我的家中吃完了饭，有什么话再说。”说着话，由打东里间

儿取出一个沙酒壶，那个意思要前去打酒，林宝一看他这个家境，就知道他不富裕，遂说道："刘四，你我原是一家人，彼此都不要客气，你既然是留我在此吃饭，我当然不能不扰，但是你的钱财，不准方便不方便，我这里有的是银两，你只管拿去买些个酒菜，咱们两个人一同吃饭。"说着话，一伸手由腰中取出十两一封的银子交与刘四，刘四伸手将银子接过来，笑嘻嘻的说道："既是林大爷您这么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说着话，铁头刘四带着银子，到外面去治办酒肉吃食等物。工夫不大，将东西预备停妥，林宝与刘四吃喝已毕，刘四将茶沏好，林宝又喝了两杯茶，这才向刘四说道："你在家照旧预备晚饭，待我到城里去踩踩道路，以便夜晚前去报仇。"刘四也不敢拦挡，只得点头答应。林宝这才出离了甜井村，进了德胜门，一直够奔崇文门，到了米市大街，往前走了没多远，就看见金鱼胡同了，林宝近了东口儿，正自往西街行走，就见对面来了一辆轿车儿，到了西口儿路北第三个门儿，将轿车儿打住，就见由打车里面下来一位姑娘，年约十八九岁，生得容颜秀丽，体态风流。林宝一见，不由得陡起淫念，心说，还是北京城大方之地，像这样美貌的姑娘，我林宝平生都未曾见过，我何不夜晚前来会她一会，就是死了，也不枉我生人一世。林宝心中正自思想，人家姑娘早就进了大门，工夫不大，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付完了车资，转身进去，仍然将门关好。林宝这才走向前来，向赶车的说道："辛苦把式，这个胡同地面有个姓王的在那个门里住。"赶车的闻听，抬头看了林宝一眼，遂说道："姓王的多着呢，我知道你问谁呀？"林宝遂说道："我打听的这位名叫王伦。"赶车的问道："你认识他吗？是方才我送那位下车的那个门儿，那位姑娘乃是王

伦的胞妹，王大爷常雇我的车上隆福寺去，你要不是问我，别人还是不知道。”林宝一听，心中暗喜，心说，这可是活该，我今天夜间前来先采花取乐，然后再杀他的全家，给阚子良报仇。想到这里，遂向赶车的说道：“多劳您驾啦！”赶车的说道：“好说。”说着话，一摇鞭儿，赶着车辆走去。林宝见赶车的走远，这才由打兜囊之中，取出了画石，就在王伦的大门旁边，画了一个暗记儿，自己这才高高兴兴的回归德胜门，到了甜井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林宝来到刘四的家中，两个人一同吃完了晚饭，林宝又将白昼之间，已将道路踩好的话，对刘四细说了一遍，候至天交定更以后，林宝收拾利落，带好了兵刃，由刘四的家中出来，到了德胜门，城门已经关闭，林宝爬进城去，一直够奔崇文门，来至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在巷口以外扎撒臂膀向各处里观看，四外静落落并无行人，只见满天的星斗灿烂，隐隐的梆锣齐鸣。林宝这小子看罢，心中欢喜，遂暗自想道，当此夜静更深，无人知晓，今夜可称天假奇缘。林宝那里知道他后面竟有三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在暗地里窥视。林宝进了金鱼胡同的巷口，一直来到王伦的家门首，遂慢慢的来至门前，仔细留神看一看，白天自己留下的那个暗记儿，看明白了之后，自己这才将身向后一闪，脚尖一点地，将身形往上一纵，单胳膊肘跨住门楼儿，往上一长身，两条腿往上一飘，到了门楼儿上面，又往各处一看，前道院儿黑暗并无灯光，林宝遂放心大胆的窜房越脊，来到第二道院儿，由打厢房纵到了北房，将然从打前坡跃到后坡，就见东暗间内有灯光，他遂在后坡用脚尖儿掳住阴阳瓦，将身形往下，作个珍珠倒卷帘的架式。他那个意思要隔着后窗户，往屋中窥探，刚然将脚尖挂住阴阳瓦，身

形往下一垂，就觉乎着房上有一人蹦自己的双足，林宝赶紧将双足一松，身形向下一坠，用了个鲤鱼打挺式，将身形站稳，回头往房上一看，就见房上那人已纵至院中，身穿一个黄色的葛纱袍儿，口中说道："唔呀！林宝，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书中代表，此人正是神龙手欧阳钧。林宝闻听，不由得一怔，就听身背后又有人说道："唔呀！林宝，今有我弟兄二人在此，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林宝转身，后面站立一人，身上穿着蓝色的大褂，仔细留神一看认识，原来是清风羽士任元，林宝不由得大吃一惊！林宝怎么认识任元呢？皆因当初自己袁太家中学艺之时，任元时常与袁太来往，故此他认识任元。林宝看罢，暗自着急想道，要是别人我还能够与他周旋个三合两趟的，要按任元的武术说，他掌中一对双练子亮银双镢，称得起艺业超群，我岂是他的对手？有心趁此逃走，不但对不起铁头刘四又没给我好友阚子良报仇，倒不如亮出兵刃，将那个穿黄的，一刀结果了性命，就是我再走，也算全对的过他们。其实林宝这个主意就算错啦！头一节，穿黄的与你有何仇何恨，你既然应允了刘四给阚子良报仇，他的仇人不过就是王伦王子言，又不在穿黄的这个人的身上，再者说他不奔这位穿黄的还好一点儿，他要真够奔欧阳钧去，他可就倒了霉啦！他焉能知道这位神龙手欧阳钧，手中那对子母练子鸳鸯钹的厉害呢！这也是林宝这小子的恶贯满盈，难逃法网。此时林宝站稳身形，伸手由背后擎出轧把雁翎刀，将刀一横，用手一指欧阳钧说道："小辈，你竟敢口出不逊，辱骂小太爷，别走接刀"！将刀直奔欧阳钧的顶梁便剁，欧阳钧一看刀离顶梁切进，那知欧阳钧早已亮出练子双钹，遂将身形一闪，口中说道："唔呀！你这小忘八羔子就别走了。"说

着话，一对练子鸳鸯钹，奔林宝的两太阳打来，林宝一看欧阳钧招数来的紧急，赶紧将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个缩颈藏头，将然把欧阳钧的双钹躲过去，就听得后面花啷啷一声响，林宝心中明白，不问可知，这必是清风羽士任元，在后面用双镢给我来了个冷箭难防。自己有心回头用刀接招，可不敢那样的大意，准知道自己要回头接招，躲不开任爷那对镢，自己无奈，这才将脚一坠，斜着纵出圈外，方才将任元这对练子镢躲开了。他可未曾提防对面仍有一人，林宝刚将身形站稳，就见对面飕的一声掌到，林宝将身形向右一闪，留神一看，在自己对面赤手空拳站立一人，挡住了去路。林宝看罢，只急得目瞪神痴，心说，这两个蛮子，我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对面又有此人挡住我的去路，大概不问可知，对面来的这个人，定是本宅主人王伦王子言，林宝还是真猜着啦。

书中代言，王伦的历史，前文已经表过，乃是自幼儿家传的武术，不过是此人已投身於商业，皆因自己的慈母身染重病，兄妹二人在隆福寺许下心愿，每逢初九初十，兄妹二人必要亲自往隆福寺前去焚香还愿。白昼之间兄妹二人烧香完毕，回家的时候，自己的胞妹香娘下车进宅之时，王伦就看见巷口旁边儿，有一人目不转睛的偷看香娘，王伦本是精明强干之人，他早已看明白啦，心说，这个人这样的窥探我的胞妹，夜晚他必然前来，倘若来到我的家中，万一我的胞妹有点儿差错，我王伦可就栽了筋斗了。将然想到这里，就见那人由打腰中取出了一块画石，在自己的门首，留下了暗记，然后王伦看那人走远，自己这才留神又看了看贼人留下的暗记儿，看明了之后，自己这才转身形来到了里面，到了厅房，闷闷的不乐。自己怔够多时，复又一想，暗叫着自己

的名字，叫道王伦哪王伦，你只顾怔着，不是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吗，你还不自己预备预备，以防夜间的贼人。自己这才命家人到外面，把自己家中所有的精明强干的家人，全都叫到了厅房，王伦看了看，所叫了来的人，果然都是青年力壮之人，自己数了数，共是十二个人。王伦遂向众人说道："尔等在我的宅中，也有三五年的，也有十数年的，凭尔等的良心，素常我对待你们怎么样？"众人闻听，俱是一怔，遂即说道："大爷，你老人家说的这是那里话来，小人等在大爷的宅中，饱食暖衣，俱都是大爷的栽培今日为何大爷说了这等的言语呢？小人等实不明白，求大爷指示。"王伦这才向家人们说道："既然如此，我有一句话，可不准你们对后面女仆们言说，倘若是让后面姑娘与太太知道，恐怕他们担惊害怕，只因我与姑奶奶烧香回家之时，见有一个贼人，在咱们的门前了望，临行之时又在咱们的门前，留下了暗记儿，故此我把你们大家都叫了来，作一准备，赶到夜晚好有个防范。"众人一听，俱都是面面相观，王伦一看，随着向众人说道："我把你等众人唤至在面前，我并不是叫你们夜晚替我拿贼，再者说你们又都是笨汉，都没练过武术，我岂能叫你们拿贼呢！今夜晚闹贼若是偷鸡盗狗之辈，不足为论，就是高来高去有名的江洋大盗，也不放在俺王伦的心上，倘若是贼人夜晚聚伙成群前来打抢，我自己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三拳不敌四手，到那时岂不是寡不敌众吗！我把尔等叫来，不过命尔等多多预备下灯笼火把，在各处里暗藏，然后你们这十余个人，三五成拨，在前后院儿走巡，倘若是看见什么动静，你们同声的喊喝，我必出来接应你等。然后你们大家，各自手提灯笼火把，喧嚷拿贼，常言有句俗语儿，贼人的胆虚，他

一见咱们的宅中有了预备，他们必然逃走，你们大家想想我出这个主意是否有理？还有一样，今天晚间贼人来与不来，到了明天我必有重赏，这还不算，凡有在场出力之人，每月加工资十吊。”众人一听，各自点头欢喜，众人一齐答应，纷纷撤身下去。要说王伦这个人做事，又与别人不同了，就凭王伦家传的武术，真可称得起艺业超群，他在白昼之间看见有人窥探他住宅，临走留下了暗记儿，他便如此大惊小怪，急急的预备防范之策，这位王伦不就成了无用之人吗？书中代言，王子言单有自己的心思，只因前半月自己与本地德胜门外甜井村居住的匪棍阚子良，因为路见不平，将阚子良暴打了一顿，然后自己又到了甜井村一探听，原来阚子良这小子是个黑道儿的人，王伦一想，我既然也得罪啦，倒不如使手眼将他拿入当官，寄在监中，也算给这一方除去一大害。由打自己设法将阚子良捕获之后，王伦可就想起这 俗语儿来啦，打人一拳，防人一脚，难道说人家阚子良就没有个三亲六故的吗？自己遂时时刻刻的加意防范，故尔今天一见有人窥探他的门户，王伦这才疑在阚子良的余党的身上，要不然他也不如此的预备，这也算是王伦的一片细心。闲言不表，单表的是王伦一见自己家中的从人，俱都预备停妥，自己这才由打厅房站起身形，来到后面用罢晚饭，一天无事。赶到夜晚，王伦遂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利落，然后来到前面厅房一看，这些个家人虽然都不会武术，个个却都是精神百倍，气都不馁，王伦看罢，心中甚喜，心说，真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才将他们这十二人，分成了三拨儿，在前头院儿四个人，藏在屋中，将灯熄灭，所有应用的物件，以及细索俱已预备停妥，单等贼人来到院中，方准你们出头，齐声喝喊，

如外面不见若何动作，可不准你们出门，这四个人点头答应。然后又将这八个人派在后头院儿东西厢房之内，也叫他们熄灭了灯火，预备好了绷索，灯笼火把不过暂时熄灭，用时再点。又到了后面上房，叫几名手下的丫环仆妇，留下几名，在上房陪着姑娘太太作伴，叫他们都在西暗间儿一同居住，明间儿与这个西暗间儿，都不准掌灯，惟独这东暗间儿之中，却是灯烛辉煌，所为的是引诱贼人，看起来王伦他这一预备，实有才干。然后又命男女仆妇人等，天至定更，即各归下房，不准随便出入，所有众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王伦见诸事安置齐毕，自己这才来到前面厅房，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收拾得紧趁利落，遂就在前后院儿中来往的巡视，往返了没有几次。这一次将然来到后头院儿，就有两个人由打房上下来，第一个身穿着一银灰，背后背着一口单刀，王伦仔细一看，正是白天在自己门首画暗记儿的那个人，后面下来的这个人，身穿一件鹅黄色的袍儿，遂说道："唔呀！林宝，你这混账忘八羔子，这场官司你打了罢。"此时又由箭道纵过一个穿蓝的来，也是叫这个穿银灰的打官司。王伦本打算上前答话，一听穿黄的与穿蓝的叫这个穿银灰色的打官司，自己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也就知道其中定有别情啦，王伦只得将身形站住，倒要看个水落石出。此时林宝与欧阳钧、任元动上手，双镢双钹两下夹攻，林宝这才纵出圈外，打算逃走。王子言准知道他是个歹人，遂即赶步上前，劈面就是一掌，林宝将身形一闪，虽然将单掌躲过，后面花啷一声，双镢又到，林宝一想，这两个蛮子，我就不是他二人的敌手，如今又来了徒手之人，常言说的却好，"三拳难敌四手"，我一个人焉能抵敌他们三个人呢！林宝想到这里，心说，还是三十六招，走

为上策。自己主意已定，遂并不接架任元的双镢，竟向东南角儿跃身一纵，脚尖儿一点地，腰里一叠劲，往房一纵，打算逃走。欧阳钧等三个人，将要追赶，就见林宝将纵到房檐儿上面，只听啪的一声，又将林宝撞了下来。清风羽士任元一看，赶步向前，抬右足踹住了林宝的脊背，取出绳索来捆林宝。王伦在旁边儿看的明白，分明上面有人一掌将贼人击落，遂在下面向房上高声问道："房上哪位朋友，一掌击落贼人？"就听房上有人答言说道："在下姓童名林字海川，别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王伦一听，心中大喜，接着说道："呦喝，原来是侠客爷，您就请下来吧！"童林这才由打房上跳下来。王子言遂命众家人掌起灯笼火把，霎时间院井之中照耀如同白昼一般，童林一看，问自己名姓的非是别人，正是王伦王子言。再一看穿兰色的这个人，已然将贼捆好。王伦遂派这人看守贼人，吩咐已毕，这才向众人说道："王伦何德何幸，家中闹此贼人，竟蒙侠客英雄暗地帮助，在下实感恩非浅，请老三位客厅待茶。"说着话，王伦引路，童林、欧阳钧、任元一同跟随王伦，来到前院儿厅房，大家落坐之后，王伦这才向任元问道："未请教阁下贵姓高名，因何来到此处？"任元说道："小可姓任单字名元，外号人称清风羽士。"又用手一指欧阳钧说道："这位复姓欧阳单字名钧，外号人称神龙手，我们两个人都是由打浙江会稽县而来，就为是捉拿林宝这个忘八羔子。"遂就把林宝如何镖打袁太，弃凶逃走，欧阳钧被表兄所托，自己甘作义务的话，大概说了一遍。王子言听罢，心中这才明白，遂向欧阳钧、任元说道："二位，我先给你们二位引见个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童林说道："这位家住在京东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任元、欧阳钧一同抱拳说道：“久仰久仰，但不知童侠客因何至此？”童林遂也向二人抱拳施礼，然后就把自己白昼之间，在天桥槟榔摊儿，看见你们二位，后来你们二位又到饭馆儿吃饭完毕跳楼而去，以至到了天坛之中，你们一动上手，出了天坛才遇见了林宝，童林把话都说完了，可就没说自己因为看他二人动手，被别人在自己的大褂儿上，拴了一块砖头，然后又围着城墙追了一周，没把人家追上的话，任元、欧阳钧二人将话听完，不由一齐大笑，遂说道：“童侠客您多见笑了。”童林又接着向王伦说道：“王贤弟，我看你今天这个样儿，似乎是早有了预备，你因何知道贼人夜入你的宅院呢？”王伦尚未答言，就听任元与欧阳钧也一齐说道：“我们也是看着很是奇怪，请您说说这个意思，咱们大家听听。”王子言带笑说道：“三位有所不知，皆因小弟得罪了阚子良，以及白昼之间又看见林宝窥探自己的宅院，并在自己的门旁画了一个暗记儿，小弟疑他是阚子良的余党，既是他留下了暗记儿，今夜必定前来，所以小弟才有此预备。”众人闻听，这才各自明了，王伦复又说道：“三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待小弟命家人预备夜宵，你我饮酒作长夜之谈，大概三位兄长不能不赏脸吧？”童林、任元、欧阳钧三个人一听王伦如此的说法，倒全都不好意思的推辞了，三个人只得一齐说道：“很好，既然如此，我们就依实了。”王伦闻听，心中大喜，立刻命家人告诉厨房赶紧的收拾，工夫不大，家人将桌椅调摆已毕，等时酒肴陈列满案，众人挨次入座，一面饮着酒，一面闲谈，也无非说些个各省的人物，以及所办的惊天动地的事业，又谈了些个某人使某种军刃成名，某人以某种武术闯世。众人正在谈的高兴之际，就听王伦向童林问

道："童侠客，您既有侠客之称，不问可知，对於各种的武术，一定是样样精通，我有一句孩童的言语，敢问侠客爷在各种武术中，侠客必然还有一样特别精致的艺业，但不知侠客爷哪一门功夫最好？"童林一听此言，心说，这倒把我给问住啦，我焉能知道我哪一门儿的功夫好呢？要是说不上来，未免又在众人的面前显着不好看，若要说吧，又说不出自己那一样儿功夫准好来，自己辗转了半天，心说，我在江西卧虎山，跟随二位恩师学艺之时，曾有六年绕树之功，莫若我以此作答。想到这里，遂向王伦说道："其实我倒没有什么长技，不过就是腿快。"童林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外面房上有人答言说道："童侠客的腿快，恐怕未必吧？"说完了这两句话，又冷笑了两声，童林闻听此言，不觉脸上就是一红，连同坐王伦、任元、欧阳钧，俱都是一怔。就在众人一怔神儿的工夫，童林将双手一按桌案，就听哧的一声，已由桌案后面，纵至客厅的门前，一伸手将帘笼掳下，往外一掷，只听啪哒一声，帘笼落在院井之中。童林已随着纵身形来到院中，抬头往房上观看，就见东厢房上晃悠悠有一条黑影。童林看罢，赶紧将身形一纵，来到东厢房上面，就见那条黑影已越到后坡，童林来至后坡，再看那条黑影已然窜到箭道，童林心中着急，遂将身形一纵，也跃到箭道，只见那条黑影已跃出了院墙，童林赶紧也将身形一跃，来到了院墙上面，探身形向外一看，那一条黑影矮着身形，够奔巷口而去。童林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就见那条黑影顺着米市大街，一直往南飞跑，还屡次的回头观看童林，童林看着不由得有气，心说，若按我在卧虎山跟随业师习学武术一十五载，自出世以来，在江南地面，曾遇见有成了名的侠客英雄无数，并无一人敢小视我童林，不想

回到北京城，竟有如此胆大之人，屡次三番戏耍於我，大概不问可知在天坛我被他人在我的大褂后襟拴了一块砖头，又引着我在城墙上绕了两个圆遭，大约都是此人所为。要说是此人与我有仇吧，他又未曾加害於我，要说他前来访我吧，他又不露本来的面目，大概这个人他专会跑城。童林要一面思想，一面追赶，工夫不大，果然又来到崇文门的城墙根下，但见那条黑影儿身形一跃，面向外双手把住城砖，就听哧哧的声音，已爬至在城墙的上面，童林看着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若是再围着这个城墙绕个四面儿追不上他，这可就三次啦！岂不叫他小看於我？虽然自己心中这样想，可是也无法可使，只得也来到城墙根儿下，双手把住城砖，脚尖儿点住城墙用狸猫登树的功夫，哧哧的也上了城墙，再一看这条黑影，在前面矮着身形，真称得起轻似狸猫，捷如狡兔，童林在后面还是紧紧跟随。

书要简断，童林跟随这条黑影，在城墙上面整整的又追了一个圆圈儿猛抬头再一看面前那条黑影，复又踪影不见，童林不由得仰天长叹说道："咳！这才知自己的学业不高，常言道，'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从今以后，我童林必须要私自用功，方能有数。"看了看天色将明，自己这才将身形往下一纵，跳至城下，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了整理，遂败兴回家。工夫不大，已来到安定门里北城根，进了富贵巷，到了自己的家门首，此时的天光已红日东升。童林迈步上了台阶儿，看了看大门已然分为左右，院中有家人手持扫帚，正自打扫，童林遂向里行走，家人一见主人回来，遂在两旁垂手站立，童林闷闷不乐。直来到里面客厅，伸手启帘笼来到厅房，看了看徒弟们将然用完了功夫，大家正在吃茶休息之时，猛听得

帘板儿一响，众人抬头一看，是老师由打外面进来，刘俊同着小弟兄们，一同站起身形，齐声说道："老师您回来啦！"童林将头一点，遂向刘俊说道："咱们家中有事吗？"刘俊说道："咱们家中倒没有什么事，不过恩师你老人家出去了一日一夜，未见回来，叫弟子等实在放心不下，不知老师您上那儿去啦？"童林闻听刘俊之言，也不好明言，遂说自己遇着一位知己朋友，作了个终夜的长谈，故此去了一日一夜。童林将话说完，这才吩咐众人预备脸水，擦了擦脸，然后又吩咐沏茶，家人将茶沏好，自己遂坐定了吃了几杯，心中辗转思量夜间之事，异常难过。不表童林，单表米市大街金鱼胡同，王伦的家中，自从夜晚之间王伦与欧阳钧任元正与童林闲谈，说到童林的腿快，外面有人答言，童林追赶出去，直到天明未见童林回来，王伦这才命家人将帘笼收拾已毕，又吩咐家人把林宝搭过来，欧阳钧与任元看了看，又叫家人先把林宝背后的刀鞘撤下来，将他那口雁翎刀插入鞘中，然后又将他身上搜索了一遍，搜出来的不过是火挟子，火扇子，火筒子，问路石子，拨门撬户的小家伙，六支凹面毒药镖，各种应用的物件，又搜出现银有五十余两。欧阳钧遂说道："唔呀王先生，你家中的从人这一夜之中，协同我们捉拿贼人林宝，很受了些个辛苦，我跟我任大哥我们两个无以为谢，今有这小忘八羔子林宝的银两，就作为我弟兄的人情，叫他们众人拿了去分散分散，各自买一杯茶吃吧。"王子言闻听，遂即说道："欧阳义士，不要如此赏赐他们银钱，但等事毕之后，我再慢慢的赏他们不迟。欧阳义士您来看，"说着话，王伦站起身形，就在搜出的林宝物件之中，伸手检出一封书信，王伦仔细一看，不由得满面笑容，遂向欧阳钧任元说道："二位请来看这

封信的封面儿，写的是寄北京城德胜门外甜井村，面呈阚子良查收。这个阚子良就是我们二位提说的当地的匪棍，因为我一时好事，将他暴打了一顿，如今将他已拿问当官，就凭这一封信，但等你们二位押着差使到了大兴县衙门，只要是林宝招认了案中的实情，与阚子良有关，又有此信为证，县官当然按律惩治阚子良，也好与地方除害，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欧阳钧遂向王伦说道：“看起来世人作事，必须要本着了天理良心，到如今据王老先生所说，阚子良现寄押在监中，因无相当的赃证，尚未定案，焉想到林宝千里迢迢，特地给他送了这么一封信的凭据来，就凭这一封收信，大概阚子良的性命有些个难保，看起来这才是苍天不佑恶人。”欧阳钧将话说完，这才命王宅的家人将林宝的物件，除去银两之外，全都包在大包之内，然后任元、欧阳钧这才站起身形，向王伦抱拳说道：“王先生，我兄弟二人可要扛着林宝前去报案，事毕，我等好回浙江会稽县。”王子言说道：“既然二位义士有事，我也不便深拦啦，这么办吧！我叫家人给您扛着林宝送到县衙。”欧阳钧摆手，遂向王伦说道：“王先生，此事不劳你老人家费心。”说着话，清风羽士任元将林宝扛起，头朝前，脚朝后，仰面朝天，欧阳钧一伸手，把那个包袱提起来，向王伦说道：“王先生，你我从此一别，后会有期，王先生您若几时得暇，请到我们那个地方，去找我们弟兄二人，咱们弟兄可以盘桓盘桓，再者说我们江南那个地方，虽然比不了北京城建都的所在繁华，敝处虽说是荒山野景，却也有几处可观的古迹，也不可不去看看。”王伦闻听，遂答言说道：“兄弟我早就有意游览南省的风景，也免得叫人家说兄弟我不爱出门，有老死牖下之讥。”欧阳钧任元一齐说道：“那么咱

们就后会有期了。”说着话，两个人一同告辞，王伦送出街门，三人拱手作别。不提王伦，单表的是欧阳钧、任元。任爷扛着林宝，出离了金鱼胡同，一直够奔大兴县而来，这个大兴县，大概有诸多阅者诸君不甚明了，因为都说是北京城的地面儿归宛平县管，那原来这里面还有一层解说，在前清时代，北京城直是两县分管，西北城是宛平县管辖，东南城属大兴县管。闲言少叙，欧阳钧与任元，扛着林宝来到大兴县衙前，任元将林宝放下，交给欧阳钧看守，自己进了大兴县的县衙，来到班房儿，任元一看班房的人还不少，任爷遂口中说道：“唔呀！众位多辛苦！今天是哪一位头儿的值日。”就见众人之中，有 老头儿答言说道：“你有什么事呀？”任元这才通报自己的名姓，复又将自己在浙江身背堂批，来到北京捉拿林宝，现已拿获的话，细说了一遍。老头儿闻听，遂说道：“差使现在哪里？”任元说道：“现在外面，有一位叫欧阳钧的看着呢。”老头儿复又问道：“这个欧阳钧是干甚么的？”任元又将欧阳钧被朋友所托，前来捉拿林宝的话，又说了一遍，老头儿将话听完，不由得暗自点头。书中代言，此人姓陈名正，外号人称赛兔虎，因为他是多年的老班头，最善於办案，不论什么案子，一经他的手，就如同鹰抓兔的一般，百不失一，故此他得了这么外号。今天一听任元言说捉拿林宝的情形，自己心中甚是佩服，后来又一听欧阳钧千里迢迢，也是自动而来，不问可知，这二位一定都是侠义之流，我不要小看人家。陈正想到这里，这才向任元说道：“任义士，既然差使在外面，您就将那位欧阳义士请进来吧！我这就去回禀。”任元叫欧阳钧将林宝提到班房听传，此时陈正已来到书房，命回事的给回明了此事。县官白家俊将陈正叫上来问话，陈正遂就把任

元与欧阳钧，身背会稽县的堂批，在本地捉住林宝，特地前来请回文的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白县爷将话听毕，命陈正吩咐三班人役伺候升堂，陈正领了堂谕，赶紧命三班人役急速预备，县太爷要升堂。工夫不大，就听梆点齐鸣，堂役喊喝堂威，白知县升了二堂，吩咐一声带任元，任元赶紧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倒，向上磕头，口中说道："太爷在上，草民任元与太爷叩头。"白知县往下一看，遂说道："你就是那位作义务捕拿杀人凶犯林宝的吧？"任元说道："正是小人。"白知县说道："你家住在哪里？因何要作义务人捉拿林宝？以及林宝因何杀伤人命？且从实的说来。"任元闻听白知县之言，遂说道："草民家住江南会稽县，自己曾与袁太交好，林宝乃是袁太的徒弟，因他行为不正，袁太遂以师生之情，管束於他，他不但不服，反镖伤袁太，逼死师妹秀英。"然后又将自己尽朋友之义，遂请了堂批，甘作义务人前来捉林宝的话，细细的背诉了一遍。白知县听任元之言，并无虚谎之处，这才问道："你的堂批何在？"清风羽士任元遂由打腰中把会稽县的堂批取出来，堂役过来接了堂批，呈至公案桌上。白知县看了看，确是会稽县堂批无讹，遂叫任元起来站在一旁，又吩付一声带林宝。此时早有外班儿的差人，把林宝身上的绳索解去，换好了官刑，静等传带。一听白知县吩咐带犯人，班头陈正立刻将林宝带上堂来，两旁人役喊喝跪下，林宝此时是不寒而慄，一听差人叫他跪下，遂赶紧双膝跪倒。书要简断，林宝来到堂上经白县爷一审问，遂将自己所作所为一句不瞒，全都招认，当时认供画押，按好了指印斗迹，县官吩咐科房的先生备好了回文，当堂交给任元带好，然后又给林宝砸上三大件儿的刑具，由大兴县派了四名押护兵，跟着任

元与欧阳钧，押着林宝，一直够奔会稽县。知县又命差人在库房支给四名押护兵的路费，诸事已毕，县爷摆手退堂。任元等六个人带着林宝出离了大兴县的县衙，雇好了车辆，将林宝装在车辆之上，欧阳钧与任元连同四名押护官兵，一共六个人押着林宝，够奔浙江会稽县前去圆案。

第四十三回

黑影飘忽屡次戏童林　狂妄自大吴霸自称雄

单表的是童林童海川，自由打昨夜晚间在王子言家中，因为追赶讥讽自己未必腿快的那个人，直顺着城墙转了一个弯儿，也没将这条黑影追上，童林这才回家。此事虽然是未曾对旁人言讲，童林自己暗含着便留了心啦，心说，常言有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你童林若不留心练习自己的学业，恐怕日后还不定遇见什么样儿的高人呢？童林想到这里，每天照常教给徒弟们二五更的功夫之外，自己暗地里可就搁上功夫啦，并不叫自己徒弟们看见，自己将庄师伯赐的那口秋风落叶扫的宝剑，取将出来，熟习自己的八仙剑术。所以童林这个人高，就高到这个地方了，自己惧怕世界上的高人，便暗地里修练自己的能为，请想这个人岂不是越遇见高人，他的能为越高了吗？闲言少叙。话说童林自己暗中用功，不觉就是半个多月，这一天自己又在后面练艺，正然将这口宝剑舞得如同雨打梨花相仿，寒光绕体，正在兴高采烈得意扬扬之际，猛听得在后面矮墙之上哧的一声，童林握剑回头一看，晃悠悠有一道黑影，自己就是一怔，就听那条黑影说道：“好剑！”童林不由得一惊。心中想道，这个人屡次拿我童林当作无能之辈，虽然说我一连三次未曾将你追上，你我二人若是当场动上手，还未必谁落败呢？看你这种行为，决不是个光明磊落的英雄，你真正要是出了色的英雄，有意前来拜访於我，那时不怕我童林不是你的敌手，我也落得个心服口服。童

林想到这里，赶紧将自己的宝剑插入软皮鞘中，往腰里一围，抬头一看，说来也怪，只见那条黑影纹丝儿不动，站在墙头儿上面，不住窥视童林的动作。童林早将主意拿定，心说，大概不问可知，这个人又是他那老主意，把我诱至城墙之上，领着我再绕弯儿，那时他一走，才算完事。朋友，你真要是再这么打算，可就错啦，我童林今天非要见识见识你是那路的英雄，才算完事。童林想到这里，遂将身形往下一矮，腰里一叠劲，纵身形上了厢房，再一看那条黑影，已纵出了矮墙。童林不敢怠慢，脚底下用力，紧紧的追赶，那条黑影直奔箭道，由箭道跳至墙外。童林在后面看的明白，就见他出离了富贵巷的巷口，直奔安定门，来至在城墙根儿下，仍然面朝外，双手往上一扬，掳住了城砖，脚后跟登着城墙，作出来反臂爬城的姿式，眨眼之间，已爬到了上面，仍然鹭伏鹤行，顺着马道矮着身形，向前飞跑。童林随着也来至城根以下，仍然用狸猫登树的功夫，爬到了城上，抬头一看那条黑影在前飞跑，自己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书中代言，童林距离那条黑影，大约总有三四丈远，童林心中着急说道："满打此人的脚程快，他比我童林大概也快不了多少。"自己遂加用十二成的力量，紧紧的追赶，童林举目定神再一看，不由得心中欢喜，那人离着自己还有一丈多远，童林心中说道："我要是再用上点儿力量，可就将他追上啦！我伸手将他抓住，那时我再问他的根本原由，因何三番两次的戏耍於我？"自己想到这里，但见那条黑影正自回头观看自己，童林借着星斗的光辉，仔细一看，只见这个人的身量不高，乃是中等的身材，约在五尺开外，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脚底下土黄布的大掖根洒鞋，土黄布的高腰儿袜子，扎着土黄布的抄包，土黄布的手帕罩

头，鬓边斜扎麻花蝴蝶扣。往脸上观看，乃是四方的脸面，两道重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光华炯炯高鼻梁儿，四方的海口，两撇黑胡须，两颧高耸，地阁丰满。扭项回头看着童林，双手竖着大指点头，那个意思是赞美童林。童林也是一时的情急，随着一伸手，打算将人家抓住。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那人猛然身形向前一栽，由打城墙上面，堕落在城下，童林一急，赶紧低头往城下一看，再找那人，已然踪迹不见，自己不由得呆呆的发怔。怔够了多时，不由得长叹了声！只得由城上面抖身形往下一纵，跳到了下面，遂无精打采的绕着道儿回家。来到自己的门首，并未叫门，身形跃进了自己的宅院，听了听街市之上，隐隐的梆锣声音，已天交了四更，自己遂来到厅房的窗根以下，听了听弟兄们正沉睡如雷，这才转身形够奔箭道，来到自己的书房，伸手启帘笼来在里面，抬头看了看桌上的帐灯，烛心的煤炭，已着了多长，自己遂伸手将烛花儿剪下来，扔至痰盂之中，自己擦了擦手，又摸了摸桌案上暖壶套里面的茶尚热，自己遂斟了一杯茶，将身形坐稳，一面喝着茶，思想方才所遇之事。心说，看起来这才叫练武的艰难，真要是练武遇不见明师，也不过是学几招儿乡间的笨拳，倘若是遇见武术家，跟人家一动手，准不是人家的对手，那还真不如不练。真要是稍微有点名望的人，又得防备人家来访，就按要笑我的这个人说吧，三番五次的前来访我，今天我才算看见他一个大概，但是不知道他的姓字名谁，又无法访问他的家乡住处，自己正自思想之际，此时的天光已经东方透亮，就在这般光景，就听外面有人痰嗽，童林遂将烛灯熄灭，就听外面有人叫道："师傅。"童林一听是小弟兄们，遂说道："进来吧！就见帘板儿啪搭一

响，刘俊率领司马良，夏久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峦子孔秀，众人进来一同给老师请安，然后在两旁一站。童林一看，众弟子都收拾紧趁利落，童林看罢，遂向众人说道："场子你们可曾收拾好了没有？"众人答言说道："俱已收拾齐毕。"童林这才站起身形，带着徒弟们来到场子以内，命他们各自温习旧日所学的武术，然后童林看着那一招儿不对，从中更正指点，先命众人单练，然后又命对打。二人彼此过招儿。将拳脚练毕，然后再操演兵刃，就在两旁的兵刃架上，摆列着十八般兵刃，徒弟们挨着班儿的练习，练毕，所有的兵器俱收拾齐整，然后在两旁边儿排班站立。童林在当中与他们讲论各种拳脚的秘诀，以及各种兵刃，那一招那一式是那位祖师所留，那一种兵刃的招数是何人所传，对着徒弟们慢慢的讲论。童林传授弟子，天天俱是如此的仔细，看起来文武两科的技艺，都是一样，投师必要投明师，像童林这样的武学教师，真敢说是少有。闲言少叙。童林对徒弟们讲毕武术的奥妙，然后散场子，将徒弟们带到前面厅房，徒弟们各自将练功夫的衣服脱下去换好了平常的便服，随着老师一同喝茶吃点心。书要简断，一连就是三天，这一天童林将然看着徒弟们用完了功夫，来到前院儿厅房，就见回事的前来回话，说道跟爷回，外面有人找您，小的问他，他说他姓铁名禄字木金。"童林一听就想起来啦，原来是那位卖牛肉的铁三爸。童林遂命回事的头前带路，自己在后面跟随，来至大门过道门灯下，抬头往外观看，就见在门外站立的正是铁木金。看他那个穿着打扮，与前次卖牛肉的时候，可就大不相同啦，只见铁三爸满面生辉，浑身上下衣服非常的整齐。童林看罢，随着迈下了台阶，抱拳带笑，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

来是三爸，今天怎么这么闲在？”铁三爸闻听，哈哈大笑，随着向童林抢步上前行礼，口说道：“侠客爷，这一向可好！铁禄本应早来请安，怎奈穷事多忙，故尔未能早来问候。”铁三爸说话，性情直爽，童林平生最欢喜做事直爽，谈话诚实的人。童林见了这种人，是特别的亲近，童林向铁三爸说道：“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有话咱们里面再谈吧。”说着话，谦谦让让，童林陪着铁三爸来到院中，早有手下的人将帘笼挑起，童林将铁三爸让进厅房，童林知道是清真教的人，也不便吩咐从人献茶，随着向铁爷说道：“三爸，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童林愿闻。”铁三爸赶紧向童林抱拳说道：“侠客爷，前者不是你老人家跟我提过吗，但等辅盛镖局子的镖主丁瑞龙，那时回来叫我给您送个信吗，今天我来也没有别的事，不过给您送个信儿，如今丁大爸回来啦！现在他住在牛街清真寺，您老人家哪时闲在，您到趟清真寺，我给您介绍介绍。”童林说道：“好吧，我明天必然前去，拜托给丁爷带个信儿，就提说我明天前去拜会。”铁三爷这才站起身形，随着向童林抱拳说道：“既然如此，侠客爷咱们明天在大寺里见吧。”说着话，铁三爸告辞，童林送至大门，铁木金与童林拱手作别，扬长去了。童林站在台阶以下，以目相送，不由得心中说道：“哼！看起来人生在世，无论僧道回汉两教，作事必须心中坦白，像铁三爸由打河间府，携眷来京，可称举目无亲，势在穷途，就有性命之忧，焉想到他巧遇丁瑞龙，仗义疏财，到如今饱食暖衣，由此看来人要做事，万不可埋昧了天良。童林正自思想得出神之际，猛听得有人高声喊道：“侠客爷！”连叫了两声。童林这才抬头观看，就见对面儿影壁头里，站着三个人，两旁边儿站的这两个人，童林认识，正是骡马市大街转角胡

同，居住的铁背熊石永石玉山，千里独行冯昆冯永志，在正当中站着的这个人，童林可不认识，童林看罢，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石冯二位，今天你们哥儿两个怎么这么闲在。"就见冯昆一抱拳，含笑说道："侠客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哥儿两个这里前来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当中站的这个人说道："侠客爷，这位朋友素日就仰慕你老人家的大名，早有意前来拜访你老人家，无奈连到贵府数次，未能与你老人家会面，今日可算是时逢恰巧。"童林闻听，遂即问道："既然如此，但不知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家住在哪里？"冯昆闻听，遂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不知道，这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我们哥儿两个是因为这个来的。"童林闻听此言，连连的摆手说道："那如何使得。"冯昆急忙说道："侠客爷，我弟兄二人在家中商议多时，此事错非你老人家办不到。

书中代言，冯昆所提的这个人，家住在德胜门里果子市大街扁担胡同，此人姓吴单字名霸，他家本是世袭皇粮的催头。那位说啦，人家别人的书上，都说是皇粮的庄头，为什么你说是皇粮催头呢？诸位有所不知，这个皇粮催头，他是专给国家催皇粮的，如何称的起庄头呢？这个吴霸由打二十岁丧父，他就替父任差，当这一名皇粮的催头，家中广有银钱，只说良田就有上余顷，房产大约也有二百多处，堂上只有老母一人。吴霸平生以来，专爱练武，在外面结交戳竿儿教场子的武学的老师傅们，家中有的是银钱，自己任意的就这么一练，练了足有四五年的光景，所学的不过就是糙拳笨腿，乡间的把式。别看他武术不强，自己练的还是真高兴，也别管是吃饭喝茶走路说话，无一时不练，别人看着他都不耐

烦，自己还以为是得意，终日在家中吃完了早饭，必须要出德胜门，够奔教军场。在教军场的旁边儿有个茶铺子，字号叫天所定，虽然说是个野茶铺儿，里面的陈列桌椅倒是十分的讲究，就在坐北是一拉溜下五间罩棚，罩棚的里面完全陈列的是金漆的八仙桌椅，如外打出隔断来，挂好了白布帘儿，乃是雅座儿。在外边厢高搭席棚，在棚底下调摆着长桌，对着面儿的木凳，这个天所定茶馆儿，不但卖清茶，里面单有预备冷荤热素干鲜的果品，各种的露酒，以及煎炒烹炸，醋溜酱泡，各种的菜蔬，小卖齐全。所以这个茶馆儿不论士家工商，各行手艺人，赶到夏天这时，都要到这个地方摆个清茶，就为的是在天棚底下乘凉。吴霸是每天如是，吃完了早饭，必要到这个天所定茶馆儿，喝点儿清茶，今天仍是由家中吃完了早饭，穿好了衣服，带上零钱，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天所定茶馆而来，来到茶馆儿里面一看，但见天棚底下，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吴霸来到里面，伙计一看，赶紧说道："少爷才来呀！大概不用问，您是吃过早饭了吧。"吴霸说道："不错。"伙计点手说道："少爷你老随我到这厢来吧！"说着话，伙计在头前带路，吴霸在后面相随，一连给吴霸找了好几个座儿，吴霸看看都不合意，遂向伙计说道："王老三，你看我年节待你含乎吗？不用说是年节，就是你有个天灾病业，阴天下雨，凑巧了我还给你弄个一两二两的呢，按说你就应当给我留个好座儿，这么热的天，你要叫我坐在人家一块儿挤着，我哪受的了呢！要是跟人挤着喝这个茶，还不如我自己在家中厅房儿喝，比这儿都强。"伙计王三闻听，遂笑嘻嘻的说道："少爷，你老人家先别着急，今天这个座儿是特别多，您随我到这里来。"吴霸到西南角儿上有一张长桌儿，

这张桌儿上坐着七八个茶座儿，还富余着一块地方，大约还能坐的下两三个人。伙计说道："少爷，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吴霸看罢，遂用手一拍伙计的肩头说道："王三，这错非是你，谁让咱们爷儿两个不错呢！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你们这里喝了。"伙计含笑说道："少爷，您要不照顾，那不就坏了吗，今天您带了茶叶来没有？"吴霸说道："有。"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腰中把茶叶取出来，伙计跟着将壶烫净了，将茶叶放在壶中，遂将茶沏好，又把茶碗拿过来，放在吴霸的面前，吴霸坐稳，然后用目往各处观看，喝茶的茶座，真正等等不一。吴霸看罢，自己刚将茶斟好，就觉乎着身似火烧，满脸热汗直流，自己赶紧把大褂儿脱下来，摺叠好了，放在一旁，把自己斟的这杯茶喝下去，然后坐在板凳上，腹内思索。自己想以为自己的武术好，心中越想越高兴，真是得意扬扬，然后又将衣袖儿卷起，看了看自己的胳膊，亚赛两条房梁，自己心中说道："真要是有人与我相逢见面，谈论起武术来，我就是这一拳。"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他这一比画不要紧，他的手往回一圈，用力过猛，他自己这个胳膊肘儿，正打在一人的脊背之上。那人往后一伏身，吴霸情知不好知道自己因一时的高兴失手，将人家打坏啦。自己无奈，遂回头，但见被打的这人，原来是一个老道，在自己的身背后，站起身形，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好大胆的狂徒。"吴霸举目观看，就见这个老道身高约在六尺相开，生得细腰扎背，身上穿着蓝绸子道袍，一巴掌宽缎子大领，腰中紧着一条杏黄的绒绳儿，脚底下穿一双高筒白袜子，厚底儿的云鞋。往脸上看，黄扎的一张四方的脸面，两道蚕眉直插入鬓，一双大三角儿眼，皂白分明，高鼻梁儿，两颧高耸，尖下颏儿，颔

下一部银髯，真是根根见肉，一双大耳，头上戴着一个杨木的道冠儿，金簪子别顶，左肋下县挂一口宝剑，绿沙鱼皮鞘，真金挽手，真金饰件，双垂灯笼穗，在他的左肋下飘飘摆摆，右手拿着拂尘，照着吴霸一指说道："好大胆的匹夫，竟敢无礼拿山人取笑。"吴霸本有心上前给老道陪个不是，如今一听老道口出不逊，自己不由得恼羞成怒，遂用手一指老道说道："方才是少爷一时的高兴，熟习武术，偶未留神，撞了你一下子，你竟敢口出不逊，辱骂与我，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吴霸是个好惹的吗？"老道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个东西真正可恶，他既然碰着我，就应当用好言安慰，他不但不说好话，反倒如此的无礼。论说我出家人本不应当生气，无奈此人作事太已不讲公理了。老道遂用手一指吴霸说道："好你个大胆的无礼的莽汉，你家祖师爷偌大的年纪，你砸了我一下，你还十分的豪横，站在我的面前，这样怒目横眉，我要不给你个厉害，大概你不晓得山人我是何如人也。"吴霸闻听，遂即大怒说道："好你个杂毛老道，休走看拳。"说着话，照着老道的头顶就是一拳，这一手儿名叫泰山压顶，真是拳头都带风，别看吴霸的武术平常，他的臂力可不小。老道一看吴霸的拳到，赶紧将身形往左一闪。用手中的拂尘，就在吴霸的肋下一点，只见吴霸身形往前扑着，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就在那里纹丝儿也不动。老道一看，遂冷笑了数声，由兜囊之中取出几文制钱，往茶桌儿上一放，遂说道："伙计，把我的茶钱收了去吧。"说罢迈步向外走去，在天棚底下，厅堂吃茶的客人一看，俱都呆呆的发怔，大家纷纷议论，就见有一位年老之人说道："你们众位请看，这个老道一定会妖术邪法，他用定身法把吴少爷给定住啦！要这么一来，有个三

天五天的，吴少爷汤水不进，倘若饿的有个好歹，他可是皇家的皇粮催头，请问你们这个天所定茶馆儿，担待得起吗？”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就听旁边儿有一人说道：“众位不要胡说了，别看我不能给吴少爷治，我准知道这不是定身法，这个名目叫作点穴法，如今吴少爷被老道治住，虽然不至於有性命之忧，可有一节，倘若是工夫大了，恐怕他落了残疾。依我说，赶紧叫伙计去将老道追回，用好言相劝，叫老道把吴少爷医治好了，岂不救了吴少爷的性命。”大家一听有理，急忙叫伙计王三将老道劝回，伙计闻听，遂向外飞跑，来到外面，但见老道正自大摇大摆的往前行走。王三高声喊道：“仙长留步，小子有一言上禀。”说着话，王三追上老道，双膝跪倒，老道扭转身形，一看伙计跪在地上，口中说道：“道爷，没有别的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吧！您饶恕那位吴少爷吧！你老人家扫地还怕伤了蝼蚁之命，何况他是人命呢！再者说你老人家要是将他治好，省的给我们柜上惹麻烦，没别的仙长，您看着小子我怪可怜的，你老人家还能不疼小子我吗？”老道闻听王三之言，心中想道，我真要不回去将他治好，可惜他正在年青力壮之时，倘若落了残疾，岂不可惜，再说伙计又苦苦的哀求，我何不作个人情呢？老道想到这里，遂向王三说道：“我本应当扬长一走，不管那个业障，念你苦苦的哀求，我要不看在你的身上，就非将他置於死地不可，既然如此，你起来我随你回去。”说话，伙计王三站起身形，同着老道仍然回到茶馆儿，来到里面举目一看，说来也怪，只见吴霸站在那里，仍然如故，此时众人一看老道回来，齐声说道：“道爷，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吧！要说他也不是外人，他就在咱们这德胜门里果子市大街住家，这个人倒是个忠厚人，因为年轻，有

些个性情暴燥，道爷您高高手儿，他就过去啦！他家中还有白发的老母，道 爷您就方便方便吧！”老道说道：“无量佛！若劳众位与他讲情，贫道一定不管他。”说着话来到吴霸的近前，照定后脊背啪的就是一掌，就见吴霸身形一晃，一连打了好几个噔噔，又见他用目不住地打量老道，自己心中想到，我吴霸跟人家终朝练习武术，不敢说会，可也算懂得的个三招两式的啦，我今天跟这个老道动手，人家并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制得不能动转挪移，倒不如我给老道磕头，拜他为师，日后我的武术，或者有个进步，这也算是机缘凑巧。吴霸想到这里，遂着将身形跪倒，口中说道：“仙长在上，弟子有眼不识高人，今天得罪仙长，望求你老人家饶恕。”老道一看，心说，别看他先前那样暴戾，到如今被我制服，爬伏在地，这样尊敬於我，此人可算是知时达务，圣人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此人面貌生得有一团的忠厚，不过就是性情暴烈，这也难怪，皆因他年幼负气，少所经历。老道遂即说道：“你起来吧！”吴霸跪在地下，向老道说道：“仙长，弟子有一言告禀，你老人家要是应允，弟子便起去，你老人家要是不应允，弟子就是跪个钉糟木烂，也不能起来。”老道闻听，遂说道：“有话请起来再讲，你跪着不起来，这是何意呢？”吴霸说道：“我在这里跪着，是恐怕你老人家不依从，真要是你老人家依从，弟子就起来对你老人家言讲明白。”老道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起来说吧，无论有什么事情，我是样样的依允。”吴霸闻听，心中甚喜，这才站起身形，遂向老道说道：“仙长，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只皆因弟子自幼好武，遍访能人，无奈缘浅，弟子所学不过是粗拳笨腿，今见仙长武艺精奇，弟子有意拜你老人家为师，在您的身旁学艺，朝夕

求你老人家指教。”老道闻听，心中想道，论起来我可不应当收徒弟，要按说我的徒弟，在江湖上有名望的很有几个，你说我最末尾又收他这么个徒弟，真要是他把武术练好了，也不枉我费一番心血，倘若他练个半途而废，对於光阴，岂不可惜。老道想到这里，自己有心说不教吧方才已然就允啦，倒不如我每月多要束修，他一嫌钱多，定然他就不学了，从此我们各自东西。书中代言，老道想的这个词儿虽对，那知一言出口不能挽回，就是每月我找他要钱，你那里知道吴霸家中有钱呢。闲言少叙，且说老道想到这里说道：“你既愿意跟山人我学艺，这也不难，我有三件大事，件件依人方能有效，三件缺一，做为罢论。”吴霸闻听，遂说道：“老师，您只管吩咐，弟子我是件件应从。”老道说道：“头一件，你要打算跟我学习武术，每月必须给我束修银二百两，皆因我庙内清苦，我有这笔钱好在庙里修理工程，洗塑神像。”吴霸闻听，心中想道，任我家中这么大的财主，要说每月花二百两银子练武，那也不算多。遂说道：“师傅，每月束修银子别说二百两，再多也行。”老道闻听一怔，心说，每月二百两银子，这一年就是两千多两银子，真要是练个十年八年的，这还不得花个十万八万的吗！自己一想，吴霸既然应允，也就无法推辞啦，老道正然思想，就听吴霸说道：“师傅，但不知第二件是什么，愿闻。”老道说道：“你要问这第二件，你必须给我找清静的所在，雇两个手下的从人，不离我的左右伺候我。”吴霸说道：“那是应当办的，不用你老人家嘱咐，但不知第三件。”老道闻听，遂说道：“你要问这第三件，非得你虚心下气，用功十年，武术方能练全，但不知这十年的功夫，你可能忍受吗？”吴霸闻听，遂说道：“老师，别说是十年，就是

二十年，我也能忍。”老道闻听，准知道这就无法推辞了，遂向吴霸说道：“这十年的工夫，可非同儿戏呀！要算起来这十年的光景，差不离你就得花个三万两万的，要是依我说，你留着这笔家财，置买田地以度晚年，岂不是天大福分吗？”吴霸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师傅，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弟子自幼儿好武，所学的这些个糙拳笨脚，屈指一算，也有五六年了，终日里在外面拜师求友，这五六年的光景，所耗费的金银，差不多就有两万啦！”

那位说啦，练武术用的了这么些个钱吗？诸位不知，俗语儿常说，“穷文富武”，这句话是一点儿也不错，譬如按念书说吧，无论那一种书没有，可以向别人借借，要是练武可就不然啦，随手应用的兵刃物件，无论那一样儿，都得自己花钱买，他真要是遇着有能为的明师，倒费不了这么些个钱。吴霸练武费钱的地方，就皆因自己认假不认真，只要会个三抬两式粗拳笨腿的，插好了圈儿，都能哄弄他几个钱，真正的拳脚，他那里学的了来呢？吴霸虽然花钱不少，学的能耐实在有限，所以今天一听老道说，练十年武术不过才花两三万银子，遂即点头应允。老道一听无法，这才说道：“既然你样样儿都能应允，咱们这就走。”吴霸闻听，心中欢喜，遂由腰中取出钱来，将茶资付清，拿起自己的大褂儿带着老道由打天所定出来，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德胜门，进了德胜门，来到果子市扁担胡同，来到吴霸的门首。老道一看，这所儿宅院是真讲究，但只见路北的门楼，灰脊灰勾白灰灌浆，磨砖对缝，门前种着四棵龙爪槐。老道看罢，心中这才明白，怨不得他每月花纹银二百两练武，他不在乎呢，就冲着他这所儿宅院，大概不问可知，他是个大财主。老道心中正在思想

之际，就见吴霸往里相让，老道遂跟着吴霸上了台阶儿，来到过道，只见两旁的从人垂手站立，吴霸带领老道穿宅过院，来到后面的厅房，早有从人打起帘笼，吴霸将老道让至客厅一同落坐，命从人献茶。然后吴霸这才吩咐管家把跨院儿打扫干净，然后又拨了两名从人，一个书童专为伺候老道，又问老道吃荤吃素，老道说吃荤，吴霸遂专给老道立了个小厨房儿。全都吩咐已毕，老道一看吴霸这份儿至诚，心说，看他这样儿的殷勤，我们爷儿两个倒是三生有缘，倒不如将我这个武艺，传给他个三招两式的，也不枉他对待我这一场。想到这里，遂向吴霸说道："咱们由今日为始，我就传习你武术，你先命家中的从人将后面铺地的方砖满都起下去，然后垫上黄土。"吴霸点头答应，命人照办，老道又命手下人取来文房四宝，开了单子，命人到兵刃铺置买各种的军刃。诸事预备齐楚，老道这才慢慢的教给吴霸武术，在先前不过站几个架子，赶到后来，传授他各种的兵刃，以及沙掌的功夫，光阴似箭，转瞬之间，就是八年。吴霸的能为，跟先前一比，可就大不相同啦！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老道又将自己平生绝艺，名叫靠山背，又传给吴霸。这个靠山背的功夫，乃是老道最得意的能为，要是与人家当场动手，自己将双手，用脊背一抗，无论敌人有多大臂力，只要被他抗着，就得抗出两丈多远去，别说是人，就是二尺多厚的砖墙，白灰浆，也是被他一抗就倒。这手儿武术，就是仿效熊能拔树靠山之势，只要将这一手儿工夫练成，真可称为绝艺。老道将各种的武术俱已传授给吴霸，可有一节对於窜高纵矮，陆地飞鹰，缩小绵软巧，各种小巧之艺，吴霸可一样儿也不会。倒不是吴霸练不了，皆因是老道他没有那种能耐。老道这一天把吴霸

叫至面前，遂说道："吴霸，自由打为师来到你的家中，屈指一算，已八年之久，我本应当将平生的武术，倾囊相授於你，无奈一节，你的德薄福浅，不能承受，如今也只可作罢。话虽然这么说，我所传给你的武术，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按而今所有北京城练武之人，他们若与你动上手，万万不能将你战败。"老道只顾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可就把个吴霸的性情给纵起来了。老道遂向吴霸说道："今天我把这话跟你交待明白了，我就要与你离别了。"吴霸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遂说道："老师，想当初弟子拜师之时，你老人家曾对我过说，我跟您学武术，必须以十年为限，如今方才八年有余，老师就要与弟子分手，但不知你老人家所为何意？"老道说："吴霸，是你有所不知，一来我再有武术教给你练，你也练不了啦，二来因为昨夜晚间我想起 要事，故此今天要与你分手，你我师生一场，为师我也无物可赠，我送给你一个美称，以作永远的纪念。"吴霸一听，不明白什么叫作美称，遂说道："老师，什么叫作美称"老道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这个美称你没听人家讲究过吗？大凡在江湖绿林道，成了名的英雄，有了名的侠剑客，皆有个美称，俗呼就是绰号儿。"吴霸闻听，心中大喜，赶紧在老道的面前双膝跪倒，遂说道："老师，既然如此，弟子情愿领受。"老道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我给你起的这个外号儿，皆因你有靠山背的功夫，又有铁沙掌，真赛过铁人，我给你起这个外号儿，就叫作铁罗汉吧。"吴霸点头说道："谢过老师，如今你老人家既然要走，我赶紧到账房，叫他们给你老人家取这八年的束修。"老道摆手说道："那倒不必，前言相戏，不过试探你的诚心而已。"吴霸闻听，遂即叩头说道："既然如此，弟子谢

谢恩师。”老道用手相扶，吴霸复又说道：“弟子有一事不明，不敢动问，今天老师要与弟子分手，弟子不得不言。”老道说道：“有话只管讲来。”吴霸这才向老道说道：“弟子与恩师你老人家相聚八年之久，未敢动问你老人家的大名，今日要与恩师分手，弟子可就不敢不问了，有朝一日有人问我的武学跟谁学的，我好对人家言讲，要说弟子，不知您老人家的名姓，那岂不成了笑话。”老道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待师告诉与你，为师我姓杜，双名叫清风，外号人称云霞道士。”吴霸闻听，遂叩头说道：“弟子记下了。”杜清风这才吩咐吴霸，偕同手下的家人，将自己所应用的物件拿来，遂与吴霸告辞，吴霸一看老道坚决要走，自己也就无法相拦啦，这才命家人取来纹银千两，托在铜茶盘儿内，来在老道的面前说道：“老师，既然您一定要走，弟子也不敢强留，这是弟子这么点儿小诚意，您带在身旁，作为零用的路费。”老道一看，连连摆手说道：“出家人行路，何须带着这些银两，既然是你有这一份诚意，为师不得不领。”说着话，一伸手由打托盘内取出来一封银子，整整的五十两，遂说道：“此即足矣！”说话之间，老道将银子放在兜囊之中，手拿拂尘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吴霸在后面相送，看个样子是恋恋不舍，遂向老道说道：“老师今天与弟子分手，但不知何日方能再见？”老道闻听此言，遂回头带笑说道：“吴霸，你可记得有句成语，清山不改，绿水常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吴霸无法，只得送至大门，老道说道：“吴霸，你不必送啦！”吴霸点头说道：“是。”只可以目相送，只见老师去远，自己这才转身形，回到了里面。由打老道走后，吴霸可就高起兴来了，每日到外面就将北京城城里关厢大小村庄镇店，所有会武术的人，吴

霸全要拜访拜访，就是戳竿儿教场子的，也曾被他踢了几场。吴霸的性情，由此可就狂傲起来，后来跟人家一打听，北京城那儿有出色的人物，就有人对他言讲，骡马市大街转角子门儿，有二位英雄，一位姓石名永字玉山，外号人称铁背熊，一位姓冯名昆字永志，江湖人称千里独行。吴霸听毕，自己遂记在心中，收拾利落，够奔骡 马市大街而来，见人一打听，果然有石永冯昆这两个人。这才来到石爷的门首，高声的叫门，说："这是石爷住宅吗？"工夫不大，听里面说道："找谁呀？"大门一开，吴霸一看这个人有个四十来岁，乃是家人的打扮，吴霸问道："这可是石爷的住宅吗？"那人说道："不错，你老人家有事吗？"吴霸说道："劳您驾给里面回一声，就提我姓吴单字名霸，特来拜访二位老师。"家人说道："您在此稍候，我到里面给您回禀一声。"此时石永冯昆二人正在书房谈话，家人进来说道："跟大爷回，外面有一个名叫吴霸的，前来拜访大爷二爷。"石永闻听，遂问道："哪个吴霸？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冯昆在一旁答言说道："表兄，你老人家怎么会认得呢！这就是外面传言的那位铁罗汉。"石永点头说道："呕！原来是他呀。"说着话，弟兄二人站起身形，来至外面，举目一看，在大门站立一人，倒是精神百倍，就见家人用手一指说道："大爷，就是这位吴爷找您。"吴霸看了看石玉山，遂抱拳说道："阁下就是外号人称铁背熊的那位石老师傅吗？"石永抱拳道："不错，正是在下。"吴霸又向冯昆说道："这位莫非是千里独行冯永志吗？"石永说道："不错，正是我的表弟，此处也不是你我讲话之所，吴老师傅您请到里面，咱们有话再谈。"说着话，遂谦谦让让到里面厅房，分宾主落坐。石永命手下人献茶，冯昆这才向吴霸说道："吴师傅，今天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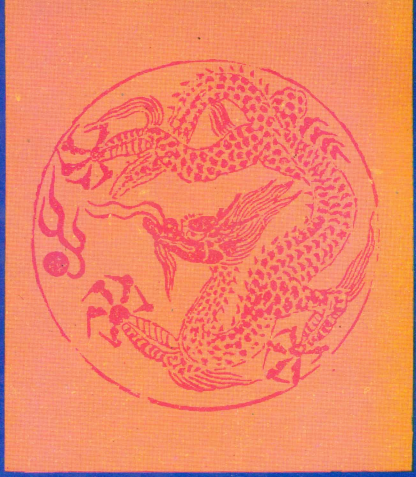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么这么闲在，来到敝宅莫非有什么事吗？”吴霸说道：“也没有什么事，不过久闻二位老师傅武术精奇，今日特来拜访，请教请教二位的拳术。”石永闻听，心中不悦，暗道，我弟兄二人，自从跟我老师练艺以来，跟别人较艺，并没遇着过敌手，不想这个姓吴的，他今天竟自找到我的门前，我倒要试试他有多大的能为？想到这里，自己将要答言，就听冯昆在一旁说道：“吴老师傅武术精奇，谁人不知，我弟兄二人不过是微末之技，所学也就是乡间的笨拳而已，如何能够跟您动手？”书中代言，要说冯昆这个人，跟石水就不大相同啦，要依着石永，他就得跟吴霸当时擦拳动手，冯昆这个人心细，他一想真要是我们哥儿两个，当场与吴霸动手，要是把吴霸赢了，与我们哥儿两个的脸上也长不了多少光彩，倘若我弟兄二人落了败，这些个年的名誉，岂不可惜。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暗中向石永一递眼色，这才跟吴霸说了这么一套自己软弱无能的话。吴霸闻听此言，心中非常高兴，遂向冯昆说道：“据你所言，你二人是不敢与我当场动手，看起来这个北京城，要论武术二字，我可算称为第一了！”冯昆闻听此言，未免的可就有点气啦，心中想道，我们不如如此如此，自己想罢，这才说道：“吴老师傅，要说北京城武术的大家，可不能属您为第一。”吴霸闻听就是一怔，遂即问道：“不属俺吴霸，难道说还有比俺吴霸强的吗？”冯昆说：“不错，我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您也有个耳闻，此人原籍乃是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现居本城安定门里，北城根儿富贵巷内，在多罗贝勒府充当看家护院的教师，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说在咱们北京城内，所有的武术家，就得说人家居第一。这话可又说回来了，你老人家要是能将童侠客打

倒，我们弟兄二人甘心佩服您。”吴霸一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烦劳你们二位把我带到童林的家中，我倒要请教请教他。”说话，三个人一齐站起身形，石永在旁边儿看着，心中这才佩服自己的表弟冯昆。心说，还是我表弟这个主意比我高，真要将吴霸带到童侠客的面前，也不是我捧人家童侠客，管保不费吹灰之力，准得将他打倒。自己一面想着，一面与冯昆陪着吴霸，出了自己的家门，冯昆在头前带路，一直够奔安定门，到了安定门北城根儿富贵巷，打听明白了童林的住宅，冯昆这才来到童宅的门房，见了回事的把话说明，然后又把自己的名姓以及石爷的名姓，对回事的一提，叫家人给回一声，就说求见侠客爷。无奈一节，童林已经嘱咐好了回事的啦，无论是谁找我，一概挡驾，今天回事的一听，有人要求见他的主人，遂说道：“你们几位来的不凑巧啦，正赶上我们主人不在家，您改日再来吧！”这三人一听无法，只可各自分手。书要简断，他们三人前来拜访童林，一连就是三四次，无奈一节，总是见不着。后来冯昆出主意，每天如是，在童林的门首等候，这个冯昆准知道童林不是没在家，一定是不愿意见客，所以他才出了这么个主意。赶到饭口的时候，三个人倒换着去下馆儿吃饭，今天也是时逢恰巧，正赶上童林往外送铁三爸，故此才得相逢见面。冯昆这才在童林耳边说了这么一片话，那个意思打算叫童林将吴霸打倒，他们两个人好顺顺气儿。童林闻听此言，这才连连的摆手说道：“那如何使得。”童林一面说着话，不由得用目上下细打量吴霸，但见吴霸长的好看，生就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儿，外罩宝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穿着圆口皂鞋，两双高筒儿白袜。往脸上观看，一张黑参参的四

方脸面，两道环绞的眉毛，直插入鬓，虎目圆翻，狮子鼻子，四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新刮的胡子楂儿，两耳有轮，地阁丰富，漆黑的一条发辫。童林看着甚是爱惜，心说，好体面的一条汉子！就听冯永志说道："侠客爷，这位就是铁罗汉吴霸，素常就羡慕你老人家的威名，今日特此前来拜会。"童林未及答言，就见吴霸向冯昆说道："冯老师傅，这就是你所提的，北京城的武术家属第一的那位童侠客吗？"冯昆说道："不错。"吴霸这才向童爷问道："原来您就是那位童侠客呀！我连访数次未遇，今日既然与您见面，我所为的就是请教您的武术，我打算跟您走两趟，不知童侠客可否应允？"童林将手一摆，遂说道："吴老师傅武术高强，童林不过空有虚名，焉能是吴老师傅的敌手。"吴霸闻听，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不是说俺吴霸武艺高强，这明明是他不愿意与俺吴霸当场动手，小看俺吴霸。自己想到这里，遂将两目一瞪，用手一指童林说道："姓童的，你既然说你不是我的敌手，趁早儿将你那北京城的武术家属第一的头衔让给我，如其不然，咱们两个人非得当场比武不可。"童林闻听此言，竟不知从何而来？自己不由得暗自点头，心中不悦，心说，冯昆石永，你们二位这就不对了，不应当将吴霸领到我这里来打搅。如今我既以言语相让，又谁想这个吴霸不通情理，这才叫作遇见文王说道理，每逢桀纣动干戈，似乎遇见吴霸这种人，你要是不给他个厉害，他还是真不服人。想到这里，遂向吴霸说道："吴老师傅既然你我非动动手不行，可有一节，咱们可不能白动手，大小得赌个输赢，方显着有趣儿。"吴霸说道："好吧！要说赌输赢的话，不论多少钱，我都随着。"童林说道："咱们也不用赌钱，真要你有能耐，把我童林打倒，我甘心情愿

拜你为师，可有一节，倘若我把你打倒，你应当如何呢？”吴霸接着说道：“你要将我打倒，我甘心情愿拜你为师。”童林说道：“很好，遂又向石玉山冯永志说道：“这可是你们二位的见证，各不反悔。”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吴霸将袖子一挽说道：“童老师傅请进招吧。”童林看着，不由得好笑，遂向吴霸说道：“你我动手何必这样忙，再者说动手也不能在外面哪，你们一先请到里面，少坐片刻，然后比赛不迟。”吴霸闻听童林之言，让他到童爷的院中，吴霸一想，大概不问可知，院内必有他的帮手，要打算群殴我，就是他们群殴我，俺吴霸也不怕。就见他瞪了童林一眼，口中说道：“姓童的，就是到你们院子里头动手，不论你们有多少人帮助，我吴霸也不怕。”童林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吴老师傅，我把阁下让在院内，不过不失敬客之礼，你何必多疑呢？再者说，实 不怕吴老师傅你过意，也并非我童林说句大话，要是跟阁下您过招运手，有童林一人足矣，您就里面请吧！”说着话，往里面相让，冯石二人相陪着吴霸，这才谦谦让让来至里面。到了客厅，早有从人将帘笼打起，这才将吴霸与冯石二位让进厅房，他们三个人来到屋中，遂往各处一看，只见屋中陈设讲究，此时从人已然将座位摆好，在上垂首放着三把椅子，在下首儿是一把子，在旁边厢还站着几位年青力壮的少年英雄，看那个样儿，都是虎视眈眈，冯昆石永心中明白，不问可知，这几位年青的，一定是童侠客的徒弟，生得都是仪表非俗，据我弟兄所想，不用童侠客亲自动手，就是他这几位门人，足能将吴霸制倒。说话之间，众人在上垂首落坐，童林在下垂首。相陪有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杨小香，杨小翠，孔秀等，就在童爷的身背后一站，工

夫不大，有家人献上茶水。又谁想吴霸是个急性子的人，遂向童林说道："童侠客你就不用紧着麻烦啦，还是你我先动手的为要。"童林不由得一笑，遂说道："吴老师傅你先把这碗茶喝下去，再动手也不迟。"吴霸闻听童林之言，把茶碗接过来，连三并四的也不管热不热，把这杯茶喝完了，烫的嘴里生疼，遂把茶碗往旁边一放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童老师傅，茶我也喝啦，咱们就此动手。"童林一看无法，只得站起身形，说道请。只顾童林这请字不要紧，在自己身背后的小弟兄，个个抖擞精神。孔秀赶紧来到外面，用手将帘笼撩起说道："唔呀！吴老师傅请吧！"石永冯昆陪着吴霸来到外面，童林带着徒弟们在后面跟随，来至院中，就见吴霸一抱拳站在上风头，向童林说道："童老师傅请吧！"童林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这个人性情太急了，自己只得在下垂首一拱手说道："吴老师傅，方才你我在外面所说的话，你可曾记得？"吴霸说道："不是我赢不了你，我拜你为师，你若赢不了我，你就拜我为师，那怎么会不记得呢。"童林闻听，说道好："既然如此，您就进招吧！"童林在下垂首叉手一站，定睛观看，就见吴霸将左手一晃，右手一扬，照定童林面门就是一拳，说道接招，耳轮中就听啪 叹一声，要知吴霸能否战胜童林，请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